

孽海花

曾樸 著

孫次舟 敘錄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三月出版

重印羣海花

附叙錄

(全一册)

實價

土紙
粉紙

國幣

四十五元
八十五元

著者 曾 樸

叙錄者 孫 次 舟

發行人 穆 伯 廷

總經理處

復興書局
中西書局
東方書社

版權所有

出版聲明

次 舟

《孽海花》是清末獨一無二的「諷刺小說」。也是一部完全根據史事而藝術化的小說。它在「文學史」上的價值，更有那由舊小說形式到新小說形式過渡時期的代表作的這一點。爲了這，我們纔把它加以整理，重與印行。

《孽海花》的流行刊本，有初稿二十回本，和修改稿三十回本兩種。那有「文學史」上的價值的是屬初稿。修改本雖然加多了十回，但那是入民國後所續寫，對文壇上並無若何影響。固然前二十回也略加潤改，文詞更爲調諧一些。

我們的「批評」與「考證」，完全以初稿爲對象。最初的計劃只打算重印初稿二十回，純粹是一種學術上的整理。可是到「敘錄」全部印好之後，乃感到也應當顧及一般人的閱覽，所以纔改用三十回本，變更了初定的計劃。

現在本書已完全印妥了，「敘錄」和「正文」似乎有點錯轍。然而這也無妨因爲我們有既想供給專家們的參攷，又顧到一般人的閱覽的一種理由在也。惟恐高明誤會，特申明其情由如此。

重印孽海花附敘錄目錄

孽海花出版聲明

敘錄

重印孽海花初稿序	孫次舟	一
曾孟樸先生年譜	曾虛白	三〇
讀「曾孟樸先生年譜」	徐一士	五七
病夫日記	曾樸	六七
修改後要說的幾句話	曾樸	七四
「文學革命」時代錢玄同對孽海花之批評	新青年	七九
追憶曾孟樸先生	胡適	八三
追悼曾孟樸先生	蔡元培	八六
清末之譴責小說——孽海花	魯迅	九〇
東亞病夫及其孽海花	阿英	九三
孽海花在晚清文學中之地位	阿英	一〇〇

曾孟樸的孽海花

趙景深 一〇六

曾樸著孽海花之人物諷刺

孫次舟 一〇八

孽海花考證

蔣瑞藻 一四八

孽海花人名索隱表

強作解人 一五二

孽海花戲本

阿英 一五五

曾孟樸與賽金花

商鴻達 一五七

樊增詳前登彩雲曲序

錢基博 一六一

賽金花本事（附次舟譚語）

商鴻達 一六六

洪鈞墓誌銘

顧肇熙 二一七

洪鈞列傳

清史稿 二二一

東亞病夫著述考略

方詩銘 二二三

正文

第一回 一霎狂潮陸沉奴樂島

卅年影事托寫自由花

二二七

第二回 陸孝廉訪陸讎閩門

金殿撰歸裝留瀛懷

二三〇

第三回 領事館公開賽花會

半倫生恨說西林春

二三九

第四回 光明開夜館福晉呈身 康了因名場歌郎跪月……………二五〇

第五回 開樽賴有長生鹿 插架難藏素女圖……………二五八

第六回 獻繩技唱黑旗戰史 聽笛聲追白傳遺蹤……………二七二

第七回 寶玉明珠彈章成豔史 紅牙檀板畫舫譜花魁……………二八四

第八回 避物議男狀元儉娶女狀元 僧語封小老世權充大老母……………二九三

第九回 遺長途醫生試電術 憐香伴愛妾學洋文……………三〇四

第十回 險語驚人新欽差膽破虛無黨 清茶餉客侯夫人名噪養工場……………三一三

第十一回 潘尙書提倡公羊學 黎學士狂臚老雜文……………三二〇

第十二回 影並帝天初入布衣殿 學通中外重締交界圖……………三三〇

第十三回 誤下第遷怒座中賓 考中書互爭門下士……………三四一

第十四回 兩首新詩是謫官月老 一聲小調顯命婦風儀……………三五二

第十五回 瓦德西將軍私來大好日 斯拉夫民族死爭自由天……………三六四

第十六回 席上瀟婚女豪使酒 鏡邊詔影俠客竊樓……………三七四

第十七回 辭鴛侶女傑赴刑臺 遞魚書航師嘗禁衛……………三八七

第十八回 游草地商量請客單 借花園開設譚瀛會……………三九八

重印孽海花初稿序

孫次舟

我已將會孟樸先生的孽海花初稿二十回，標點竣事，打算給他重印一下，照例應當冠上一篇序文，說明整理的經過與重印的理由。

我知道孟樸先生的大名，遠在十年之前——當是在北平做學生，見到魯男子那部小說的罷！後來在二十五史補編見劉孟樸先生的補後漢書藝文志（入川後才見到常熟曾氏家刻本），使我很驚訝，以爲一個作小說的人還能研究「樸學」，實爲罕見。於是孟樸先生在我心裏留下一道深深的印痕。我之讀到孟樸先生的孽海花，是在去年秋間與「我的朋友」鍾端鬧氣大病之後。病餘的身軀困頓的可憐，骨節神槍，沒有一點氣力去調高深的典冊，也沒有一個人給我句真心慰情的話。過慣了寂寞生活的我，讀書原是日課，在病餘將養的期間總不能終日仰臥，呆板的感着天花板對付這苦痛的日子，於是便揀輕鬆一點的書物來讀，孽海花向越縵堂日記便作了我這時慰情的良伴。讀了越縵堂日記，掀動起了我寫日記的情趣，連續的寫了兩個月，興盡而止。讀過孽海花，使我在排悶的心情下寫了一篇曾樸著孽海花的人物諷刺。——那是一篇隨便寫出的東西，對孟樸先生作着深入的研究還未開始，那時我並不十

分清楚孽海花的續寫與修改的經過。越縕堂日記的作者李慈銘先生恰是孟樸先生的業師，請着他師生兩人的遺著慢慢的使我恢復了已失的健康，現在偶一想起，倒覺十分有味！

今年三四月間會樸翁孽海花之人物諷刺在學思半月刊上發表了，想不到却招來正在做學生的方詩銘君的糾纏。當時我很高興，却也軒渠不置。高興的是方君治學毫無假借，不肯爲了我比他長大幾歲而讓步，軒渠的是十年以來恆喜向當代「鉅子」腦瓜上敲木棒的我，現在也無端端受到年輕人的教導了！所不同者，我尙未知羞的自稱爲「第一流」（借用某疑古家勸勉小可之辭，他實是夫子自道），也未以「權威」自居，倚老賣老，想一手遮住天下人耳目。人生要學習的，要永遠無止境的去學習，任你頭垂齒豁，達到八十高年，只要有一日的懈怠或停頓，即將如逆水行舟樣的倒退下去了！天下沒有保持現狀的事，不努力勇猛的前進，便要後退！可是前進儘管前進，如果說真會有達到圓滿的那一天，在我總不敢輕信，古人說「死而後已」，所「已」者只是個人的進修，若夫學問本身的完成，却是要一代接着一代的下去，誰敢預言它所已止的是那一代呢？

爲了不肯向一個年輕人文過，爲了要一洗研究未透強行著文像一般時髦學者的恥辱，所以對孟樸先生的孽海花作了整整一個暑假的研究與整理。最後我決定重印此書的二十回初稿時，東方書社主人王喻蘊先生慨然答應願意擔任這繁雜的印刷工作；而方詩銘君借給我不少應當付印在卷首的東西，並給我找到一册三十回真美善版修改本的孽海花：君子樂助人爲善，這真是應當永遠激感的事。

四部印書一紙。餘則皆天福堂新印之人一冊式對面安設的印本。一次過此本初稿亦曾與胡適討論。一
刻爲幾何的性質，則懸掛士各會館開辦的文宇，則懸掛畫，則草草其時歸二十四。亦過此本三十

我爲什麼要重印海花初稿呢？有幾層理由：第一，自民國五年孟樸先生續寫了四回，民國十七年，再廣續十一回，民國十八年，修改前作，完成十五卷三十回之新本。真美善書店出版（此後在真美善雜誌又發表過續寫的四五回），那光緒末年所刊布的海花初稿二十回，便被孟樸先生所擴棄了。既被擴棄，自無版權，此次把它重印出來，我想或者不會惹得他的甚顯庸白先生向我提出控訴吧？第二，就文章技巧上講，晚年修改本的確略勝初稿，但從研究小說史王著眼，要確定孟樸先生在晚清小說界的地位，那只有捨棄晚年修改本，而以初稿二十回爲依據了。孟樸先生在民國文壇上的地位，是要以他的魯男子第一部戀，和他是法國「浪漫主義」作家屠格涅夫（Victor Hugo）作品的忠實翻譯者去作估計，不願涉到海花。這意見，阿英先生已先我而發，使我佩服。海花初稿二十回，少見單行本，更不用說有標點，分段，經過一番精審整理的印本了。那麼這一番工作留下來給我，人們或不至以僭越相譏罷！第三，時彥們批評到晚清小說時，對海花的評價，往往不獨其中，不是揚之過高，就是抑之過低，胡適先生在新青年的「通訊」裏把海花貶作清代小說第二流的作品，且詆孟樸先生爲「老新黨」，所以在他的名著五十年來之中國文學裏，沒有隻字提到海花。在胡先生的眼裏，海花是渺小無足道，應是事實罷！而一般「應聲蟲」們，在「名著」裏遇不到這書名，因此提到了海花

竟也陌生的很，以至茫然。至於那些較為持平點的批評家，雖然吐露着贊美之辭，在我也嫌他靴外搔癢，隔着一層。所以才想把這書重印出來，給大家看看，再附綴上我的一點評論，想恢復並確定孟樸先生在近五十年來文學史上應有的地位！

整理一部舊日的小說，也應和「整理國故」一樣的力求完備，所以我在二十回的正文之前附加上許多參考資料。我轉錄了虛白先生的曾孟樸先生年譜，徐一士先生的讀曾孟樸先生年譜，這是要使讀者知道這一位作家的生平的。轉錄了孟樸先生的病夫日記，是要讀者知道他之酷愛「浪漫主義」的文學作品是根源於他生成的熱烈的質性；而他對孽海花的寫作，還在那裏磨礱不已呢！轉錄了自胡適魯迅阿英趙景深……諸先生對孽海花的批評，是要讀者知道近三十年來研究中國小說史的人們對孽海花有着怎樣的評價。爲了孽海花是以蘇州狀元洪鈞和鮑的愛妾傅彩雲爲主人公，所寫的影事，都有根據，所以索性也把商鴻達的賽金花本事，洪鈞墓誌銘及清史稿的列傳都附錄上去，給讀者一些參考。方詩銘君寫的一篇東亞病夫著述考略，限於戰時參考之艱難，未能週到；但也不願割愛。尤其商鴻達那篇曾孟樸與賽金花，透露了孟樸先生和傅彩雲有過一度戀情的消息，更足給讀者以無限的詩的情趣！

依我最初的打算，頗想把上述各類有關的文字，網羅淨盡，把孽海花初稿二十回，和修改本三十回都印在一起，給閱讀及研究孽海花的人一個方便而完備的刊本。一方修改本孽海花有版權的限制，

不能翻印，而在真美善雜誌續刊的三十一回以後的幾回，我未見到。二來強作解人於民國五年在擁白書局出版的孽海花第三冊所附的孽海花人名索引表，孽海花人物故事考證八則，及續十一則，後二者亦搜求未獲，於是最初的計劃，只好打消。我對於作任何事不會氣餒，只要我認為是該作的，這一個完美刊本之出現，只有期諸將來罷！但那要仰賴盧白先生肯給我以便利。

三

現在我要說到孟樸先生在晚清小說史上的地位了。談到這問題，不由使我想起胡適先生和阿英先生兩個正相反的評價。胡先生把孽海花貶為第二流的作品，而阿英先生却說：「孽海花在晚清小說當中，實不愧為一部傑作。所表現之思想，其進步與激急，超越了當時一切被目為第一流的作品而上之。即李伯元吳趼人，亦不得不屈居其下。蓋李伯元與吳趼人之思想，雖代表了一種進步的傾向，但始終不能跳出老新黨之外，擁護清庭，反對革命；而孽海花則表示了一種很強的革命傾向。……胡適因其間含有一二迷信要素，便以論斷全書，說它是老新黨，真是武斷奇突之論！」這將使我們何去何從呢？胡先生在追憶曾孟樸先生裏說：「我在民國六年七年之間，曾在新青年上和錢玄同先生通信討論中國的新舊小說，在那些討論裏我們當然提到孽海花，但我曾很老實的批評孽海花的短處。十年後我見着曾孟樸先生，他從不會向我辯護此書，也不會因此減少他待我的好意」。當我讀到這段文字，

爲之驚駭不置，胡先生對孽海花的見解却十年如一日，毫無變改？他說孟樸先生曾未向他辯護此書，言外之意，就是孟樸先生已承認了是第二流的作家，並且是「老新黨」。但不知修改本孽海花冠首的那篇自序——修改後要說的幾句話，是爲誰而發？胡先生號稱博覽，而目遺山丘，真是咄咄怪事！

修改後要說的幾句話裏，說明他所以要修改孽海花初稿的緣由：第一，他嫌把國父的革命事業敘述在洪鈞中狀元之際，時期過早，因把它移到中日戰爭以後。缺少的篇幅，乃把法越戰爭的事補敘進去。第二，他嫌初稿第一回是楔子，第二回開端還是一篇議論，仍是楔子的意味，未免疊床架屋，所以把它完全刪去。並且在這篇序文裏鄭重其事的對胡先生評判之非當，「辯護」起來了。第一，他不承認胡先生說他的結構和儒林外史一樣，並拿了穿珠花和植物的花序作比。第二，他不承認胡先生說他含有「迷信無稽之談」，他以爲小說中「含有神秘的事是常有的」，並引希臘三部曲作證。他不但謝絕了胡先生送他的頭銜——「老新黨」，同時反把這雅號回敬了胡先生。真出人意料之外！讓我們公平來說，胡先生對孽海花的批評，只是年經時一種偏見，至孟樸先生的辯護，也不免流於誇張和文飾。孽海花的穿插，的確有受儒林外史影響之處，不過即便全部模仿，也不足醜，何況僅是受到他的影響呢！清末的幾部小說，若官場現形記，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海上花列傳，都是號稱爲第一流的，在敘述穿插上，那一個不是模仿儒林外史？孽海花的作者，無疑的是熟讀了儒林外史，不過他另有一個固定的主人公作着線索罷了！第三回的結尾說：「這人一來有分教，裙屐招邀，江上相逢名士；風

雲變幻，草間跳出奇人。不知此人姓甚名誰？且聽下回分解」，第五回的結尾說：「這幾句話有分教，錢神酷烈，頓時逼煞英雄；宦海蒼茫，放出無情猛虎。不知崙樵門口，鬧的果是何人，且聽下回分解。」這「有分教」云云，請讀者合眼一想，是否爲儒林外史慣用的語調？至於傅彩雲爲某妓後身之事，雖涉迷信，可是當時盛行的傳說，實是如此，樊增祥彩雲曲序已經談到此事，當會喧騰人口。作小說的人，採掇傳說，增添風趣，並非有意提倡，實不足病，宜乎「老新黨」的頭銜，曾樸先生不願担当也。關於這件事，只消以「採掇傳說」一語，便足解嘲，實無用去援引什麼希臘三部曲。至於孟樸先生說胡先生之攻擊，是對金松岑的那篇駢文而發（見第一回），却不盡然。第八回寫雲青問了彩雲的年齡，和看見彩雲頸上的紅線，「垂下頭去，顏色漸漸慘淡，不知不覺，兩股熱淚從眼眶中直滾下來。口裏念道，當時只道渾閒事，過後思量總可憐！」就是雲青定情詩中：「靈簫孤負前生約，紫玉依稀入夢時；只有傷心說不得，憑闌吹斷碧參差」。不都是涉到了這段迷信故事嗎？文學不是科學，有現成資料可以讓文章生色，而不湮沒主旨，恍惚虛幻的故事，都可相機採用，不足病亦不必諱。若夫如趙景深先生所說，這一段果報故事的迷信，是模擬紅樓夢的「太虛幻境，預示結果的」，那真是想入非非，我敢十分決斷的說，在孽海花裏，沒有模仿紅樓夢的絲毫痕迹！

一孽海花在晚清小說裏是首屈一指的，價值要在李伯元的官場現形記，吳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以上的，誠如阿英先生所說。陳子展先生在其中國文學史講話裏說：「作者曾用刻苦自修的方法讀

通丁法文，又很歡喜法國浪漫主義的文學，當然要受到一些影響，他是從舊小說到新小說的過渡時期的一個大作者。孽海花在晚清小說中被稱爲一部傑作，不但以結構完整，文辭清麗見長，其所表現的思想的進步，實超過了同時許多同類的小說，有同情革命的傾向。這實是持平之論。尤其他說孟樸先生是「從舊小說到新小說過渡時期的一個大作者」，更是一語破的，莫定孟樸先生在近五十年來文學史上的地位。據我管窺所及，孽海花在晚清小說界作了冠軍，實有下列幾點優長：

一、思想的急進

他反對科舉，主張革命，喊出了「民族主義」的口號（第四回），要推翻滿清政

府，「組織黃帝子孫民族共和的政府」，只這一點，又豈李伯元吳趼人等之所能及？科名的迷信，麻醉了一般士人的靈魂，削減了一般士人的志操，甘作異族的奴隸，不以爲恥，更不用說有起而反抗的事。要組織新政府，必需有新人材，所以他又提倡通達洋務，主張接受科學，在第三回裏說：「我看現在讀書，最好能通外國語言文字，曉得他所以富強的緣故，一切聲光化電的學問，輪船鎗炮的製造，一件件都要學會他，那纔算得個經濟！」在第一回裏說：「現在世界最高尙的什麼國民思想，種族思想，哲理思想，實業思想」。在第十八回裏，又說到練兵之不可緩；實業戰爭，比兵力戰爭更烈；西國富強的本原，第一在政體，第二在教育。這些問題，都是民國以還，許多有志之士所熱烈討論着的，不想在孽海花裏已發其端。他極端贊揚那些注意西學的人物，所以反轉來諷嘲那滿洲的奴隸，科名之迷信者，一旦登龍，却去幹那考據收藏等無用的臭把戲，置國事於不顧，對世界更是茫然，所以

才鬧的內而政治腐敗，外而喪權失地。他大概看到不實行革命，推翻專制政體，中國殆難得救，所以對國父史堅如一班革命家推崇備至。就是擬目中最後一回：「專制國終摺專制禍；自由神還放自由花」。應是預料到終會有「辛亥革命」那一天罷！在光緒末年而抱着這樣急進的思想的人，強證之曰「老新黨」，宜乎他不肯接受也。

二、禦侮的鼓吹 中國自「鴉片戰爭」失敗以後，國威大喪，列強環伺，欲施鯨吞，到光緒年間，日俄兩國均虎視眈眈想吞噬東三省的土地，國家的外患，日甚一日，危機四面潛伏着。在孽海花中隨時可以遇到一種鼓吹禦侮攘外的言論，這比官場現形記，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僅僅描寫了滿清官吏畏懼外國人的那種醜態的，積極了許多。最值得一提的，是「帝國主義」一詞（第五回），早在孽海花裏出現，真足使人驚訝！第一回裏有云：「禍事！禍事！日俄開戰了，東三省快要不保了！……豈但東三省呀！十八省早已都不保了！」第十八回說：「日本近來注意朝鮮，到是一件極可慮的事。……朝鮮一地，不但日本眈眈虎視，即俄國蓄意，亦非一日了」。後來愛青說出俄皇親口對他講，沒有侵略朝鮮的野心，淑雲却大不謂然，說道：「現在各國內力充滿，譬如一杯滿水，不能不溢於外，侵略政策，出自天然。俄皇的話，就算是真心，那裏強得過天運呢！孫子曰，毋恃人之不來，恃我有以之。為今之計，我國只有力圖自強，方足自存在這種大戰國世界哩！」不圖自強，一味依靠列強間之衝突牽掣，以求幸免，此清末外交家「以夷制夷」政策之失敗。民國初期，當軸者仍師清人故智，依

靠國際，效英美，而不力圖自強，以求存在於這掠奪的世界，所以鬧的國將不國。孟先生這種高遠見，自強求生的主張，雖在今日，仍未失效。他之懷抱隱憂，處處警惕人們之注意外患，真算把握住了當前的一大問題，說出了一大危機。第二回曾說：「惹得如今被那些世界魔王英、俄、法、德的強國，看得眼紅了，都想鯨吞蠶食起，難道我們這種人，是沒有氣的，應得叫人欺負的嗎？不！就是害在那班帝王，只顧一時的安穩，不顧萬世的禍福，造出科名兩字，把全國人的心都蒙了！耳都塞了！眼都遮了！憑著人欲殺欲割，一味的不痛不癢了！」！外侮之來，全由內政之不振，廢科舉，興學校，摧專制，改共和，罷舊學，崇科學，均為自強的舉動，如此，則士氣不振而自振，設有想「鯨吞蠶食」我們的，則國人將起而與之搏抗，絕不會再「憑著人欲殺欲割，一味的不痛不癢了」！在一部小說裏，屢屢流溢着禦侮自強的言論，警惕着讀者，在那時候的第一流的作品中，要算首屈一指了。

三、提倡白話與推崇純文藝。大家都知道，民國初年的「文學革命」是發難於陳獨秀胡適諸先生，認為有空前絕後的大識見，大功績。老實說起來，近五十年內，初發文學改革之議者，實為孟先生，這不當故作視而不見，不為表揚。最初採用西方標點的為孟先生，孽花裏已採用了驚嘆號「！」與刪節號「……」，而中文內屢夾着西文，這是民國以還一般文人所最認為時髦的，且為此在文壇上還有過一度爭論，誰知孽海花已開其端。這一些均足證明孟先生有開風氣之功，可是被後起之人硬硬給他抹殺了。第十八回有云：「現在我國民智不開，固然在上的人，教育無方，然也是我國文字太深

，且與語言分途的緣故，那裏能給言文一致的國度比較呢！兄弟的意思，現在必須另造一種通行文學，給白話一樣的方好」。這不是在那裏作「文學革命」的鼓吹嗎？中國文人向未重視那正統文學的詩和古文，把純文藝的小說一項看作遊戲末技，這自兩漢以來，就是如此，到清代仍未改其故態。班固漢書藝文志諸子略，小說雖居十家之末，但引孔子的話說：「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弗取爲」。又說：「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自然「小說家」是不足觀的了。時至晚清，因也受到日本及西洋的影響，頗有人重視小說，加以提倡，借以灌輸國人以維新排滿的思想，最有聲譽的，要算林紆與梁啟超兩先生了，尤以梁先生的言論，在文壇上的影響最大。林先生繙譯了一百多種西洋小說，像他所譯達軍斯可各德諸人的作品，內中多是充滿着反抗和苦鬥的情事的，這誠如他個人所說：「日爲叫且之鷄，冀我同胞警醒」（不如歸序），對當時人的思想方面，有很大的影響。梁先生曾創辦過新小說雜誌，提倡小說，他又寫過一篇論小說與羣治的關係，說出小說有支配人道的種種力量，又提出「小說界革命」的口號，他以爲中國社會黑暗腐敗的總根原在舊小說。這篇文章到現在還被一般中學國文課本所選用。林梁兩先生在晚清分道揚鑣的推崇着小說，這是人所共知的事，不用我來饒舌。如果更要找出一人，使他們鼎足而三的，以我的偏見，那應是孟樸先生了。第十八回說：「還有一事，各國提倡文學，最重小說戲曲，因爲百姓容易受他的感化；如今我國的小說戲曲，太不講究了，佳人才子，千篇一律，固然毫無道理；否則開口便是驪山老母，齊天大聖，閉口又是白玉堂」

黃天霸，一派妖亂迷信的話，布滴在下等人心裏，北幾省此風更甚，倒也是開化的一件大大可慮的事哩！他把舊小說舊戲曲一齊攻擊，這簡短數語，無異是梁先生論小說與羣治的關係一文的縮寫。

據上述三點，我把孟樸先生推爲晚清起第一流的小說家，當不會有人反對了罷！因爲他思想的進步，較諸民國「五四運動」時代的領導人物，並不減色，而他的話却是在十多年前已說出口，「老新黨」云乎哉！我恐胡先生之於孽海花始如其讀章實齋遺書似的，只是草草緝閱而已！寫到這裏，我忽然想起陳子展先生批評清代小說所代表的立場的一段話，很覺有趣。他說：「倘若我們以爲這部一百回的鏡花緣裏罵道學家像鳥龜，又罵酸氣十足的偽君子，其談骨韻，講考據，這是代表乾嘉間漢學家誇張才學的一部小說，那麼，在這個稍前一點，寫韋武揆文，天下無雙正士，鎔經鑄史，人間第一奇書二十字編卷，到一百五十四回的野叟曝言，就算是代表康乾間宋學家誇張才學的小說了。又恰在約和鏡花緣同時而稍前的時候，那部帶有神魔小說性質，還雜有狎褻分子的蟬史二十卷，是用生硬晦澀的古文寫的，可以作爲代表古文誇張才學的小說。同時一部全用四六文體，敷演明人馮夢龍寶生傳裏那才子佳人故事的燕山外史八卷，就可以作爲代表駢文誇張才學的小說」。如果讓我摸仿子展先生的口調，則這二十回的孽海花便是晚清時代一部唯一的代表「革命思想」的小說了。

四

孟樸先生不唯是小說家，同時也是學者，因爲她年輕時作的補後漢書藝文志，到現在還得稱爲名

著。翁同龢光緒二十二年三月的日記會說：「曾孟樸以所著補後漢書藝文志考十卷見贈。此子年才二十五，而著書博瞻，異才也」。其見重於當時蓋宿如此。他曾遊於李慈銘先生之門，又以舉人應考爲內閣中書，在北京住了些時。據盧白先生所寫的年譜，他二十歲第二次到北京時，曾和李文田文應式江饒洪鈞諸人往來，潛心研究過元史西北地理及金石考古之學，這些人當時都稱爲起第一流的學者。因爲他人既聰明，接觸的名學者各方面的都有，地域又在北京，所以他對當時各種學問都能知道一些底細，給他一個評價。就是朝野掌故，時政得失，他也能抓住它的癥結所在。更加他努力學習過法文，攻讀過不少法文得作品，以是他對西方文化的認識也不是浮光掠影，糊模籠統。像這樣以文士而兼學者的人，不惟非佐雜出身的李伯元，經商出身的吳趸人，作着報館編輯的韓子雲之所能及，就是那通醫學，精算學，於河有功，請敷鐵路，並最初推斷殷虛甲骨是商代遺物的劉鐵雲先生也不敢說能凌駕而上之。孽海花之得爲第一流的作品，於作者的學兼多方，和當時學術界的名人有過密切接觸，也是很有關係的。

如上所述，所以孽海花寫當時京城名士生活，最爲成功，既生動，又逼真，如第十九回第二十回所叙，均爲難得的妙文。他對於收藏家，考據家，清議家的描寫，均維妙維肖，寓諷刺於寫實之中，這在拙作曾樸著孽海花之人物諷刺一文，舉過例證，可以參看。至於他在敘述的技巧上無形中受到儒林外史的影響，也是事實，不必爲諱。不過孽海花「雖然同是聯綴多數短篇成長篇的方式」，但它却有

一個主人公作着線索，這和韓子雲的海上花列傳以趙樸齋作線索的完全相同，不過韓子雲却明白說出「全書筆法，自謂從儒林外史脫化出來」，而孟樸先生却有點深諱了！劉半農先生讀海上花列傳說到這書用的方法，可以歸作這樣的一個公式：「有甲乙二人正在家中談話，談得」爭，忽然來了一個丙，把話頭打斷。等到丙出了門，却把甲乙二人拋開了，說到在路在碰到了丁；兩人不投機，便相打起來。那邊趕來了一個紅頭阿三，將他們一把拉進巡捕房；從此又把丙丁二人拋開了，却說紅頭阿三出了巡捕房，碰到了紅頭阿四，如何如何……自此類推，必須再經過了許多的波折，再想方法歸還到巡捕房裏的丙丁二人，以至於紅頭阿三，紅頭阿四等等」。劉先生承襲海上花列傳這種筆法是從儒林外史脫化而出，「用此筆法，乃能運用穿插藏閃之法，開鑿來說部中所未有之法門」。劉先生又說：「自從有了儒林外史，經過了如許多的年代，才有一個花也憐儂，看出它筆法的妙處，從而發揚光大，自成一家。從花也憐儂以至今日，又經過了如許多的年代，出過了如許多的小說，却還沒有看見什麼人能於應用這筆法的。這就可見舊方法的難於打破，與新方法的難得解人」。實在說來，海上花列傳用儒林外史的筆法，加以變化，得到成功，雙海花也是用儒林外史的筆法，加以變化，但比起海上花列傳略有減色罷了。這原因雙海花過於重視這主人公的線索，它雖然有時離開了主人公敘述他事，但總要讓這事與主人公仍舊保存較密切的關係，它不敢放筆過遠；以淺見推測，當是恐怕疏略了這主人公的緣故罷！惟其如此，所以有許多朝野大事，應當插入的，竟而割愛（如修改本補入法越戰等事）。

補入麗定庵與大清西林春戀愛事，並其例。要知此外可補入的專正多哩。蔡元培先生讀到修改本海花而懷疑是否孟樸先生初定的輪廓，預備寫到辛亥，或至少寫到辛丑，而後來有別種原因，寫到辛午，就戛然而止（遺傳會孟樸先生）。盧白先生的答覆是：「擊海花最初的動機是想寫到辛丑年的，可是後來重出修改本的時候，覺得庚子之後，傅彩雲就失掉了她做線索的作用，若把她跟瓦德西的一段浪漫史做全書的總結，倒是一個有力量的高潮結法，所以當時決心做到庚子就結束」（前文附錄）。鷓鴣兩先生的所疑所答，均有討論餘地。擊海花初稿所附六十回擬目，孟樸先生厥初是要寫到辛亥革命而止的，蔡先生大約把初稿的六十回擬目遺忘了，所以才有這等懷疑。至於盧白先生說「當時決心做到庚子就結束的，恐怕還是個人推測之詞罷」就初稿六十回擬目說，是要寫到辛亥年的，就修改本說，則這書仍未完成，孟樸先生還在繼續寫作，如果不是天奪良人，孟樸先生到今依然健在，他是否「決心做到庚子就收束」，那要以事實來做證明，不見能照盧白先生所說絲毫不變的。如果說「庚子之後，傅彩雲就失掉了她做線索的價值，却不見得。孟樸先生原本打算寫到辛亥年，足證傅彩雲的活勳，到辛亥年，仍有做線索的實效。可惜我無文學天才，更加迫於衣食，不能從容展卷，作高深的文學修養，假設讓我給修改本擊海花寫續編的話，不但可以寫到辛亥年，就是寫到傅彩雲之死（民國二十五年，「七七」事變的前夜），仍可以用她來作線索的，這要看你怎樣巧妙的變化的去運用海上花列傳種種敘述法罷了！讀者千萬莫要忘記，清末民初的文人，官僚、軍閥，多半喜歡徵逐於妓寮的，傅

彩雲於庚子以後，仍過着娼妓生涯，這就可以以她的娼妓營生爲線索敘述出朝野大事。傅彩雲入民國後嫁給京議員魏斯戾，大家可以知道京議員到民國政變發生着密切關係，到十四年以後纔漸次消殺，實可以從這方面想出縮聯的方法。到民國八年，歐戰告終，移克林德牌坊於中央公園，改名「公理戰勝牌坊」，舉行紀念時，傅彩雲也被邀參加，你想，傅彩雲的線索，到民國八年還依舊有用呢！而且歐戰的事故，都可敘述進去。到傅彩雲的晚年，有許多新聞記者常去訪問她；又認識了劉半農張謇生一班名流學者；到後來，北平名存實亡的被日本所佔領，都可以借傅彩雲爲線索，若斷若續的敘述下去。在國家方面說，由專制的腐敗，到革命的共和，由軍閥的亂政，到帝國主義的內侵。在傅彩雲方面說，由狀元夫人，流於娼妓，由赫赫一時的賽二爺，落魄到乞食於北平的魏老太太，國家的盛衰，和個人的盛衰，交互的敘述下來，一定可以寫成一部包羅萬象，反映國運隆替的一部大著作，只要看那著者的學識如何，天才如何，穿插連絡的技巧如何了。

在全書的結構上，擊海花有個主人公作着線索，與海上花列傳相同，但在穿插連絡的巧妙，似乎略爲減色。這只屬於技巧上的一方面，不會因此而減低它在技巧的他方面的優秀。就是有一個主人公作線索這一點，在結構上已經超越同時所謂第一流作品——官場現形記，二十年目賭之怪現狀而上的。二十年目賭之怪現狀，以「我」作着書的線索，連綴起許多不相關連的故事，比官場現形記之凌亂紛駁，自勝一籌；但仍是連篇的話柄的記錄，並非一體完整故事的演進，這是李伯元與肝人異

學儒林外史的結構而未得其精神的地方。雖然看來，儒林外史好像沒有一個線索的，實在說起，它的線索，不是「人」，而是「事」，吳敬梓先生是以他的人生觀作線索的，他容觀的描寫形形色色不同的人，這裏邊他却暗寓下班固作漢書人表的意旨，現示給讀者的人物，自下下的商賈般紳到上上的孔子老子，要讀者自己去體感，去評判。海上花列傳和孽海花的作者，大概看出儒林外史的結構，於無線索之中，實有一個線索，不過要如他那樣寫法，頗為艱難，很不容易使全書的結構緊湊，於是才找出一個主人公來。吳研人對儒林外史筆法的了解勝過季伯元，但比起韓子雲與孟樸先生，仍然賒乎其後。

在孽海花的描寫與插穿的技巧上，顯然有受到西洋文藝作品影響的痕迹，這一點，是同時任何被推為第一流作品所無有，要讓孟樸先生獨步一時的！若第六回寫雲青在莊壽香書房裏看到的那段景緻，便可為例：

（雲青）正等得不耐煩，要想走出去，忽聽角門呀的一聲開了，一陣笑語聲裏，就有一男一女，帖帖達達，走出南窗楠木桌邊。忽又一陣腳聲，一個人走回去了，一人坐在加官椅上，低低道：「你別走呀，快來呢！」一人站在角門口跺腳道：「死了，有人哩！」一人忽高聲道：「沒眼珠的王八，誰叫你來！還不滾出去？」雲青一聽那口音，心裏倒嚇一跳，貼着簾縫一張，見院子裏那個接帖的家人，手裏還拿着帖子，踉踉跄跄往外跑。角門邊却走出個三十來歲塗脂抹粉大腳的

妖嬈姐兒。那人涎著臉，只望那姐兒笑，又招招手兒。姐兒道：「滑天白日，算什麼呢？」那人道：「我愛的就是滑天白日！」姐兒瞅著一眼道：「你真麼？我知道哩，你沒良心！從前一脚踢死了太太，太太臨死時，對你說來，除非你一生不上牀便罷，你要上牀，鬼就來捉你，是不是你晚上怕太太的鬼，不敢睡罷咧？」那人順手擁著姐兒，三脚兩步，推倒在書架下的醉楊妃榻上，一面走一面說道：「我就捨不得踢死你，我可也不饒你這句話」。那姐兒從此不言語了。雲青被書架遮著，看不清楚，聽却不耐煩了得，心裏又好氣，又好笑，逼得餓不可當，幾番想闖出來，到底不好意思，彷彿自己做了歹事一般。心畢卜畢卜地跳，氣花也不敢往外出。忽聽一陣吃吃的笑，也不辨那個。又一會兒，那姐兒出聲道：「我的爺，你書，招呼著，要倒！」語還未了，碰的一聲，架上一大堆書，都望著榻上倒下來。那姐兒趁勢就立起來，發恨道：「你只顧自各兒樂，別人的死活，全不管了！枉道你是讀書人！怎地不仁，簡直是狠心短命的殺人賊！」說到「賊」字，就縮住了，嗤的一笑，撲翻身飛也似的跑進角門去了。那人一頭埋著書，哈哈作笑，也跟著走了。登時室中寂靜。

這一段男女苟合的描寫，繪聲繪影，而不嫌其猥褻，於行墨之外，且顯示出此人的品第。但此人爲誰？驟讀之有點摸不着頭腦。到那人去後，雲青偷偷溜了出來，回到家中，「告訴夫人，大家笑不可仰。雲青想幾時見了壽香，好好的問他一問哩」。只此一語，輕輕一點，則前邊罵那接帖的家人「還不

滾出去」的，以及「我的爺，你書，招呼著，要倒」！所暗示的那人的身分，才明白顯出，其非莊壽香（即張之洞）而何？此等筆法，在西洋近代小說隨時可見，在中國舊小說水滸裏偶可遇到。但總無此文之突兀輕快，事在言外。如作普通章回小說家寫來，一定要在「雲青一聽那口音」句下，加上「正是壽香」一語，預為道破，全文便無聲色！再如第九回寫傅彩雲在放洋船上和小奴阿福漸有勾搭，以及發生曖昧的事，均不明白道破，亦不由間接的描寫（如寫她二人曖昧關係由別人口中道出，或別人眼中看見之類，均屬間接的描寫），只借被催眠的老者說出自己這樣一段往事：

這個欽差大人的二夫人，我見了好不傷心呀！他們都道欽差的二夫人標緻，我想我從前那個雪姑娘，何嘗不標緻呢？我記得自己是底下人，不敢做那些。雪姑娘對我說：「如今就是武則天娘娘，也要相與兩個太監，不曾聽見太監爲着自己是人體脫的，聽說還有拚著腦袋給朝裏的老大們砍掉，討着娘娘的快活哩。你這沒用的東西，這一點兒就怕麼？」我因此就傻了。如今想來，這種好日子，是沒有的了。

後邊接着便寫雲青呼阿福來裝旱烟，一個小童回道：「剛纔那老者說夢話的當兒，他就走了」。著此一語，誰也不會想到別的，但到後文夏麗雅姑娘敲雲青竹槓之時，傅彩雲給講妥的價錢，是一萬馬克，到告訴雲青時，却多說了五千。第十回敘此事云：

這裏雲青本來嚇倒在一眼榻上發抖，又不解德語，他們忽然都散了，心中又怕又疑。驚魂略定，

彩雲方把方纜的話，從頭告訴一通，一萬馬克，彩雲却說了一萬五千。愛青方略放心。聽要拿出一萬五千馬克，不免又懊惱起來，與彩雲商量能否請賈克去說說，減少些。彩雲撇著嘴道：「剛纜不是我，老爺性命都沒了，這時得了命，又捨不得錢了！我勸老爺省了些精神罷！人家做一任欽差，那關不發十萬八萬的財，何在乎這一點兒買命錢，倒肉痛起來！」愛青無話。

愛青在危難之中，傅彩雲忽然對他不忠實起來，意在言外的傅彩雲這時對愛青已變了心。我們讀到此處，這才悟到前面小童所說：「剛纜那老考說夢話的當兒，他就走了」，是阿福聽到老者的夢話，觸動心事，增加勇氣，偷偷的走了，當然是去找傅彩雲的，他倆之發生曖昧，便在這時。而由老者夢話中雪姑娘的話，又暗示出這事還是傅彩雲先向阿福勾搭的，阿福最初還惴惴不敢上鈎哩！像此等印象描寫法，是很顯然的從西洋小說學來的，這是華海花在技巧上特有的異彩呢！

再次所要說到的華海花技巧上的特色，便是伏筆的妙用。在一般的小說作者，也是善於運用伏筆，但只是一伏二伏甚至到三伏而止，他不會連續運用着伏筆，在讀者不知不覺之中，給後文的突發事件來一個借助於回顧的無言的說明；尤其這伏筆，是階級式的，一層一層的增高，一層顯明起一層，却出人意表的來一個最後的突變。這個可拿描寫愛青研究元史的作爲例證，你看他是怎樣一層一層建築起這高臺，後來突然的讓它坍塌。第二回說：

我那愛青同年的學問，實在數一數二！文章書法，莫不精說，史論一門，綱鑑熟爛，又不消說，

我去看看他在書房裏，校部元史，怎麼奇渾溫木華黎禿禿等名目，我懂也不懂。聽他說得聯聯關關，好像洋鬼子話一般。

最初由別人人口中說出書之治元史，是間接描寫，是第一伏筆。第五回說：

這日雲青獨自一人，在書房裏繙一部元史，正考那幹難河的源流，七橫八豎，攤着一桌子的書。

其時正是初夏天氣，日長晝靜，雲青握着枝筆，倒有些困倦，不覺兩目惺忪，就迷住了。

由雲青的治元史，說到考證西北地理，此從正面寫出，是直接描寫法，是第二優筆，進了一層。「不覺兩目惺忪」，這門學問是多麼枯燥而乏生趣呀！所以下文唐御嘲笑他說：「這種囉唆的地名人名，看看都要眼花的，何況去考究他呢！無怪豪兄要做宰子了！」第八回說：

這班人合着輪流替雲青餞賀，這日席間，大家談起交涉的方略，雲青發議道：「兄弟不才，謬膺使節，此去方略，還要諸君臨別贈言！依兄弟愚見，第一是聯絡邦交；第二是調查國勢；語云：

知彼知己，百戰百勝。我國交涉吃虧，正坐不知彼耳！不知國情，固是大害；不知地理，爲害尤

烈！遠事不必說，就是伊犁一案，彼趁着白彥虎造反，就輕輕佔據了，要不是曾紀澤力爭，這塊

地面，就不知不覺的掉送了！兄弟向來留心西北地理，見那些交界地方，我們中國紀載，都模糊

影響得很，俄國素懷蠶食之心，不知暗中被佔了多少去了！只苦我國不知地理，嗚子吃黃連，說

不出的苦。兄弟這回出去，也不敢自誇替國家爭回什麼權利，不過這地理上頭，兄弟數十年苦功

總可考究一番，叫他疆界井然，不能再施鬼域手段罷了！」

由治元史引出考究西北地理，由考究地理渡入要整理疆界，防備俄人蠶食，此是第三伏筆，又這一層。在第五回裏，珥齊見到雲青研究元史，曾說：「我們衙門裏有一位姓黎的，廣東人，聽說也很精西北地理之學，倒是雲兄的同志，怎麼不訪他談談」。此處信筆帶出黎石農，是用間接寫法。到第十一回又直接敘述道：「那一年却是戊子鄉試的年成，江南大主考放了一位廣東南海縣的大名士，姓黎，號石農名殿文，詞章考據，色色都通，寫得一手好北魏碑版的字體，尤精熟遼金元史的地理，把幾部什麼元秘史，長春真人西遊記，癡溪醉隱集，都注徧了，要算何願船張殷齋後獨步的人物了——當日雲青在京的時候，也常常跟他在一處，講究西北地理的學問的」。此是伏筆中的伏筆，為後文雲青畫印中俄交界圖企圖壓倒黎石農的作導引。第十三回寫雲青買測中俄交界圖被譏於彩雲的事云：

彩雲就搶說道：「不差，我正要問老爺，這幾張破爛紙，畫得糊糊塗塗的，有什麼好看，值得化多少銀子去買他！老爺你別上了當！」雲青笑道：「彩雲你儘管聰明，這事你可不懂了！我好容易託了這位先生，弄到這幅中俄地圖。我得了這圖，一來可以整理整理疆界，叫外人不能佔踞我國的寸土尺地，也不枉皇上差我出洋一番；二來我數十年心血做成的一部元史補證，從此都有了確實證據，或了千秋不刊之業，就是回京見了中國著名西北地理學家黎石農，他必然也佩服我了！這圖的好處，正多着哩，不過這先生定要一千磅，那不免太貴了！」彩雲道：「老爺別欺

滂，你一天到晚，抱了幾本破書，嘴裏咕咕嚕嚕，說些不中不外的不知什麼話，又是對音哩，三合音哩，四合音哩，鬧得霧騰騰，叫人頭疼，倒把正經公事擱着，三天不管，四天不理，不要說國裏的寸土地，我看人家把你身體抬了去，你還摸不着頭腦哩！我不懂，你就明白了元朝的地名，難道算替清朝開了疆拓了地嗎？依我說，還是省幾個錢，落得自己享用，這些不值一錢的破爛紙，惹我性起，一撕兩半，什麼一千磅二千磅呀！」

這應是第四伏筆。行文到此，頗似晴朗的天空，無端飛起一抹黑雲，已經有了狂風暴雨的預示了。「老爺你別上當」一語，直似晴空的黑夜，驀的現出一道閃電，但却未聞雷聲。「就是回京見了中國著名的西北地理學家黎石農，他必也要佩服我了！」言語既照應了第十一回，又暗示雲青之想買中俄交界圖，不過是爭勝求名罷了！在孽海花裏，雲青是當時「考據家」的代表人物，著者諷嘲着雲青，便是挖苦了當時一大批的此類學者，所以才露骨的說出：「不要說國裏的寸土地，我看人家把你身體抬了去，你還摸不着頭腦哩！我不懂，你就算弄明白了元朝的地名，難道算替清朝開了疆拓了地嗎？」從這以後，只輕輕的提及雲青之印中俄交界圖（第十三回），又寫陸奉如將雲青寄來的交界圖託莊小燕在總理衙門存檔（第十四回），似乎這一樁公案已經完結了。此後遂放筆描寫傅彩雲的浪漫勾當，而雲青却天天埋頭於公使館裏校勘元史。這不過是寫的第十三回「我看人家把你身體抬了去，你還摸不着頭腦哩」這句話。直至第二十回，雲青期滿返國，在總理衙門辦事，才霹靂一聲，因這中俄交界

「闖下大禍，俄人竟拿着露青的中俄交界圖作根據向中國要求割地哩！前邊一層一層建築的高臺，已到巍乎高大的地步，戛然而止似乎這莊嚴堅固的高臺要萬古長存了。無端的狂風暴雨，凌空而來，轟然一聲，這高臺忽然倒塌，把人們從夢中驚覺，震懼而不知所措，跑出仔細一看：「阿，原來是沙土的基礎呀！」像這伏筆的運用突變的驚人，也算神乎其技的了。

五

關於擊海花的技巧方面，不願再費筆墨。現在却要談談孟樸先生的寫作態度。

魯迅先生中國小說史略，把儒林外史算作「清之諷刺小說」，擊海花，則算作「清末之譴責小說」。

「諷刺」與「譴責」，究有什麼不同呢？魯迅先生已有詮解，他說：「迨吳敬梓儒林外史出，乃

秉持公心，指摘時弊，機鋒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感而能諧，婉而多諷；於是說部中乃始有足稱諷

刺之書」。又說：「其在小說，則揭發伏藏，顯其弊惡，而於時政，嚴加糾彈，或更擴充，并及風俗

。雖命意在於匡時，似與諷刺小說同倫，而辭氣浮露，筆無藏鋒，甚且過甚其詳，以合時人嗜好，則

其度量技術之相去亦遠矣，故別謂之譴責小說」。是「諷刺」與「譴責」之別，全在作者的「態度」上

，如一秉公心，客觀的描寫出真情實狀，「感而能諧，婉而多諷」，那便稱得「諷刺小說」。否則，

在寫作時「筆無藏鋒」，以致發露過甚；或心存惡感，故意張大其詞，言其善，則人同孔孟；憎其惡

，則行似桀紂，徒求快意，實違人情，這樣便夠不上「諷刺」的標準，只好降而稱之曰「譴責」了。
魯迅先生論諷刺一文有云：「現在的所謂諷刺作品，大抵倒是寫實。非寫實決不能成爲所謂諷刺；非寫實的刺諷，即使能有這樣東西，也不過是譏謔和諷刺而已」（且介亭雜文二集）。此說可爲「諷刺小說」的標準定律。寫實的作品，稱爲「諷刺」。欲寫實而稍涉浮誇或愛憎的，便是「譴責小說」了。再著而下之，就是「黑幕小說」，那將一大半是「譏謔和諷刺」，簡直失其文學價值了。

孽海花奪取材上，技巧上，態度上，實應當列入「諷刺小說」，爲儒林外史唯一的後斷者，然而

魯迅先生把它列入「譴責小說」，以我推想，只有對傅彩雲的描寫存着惡意，有違實狀這一點上。魯迅先生說：「書於洪傳特多惡謔，并寫當時達官名士模樣，亦極淋漓，而時復張大其詞，如凡譴責小說通病；惟結構工巧，文采斐然，則其所長也。書中人物，幾無不有所影射；使撰人誠如所傳，則改稱李純客者實其師李慈銘字蕤客，親炙者久，描寫當能逼真，而形容時復過度，亦失自然，蓋尙增飾而賤自描，當日之作風固如此矣」。這批評我們不敢全部接受。「結構工巧，文采斐然」，這的是孽海花特有的異彩，如官場現形記，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所不能及。如果說他對達官名士的描寫，一時復張大其詞」，這却不能盡從；就是對李慈銘的描寫，在我看來，却適如其人，並無形容過度之處。就文筆論，對李慈銘的描寫，在孽海花第十九廿兩回，這是孽海花中最成熟的文字，可惜正寫到運轉自如淋漓盡致的境地，却戛然而中止了。凡此，只要一讀我的會稽著孽海花人物諷刺，便可知道魯迅

先生批評的失當了。魯迅先生謂「書於洪傳特多惡諛」，這也不能一概而論，孽海花對洪鈞的諷刺，並不過火，他是要以洪鈞作爲當時「考據家」的典型的。如果說含有「惡諛」的，便是對傅彩雲的描寫存着憎惡的這一點了。

蔡元培先生對於孽海花把傅彩雲寫成一個「除了美貌與色情狂以外，一點沒有別的」的女人，表示不滿。他以爲「彩雲的舉動，比較有一點關係的，還是拳匪之禍她在瓦德西面前，勸不妄殺人，勸勿擾亂琉璃廠，算是差強人意，後來劉半農張競生等要替她做年譜，謀生計，還是這個緣故」。虛白先生的答辨却說：「彩雲在孽海花的組織上是一個重要的人物，最少，像蔡先生所說的，是一個重要的線索，這是不錯的；可是，組織上重要的人物，不一定是一個必須有特點的人，即平凡得像阿Q之類的人也還是勝此任，何況彩雲還有她的美貌與色情狂，以美貌與色情狂的女人做小說中心人物者，歐美名家小說中固然是舉不勝舉，即中國的舊小說中，也自不乏例證，所以我想這倒不是值得懷疑之點」。在這裏，虛白先生不免有點強辨了。以淺見說來，凡稱爲第一流的長篇小說，多半要有一個主人公，這裏有兩種作用：一是作線索用，再一，則是要他代表一種典型人物。在舊小說中，主人公往往始終如一，他的性格與思想，不會隨着時間與環境的變化而有所改變。但在新小說中，凡夠得上作主人公的人物，必需有她的性格與思想，在小說的開端到小說的結尾，一定要有一度或兩度的劇烈轉變，這樣，一方面主人公作着全書的線索，再一方面，則全書敘述的進展又作了主人公的背景和他的

性格與思想所以轉變的說明。紅樓夢寫賈寶玉出家當和尚，便是一個轉變，就是阿Q正傳所寫的阿Q，也是經過一度轉變的。再拿小仲馬的茶花女為例，茶花女在性格與思想上也是前後不一樣的。夏康農在茶花女的前前後後裏說：「同是這一種生涯，有外的驕奢淫逸與內的淒涼枯槁的對照，同是這一個人物，有前期的浮薄輕狂與後期堅毅懇懇的轉變」。如果用長篇小說描寫一個主人公是一條鞭的性格與生活，始終如一，這主人公很難描寫的成，所以小說家選用一個主人公，並不是一件率爾隨便的事，更不是只要他作個線索便算盡其能事，盡其功用。如果單我說出孽海花失敗的方面，便是對這主人公的描寫，未能顧到她的轉變這一點上，更不用說在態度上根本抱着惡意了。我曾孟樸先生的遺著，我更尊重文學批評的公平與謙嚴，我這樣坦白直說，虛白先生當能寬恕我罷！

就實說，傅彩雲是一個頗難得的主人公，不假虛構，在她的一生，便有幾度變化，只要作者能寫出她內心的苦痛，和迫她如此或轉變的背景，便可成功。幼年的作着賣笑生涯，是為家境貧寒所迫。嫁洪後的私通小奴，是爲了性慾不得滿足，因為洪鈞要比她年長了三十多歲的樣子。洪歿後，又去重操故業，一面是爲了習慣豪華生活，不能受苦，再一面也不無憤激的心情罷！同瓦德同居的時代，這又是一大變化，但一個妓女的靈魂中也潛伏着上帝的慈愛，這應對她勸止瓦德可不妄殺人和勿擾亂琉璃廠的事加意的描寫以反映出這個主人公的不凡平和她的遭遇的不幸啊！更可由「賽二爺」時代的行動襯托出一般蒲洲達官的可憐與可鄙（夏衍看到了這一點，所以他的劇本便如此的嘲諷了李鴻章孫

家前一班人)。入民國後，這位主人公於榮華淒涼幾度變化之後，人也老大了，對人世也厭倦了。於是靜悄悄的作着孀婦，受着窮困埋身於北平天橋一隅了，這美人的遲暮，和英雄的末路，都是可歌可泣淒楚悲涼的事，這應如何加意去描寫這邊幕佳人內心的恬靜和身外的淒涼呢！我很惋惜孟樸先生疏略了這一個難得的主人公，未能盡量運用，持平描寫，這裏面或者有商鴻達曾孟樸與賽金花所說的糾纏，讓孟樸先生對傅彩雲抱着一種厭憎的心情罷！恕我這樣瞎想。

《孽海花》裏所描寫的人物，大都稱得起是寫實，只有傅彩雲——這位主人公的描寫，最為失敗，魯迅先生把《孽海花》列諸「譴責小說」中，只有感受，實無法為之辨護的。彩雲的私通阿福，當是事實，至於私通船長賈克的事，便是證據或誣讒。至於「惡謔」的地方，不勝臚舉，趙景深先生曾舉過彩雲同阿福在使館洋臺上唱小調一事有云：「引頓實得街上來往的人，擠滿使館的門口，都來聽中國公使夫人的雅調了」（第十四回）！以為這「雅調」兩字，可以當得「惡謔」。只此一例，可概其餘。至於阿英先生說，修改本《孽海花》之描寫明善夫人太清西林春的成功，「是超過傅彩雲而上的」，我也未敢苟同。張定庵與太清那段神秘的遇合，實是由聊齋誌異蛻化而來的，篇名叫做「天宮」，記得蒲松齡在那篇小說末尼特別點清是「嚴東樓家」的事。偶憶小時時候先家叔烟榻閒話，他老人家曾對我說，定庵雖事博憶宣武門內太平湖之丁香花云：「空山徙倚倦游身，夢見西城閨苑春，一騎傳牋朱邸曉，颼風遞與綺衣人」。便是他同太清戀愛的追念。寫到這裏，順便一提。總之，《孽海花》裏的傅彩雲是，

一個描寫未成功的人物呀！

六

本文到此，應當宣告結束了。而擊海花的優勝與缺陷，和孟樸先生在晚清小說史上的地位，不用再行饒舌，讀者當可有一個較新的認識了。最後我忽然想到，我這一番的整理與重印，是否有些價值的呢？這又是切盼讀者能夠賜教的！古昔選刻八家古文或歷代詩歌的人，往往故作謙語，說選錄的很潦草，不能登大雅之堂，刻了出來，不過存諸家塾，爲子弟傳誦之便。像我這流浪的人，「家」既沒有，「塾」從何來？這一次的重印人書，除掉掠奪版稅而外，還有附驥求名之嫌；再要有的，便是指示一點整理舊小說的法門，給「我的朋友」——吳孝琳弟，課餘飯後，排排悶兒罷了！

是爲序。

曾孟樸先生年譜

曾虛白

先父在日，常想做一篇自傳；他說，他的生活實在變化太多了，祇有他自己才可以寫得真切，寫得有生氣。當時我也竭力的贊成，因為我們家庭閒話的時候，聽着他自述過去生活的片斷時，竟覺得一節節都是充滿着浪漫派色彩的好小說。不幸他的體質日就衰頹了，他雖發了這個願，竟沒法子完成了。在最近幾年，我跟他在一塊的時候，屢次想請他把生活經過作一個有系統的口述，讓我把他紀錄下來；然而我又不肯，覺得這種舉動，彷彿在給他老人家做着生活的總結算，總結算的意義就是他臨終對我說的「完了」那兩個字。這是多麼的悽慘，我何忍出此，於是礙於復礙訖直到今日他不能再開口的時候，却使我不能不給他來做總結算的工作了。我決心要繼續他的遺志，替他做一篇傳，可是說也慚愧，他的一生我實在有許多地方是隔膜的，小時候，我雖在牠膝下盤桓，可是現在這形象也模糊了；我進了學校，我就很少跟他有見面的機會，出了學校，我又是湖南平津漢口各處瞎跑，更是幾年才得見他一面；最近的八九年中，總算在一塊的機會多些，可是祇能在他自己的口述中，拾到他一些生活的片斷。現在我努力從自己的記憶，從遺著中，從親友的告訴中，編成了這編年譜，蒙宇宙風編者的好意，錯地位給我發表出來，我希望跟先父共過生活和確切聞見過生活史中的逸事的諸位前輩，把

這篇東西仔細檢討一下，把這裏面應該修改的，應該補充的，應該刪除的各部份，逐條指點出來，告訴我，讓我得到給先父做傳記的準確張本，那我真要感激不盡了。

曾先生名樸，初字太樸，後改字孟樸，又字小木，又字籀齋，號名東亞病夫，江蘇省常熟縣人。生於公曆一八七一年。父之撰，字君表，爲時文名手，著有登瀛社稿，爲一時圭臬。

一八七一年——一八八九 先生在祖母篤愛，父母慈撫，諸姑姑妹圍繞着的大家庭裏，由孩提以迄成年，很享受些家庭的幸福。十三四歲時，經名儒潘子昭先生的指導，開始課藝的研討。然先生篤好文藝，每背人竊讀名家說部以及筆記雜集，當時目爲斷虵性靈的書籍，雖師長叱責不顧焉。實則先生的文學基礎，就在這種偷偷摸摸的行動中打定的。可是師長都不知道。有一天，君表公在先生的抽屜中發現了一篇美麗到使他遺貌嚴嚴的老先生也不能不拍案叫絕的駢文才驚叫道：「大大（先生乳名）竟通了！」這一次意外發現之後，先生才自己認識了自己的造就，於是與邑人張際南，胡君修，蔣志篤輩遊，文名漸噪於鄉里，同時，在這過程中，先生誠摯的熱情，已找到了一位戀愛的對象——是他一生最傾心愛慕的戀人，是他到六十多歲暮年時還惓惓於懷的愛寵——不幸宗法的社會，不容許他那種奔放熱情的流露，結果，他是被斥爲狂妄，爲浮薄，而遭受了戀愛上沒世難忘的創痛，這個創痛，他永遠隱忍着，直到五十多歲創辦真美書店的時候，才借着魯男子第一部戀，以小說的形態，帶情宣露了出來。所以這一部小說，可以算他青年時候的自傳，也可以算他晚年回憶

的懺悔錄。在這時期中他完成他的第一部詩集未理集，和駢散文集推十合一室文存二卷，讀書札記，執事壇語二卷。

一八八九——一八九〇 這一年在表面上是孟樸先生最得意的一年，既進學做了秀才，又完婚娶了美婦，「金榜掛名時」「洞房花燭夜」，兩件快活事湊在一起，正是何等花團錦簇的生活。然而，孟樸先生這時候戀愛上所受的創痛實在太深了，表面上的得意怎填得平他心頭的缺陷，他初戀的某女士，這時候已完全絕了望，他日記裏自述的一段寫得最真切，他說：「我從此沒路走了，只有放蕩的一法來自解煩悶。凡是可以縱我肉慾的地方……我沒有一樣不做過……若不是父親把我弄到北京去，不知道還要鬧到什麼田地」。到底，北京住了幾個月，爲了應縣試又南旋了。縣試的結果是考了第一，接着府試又得了第二，秀才抱了，可是結婚問題也就緊逼上來了，君表公跟汪柳門先生本是莫逆之交，這時候由吳清卿先生做着媒，把汪先生的女兒圓瑯姑娘許配給孟樸先生，婚事談判已得了圓滿的結果，孟樸先生，爲宗法觀念所束縛，既不願就範，可又不得不就範，於是在成婚之日，祇能狂飲借酒醉爲辭，竟未入洞房。然而，新婦是十分柔順的，禁不起他溫存的熨貼，真誠的撫慰，孟樸先生跟他到底沒有什麼仇恨，怎得不生憐惜的心思，不上半月，一對小夫妻竟異常要好，婚後即赴蘇州應院試，獲第七名入學。

一八九〇——一八九一 這年上半年，孟樸先生又赴北京，與京中諸名士，如李石農，文芸閣，江

電，洪文卿等相周旋，潛心研究元史、西北地理。及金石，考古之學。那時先生雖祇有二十歲，已是悟性敏捷，前輩都爲折服，引爲小友。夏季南旋，備歷秋闈，時新夫人已懷孕數月了，抵家後，稍事摒擋，就跟着君表公，坐着一隻帆船，沿江直駛南京去應考。不料走至中途，忽然吐瀉交作，熱度驟增，船到南京，幾至病不能興。君表公本擅醫術，立投止瀉藥劑，勉強登岸入閣，然其軀極可知矣，不料題目紙發下時，先生見策對題皆投所好，精神爲之大振，頓時忘記了百度以上的寒熱，振筆疾書，篇篇都是滿卷。那時的主考是金保泰（忠甫），副主考是李盛鐸（木齋），這辛卯一榜所拔誦的都是江南好古能文之士，與戊子榜同爲中國文化由舊煥新的名榜，人才輩出，先生與武進莊蘊寬（思絨），吳縣蔣懋熙（奕璣），鎮洋姚柳屏（鵬國），當時便有榜花之目。李木齋先生曾告先生道：「你首場三藝，首篇是發皇典麗的雲間派制義，次藝是六朝江鮑的文章，末篇絕是蘇氏父子縱橫排奐的氣象，三藝面目截然不同。當折彌時封，照例先折籍貫年齡，金忠甫先生見卷填年歲，祇有十七歲，驚呼道：這本卷子，定是槍手。三篇文字，變換三種體裁，豈是乳臭小兒做得到的！還是撤去的妥當。我當時力爭，當場斷定這本卷子是你的，力勸他不要珊瑚遺珠，失掉了一個好門生。金先生還是怕磨勒，雖答覆不撤你的卷子，却把你從第十七名移到了第一百零一名。笑道：也真給他一個第一名吧」。先生年少才雄，登第後，文名籍甚，意氣凌轍一世，不料運神作弄，在他最得意的時候，給他一下當頭的悶棍。在九月裏他中式了舉人，十一月裏，珊瑚夫人，便產了

一女。在產前四天，大小都很平安，那裏料到四天之後，突然變病，病不到半月，就演成死決的一折悲劇，所遺女嬰，沒有幾月，也就夭亡。先生是情感最濃郁的人，怎禁得了這樣的打擊，因此意懶心灰，又走入頹廢的途徑。在這時期中，先生的作品有第二部詩集羗無集及雲夢院本四卷。後者完全是紀念國瑯夫人的悼亡之作。

一八九一——一八九二 孟樸先生悼亡最沉痛的時期，却也是他科名最得意的時期，兩年中接連着入學中舉，所以君表公和先生家中的親長，外面的父執，都以為他翩翩年少，豪邁拔俗，今年去應春闈後，必可連捷上第，咸一時佳話，這機會萬萬不可錯過。然而，孟樸先生意志國瑯，那有心情趕功名呢？不敢違拗君表公再四的催迫，繼於春初勉強束裝赴滬，君表公放心不下，親自送到上海，監視他下了輪船，才算安心。這次闈試汪柳門（鳴鑾）侍郎本有大總裁的希望，因為他跟孟樸先生有岳壻的關係，特意請假讓避。結果大總裁放的是翁叔平（同龢）尙書，在場中暗中摸索，致誤認黃謙齋先生二藝，用了六朝文體，當做先生。在拆彌封的時候，翁尙書還自翹眼力，高喊：「這定是曾樸卷，這定是曾樸卷！」那裏料到，先生早因試卷墨污被剔，登了藍榜了。先生試卷墨污的經過，據當時先生出場後的口述，是這樣的：進場時，突發咯血症，適有同號生雲南何某，獻殷勤，爲先生煎了一碗棧湯送過去，不料他的大袖口把號板帶翻了，一壺松烟墨汁端端正正全打翻在案卷上。何某惶急，代先生去換卷，却給同鄉李郎玉舟堅持無案可換，不許換給。先生也就不復監

持，提筆在卷子上題詩一首，揚長而出。然而，先生自傳體的回憶錄象記中敘及這件事，却說道：「那些污卷以後，如李部郎的堅持成案，啓秀的到號安慰，那自然是真事。若說什麼咯血症咧，雲南何某送侵湯咧，袖口帶翻墨壺咧，全個兒是底話，是病夫先生的虛說，是把他來掩飾他一時的任性，無理由的情感衝動。」照這樣說，墨污試卷是先生故意做的，推想當時情景，先生懷着一肚子的悲哀情緒，給老太爺強迫登輪，事實上那有心情再做什麼試藝，所以就玩這一套把戲。先生春闈既受了挫折，君表公愛子心切，深知先生鍛羽歸來，又加以巾幗之悲，定多難堪，所以立刻斥資給先生捐了個內閣中書，飛函囑先生不必南旋，就在京供職好了。時先生寄寓在汪柳門先生南池子的宅內，與趙劍秋（椿年）先生，翁又申（炯孫）先生等，都是裘馬翩翩，在長安道上，頗有顧盼自豪之概。先生到了下半年南旋返里。這時候沈梅孫（晉祥）先生的公子沈期仲（佺）先生剛做着昭文縣，君表公央媒說項，請梅孫公的第八位女公子香生小姐爲先生繼室。就在先生南旋的時候，舉行文定。在這時期中，他完成他第三詩集陶沫集，並足成補後漢書藝文志一卷，考證十卷。

一八九二——一八九五 這三年可算是孟樸先生做京官的時代，然而，雖說是做京官，却有一大部份的時間是在家裏，換句話說，他是南北奔走，不大有長時期安住的機會。一八九二年的春季，他隨沈香生小姐完了婚，夫婦間的感情，異常融洽，可是香生夫人和先生的太夫人，婆媳間的感情，却沒法子可以調和。這本是一般大家庭間通常的難問題，先生介乎兩者之間，感到了異常的痛苦，他

易受刺激的天性，鬱勃難伸，發奮欲求跳出這大家庭的出路。這就是他中年以後，從事政治活動和社會事業最初的動機。完婚不久，在一八九三年的春末，先生就束裝北上，希望稍有發展就可迎入都。這時候，日本兵入朝鮮宮，幽朝鮮王，並擊沉吾國兵艦，朝臣主戰主和的爭議一時風發雲湧。先生出入翁相之門，每以國難至此，甯可坐以待斃之說，勸諭翁相，力持正義。後主戰派佔了先着，中日就正式開戰，不料海戰陸戰，均受敗挫，先生憤慨之辭，見於詩文者，全都是熱情澎湃，躍然有及錄欲試之概。供職郵曹，浮沉宦海，實不足以償其志也。這年冬適值先生的祖母八十歲大慶之期，先生就藉省親爲名，請假南旋。蓋先生在北京住了些時，所接到的都是四方的俊彥，所聞見的卻是清庭腐敗的政祕，一腔熱血，滿腹牢騷，還有什麼心情再留戀這雞肋般的中書舍人呢？返家時，香生夫人懷孕已將分娩，及一八九四年春，一舉得男，這就是他長子虛白。君表公夫婦望孫心切固然甚喜出望外，而先生得子歡情亦得稍解他更懷的鬱結。時先生舅兄期仲先生已調任桃源縣，迎梅孫夫婦赴任所，聞先生南旋，就派人到常迎接新婿愛女，同到桃源，暢叙天倫之樂。因此，在國事岌岌，喪師割地的這年頭，蘇北的桃源縣竟暫時變成了先生避世遁跡的「桃源」了。然而，馬關條約的訂立，遼東割讓的爭奪，英法條約的援例，一樁樁痛心的消息，究竟不能盡作癡夢不聞不問，先生受不住刺激，到底又偕同香生夫人，買棹返常，跟君表公籌商北上的計劃。先生目視外侮之日急，這時候就覺悟到中國文化需要一次除舊更新的大改革，更看透了故步自封的不足以救國

，而研究西洋文化實爲匡時治國的要圖。因與君長公商定這次赴京，決心學習外國語言，致力於西洋文化的研討，並認定外交官是爲國宣勞的惟一捷徑，一八九四年冬，先生就懷抱着一腔奮鬥的熱誠，乘輪北上，這時候清庭受着戰敗的刺激，也知道注意到辦「洋務」了，因此特設同文館，選聘曾赴外國的官教員授外國語言。並設總理衙門，專辦對外交涉。先生到京的時候，同文館剛開始創辦，因由俞又萊先生的介紹，報名入學，該館即設在總理衙門內，各國語言，分班教授。英文由總辦譯官張下初（鶴齋）教授，法文則先由旗人世益三（增）教授，後世奉使出洋，改由馮友軒教授。這時候學英文的有彭子嘉，（毅孫）潘經士（盛年），翁又中（炯孫），三人，而學法文的就祇有先生和張君（鳴）二人。先生常時以爲，英文祇足爲通商貿易之用，而法文却是外交折衝必要的文字，故決意舍英取法。館課規定，每日讀三十三字，第二日背誦後再加新字。教授既無方法，學習倍覺困難；担任教授的教官，大都官而不教，祇想弄一個差使，得一種資格；而一般就學的人，也祇以入同文館是進理衙門的敲門磚，誰也沒有研究學問的誠意，所以不到幾個月，先生學生都弄得意興闌珊，大家敷衍塞責而已。惟獨先生，既具決心，安甘放棄，雖教授的講解不明，仍却是仔仔兀兀，晝夜勤讀，正類盲人摸索，其苦難述。可是同文館數月後停辦之後，同學諸公，都一無所得，而先生獨能打定他法文的根底，也是這一番苦功換來的。一八九五年春，香生夫人生次子耀仲，喜電到京，先生當然十分高興，可是心懸兩地，相思之苦，也就非可言喻了。這時候，內閣的職

務本十分閑散，每月到值四五次，就算盡職，先生就抽空南旋了一次。可是要應考總理衙門的心未死，在家坐候了四五個月，直到夏末秋初的時候，考試有了定期，又復束裝入都。士考的是莊幼樵（佩綸），本來是注意想羅致先生的人，可是先生平日出入於翁同龢之門，這次應考也由翁同龢爲之各處打招呼，翁莊本不治，因此莊也就移恨到先生身上而先生竟落了第。落第之後，莊佩綸却招先生而告之曰：「你要進總理衙門，何必應試，我可以保舉你的」。這明明是牢籠的手腕，先生鄙之，憤然拂袖而去。連夜套車襪被出都，悻悻之情，不能自己也。出東便門，行若干里，適值永定河發水，田野漫溢，不辨軌跡，乃棄車乘馬，甯顛蹶以前，不願迴轡再入都門矣，當時先生的憤懣如此。一日行程，時云暮矣，行抵楊村附近，先生實已困憊不堪，攬鞍朦朧，不覺竟打起盹來，不料一個倒栽蔥竟翻下馬鞍，跌在一二尺深的水淖裏。馬夫跟在後面，搶過來攙扶，先生已跌得臉青鼻腫，這時候，夜色已深，在蒼茫的星光底下，望出去祇看見白茫茫的一片水光，既辨不清東西南北，更不知道何處是平地何處是溝渠。馬夫一手攙扶着先生，一手牽着馬，竟在這茫茫大水中迷失了路徑，無目的地踽踽而前。忍着寒冷，飢餓，與傷處的疼痛，在二三尺深的泥水淖裏蹣跚着，先生那時候的苦况可知。走了若干時，地勢漸高，泥水漸淺，隱約看見前面一個小崗上閃爍着一點燈光，先生那時真是喜出望外了。鼓着勇氣向前走，來到一座小小的茅屋面前，摸索着上去打門，出來應門的是一個蒼顏白髮的老翁，見狀，駭問所以，先生具實以告，老翁鞠躬款待入室，作餐造飯，

備致殷勤。坐定，彼此互通家世，始悉老翁姓雷，以前竟是個名震冀北的綠林豪客，現在雖已洗手退隱，却還受着後輩英雄的推崇，做這京津一帶的綠林盟主。先生與之談，豪爽脫略，的確是燕趙俠士之流，所述綠林掌故，以及他們內部組織的祕密，盡是些聞所未聞的奇蹟。飯後，雷翁呼其子出，二十許少年也，命拜先生爲師，說：「我們見面不容易，這是天緣，請你收了這個徒弟，以後加以提挈」。先生慨然承諾。後來先生的談話中，常常提起這一段浪漫的故事，每以不能遇見這一個患難中收得的門徒爲憾。在雷翁家寄宿一宵，天明卽由雷翁派人指引途徑，直抵天津，乘輪南下。

一八九五——一八九七 孟樸先生自從應試總理衙門受了打擊，深切痛恨北京政局的腐敗，因此決心舍棄仕途，別尋發展的途徑。不料返家未久，君表公竟得中風疾，在經營粗規模的盧霸園中，一病不起了。先生與君表公，父子之間，本有特殊的情感；君表公的性情既和藹，對於這才氣縱橫的獨子，更是十萬分的珍惜，平日間的嘘寒問暖，既無異於慈母，而書室之中，切磋琢磨，早已淡忘了父子間的分際，變成了形影難分的良友了。孟樸先生遭此大故，撫棺痛哭，真不知昏厥過了多少次，雖然是他至性的流露，實在也是君表公一生愛護他無微不至的感觸。這時候春生夫人，已有了幾個月的身孕，四月間臨盆，得一女，孟樸先生因連得二男尙未有女，今得女，歡喜欲狂，因命名曰得。當君表公未病時，適淞滬鐵路建築計劃已定大綱，吳淞商埠的發展可期，曾糾集親友，擬在吳

滋購地，以爲他日從事實業的基礎；不料，草創之時，遽爾物化，孟樸先生因繼承遺志，再赴上海，擬相度形勢，尋覓一個發展實業的機會。這時候，康梁入都，力倡新政，譚復生，林登閣，唐才常，湯壽潛等一班力主改政的青年也都聚集在滬上；這班人本來都是先生的舊交，於是朝夕過從，計議着團結力量，從事維新的計劃，而最初從事實業之動機也就無形擱置了。當時，政治活動尚在萌芽時代，這一班青年爲要避人耳目計，不得不借妓院做他們集會議事之所。先生眷妓名葉蓮娟，應酬周到，房屋舒適，所以不期然的譚林諸子都以花妓處做了集會之所。不久康梁在京運動漸趨成熟，電約海上諸同志，入都共成大業。譚林得電，立刻就要動身，並約先生即日同行；時先生以父親喪葬尙未料理，而滬上事業更難立時擺脫，因約期數月後，必北上參加。當晚就在北電寓處爲譚林餞行，那一晚慷慨激昂的緊張論調，先生後日道之，每津津若有餘味。不料譚林入都，事機不密，爲宵小所乘，政變未成，竟演成了身首異處的慘劇。可是先生的未罹此難，也是間不容髮的了。

林登閣在滬時給先生介紹了一位深通法國文學的朋友，名叫陳季同，他那時做着福建造船廠的廠長；在法僑居多年，與法國第一流的文學家如伏爾泰等，常相往還，故深得個中真諦，並且還用法文編過許多中國的戲曲，曾經哄動過巴黎。先生跟陳季同晤面時的一席談，真像發見了寶藏似的，窺見了真正法國文學的光輝，從此纔像着了迷似的研究法文起來了。說起先生研究法文的苦功，真是少有人及得到的。在同文館所學的那一點點，事實上連啓蒙的程度還沒有完成的，所以他的學法

文可以說是壓根兒在那裏瞎摸。初步工作是編字典，把讀本上的字，一字一字的編出來，注上紅字，死命的強記。寫在書上記不牢，他用一塊黑板，掛在出入必經的地方，把要記的生字寫在上面，閒着時就望着它記。生字漸漸多了，然後讀文法，研究造句，可是這一切工作，他既沒有導師，更沒有同伴，祇是一個人孤獨地下苦功而已。這是先生性格中的特點，對事對人總是十萬分的專，十萬分的誠。憑着他一股熱情，祇還是他愛好的，他可以捨棄一切，犧牲一切，非得到他自己的滿足不肯罷休。他這一點上，他是勇敢邁進，決對沒有妥洽性的。他起初學法文，原祇想學一些應世的工具，直到遇到了陳季同先生之後，這才引起了他對法國文學的愛好，確認這是他靈魂所飢渴地期望着的食糧，因此他就竭全力去追求了。

一八九七——一八九九 這兩年孟模先生守孝家居，想在家鄉辦一些教育事業，不料受當地舊勢力的側目而遭排擠。在沒有着手辦教育之前，更有他跟沈鵬（北山）的一段事實也是值得記載的。沈鵬是先生從小一起讀書的小朋友；他家境清寒而姿質敏慧，君表公在時就招他來撫養在家裏，讀書費生活費，全由君表公一方担承。後來，沈鵬就跟蘇州費妃懷太史的女公子結了婚，不料床第間的糾紛，就把這位有作有為的青年刺激而成了憤世嫉俗的怪皮氣。他決心要做一件轟轟烈烈的事情，因此送了性命，也是甘心的。這時候，公剛在北京做小京官，看着康梁失敗。西太后再出聽政，寵用皮鰓李，大臣如剛毅榮祿輩，壟斷朝政，炙手可熱，他以為機會來了，竟草就一篇稿。請太后歸政，殺

榮祿，剛毅，李蓮英三凶。稿成無人肯爲代遞，同鄉怕他鬧亂子，派人押送他回南。不料他路過天津，竟把這篇奏稿，送到國聞報發表了。他回到常熟，仍住在先生的家裏，一字不提此事的經過。先生看他貧困得慌，就請他課讀他兩位堂弟的書。不料一天，常熟知縣忽登門造訪先生，袖出廷寄密電，令捕沈鵬；先生駭然，不知所以，方擬設法蔽護，不料沈鵬在堂後盡間經過，挺身而出，侃侃自陳，於是遂入獄。先生爲之設法張羅，幸在獄中不致受多大的苦楚，後來不知省裏怎樣知道了，移至蘇州監禁，直到辛丑年和議告成，大赦出獄，可惜那時候，他已瘋了。先生敦念舊交，仍爲之維持生活，直到他的死。先生這個時期中，剛興邑中那時候比較前進些的紳士，如丁芝孫（祖蔭），徐念慈等輩，計劃着創辦小學，以爲初步建樹民衆教育的基礎，然而邑中老輩，眼着這班新進青年，開口科學，閉口科學的論調，以爲背道非聖，流毒至深，於是羣起反對，因此，由先生的策動，常熟教育界頓時激起了新舊兩派的鬥爭。先生領導新派的一班士紳，進行着有計劃的步驟，到底爭到了一部份的水利公產款項，開始創辦起塔前小學來。最初，先生自任校長與舊派作殊死的鬥爭，而爭奪修塔經費的一階段，形成鬥爭形勢的高潮。常熟素稱文風最盛的一邑，據父老的傳說，文化的所以盛自有它風水的關係；因爲在城東有一座方塔，這是激發文風綿綿不絕的建築；這座塔不壞，常熟的文人是不會斷的，一旦崩壞，文風歇絕，可以預卜，凡是老輩多確信之，所以修塔就有了指定的專款。孟樸先生當然不信這些迷信的爛言，以爲辦學校才是真正振興文風的事業，這一

筆無精的浪費，正可移來補充經濟十分拮据的小學經費，於是據理力爭而引起了老輩們羣起的排擊。甚至聯名電請省當局，驅逐先生出境，說先生是一個祇會做小說的浮薄少年，怎可來叫他辦這教育的重任。然而先生，沉着應付，不為稍動；恐怕大家注意攻擊自己，自己的被擠或將影響到學校的前途，因把小學校長讓給丁芝孫，自己專任應付各方的工作。在這時候，日本有個革命亡命者名叫金井雄，避難到滬，先生聞之，迎之到常，闢室虛園中，款以上賓之禮。同時就在園中設日文班，邑中男女之就學者，數十人，先生亦參與執弟子禮，學習日文。不料先生正在這奮鬥最高潮的時候，突然得了一場大病，前後搭着三年，把他的生活整個兒由動變靜換了一個方式。

一八九九——一九〇二 這是八國聯軍威迫清廷，辛丑和約喪權辱國最近中國史上一個大變動的時期，先生却為病魔所圍轉轉床席，任何事業都無從着手。先生的病是急性腸胃炎而轉成慢性的腸胃炎，在起病後的半年中，那簡直是不絕的呻吟，不絕的煩燥，虧得香生夫人日以繼夜的細心看護，和名醫吳子佩的對症發藥，才得把危急的病勢，漸漸挽救回來，可是，本原受損，恢復非易，所以前前後後的三年中，先生事實上沒有離過病榻。這一個轉變整個地改換了先生生活的方式，可以說是把先生前期的社會活動暫告一個小小結束，可是由動入靜，先生已在準備着以後幾年文學活動的基礎了。抱病家居，在普通人總是光陰的浪費，可是在不甘閑散的先生却還能想方法利用這病中的光陰。在呻吟中，在掙扎中，他孟誓地開始他法國文學的研討，上面說過他讀法文的刻苦工作，就是

在這抱病時期中進行着的。

一九〇二——一九〇三 這短短的一年有零的時期，大病初痊的先生又經過一番狂風驟浪的變遷。在一九〇二年的五月間，先生跟他的妹丈吳斯千，偶應友人約，去參觀后橋的廟行，就有人慫恿先生說，如欲從事實業，絲業實最有前途，先生為所動，因搭輪到無錫調查絲繭市況，轉過蘇州，還往上海，與絲商楊允之商，決心與之合作，開始經營絲業。事實上，計算盈絀，窺度商情，先生既不是外行，更非性之所近；然而，不畏艱鉅，不避危險的前進精神，却是先生獨具的特性；因此對於絲業的投資，規模越來越大，而營業的危險却也越踏越深；最後因外絲大批傾銷，絲價一落千丈，而先生等的進貨，遂變重擔之望，卒至虧累甚鉅，一蹶不振。在一九〇三年的夏秋之間，先生適以祖母病故，就結束賬目，而返常熟故里。

一九〇三——一九〇七 這一次經營絲業，雖嘗試失敗，却使先生與上海市場有了直接接觸的經驗，因此就想利用這一點已得的經驗來開始他的文學活動。抱病時期中三個月預研討法國文學的結果，先生真切地認識了小說在文學上的特殊地位，因此想要打破一般當時學者輕視小說的心理，糾集同志，創立一家書店，專以發行小說為目的，就命名叫小說林。邑中同志如丁芝孫，徐念慈，朱遠鑾等皆踴躍投資，於是再度赴滬，正式開張。初開時規模很小，先生自任總理，由徐念慈任編輯，出版小說林月刊，並徵集創作小說及東西洋小說的譯本，而先生的不朽傑作孽海花也在這時候開始着

筆。經營有了一年之後，果然提高了社會上欣賞小說的興趣，於是重行集股，擴大組織，在棋盤街設發行所，收買派克路福海里吳斯千所創辦的東亞印書館為印刷所，並另於對門賃屋，闢為編輯部，廣羅人才，作大量小說的生產。舊型的章回小說那時候雖沒有打破，可是翻譯東西洋小說的風氣却由先生開之。小說林的小說既風靡了一時，其他書局也自然從風而起，商務印書館的刊行林譯小說實亦受了它的刺激。時商務出小說復以教科書為營業中心，徐念慈見而起競爭之心，以為彼可以教科書為號召，我曷不以參考書為貢獻，於是在股東會提議擴大編輯部增出參考書；時先生尙慮此舉所含冒險性太大，然股東會一致贊成徐君的提議，於是其議遂決。在一九〇六年起，小說林外增設宏文館，專任發刊學校叢書，並設美術館，專任批售學校用具及兒童恩物。理論這種組織是最近書店應有的營業分配，不能說不合理，然而，在那時候，却是超過了時代的需要，因此大量資本所編印的博物辭典等鉅大參考書，都無法推銷，而小說林亦因資金不能流轉而告收歇。先生在從事出版事業的時候，同時也開始參加中國前期的民衆運動。那時候，清室的統治已到處呈現崩潰的裂痕，民間的政治團體紛紛成立，而改專制為立憲的呼聲已普遍了全國。在江浙一帶，以張謇，孟昭常，許鼎霖，雷奮，湯壽潛為中心的預備立憲公會，是全國憲政運動的首創，而先生實在就是這個團體的中堅份子。後來滬杭甬鐵路的興建，政府方面正在進行英國借款，先生等這個團體，通電反對，登高一呼，全國響應，於是在味菴園開會，擬召集民股，以拒外資。那時候，先生與馬相伯，雷奮

等，激昂慷慨的演說，轟動一時，給久伏於專制淫威下的民衆一股刺激性異常強烈的興奮劑。及一九〇六年，安徽巡撫恩銘給革命黨人徐錫麟所鎗殺，浙撫張曾敫，得皖電，搜索黨人，竟派兵往大題學校，圍捕秋瑾，瑾被害，並株連許多人士，於是浙省民衆大譁，積極進行驅張運動，政府無奈，下諭把張曾敫調撫江蘇。時先生和上海一班同志以爲浙省之所拒，寧可以蘇省爲藏垢納污的所在，也就聯名電請清廷，收回成命。風潮逐漸擴大，清廷爲之側目，曾密電捕先生等三人，先生屹然不爲動，到底還是清廷屈服了，把張曾敫調到陝西，風潮才得平靜下來。這是清末民衆運動第一次戰勝清廷，先生實是主動人物。

一九〇七——一九一〇 先生的居滬，因小說林的歇閉而告終止。那時候，兩江總督端方，正羅致天下名士，熊希齡，宗子岱等皆爲入幕之賓，慕先生名，屢次派人延聘，先生以端氏身雖滿族，頗知潮流趨向，也是力主新政大員之一，因思入他的幕中，未嘗不可以從內部策動政治的改革。入端幕先後計一年餘，後端方調到北洋，先生就以候補知府分發浙江，曾担任過審詢嘉興某巨盜案的委任，並被委爲寧波清理綠營官地局會辦。在寧波任上，革命暴發，先生就卸任返滬。在這時期中，先生納張彩鸞爲妾，携同赴杭，生三子光叔。

一九一〇——一九一一 光復的時候，先生自浙返滬，常熟的家眷也都搬到上海來住了。時滬上的舊交，如張謇，史量才揚翼之輩，已經有了個政治團體，叫做息樓俱樂部，先生雖時往閑談，却没有

正式的參加。一九一〇年的四五月間，先生移眷返常，不久楊翼之特地趕到常熟，力勸先生參與選舉運動。時參議院選舉法是一半直接選舉，一半由省議員互選的，江蘇的名額是十名，故五名是直接的，五名是由省議會產生的。楊等主張先生應先應選爲省議員，再以省議會爲階梯而入參議院得了先生的同意，於是黃謙齋等友人開始爲先生作選舉的活動，到一九一〇年的年底以十五票當選爲江蘇省議員。

一九一一年春先生偕黃謙齋等同赴南京，繼續參議院的復選運動。時擁護先生的人頗衆，先生的當爲大家已知道不成問題，可是仔細的計算，張謇以共和黨的首領，票數却感到缺乏之虞，因有南通商會會長等某某訪先生，以黨的立場，勸說先生犧牲自己的地位，勸告擁護先生者集中投選張謇。他們說：「張先生入參院，以資望論，必可得議長，爲共和黨張目」。先生慨然允之，於是張謇被選爲參議員，而先生則仍是省議員。這一個轉變，事實上根本決定了民國以來先生在政治上的路線。假使先生獲選爲國會議員，先生的發展在中央，當然參與了全國政治的動盪；現在，做了省議員，其發展範圍在江蘇省裏，就變成了歷次省政變遷的中心人物了。先生在省議會中的黨籍雖屬於共和黨，可是平日接近的却是黃允之陳大猷輩都是國民黨；事實上，以先生的才華和處事的坦白，早就打破了黨的界線而自成了一種江蘇環境所需要的結合，羣奉先生爲中心。及至一九一一年七月黃與在南京宣布獨立，程德全出走，應季中代理省長遷滬辦公，所謂江蘇十大

黑幕之一的「八厘公債案」就在此間開始醞釀了。後韓國鈞調任江蘇省長，初以張壽齡任國稅廳，繼以張升財次，以蔣興庭繼任國稅廳，澈查「八厘公債案」的內幕，卒能揭破營私舞弊的真相，這中間實以先生之力為多。

一九二一——一九二四 這時候袁世凱被選總統，統一野心日熾，因於一九二二年春在北京召集全國各省財政會議，想要先從統一財政着手。先生被派為江蘇省的代表出席會議，在會議席上，先生侃侃陳辭，直斥馮國璋挾大批軍隊坐食於江蘇的不當，力爭江蘇軍費負擔的減輕，袁世凱為之動容。先生留京時，與蔡松坡常相往還，而先生得聽蔡松坡，却還是小鳳仙的介紹，這中間有一段逸事，狠值得紀載。小鳳仙原本是杭州一個旗人姨太太的女兒，那旗人死了，姨太太不容於大婦，竟被趕了出來。那姨太太就帶着一個老嫗子扶養着小鳳仙過苦日子，過了幾年她也死了，就把孤女託給老嫗子。老嫗子領着小鳳仙就住在先生杭寓的對門，過着的日子當然越法難堪了，不知怎樣，給先生看見了，就商諸老嫗子，把這小姑娘領到自己家裏，想好好把他撫養起來。不料那老嫗子自居養母，屢次無風作浪，纏繞不休，先生可憐小鳳仙的境遇，因與她養母約年貼若干錢，叫她帶着小鳳仙到上海進學堂，不得讓他墮落，老嫗欣然承諾。不料民元時先生赴南京，在友人席間突遇小鳳仙，竟是娼娼婷婷的一個妓女了，先生痛心之餘，趕到他的寓所把老嫗痛責了一頓。可是人在他的掌櫃中，也就無可奈何了。這次北上參與財政會議，又在北京遇見了小鳳仙，她已變成了紅極一世的紅

姑娘了，可是對於先生到還有一些感恩知已的意思。蔡松坡那時正逃避小鳳仙到了極度，可是金屬之議，因小鳳仙的不易就範，始終沒有辦法。蔡知先生跟小鳳仙有淵源，因設法與先生交，以撮合的重任相託。辛經先生從中勸解成立了這一段英雄美人的結合，也可說是千古佳話了。這時候先生在京，從各方面的接觸，深切知道了軍閥擴張勢力的內幕；他覺悟防禦軍閥的侵略，先要自己有政治的組織，可是奠定政治組織的基礎，必得手裏抓住幾個財政機關，他爲免除江蘇受軍閥的魚肉計，不得不先從自己攬得財政機關入手。因建議財部整理沙田和整理官產兩大計劃，及一九一三年四月，財部發表以陶湘爲江蘇沙田局總辦，以先生爲會辦兼清理江蘇省官產事宜。事實上陶湘對於辦沙田是門外漢，一切仍由先生主持，後沙田局總辦復易莊炳漢，然成績不佳，始由先生以江蘇官產處處長兼辦沙田事宜，於一九一三年七月正式成立。在這時期中張姬彩鸞先生的仁子叔戀，先生又納愈意珠爲側室，並生五子季陽。

一九一四——一九一五年 在先生積極籌備官產處的時候，正是袁世凱與高采烈準備登極大典的時候，這種運動由楊度等積極籌備爲時已久，直到一九一四年的八月間籌安會的成立而真相大白，及十一月而袁氏就以各省推載的形勢成熟了他帝制的醞釀。於是十二月二十三日由蔡松坡的推動，雲南首先發難，不數日間，各省影響。這時候，先生剛在上海處分上海舊縣署基，莊寬鈕永建冷網秋同由廣西趕到上海，謀江蘇方面響應反袁的運動，各處軍隊雖已有了接洽，可是沒有金錢的接濟

，發難總感覺困難。於是鈕永建深夜驅車接先生，同赴其秘密場所，參加軍事會議，陳其美等領袖均在座，先生慨然以籌款之責自任。翌日，囊括其私蓄以充軍實，不數日吳江江陰兩處發生了兵變，馮國璋一看形勢不妙，才決定他反袁的態度。及洪憲事平，先生復返南京，是年冬，應黎元洪召入北京，奉派兼辦淮南學務事宜。

一九一五——一九二〇 在這五年中，先生表面上雖已脫離了省議員的生活從事於理財，實際上，正竭其全力，培植地方勢力，防止軍閥勢力的擴展。自從袁世凱開了威脅利誘來利用民意機關的先例之後，各省的省會議大半都成了軍閥的附屬機關，民意成了軍閥意，軍閥要通過什麼議案，祇須一紙命令任是怎樣的病國病民的惡政，也沒有不通過的；惟獨江蘇則不然，省議會還能夠始終保持它的尊嚴，在許多的事件中，隨時可以發現省會與軍閥衝突的徵象，而軍閥的對於民意，直到奉軍挾張宗昌南下作大搗亂為止，還是保持着一個尊重的態度，這是江蘇在軍閥混戰的時期中始終能保全一些原氣的主因，而這個主因的造成，實在是先生和他的一班忠實同志努力的功效。現在講的五年中，先生表面上是安安靜靜做着他的官產處長，國內的政治，由馮段的交訂轉變而為直皖的戰爭，繼之以奉直的戰爭，江蘇始終未被捲進任何漩渦去，不知者以為江蘇這是偶然的幸運，事實上江蘇人士之不為軍閥利用却是真原因。在私生活一方面，先生卜居南京，比從前安定多了。餘暇的時候，仍繼續他文藝的研討，一九一九年遣其次子耀仲赴德留學之後，更令其在歐買大批法國文學書籍

，於是研究的興趣益濃，因此發奮要把法國文學作一次整個的介紹，開始編纂法國文學史大綱，努力讀書，努力著譯，不料因此就種了他心臟病的根。同時在這時期中，他又從歐陽竟無先生游，每日赴他所辦的內學院，研究佛經，幾年用功的結果頗得此中精髓，這一點影響到他後期作風之處甚多。一九一九年先生的私生活中更遭遇了一個重大的損失，那就是，他的愛女得忽得惡瘧，竟以不起。先生曾爲文悼之，並廣徵名流的詩文以爲紀念。

一九二〇——一九二二 這時候先生告卸了官產處，任着禁米處的閒職，可是醞釀到這一階級時，江

蘇地方勢力與軍閥的暗潮已高漲而到了勢將破裂的程度了。剛在這時候，江蘇省議會議長到了改選之期，蘇督齊燮元早就不滿意省會的倔強，就想趁這機會，一網打盡，把省會製造成一個自己御用的機關。先生等預知其謀，因奔走布置，廣集同志，一致擁戴蘇紳張仲仁爲候選的議長；然而對方有的是錢，準備以三十萬元來廣結善緣，先生等有的祇是良心，看看良心的力量有些敵不過金錢了，向來自認是同黨的，也紛紛投入敵黨的麾下。可是直到最後投票的一日，到底還是幾個不甘屈辱的硬漢子，揭破黑幕，直詆這種投票爲非法，於是會場秩序大亂，投票未成，紛紛四散。這消息傳佈出去，激怒了南京的青年界，於是明天一早，南京的學生全體出動，先佔遍了議場的座位，又組織跪哭團四出勸阻，於是形勢益成僵局。隔了幾天，忽有一位省議會的職員自殺留遺書，請以尸諫，於是把他的遺體陳列在議場上，把他的遺書高懸在牆壁上，形勢益見嚴重了。對方看形勢糟到這

樣地步，不得不讓步放棄他們操縱議會的野心，月由中立派的人出任議長，於是所謂議長潮者，才算平息下來。這一次運動的意義，是江蘇地方勢力對軍閥的一種警告，充分表現出雖無金錢的後盾，雖無鎗桿的靠山，憑着良心，還可以作背城借一的抵抗而得到最後的勝利。這年冬季先生因心臟病時發，擬易地療養，攜其次子耀仲，同行北上，在北平住了三個月。翌年八月先生又復任官處。

一九二二——一九二四 江蘇人在軍閥控制下努力築着自衛的防禦線，到上述的議長風潮時，已露了崩裂的痕跡，及一九二二年直系統系兩軍閥鬥爭尖銳化的當口，民衆團體的力量更成弩末，軍閥爲爭奪地盤計，更不惜糜爛地方作孤注的一擲。於是先生等對付軍閥的方策，不得不改消極的防禦而爲積極的進攻了。這時候，直系的兩大勢力，齊燮元在蘇，孫傳芳在閩，把皖系儲德頤果的盧永祥，包圍在浙江，且夕有滅此朝食之軍事行動。盧永祥爲自固計，北獻媚於奉系，南求救於廣東。於是蘇閩的挾擊浙盧，事實上就牽動直奉的衝突，和開了廣東北伐之機。一九二二年九月初江浙軍隊在滬寧路安亭附近開火了，孫傳芳的軍隊也由閩向浙推進，九月中旬佔領衢州，盧永祥受不住前後的夾攻，卒於十月十二日通電下野，轉道日本，投奔段琪瑞。跟着在北方就開始了直奉的戰爭，而吳佩孚的倒戈結束了吳佩孚直搗關外的迷夢。吳佩孚的失敗，齊燮元雖趕掉了盧永祥，地位勢力却多發生了動搖。於是段琪瑞與奉張合作之下，於十二月十一日下令免齊燮元職，派盧永祥爲蘇皖宣撫

使，這當然是盧永祥的報仇作用。然而盧永祥是部下星散的下台軍閥，他怎有胆量南下來找元的虎鬚呢？他的後面有得意忘形的奉軍，更有野心勃勃的張宗昌。這時候的江蘇，處在齊盧精兵之下，處在奉軍垂涎之下，形勢最緊張到非糜爛不可的了。然而，先生等在這時候却看做是一個機會，一個樹立蘇人自衛力量的機會。他們看到齊燮元困獸之鬥，最後決不能支持的；盧永祥托藏在奉軍的威力下，頂着一個宣撫使的空銜，事實上祇是一個傀儡；奉軍方面，張宗昌等既沒有深慮遠謀的人才，難在江蘇樹立基礎，況且勞師遠征拉長了戰線，一旦遇到了挫折，簡直會顧了頭顧不了尾巴。所以在形勢上看江蘇省那時候是萬軍雲集，事實上，江蘇却是空虛的；江蘇人為保衛江蘇計，這時候若能建樹起一種實力來，定能收排斥各方軍閥侵凌的實效，先生等看到這一點，就開始積極進行起來了。第一步計劃，說使江蘇省長韓鈞握到軍權，於是段政府十四日下令蘇省長梁鴻督軍，齊燮元服從交卸，一切都順利完成了；然而，張宗昌的部隊已抵浦口，盧永祥的舊部已進入南京，齊燮元赴滬與孫傳芳聯合，通電反對奉軍南下，戰機四伏，一觸即發。先生等看到時機已迫，江蘇省實力培養勢不可緩，養實力需財政，於是先生在這楚歌四面客軍逼境的氛圍中，毅然出任江蘇財政廳長。先生出任財廳，事實上祇有二目的，第一是控制財政，減少軍閥困鬥的力量，第二是擴大省防軍，培植本省自衛的力量。這時候齊燮元駐守甯茹，張宗昌準備率兵向上海東進。上海總商會等各團體，推先生為代表，向齊燮元請願息兵。先生漏夜渡吳淞江，坐小車，由鄉間小道趕

到真茹，竭力向齊燮元盡忠告，齊氏不聽，戰端遂啓。直至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八日齊氏不支潰退上海，逃往日本，二十九日，張宗昌率軍抵上海，齊盧戰爭，遂告結束。江蘇省去了一個齊燮元，却來了一個張宗昌，雖明知張氏沒有盤據江蘇的實力，可是眼前的糜爛，若沒有人與之死力爭持，也就不堪設想了。先生那時一方面對付張氏，一方面培植省軍，困苦艱難，實難罄述。及張宗昌退駐徐州，盧永祥督蘇正式發表，奉軍在蘇勢力漸固，先生財廳的地位當然也跟着韓國鈞省長於一九二三年四月同時去職。先生在財政廳長任內先後雖祇四個月，雖朝夕在各方軍隊催迫餉糧中過生活，可是仍能達到擴大省防軍的目的，并指定屠宰稅等的收入，爲教育經費專款，特設教育經費管理處，任何軍政長官不得動用。私德方面，絕不引用私人，嚴厲斥責納賄請託等弊病。最後臨卸任時，有請批准鹽斤加價案，願以十萬元爲壽者，先生厲色呵之曰：「曾孟樸寤祇借十萬元耶？」

一九二四——一九二六 先生卸任財廳後，卽回常熟故里略事休養，可是這時候，浙江的孫傳芳跟南京的楊宇霆已漸入短兵相接的階段了，在一九二三年的雙十節孫傳芳調集大軍，分五路向江蘇進發，奉軍見勢不佳，紛紛撤兵北退，十月十六日孫傳芳不戰而佔領了上海，十一月七日驅逐奉軍直隸徐州，二十日返寧。孫傳芳不發一砲，不喪一卒，垂手得到了江蘇，倒很想修明政治，賣服一些人心，聞先生與陳陶遺名，特派專使，分頭迎請二公到寧，請教治蘇的方策。時先生與孫氏初無一面之緣，啓行前召集諸同志商出處，大家商議結果，以爲蘇省自衛的防線，經奉軍南下的蹂躪已毀

滅無餘；武器解除後對付軍閥的手腕，祇能利用他好名的心理，跟他在遂行賢明政治的條件下，作復興江蘇的合作。於是先生與陳陶遺同赴南京，跟孫傳芳作開誠佈公的談判。孫氏坦白表示，願以全力維護省政的獨立，不論用行政他願督同所部絕對遵守不加以干涉的誓言。於是陳陶遺為江蘇省長，先生為江蘇政務廳長的命令先後發表。先生任政務廳長職先後不到一年，可是在軍閥控制下努力作復興江蘇的事業却也不在少數了，直到最後，國民革命軍北伐，孫傳芳入贛督師，因軍費的浩繁，要求省署加徵款捐二角以應急，陳陶遺與先生，力持不可，要求孫氏遵守他以前不干涉的諾言；孫氏勢促力窮，不顧利害，強迫實行，於是陳陶遺掛冠而去，先生也稱病請辭了。

一九二六——一九三一 自從一九二六年之後，先生就放棄了他政治生涯，重又回復到他文藝的生活上來了。在一九二六年中，他就跟他的長子虛白計劃著設立一家私人資本小規模的書店。開書店的目的，一方面想借此發表一些自己的作品，一方面也可借此拉攏一些文藝界的同志，朝夕盤桓，造成一種法國風沙龍的空氣。因於一九二七年開設真美善書店，並發行真美善雜誌。先生於著述之餘總喜歡邀集一班愛好文藝的同志，作一種不拘形跡的談話會。那時候他的寓所中，常常是高朋滿座，一大半都是比他小上二十歲三十歲的青年，可是先生樂此不疲，自覺祇對着青年人談話反可以精神百倍，所以一般友好，都取笑他是一個老少年。不幸，上海居大不易，先生雖作官十多年，却是毫無積儲，再加以連年荒歉，老家中接濟告竭，而真美善書店，根本就不希望它是一個生財之玩

意，於是先生竟沒法子再在上海住下去了，遂於一九三一年的秋季遷回常熟過着他晚年的種花生日子。

一九三一——一九三四 在這三年裏，先生雖住在風景佳麗的園庭裏——他自己的花園虛靜邨居——

可是他外受經濟的壓迫，內心裏又抱養老年人枯寂的苦悶，精神上實受着不可言說的苦痛，同時他的體質也日就衰頹了，想提筆屬稿，心臟就會發生怔忡的現象，到後來，就是想拿本書用心讀一下，這種病象也會來了。做文章不能，看書又不能，簡直奪去了他半條性命，他的苦況可知。可是他的心却還是熱烘烘的，他的熱情還是奔放地要找一件東西去寄託的，於是在無可奈何的環境中，他注全力在種花上。在園中闢出四五畝地的一角，他計劃着布置花壇，建造花棚，這裏掘個池，那邊開條徑；同時又買了許多園藝的書籍研究土肥，擇選品種，然後遍徵中外各國的名花種子，親自督同花匠，灌溉培植，這樣一來，他一天的時間，大半天消磨在園地裏了。然而，到最後兩年，他的體質更不行了，偶感風寒一病就是幾個月；直到一九三二年的冬季，他的母親患病疾作故，那時候他也臥病在牀，受了這樣重大的刺激，當然病益加重。後來，幸虧調養得宜漸就康復，不料到了一九三四年六月二十三日，小小的感冒，竟結束了這一位文學家又兼政治家的生命。

...

讀「曾孟樸先生年譜」

徐士

云：

大哉其基。百有五十。...

...

...

...

...

...

...

...

...

...

...

...

...

欠明晰。「篇篇都是滿卷」，亦有語病。五策共爲一卷，非一篇一卷也。「一八九一——一八九二」一節有云：

這次開試汪柳門（鳴鑾）侍郎本有大總裁之希望，因爲他跟孟樸先生有岳壻的關係，特意請假讓避。結果大總裁放的是翁叔平（同龢）尙書，在場中暗中摸索，致誤認黃謙齋先生二藝，用了大朝文體，當做先生。在拆彌封的時候，翁尙書還自詡眼力，高喊：「這定是曾樸卷，這定是曾樸卷！」那裏料到，先生早因試卷墨污被剔，登了藍榜了。

此紀光緒十八年壬辰會試事。是科翁同龢爲正考官，（祁世長、霍慶、李鴻藻三人副之。）劉可毅卷被誤認爲張謇卷，中會元，其事知者較多，讀此乃知同時更有認黃爲曾之事也。所異者，張爲同考官所抑，曾則以污卷被貼耳。文中叙汪鳴鑾請假及翁同龢爲總裁，二事若爲因果關係，其實總裁四人，翁氏居首，固無待汪氏請假乃得爲總裁。若云「大總裁」係專指正總裁一席而言，則汪官侍郎，縱不請假，祇能派充副總裁也。（會試典試者正式之名稱爲正考官副考官，通稱正總裁副總裁；尊稱則一律謂之大總裁是。有稱正考官爲大總裁以別於副總裁者，蓋爲不詞。）「一八九二——一八九五」一節有云：

馬關條約的訂立，遼東割讓的爭奪，英法條約的援例，一樁樁痛心的消息，究竟不能盡作癡聾不聞不問，先生受不住刺激，到底又偕同香生夫人，買掉返常，跟君表公籌商北上的計劃。：一八

九四年冬，先生就懷抱著一腔奮鬥的熱誠，乘輪北上。這時候清庭受着戰敗的刺激，也知道注意到辦「洋務」了，因此特設同文館，選聘會赴外國的官員教授外國語言。並設總理衙門，專辦對外交涉。先生到京的時候，同文館剛開始創辦，因由俞又萊先生的介紹，報名入學。該館即設在總理衙門內，……可是同文館數月停辦之後，同學諸公，都一無所得，而先生獨能打定他法文的底根，也是這一番苦功換來的。

按咸豐十年庚申九月與英法和議成立後，卽於是年十二月設立總理各國通商事務衙門，（沿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簡稱總理衙門，更簡則曰總署，又曰譯署。）命恭親王奕訢，暨文華殿大學士桂良，戶部左侍郎文祥領之，爲辦理對外交涉之機關。迨同治二年癸亥二月，更設立同文館，隸於總理衙門，以培養「洋務」人才。一八九四年爲光緒二十年甲午，去總理衙門之創設，已三十四年，去同文館之創設，亦已三十二年，不當云「這時候特設同文館並設總理衙門」也。所謂「清廷受着戰敗的刺激」云云，指咸豐庚申之役則可，指光緒甲午之役則不可。蓋誤以譜主入學同文館之時爲「剛開始創辦」之時耳。所述同文館停辦期，亦非是，其時實仍續辦。（光緒二十五年己亥八月進呈之續修大清會典，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內猶列有同文館。）蓋又誤以譜主出同文館之時爲「停辦」之時也。馬關訂約云云，是一八九五年（光緒二十一年乙未）事，本宜敘在一八九四年冬之前。（上節稱翁同龢爲「翁尙書」，本節敘譜主勸說翁氏主戰，又稱「翁相」在此兩時期中，不宜有異，翁至光緒二十三年丁酉始拜協

辦大學士之命也。特此類猶無大關係者耳。）同節又云：

一八九五年……：……可是要應考總理衙門的必未死，在家坐候了四五個月，直到夏末秋初的時候，考試有了定期，又復束裝入都。主考的是莊幼樵（佩綸），本來是注意想羅致先生的人，可是先生平日出入於翁同龢之門，而這次應考也由翁同龢爲之各處打招呼，翁本不治，因此莊也移恨到先生身上而先生竟落了第。落第之後莊佩綸却招先生而告之曰：「你要進總理衙門，何必罷試，我可以保舉你的」。這明明是牢籠的手腕，先生鄙之，憤然拂袖而去。連夜套車襪發出都，悻悻之情，不能自己也。

莊幼樵（佩綸）何人？其張幼樵（佩綸）耶？然張佩綸雖曾爲總理衙門大臣，而光緒十年甲申以會辦福建海疆事務赴閩，旋即以債事獲重咎，久廢不用，至光緒二十六年庚子之役，李鴻章以全權大臣議和，始得賞編修，交李差遣，何能於光緒二十一年主總理衙門考試章京之事？意者或是張樵野（樵）耳。張蔭桓久直總署，爲用事之大臣，翁同龢頗與結納，而亦時有芥蒂也。其誤張爲莊，或緣雙海花。（張之洞張佩綸張蔭桓在雙海花中均姓莊）。一八九五——一八九七——一節有云：

這時候，康梁入都，力倡新政，譚復生，林登闈，唐才常，楊深秀等一班力主改政的青年也都聚集在滬上：

林登闈當卽林瞰谷（旭），吳譚復生（嗣同）唐佛塵（才常），爲二三十歲人，稱以青年，可也；若

楊瀚部（深秀），光緒二十四年戊戌被殺時年五十，此處所紀爲稍前之事，已非青年矣。惟慷慨捐生，謂爲有青年英銳之氣則可耳。

讀曾孟樸先生年譜前期一部分一過，略舉所見如右。虛白君於此譜稱「未定稿」，其引言有云：

我決心要繼續他的遺志，替他做一篇傳。可是說也慚愧，他的一生我實在有許多地方是隔膜的。小時候，雖在他膝下盤桓，可是現在這形象也模糊了，我進了學校，我就很少跟他有見面的機會；出了學校，我又是湖南平津漢口各處瞎跑，更是幾年才得見他一面；最近的八九年中，總算在一塊的機會多些，可是祇能在他自己的口述中，拾到一些他生活的片斷。現在我努力從自己的記憶，從遺著中，從親友的告訴中，編成了這篇年譜。……我希望跟先父共過生活和確切聞見過的生活史中的逸事的諸位前輩，把這東西仔細檢討一下，把這裏面應該修改的應該補充的，應該刪除的各部份，逐條指點出來，告訴我，讓我得到給先父做傳的準確張本，那我真要感激不盡了。其欣然之意可觀也。不佞與孟樸先生非雅故，茲以請者資格書此，或亦足爲壤流之助歟。

(一)

前稿於宇宙風第二期所載曾孟樸先生年譜前部，略書所見，供撰者曾虛白君之參攷。茲更考之，會君所敘總理衙門考試情事，不特誤張野樵（蔭桓）爲「莊幼樵（佩綸）」，而此次考試，爲「一八九

六年（光緒二十二年）事，亦非一八九五年，不應列於「一八九二——一八九五」一節之內，且譜主其時實未獲應經理衙門之考試也。翁同龢光緒二十二年丙申之日記，言及譜主暨總署考試者，如三月二十八日云：「曾孟樸以所著補漢書藝文志考十卷見贈。此子年才二十五，而著書博瞻，異才也。」七月二十六日云：「待樵野不來，令其擬策題，明日考譯署章京也。內閣滿漢各取三十名，曾孟樸未與，張映南取在後。」二十七日云：「作策題，訪樵野，與商定，在彼處寫之，即在彼飯。飯罷，偕至署，已正矣。麟公尙未來，敬溥兩君先集。待麟公來，點名，散卷，宣題，已午初二刻矣。直至未初三刻始畢。速者六刻，遲者十三刻。本限八刻。隨繳隨閱。余所取不過十本，同人意在多，遂定十六本。申初二刻歸，倦極。……」八月朔云：「曾孟樸來辭行，不得送總署章京，拂衣而歸矣。送食物。」丙申歲總署考章京及譜主失意而去，其情事蓋如是。翁氏對譜主甚賞識，試事由翁以總署大臣與同列蔭桓等主之，而翁張二人最負責任，譜主却以內閣未經保送，不獲與考，非考而「落第」也。如云「落第」祇可謂「落第」於內閣耳。按其時總署章京考用之制，係以內閣侍讀中書各部郎中員外郎主事，各由本衙門保送，再由總署堂官彙同考取，引見記名，以次傳補。（漢員限進士舉人出身及非捐班之拔貢出身者，滿員不限）。譜主（舉人內閣中書）未得內閣錄取保送，自難應總署之試。翁氏日記謂「內閣……曾孟樸未與」及「不得送總署章京」，文意甚明。

一八九六年總署考章京，譜中所叙，既誤提前，以後之事，遂亦有連帶而年分有誤者。出京途中

遇退隱之綠林豪客雷翁一段，自亦爲一八九六年事。又如「一八九五——一八九七」一節有云：

……不久康梁在京運動漸趨成熟，電約海上諸同志，入都共成大業。譚得電，立刻就要動身，並約先生即日同行；時先生以父親喪葬尙未料理，而滬上事業更難立時擺脫，因約數月後，北上參加。當晚在花廳寓處爲譚林餞行，那一晚慷慨激昂的緊張論調，先生日後道之，每津津若有餘味。不料譚林入都，事機不密，爲宵小所乘，政變未成，竟演成了身置異處的慘劇，可是先生的未罹此難，也是間不容髮的了。林登閣在滬給先生介紹了一位深通法國文學的朋友，名叫陳季同，他那時做着福建造船廠的廠長；在法僑居多年，與法國第一流的文學家如伏爾泰等，常相往還，故深得個中真諦，並且還用法文編過許多中國的戲曲，曾經哄動過巴黎。先生跟陳季同晤面時的一席談，真像發見了寶藏似的，窺見了真正的光輝，從此纔像着了迷似的研究法文了。

光緒二十四年戊戌（一八九八年）政變事，何以寫入「一八九五——一八九七」一節內，初謂或因順氣帶叙，未暇致詳，茲乃知承上節遞推而誤耳。（通常指慈禧囚帝臨朝推翻新政爲政變，此云「政變未成」，亦宜酌。）胡適文存三集中附錄之譚主民國十七年三月十六日答胡氏書有云：「直到戊戌變法的那年，我和江雲鵬先生在上海浪游。有一天，他替譚復生先生餞行北上，請我作陪，座客中有個陳季同將軍，是福建船廠學堂的老學生，精熟法國文學，他替我們介紹了。我們第一次的談話，彼此就

十分契合，從此便成了朋友，成了我法國文學的導師。陳季同將軍在法國最久，他的夫人便是法國人。他的中國舊文學也是很好，但尤其精通法國文學；他的法文著作如支那叢話（*Contes Chinois*）黃衫客悲劇（*L'homme de la Robe Jaune*）等，都很受巴黎人士的歡迎；他晚年的生活費，全靠他作品的版稅和劇場的酬金；他和佛朗士彷彿很有交誼的。我自從認識了他，天天不斷的去請教，他也娓娓不倦的指示我；……我文學狂的主因，固然是我的一種嗜好，大半還是被陳季同先生的幾句話挑激起來。』自叙與陳氏訂交及受其影響，其初詞實亦在戊戌（一八九八年），介紹則由江慎。

譜中叙同文館創辦暨停辦時期之誤，前稿已辨之。茲又按譜主答胡氏書，述及在同文館學法文事，云：『我的開始學法語，是在光緒乙未年——中日戰局剛了的時候——的秋天。那時張樵野在總理衙門，主張在同文館裏設一特班，專選各部院的員司，（按譜主時官內閣中書，非部非院，各部院云者，蓋泛指之詞耳。）有國學根柢的，學習外國語，分了英法德日四班，我恰分在法文班裏。這個辦法，原是很好的，雖然目的祇在養成幾個高等翻譯官。那裏曉得這些中選的特班生，不是紅司官，就是名下士，事情又忙，意氣又盛，那裏肯低頭伏案做小學生呢。每天到館，和士衙門一樣，來坐一會兒，喝一杯茶，談談閒天，就算敷衍了上官作育人才的盛意。弄得外國教授，沒有辦法，獨自個在講座七每天來演一折獨語劇，自管自走了，後來實在演得厭煩，索性不大來了，學生也來得參差錯落了。這個特班，也就無形的消滅，前後統共支撐了八個月。這八個月的光陰，在別人呢，我敢說一句話

，完全是虛擲的，却單做成了我一個人法文的基礎。我的資實是很儲的，不過自始至終，學一點是一點，沒有拋棄，拼音是熟了，文法是略懂些了。『與年譜一八九二——一八九五一節中所寫：

……先生到京的時候，同文館剛開始創辦，因由俞又萊先生的介紹報名入學。該館即設在總理衙門內，各國語言，分班教授。英文由總編譯官張在初（德彝）教授，法文則先由旗人世益三（增）教授，後世奉使出洋，改由德友軒教授。這時候學英文的有彭子嘉（毅孫），潘經士（盛年），翁又申（炯孫），三人，而學法文的就祇有先生和張隴南（鳴）二人。先生當時以為，英文祇足為通商貿易之用，而法文却是外交折衝必要的文字，故決意舍英取法。館課規定，每日讀三十三字，第二日背誦後再上新字。教授既無方法，學習倍覺困難；擔任教授的教官，大都官而不教，祇想弄一個差使，得一種資格；而一般就學的人，也祇以入同文館是進總理衙門的敲門磚，誰也沒有研究學問的誠意。所以不到幾個月，先生學生都弄得意興闌珊，大家敷衍塞責而已。惟先生，既具決心，安甘放棄，雖教授的講解不明，却仍是仔仔兀兀晝夜勤讀，正類盲人摸索，其苦難述，可是同文館數月後停辦之後，同學諸公，都一無所得，而先生獨能打定他法文的根底，也是這一番苦功換來的。

可對看。譜主在同文館，所入者為一種臨時設立之特班。未有此特班，早有同文館；此特班消滅，同文館尚存。譜主與此特班相終始，不與同文館相終始。年譜逕以此特班概同文館，於是具有數十年壽

病夫日記

會其樸

（十七年五月二十二日）今天，我開始想記日記了。從前我也曾經做過這種工作，但記的都是些瞎鬧，客來，訪友，以及日常不相干的表面事情，從沒有記內心的感想。這爲什麼呢？（一）是文字的關係，一下筆總要用文言，文言不是能遠感情的工具。（二）是習慣的關係，我們的社會是虛偽的，文字也一大半是虛偽，決不肯把感情上的印象忠實的寫在紙上。你看最出名的翁文灏日記和李純客日記，記下的也不過是些朝政和學問罷了，要在那裏去找熾熱的人生，簡直一片模稜。祇爲這些日記，都是名臣或士，搭足架子，預備天下後世人看的。我現在要寫的却不是這樣。全沒有秩序，不成文章，亂七八糟隨便寫的。但是，那是我個性的表現，不論思想或感觸，捉到即寫，也不按定每日，有便寫，沒有便不寫，在我最後的生活史上，留些子痕迹罷了。

真美善半年第一卷的彙編，訂好了，壽兒拿來給我，是布脊，金字，灰色紙面的裝訂，紅字的書頭，共一千多頁，居然成一巨冊，這是我們到上海來後一點小成績。一千多頁裏面，我們父子倆的作品，差不多要居十之六七，也算努力了。好不好另是個問題，然在半年間精神的迹像，無論如何不易消滅。世間那一件事，不是同泡幻一般。回想我近數年的經過，省議會的議長潮是一幕，賑濟擁

蘇人治蘇的夢是一幕、輔助陳陶遺想恢復蘇省財政的元氣，又是一幕，當時何嘗不焦心積慮，竭力奮鬥，如今在那裏呢？一古腦兒烟消雲滅，如幕影一般的散了。實在這兒一點兒可把玩的東西，還是歸滬後一些文藝的紙上空談。這麼說起來秀才人情紙半張，到底是我們的本等，祇好空談空談，倒可以自己留些生活的痕迹。

黃謙齋來帶了萃青送我許多糖食。萃青用三千塊錢盤了稻香村茶食店。這回謙齋來，是替陸夢餘的姨太太來尋夢餘的。據謙齋說：夢餘討了兩個小，因為太太利害，一個都不敢進房，天天伺候太太吃鴉片烟，太太倒變了左擁右抱。去年一個跟太太的兄弟跑了，現在只賸一個。夢餘和太太逃難搬往上海，叫沒跑的姨娘看家，好幾個月，不通信，也不寄一個錢，那姨太太發了極，託謙齋來尋夢餘說話。謙齋竟打抱不平，特地奔到上海來，問夢餘，竟尋了一天，謙齋真是孩子氣，也算得沒事忙了。

(五月二十三日)昨天把孽海花第三十一回的稿子，做到天亮，總算做完了。想同意珠出去看五點鐘卡爾登的影戲。因為牠的戲題：孽海花，其實名目雖同，另是一齣外國戲，不過被牠動了興致罷了。正要想走，傅彥長同了金屋店主人，邵洵美來了。

邵洵美現在也算一個詩家，是邵筱邨的孫，悅如的兒子，我却從沒有見過。他的面孔，清瘦而長，又帶些凹形，差不多是瓦片餅式，和他的父親很相像，若不是先曉得，我會叫出悅如來的。

開會講了些出版界的事情。後來講到文藝界太沒有聯合的組織，何不仿法國的客廳或咖啡館，大家設些與會起來。傅彥長道：——這事祇怕是法國的特長，他國模仿不來，尤其是我們的中國。客廳的主角，總要女性，而且要有魔力的女性；我們現在可以說一個也沒有；即使有，照目下我們的環境，習尚，也沒有人肯來。

洵美道：——從前本想把郁達夫的王女士，來做犧牲品，那裏曉得這位王女士，也祇歡喜和情人對面談心，覺很好，社交稍微廣大一點，也是不行。

我說：——那麼陸大曼何如？

彥長道：——叫她碰碰和，唱唱戲，是高興的；即使組織成了客廳，結果還是被蝴蝶派占優勝，我們意中的客廳，只怕不會實現。

後來，洵美又講起法國有個露俄學會，裏面有關露俄信仰者格來氏，曾做了一部露俄文學研究，極有價值。

(五月二十四日)陳季同是我法文的導師，我在真美善雜誌上已經提過多次過。這回因張若谷來，又提起了他。若谷提議像這種世界文學的先驅者，我們是應替他做一篇文章，表揚一下。這日張若谷又介紹我到法國圖書館去(Alliance Francaise)，書兒播閱書目，恰發現了陳季同的作品四種。真是巧遇。今將他的書名，寫在下面：

一個支那人描繪的巴黎

Les Parisiens Peinte Par un Chinois Ivrol.

黃衫客傳奇

Le Roman de l'homme Jauna Ivrol.

祖國 Mon Pays Ivrol.

支那人的劇壇

Le Theatre des Chinois Ivrol.

尙有一種名：Les Plaisires en Chinois (支那人的享樂)

沒有看見。Mon Pays 的內容，計文十篇，目錄如下：

1. 支那社會組織 L'organisation sociale de la chinois

2. 支那的一個貞德 Une Jeune d'Arc Chinois

3. 支那學生 L'ecolier Chinois

4. 嚴公夫人的歷史 L'Histoire de la Duchesse Nie

5. 支那游歷 Voyage en Chine

6. 支那益蟲 Les Insects Utiles de la Chine

7. 支那商的教育 L'Education Commerciale en Chine

8. 支那的猶太人 Les Juifs en Chine

9. 支那水利 De l'utilisation des Eaux en Chine

10. 世界的議會 Les Parlements du Monde

11. 支那亭子 Les pavillon Chinois

支那戲劇，計六卷，卷頭獻給 Mme Marie Talabot 自叙，一卷，戲劇，二卷，著作人，三卷，

曲，四卷，類，五卷，脚色與風俗，六卷，幕附。

(五月二十五日)我又全夜沒有睡，譯了一段莫利愛的青年事蹟，又看了 Pierre Louys 一節論文

，題目是：莫利愛傑作的著作人，是不是高耐？這個奇僻的問題，他的意思，是不信是莫利愛自己

做的，是高耐一代作的；他的證據，就是兩點，一莫利愛沒受過高深教育，二莫利愛沒一些遺留的事

稿，有的，祇有兩張收據，綴字多錯誤，便斷定做不出假面人，異世人等諸作品，真算得奇論了。

有人問我道：——魯男子的戀，是不是事實？

——當然是事實。但情節有變換或顛倒，時間不盡同真事吻合，這是各小說家自序體的小說的常

例，祇好所重的在情感，所以寫情感處全是真的，幾乎沒些子虛偽。——齊宛中不用說是實有其人，難道附屬人物如羊鬢阿林，也是真人，事情也是真的嗎！

——是，但不是本鄉人，也不是本鄉的事，是我浪漫史中一段最疚心的事。唉！這件事，一提到，我心裏總覺得惴惴不安。我良心上過不去的事，當然不願面告別人，記在內裏，當我的懺悔吧！

乳幼年時，感情極豐富，性欲也極強烈。我和T的戀愛，祇好尊重她，始終保守着醇潔，沒有犯她的童貞，這是真的，但我的受苦是大了。記得每早晚相會後，經過一番偎倚纏綿的親暱，沒有不弄到神智迷離的程度。你想，像我那時情慾正盛的時候，受了這種刺激，全身如火一般燃燒，如何過得去呢？在先，祇好學着西廂記上指頭兒告了消乏的法子，發洩一下。心裏終究不滿足。慢慢兒，就想真的試驗了。第一個，是年輕的僕婦，相貌並不好，是胖胖的圓臉，兩頰常是緋紅，像兩顆桃子一般。年紀約十九歲。——我那時祇有十六歲，我略略的引誘一二次，盡把她弄得狂了，竟色胆如天的早上到我的床上，這是我第一次性試驗。不多幾日，被母親覺察，把她轟走了。第二次是個鄰女，姿色比較的好，却是她來誘惑我的，我也就來者不拒了。這種行爲，當時很自知不對，一做後無不悔恨，不過一到不可遏抑的時候，不知不覺的又犯了。爲了這種事，被T知道，不曉得暗暗吵鬧多少次，常常弄得我遍體鱗傷，然她却能了解我，體諒我，知道是胡鬧，並不動真情。然習慣却養成了，我一生的浪漫行爲，永始不伏輟於此。

後來我和T婚姻問題，已絕了望，我病了一場，精神頹唐到萬分。這種舉動，也不發生了。不過

終日唉聲嘆氣，過着愁夢光陰。父親那時在京，怕我弄出真禍來，叫我到北京去，應順天鄉試。我一進京，住在常昭館裏。有一天，臨晚出門閒步，忽見斜對門一個大宅子裏，門上貼着那家完徐的門條。走出一個十五六歲垂髻的女子，手裏拿了一個信封似的交給門公，並站在門階上閒着。

我看她長得眉目如畫，膚色雪白，尤其一雙水汪汪的眼睛，竟有幾分像T，不覺呆看住了。我那時T的形象，還印刻在腦裏，一見相貌好些的女子。總覺得像T。

她被我看得長久也覺得了，頓時把眼光瞞過來，正碰上了，一點不避我，彼此對看了好久，大家笑了一笑。

從此，每天臨晚，我總到門口，她常常出來。記得到第三天晚上，我和她說了話了。

等到第二次進京，我還去訪問，長班告訴我：她在去年上害癆病死了。我聽見這消息，哭了她幾天。我疑心她的病，是不是因憂鬱而起，也沒處去問，直到如今，還是我良心上一件最難過的事呀。她姓林，小名叫杏春，戀裏面的阿林，實在是影射着她。

修改後要說的幾句話

曾 樸

我把擊海花的初二兩編修改完了，付印時候，我心裏有幾句要說的話，把他寫在這裏：

我要說的話，是些什麼呢？（一）這書發起的經過；（二）這書內容的組織和他的意義；（三）此次修改的理由。

這書發起的經過怎樣的呢？這書隨意的動機，並不是我，是愛自由者。愛自由者，在本書的稿子裏就出現，但一般讀者，往往認為虛構的，其實不是虛構，是實事。現在東亞病夫已宣布了他的真姓名，愛自由者，何妨在讀者前，顯他的真相呢？他非別人，就是吾友金君松岑，名天翻。他發起這書，曾做過四五回。我那時正創辦小說林書社，提倡譯著小說，他把稿子寄給我。我看了，認是一個好題材。但是金君的原稿，過於注意主人，不過描寫一個奇突的妓女，略映帶些相關的時事，充其量，能做成了李香君的桃花扇，陳圓圓的滄桑豔，才算頂好的成績了，而且照此寫來，祇怕筆法上仍跳海上花列傳的蹊徑。在我的意思却不然，想借用主人公做全書的線索，盡量容納近三十年來的歷史，避去正面，專把些有趣的瑣聞逸事，來烘托出大事的背景，格局比較的廓大。當時把我的意見，告訴了金君。誰知金君竟順水推舟，把繼續這書的責任，全卸到我身上來。我也就老實不客氣的把金君四五回的原稿，一面點竄塗改，一面進行不息。三個月工夫一氣呵成了二十回。這二十回裏的前四

回，雖經費金君的原稿不少，卽如第一回的引首詞和一篇駢文，都是照着原稿，一字未改，其餘部分，也是編處都有，連我自己也弄不清楚誰是誰的。就是現在已修改本裏，也還存着一半金君原稿的成分。從第六回起，纔完全是我的作品哩！這是我要說的第一件。

這書內容的組織和他的意義是怎樣的呢？我說這書實在是個倖運兒，一出版後，意外的得了社會上大多數的歡迎，再版至十五次，行銷不下五萬部，讚揚的讚揚，攻訐的攻訐，模仿的，繼續的，不知糟了多少筆墨，禍了多少棗梨。而尤以老友長廬先生，最先爲逾量的推許。——他先並不知道是我做的——我真是慚愧得很；但因現在我先要說明組織，我却記到了新青年雜誌裏錢玄同和胡適之兩先生對於擊海花辯論的兩封信來，記得錢先生曾認以第一流小說見許，而胡先生反對，以爲祇好算第二流。——原文不記得，這是概括的大意——他反對的理由有二：（一）因爲這書是集合了許多短篇故事，聯綴而成的長篇小說，和儒林外史官場現形記是一樣的格局，並無預定的結構。（二）又爲了書中叙及煙台警報一段，含有迷信意味，仍是老新黨口吻。這兩點，胡先生批評得很合理，也很忠實。對於第一點，恰正搔着我癢處，我的稿把數十年來所見所聞的零星掌故，集中了拉扯着穿在女主人公的一條線上，表現我們的想像，被胡先生警眼捉住，不容你躲閃，這足見他老人家讀書和別人不同，焉得不佩服！但他說我的結構和儒林外史一樣，這句話，我却不敢承認，祇爲雖然同是聯綴多數短篇成長篇的方式，然組織法彼此截然不同。譬如穿珠，儒林外史等是直穿的，拿着一根線，穿一顆算一顆，

一直穿到底，是一根珠鍊；我是蟠曲回旋着穿的，時收時放，東交西錯，不離中心，是一朵珠花。譬如植物學裏說的花序，儒林外史等是上昇花序或下降花序，從頭開去，謝了一朵，再開一朵，開到末一朵爲止。我是繖形花序，從中心幹部一層一層的推展出各種形色來，互相連結，開成一朵球一般的大花。儒林外史等是談話式，談乙事不管甲事，就渡到丙事，又把乙事丟了，可以隨便造止；我是波瀾有起伏，前後有照應，有擒縱，有順逆，不過不是整個不可分的組織，却不能說他沒有複雜的結構。第二點，是對於金瓶原稿一篇駢文而發的，我以爲小說中對於這種含有神祕的事是常有的。希臘的三部曲，末一部完全講的是報應固不必說，浪漫派中，如梅黎曼的短篇，尤多不可思議的想像。如嬉斯銅像一篇，因誤放指環於銅像指端，至惹起銅像的戀妬，辯死新郎於結婚床上。近代象徵主義的作品，迷離神怪的描寫，更數見不鮮，似不能概斥他做迷信。祇要作品的精神上，並非真有引起此種觀念的印感就是了。所以當時也沒有改去，不想因此倒賺得了胡先生坐一個老新黨的封號。大概那時胡先生正在高唱新文化的當兒，很興奮地自命爲新黨，還沒有想到後來有新新黨出來，自己也做了老新黨，受國故派的歡迎他回去呢！若說我這書的意義，畏廬先生說：「黔海花非小說也」，又道：「彩雲是此書主中之寶，但就彩雲定爲書中主人翁，誤矣」。這幾句話，開門見山，不能不說他不是我書的知言者！但是「非小說也」一語，意在極力推許，可惜倒暴露了林先生祇因在中國古文家的腦殼裏，不曾曉得小說在世界文學裏的價值和地位。他一生非常的努力，卓絕的天才，是我一向傾服的，結果

備成了個古文式的大編譯家，吃虧也就在此。其實我這書的成功，稱他做小說，還有些自漸形穢呢！他說到這書的內容，也祇提出了鼓盪民氣和描寫名士狂態兩點。這兩點，在這書裏，固然會注意到，然不過附帶的意義，並不是他的主幹。這書主幹的意義，祇爲我看着這三十年，是我中國由舊到新的一个大轉關，一方面文化的推移，一方面政治的變動，可驚可喜的現象，都在這一時期內乘也似的進行。我就想把這些現象，合攏了他的側影或遠景和相連繫的一些細事，收攝在我筆頭的攝影機上，叫他自然地一幕一幕的展現，印象上不啻目擊了大事的全景一般。例如：這書寫政治，寫到清室的亡；全注重在德宗和太后的失和，所以寫皇家的婚姻史，寫魚陽伯余敏的買官，東西兩宮爭權的事，都是後來戊戌政變庚子拳亂的根原。寫雅聚團含英社談瀛會臥雲團強學會蘇報社，都是一時文化過程中的足印。全書叙寫的精神裏，都自勉的含蓄着這兩種意義，我的才力太不彀，能否達到這個目的，我也不敢自詡，祇好待讀者的評判了。這是我要說的第二件。

此次修改的理由怎麼的呢？第一，是爲了把孫中山先生革命的事業，時期提得太早了。與中會的組織，大約在光緒庚寅辛卯間，而廣州第一次的舉事，事實却在乙未年十月，這書叙金雲青中了牀元請假回南，過滬時就遇見陳千秋，以後便接叙青年黨與中會的事。要青中狀元，書中說明是同治戊辰年，與乙未相差幾至三十年，雖說小說非歷史，時期可以作者隨意伸縮，然亦不宜違背過甚，所以不得不把他按照事實移到中日戰爭以後。既抽去了這麼一件大事，篇幅上要缺少兩回的地位，好在這裏

裏對於法越戰爭，敘得本來太略，補敘進去，並非蛇足。第二，原書第一回是楔子，完全是憑空結撰；第二回發端還是一篇議論，又接敘了一段美人誤嫁醜狀元的故事，仍是楔子的意味，不免有疊床架屋之嫌，所以把他全刪了。其餘自覺不需要的地方，趁這再版的機會，也刪改了不少。看起來，第一編幾乎大部是新產品了。這是我要說的第三件。

這書還是我二十二年前——時在光緒三十二年——一時興到之作，那時社會的思潮，個人的觀念，完全和現時不同，我不自量的奮勇繼續，想完成自己未了的工作。停隔已久，不要說已搜集的材料，差不多十忘八九，便是要勉力保存時代的色彩，筆墨的格調，也覺得異常困難。矛盾拙劣，恐在所不免，讀者如能忠實的加以糾正，便是我的非常寵幸了。

修改本孽海花序。

（此處為模糊不清的垂直文字，內容難以辨認，疑似原稿的側邊批註或另一段文字。）

文學革命「時代錢玄同胡適對羣海花之批評

新青年

前此之小說與戲劇在文學上之價值，竊謂當以胡先生所舉「情感」與「思想」兩事來斷。其無「高尚思想」與「真摯情感」者，便無價值之可言。舊小說中十分之九，非誨淫誨盜之作，（誨淫之作，從略不舉。誨盜之作，如七俠五義之類是。紅樓夢斷非誨淫，實是寫驕侈家庭，澆漓薄俗，腐敗官僚，執袴公子耳。水滸尤非誨盜之作，其全書主腦所在，不外「官逼民反」一義，施耐庵實有社會黨人之思想也）。即神怪不經之談；（如西遊記封神傳之類）。否則以迂謬之見解，造前代之野史；（如三國演義說岳之類）。最下者，所謂「小姐後花園贈衣物」，「落難公子中狀元」之類，千篇一律，不勝縷指。故小說誠為文學正宗，而前此小說之作品，其有價值者乃極少。（前此文人，最喜描寫男女情愛。然彼等非有寫實派文學之眼光，不過以穢褻之文筆，表示其肉麻之風流而已，故並無絲毫價值之可言）。第以為舊小說之有價者不過施耐庵之水滸，曹雪芹之紅樓夢，吳敬梓之儒林外史，伯元之官場現形記，吳研人之二十年目睹怪現狀，曾孟樸之孽海花六齣耳。曼殊上人思想高潔，所為小說，足為新文學之始基乎。此外作者，皆所謂公等碌碌，無足置齒者矣。劍俠雲之老殘遊記，胡兔

生亦頗推許；否則以其書中惟寫毓賢殘民以逞一段爲佳，其他所論，大抵皆老新黨頭腦不甚清晰之見解，黃龍子論「北拳南革」一段信口胡柴，尤足令人忍俊不禁。……

錢玄同寄陳獨秀。

錢先生謂水滸紅樓夢儒林外史官場現形記孽海花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六書爲小說之有價值者，此蓋就內容立論耳。適以爲論文學者固當注重內容，然亦不當忽略其文學的結構。結構不能離內容而存在。然內容得美好的結構乃益可貴。今即以吳研人諸小說論之，其恨海九命奇冤皆爲全德的小說。以小說論，似不在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之下也。適以爲官場現形記文明小史老殘遊記孽海花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諸書，皆爲儒林外史之產兒。其體裁皆爲不連屬種種實事勉強牽合而成。合之可至無窮之長，分之可成無數短篇寫生小說。此類之書，以體裁論之，實不爲全德。若我佛山人經意結構之作如恨海九命奇冤，則與此類大不相同矣。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在上所舉同類之書中，獨爲最上品。所以者何？此書以「我」爲主人。全書中種種不相關屬之材料，得此一個「我」，乃有所附着，有所統系。此其特長之處，非李伯元所及。孽海花一書，適以爲但可居第二流，不當與錢先生所舉其他書同列。此書寫近年史事，何嘗不佳？然布局太牽強，材料太多，但適於割記之體，一如近人春冰室野乘之類，而不得爲佳小說也。其中記彩雲爲某妓後身，生年恰當某妓死時，又顯有紅線爲前生結死之語云云，皆屬迷信無稽之談。錢先生所謂「老新黨頭腦不甚清晰之見解」者也。適以爲以小說論，孽海花遠不

如品花寶鑑。品花寶鑑爲乾嘉時京師之「儒林外史」。其歷史的價值，甚可寶貴。淺人以其記男色之風，遂指爲淫書；不知此書之歷史的價值正在其不知男色爲可鄙薄之事，正如孽海花官場現形記諸書不知嫖妓納妾爲可鄙薄之事耳。百年後吾國道德進化時，新青年第二百卷第一號中將有人痛罵今日各社會寫實小說爲無恥誨淫之書者矣。（美國人驟讀此種小說，定必駭怪，同此理也）。故鄙意以爲吾國第一流小說，古惟水滸西遊記儒林外史紅樓夢四部，今人惟李伯元吳研人兩家，其他皆第二流以下耳。質之足下及錢先生以爲何如？

——胡適再寄陳獨秀答錢玄同。

先生謂「官場現形記二十年目觀之怪現狀……諸書，其體裁皆爲不連屬的種種實事勉強牽合而成。……此種之書，以體裁論之，實不爲全德」。此說極精。又謂「吾國第一流小說，古人惟水滸西遊儒林外史紅樓夢四部，今人惟李伯元吳研人兩家」。斯論尤確不可易。玄同前以水滸紅樓夢儒林外史官場現形記孽海花二十年目觀之怪現狀六書爲有價值之小說，此是偶然想到，不曾細細思量；得先生糾正，甚感……

又先生謂「以小說論，孽海花尚不如品花寶鑑」，此說玄同亦以爲然。先生又謂「品花寶鑑之歷史的價值，正在其不知男色爲可鄙薄之事，正如孽海花官場現形記諸書之不知嫖妓納妾爲可鄙薄之事」。此說尤有特見。推此論而言之，則知金瓶梅一書斷不可與一切專談淫猥之書同日而語。此書爲

一種腐奢淫佚不知禮義廉恥之腐敗社會寫照。……

錢玄同寄胡適之。

「以水滸水，滸水滸水，不似品其滸水」。

「滸水滸水，滸水滸水，不似品其滸水」。

「滸水滸水，滸水滸水，不似品其滸水」。

「滸水滸水，滸水滸水，不似品其滸水」。

「滸水滸水，滸水滸水，不似品其滸水」。

「滸水滸水，滸水滸水，不似品其滸水」。

「滸水滸水，滸水滸水，不似品其滸水」。

「滸水滸水，滸水滸水，不似品其滸水」。

「滸水滸水，滸水滸水，不似品其滸水」。

「滸水滸水，滸水滸水，不似品其滸水」。

「滸水滸水，滸水滸水，不似品其滸水」。

「滸水滸水，滸水滸水，不似品其滸水」。

「滸水滸水，滸水滸水，不似品其滸水」。

追憶曾孟樸先生

胡適

我在上海做學生的時代，正是東亞病夫的孽海花在小說林上陸續刊登的時候，我的哥哥紹之曾對我說這位作者就是曾孟樸先生。

隔了近二十年，我才有認識曾先生的機會。我那時在上海住家，曾先生正在發願努力翻譯法國文學大家的戲劇全集。我們相見的次數很少，但他的誠懇虛心，他的獎掖後進的熱心，他的勤奮工作，都使我永不能忘記。

我在民國六年七年之間，曾在新青年上和錢玄同先生通信討論中國新舊的小說，在那些討論裏我們當然提到孽海花，但我曾很老實的批評孽海花的短處。十年後我見着曾孟樸先生，他絕不會向我辯護此書，也不會因此減少他待我的好意。

他對我的好意，和他對於我的「文學革命」主張的熱烈的同情，都會使我十分感動。他給予的偏見裏會有這樣的話：文學革命——國故圍園裏培養成熟的強苗，在根本上，環境上，看透了文學有改革的必要，獨能

不顧一切，在遺傳的重羅網裏殺出一條血路來，究竟得到了多數的同情，引起青年的狂熱。我不佩服你別的，我祇佩服你當初這種勇決的精神，比着托爾斯泰棄爵放農身殉主義的精神，有何

這樣熱烈的同情，從一位自稱「時代消磨了色彩的老文人」坦白的表述出來。如何能不使我又感動又感謝呢！

我們知道他這樣的熱情一部分是因為他要鼓勵一個年輕的後輩，大部分是因為他自己也曾發過「文學狂」，也曾發下宏願要把外國文學的重要作品翻譯成中國文，也曾有過「擴大我們文學的舊領域」的雄心。正因為他自己是一個夢想改中國文學的老文人，所以他對於我們一班少年人都抱着熱烈的同情，存着絕大的期望。

我最感謝的一件事是我們的短短交誼居然引起了他寫給我的那對六千字的自敘傳的長信（胡適文存三集，頁一一二五——一一三八）。在那信裏，他敘述他自己從光緒乙未（一八九五）開始學洋文，到戊戌（一八九八）認識了陳季同將軍，方才知道西洋文學的源流派別和重要作家的傑作。後來開辦了小說林和宏文館書店，——我那時候每次走過棋盤街，總感覺這個書店的雙名有點奇怪，——他告訴我們，他的原意是要「先就小說上做個有統系的譯述，逐漸推廣範圍，所以店名定了兩個」。他又告訴我們，他曾勸林琴南先生用白話翻譯外國的「重要名著」，但林先生聽不懂他的勸告。他說：

我在畏廬先生（林紓）身上不能滿足我的希望後，從此便不願和人再談文學了。

他對於我們的「文學革論」十分同情，正是因為我們的主張是比較能夠「滿足他的希望」的。

但是他的冷眼觀察使他對於那個開創時期的新文學「總覺得不十分滿足」。他說：「這真是他的老眼無花，一針見血！他指出中國新文藝所以缺乏偉大，不外兩個原因：一是懶惰，一是欲速。因為懶惰，所以多數少年作家只肯做那些「用力少而成功易」的小品文和短篇小說。因為欲速，所以他們「一開手便輕蔑了翻譯，全力提倡創作」。他很嚴厲的對我們說：

現在要完成新文學的事業，非力防這兩樣毛病不可；欲除這兩樣毛病，非注重翻譯不可。他自己創辦真美善書店，用意只是要替中國新文藝補偏救弊，要替它醫病，要我們少年人看看他老家的榜樣，不可輕蔑翻譯事業，應該努力「把世界已造成的作品，做培養我們創造的源泉」。

我們今日追悼這一位中國新文壇的老光覺，不要忘了他留給我們的遺訓！

一九三五，九，十一夜半，在上海新亞飯店。

追悼曾孟樸先生

蔡元培

我是四十多年前，就知道曾君表先生了，那時候我正在李尊客先生京寓中，課其子，而李先生於甲午年去世，他的幾位親友與商景搜集李先生遺著的事，曾說李先生駢文，曾君表君有輯錄本，所以我知道君表先生。最近兩年，我在集會裏常見到虛白先生。然而我始終未曾拜見孟樸先生。今所以參加追悼的緣故，完全爲先生所著的孽海花。

我是最喜歡索隱的人，曾發表過石頭記索隱一小冊，但我所用心的並不止石頭記，如舊小說兒女英雄傳，品花寶鑑以至於最近出版的轟天雷，海上花列傳，都是因爲有影事在後面，所以讀起來有趣一點。孽海花出版後，覺得最配我的胃口了，他不但影射的人物與軼事的多，爲從前小說所沒有。就是可疑的故事，可笑的迷信，也或根據當時一種傳說，並非作者捏造的。加以書中的人物，半是我親見過的，書中的事實，大半是我所習聞的，所以讀起來更有趣。

我對於此書，有不解的一點。就是這部書借傅彩雲作線索，而所描寫的傅彩雲，除了美貌與色情狂以外，一點沒有別的。在第二十一回跛彩雲對畫靑說：「你們看着姨娘，本來不過是個玩意兒，好

的時候抱在懷裏，放在膝上，寶呀貝呀的捧。一不好，趕出的，發配的，送人的，道兒多着呢。就講，算你待得好點兒，我的性情，你該知道了；我的出身，你該明白了；當初討我的時候，就沒有指望我什麼三從四德三貞九烈；這會兒做出點兒不如你意的事情，也沒什麼稀罕。似乎有點透澈的關，可以叫納妾的男子寒心；然而他前面說：「我是正妻，今天出了你的醜，壞了你的門風，叫你從此做不成人，說不響話，那沒有別的，就請你賜一把刀，賞一條繩，殺呀，勒呀，但憑老爺處置，我死不縮眉」。可見他的見地，還是在妻妾間的計較，並沒有從男女各自有人格的方面着想。所說「出醜」「壞門風」，「做不成人，說不響話」，完全以男子對於女子的所有權為標準，沒有什麼價值。彩雲的舉動，比較有一點關係的，還是拳匪之禍她在瓦蕙寫面前，勸不妄殺人，勸勿擾亂琉璃廠，寫是差強人意，後來劉半農譚詠生等要替她做年譜，謀生計還是這個緣故。觀孟樸先生「修改後要說的幾句話」稱：初稿是光緒三十二年一時興到之作，是草時已在拳匪事變後七年，為什麼不叙到庚子，而絕筆於「青陽港好鳥離籠」的一回？是否如西施沼吳以後（彩雲替梁新燕報仇）「一舸逐鴟夷」這一「神龍見首不見尾」的文法？但是第二十九回為什麼又把燕慶里掛牌子的曹夢蘭先洩露了？讀罷編台城路一閱，有「神虎營荒，鸞儀殿闕，輸爾外交纖腕」等語，似是指彩雲與瓦蕙西的關係，後來寫說：「天眼愁胡，人心思漢，自由花神，付東風拘管」。似指辛亥革命。是否先生初定的輪廓，預備寫到辛亥，或至少寫到辛丑，而後來有別種原因，寫到甲午，就戛然而止？可惜我平日太疏懶！竟不

會早謁先生，問個明白，今先生去世了，我的懷疑，恐永不能析了。這就是我追悼先生的緣故！

附 識

竹 虛 白

蔡先生的疑問，噯，可憐先父是沒有機會可以答復的了。那麼，讓我儘所知道的來答復一下吧。第一點，蔡先生舉出彩雲的兩段說話，懷疑孽海花作者表現彩雲的性格有不足當書主人之處。其實，這並不足疵。彩雲在孽海花的組織上是一個重要的人物，最少，像蔡先生所說的，是一個重要的線索，這是不錯的；可是，組織上重要的人物，不一定是一個必須有特點的人，即平凡得像阿Q之類的人也還足勝此任，何況彩雲還有她的「美貌」與「色情狂」，以「美貌」與「色情狂」的女人做小說中心人物者，歐美名家小說中固然是舉不勝舉，即中國的舊小說中，也自不乏例證，所以我想這倒不是值得懷疑之點。孽海花創作的動機是想表現清末數十年政治社會的動盪，所以作者在「修改後要說的幾句話」中說道：「這書主幹的意義，祇為我看看這三十年，是我中國由舊到新的一个大轉關，一方面文化的推移，一方面政治的變動，可驚可喜的現象，都在一時期內飛也似的進行，我就想把這些現象，合攏了他的側影或這景和相連繫的一些細事，收攝在我筆頭的攝影機上，叫他自然地一幕一幕的展現，印象上不留目擊了這大事的全景一般」。這是作者動筆的本意。所以彩雲這個人，在組織的技巧上，她是一個重要的工具——因為作者利用

她來聯絡許多絕不相干的事件而完成整個作品的統一性的——可是，在孽海花本身的中心意義上說，她是一個無關文化的推移，無關政治的變動的絕不相干的人物。至於蔡先生所引的那段對白，說她前半段話沒有價值，後半段話可以叫納妾的男子寒心，彷彿希望在彩雲的談吐中得到一種警世的教訓，這就失掉了作者當時寫這段對白的本意了。作者當時的本意是要表現彩雲的刁惡，和她挾制霽青的手段，純粹是設身處地客觀地描寫彩雲應付這樣難題的巧妙，並不是在表現彩雲處世的人生觀。這幾句話，也許都是彩雲的謊話，祇可見她的狡，不能信她的誠。

關於第二點，蔡先生以為孽海花做到「青陽港好鳥離籠」就戛然而止，懷疑作者別有原因。咳，提到這點，先父在天有靈，恐怕也將認作是身後不能補償的一大遺憾哩！孽海花最初的動機是想寫到辛丑年的，可是後來重出修改本的時候，覺得庚子之後，傅彩雲就失掉了她做綫索的作用，若把她跟瓦德西的一段浪漫史做全書的總結，倒是一個有力量的高潮結法，所以當時決心做到庚子就收束。咳，誰想到他日就衰頹的精力，不讓他完成這最後的努力；他常說：「從前看着江郎才盡的典故，總不認為有這回事，現在自己親身經驗到了，才知道這境界的痛苦」。所以孽海花是一部先父再度努力而仍未完成的稿子，是先父的遺憾，是文壇的一幕慘劇！

清末之譴責小說

孽海花

魯 迅

孽海花以光緒三十三年載于小說林，稱「歷史小說」，署「愛自由者發起，東亞病夫編述。」相傳實常熟舉人曾樸字孟璞者所爲。第一回猶楔子，有六十回全目，自金澗榆元起，即用爲線索，雜叙前季三十年間遺聞逸事；後似欲以豫想之革命收場，而忽中止，旋合輯爲書十卷，僅二十回。金澗謂吳縣洪鈞，嘗典試江西，丁憂歸，過上海，納名妓傅彩雲爲妾，後使英，攜以俱去，稱夫人，頗多話柄。比洪歿于北京，傅復赴上海爲妓，稱曹夢蘭，又至天津，稱賽金花，庚子之亂，爲聯軍統帥所贖，勢甚張。書於洪傳特多惡諺，并寫當時達官名士模樣，亦極淋漓，而時復張大其詞，如凡譴責小說通病；惟結構工巧，文采斐然，則其所長也。書中人物，幾無不有所影射；使撰人誠如所傳，則改稱李純客者實其師李慈銘菴客（見曾之撰越縵堂駢體文集序），親炙者久，描寫當能近實，而形容時極過度，亦失自然，畫尙增飾而賤白描，當日之作風固如此矣。卽引爲例：

……却說小燕便服輕車，叫車夫逕到城南保安寺街而來。那時秋高氣爽，塵軟蹄輕，下一會，已到了門口。把車停在門前兩棵大榆樹陰下。家人方要通報，小燕搖手說「不必」，自己輕跳下

車。正跨進門，瞥見門上新貼一副淡紅硃砂箋的門對，寫得英秀瘦削，歷落傾斜的兩行字，道：

保安寺街藏書十萬卷

戶部員外補闕一千年

小燕一笑。進門一個影壁；繞影壁而東，朝北三間倒廳；沿倒廳廊下一直進去，一個秋葉式的洞門；洞門裏面，方方一個小院落。庭前一架紫藤，綠葉森森，滿院種着木芙蓉，紅豔嬌酣，正是開花時候。三間靜室，垂着湘簾，悄無人聲。那當兒恰好一陣微風，小燕覺得在簾縫裏透出一股藥烟，清香沁鼻。掀簾進去，却見一個稚結小童，正拿着把破蒲扇，在中堂東壁邊煮藥哩。小燕進來，正要起立。只聽房裏高吟道：「淡墨羅巾燈畔字，小風鈴佩夢中人。」小燕一腳踏進去，笑道，「「夢中人」是誰呢？」一面說，一面看，只見純客穿着件半舊熟羅半襟衫，踏着草鞋，本來好好兒，一手搔着短鬚，坐在一張舊竹榻上看書。看見小燕進來，連忙和身倒下，伏在一部破書上發喘，頓聲道，「呀，怎麼小翁來，老夫病體竟不能起趄，怎好怎好？」小燕道，「純老清恙，幾時起的？怎麼兄弟連影兒也不知？」純客道，「就是諸公定議替老夫做壽那天起的。可見老夫福薄，不克當諸公盛意。雲臥園一集，只怕今天去不成了。」小燕道，「風寒小疾，服藥後當可小痊。還望先生速駕，以慰諸君渴望。」小燕說話時，却把眼偷瞧，只見榻上枕邊攤

出一幅長箋，滿紙都是些抬頭。那抬頭却奇怪，不是「閣下」「台端」，也非「長者」「左右」，一疊連三，全是「妄人」兩字。小燕覺得詫異，想要留心看他一兩行，忽聽秋葉門外有兩個人，一路談話，一路蹣手蹣腳的進來。那時純客正要開口，只聽竹籬子拍的一聲。正是：十丈紅塵埋俠骨，一簾秋色養詩魂。不知來若何人，且聽下回分解。（第十九回）

孽海花亦有他人續書（碧血幕，續孽海花），皆不稱。

——中國小說史略。

東亞病夫及其孽海花

阿英

孽海花二十四回，東亞病夫著，首五卷五十回，光緒乙巳（一九〇五），由小說林社出版。丙午年（一九〇六）續出次五卷十回。雜誌小說林創刊，又續作四回。丙辰（一九一六），強作解人以此四回，並所作孽海花人名索引表，孽海花人物故事攷證八則，及續證十一則，合刊孽海花第三冊（擁百書局版）。一九二七年，著者主編之真美善雜誌出版。再廣續十一回，又修改前書，成一九二八之修改本（真美善版），刊十五卷三十回，與原來計劃之六十回，仍相差約二之一。東亞病夫，本名曾樸，字孟樸，江蘇常熟人。在清末，創小說林社，編譯新學書籍甚多，以文學作品爲最，影響當時文壇者頗巨。一九二七後，又重理舊業，與其子虛白創真美善書店，編輯雜誌真美善，自著魯男子等，並編譯法國名著多種。生於一八七一年，一九三五年卒。

孽海花署愛自由者發起，東亞病夫編述，這愛自由者，頗有人以爲就是著者，實則是不然的。一九二七年改本孽海花序裏，說得很明白：「這書造意的動機，並不是我，是愛自由者。他非別人，就是吾友金君松岑，名天翻。他發起這書，曾做過四五回，我那時正創辦小說林書社，提倡譯著小說。他把稿子寄給我看，我看了，認是一個好題材。但是金君的原稿過於注重主人公，不過寫一個奇突

的妓女，略映帶些相關的時事，充其量能做成了李香君的桃花扇，陳圓圓的滄桑豔，已算頂好的成績了。而且照此寫來，祇怕筆法上仍跳不出海上花列傳的蹊徑。在我的意思却不然，想借用主人公金書的線索，盡量容納近三十年來的歷史，避去正面，專把些有趣的瑣聞逸事，來烘託出大事的背景，格局比較的廓大。當時就把我的意見告訴了金君。誰知金君竟順水推舟，把繼續這書的責任，全卸到我身上來。我也就老實不客氣的，把金君四五回的原稿，一面點竄塗改，一面進行不息，三個月工夫，一氣呵成了二十回。這二十回裏的前四回，雜糅金君的原稿不少。即如第一回的引首詞，和一篇駢文，都是照着原稿，一字未改。其餘部分，也是觸處都有，連我自己也弄不清楚誰是誰的。就是現在已修改本裏，也還存着一半金君原稿的成分。這裏可以看到孽海花寫作的經過。按金松岑即金一，在當時思想亦甚進步，曾見其文集二種，又編譯自由血一種，係俄國虛無黨史。三十三年之落花夢，亦係彼時在晚清所譯。可見其膽識與孽海花作書頗相似處。孽海花在當時影響極大，不到一二年，竟再版至十五次，銷行五萬部之多。

孽海花所以然能得到這樣熱烈的歡迎，原因當在思想方面，技術的成功，題材的現實，自然也是一因。此書所表現之思想，其進步與激急，是超越了當時一切被目為第一流的作品而上之，即李伯元卑鄙人亦不得不屈居其下。蓋李伯元與吳趸人之思想，雖代表了一種進步的傾向，但始終不能跳出一「老新黨」之外，擁護清庭，反對革命。而孽海花則表示一種很強的革命傾向。如修改本刪去的第二回

他暢說科名制度，洋洋千餘言，指出「這便是歷代專制君主束縛我同胞最毒的手段」。結果是弄得「一般國民，有腦無魂，有血無氣，看着茫茫禹甸，是君主的世產，赫赫軒孫，是君主的世侯」，盡入專制帝王的轂中，以「維持他們的專制政體」。這在當時，是多麼大膽，透闢，具有反專制政體的議論。

在書裏，他又充分的同情，寫了陳千秋，孫中山，史堅如一班革命黨人。在被刪去的第二回裏，更若明若晦的說道：「……只要看元世祖是個蒙古游牧的部落，曾長的國度，一朝締佔了中國，我們同胞也日帖耳搖尾的順服了九十餘年。你們想想如今五洲萬國，那裏有這種好說話的百姓，本國人不管，倒教外國人來耀武揚威！多數人退後，倒被少數人把持宰制」。這不僅表示了反滿，而且也暗示了他的種族革命的主張。

第四回（修改本第二十九回）寫當時的革命運動，他敘述了自明亡以後的中國秘密社會史，對於這些組織，除掉為清室服務的，他都採取一種同情的態度，且多暗示。如說：「……張拳努力，誓報國仇，就是過了幾百年，隔了十幾代，總有一般人牢牢記着，不能甘心的。我常常聽見故老傳聞，那日滿洲入關之始，亡國遺民，起兵抗拒。……」如說：「……肉眼看來，毫不覺得。他們甘心做叛徒逆黨，情願去破家毀產，名在那裏，利在那裏，奔波往來，爲着何事，不知老祖宗傳下這一顆民族主腦，各處運動，不肯叫他埋沒，永不發現罷了」。接着更寫下革命黨人要組織「我黃帝子孫民族共和

政府」的演辭。寫孫中山，史堅如，推崇備至。孽海花著者之傾向革命，傾向共和，在這些地方，是更易於看到。孽海花不比當時秘密發行的文學作品，是公開發賣的。在清室的淫威之下，作如此描寫，作者之思想膽識，也就可見了。在官場現形記，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裏，何常能夠得到？胡適因其間含有一二迷信要素，便以之論斷全書，說作者是「老新黨」，真是奇突之論！

據修改本自記，說孽流花寫作的計劃，是「借用主人公做全書的線索，盡量容納近三十年來之歷史」。在反映着一種進步的思想外，其價值是在這一方面，是描寫了晚清三十年的政治與社會的變革，可惜只寫到戊戌政變就中斷了。後來雖湊成三十五回之數究竟因時間隔離二十年之久，思想風格都有改變，與前書殊難統一。此書在描寫上的最大成功，是在描寫當時京城內外的一班智識份子，官僚與名士，他們的生活，思想，以至於一般的風氣轉移。吳趼人很擅長於寫「洋場才子」，曾孟樸則活生生的刻畫出許多「作態名士」。中國小說史略稱其描寫不免誇大，是很對的。不過較之李伯元（吳趼人）筆下的人物，也就實際多了。如第十九回的寫李蓀客，第二十四大規模的寫京城裏的風氣。寫洪雲卿的研究地理及其結果，也很不差。這裏只引出關於李蓀客的描寫：

却說小燕便服輕車，叫車夫逕到城南保安寺街而來。那時秋高氣爽，塵軟蹄輕，不一會，已到門口。把車停在門前兩棵大榆樹陰下。家人方要通報，小燕搖手說不必，自己輕跳下車。正跨過門，瞥見門上新貼一幅淡紅硃砂箋的門對，寫得英秀瘦削，歷歷傾斜的兩行字道：

保安寺街藏書十萬卷。

戶部員外補闕一千年。

小燕一笑。進門一個影壁，繞影壁而東，朝北三間側廳，沿側廳廊下一直進去，一個秋葉式的洞門。洞門裏面，方方一個小院落。庭前一架紫藤，綠葉森森，滿院種着木芙蓉，紅艷嬌酣，正是開花時候。三間靜室，垂着湘簾，悄無人聲。那當兒恰好一陣微風，小燕覺得在簾縫裏透出一股藥烟，清香沁鼻。掀簾進去，却見一個稚結小童，正拿着把破蒲扇，在中堂東壁邊煮藥哩。見小燕進來，正要立起，只聽房裏高吟道：「淡墨羅巾燈畔字，小風鈴佩夢中人」。小燕一腳踏進去笑道：「夢中人是誰呢？」一面說，一面看，只見純客穿着件半舊熟羅半截衫，踏着草鞋，本來好好兒一手搖着短鬚，坐在一張舊竹榻上看書。看見小燕進來，連忙和身倒下，伏在一部破書上發喘，顫聲道：「呀！怎麼小燕翁來了。老夫病體，竟不能起迎。怎好？」小燕道：「純老清恙幾時起的？怎麼兄弟連影兒也不知？」純客道：「就是諸公定議替老夫做壽那天起的，可見老夫福薄，不克當諸公盛意。雲臥園一集，只怕今天去不成了」。小燕道：「風寒小疾，服藥後當可小痊，還望先生速駕，以慰諸君渴望」。小燕說話時，卻把眼偷瞧，只見榻上枕邊，拖出一幅長箋，滿紙都是抬頭。那抬頭卻奇怪，不是閣下台端，也非長者左右，一疊連三全是「妄人」兩字。小燕覺得詫異，想要留心着他一兩行，忽聽秋葉門外，有兩人一路談話，一路蹣手蹣腳的進

來。那時純客正要開口，只聽竹簾子拍的一聲。正是：十丈紅塵埋俠骨，一簾秋色養詩魂。不知來者何人，且聽下回分解。（第十九回）

刻劃作態名士，極是生動。孽海花在這一方面是擅長的。大概由於名士大官遠人要裝點風雅，風氣在當時也就很盛，影響所及，是直達於勾欄。所以在蘇州，有講究古董，作詩填詞的褚愛林。在京城裏，有愛，索怡三，與李純客一班的關係。而明善的夫人太清，雖非妓家，卻是最有顯顯性格的神祕人物，一個女詩人。以修改本說，寫這個人物的成功，是超過傅彩雲而上的。就在這一類人物所遭際的事態的描寫裏，孽海花展開了晚清的社會。宮庭內的混亂，官吏的賄賂公行，對外國人的畏懼屈服，封建智識份子的醉生夢死，革命運動的起來，是各方面的寫到。在這一冊書裏，不僅顯示了清社崩潰的必然，也是革命必然成功的信號。要說在寫作方法上有缺點，那就是在若干部分，還不能完全的使政治的與社會的事態，與書中的人物，建立一種不可分離的關係。

就藝術上講，自然是改作本更熟練一些。就攷察這部書在那一時期所發生的影響說，則事實上不能不以原刊本為據。因為這本子保存了作者當時的最急進的思想，也有六十回的全目，使讀者能以看到整個的內容。骨幹的故事，開始於金鈞掄元。金係指吳縣洪鈞，嘗典試江西，丁憂歸，在蘇州納蘇妓傅彩雲為妾。後奉命使德，攜以俱去，稱夫人，在私生活上鬧了很很多的笑話。歸國後，洪在北京死了，傅不安於室。旋與家人俱返蘇，至申逸去，重張豔幟。至此遂中斷。孽海花有續作二種，

孽海花在晚清文學中之地位

阿 英

——紀念東亞病夫曾孟樸先生——

光緒乙巳年（一九〇五）正月，東亞病夫曾孟樸先生孽海花第一卷出版，那時正當日俄戰爭將要爆發，曾先生目擊中國有陸沈之危，開始即向讀者提出警告：

忽見幾個神色倉皇，手忙脚亂的人，奔進來嚷道：「禍事！禍事！東三省快要不保了！」正〇着，旁邊遠遠坐着一人冷笑道：「豈但東三省呀！十八省早已都不保了！」

民國十七年（一九二八），孽海花修改本出版，第一卷十回，幾乎全部改作，但這幾句警告，仍然沒有刪去，蓋東三省的不保，是更加緊急，已達到「名存實亡」的地步！

今年（一九三五）六月，東亞病夫先生不幸去世，距孽海花的改作，為時不過八年，東三省既名實俱亡，全中國也走向不保的更深的危機。我不知此三十年之「有心人」，在彌留的時候，回想到孽海花中的預言，不幸一一實現，其衷心之慘痛為何如！

我又不知今日讀我紀念曾先生此文的，重見曾先生在三十年前的警告，想到當前的危機，大難的

來日。其憤激哀傷又是怎樣！難道真祇能如奴樂高中人物，祇能歎息一聲「死期到了」，便聽其陵沈麼？

註：修改本孽海花，曾先生自記此書係丙午（一九〇六）作。吾所藏初版本，則係早一年刊，想係曾先生錯記，或係根據有正重刊改作致誤。

一一

孽海花在晚清小說當中，實不愧為一部傑作。所表現之思想，其進步與激急，超越了當時一切被目為第一流的作品而上之。即李伯元吳趼人，亦不得不屈居其下。蓋李伯元與吳趼人之思想，雖代表了一種進步的傾向，但始終不能跳出「老新黨」之外，擁護清庭，反對革命；而孽海花則表示了一種很強的革命傾向。

如修改本刪去的第二回，他暢論科名制度，洋洋千餘言，指出「這便是歷代專制君王束縛我同胞最毒的手段」，結果是弄得「一般國民，有腦無魂，有血無氣。看看茫茫禹甸，是君主的世產，赫赫軒孫，是君主的世僕」，盡入專制帝王的轂中。以「維持他們的專制政體」，這在當時，是多麼大膽，透關，具有反專制政體的議論。

在書裏，他以充分的同情寫了陳千秋，孫中山，史堅如一班革命黨人。在被刪去的第二回裏，更

若明若晦的說道：「……只要看元世祖是個蒙古游牧的部落，酋長的國度，一朝霸佔了中國，我們同胞也自帖耳搖尾的順服了九十餘年。你們想想如今五洲萬國，那裏有這種好說話的百姓，本國人不管，倒教外國人來耀武揚威，多數人退後，倒被少數人把持宰制」。這不僅表示了反滿，而且也暗示了他的種族革命的主張。

第四回（修改本第二十九回）寫當時的革命運動，他敘述了自明亡以後的中國秘密社會史，對於這些組織，除掉爲清室服務的，他都採取着一種同情的態度，且多暗示。如說：「……張、努、習、報、國、仇，就是過幾百年，隔了十幾代，總有一班人牢牢記着，不能甘心的。我常常聽見故老傳聞，那日滿洲入關之始，亡國遺民，起兵抗拒……」。如說「……肉眼看來，毫不覺得，他們甘心做叛逆逆黨，情願去被家毀產，名在那裏，利在那裏，奔波往來，爲着何事？不過老祖宗傳下這一點民族主義，各處運動，不肯叫他埋沒，永不發現罷了」。接着更寫下革命黨人要組織「我黃帝子孫民族共和的政府」的演辭。寫孫中山，史堅如，推崇備至。孽海花作者之傾向革命，傾向共和，在這些地方是更易於看到。

孽海花不比當時秘密發行的文學作品，是公開發賣的。在清室的淫威之下，作如此議論，作如此描寫，作者之思想膽識，也就可見了。這些，在官場現形記，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何嘗能夠找到？孽海花當時能以銷行到十五版，五萬冊以上，這應該是一種主因。胡適因其間含有一二迷信要素，

便以論斷全書，說作者是「老新黨」，真是武斷奇突之論！

三

修改本自記，說擊海花寫作的計劃，是「借用主人公做全書的線索，盡量容納近三十年來之歷史」。在反映着一種進步的思想外，其價值是在這一方面，是描寫了晚清二十年的政治與社會的變革。遺憾是，寫到「戊戌政變」的前夜，就中斷了。後來雖繼續作了六回，湊成三十之數，究竟因時間隔離二十年之久，思想風格都有改變，與前書殆難統一。

擊海花描寫的最大成功，是在描寫當時京城內外的一班智識份子，官僚與名士，他們的生活，思想，以至於一般的風氣轉移。吳研人很擅長於寫「洋場才子」，曾孟樸則活生生的繪畫出許多「斗方名士」。魯迅中國小說史略說，其間的描寫不免誇大，是很對的。不過較之李（伯元）吳（研人）筆下人物，也就實際多了。如第十九回的寫李純客，第二十回大規模的寫京城裏的風氣，是最足代表的。寫洪文卿的研究地理及其結果，也很不差。

這一種風氣的影響所及，是直達於勾欄，所以在蘇州，有講究古董，作詩填詞的儲愛林。在京城裏有素怡三雲與李純客一班人的關係。而明善的夫人太清，雖非妓家，却是最有顯明性格的神秘人物，一個女詩家。以修改本說，寫這個人物的成功，是超過傅彩雲而上的。傅彩雲，就所描寫的看，除

掉最後一部份外，實是平凡的沒有性格的一個放蕩女人。

就在這一些人物所遭際的事態的描寫裏，海花展開了晚清的社會，宮庭內的混亂，官吏的賄賂公行，對外國人的畏懼屈服，對封建智識份子的醉生夢死，革命運動的起來，是各方面的寫到。在這一冊書裏，不僅昭示了清社崩潰的必然，他是革命必然成功的信號。裏說在寫作方法上有缺點，那就是在若干部份，還不能完全的使政治的與社會的事態，與書中的人物，建立一種不可分離的關係。

四

海花在晚清文學中之地位，從如上的簡略敘述中可以看到。這是一部在當時具有革命思想的小說，以一二主人公作爲了線索描寫出整個的晚清社會，特殊是智識份子和士大夫階級的生活形態。在當時的作品中，這是一部很優秀的書，與官場現形記，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老殘遊記，是可以並稱的。

就藝術上講，自然是改作本更熟練一些。就致察這部書在那一時期所發生的影響說，則事實上不能不以原刊本爲據。因爲這本子保存了作者當時的最急進的思想，也有六十回的全目，使讀者能以看到整個的內容。在這一點上，我是強調原刊本的，可惜這部書的日本排印本，已不易於找到了。

擊海花書二十四，計兩冊，是直接由小說林社印行單本的，以後在雜誌小說（一九〇八）上發表了二十一至二十四共四回。後來有人合此四回，並所有擊海花人物索引及考證續考為第三冊。直到美善雜誌刊行（一九二七），曾先生繼又續作了六回，並修改了前書，成為一九三一年的刊本。這也就是擊海花最後一回的修正本。

——小說開譯。

曾孟樸的孽海花

趙景深

孽海花的文筆的確很不錯，怪不得能夠轟動一時。雖然有時寫得過火，但是，如果不誇大的去寫，又怎能使讀者留下深的印象呢？

這部書是以賽金花爲主角，串插了清末三十年來政治與文化的變遷的。宇宙風第二期曾孟樸特輯上，蔡元培頗惋惜此書不曾叙到辛丑，即八國聯軍和議成立，西太后與德宗回鑾的那年。蔡先生說：「初稿是光緒三十二年一時興到之作，是起草時已在拳匪事變後七年。爲什麼不叙到庚子，而絕筆於青陽港好鳥離籠的一回？是否如西施召吳以後（彩雲替梁新燕報仇），「舸逐鴟夷」算是「神龍見首不見尾」的文法？但是第二十九回爲什麼又把燕慶里掛牌子的曹夢蘭先生洩露了？孽卷蠟臺城路一闕，有「神虎營荒，鸞儀殿闕，輸爾外交纖腕」等語，似是指彩雲與瓦德西的關係。後來又說：「天眼愁胡，人心思漢，自由花神，付東風拘管。」似指辛亥革命。是否先生初定的輪廓，預備寫到辛亥，或至少寫到辛丑，而後來有別種原因，寫到甲午，就戛然而止？可惜我平日太疏懶，竟不曾早謁先生，問個明白。今先生去世了，我的懷疑，恐永不能析了。」

其哲嗣虛白兄的答覆是並無別種原因，本意「想寫到辛丑年，」因精力衰頹，未能繼續完成。但

他也不會找到書圖的證據。

其書雙海花十六回的回目，像水滸一樣；在第一回的水了早就完全寫出來了。（見乙巳正月小說林社出版本，印刷者爲日本東京翔鸞社，按是年即光緒三十一年，一九〇五年，如讀書版權頁所記錯誤，則初創此書至少當在光緒三十一年。而曾樸自云作於光緒三十二年。魯迅中國小說史略也說是光緒三十三年總刊於小說林的。不知何故。後來此書由正書局發行，版式完全相同，或許是同一紙型印出來的）後來曾樸創辦真善美月刊，將雙海花續寫下去，恐怕回目裏有更動，於是重排初集時便把這六十回回目一筆勾掉了。蔡先生所看的大約是後來的真善美書店本，而水滸本和有正書局本不會見到，所以不能明瞭曾樸原來的計劃，現在祇摘出幾個回目來，便知曾樸在開始寫作時便想寫到辛丑以後，更不用說是庚子了：

第三十五回 黃連母升座總督堂 紅燈籠鬧法親王府

第三十六回 破津門聯軍歌德寶

第三十七回 豆粥素衣滄涼西狩 丹赤碧血慘濟南雲

第四十回 夜宿義鷲殿曹草廟從頭溫舊夢

第四十一回 片語保鄉團二爺仗義

第四十四回 贈瓊瑤英雄恨歸國 下綸綉典禮飾迎變

第五十五回 三名獄蘇沈幽因例請寬

第五十九回 三堂會審顯影生佛

第六十回 專制國終聖專禍禍 自由神還放自由花

上面僅摘錄八回的回目，便知庚子拳匪之亂，以及「彩雲與瓦德西的關係」都已寫了進去。並且一直寫到彩雲因虐妓或婢被逮入刑部，解回蘇州原籍，這時已是光緒三十一年了。（據商鴻達賽金花本事附年表）所謂「三名獄蘇沈幽囚，」（二十三年申報載曾樸談話云：「賽因打死一丫頭，入刑部獄，閩中者有革命黨沈××，有老官僚蘇元春，號稱三名獄。」所謂「三堂會審，」同上云：「後來由刑部發至蘇州，長洲，元和，吳縣，三堂會審。有人從中幫忙乃得釋放。」）都是說得這件事。庸白說他父親本意「想寫到辛丑年，」其實本意是想到比辛丑年還要拉長四五年，即乙巳年。

「孽海花的計劃，除了上面所舉的幾件大事外，還有一些小事也都收了進去。究竟賽金花後來怎樣呢？這是讀者所急切需要知道的，現在有了劉復和商鴻達所記錄的賽金花親口敘述的賽金花本事（民國二十三年北平星雲堂書店版）可以彌補這個缺憾。看過這書以後，再看孽海花預擬的回目，就明白了許多。

第三十三回的回目是「奪花魁兩旗爭夜席，」所謂兩旗是誰呢？賽金花本事裏說得清楚：「在這時期中（按即光緒二十四年）我結識了不少的顯貴人物，有一位楊立山性質極豪爽，和我最要好；……

又有一位德曉峯，人也誠懇，和我最投契。這兩位算是我在天津這個時期中所交最知己的朋友。楊立山是蒙古正黃旗人，官至戶部尚書；德曉峯是滿洲鑲紅旗人，曾任浙江江西巡撫。所謂兩旗，自然就是楊立山和德曉峰了。

第四十三回「駝路屍尙書受辱」不知是否指戶部尚書楊立山「庚子時，因反對義和團被殺。死後家人不敢收其尸，伶人姜妙香與交契，購棺殮之。」姑且寫在這裏存疑。

第四十七回「買良爲賤鴛鴦孤雛」當然是指那件有名的案子了。樊樊山後彩雲而序云：「癸卯（按即光緒二十九年）入觀，適彩雲虐一婢死，婢故秀才女也。事發到刑部，問官皆其相識，從輕遞籍而已。」序中並罵賽爲「淫鴿」，這些都與曾樸的回目吻合。賽金花本序中說她名叫鳳鈴，只說中人說她是「良家的姑娘」，她是買鳳鈴來做妓女的，並不是婢女，這與樊曾所說稍有不同。

孽海花所叙大都是實事，第二十一回明白揭出：「這部孽海花，却不同別的小說，空中樓閣，可以隨意翹滅，逞筆翻騰，一句假不來，一句謊不得。」這確是實話。我們至少可以說：事實的輪廓都是真的；加油加醬，這是在所不免。好在小說本來不一定要是信史。正如作者自己所說：「小說着筆時，雖不免有相當對象，然遽認爲信史，斤斤相持，則太不瞭解文藝作品爲何物矣。」（二十三年申報）

因爲孽海花不是空中樓閣，所以纔有人替此書作「人名索引」。最初是無名氏的筆記，所載僅四十二人。（蔣瑞藻小說考證卷八面一八〇至一）後來松風閣筆乘又增加了三十九人。（小說考證拾遺

面七九至八〇）最詳細的要算是孽海花第三冊後面所附的人名索隱表，計共九十四人，比以前兩冊又多了十三個人。這是第三冊第二十一回到第二十四回，後半本完全是孽海花人物故事考證，此書出版的年月日是丙辰（民國五年）九月，發行者是鹽雲山房，考證甚詳，足徵孽海花所叙的確無一事無來歷。即如彩雲私通小奴阿福事，樊增祥的前彩雲曲中亦曾敘及，他如與德后（樊作英皇）並坐照像，煙臺姬等事，也都提到，謹節錄如次：

傅彩雲者，蘇州名妓也。年十三，依姊居滬上，監名噪一時。某學士銜恤歸，一見悅之，以重金置爲筵室。待年於外，祥琴始調，揣至都下，寵以專房。會學士持節使英。萬里鯨天，鴛鴦並載，既至英，彩雲偕英皇並坐照像，時論奇之。學士代歸，從居京邸，與小奴阿福，姦生一女。學士還鄉留彩，渡興疏隔。俄而文固消渴，竟夭天年，彩無何仍返滬爲賣笑計，改名賽金花，蘇人公撤逐之，轉至津門。雖年逾三十，而黠名不減曠昔。先是，學士未第時，爲人司書記，居煙臺，與妓愛珠有留臂盟，比再至北魁天下，遽與蘇。珠冤痛累月，竟不知所終。今學士已矣，唱金樓者出節度之家，得非霍小玉冥冥李十郎乎？

如上所說，可見煙臺孽報，一雖近因果報應的迷信，倒不是會摸一人的私言。樊樊山也說是霍小玉冥報李十郎，胡適似乎不該以此獨責會摸。至於鴛鴦的曾孟樸與賽金花說：「說是洪鈞係十五年前會負一妓，歿債，自縊死，印賽之前身，故頭上有條紅絲，卻是用的因果小說舊套。我會處

看過賽頸，就連半截紅紋也沒有，「追論明若胭脂，」」。但我認為這是曾樸模仿元喬吉的玉簫女兩世姻緣的。

望海花裏因為有這種果報的迷信，當然太虛幻境預示結果的佈局是也要摹擬一下的了。因此第八回敘雲青與友人們行酒令，唐詩中嵌有「彩雲」二字者行令，竟有雲青說出白居易的「彩雲易散琉璃脆」來。難道作者想藉此預示雲青與彩雲不能白首諧老麼；這不是有紅樓夢中諷詩的意味麼？況且，這句詩恰巧是樊樊山前彩雲曲的結句呢！（按原詩云：「彩雲易散琉璃脆，」先是香山悟道詩。

一）

望海花裏所記的人物，大半是作者的父執或朋友，據曾虛白的曾孟樸先生年譜上說：「一八九〇至一八九一。這年上半年，孟樸先生又赴北京，與京中諸名士如李石農，文芸閣，江建霞，洪文卿相周旋，潛心研究元史西北地理及金石考古之學。」所謂洪文卿，不用說，就是望海花中的男主角金靈卿。此外則望海花以黎石農射李芍農（虛白作石農似誤）開韻高射文芸閣，姜劍雲射江建霞；這幾個都是望海花中比較上還算重要的人物。年譜上又說到副主考李盛鐸（木齋）在望海花裏就是呂成澤（沐庵）。

年譜一八九二至五又說：「先生平日出入於翁同龢之門，而這次應考也由翁同龢為之各處打招呼。翁，莊本不治，因此莊也就恨移到先生身上，而先生竟落了第。落第之後，莊佩綸却招先生而告之

曰：「你要進總理衙門，何必應試，我可以保舉你的。」這明明是牢籠的手腕，先生鄙之，憤然拂袖而去。翁同龢就是擊海花裏的隄平和甫，莊佩綸（實爲張佩綸，盧白誤以小說之姓爲姓）就是莊佑培。崇樵。當時曾樸非常「愜意」，所以擊海花初稿第六回形容張佩綸的馬江大敗，不免帶些「惡諷」。

崑崙看法國兵船到了，要想學諸葛武侯空城計嚇退他。那曉得外國人最不會鬧這種小聰敏，只架着大砲打來。崑樵左思右想，原要盡忠的，無奈當不起砲火無情，只好頭上頂着個三寸厚的銅盤，赤着脚，鑽在難民洶裏，逃回省城來了。

但他的改稿却把嘲笑改而爲責備，詞氣嚴正得多；這大約是由於他對於文藝的態度改變到嚴肅一方面去了：

莊崑樵……祇弄些小聰敏，鬧些空意氣。那曉得法將孤拔倒老實不客氣的乘他不備，在大風裏架着大砲打來。崑樵左思右想，筆管兒雖尖，終抵不過槍桿兒的兇；崇論宏議雖多，總擋不住堅船大砲的猛。祇得冒了雨，赤了脚，也顧不得兵船沈了多少艘，兵士死了多少人，暫時退了二十里。在廠後一個禪寺裏躲避一下。

此外年譜一八九七至九裏所敘到的費紀懷就是擊海花第十回怕老婆的米筱亭；年譜一九〇三至七裏所敘到的張譽就是擊海花裏的章譽直。

取賽金花本事與孽海花對讀，頗覺有趣。

本事上說：「我同瓦（指瓦德西）以前可並不認識。（本事均用賽金花的口吻敘述，此「我」字即賽金花自稱）好像賽金花在歐洲不會見過瓦德西似的，但孽海花却敘述賽金花與瓦德西在歐洲頗為親暱。照本事上瓦德西的照片看來，他的樣子很老；那末，賽在歐時，瓦恐怕已經是個老將軍，孽海花却把瓦形容成一個少年英俊：

却見屋裏一個雄糾糾的日耳曼少年，金髮額顏，風采弈然，一身陸軍裝束，很是華麗。見了彩雲，一雙美而且秀的眼光，彷彿雲際閃電，把彩雲周身上下，打了一個圈兒。（第十二回）

這是瓦德西的初次出場，可說是春雲乍展。從此瓦德西就愛上賽，甚至於親到俄國去追求她，險些兒爲了一根寶簪送掉性命；這纔是瓦德西的正式出場，扮演了第十四回到第十六回開端的主要情節。

可是，據商鴻達最近所發表的曾孟樸與賽金花說，賽金花「不經意的說出，在歐洲原也和瓦德西相當熟識。」我以爲，無論賽與瓦在歐洲「並不認識」也好，「相當熟識」也好；寫起小說來，似乎一定要他們「熟識」更好一點；爲了結構，不妨犧牲一點事實；因爲小說畢竟是小說，不是信史。賽與瓦在歐洲熟識，是極好的伏線，也是極自然的安排。由此預先的佈置，引到庚子年二爺「片語保鄰問」，方不顯得突兀；賽，瓦在中國重逢，更增進讀者的興趣，使得結構上更爲嚴密。

再者，我讀孽海花的時候，不知道孫三兒是誰，照此書第三十回的形容，又是一個漂亮小夥子；

一霎時，鑼鼓喧天，池子裏一片叫好聲裏，上場四繡簾一掀，孫三兒扮着十一郎，頭戴范陽捲檐，白綠氍笠子，身穿攢珠滿鑲淨色銀鵬袍，一根兩頭垂穗雪線編成的白臘桿兒，當了扁擔，抗着行囊，放在雙肩上，在萬盞明燈下，映出他紅白分明又威又俊的橢圓臉，一雙旋轉不定神先四射的吊梢眼，高鼻長眉，丹唇白齒，真是女娘們一向意想裏醞釀着的年少英雄，忽然活現在舞臺上，高視闊步的向你走來。

但本事第七節脫離洪氏後在上海之娼妓生活却把孫三兒形容成了醜陋的人：

孫作舟字少棠，天津人，……喜歡唱戲，也算是津，沽一帶的名票。……長得並不怎樣好看，臉上許多黑癍，還有麻子，只是體格魁梧，性子也柔和，故我倆情愛甚篤，他行三，上下都稱呼他「三爺。」

此外，洪鈞與賽的初次相見，本事與小說倒差不多；也是在花船上相遇的；賽自己也說：「初次一見面，我倆便很投契。」足見是前生有緣了。

與德后的往來，本事裏也有幾句記載：「德后同身，我都見過幾次。親見時，我穿中服行西禮，鞠躬或握手，有時候也吻吻手。時候常是在晚間。那時宮裏還沒有電燈，全點臘燭。」這在孽海花裏，便被巧妙地編成第十二回，說起賽常與一德國貴婦來往，直到親見德后歸來，賽纔知道那位與她過從甚密的貴婦，原來就是德后。

本裏裏提起洪鈞在歐洲的功用研究學問云：「洪先生在歐洲整整三年。這三年中的生活，除去辦公務以外，差不多全是研究學問。他最懶於應酬，悶倦時便獨自一人到動物園去散步，回來又伏案看起書來。」擊海花第十二回也說他一天到晚潛心於編著元史補證，他的彩雲嘲笑他道：「老爺別吹湯，你一天到晚，抱了幾本破書，嘴裏咕唧咕嚕說些不中不外的不知什麼話。又是對音哩，三合音哩，四合音哩，鬧得煙霧騰騰，叫人頭疼；倒把正經公事擱着，三天不管，四天不理。不要說國裏的寸土尺地，我看人家把你身體燻了去，你還摸不着頭腦呢。我不懂，你就算弄明白了元朝的地名，難道算替清朝開了疆拓了地嗎？」

擊海花第十八回借馬美菽（即馬氏文通的作者馬眉叔）之口提倡小說戲曲云：「各國提倡文學最重小說戲曲，因為百姓容易受他的感化。如今我國的小說戲曲太不講究了。」因為作者重視小說戲曲，所以寫擊海花也是用力寫去的，同時又有極好的才華，寫來自然不同流俗。

作者敘一件事，每每不先說明，後來方纔在無意中點出。例如第十回夏雅麗持槍要挾雲青捐款，分明是說詐，却偏要寫得光明正大，像煞有介事；直到第十六回（卷中面一〇八）方纔點明這是「說詐。」又如第十五回敘雲青撞見瓦德西在他家裏，只不過「呆了呆。」後來畢葉說瓦德西是他的朋友，由他領來拜望雲青的，雲青便不疑心；直到第二十四回（卷下面七二至三）雲青臨終前說出謊語來方纔吐露真情：「哪，哪，哪！你們看一個雄糾糾的外國人，頭頂銅兜，身掛勳章，他多管是來搶我

彩雲的呀。」可是這件事他是有些知道的，不過一向隱忍未說罷了，在此時點出，最是神妙。

雙海花雖以金雲卿和傅彩雲爲主要人物，但也夾敘一些官場活現形的故事或是義俠的軼聞；關於前者，如第六回敘莊壽香（即張之洞）之私女僕，第七回敘寶廷之私船妓珠兒，第十四回敘米筱亭之怕老婆，第二十一回敘玉銘之不識字，第二十五回敘吳大澂之吹牛均是；關於後者，如第十六，七回敘夏雅麗之刺俄皇，第十九回敘王五之爲孤兒寡婦復仇，第二十八回敘日入大慶與花子之偷盜中國地圖，第二十九回敘陳千秋之私運軍火均是；這些寫得都很生動，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如寫光緒帝與二姐兒的戀愛悲劇，李純密的風流瀟灑，也極動人。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云：「善於洪傳特多惡諺。」關於傅的，可舉一例：「阿福指着洋琴道：『太太唱小調兒，我來彈琴，好嗎？』彩雲笑道：『唱什麼調呢？』阿福道：『鮮花調。』彩雲道：『太太老了。』阿福道：『四季相思罷！』彩雲道：『叫我誰？』阿福道：『打花會，倒有趣！』彩雲道：『吓，你發了昏！』阿福笑道：『還是十八摸，又新鮮，又活動！』說着，就把中國的工尺按上風琴彈起來。彩雲笑一笑，背着臉，曼聲細調的唱起來。頓時引得街上來往的人，擠滿使館的門口，都來聽中國公使夫人的雅調了！」（第十四回）這「雅調」兩字，可以當得惡諺。

關於洪的，也可舉一例。洪知其妾彩雲私僕阿福後，想藉故把阿福趕掉。恰巧阿福打破了料煙壺兒。洪便打阿福一個嘴巴，罵道：「沒良心的忘入羔子，白養活你這麼大，不想我心愛的東西，都

透在你手裏；我再留你，那就不用想有完全的東西了！」阿福吃了打，倒還強嘴說：「老爺自不防備，砸了倒怪我！」（第二十三回）這幾句雙關的對話，也可以當得惡諷。

曾樸著孽海花之人物諷刺

孫次舟

一 引端

孽海花，係清末刊行之諷刺小說，東亞病夫著。其書初成二十回，其後繼續寫作，終未完成。阿英晚清小說史曰：

首五卷十回，光緒乙巳（一九〇五），由小說林社出版。丙午年（一九〇六）續出五卷十回。雜誌小說林創刊，又續作四回。丙辰（一九一六），強作解人以此四回，並所作孽海花人名索引表，孽海花人物故事考證八則，及證續十一則，合刊孽海花第三冊（擁百書局出版）。一九二七年，著者主編之真美善雜誌出版。再廣續十一回，又修改前書，成一九二八之修改本（真美善版）刊十五卷三十回，與原來計劃之六十回，仍相差約二之一。東亞病夫，本名曾樸，字孟樸，江蘇常熟人。在清末，創小說林社，編譯新學書籍甚多，以文學作品為最，影響當時文壇者頗巨。一九二七後，又重理舊業，與其子虛白創真美善書店，編輯雜誌真美善，自著魯男子，並編譯法國名著多種。生於一八七一年，一九三五年卒。

是孽海花之版本，甚為參差。大抵光緒三十一年，初刊五卷十回。光緒三十二年，續刊次五卷十回。至民國五年，又續刊四回，為孽海花第三冊。民國十七年，再廣續十一回。民國十八年，修改前作。

而成十五卷三十回之新本（真美善書店出版）。此孽海花陸續編刊之大略也。作者初擬目六十回，泊後寫作，遂略有出入。予所獲讀者爲六十二回本，前二十回爲曾氏清末所刊布之初稿，後四十二回，則青浦陸十謬於民國元年所續刊者也。陸氏續書，魯迅中國小說史略，阿英晚清小說史均謂其「不稱」，然曾氏未完成之作品，陸氏踵承其意，一遵擬目，完成全書，雖文筆散渙。取材簡略，去曾氏所作遠甚，但其所表現之思想，能與曾氏趨于一軌；而其痛詆康有爲輩之「老新黨」，則又度曾氏之所見。文雖「不稱」，就思想論，不可謂非特異之士也。故今論曾氏之書，以其二十回初稿爲據，而以陸氏續書副之，以其寫作時代，一在光緒末年，一在宣統末年，密邇故也。

孽海花初稿第一回裁其所擬六十回目，可由以覘其全書規模。但至於筆抒寫，則多有與擬目違異之處。若擬目第六回，「人海偷香門公留貴客；江山狎妓宗室棄微官」。書內改作，「名士偷香忘貴客；學臣狎妓棄微官」。擬目第十三回，「考中書互爭門下士；誤下第遷怒座中賓」。書內將二語互乙。書內第十六回，「席上逼婚女豪使酒；鏡邊語影俠客窺樓」。第十八回，「游草地商書請客單；借花園開說評瀛會」。並爲擬目所無，寫作時補加。擬目第十六回，「衙屬怨奴子布流言；遞魚書航師嘗禁樹」。書內移作第十七回，「朋輩談瀛，洗磨十刹海；名士拮据，聚訟百石齋」。書內移作第十九回，「淋漓數行墨，五陵未死健兒心；灼爍三明珠，一笑夾觴名士壽」。回目均有竄改。書內第十六回目下注曰：

此書回目，作者原係大概擬定，中多未協。卽如此回原目所無，茲爲文勢所迫，特爲增入。嗣後隨時改定，或與原目，偶有出入，閱者諒之。俟全書告成，出彙編時，再當整齊畫一之。

是其與擬目或有出入，其原因乃由抒寫時隨文勢而有所更定也。阿英曰：「刊十五卷三十回，與原來計劃之六十回，仍相差約二之一」。又曰：「後來雖湊成三十五回之數，究竟因時間隔卅二十年之久，思想風格，都有改變，與前書殊難統一」。以是吾人考證曾氏擊海花在晚清小說界之價值，只有以其二十回初稿爲據矣。

一一 作者之思想

欲明擊海花作者之思想，當據前二十回，加以考查。以其寫作於清末，可以考見作者在晚清之思想，作何狀態也。

作者雖生當晚清，但其思想，則極爲前進，未爲時代所宥。作者極贊揚革命人物，故對孫中山、陳千秋諸人，推崇備至。尤其著者說出「民族主義」，而求組織黃帝子孫民族共和政府，且公開發刊行世，則其膽識的有大過時人者矣；

我常常聽見故老傳聞，那日滿洲入關之始，亡國遺民，起兵抗拒的原也不少，只是東起國滅，運命不長。後來只膽箇鄭成功，占領廈門，叫做思明州。到底立腳不住，逃往臺灣。其時成功年老，曉得後世子孫，也不能保住這一寸山河，不如下了一粒民族的種子，使他數百年後，慢慢膨脹

起來。列位想這種子是什麼東西？原來就是秘密結社。……他們甘心做叛徒逆黨，情願去破家毀產，名在那裏；利在那裏？奔波往來，爲著何事？不過老祖宗傳下這一點民族主義，各處運動，不肯叫他埋沒，永遠發現罷了……

我熱心共和，投身革命的諸君聽者！曉得現在歐洲各國，是經著革命一次，國權發達一次的了！但是不能用著從前野蠻的革命，無知識的革命。從前的革命，撲了專制政府，又添一個專制政府。現在的革命，要組織我黃帝子孫民族共和的政府（第四回）。

作者除掉贊成並推尊革命家外，次之，對於一般注重西學之人，亦致褒詞。作者借馮桂芬對洪鈞之言，曾將西學之重要說出：

景亭道，雲青！我恭喜你蜚黃騰達。現在是五洲萬國交通時代，從前多少詞章考據的學問，是不盡可以用世的。昔孔子繙百二十國之寶書，我看，現在讀書，最好能通外國語言文字，曉得他所以富強緣故。一切聲光化電的學問，輪船鎗炮的製造，一件件，都要學會他，那纔算得箇經濟。……你現在清華高貴，算得中國第一流人物，若能周知四國，通達時務，豈不更上一層呢？我現在認得一位徐雪岑先生，是學貫天人，中西合撰的大儒，一箇令郎，字忠華，年紀與你不相上下，並不考究應試學問，天天是講著西學哩！（第三回）

著者並將當時其他講究西學之人，借薛福成（化名薛淑雲）請客，若黎庶昌（化名呂順齋）之上萬言書

，李鳳苞（化名李白霞），馬建忠（化名馬美叔）之學貫中西，盡行寫出。於是以狀元出身之洪鈞，乃自虛空虛矣：

衆人起身讓坐，動問姓名，方曉得是姓雲字仁甫，單名一箇宏字（按卽容閔），廣東人，江蘇候補同知。開通闊達，吐屬不凡。席間衆人談論風生，多是說著西國政治藝學。雲青在旁默聽，茫無把握，暗暗慚愧。想道，我雖中箇狀元，自以爲名滿天下，那曉得到了此地，聽許多海外學問，真是夢想沒有到哩。從今看來，那科名鼎甲，是靠不住，總要學些西法，講些洋務，派入總理衙門，當一個差，纔能般有出息哩！（第四回）

贊成革命，注重西學，此著者思想之兩大柱石。惟以贊助革命，故對康有爲之變法，亦表同情。惟以注重西學，故反對科舉，而對晚清之考據家，收藏家，清流名士，均與以諷嘲焉。

著者對帝王之以科舉取士，絡籠人才，固蔽思想，深致憎惡，故痛擊其弊，不遺餘力：

到了唐太宗朝，太宗本是個鼻樑，看透了本國民性，却換了一個手段，想要把國裏那些高等的人，將他的聰明才力，用到一件極難的沒用東西上頭，叫他沒工夫再發出高尚的理想來。高等人既收服了，那中下兩等，更不消說了。千思萬想，一日忽然想著，就借著闈門顯俊的好題目，定了考試制度，專以詩賦開科取士。又造出許多好聽的名目，什麼狀元呀！探花呀！進士舉人秀才呀！一味把虛聲虛譽，哄騙這班讀書人。這日第一次開科，太宗看見許多應試士子，魚貫而入，不

禁大喜道：「天下英雄，入我彀中矣！」這句話，就是太宗愚弄國民的真心話，也就是代表歷代君主愚弄國民的真心話，一時得意極了，不覺和盤托出。從此之後，考試制度，千變萬化，總不外此法。專制政體，這纔算圓滿了。那國民受了這個響影，果然人人安分，個個循規，畢志元燈，埋頭行卷，師弟衣鉢，父子箕裘。那些君主，也算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的了。不過那些造這制度的君主，原要國裏百姓，世世代代，只崇奉他一姓，尊敬他一人。那裏知道全國人自從迷信了科名之後，什麼都不管了！只要還我一領紅袍，三聲臘唱，任憑你國家是姓張的，姓李的，皇帝是同種的，異種的，都是他的世祖太宗，聖德神功文武皇帝了。列位不信，只要看元世祖是箇蒙古游牧的部落酋長的國度，一朝竊佔了中國，我們同胞也自帖耳搖尾的順服了九十餘年。你們想想，如今五洲萬國，那裏有這種好說話的百姓？本國人不管，倒教外國人來耀武揚威，多數人遭後，倒被少數人把持宰制……（第二回）。

科舉本爲帝王愚弄文士之具，而在異族統治之下，又可借此以消滅一般人之種族觀念，伏首帖耳，任人宰割，不知起而反抗。作者注重西學，贊成革命，故此奴化士人之科名，首在反對之列。作者與戊戌變法之康有爲梁啓超，實有交誼；卽與創「自立軍」之唐才常，亦有友情；此可以其子盧白所爲孟樸先生年譜之語爲證：

這時候康梁入都，力倡新政。譚復生林登閣唐才常楊深秀等一班力主改革的青年，也都聚集在滬

上。這班人本來都是先生的舊交，於是朝夕過從，計議着團結力量，從事維新的計劃。……不久，康梁在京運動漸趨成熟，電約海上諸同志入都，共成大業。譚林得電立刻就要動身，並約先生即日同行。時先生以父親喪葬尚未料理，而滬上事業更難立時擺脫，因約期數月後必北上參加。當晚就在花麗娟（先生所眷妓名）寓處爲譚林餞行，那一晚慷慨激昂的緊張論調，先生後日道之，每津津若有餘味（宇宙風第二期）。

不過在陸十諤續書，對康梁等人（化名唐猷輝魏卓亭），極致醜詆。當以康氏主立憲而不主革命，有所不做底也。陸氏續書，實成於宣統末年（在辛亥武昌起義之前），斯時一般有識者之要求，非推翻滿清不足以救中國，則其對康有爲主張保皇者深致不滿，非無原由。陸氏痛詆康梁，或非原著者之本意，然其思想之急進，亦有過人處也。陸氏借翁同龢（化名吳甫甫）批評康有爲曰：

唐猷輝這個人，才氣果然很好，但是有才而不能斂，有氣而不能養，一味的使氣矜才，大非福澤之道。你們跟他一起混，倒也要小心點子。唐末的「清流黨」，明季的「東林黨」，在當時喪敗朝局，月旦人才，志高氣揚，非不極一時之盛，然而後日乎禍之酷烈，也是從古所沒有的（三十三回）。

此論康氏「矜才使氣」，庶乎近之。大抵康氏變法之失敗，端在缺乏政治經驗，只知一意孤行，遂致垂成之業，一敗塗地。若謂康氏變法，包藏禍心，另有作用，非爲「大清國萬年有道長基計算」，而

是「抱着雄心，自己想做一個世界人豪，開基帝主，成即爲宋祖郁文，敗不失新莽魏武」。(三十三回)，則未免過爲貶毀矣！只以康氏主張尊君，「稱說皇帝怎樣怎樣的聖明，怎樣怎樣的盛德，聽着他懸河利口，差不多往古來今，那些開創賢君，守成令主，匯集攏來都不及這朝天子」，實與晚清已成熟之革命思想牴牾，故陸氏乃對之大肆詆毀矣！不寧惟是，其在當時，凡逐風氣，倡言變法，而不求徹底革新，恢復漢族天下，組織共和政體者，率爲有識之士所非。陸書又批評張之洞之勸學篇曰：

「張尙書應畢，笑向石農道：「壽查倒還有這麼的興致！」石農道：「也不過趨時罷了！聽說他著這書，閉着門，客都不會，足幹了十來天纔完結。」張尙書道：「做了總督還不脫文人積習，也只有他呢？」(三十三回)

以書生趨時出風頭之意，估量張之洞之作勸學篇，則其鄙薄可想見矣！

三 對於「考據家」的諷刺

清至光緒之際，內外憂患，交迫溶萃，國勢岌岌可危。而一班當政人物，仍自科舉出身，世界情勢，茫然於胸，更加浮仕之後，聲尊處優，擾精弊神於無補政事之學。或尙考據，或講收藏，或掉筆搖首，以空文自表見，自命爲風雅士。若夫國家之危機何在？禍何出？強隣又思作何侵略？吾人應如何以圖強？率爲一班有位之學人所漠視。著者對此，深致不滿，故對當時之考據家，收藏家，加以

諷嘲焉。

孽海花係以蘇州狀元洪鈞（化名洵金字雲青），及其妾傅彩雲事爲線索，而將晚清三十年來有關國家興亡之朝野人物，盡納於篇。其叙洪鈞攜傅彩雲出使西洋，及傅彩雲私通家奴，重賤賤諸事，尙未失真。茲錄樊增祥彩雲曲序於次，以見洪事之實狀：

傅彩雲者，蘇州名妓也。年十三，依姊居滬上，豔名噪一時。某學士銜恤歸，一見悅之，以重金聘爲筵室，待年於外。祥琴始調，金屋斯啓，嚙至都下，寵以專房。學士持節使英，萬里鯨天，鴛鴦並載。至英，方珈象服，儼然敵體。英故女主，年垂八十，雄長歐洲，尊無與並。彩出入椒庭，獨與抗禮，嘗偕英皇並坐照像，時論幾之。學士代歸，從居京邸，與小奴阿福，奸生一女，學士遂逐福留彩，寢與疏隔。俄而方園消渴，竟促天年。彩放與他僕私，至是遂爲夫婦。居無何，蓄略盡，所歡亦殂，仍返滬爲賣笑計，改名曰賽金花。蘇人公微逐之。轉至津門，雖年逾三十，而豔名不減疇昔。己亥長夏，與客談此事，因記以詩。先時，學士未第時，爲人司書記，居塵臺。與妓愛珠有嚙臂盟。比再至，已魁天下，遂與珠絕。珠冤痛累日，竟不知所終。今學士已矣！若敖鬼餒，燕子樓空。唱金縷者，出節度之家。過市門者，指狀元之第。得非霍小玉冥報李十郎乎？……

洪鈞以治西北地理及元史著稱。但出使西歐，簡於選舉，惟事丹鉛，大有挾策忘羊之概。若其譯印俄

人中俄界圖而招禍，動譯元史譯文證補而不顧傅彩雲之放蕩，並為著者取為嘲弄之資。著者以為洪氏之譯中俄界圖，係受俄人之欺騙：

「畢業先生，我們講正事罷！那圖價值到底還請減些」。畢業未回答，彩雲就搶說道：「不差！我正要問老爺，這幾張破爛紙，畫得糊糊塗塗的，有什麼好看，值得化多少銀子去買他？老爺你別上了當！」雲青笑道：「彩雲！你儘管聰明，這事你可不懂了！我好不容易託了這位先生弄到了這幅中俄地圖，我得了這圖，一來，可以整理整理國界，叫外人不能佔踞我國的寸土尺地，也不枉皇上差我出洋一番。二來，我數十年苦心做成的一部元史補證，從此都有了確實證據，成了千秋不刊之業，就是回京見了中國著名的西北地理學家黎石農（即李文田若農氏），他必然也要佩服我了」。……彩雲道：「老爺別吹滂！你一天到晚抱了幾本破書，嘴裏咕咕嚕嚕說些不中不外的不知什麼話，又是對音哩！三合音哩！四合音哩！鬧得烟霧騰騰，叫人頭疼。倒把正經公事擱着，三天不管，四天不理，不要說國裏的寸土尺地，我看人家把你身體捨了去，你還摸不着頭腦哩！我不懂你就算明白了元朝的地名，難道算替清朝開了疆拓了地嗎？……」（十三回）

洪鈞後日却以此中俄界圖而鬧禍。第二十回曰：

唐卿道，「可不是嗎！你且不要着急，我今天是稟尚書那裏得的消息，事情却從你那幅交界圖卷出來的。西北地理，我却不大明白，據說回疆邊外，有地名帕米爾，山勢回環，滋味葱領，雖土

多礦薄，無著名部落，然高原綿亘，有居高臨下之勢。西接俄疆，南鄰英屬阿富汗，東中兩路，則服中國。近來俄人逐漸浸入，英人起了忌心，不多幾時，送了個秘密節略及地圖一紙給總署，其意要中國取回帕境，隔閡俄人。總署就商之俄使，請劃清界址。俄使說，向來以郎車里湖為界的。然查驗舊圖及英圖，却大不然，已佔去地七八百里了。總署力駁其誤。俄使當堂把吾兄刻的交界圖呈出，說，這是你們公使自己畫的，必然不會錯誤的。當時大家細看，竟瞠目不能答一語。現在各堂都為難得很，潘襄兩尚書，却都竭力想替你彌縫，誰知昨日又有個御史把這事揭參了，說得很凶險哩！……

關於中俄交界圖的錯誤，實有其事，非全出杜撰。清史稿洪鈞本傳曰：

初，喀什噶爾續勘西邊界約，中國圖學未精，乏善本。鈞蒞俄，以俄人所訂中俄界圖紅綫，均與界約符，私慮英先發譯，迺譯成漢字，備不虞。十六年使成，携之歸，命直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倣帕米爾爭界事起，大理寺少卿屠茂謂鈞所譯地圖，畫慈濟諸卡置界外，致邊事日棘，迺痛劾其貽誤狀。事下總署察覆。總署同列諸臣，以鈞所譯圖本，以備考覈，非以為左證，且非專為中俄交涉而設，安得歸咎於此圖？某白，而言者猶未息……。

泊後洪鈞又具疏論列，始簡衆口。上深嘉納。乃著者却將此事擴大，盡量以形容考據家之呆愚。若彩雲所說：「我看人家把你身體拍了去，你還摸不着頭腦哩！我不懂，你就算明白了元朝的地名，難道

算替清朝開了疆拓了地嗎？」可移此言以嘲其時所有之「攷據家」。所謂「現在是五洲萬國交通時代，從前多少詞章考據的學問，是不盡可以用世的」（第三回）。其奈當時之「考據家」，「多不能明知何！只尙考據，而忘國事。考據未能精到，以致受人之欺。甚或迷於考據，疏於人事，雖帷簿亦不克修。於是傅彩雲以專房之寵妾，竟與小奴私通，而洪狀元亦安然受之矣！

著者雖反對考據家，但對於當世有補之研究，則不鄙薄。此意，借洪鈞與蘇、蘇昌之對答，表露無遺：

雲青向順齋（黎之化名）道：「聽說東瀛從前崇尙漢學，遺籍甚多，往往有中土失傳之本，而彼國尙有流傳。弟在海外，就知閣下搜輯甚多，正有功藝林之作也」（指黎：古逸叢刊而言）。順齋道：「經生結習，沒有什麼關係的！要比到子度兄所作的日本國志，把島國的政治風俗網羅無遺，正是周鼎康解，不可同語了」……（十八回）。

王子度爲黃遵憲之化名，著者稱許黃之日本國志，則其意向所指，可概見矣。

四、對收藏家的諷刺

前清末年，京都達官，多致力於收藏。若潘祖蔭（化名潘八瀛）、吳大澂（化名何太鳳）、端方（化名段扈橋）、王懿榮（化名汪蓮孫）之金石。盛昱（化名成伯怡）、江標（化名姜表）、葉昌熾（化名易翰）之版本。均馳聲譽。他若書畫之搜集，陶瓷之競購，亦均樂而忘疲。惟以羣鴛收藏，故奪

爲政之精力，或玩物而喪志，或掉奪以爭勝。風氣所播，雖勾欄神女，亦陳列書畫，以附庸風雅矣；

山芝道：「效亭先生叫誰？」效亭道：「聞得有一位杭州來的姓褚的，叫什麼愛林，就拜了他罷！」

山芝就寫了。蔡知道：「說起褚愛林，有些古怪。前日有人打茶園，說他房內鑲著多少筆硯」

蕭笛夾着多少碑帖書畫，上有名人珍藏的印。還有一樣奇怪東西，說是一箇玉印，好像是漢朝一

箇妃子傳下來的，看來不是畫家落簿，便是箇逃妾哩！」

蔡廷道：「莫非是趙飛燕的玉印嗎？那是張定庵先生的收藏，定公集裏還有四首詩記載此事」……（第三回）。

妓女房中亦陳碑帖書畫，足證蘇州選官喜歡收藏者之多，故妓女亦沐浴而沾風氣。至於張定庵所得之趙飛燕玉印，張氏以價博魚，流入與人潘德輿家。趙惠甫靜居筆記，曾記其事。後不知何年落沾客手，爲維縣陳介祺所購得，藏諸靈齋。今十鐘山房印學中，猶存其打影也。至此言玉印曾留落蘇州妓女之手，豈姑妄言之，爲文生情？抑果有其事？不可知也。

只以競爭收藏，故奔走權貴之人，竟掠奪小民家藏珍品，以謀騰達。若第十九回寫魚邦禮掠奪孤兒寡婦之王石谷長江萬里圖曰：

「這會兒他見潘八瀛搜羅商彝周鼎，龔和甫收藏宋槧元鈔，他就立了一個願，專收王石谷的畫。先把書齋的名兒叫做百石齋，見得不到百幅不歇手的。如今已有了九十九幅了。只少一幅。老爺子說，這一幅必要鉅軸精品，好做個壓卷。」說着手指那畫卷道：「你看這幅長江萬里圖，又

濃厚，又超脫，真是石谷四十歲後得意之作。老子見了，必然喜出望外，你求的學情，不要說個把海關道，只怕再大一點也行哩。」說到這裏，又拍着陽伯的肩道：「老陽！你可要好好謝我！剛纔從上海趕來的那畫主兒，一個是寡婦，一個是小孩子，要不是我用絕情手段，硬把他們關到河西務巡檢司的衙門裏，你那裏能安穩得這幅畫呢？……」

至若吳大澂大言欺君，請求帶兵出關，與日本作殊死鬥。但行至關外，未得接戰而潰，抱三王之畫，鼠竄而歸。收藏家之醜劣，均被暴露無遺矣，陸續第二十六回曰：

不到一月，早到了山海關。只見重嵐疊嶂，圍圍都是個山。那座關，就築在山腰裏，兩邊雙峯對峙，中間一線羊腸。論到形勢，真是十分險峻。一出山海關，就是遼東地界，離戰地一天近似一天，一步近似一步。……這日，行到鷄隆山，離前敵只百幾十里路了！中軍官上來請令，珪齋道：「此間山光明媚，頗足寫我胸襟，就這山上安了營罷！」夜飯後，珪齋與二三幕友，秉燭觀畫，月且三王畫品的高下。風動帳開，一派刁斗之聲，隨風而入，珪齋陡然興發，向衆幕友道：「我們外面去瞧瞧如何？」衆幕友齊說：「願陪！」步出帳外，涼風拂拂，那面帥字旌，在月光裏頭，迎風展舞，流星三五，空落於青天碧落間。向四野瞧時，營帳起伏，渺極邊際。畫角鳴鳴，隨着風一遞一聲，吹將來，景象異常蕭索。正在玩賞，忽見遠遠一道燈光，約摸有三五里長，宛如一條長蛇，風一般捲將來，霎時都有了。珪齋問衆幕友：「你們聽見麼？那是甚麼東西？」衆人

欲回答，忽地槍聲四起，全營鼎沸般鬧起來。都說：「不好了！不好了！東洋人殺來了！逃啊！逃啊！」珏齋一聽「東洋人」三個字，不知怎的頓時也手忙腳亂起來。那幾位幕友，早都跌在地卜喊啊救。珏齋也顧不得他們，奔進營房，把三王畫冊，挾在腰裏，爬出帳後，跟着兵士，沒命的逃，也不管路途遙遠，街道高低，關防案卷等一切重要文件，早都置諸腦後。急急如喪家之犬，茫茫如漏網之魚，奔了半夜，總算逃出了虎口。回觀鷄陵山一切營帳軍械，早被日本人照單全收去了。

大激大言欺人，以戰爭爲兒戲。當其出關禦倭，仍從容於品畫觀景，則其一敗塗地也固宜。此處所寫去實狀要不相遠，並非過半醜詆。大激之罷官，卽以此故。清史稿大激本傳曰：

大激因自請率湘軍赴前敵，優詔允之。二十一年出關。會諸軍規復海城，而日本由間道取牛莊。

魏光燾往禦，戰不利，李光久馳救之，亦敗，備以數騎免。大激惜湘軍盡覆，拔劍欲自裁，王同

愈在側格之。同愈，以編修參大激軍謀也。光燾請申軍法，大激歎曰：「余實不能軍！當自請嚴

議。」……

大激既知不能治軍，乃請赴前敵何也？彼收藏家玩物而喪志，不惟統軍禦侮非所長，卽治民理財，又豈能勝任愉快哉！晚清內政外交之墜，在無真人才，可歎已也！

五、對「清議派」的諷刺

晚清政治舞台，忽現「清議」一派。己身不負政治責任，又不諳外交情勢。每遇一事，慷慨激昂，妄發議論。甚且培植當事之人，不遺餘力。只作紙上空談，毫無措置良策。此等人物，大抵志在邀名，或為一時快意，其心如此，其言可知。但變成風氣之後，頗有一部分人，以此自表見，淆亂聽聞，貽誤國事，豈淺鮮哉！若中日交涉起，李鴻章明瞭中國海軍之虛有其表，不堪一戰，故力主和議。但曾廣鈞奏言，大滅日本。余聯沅條陳，進窺東京。於是翁同龢李鴻藻輩，均昌言決戰，而國事乃不可收拾矣！著者對「清議派」亦深致不滿，若其寫張佩倫（化名莊佑培崙樵）為翰林侍讀學士時，貧困不堪，客來不能具餐，債主登門咆哮，亦可憐甚矣。但佩倫由貧窮中，乃想到走清議之路，以求行險而有得：

這日一早起來，喝了半碗白粥，肚中實在沒飽。發狠道：「這瘟官做他甚麼？我看如今那些京裏的尙侍，外省的督撫，有多大能耐呢？不過頭兒尖些，手兒長些，心兒黑些，便一箇箇高車大馬，鼎烹肉食起來。我那一點兒不如人？就窮到如此，沒頓飽飯吃。天也太不平了！」越想越恨，忽然想起前兩天有人說浙閩總督納賄賣缺一事，又有貴州巡撫侵占餉項一事，還有最赫赫的直隸總督李公，許多駱駝岡上的款項。却趁着胸中一團饑火，夾著一般憤氣，直冲上喉嚨裏來。就想趁著現在官階，可以上摺子的當兒，把這些事情就做一箇摺子，著實參他們一本，出出惡氣，又顯得我不畏強禦的膽力，便算因此革了官，那直聲震天下，就不怕沒人送飯來喫了……（第六回）。

此寫「清議家」之居心，雖難一概而論，但若此者，實不在少。「清議家」之朝參幕動，若非志求升聞。官，輒係意在溫飽，否則求直聲耳！居心如此，則「清議家」之言論，只求快意，不顧實際，可以知又惡矣。著者又寫張佩倫從事亂參之狀曰：

誰知崑崙自那日上摺，得了箇采，自然愈加高興。橫豎沒事，今日參督撫，明日參藩臬，這回動到六部，那回劾九卿。筆下又來得，說的話，鋒利無比，動人聽聞。上頭竟說一句，聽一句起來。半年間，那一個筆頭上，不知被他撥掉了多少紅頂兒。滿朝人人側目，箇箇驚心，他到處，屁也不大，不敢放一箇。就是他不在那裏，也只敢密密切切的私語，好像他有耳報神似的。崑崙却也真利害，常常有人家房闌秘事，曲室密談，不知怎被他窺圖圖的全端出來，於是愈加神鬼一樣的怕他。

。說也奇怪，人家愈怕，崑崙却愈得意，米也不愁沒了，錢也不愁少了！車馬衣服也華麗了，房舍屋也換了，高大的了！正是堂上一呼，堂下百諾，氣傲薰天，公卿倒屣，門前車馬，早晚莫絕。還有時去拜訪，十回到有九回道乏，真是今昔不同了。還有黃叔蘭（按即黃漱蘭），王德我（即王先謙），祝寶廷（即寶廷）一班人，跟着起哄，京裏號做「清流黨」。朝一箇封奏，晚一箇密摺，鬧得雞犬不寧，烟雲繚繞。總算得言路大開，直臣遍地，好一派聖明景象（第六回）。「清議家」之亂參亂劾，固然是使貪污知懼，略獲實效，此為害尚淺。若夫事關中外交涉，亦安敢論則往往貽誤當商，鑄成大錯。此由「清議家」所有，多為筆頭上之工，對洋務實屬茫然。大言

世，圖快一時，至事局糜爛，則亦張惶而不知所措置矣！中日交涉，隕於「清議家」之乘意氣，開戰
端。中法安南之役，「清議家」亦嘵嘵不休。李慈銘日記云：「中朝士夫，揣聽虛聲，鬪張浮氣，覬敵
人之有衅，謂越地之可分。鐵香又據新聞紙之衡言，信劉永福之忠勇。以潢池為長城，以因噎為臥虎
夫。遂因合肥定和之疏，述及永福騷動之情，以為合肥嫉其有功，惡其敢戰，乘間媒擊，因事驅除。大
非聲疾呼，深致痛恨」。所謂清議之家，大抵憎惡洋務，「揣聽虛聲，鬪張浮氣」之流耳！國事之壞，
此輩與有責焉。

對作態名士的諷刺

海花第二十回，寫李慈銘幕客之聲貌，係對作態名士作露骨之描寫。李慈銘為御史於京師，以
詩文著聲名。大學士周祖培，尚書潘祖蔭，極致推重，門下弟子數百人。慈銘亦喜為清議，惟較有識
見，未若他人之愚妄而已。清史稿本傳曰：

慈銘遇事建言，請隔雍，請整頓臺綱。大臣則糾孫毓汶孫楫，疆臣則糾德馨沈秉成裕寬。數上疏
，均不報。慈銘鬱鬱而卒，年六十六。慈銘為文，沈博絕麗，詩尤工，自成一家。性狷介，又口
多雌黃，服其事者好之，憎其口者惡之。

著者為慈銘弟子，觀炙時久，故描寫其師，能得真狀。著者借張荅桓之口，說出彼等推尊慈銘之故

進門，瞥見門上新貼一副淡紅硃砂箋的門對，寫得英秀瘦削，歷落傾斜的兩行字道：

保安寺街藏書十萬卷，

戶部員外補闕一千年。

小燕一笑。進門一個影壁，繞影壁而東，朝北三間倒廳，廊下一直進去，一個秋葉式的洞門。洞門裏面，方方一個小院落。庭前一架紫藤，綠葉森森，滿院幽著木芙蓉，紅艷嬌酣，正是開花時候。三間靜室，垂着湘簾，悄無人聲。那當兒恰好一陣微風，小燕覺得在簾縫裏透出一股藥煙，清香沁鼻，掀簾進去，却見一個椎結小童，正拿着把破蒲扇在中堂東壁邊煮藥哩。見小燕進來，正要立起，只聽房裏高吟道：「淡墨羅巾燈畔字，小風鈴珮夢中人！」小燕一腳踏進去，笑道：「夢中人是誰呢？」一面說，一面看，只見純客穿着件半舊熟羅半截衫，踏着草鞋，本來好好兒一手搖着短鬚，坐在一張舊竹榻上讀書。看見小燕進來，連忙和身倒下，伏在一部破書上發喘，顫聲道：「呀！怎麼小翁來了！老夫病體，竟不能起迎，怎好怎好？」小燕道：「純老清恙幾時起的？怎麼兄弟連影兒也不知」。純客道：「就是諸公定議替老夫做壽起的，可見老夫福薄，不克當諸公盛意，雲臥園一集，只怕今天去不成了！」小燕道：「風寒小疾，服藥後當可小痊，還望先生速癒，以慰諸君渴望」。小燕說話時，却把眼偷瞧，只見榻上枕邊，拖出一幅長箋，滿紙都是些抬頭，那抬頭却奇怪，不是閣下台端也非長者左右一疊連三全是安人（按此當指有後進致

書慈銘，詆爲妄人事。李有等書，載日記中。著者却以爲係証張之洞兩字，小燕覺得詫異，想要留心看他一兩行，忽聽秋葉門外有兩個人一路踢着蹣腳的進來。那時純客正要開口，只聽竹篋子拍的一聲，正是十丈紅塵理俠骨，三簾秋色畫詩魂。不知來者何人？且聽下回分解。

此處將李慈銘之惺惺作態描寫盡致。魯迅中國小說史略謂此文「也容時復過度，亦失自然。」殊未中肯。似此等作體名士，民國時代，尙多有之，並不見有所過度。慈銘之爲人，好名吝財，喜雌黃人物，又滑稽失度，只就實寫來，亦足現出一副名士縮影，將不待頰上之添毫也。著者於第十一回又有一段由側面描寫慈銘之談諧曰：

石農道：「我告訴你們，昨兒個我因注釋元秘史，要查一套徐星伯的西域傳注，家裏沒有，就跑到李純容那裏去借」。成伯怡道：「純容不是你的老門生嗎？」石農道：「論學問，我原不敢當老師，只承他情，見面總叫一聲。昨天見面，也照例叫了。你道他叫了之後，接上句什麼話？」廉尙書道：「什麼話呢？」他道：「老師！近來跟師母敦倫的興發好不好？我當時給他蒙住了，臉上拉不下來，又不好發作，索性給他暢論一回容成之術，素女方呀！醫心方呀！胡綱了一大篇。今天有個朋友告訴我，昨天人家問他爲什麼說起敦倫？他道：石農一生學問，這敦倫一道，還算是他的專門，不給他講教偏講什麼呢？你們想，這是什麼話，不活氣死了人。你們說這種門盡，還收得嗎？」說罷就看見江米二人微笑。大家聽着，都大笑起來。潘尙書忽然跳起來道：不

了！了不得了！」就連聲叫「來！來！」大家怔著，不知何事。一會兒一個管家走到潘尚書跟前，尚書正色問那管家道：「這月裏李泊民李老爺的喂養費發了沒有？」那管家笑着說：「不是李老爺的月敬嗎？前天打發人送過去了。」潘尚書道：「發了就得！」就問過頭來向着衆人笑道：「要遲發一步，也要來問老夫教倫了！老夫比不得石翁年少，這個倫，却再教不起了。」衆人問：「什麼叫喂養費？」尚書笑道：「你們怎糊塗起來，他挖苦純客是騾子罷了！」慈銘之善誑無檢束，於此見之。李文田，潘祖蔭，均慈銘之老師行也。梁濟感劬山房日記對李氏有所批評，可以助證著者描寫慈銘傲岸無弟子禮者之非誣：

我嘗博徵細訪，留心揆察，積日既久，乃知李純客先生（慈銘），的的確確，是一謬品。而其勢傾動衆人，至恐爲人心風俗之害。晚世讀書人不務根本，偏尚詞章放蕩一面，淵博能文者，便享大名，爲士林之所崇拜，士風盡入於浮僞之途，皆由此種人爲之厲階。蕪客行事，吾不能盡知，知亦不能盡數。伊爲邵曹，投書朝邑相國（閻文介公敬銘），大肆謾罵，謂朝邑小人陋劣，烏足爲政？此在彼則自矜傲吏，而一般文人名士，亦相與津津稱道，氣節不凡。其實全是讀書人門面習氣，豈有當於氣節哉！朝邑局量褊小，才短識拘，不無可議。然斷未有因其一短，而遂沒其老成宿望，清樸公忠者。至於以司員而有意忤長官，矯激刻薄，反博美名，不獨士風盡變浮僞，正恐流弊影響，將在國家治亂上耳！又蕪客以爲天下無足爲彼師者，故在彼無所謂師長，一切以平等行。

之，公然相爭吵辱罵。如其謁庚辰會試房師林侍郎事，已遍傳。庚午鄉試主攷爲李若巖，因若巖學問素著，得彼此友善，有時議論不合，則當面大斥，經人勸散者屢。又潘文勤待以上賓，友契極矣！而亦或嘗筵謾罵。夫此似不過脾氣乖張，舉動躁妄，無足深論。然我所憂者，則以其入如此，固未嘗不談忠孝品節，學問經濟，斯其害不可勝言耳！……

七、隱事多有根據

雙海花所寫清末達官文人之隱事，而加以諷刺者，率有實事根據，並非出於譁蔑。雖描寫不免誇張，但不失於寫實。茲復刺舉數事，證以他籍，以見著者實非信口雌黃也。

(一) 第七回寫清議家蒲州名士寶廷，以學政而狎妓，畏人彈劾，而自行參掉官職之事曰：「寶廷……一日忽聽得莊嵩樵兵敗充發的消息，想着自己從前也很得罪人，如今話柄落在人手，人家豈肯放過。與其被人出手，見快仇家，何如老老實實自行檢舉，倒還落個玩世不恭，不失名士的體統。打定主意，就自己把狎妓曠職的緣由，詳細敘述，參了一本。果然奉旨革職，也落得逍遙自在」。此事並非子虛，清史稿寶廷傳曰：「七年，授內閣學士，出典福建鄉試，既歲事還朝，以在途納妓，自劾罷，築室西山，往居之」。

(二) 第十三回寫潘祖蔭主會試，立意欲得張謇之舉曰：「各房總裁房考，衣冠齊楚，曾集至公

堂，一面折封唱名，一面填榜。從第六名起，直填到榜尾，其中知名之士，如姜表（江蘇），朱融曾（豐念慈），呂成澤（李盛鐸），易翰（葉昌熾），楊遂（楊銳）諸人，到也中了不少。只有章直蜚（張謇）開韻高（文廷式）兩人，毫無影蹤。潘尚書心裏還十分着急，認定會元定是直蜚，韻高也在魁卷中。直到上燈時候，至公堂上點了萬支紅蠟，千盞紗燈，火光燭天，明知白晝。大家高高興興鬧起五魁來。潘尚書拉長耳朵，只等第一名唱出來的必定是江蘇章謇，誰知那唱名的偏偏不得人心，朗朗的喊了姓劉名毅起來。尚書氣得鬚都豎了：子佩（沈曾植）却去揀了那本撒掉的元卷，拆開彌封一看，可不是呢，倒明明寫着章謇的大名。這一來真叫尚書公好似啞子吃黃連了。填完了榜，大家各散，尚書也垂頭喪氣的自歸府第去了。潘祖蔭之立意欲取張謇，的是實事，不幸未能如願。張孝若南通張季直先生傳記曰：「光緒十五年，我父三十七歲的會試，總裁是潘公，他滿意要中我父，那曉得無端的誤中了孫錫和，當時懊喪得了不得」。

(三) 第十一回寫康有為剽廖平之論著新學僞經考之事曰：「劍雲這段議論，也不是他一個人的私見。上回有一個四川名士姓繆號寄坪的來見，他也有這說。他說，孔子反魯以前，是周禮的學問，叫做古學。反魯以後，是王制的學問，是今學。弟子中，在前傳授的，變了古學一派。晚年傳授的，變了今學一派。六經裏頭所以制度禮樂，有互相違背，絕然不同處，後儒牽強附會，費人心思，不知都是古今學不分明緣故。你想古學是純乎遵王主義，今學是全乎改制變法主義，東西背馳，那裏會

得誰來呢？……張尙書道：繆寄坪的著作，聽見已刻了出來，我還聽說現在廣東南海縣有個唐姓的名，猷輝號叫個什麼常肅，就竊取了寄坪的緒論，變本加厲，說六經全是劉歆的偽書哩。這種議論纔算奇聞……」。關於康有爲引仲廖平之關劉篇作新學偽經考，知聖篇作孔子改制考，廖平曾力揭此事。而康氏則諱莫如深。其初也，廖氏曾屢言此事，其經語甲編一曰：

廣州康長素，奇才博識，精力絕人，平生專以制度說經。戊己間，從沈君子豐處得學考，謬引爲知己。及還羊城，同黃季度過廣雅書局相訪，余以知聖篇示之，馳書相戒，近萬餘言，斥爲好名驚外，輕灑前說，急當焚毀。當時答以面談再決。後訪之城南安徽會館，兩心相協，談論移晷。明年，聞江叔海與俞蔭老書，而新學偽經考成矣。甲午，晤龍濟齋大令，聞孔子會典已將成。……然則王制義證可以不作矣！生公說法，求之頑石，得此大國，益信不孤。

又經語甲編二曰：

丁亥（光緒十三年）作今古學考，戊子分爲二篇，述今學爲知聖篇，古學爲關劉篇。庚寅，晤康長素於廣州，議論相克，逾年偽經考出，倚馬成書，真絕倫也！

廖氏既自道其事，又致書康氏以爭。四益館文集致某人書，即與康氏者也。入民國後，康氏不慊於其和，敢爲異說而不讓，刊行不忍雜誌，廖氏適遊京師，康以雜誌相貽，廖答書曰：

羊城分袂，倏忽廿年。……頃因事北游，詢悉近况。妙悟任公，積愆良慰。君未肯渠來，我不能驟

往，東望茫茫，彌惻怛耳！憶昔廣雅過從談言微中，把臂入林。彈指之頃，七級寶塔，法相莊嚴，得未曾有。巍然大國，屈歷彈丸。志欲圖存，別構營壘。太歲再舛，學塗四變，由西漢以迨先秦，更由先秦以迨鄒魯。言新，則無字不新，言舊，則無誼非舊。前呈四變記摘本一冊，求徵高明，周璞鄭鼠，不知何似子雲？……

此文弦外之音，仍寓康氏之偽經考係由其啓發而成也。但康氏對此，則曾不一言。至民國六年爲偽經考後序，始略道及之曰：

今世亦有好學深思之士，談今古之辨，或間有相合，惜其一面尊今文而攻古文，一面尊信偽周官，以爲皇帝王霸之運。矛盾自陷，界畛自亂，其他所在多有。脈絡不清，條理不晰，其爲半明半昧之識，與前儒雜糅今古者無異，何以問其教而導後士？或者不察，聽其所言，則觀其尊僞周禮一事，而知其道不相謀，翻其反而也。

所謂「有好學深思之士，談今古之辨，或間有相合」，即暗指廖氏而言。而其曾得廖氏緒論，受其啓示，於行墨之外，亦可逆探而得矣。

華海花所有刺諷，多極影射實事，非爲落虛，有如上例。他若嘲張佩綸馬尾之敗（第六回）吳大澂之銅柱銘（第八回），潘祖蔭之講公羊學（第十一回），王懿榮之請重修四庫全書（第十三回），均與實事相符。所謂諷刺，即是寫實，故大半可置信也。

八、陸氏描寫失實的部分

雙海花前二十回，一氣喝成，組織描寫，均極經心。至於陸氏所續，其描寫有時失之率意。其取材也非有遺漏輒歪曲事實，此其所以不如曾作之可喜也。如其寫八國聯軍事，亦以傅彩雲為線索，但傅彩雲之勸瓦德西停止焚掠，保全琉璃廠，於和議賠款時，又抑減其數目，此等行事，有愧當時袞袞諸公者多矣，顧乃隻字弗及。若為文章有力計，何不對傅彩雲此等舉止，加意描寫，以見賤如妓女，未始無人性，到危急時，亦知愛國憫人，則其時王公之昏庸愚昧，貪生自私，不將由此而更形其低落乎！他若對康有為梁啓超之諷嘲，實存惡意，有違真實。而赴天津見袁世凱，說其以兵挾慈禧太后者，本為譚嗣同事，此有後日所傳袁氏戊戌日記可證，今陸氏竟誤作有為本人往見，豈傳聞有異詞乎？若其寫庚子義和團之亂，兩宮西狩之事（三十七回至四十回），大體以羅惇縻庚子國變記為藍本，增益殊鮮，是均難免草率之譏者焉。

陸氏對保皇黨人，有所詆冒，尙情有可原。以為陸氏係贊成孫中山等之革命運動，自與康有為輩之主張保皇者抵觸。但其對湖南起事以圖傾覆滿族為志之汪銘，沈蕙，亦加以污蔑，則實不知其用意何在也。沈蕙會起兵於湖南新堤，及失敗，乃走京師，時八國聯軍，屯聚於津沽，沈乃通款聯軍，謀

藉拳魁案，以盡覆諸旗，用條列諸凶名姓，及其罪狀，暨諸聯軍，於是載助，啓秀，載瀛，載灃之徒，分別誅竄盡。又值聯俄黨與俄人訂密約於北京，蓋偵知之，悉爲揭載於日本新聞，於是政府備受東京留學生及友邦之詰責。則沈蕙其人，實一有志光復漢族之志士，爲不可多得之人物。乃陸氏對之，反有惡嘲，若曰：

沈愚溪道：「聯軍進來，可是要懲辦誰和拳的誰是罪魁？誰是禍首？他們可都不很明白，我這裏頭就好借他們的力，除掉這一班頑固老朽，這就是借刀殺人的勾當」。文波聽了，舌頭一伸，陪付，你這個人，這麼的好臉，將來一定要受着報應（四十二回）。

却說沈愚溪自從投進了歐幕，真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盡忠得要不得。瓦德西非凡歡喜，常對曹夢蘭道：「世界上人類的品性，要算中國人第一，卽如這沈愚溪，在我們這裏，何等的好處。他這個總司，倘使我們日耳曼人當了，也沒有他那麼有效。他的好處，是在破除種界的淺薄觀念，一盡盡職，悉心辦事，好極，好極！」（四十三回）

陸氏對沈蕙此等諷嘲，皆失其平，未能明悉沈氏之用心也。汪鎔亦謀起事於湖南，事洩自殺。清史記事本末曰：

鎔，安徽人，幼從父宦游湖南。自德據膠澳，感於外患日亟，擬設白話報於蕪北，以開通民智自任。未幾政變，朝士被殺者六人，株連甚衆。鎔憤然曰：「廢某日言變法，爲清庭效忠，尙不見

容於滿人，橫遭誅竄，天下事尙可爲乎！」因鼓吹益力。及是年（二十六年）五月，拳匪亂作，開疆河強，大局益危。時唐才常倡破壞於滬上，林圭等謀舉事於漢皋，鎔亟思結合湖南會黨，以爲發難地。……

汪銘之死，係爲其兄鑑所賣，則其人亦有志光復之士。乃陸氏於四十四四十五回兩回，插入汪瑩之女兒及姨太太私通戲子一段，與故事之進展，了無關係，實不知有何用意。意者殆以諸人之起兵，有「保皇」之嫌疑因加試毀乎？此清史紀事本末作者，已爲之辨護曰：

「自立軍」，世人所謂勤王之師也，因其會章有曰：「務合海內仁人志士，共譁忠君愛國之實，以濟時艱」。人遂指爲保皇之鐵證。然其序則有曰：「低頭腥羶，自甘奴隸」。又曰：「非我類，其心必異」。此其軍中之真相，究爲何若，但觀其詞氣之間，已有隱隱流露者矣。

「自立軍」爲唐才常之組織，而汪沈皆與通聲氣，實爲一革命之新軍。其言忠君愛國，意在借以號招，其本志則爲傾滿清。此與康有爲之「保皇」截然有別也。陸氏乃視與有爲同流，加以誣蔑，殊失真象。

九、結尾

孽海花之人物諷刺，及其取材與描寫諸端，均略述管見如上。至於文字方面，陸氏續書亦略可取處，若第四十四回寫汪銘姨太太招戲子私會而阻於暴風雨一節，借天時變化，以襯托淫婦之焦灼

的係成功文字。較諸老殘遊記之寫黃河打冰，及黑妮大鼓，殆不多讓也。壁海花畧受自由者發起，東亞病夫編述。據民國十八年改本序稱，愛自由者爲金天翮松岑，開首四五回爲金所草，後由曾樸續寫，將前四五回加以竄改，乃一氣呵成二十回。則其書實由金氏發端。曾樸於民國二十四年卒。所著小說除壁海花外，復有魯男子第一部戀。又其早年完成之補後漢書藝文志，一依七略體例，亦有可觀。金天翮後改名天羽，字松岑，江蘇吳江人，光緒末。曾薦舉經濟特科。著有天放樓詩集，陳衍石遺詩話。稱其「才調縱橫，在畫家爲詠品，近代中與龔定菴顧相似」云。

三十一年八月修改。

翁雅和以潘八瀛。卽潘伯真。黎石崖。卽李芍農。李魏蒼泝民。卽李毓客。銘。莊小燕。卽張楹野。
 莊翁機侑培，卽張佩綸幼樵。陸如仁祥，卽陸鳳石潤庠。錢唐卿端敏，卽汪柳門鴻鑿。何廷齋太真
 大，卽吳清卿天徵。唐常肅，卽康長素。壬子度恭，卽黃公度道憲。馮駭廷，卽顧構廷。呂辛芳，卽李
 經方。匡次芳，卽汪芝房。謝山芝，卽謝綏之。許鏡澄，卽許景濂。雲仁清，卽徐仲虎。卽徐香之棟，卽
 王愛幼亭。李台霞，卽李丹厓。潘芝會奇，卽潘曾郁。徐忠華，卽徐仲虎。卽徐香之棟，卽徐香濤之
 洞。馬善敦，卽馬眉叔。呂顯齋，卽黎蕪齋。薛淑雲，卽薛叔耘。李任叔，卽李壬叔。米筱亭，卽愛
 肥懷。姜劍雲，卽江建霞。王榆蓀仙祀，卽王益吾先謙。祝寶廷溥，卽寶竹坡。黃叔蘭禮方，卽黃漱
 蘭禮芳。黃仲鴻，卽黃仲發。袁尚秋，卽袁爽秋。繆寄坪，卽廖季平。連沅荇仙，卽聯元。成伯怡，
 卽盛伯雲。段扈橋，卽端午橋。聞韻高，卽文芸閣。荀子佩，卽秋子培。汪蓮孫，卽王廉生。馮景亭
 ，卽馮桂芳（缺名筆記）。夫人。卽其妻。卽其女。卽其子。卽其孫。卽其曾孫。卽其玄孫。卽其高孫。卽其天孫。卽其地孫。卽其
 傅氏三姊妹。住白蜆橋，以次行。季曰三寶，亦曰鈺蓮，馬氏三良，白眉稱最。梳雙丫髻，立垂
 花門下，娟好如畫圖中人。豆蔻梢頭，風情乍解，與說平話之朱品泉，有沆瀣之契。未幾，朱以瘵疾
 死，而三寶乃流轉於北里中，更名傅彩雲，娟秀豔冶，固猶曩之態也。時洪文卿學士鈞，方奉歸家居
 一，一見彩雲，詫爲奇豔，立畀三千金，寵之專房。無何，學士銜命歐西，星軺待發，載與俱西。留歐
 五載，頗多韻事，一時有譽之爲交際社會之花者。歸國以後，學士病卒，而彩雲終以多情飛絮，靈逐

東風，改名曹夢蘭，而濕而燕，所之現身說法。及庚子亂作，因傳與聯軍統帥有舊，彼都人士，不少保全。樊樊山有前後彩雲曲，吾鄉曾孟樸孝廉復有孽海花詞，皆傳彩雲身世甚詳。吾友孫龍尾北行雜詩中，有二首則專詠其庚子之事云：「淡掃眉峰捧額黃，雲鞵大脚試宮妝，儂家舊住南城路，一段行雲接大王。」「月鎖千金冷玉墀，唾壺盛淚入宮過，和親縱有金縷貴，輸爾溫馨一掬脂」。(吳坊小志)。

孽海花爲中國近著小說，友人謂此書與文明小史老殘遊記恨海，爲四大傑作。顯孽海花能包羅數十年中外事實爲一書，其線絡有非三書所及者。其筆之談諧，詞之瑰麗，又能力敵三書而有餘。惜印行未半，忽然中止。天笑生承其意爲碧血幕一書，文筆優美，與孽海花伯仲，未數回亦止。神龍一見，全豹難窺，見者常有同慨也。(侗生叢話)。

孽海花隱託人名，近人考之詳矣。固亦有挂漏，未及備列者，玩索所得，隨筆於下：黃文載，即

王文在(字念堂)。王慈源，即黃自元(敬輿)。成木生，即盛杏蓀。褚愛林，即褚晚香。徐雪岑，

即徐雪琴。胡星岩，即胡雪岩。陳千秋，即陳萬年。孫一仙汶，即孫逸仙文。畢嘉銘，即畢松琥。崔

大人，即崔國因(字蘭生)。曾小侯，即曾紀澤。高揚藻理惺，即李鴻藻蘭生。繆仲恩綬山，即廖復

壽仲山。章竊直輩，即張譽季直。蘇齋鄭庵，即鄭孝胥蘇戡。呂成澤沐庵，即李盛鐸木齋。楊途淑菴

，即楊說叔僑。林助教古，即林旭瞰谷。易物綠常，即葉昌熾鞠常(號綠督)。莊立人，即張位。劉

毅，卽劉可毅。余同，卽徐桐。傅容，卽徐邨。柴蘇韻甫，卽蔡鈞和甫。俞耿西塘，卽裕庚朝西，魚
 陽伯，卽魯伯陽。祖鍾武，卽孫毓汶。余維義，卽徐用儀。俞樹屏，卽徐樹銘。呂且聞，卽李端蒙。
 余銘，卽玉銘。連應晉，卽李蓮英。珠公子，卽翁斌孫。章鳳孫，卽張端本。莊鏗瓊，卽張柳君。
 曾敬華，卽曾勁虎，章一豪，卽張曜。魯通一，卽衛達三（名汝貴。）方代勝安堂，卽袁世凱慰庭
 （松風閣筆乘）。

孽海花人名索隱表

強作解人

東隱病夫所著孽海花小說一書，於新小說中，當推爲巨擘。其描寫名士習氣，及當時京師上流社會之情狀。最爲淋漓盡致。良以作者於此中歷史，知之最審。故能言之有物如此。林琴南先生爲今世小說家泰斗，於他書往往少所可否。獨於此孽海花則傾倒實甚。嘗語人曰：『我閱小說多。吾於孽海花嘆觀止矣。』其價值可知。惟書中事實，多係實事；而人名則因當此世故多隱託此蓋作者忠厚之心也。惟時至今日，則已大半物在人非。且恐閱歲逾久而境過情遷。書中風流韻事之出處，真相愈秘；况書中事實，於主人翁之外，初無過甚之貶詞，亦無需終秘。因不辭贅筆爲之揭出。至於金鈞雲青之爲何如人，則解人自解，無勞強作解人之明言。無已，請讀書中張小燕送行詩中『君家景們最風流』之句，而細味之，則亦思過半矣。茲爲列表如下：

書中人物：馮景亭——馮桂芬字敬亭。金鈞雲青——□□□。黃文載——王文在字益堂。王慧念

黃自元字敬輿。潘會奇勝芝——潘遵祁字順之。錢端敏唐卿——汪鳴鑾字柳門。陸仁禪琴如——

陸潤庠字鳳石。溫肇廷——顧肇熙字緝庭。何太真珏齋——吳大澂字清卿。珏齋。謝山芝——謝家福

字綏之。成木生——盛杏蓀。貝佑會效亭——費學曾字佑庭。清愛林——繡蘭香。龍孝棋——魏昌翰

更名公襄字孝拱。倭良峰——倭仁清諡文端公。徐雪岑——徐雪琴。徐英忠華——徐建寅字仲虎。薛

輔仁淑雲——薛福成字淑耘。呂蒼舒順齋——黎麻昌字蕪齋。李豐寶台霞——李鳳苞字丹霞。雲宏仁

甫——容閔字潤甫。李任叔——李善蘭字壬叔。胡星岩——胡雪巖。志剛——志剛。孫家毅——孫家

毅。王恭子度——黃遵憲字公度。陳千秋——陳萬年。孫汶一仙——孫文字逸仙。史堅如——史堅如

。畢嘉銘——畢松琥。潘宗蔭八瀛——潘祖蔭字伯寅。龔平和甫——翁同和字叔平。黎殿文石農——

李文田字芍農。李治民純客——李慈銘字蓴客。莊芝棟壽香——張之洞字香濤，莊佑培崑樵。張佩綸

字幼樵。黃禮方叔蘭——黃體芳字漱蘭。王仙杞憶莪——王先謙字益吾。祝溥寶廷——宗室寶廷字竹

坡。袁旭尙秋——袁昶字爽秋。匡朝鳳次芳——汪鳳藻字紫房。傅彩雲——傅彩雲即後之賽金花。呂

萃芳——劉瑞芳或作李經芳者誤。許鏡澂祝雲——許景澄字竹實。馬美啟——馬建忠字眉叔。

阿彌——阿彌。莊煥英小燕——張蔭桓字樵野。崔大人——崔國因字蘭生。曾小侯——曾紀澤。米繼

曾筱亭——費念慈字杞懷。姜表劍雲——江標字建霞。連沅荇仙——聯元字仙衡。虞煜伯治——宗室

盛昱字伯希又伯羲。段扈橋——端方字午橋。荀春植子珮——沈曾植字子培。黃朝杞仲濤——黃紹箕

學仲波。繆平寄坪——廖平字季平。唐猷輝常肅——康有為自號長素。高揚藻理惺——李鴻藻字蘭生

。繆仲恩綬山——廖壽恆字仲山。尹宗湯震生——楊崇伊辛。章蕪直菴——張睿字季直。聞鼎鑄韻高

——文廷式字芸閣。蘇胥鄭齋——鄭孝胥字蘇戡號太夷。呂咸澤沐庵——李盛鐸字木齋。楊遂淑齋

楊銳字叔瞻。易鞠綠常。葉昌熾字鞠常號綠常。

莊可權立人。張權字君立。劉毅。劉可毅字葆真。余同。徐桐字蔭軒。汪蓮孫。王懿榮字廉

生。傅容。徐郟字頤閣。威毅伯。肅毅伯。柴和韻甫。蔡鈞字和甫。俞耿西塘。裕庚字朗西

。莊南稚燕。張蔭桓之子。魚邦禮陽伯。魯伯陽。大刀王二。大刀王五名正誼。老敬王爺。

恭忠親王奕訢。祖鍾武。孫毓汶。余維義。徐用儀。俞書屏。徐樹銘。呂且闈。李端棻。楊

誼桂越常。楊宜治字處裳，四川人，總理衙門章京。余敏。王銘。連總管大叔公公。李連英。

珠公子。翁斌孫。章鳳孫。張瑞本。莊鏞瓊。張柳君。曾敬華。曾勁虎。章一豪。張曜。

魯通。衛汝貴字達三。方代勝安堂。袁世凱字慰庭。孫三兒。京優中之武角。

孽海花戲本

阿英

談到東亞病夫的孽海花，誰都知道是維新運動以後的一部重要小說。這部書最初是發表在當時的雜誌小說林上的，乙巳年第一卷在日本印成單本。續集以下，好像是移到另一刊物新小說上發表。有正書局印孽海花單本，實際上，已不是第一次了。在孽海花發表以後，有署名天寶宮人的，曾經把第一卷十回編成戲本，在雜誌月月小說上發表，後來作羣學社刊行的說部叢書第四十六種，與作者另一戲本義俠記（一名黑奴報恩書，日本尾崎德太郎原本）合冊，這是很少有人提起的。戲本亦分作十幕，情節與原書毫無出入，但並沒有特殊優秀的地方。不過，也有些值得一說的，如第五幕寫臧崙失守馬關的一段唱詞：

（臧站上唱）旌旗招展龍蛇影，要退敵人十萬兵。站立城樓看得準，兵如潮水往上騰。一霎時黑烟如雲起，雷聲大砲墮邊城。（法兵放砲烘城介）（殺下）（臧赤身足走介唱）一時兵散如山倒，殺的俺盔甲一齊拋。一着棋走錯全盤左，書生用武誤六韜。背地裏只把傅相怨，他不該授我計一條。練兵訓將全無靠，外交和款計為高。今日裏失却馬關道，有何面目對當朝。赤身露體往前跑，去見傅相說根苗。（內場臧介）鼙聲不絕耳邊叫，法人得勝志氣驕，無奈何夾入在難民道。

(變扮逃難介)，頭頂銅盆找路逃。(戴銅盆逃下介)

把臧崑諷刺得實在辛辣，使人聽到這些唱詞，真是氣也不好，笑也不好。第七幕裏，許鴻荃上場，有一段帝國主義侵略的唱詞，註作「緊板」：

法蘭西，占越南，閩疆告警。德意志，寇威海，山東不寧。英吉利，驚商務，開埠六省。俄羅斯，侵北邊，不約同盟。五大國，起雄心，思想兼并。日本國，本同種，也起梟心。羽檄馳，電報飛，政體不定。每日裏，講交涉，焦敵舌唇。

說明當時中國所處的地位，與被侵略的情形，這幾句唱詞，說得是最明白的。至於其他各幕，平平而已。我所見到的戲本，祇這一卷，二卷以後是否有作，則不得而知了。

續一等十回... 小說閒譚小說零話。

前... 續... 續...

續... 續... 續...

四 英

曾孟樸與賽金花

商鴻逵

當光緒末年，曾孟樸先生用「東亞病夫」名義寫了一部小說，曰孽海花。書中主人是同治戊辰科狀元洪鈞的愛妾傅彩雲——即賽金花；另外又驛上了些晚清官僚，學者，革命黨的情事。算是一部香豔而富「史趣」的書。官僚學者我們暫且不講，單說這傅彩雲，她當過妓女，做過欽差夫人，出過外洋，——女子出外洋，在現在不算啥，可是在四五十年前，那真了不得——庚子年，又因能操德語，大大出了一次風頭，弄的幾乎家喻戶曉。曾先生的書裏寫她最買力：聰明，美麗，技藝，才能集於一身。前年冬，我們因一時興會訪了訪她，於是這位「老佳人」的名兒又惹起注意，同時更有人舊話重提，揣疑起曾和賽的關係。去年冬，曾曾有解辯，說：

賽嫁洪文卿（洪鈞的號）時年十六歲，時予（曾自指）僅十三歲，焉解戀愛為何物？……文卿出使的年份確爲丁亥，是年我正十六歲，而賽金花的歸文卿，在出使前兩年或三年，爲光緒甲申或乙酉（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北平晨報載上海通訊）。

還說：

予初識賽於北京。時予任內閣中書，常出入洪宅，故常相見。彼時賽風度甚好，眼睛靈活，縱不

說話，而眼目中傳出像是一種說話的神氣，譬如同席吃飯，一桌有十人，賽可以用手，用眼，用

口，使十人俱極愉快而滿意（同上）。

我見了這話，引起好奇心，有一天便拿去問賽，初，她吞吐忸怩，不肯直說。後來我說：「你說他比你還小三歲」。這纔逼出來她的話：

他比我還小三歲？他比我要大六七歲呢！記得那時在北京，他常常來我們家裏玩，洪先生呼他作「小朋友」，後來還是爲了我，鬧點意見，他才不怎未來了。

我聽了這話，歲數大小先不談，「話裏帶話」，頗有意思，姑記於此，留待將來仔細考證。

會說她嫁洪是十六歲，在洪出使前兩年或三年，這雖與她自己說的：

我十三歲那年，出去的（指爲娼）工夫不多，就認識了洪先生。……這時洪先生是四十九歲。……明年正月十四日，把我娶了過去。我十四歲，洪先生整五十（賽金花本事）。

的話不符，可也許會是實話，賽含糊罔。何以呢？當我們訪她時，曾問她和瓦德西是否在歐洲就相識，她說並不相識；又問了問她嫁洪及出國年齡，遂覺：一個不逾二八的年輕女子，又纏脚，乍到歐洲，決不會鬧出像孽海花裏所說那樣風流勾當。却不料，後又同她談起此事，她不經意的說出，在歐洲原也和瓦有相當熟識。這麼一來，曾的話便有些可信了。——不過，她的瞞弄歲數或許別有她地位上的「難言之隱」，曾和她的關係並不能因此而判明，蓋曾還說了「初識賽於北京，時予任內閣中書」

這時，自不僅不止十三歲，想總有二十多了吧！

照會說，賽今年是六十五歲，看上去可真不像，雖不免亦顯老態，然矚望之尚如四十許人。

賽的眼睛的確好，最稱美處，恐亦在此。前人形容眼睛有「澄鮮」「媚霞」等詞，「一泓秋水照人寒」等句，用之賽氏，都非虛譽。她亦頗以此自負，嘗說：「從沒有一張照像能夠把我的眼神傳出

。賽的一生底細，我們欲想知道很難，她是決不肯全盤托出的。這只好慢慢從旁去找材料。前幾天，有位朋友送給了我一張賽的舊像，是在濟南照的，冬裝，戴絨球風帽，披一件鑲雲繡花斗蓬，年紀二十彷彿，畫眉塗唇，容態妖冶，由這張像我猜想，她在濟南也須還留戀過一個時期。

至孽海花裏的賽金花，因多是在歐洲（指二十四書），事實一時不易考證；只那第八回「紅絲現出新人錯認舊人」裏一節：

雲青（洪鈞）道：「你今年多少年紀了？」彩雲道：「我今年十五歲了」。雲青臉上呆了半晌，却順手拉了彩雲的手，耳鬢厮磨的端相的不了，正在出神，忽見彩雲粉頸中一線紅圈，明若胭脂，細若絲縷，不禁詫異道：「你頸上紅絲一條是染的麼？」彩雲笑道：「這是我胎裏帶出來的，擦也擦不掉，染的那裏有如此顯明呢？」雲青聽了，垂下頭去，顏色慘淡，不知不覺兩股熱淚從

眼眶中直滾下來，口裏念道：「當初只道渾閒事，過後思量總可憐！」

說是洪鈞在十五年前曾負一妓，妓憤，自縊死，即賽之前身，故頸上有一條紅絲，却是用因果小說的舊套。我會像看過賽頸，就連半截紅紋也沒有，遑論「明若胭脂」。自然，這不過是笑談笑談而已，小說那又全能當真的。

（此處文字極其模糊，似有「二十」等字樣）

（此處文字極其模糊，似有「二十」等字樣）

（此處文字極其模糊，似有「二十」等字樣）

樊增祥前後彩雲曲并序

錢基博

樊增祥，原名嘉，字雲門，號樊山，湖北恩施人。賦前樓彩雲曲并序，最爲時誦；其辭曰：傳彩雲者，蘇州名妓也；年十三，依姊居滬上，絕名噪一時！某學士銜恤歸，一見悅之，以爲合聘爲筵室，待年於外。祥琴始闢，金屋斯啓。攜至郟下，寵以專房。學士持節使英，萬里歸天，鴛鴦並載；至矣，六珈象服，儼然敵體。英故女王，年垂八十，雄長歐洲，尊無與並。彩出入椒庭，獨與抗禮；嘗借英皇並坐照像，時論榮之！學士代歸，從居京邸。與小奴阿福奸生一女。學士遂願留彩，寢與疏隔；俄而文園消渴，竟促天年。彩故與他僕私，至是遂爲夫婦。居無何，嘗略盡，所歡亦殂！仍返滬爲賣笑計，改名曰賽金花。蘇人公檄逐之！轉至津門，雖年逾三十，而馳名不減曩昔。已亥長夏與客談此事，因記以詩。先是學士未第時，爲人司書記，居烟臺，與妓愛珠有啣臂盟；比再至，已魁天下，遽與珠絕。珠冤痛累日，竟不知所終！今學士已矣！若敖鬼餒，燕子樓空，唱金縷者，出節度之家；過市門者，指狀元之籍；得非鴛小玉冥報李十郎乎！余爲此曲，亦如元相所云：「甚願知之者不爲，而爲之者不惑耳！」

姑蘇男子多美人！姑蘇女子如瓊英！水上桃花如性格，湖中秋藕比聰明！自從西子湖船住，女貞

靈化垂楊樹！可憐宰相倚吳棉，何論紅紅綠綠素素！山塘女伴訪春申，名字偷來五色雲。樓上玉人吹玉管，波頭桃葉倚桃根。約略鬢髮十三四，未遣金刀破瓜字。歌時常先菊部頭，釵梳早入妝樓記。北門學士素衣人，暫踏毬場訪玉真。直爲麗華輕故劍，况兼蘇小是鄉親！海棠鴨後寒梅喜，侍中居外明詩禮。兩見瀟崗墓草青，鴛鴦紋上春風起！畫鷁東乘海上潮，鳳凰城裏并吹簫。安排銀鹿娛暹暮，打疊金貂護早朝。深宮欲得息華使，才地容齋最清異！夢入天驕帳殿遊，闕氏含笑聽和議。博望仙槎萬里通，霓旌難得彩鸞同！詞賦環球知繡虎，釵鈿橫海照驚鴻！女君維亞喬松壽，夫人城闕花如繡。河上蛟龍盡外孫，虜中鸚鵡稱天后！使節西持萼萼章，錦車馮嬖亦傾城！冕旒七蠢瞻繁露，盤敦雙龍贈寶星。雙成雅得君王意，出入椒庭整環佩。妃主膏肓時往來，初三下九同游戲！裝束潛將西俗嬌，語言總愛吳娃媚！侍食偏能壓海鮮，投書亦解繙英字。風紙縑來鏡殿寒，玻璃取影御床寬。誰知坤媪山河貌，祇與楊柳一例看！三年海外雙飛俊，還朝未幾相如病！香息常教韓壽聞，花枝母與秦官並！春光漏洩柳條輕，郎主空嘆梁玉清！祇許丈夫驅便了，不教翠客別宣城。從此羅帳怨離索，雪監小袖知誰託？紅閨何日放金雞？玉貌一在鎖銅雀。雲雨巫山枉見猜，楚襄無意近陽臺！擁衾總怨金龜婿，連臂猶歌赤鳳來。玉棺畫下新宮啓，轉磨玉郎長已矣！春風肯豎綠珠樓，香徑還思苧羅水。一點奴星照玉壺，樵青婉孌漁叢美。總惟猶掛鬱金堂，飛去飛梁雙燕子！那知薄命不猶人，御叔子南先後死！蓬巷離栽北里花，明珠忍換

曼安米！身是輕雲再出山，瓊枝又落平蕪里！綺羅叢裏脫青衣，翡翠巢邊夢朱郎。章臺依舊柳初
 鬢，翠掃禪心未許蠶！杏子衫痕學宮樣，枇杷門榜換冰衙。吁嗟乎！情天從古多綠業，舊事歷臺
 那可說！微時嘗削得恩憐，貴後費芳都棄擲！怨曲爭傳紫玉釵，春遊未遇黃衫客！君既負人人
 負君，散灰扇戶知何益！歌曲休歌金縷衣，買花休買馬腰枝！彩雲易散玻璃脆，此是香山悟道
 詩！

某學士者，吳縣洪鈞，光緒間，出仕英、俄、德、奧諸國者也，故增祥以洪容齋影之；嘗語人曰：「
 禍水何能溺人；人自溺之！出入青樓者，可以彩雲為鑑！」厥後彩以庚子入京，會八國聯軍至，統帥
 者德國瓦德西，則彩雲前膠洪鈞出使時所私昵也；至是重續暨歡，侍瓦居儀鸞殿。爾時聯軍駐京，惟
德軍最酷！留守諸大臣結舌坐視，莫之誰何！而彩雲則言於瓦，止其淫掠。又曰：「琉璃廠中國數千
 年文物之所萃也；幸毋燬！」凡瓦之欲使中國過於難堪者，彩雲必爭之！迨議賠款，則抑減其數；面
 於朝局之斡旋，民生之利賴，不在諸公之袞袞，而繫彩雲之纖纖！此可謂中國奇恥極辱也！然士大
 夫之嚮詛罵者，一轉而頌彩雲之能效忠於國矣！雖然，彩雲則何知！一日，謂瓦曰：「中國之蒐人材
 ，在八股試帖；將相於是出焉！」瓦用其言，乃於金華書院集諸生而試之，示期縣榜如制。文題「以
 不教民戰」；詩題「飛旆入秦中」。試之日，人數溢額；瓦為評定甲乙，考得獎金者，咸欣然有喜色
 ！自此事出，而嚮之譽彩雲者，頌聲未歇，又成大話以為喪心辱國也！增祥乃著後彩雲曲以敘其事，

可以視國勢之不競，世變之凌夷焉！其辭曰：

納蘭昔御饑鸞殿，曾以宰官三召見。畫棟珠簾鶴御香，金床玉几開宮扇。明年西幸萬人哀，柱網蜚廉委劫灰！虜騎亂穿驛道走，漢宮重見柏梁災！白頭宮監逢人說；庚子災年秋七月。六龍一去萬馬來，柏林舊帥稱魁傑！紅巾蟻附端郡王，擅殺德使董福祥！憤兵入城肆淫掠，董逃不獲池魚殃！瓦會入據儀鸞座，鳳城十家九家破！武夫好色勝貪財，桂殿清秋少眠臥。聞道平康有麗人，能搗德語共德文。狀元紫語會相假，英后殊施並寫真。柏靈當日人爭看，依稀記得芙蓉面！隔越蓬山十二年，瓊華島畔邀相見。隔水疑通雲漢棧，催妝還用天山箭。彩雲此際泥秋衾，雲雨巫山何處尋？忽報將軍親折簡，自來花下問宵禽。徐娘雖老猶風致，巧換西裝稱人意！百環螺髻滿簪花，全匹鮫綃長拂地。雅娘催下七香車，豹尾銀槍兩行侍。鈿車遙過盤路來，羅襪果踏金蓮至。歷亂宮帷飛野雞，荒唐御座擁狐狸。將軍携玉瑤階下，未上迷樓意已迷！罵賊還嗤毛惜惜，入宮自詡李師師！言和言戰紛紜久，亂殺平人及雞狗。彩雲一點菩提心，操縱夷獠在纖手，朕饜休探赤仄錢，操刀莫逼紅顏婦！始信傾城哲婦言，強於辯士饑秦口！後來虐婦如螻虺，此日能言賽鸚鵡。較量功罪相折除，僥倖他年免纒首！將軍七十虬髯白，四十秋娘盛釵澤！普法戰罷又今年，枕席行師老無力！女閭中有女登徒，笑捋虎鬚親虎額。不隨槃瓠臥花單，那得馴狐集金闕！誰知九廟神靈怒，夜半瑤臺生紫霧。火馬飛馳過鳳樓，金蛇蹀躞燔雞樹，此時錦帳雙鴛鴦，儼

驚起無憐。小宋文記入抱時，夜度燒紅燈籠處。撥破煙樓閃電窗，多依健鳥求生路。一
 秦灰楚炬空，依然別館離宮住！朝雲暮雨秋復春，坐見珠簾和議成。一聞紅海搬師詔，可有青
 樓惜別情！從此茫茫隔雲海，將軍頗有連波悔！君王神武不可欺，遙識軍中婦人在。有罪無功損
 國威，金符鐵券越鎖殿！太息聯邦虎將才。終爲舊院蛾眉累！蛾眉終落教坊司，已是琵琶彈破時
 ！白門淪落歸鄉里，綠草依稀具獄詞！世人有情多不達，明明禍水襄裳涉！玉堂錦繡愆羽儀，碧
 海鯨魚喪鱗甲。何限人間將相家，牆茨不掃傷門闕！樂府休歌楊柳枝！星家最忌桃花煞！今者株
 林一老婦，青裙來往春申浦！北門學士最關渠，西幸讒談亦及汝！古人詩貴遺事情，事有關遺編
 拾補。不然落溷退紅花，白髮摩登何足數！

讀者至以比清初吳偉業圓圓歌；而後曲有當詩史，劇勝前曲，嘉興沈曾植以爲的是香山，不祇梅村

者也。——現代中國文學史。

賽金花本傳

——

賽金花本事

商鴻遠

商鴻遠的賽金花本事，是根據賽金花的口述寫成的，這無異是一篇賽金花的自敘傳，供給了許多別處見不到的資料。不過，以一個老妓女口述個人的往事，總不免有些隱瞞和歪曲，不能一本忠實；雖然商鴻遠在「附言」中已略有指正，我們仍難未能滿意。賽金花自稱她原姓趙，商氏「附言」却說：「或謂伊之姓趙，也是冒出，實乃姓曹，為清代某顯宦之後」。賽金花遞解回籍以後，她只說嫁過魏斯吳，商氏「附言」却說：「遞解回籍以後的些事，伊多推諉掩蓋不肯說出，據撰者所知，在光緒末宣統初間，伊尙嫁一滬寧鐵路職員黃某，民初黃死，再至上海，始識魏斯吳，意其不肯說出者，或箇中別有隱衷歟」。實在說起，賽金花的自述生平，對個人的文飾和隱避，也儘不少，又豈只這一兩事？像她私遁家奴阿福的事，這和洪鈞之死有着密切關係，她却隻字未提，好像本無其事。即她同瓦西的私情，她不但承認，反要加以辯白：「我同瓦的交情固然很好，但彼此間的關係，却是清清白白，就是平時在一起談話，也非常的守規矩，從無一語薄及過邪淫」。最可笑的商鴻遠也為其一偏之辭所惑，在序子裏替她刷洗道：「據李瓦回答，瓦到北

京，年已六十八歲，那麼，她在歐洲時，瓦已半百之翁矣！一個十六七歲的少婦，會迷戀上一五十開外的異族老頭兒，豈不笑話，伊之能結識瓦，料來，因為妓女身分，且嫻德語故也。不問庚子時，即在今日，欲覓一美姿容，精德語之中國妓女，亦必戛戛乎難矣！又在「附言」中說：「已往小說中，皆謂賽旅歐時，行爲浪漫，風流勾當頗多，實則，伊係一纏足女子，抵歐時年僅十四，及歸亦不逾十七，似此稗齡，兼之洪文卿又是一個很古板的人，事實上非謂不許，且恐有不能也」。可是商氏到寫賽金花與曾孟樸時，又不敢堅持此議了：「當我們訪她時，曾問她和瓦德西是否在歐洲就相識，她說並不相識；又問了問她嫁洪及出國年齡，遂覺：一個不逾二八的年輕女子，又纏腳，乍到歐洲，決不會鬧出像孽海花裏所說那樣風流勾當。後又同她談及此事，她不經意的說出，在歐洲原也和瓦有相當熟識。這麼一來，曾的話便有些可信了」。總之，我們不要忘記賽金花自十多歲即作着賣笑生涯，妓女們的年齡有幾個是據實直報的。曾樸在北平晨報通訊中說：「賽嫁洪文卿時年十六歲……文卿出使的年份確爲丁亥……而賽金花的歸文卿，在出使前兩年或三年，爲光緒甲申或乙酉」。依此說來，則賽金花之赴歐洲，已年近二十；洪鈞是光緒庚寅回國的（清史稿交聘年表上，光緒十三年丁亥五月丁巳，洪鈞被派爲出使俄德奧和大臣，光緒十六年庚寅七月召回，代之者爲許景澄），那時她已二十多了。以一個一天生就：這一付愛熱鬧尋快活的壞脾氣」的女性，把這尋歡取樂，看作家常便飯，偶然好奇，同一個外國軍官談

點愛情，亦在情理之中，有何奇怪可言？至於說在北京達到瓦德西，只是朋友，並無沾染，那更是欺人之談。固不論賽金花正作着神女生意，就是她被瓦德西那麼信任，如果沒有牀第私情，也未免太辜負人家的好意了吧！此外，如賽金花自述她入獄的原因，是爲了妓女鳳鈴的重情自殺，乃樊增祥後彩雲曲序却說：「彩雲虐一婢死」，即曾樸學海花擬目中亦有「賈良爲賤鴛鴦虐孤雛」一則，似乎死者不管爲婢爲妓，其爲被賽金花虐待而死，當爲事實。但在賽金花的自述，却是另一套話，這怎能令人信之不疑呢？關於這件事，清稗類鈔（第三十八冊）中又有如此的記載：「嘗畫雛妓六，中有名蝶芬者，花嬌月媚，尤傑出。內務府某特愛之，暇輒往訪，纏頭之資不貲也。彩知其意，迫使度夜，蝶以齒稗哀免，不允，數凌虐之，鞭笞無完膚。不堪其毒，遂仰藥死。乃裸而裹以蘆席，墜後園隙地，賄左右，無敢言者。某至，聞其死，傷悼不已，詢之同輩，大疑。乃續識一雛妓，使之燒阿芙蓉，以言語之，得端倪，即驅車返。次日，報五城公所，時掌中城者爲丁之枳，率番役，往掘屍身，驗之，鱗傷遍體，怒甚，乃將彩帶案，送刑部，於是那當枷鎖，俯首而入犴狴矣」。清稗類鈔所記，容爲孽海花「鴛鴦虐孤雛」一目的本事。像此等處，我們又那可過信賽金花的自述，而抹殺當時的傳說呢？樊增祥的彩雲曲，曾孟樸的孽海花，都是根據當時對賽金花的傳說而寫的，俗語說的好：「無風不起浪」，我們那能一概斥爲虛構呢？說這這裏，我要向讀者來一提示，就是：賽金花本事雖然供給我們一些珍貴資料，但爲了賽金花不肖

坦白直述，所以內中既有歪曲的地方，也有遺漏的事跡，不能算爲完美的實錄；要彌補這缺憾，我們不能不仰仗孽海花一類的記述與以補正了。最後，應再說到商鴻達的錯誤。沈蕙的被執於北京，立斃杖下，是光緒二十九年六月間事，賽金花之入刑部獄，就在這時候，所以她說：「我進刑部那天，就有個名叫沈進的，是革命黨被捕，因不招口供，打死在堂上」。商氏對於沈蕙的名字不清楚，把沈蕙誤寫作「沈進」，又在所作「年表」中把賽之入獄排到光緒三十一年去了。賽金花的確實歲數既鬧不清，她所口述的先後年代又焉保其無誤？在這些地方，商氏未免過於老實了吧！賽金花於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死於北平寄寓，葬彰儀門內之陶然亭。前此民國二十二年冬，劉半農鄭頻孫商鴻遠開始訪問她，擬爲寫傳。二十三年口月，劉半農死，商鴻達因踵劉氏之志寫成賽金花本事，出版於北平。二十四年口月，曾樸死。二十五年四月，夏衍賽金花劇本發表於文學月刊六卷四號，資料大都取自賽金花本事與修改本孽海花。同年十一月，眼看着第二次庚子事變要重演於北平，熊佛西亦著手草賽金花劇本，企圖借以喚起國人，共禦外侮。賽金花臨死時有這樣一句對話：「還有，顧媽，我要告訴你們，我今年實在是六十五歲了！外邊一般都以爲我今年是六十三歲」！蓋熊氏亦感到賽金花本事所說的年歲有問題了！我之把賽金花本事附印於孽海花初稿之前，是要給讀者一個參照，此外殆無他意云。

次舟識。

我本姓趙，生長姑蘇，原籍是徽州，家中世業當商，我的父親就生在徽州，十二歲上，因闖長毛，（即太平天國，以其披髮，俗皆呼曰長毛）我們徽州很受蹂躪，家人都四散奔逃了，他隻身便跑到蘇州找我祖父。那時我祖父正在蘇州與一叫朱鬍子的合夥開當舖。後來亂事平定，也沒有回本鄉，就在蘇州落戶了。我的母親是蘇州人，姓潘，容貌長得很美，性子又溫和，親友們都稱她賢惠。生我那年是同治末年，她整整三十歲。這時候，我家住在蘇州城內周家巷。

我的祖父叫趙多明，人極忠厚，篤信神佛，天天燒香磕頭，求着多子多孫。後來果然求得八個兒子，但不幸因闖長毛都流離失散了，以後也迄無音訊，不知死活，贖下祇有我父親一人。

我的祖母是一位很有才幹很有經驗的人，家務都歸她主持。只是脾氣太大，約束家人嚴厲極了，偶犯小過，便遭申斥，家裏人沒有不怕她的。惟獨對於我却特別鍾愛，從未打過一下，罵過一句，一切飲食服用，也都很精心細意的給預備。這也是因我小時就很聰慧，會伺候她的緣故。她的身體原來很健康，因我要嫁了洪家不久，便要隨洪先生赴歐洲，她着實捨不得叫走，却又無法攔阻，心裏總是在聖念。到了歐洲，我又不能常給家寫信，因此使她漸漸的竟憂慮成了病，以致不起！臨危時，還叨叨絮絮的說：盼望見我一面，這樣遼遠的路程，怎麼容易回來呢？

我還有一弟弟，中年病歿，已娶妻，無子。

『彩雲』是我的乳名。姓傅是假冒的，因那時常常出去應酬客，爲顧全體面，不好意思露出其姓氏，便想得一個富字，取『富而有財』之意，後來人們都把它寫成人傍的傅字了，嫁了洪家，洪先生給取名『夢鸞』，脫離洪家後，又改爲『夢爾』。

我們趙家在徽州也是大族，人口繁殖。後分三支：一曰千戶堂，一曰積禧堂。有兩個祠堂，修葺得都很非常壯麗。

一一

我小時很聰敏，什麼禮節全懂得，也會款待人。七八歲時，家中有親友來，總是先打招呼，裝煙倒茶，陪着人家談話。親友們因此都很喜歡我，一到我家，便忙着打聽我，找我。我祖母本來是個最講究體面的人，見我如此，便對我更加疼愛，常常聽到她在人前誇讚她的孫女如何如何的好。

我到了十幾歲，出落的俊俏非凡，又天性喜歡妝飾，就愛擦胭脂抹粉穿好衣裳，一打扮起，人人都說好看，都說：『這小妮子，不知將來要被那個有福的娶了走呢！』漸漸蘇州城內沒有不知道周家巷有個美麗的姑娘的了。有時我在門口閒立，撫臺學裏們坐着轎子從我跟前過，都向我凝目注視，常常弄得我很害羞的跑進家去。

我們徽州有一種食品，叫「狀元飯」，是用紅苧菜加豬油拌飯。我小時最愛喫這個，有人便說我：「將來必定要嫁個狀元。」後來果然嫁了洪先生，（名鈞，開治戊辰科一甲一名進士）這也是前生註定的姻緣罷！

我從小就說蘇州話，官語是後來纔學會的。我家裏人都說徽州話，只有我母親，因是蘇州人，她說蘇州話。

這時候，我家的經濟狀況已漸漸感覺困難，祖父同朱鬍子合夥開的當舖，已因賠累不堪倒閉了。父親是沒有什麼能力出去作事的，家裏又沒有多大積蓄，差不多全靠借債典賣度日，我祖母整日憂愁得什麼似的。但爲顧全體面，還竭力支撐着門面，不願意顯出困窘的樣子，叫人家知道笑話。

三

我家有一使女，名喚小阿金，是我母親陪嫁過來的。後來家裏的境况越來越窮，就把她打發走了。她出去先跟了別家，後又歸一姓金的，名叫金石泉。金有一妹子叫雲仙，當時在蘇州很出風頭的，二個拉繯的，交際很廣，蘇州的闊人差不多她都認得。她久已聞知我的艷名，想引誘我爲媼，從中圖利，只苦於無法着手。小阿金一到她家，她有了法子，就授命小阿金托詞來我家閒玩，尋機會先把我誘到他家，俟慢慢的熟了再下手。

這時我纔十三歲，雖然聰明，究竟幼稚，又從小便喜歡同小阿金在一塊，現在她能常常來家伴我嬉戲，更邀我出去遊玩，心裏怎不願意？每次都是瞞了祖母偷偷的走，她若知道了，是不會叫我出去的。

有一天，是個春季，小阿金把我領到金家，金雲仙道：『今天天氣清爽，我們一同到外邊逛逛，好麼？』我是貪玩，那裏都願意去。我們就出了城，見河裏有許多隻船，佈置的全很講究，船上人有的在那兒豁拳喫酒，有的唱曲，煞是熱鬧。一會兒，船上有人向我們打招呼，金雲仙就領我上了那船，坐下後，船裏的人都和我們嬉談鬥笑，我覺得這很好玩，也不害羞。在一船上坐了功夫不大，又到一船，也是這樣說說笑笑，一連串過有十幾隻船，纔同她們回家。心裏只知道這是玩，那曉得原來這是她們假詞遊逛，驅我到花船上去『出條子』。當時每一個清倌條子是給四塊銀圓，這次金雲仙借着我，憑空的賺了好幾十圓錢。

以後，便連着同她出去過幾次，家裏人全不知曉。一天，又隨她到一處，恰巧有本地官員在座，賭我驚訝，道：『這不是周家巷裏的那個姑娘麼？』我聽着暗笑，心裏說：『怎麼不是。』

漸漸外邊人們有些說閒話的了，家裏也已知曉，我祖母很難過了些時，還是我母親竭力的勸解，說：『家裏的境况，這幾年很是困難，叫彩雲出去賺幾個錢回來，多少總能有些補助。過一二年再給她物色一個才貌兼全的夫婿，好好的嫁了。也沒有什麼不對。』祖母想了想：家裏也實在是沒有辦法

只好答應。我是只作清倌，應酬條子。蘇州那時候也沒有「花捐」。妓女在家裏不招待客，多半都在花船上，或運到客的宅裏。

到了五月裏，因有個吳三大，脾氣太倨傲，一日招我借酒，嫌我對他太不客氣了，大鬧一頓，摔毀許多器物，把我吓壞了，從那次就沒有敢再出去。後來還是洪先生派人來叫我，說了好些謙遜話，纔又出去的。

這時候，蘇州的花船很多，停泊的地方，都在倉橋浜一帶，往來於閶門虎邱之間。這種船都是雙開門，四面有玻璃窗，外邊周圍帶欄干，彩繪很精麗。船裏面也夠寬敞，能擺下兩桌筵席。一切的布置講究極了，挂着很多的華燈，還有用茉莉花插成的花籃，棹椅全是紅木花梨嵌大理石的。

當時最著名的花船，是焦八張大魁及石姓各船。這些船自己都帶幾個姑娘，叫作「坐船姑娘」；又有些船不帶姑娘的，叫作「清船」。客人若不願意要坐船姑娘，也能隨意外邊去叫。花船生意最好的時候，是在六月，這時老爺們都出了場；普通是在進場以前就把船預定妥的。

叫「條子」的規矩是：誰叫的條子，姑娘就搬個凳兒坐在誰傍邊，船上侍役便過來給姑娘倒上一盞茶，都用蓋盞，這是專為給姑娘喝的，姑娘陪客不許喫酒，可以喫水果，嘔瓜子。這時候還沒有紙煙，雪茄煙倒有，但吸人很少，普通都是用水煙，也有很多抽鴉片煙的。

姑娘們也有些隨身應帶的東西，如粉盒，檳榔盒等等，尋常都是銀質的：闊一些的還有用金質的或鑲寶石的。粉盒是爲預備隨時傅面用，檳榔盒裏裝着些檳榔荳蔻等物，客人在飯後，可以隨便取食。姑娘出門都帶着娘姨。

條子錢，清信四圓，紅信五圓，但實收却是一樣，因姑娘臨走時必須賞給下人錢，清信一圓，紅信兩圓，這叫『坐船錢』。把錢放在茶盤底下，等下人來收拾桌子時，把錢拏起來向船板上一丟，嗚哪一響，便喊『某小姐賞』外面就齊聲大嚷着：『謝謝』，語音頗爲動聽。

船上全代辦酒席，價錢清船比較便宜，連酒飯費在內，一天有二十四五圓錢即夠：花船（即帶姑娘的）就貴多了，每天非百圓左右不可，可是它的一切也都比清船闊的多。客人上船，總在下午。開飯須待掌燈以後，如果覺餓，可以隨便要些點心來喫。大約十點鐘船就進城了。

這種船都是雙槳雙櫓，駛船人技術很精，能叫船快慢自如，並且還會弄許多樣把戲，最好的是『打招』，一篙下去，船就在水中打起盤旋，四周圍水如濺珠，真個有趣！

這時候的姑娘差不多都會唱幾段小曲，有的還能唱整齣的崑腔。用的樂器，就是笛子和琵琶，琵琶是自己彈，笛子有師父給吹。我不會唱，因爲從小沒有下過工夫，臨時趕着學些，那就差多了。

四

我十三歲那年，出去的工夫不多，就認識了洪先生。這時候他正丁憂在家。初次一見面，我倆便

很投契，他愛我極了，只要在一起，話總是不會說完的。
 洪先生的家在蘇州城內北張家巷。他不常出門。都是把我叫到他的府上。同他常常在一起的朋友，有吳承儒、姚念慈、沈問之、老潘四大人幾位，都是當時蘇州很有名的人物。他們悶了時，常鬧一種牌，名叫「打黃河陣圖」，這種牌也有花，么二三等，輸贏很大。他們每次鬧牌，總叫我傍邊陪着。

洪先生一天不見我便想我，他的朋友們就說：「你既對彩雲這麼好，爲什麼不娶了她？」他道：「我年紀太大了，覺有些不好意思。」這時洪先生是四十九歲。後來他的朋友們竭力慫恿，就託人向我祖母提說，我祖母嫌是做偏房；執意的不肯，他們又託過來許多人，長說短說，我們這邊所提的條件，洪家也一一答應了，這纔說成。媒人算是吳承儒、姚念慈。

翌年正月十四日，把我娶了過去。——我十四歲，洪先生整五十一。婚禮也很莊重，坐的是綠呢大轎，前面打着紅狀元紗燈，儀仗甚都，好不氣派！

洪先生名鈞，號文卿，祖籍也是徽州，三十歲中的狀元。正太太比他長兩歲，南京王家的小姐。還有一個姨太太是揚州人。有一個少爺是正太太生的。少奶奶是陸家的小姐（陸潤庠之女）一家人都很和藹，正太太待人尤好。我過去，他們都很喜歡我，都稱呼我「新太太」。

到四月，洪先生三年服滿，帶我進京。五月裏便放了出使俄德奧和四國欽差大臣，沒有能在京多住就動身了。

由北京到天津坐的長龍船，（創於曾國藩，以其船身頗長，故名）這種船身子很長，兩邊用許多船夫，駛起來快極。一路上迎接欽差的人很多，真忙個不了。由天津到上海，改乘輪船，應酬纔少些。

到上海我還鬧了一個笑話。我們下了船，我見洪先生已上了轎，我也就隨着上轎，這時候轟然響了三聲大砲，我不知道是作什麼，把我嚇得臉也發了白，身上打起抖來，女僕們趕忙攙着我纔上了轎。原來這是放一禮表示敬禮的砲，我那裏經驗過？事後一想，覺得真可笑。

我們在上海住的是天后宮。（清出使外洋大臣，多以此爲行轅）

五

跟着洪先生到歐洲去的：家屬裏祇有我一人，正太太因須要留家操持事務，不能夠去，那個揚州的姨太太，身體也過弱，常常抱病，禁不起輪船的顛蕩。此外還帶了些隨員和男女僕人，隨員中，他的學生很多。我們出洋的一切裝束，全是中國樣子，或便衣或官服，洪先生最討厭人穿洋服，可是我們在船上喫的却都是洋餐。我們是過了中秋節，又耽擱些日子纔動的身，到柏林已屆十一月了。

柏林的中國使館（非公館）很是闊氣，起先是一位公爵的別墅，景物很幽雅，一座長形的樓，有三層高，建築得闐麗曲邃。院的周圍種植了許多花木，到春天，樹奇花豔，再配上那茸茸綠綠似的

細草，真好看極了。樓後有一道小河，能划船，開船時蕩漾其中，叫人心爽意適。樓裏面的裝置也頗講究，如宴會廳，辦公室，臥房等等，無一不備。我同洪先生就住在樓內的右邊，占了有十幾間房。這房是租賃人家的，房主本來要賣掉它，免索價很低，洪先生不願意買，後來想買又貴了，終于沒有買成。

我去歐洲，只帶了兩個女僕，因那時的人多不開通，一說到外洋，誰也躊躇不敢去，有去的索工資也過昂，這兩個女僕每月的工資就是五十兩銀子。到歐洲感覺着不夠使用，又雇了四個洋丫環，工資倒很便宜，一月四十兩，還是她們自己喫自己。洋丫環很會服侍人，體貼極了，比起中國的僕人對主人，還要忠實聽從多多。

我們在歐洲還是喫中國飯。一去時就帶了兩名廚師，烹飪技術都很精，都是洪先生用了多少年很得意的人。後來歸盛宜懷家用了。洪先生對於飲食上最愛講究，也最有研究，家裏每次請客，調製出的菜品，有許多樣是外邊做不來的。使館裏有請客時，我們也是給預備中餐，歐洲人也最愛喫，不過要囑咐廚師把菜作清淡些，減去油膩，因油膩是中國菜的一個大缺點。喫的方法仿洋餐各自分食。他們喫完以後，都極口稱讚，說：『中國菜滋味最美，最好喫。』——這句話可不是容易獲得的呀！因那時廚師少，忙不過來，隨便找個人又幫不上手，都是我幫忙，有時候手脚不開的忙上好幾天，纔能弄完，真累極了！最可笑的，是叫洋丫環擦燕窩，她們那裏弄過這個？把眼睛全弄紅了。

我在歐洲還請了一個女陪伴，——這種人也是伺候人的性質，不過比起普通女僕却高貴，可以和主人在一起喫飯，彼此相待的有些客氣。我請的這個女陪伴，沒有什麼事叫她做，除了早晨給我梳梳頭，整日價便陪着我閒玩。我的德國話就是從她學會的。

有人說，在歐洲的舉止很闊綽，每次由外邊歸來，都有四個洋丫環提着明角燈引導我上樓，這事倒有；不過，我在國內時，也有四個丫環給我打燈籠。又有人說，我在歐洲常常到各跳舞場裏去，那却是一派胡謔，要想一想，我是個纏脚女子，走動起來是如何的不方便，而且我在歐洲就連洋裝也沒有穿過，叫我怎麼跳得起？休說到跳舞場，便是使館裏遇着請客，按照外國規矩，欽差夫人應該出來奉陪，可是我只出來打個招呼，同他們擺擺手，就退回去。洪先生是最反對外國禮節的，說他們野蠻，不可仿習。

德皇同皇后，我都見過幾次，親見時，我穿中服行西禮，鞠躬或握手，有時候也吻吻手。時候當是在晚間，那時宮裏還沒有電燈，全點蠟燭。有名的俾斯麥宰相，我也見過，是一位精神矍鑠的老翁，長長的鬍子，講起話來聲音極洪亮。

我住柏林最久，也到過聖彼得堡巴黎倫敦等處，但只是遊逛性質，不幾天便回。我在柏林還生了一個女孩，因生在德國，取名叫德官。

洪先生人雖精明，只是性子太固執，到了歐洲一點洋物也不肯用，還是穿那三道雲式的扁字履，

布襪子。有一次出去應酬，因多走了些路，回來把脚都磨壞了，我勸他換穿洋襪子，他一味的不肯，苦苦的勸了半天，他纔說，要我做的便穿，我就叫洋丫環做了幾雙，假說是我做的，騙哄了他一下；他纔穿上了。纔到歐洲時，人家都要給他照像，他怎麼也不肯，等我們歸國時，德國人又擬爲我鋪製遺像，留在柏林臘人館作個紀念，他更是不肯。不然，現在還能有個少年像在那里。

洪先生在歐洲整整三年，這三年中的生活，除去辦公務以外，差不多全是研究學問。他最懶於應酬，因倦時便獨自一個人到動物園去散步，回家又伏案看起書來，他的身體羸弱多病，也就是因他用心過度所致。洪先生不懂洋文，連一句洋話也不會說，參攷外國書籍，是一個比國人給作繙譯，常常見他到各圖書館裏去替洪先生尋找材料。他名叫根亞，有個中國姓是金，我們都稱呼他金先生。

這時候，日本在歐洲也有了外交官，他們却都是穿洋服，可是人家還都瞧他們不起。有一年高麗也派了外交代表到俄國，它本是俄國的屬邦，竟越過不顧，把洪先生氣急了，給國內打了多少次電報，商辦這件事，後來幾乎弄裂了要回國。

六

洪先生由歐洲歸來，便留京任兵部左侍郎職；中間爲採辦軍器，曾被參一次，很是冤屈，這都因他的性子太硬直，辦事容易開罪人，他已忘了，人家却還記在心裏，遇機會便圖報復。那次還虧得

慈禧太后平日對他很信任，不然，就了不得了！頤和園裏的那些划冰車小火輪還是洪先生在歐洲時買來獻給太后的。

我們住在京往瀋門外小草廠，後來因太狹窄，又在東城史家胡同買了一所較大的宅子，間數很多，局樣也好，因擬拆去後邊的一部，為我從新蓋幾間洋式樓房。那想到，家還沒有搬，洪先生就得了病，病時，正值被派監修東西陵天壇等處的工程。

初得是一種痧氣，恰巧宅裏有個雇用多年的剃頭匠，嫻於針術，常見他給人家治好了病。這時便想教他治一治，洪先生不願意。嗣經我竭力的勸說，纔應允了。扎過了幾針，病果見效，但挨時未久又復犯，這次轉入黃病，請來多少的名醫，也都束手無策了，就這樣的不治而歿！享年五十五歲。

歿後，朝廷頗加優禮，賞賜的卹金，並派大臣致祭，儀式隆重得很。所派致祭的大臣是高陽李鴻藻相國。這時候我真痛苦呀！洪先生一死，京裏除去幾個族人僕人以外，只有我同母親，親戚朋友們人家是不便給作主張的。我那裏經過這樣事？簡直都弄糊塗了。後來還是有人說，趕緊着先給少爺打個電報，叫他來京奔喪吧，這纔打了去。

裝殮時，我在棺材裏面放了許多珍貴器物，記得有二十幾挂朝珠，佛頭都是很好的，四個鼻煙壺，兩個翡翠的，兩個白玉的。又燒了不少的衣服。裝殮完畢，棺材的蓋響沒有上楔，淨待着少爺來，這樣待了有七八天，他纔來到。

棺蓋。出殮時。由西便門。由西便門。由西便門。由西便門。由西便門。

洪先生的靈柩是奉了旨特許進城。出的朝陽門，到通州，由運河上船回籍。途中，少爺因有病，也沒有伴靈，抵家後不久就去世了。

七

洪先生歿後，所遺下的財產很多。臨危時曾對我說：「你跟我一場很不容易，無論守不守：給你五萬塊錢，當年我也有過這話。」這是我歸洪家時，洪先生對媒人說的：「彩雲跟了我，幸而能偕老，便無話說；不廢，我必給她留下相當的資產，使她生活無憂慮。」蓋也覺自己年長，恐不及白頭也，當時我聽着洪先生的這種遺命，心裏只是難過，涕哭，不敢說什麼，也不知道說什麼。洪先生就把這筆款子交給了我們一個本族兄弟名叫洪變的，原意是託他把我送回娘家，替我安置安置。誰想回到蘇州，他昧了良心，把款子私自吞沒，藏匿起來不見我，我派人四下裏尋找，也沒有找着他。還是第二年的冬天，在上海馬路上碰見他，我向他討索，他支吾着說：「新嫂子，你請放心吧！轉過年我一定給你。」轉過年他又躲遠了。因我沒有拿着什麼憑據，也無法同他打官司，歸結便這樣白白的讓他侵吞了。

最初，我本沒想到能脫離洪家。我們少爺覺着我很年輕，怎麼能叫守寡，一般親友們也都不主張我守，我家裏也不願意我守。我同他們一船伴靈到了蘇州，在接官亭便與他們分手，我攜帶着自己

的東西，逕歸了娘家。從此以後，也就沒有再入洪家的門。我那四歲的女兒——德官，也給洪家留下了，咳！我那裏捨得？後來德官長到十九歲，因病死去。第二年正月裏，我在上海還生了一個遺腹子，生了十一箇月，也夭折了。這都是我的命該如此呀！

脫離洪家時，爲我提親事的很多，有人便勸我不必再醮了，到了上海立個門戶，掙它一萬八千很容易；我一時也掣不定主意，想了想，還是先到上海再說吧。到上海住在拉拔橋保康里，這時候，上海正在繁華，勾欄林立，我一看事情頗能望好，心裏掣定了主意。但須要先找一個人來給撐門立戶，在二月間，就由我的女僕我到了孫作舟，——字少棠，天津人，在天津娘宮開過首飾樓。他的父親名在棠，父子倆都喜歡唱戲，也算是津沽一帶的名票。與孫菊仙同族，菊仙是少棠的族叔。他長得並不怎麼好看，臉上許多黑癍，還有麻子，只是禮格魁武，性子也柔和，故我倆情愛甚篤。他行三，上下都稱呼他「三爺」。

我從洪家出去，因並沒有掣到什麼，手裏很是空虛。這時候須要先墊補許多錢，自己就折變了些東西，還是不夠；又拋着臉向各處借了幾個湊上，合有四五千圓，便在二馬路鼎豐里旁邊的彥豐里賃了一所五樓五底的房子，裏面全帶有傢俱。又化兩千多圓錢包了兩個姑娘，一叫月娟，一叫素娟，姿色都長得夠標緻，就教她們掛牌廳客，我不出名，但遇到熟交或感情契合的客，也出來陪陪。這種派頭算是半「住家」半「寄寓」。慢慢，想見一見我的人太多了，他們都勸我也掛牌罷，後來我覺着也

實在是推脫不開，便約定每禮拜六禮拜日兩天見客，名子用的是一趙夢蘭」。這麼一來，每到這兩天，真是客人絡繹，車馬盈門，忙得我連喫飯的工夫都沒有。累倒累，可也真掙了錢。這時候滬上名妓所謂四大金剛的林黛玉金小寶等都在大興里，她們很聯絡我，結拜成義姊妹。勸我也搬到她們那邊去，我倒也很願意，只是嫌那地方「野雞」過多，後來我費了許多力氣纔把她們趕走了，我搬過去工夫不久，傍人都看着好了，都搬了過去，但最低都是長三，沒有再下的。上海上海的妓院分若干等級，最上的叫「書寓」，次叫「長三」，再次叫「么二」，再往下就是「花烟館」「野雞」之流了。書寓稱「某某書寓」，長三稱「某某寓」，少一書字，么二稱「某堂」。書寓長三的門口都挂着牌子，上面標寫妓女姓名。

很下等的我們不提它：書寓和長三最不同的一點，就是，書寓姑娘全要會唱曲。這是一值必須的條件，她們在名義上也只是說担任唱曲，與北方的「清吟小班」性質差不多。客人初到書寓，認識了一個姑娘。姑娘總先要唱一段曲給客聽，這叫作「堂唱」。這在長三，因為不一定要唱，便叫「加茶碗」么二叫「攀相好」。

客一到，熟識的姑娘便出來讓到她的房裏，客若偕有生疎的朋友，就給介紹一下。坐下後，姑娘敬上煙茶，——還有鴉片煙，水煙，雪茄煙等；還有各樣的乾鮮果品。書寓算是最講究的了，水果都是按着四季預備，榴棗，蘋果，楊梅，菱藕，無不應有盡有，任客啖食。

書寓姑娘是例不陪宿的，偶然留客住宿，那都是日子已久，客與姑娘的交情很契膩了，姑娘願書留下。長三住宿雖比較容易些，但也須經過相當時間，彼此肄熟以後，擺擺席纔可。

「擺席」，也叫「擺酒」，也叫「開臺面」，這是住宿的第一關，非要經過不可。好排場的客，在那時都要耍一耍活氣，有弄雙臺的，有弄雙雙臺的。擺席的錢不能先付，先付便是瞧不起姑娘，有一種「下腳錢」，是賞給傭婦們分的，却要先給，普通是四圓，大方些的也有多給的。擺席錢是十三圓。

小書寓擺席時，書寓姑娘都愛唱曲，有烏師在下邊伺候着給鼓板吹笛，終了也要給他們下腳錢。這時候唱的曲，雖然也有哀腔了，還是越唱越多，記得常唱的有「佳期」「樓會」「八陽」「思凡」「長亭」「剪賣」等等。

姑娘出局都是坐紅園子的綠呢轎，用兩個人抬，後面打着一個氣死風燈籠。跟局的大姐同烏師都在後邊跟着走，轎子走得飛快，可是一步也丟不下他們。那時也時與馬車了，有單馬雙馬的，但坐的人還不很多。裏面風飄飄，且下着雨，十八日風一。到書寓，風飄飄，裏面風飄飄，裏面風飄飄。

那時候嫖娼差不多全是記帳，按三節門且端陽，中秋，除夕，常常也是鬧漂賬。

在那時開妓院，當一妓女，都很有容身，幾間看得過去的屋子，佈置佈置，便需一千八百，什麼五色探險洋燈，着衣大褂，自鳴鐘，都是不能缺少的。箱篋，牀榻，棹椅，再添上屋裏的些應

用的零碎東西，及被褥，四季衣服，首飾等等，真是了不得。就說我吧，出去時頭上戴一根大簪，三排小簪，每排是四根，全都是翡翠的。梳着五套頭，——當時最時興的樣式——頭上挂金鍊，帶着瑤瑯銀錢。冬天穿狐裘都是按着顏色深淺遞換。我耳朵上帶的那副牛奶珠墜子就值幾千兩。

當姑娘最講究的是應酬，見了客要有「十八句談風」。陪客時，處處都要有規矩，那像現在「打鬧鬧」就算完事。

光緒二十四年的夏天，孫三爺想回天津，就慫恿我也跟他到北邊來。我離開北京已有五六年了，心裏倒也很想來玩玩，把上海的事情略略的結算了一下，便跟着他到了天津。先住在高小妹的班子裏，工夫不多，當地的人就都知道了，都來捧場，每天的客總是迎應不暇，我一看事情既然這樣望好，便打算自己開班子，同我母親和三爺商量了商量，他們也很願意，于是就在江岔胡同——那時這個胡同同西南方班子很多——租賃了一所房，房底原也是個班子，又接了五個南邊姑娘，我自己也出名應酬客。班子名就叫「金花班」。

在這個時期中，我結識了不少的顯貴人物，有一位楊立山，（內務府蒙古正黃旗人，官至戶部尚書。庚子時，因反對義和團發難，死後，家人不敢收其尸，伶人姜妙香身交契，購棺殮之，時人稱之

。性情極豪爽，和我最要好，初次見面。就送給我一千兩銀子，以後三百兩五百兩是常常給。又有一位德曉峰，（名馨，滿洲麻紅旗人，曾任浙江江西巡撫）人也誠懇，和我最投契。這兩位算是在天津這個時期中所交最知己的朋友。

第二天，楊立山的老太太作壽，我由天津來京給她拜壽，恰巧德曉峰也在京，事畢後，他們便同着一些朋友很懇切的挽留我長住在京裏，無論如何不讓再回天津了，有的便趕忙去給我租房子。他們的這番美意，我很難違拂，並且想了想，有他們幾位在傍關照，也決沒有什麼舛錯，況且，北京又是我最愛的一個地方，隨着就派人把天津的班子收拾起，搬來京裏。

我們在京就住在李鐵拐斜街的鴻陞店內——這時如韓家潭，陝西巷，豬毛胡同，百順胡同，石頭胡同等地方，住的差不多全是妓女像姑，這一帶非常繁華。京裏在從前是沒有南班子的，還算由我開的頭。

我在京裏這麼一住，工夫不久，又經諸位差好一替吹噓，幾乎沒有不知道「賽金花」的了。每天店門前的車轎，總是擁擠不堪，把走的路都快塞滿了。有些官職大的老爺們，覺着這樣來去太不方便，便邀我去他們府裏，這一來，我越發忙了，夜間在家裏陪客見客，一直鬧到半夜，白天還要到各府裏去應酬，像莊王府、慶王府我都是常去的，尤其是莊王府，只有我一個人能去，旁的妓女皆不許邁入。

「賽二爺」的稱呼。也是從這時纔有的。因為楊立山給我介紹了他一好友，名叫盧玉舫，人極有趣，見我幾次面，就想着同我拜把兄弟，我竭力的推辭，說不敷高攀，他偏是不允。便換了盟單，磕了頭。他行大，我行二，從此人們就都稱呼我「賽二爺」。

過了些時，我嫌南城一帶太髒太亂，想在內城找一所清潔寬敞的房子，就在刑部後身高碑胡同內，看好了一所，便租了過來，搬去還沒有一個月，房東要賣房，我因裝置修飾化費不少，捨不得搬走，便打算買了它。同房東豁了豁價錢，講妥二千五百兩銀子，才要寫契撥款。趕上官廳禁止口袋底（註）的曲班，內城不許立樂戶了，那些被驅逐的姑娘們，就有躲藏在我這裏的，房東一見恐怕受什麼牽連，發了慌，房也不租也不賣了，只催促我趕緊搬家，整天來同我吵鬧，我一生氣，覺得還是天津好，就回了天津。

後來又到京一次，看情形還是不很好，便又返回。這時已是光緒二十六年了。這時班子裏姑娘們出趟門都很難，雖然京津間已通火車，可是沿途上「混混」（即土棍地痞）過多，馬家堡（距永定門數里，京奉鐵路行抵北京的車站，那時即在此。）的混混尤其厲害，常常發生搶劫姑娘的事。我那時來，還是同蔭午樓一塊兒搭的頭等車，爲的仗着這些保護。

（註）口袋底，西城一胡同也，附近尚有許多胡同，如月牙胡同核桃瓢胡同等等。光緒已廢一間，這一帶成立了一種曲班，裏面都是姑娘們唱曲，賣茶，猶如今之落子館，已復逐漸增多。

，其中遂有暗換西淫業者。時攝王弟載漪任步軍統領，聞而禁之。因最初之曲班，即由口袋底，故去聆曲者，皆曰逛口袋底，及禁止，亦皆曰禁止口袋底。始於甲午天，繼而...

九

轉過年的春天，天津就有了義和團，說什麼練神拳能避鎗砲，先都說須要童年人練習會靈；後來練的却都是些遊手好閒的人和地痞，正經人誰肯練這個。漸漸就一天比一天多起來，等過打燭陽節，城裏各鄉都成立壇場，差不多遍街全是他們了。他們的裝扮是三紅布包頭，短衣服，腰繫紅布子，手裏掣着一把大刀。聽說那時候刀鋪的刀都被他們買乾淨了呢。

神能附體這回事，我却不敢說是真是假，可是會親眼見一義和團在院中弄法，只見他雜談攝，口中裏唧噥了幾句咒語，舉起拳來請神。一會兒神便伏伏的上了體，兩隻眼睛發直，掄刀亂耍，說也奇怪，照他自己肚上連砍了幾刀：只顯一道道的白印，一些也不會破。問他是什麼神，他道是係悟空，隨着就打了一蹲拳，有懂得的人說：打的倒真是猴拳。

後來又有了紅燈罩，都是些年輕小姑娘，身穿紅衫紅袴，頭上挽着髻，每戴紅帽，夜間提紅燈，白天拿着一把紅摺扇，連扇股子都是紅漆漆的，打扮起來也很鮮豔，只是臉上模樣不大好看，全帶幾分兇氣。她們修練是找一塊潔淨地方，幾天內便能把法術學成，據說那時候用扇一搨，就能夠飛騰上天。

際。她們對她們的首領稱呼「聖母」，後來總督裕祿也信服了，還用黃轎子接她，其實，就是那運糧船上的一個船婆，我見過她多少次呢！

最初，洋人也真有些害怕，有一次在街上，一個洋人剛下車，拉車的向他作了個揖，意思是多討幾個車錢，他以為是義和團請神，嚇得凹頭便跑。

後來，義和團越鬧越厲害，便焚燒起教堂來，說有神相助，不燃自着，其實是他們早預備下的煤油柴草在裏面點的。結果也沒有能把洋人燒死多少，人家早已都躲開了。

無論什麼人家都不許有洋物件，什麼洋燈洋傘，有就得趕快毀棄，誰敢不聽從？弄得滿街上都是些木頭塊琉璃屑。可是義和團繫腰的紅巾，也還是洋布，

他們隨便就把一個人抓到壇上，大師兄焚三道表，問問你是不是好人，焚焚後，如果升起，你就是好人；升不起，你就是「直眼」「二毛子」（義和團對學科學及嫻洋文者的稱謂）立刻把你刺死在地，當時冤死的人不可數計！

過了些天，人們傳說義和團要攻租界了，一般住民都驚駭的了不得，街上紊亂極了。我一看不好，我們住的地方離法租界很近，倘若法國人開鎗，頭一家便是我們，於是趕快叫家裏人把能夠帶的東西收拾收拾，五月二十那天就逃了出來。走到河邊要雇船，這時候那邊有船？找了半天，纔找到一隻破陋不堪，連篷子都沒有了的小船，也管不得它破不破了，逃命要緊。怎料一上去發覺船竟是個漏的

！正在這着急落愁的當兒，天不絕人，恰巧對面又來了一隻船，雖也窺敗，但還不漏，便忙着招呼過來搬了上去。這時候，洋兵正在一個橋上與義和團對敵，砲火忽斷忽起，賊殺連天，我們的船又是必須從這橋底下穿過的，嚇得我渾身只打哆嗦，肥在船裏，捂着眼睛，一動也不敢動，船夫緊忙的撐船，冒着險纔穿了過去。還算萬幸，人都沒有受傷。

河的沿岸各村咸，差不多全被義和團佔據了。他們不許有婦女露面，恐怕沖了他們施展法術。船夫用了一領蓆把船蓋起，叫我們蹲在底下，這樣便不會看見了。一路上檢查的也很嚴，幸虧我身上帶着義和團裏一個頭目邢老師的一張名片，遇着有什麼爲難或盤詰，便拏出來叫他們看看，憑着這個得到了不少的通融，等走到了離天津十幾里路的小稍子口，天已昏黑，下了船住在那裏。我們的初意是，暫住幾天，聽聽天津的消息，若能安靜，還希望回去。那料風聲一天緊似一天，消息一天壞似一天，都說洋兵已佔據天津，水師營全被打敗了。這時候已見着有成羣成夥的敗兵逃下來。我一看這情形，心裏慌起，有些人就說通州最好，是有名的『太平州』，永不會遭劫的。我聽了這話，也沒什麼旁的主意，只好就逃往通州吧。

到通州，住在一家店裏，名叫長發棧，包租了一個跨院。我們的人也還不算少呢，連姑娘帶男女傭僕總有十好幾個。

真是倒霉！我們在天津時，因預備逃難，把銀子全換了金子，爲是便於攜帶，換時，金價正漲

，受損失很多。等到現在，金價又大大跌落，一兩金子纔換幾十吊制錢，金價更漲。在通州住的進了七月，外面風聲越發緊急了，通州城裏的有錢人家都紛紛逃難，我一看這個太平州也恐怕不太平，還是上北京吧，那裏總比較要好些。這時，他們都勸我不要走，因路上土匪過多，任意搶掠，着實危險。只是我的走意堅決，誰說什麼也不聽。叫他們把東西全捆打好了，我自己把些最值錢的珠翠等物，偷偷的裝在一個舊茶葉筒裏，帶在身上。又用很新的洋綢絲棉襖，換了人家兩條破舊的布被子，爲的鋪在車上，遮人眼目。化七十五兩銀子雇了兩輛驢車。把東西都藏在車箱裏，蓋上那兩條破被子，就出了通州南門。

剛走出不遠，見前面有許多官兵檢查行人，那裏是檢查，簡直是搶東西。其中有兩個官長還嚷着：「不許你們奪人家的東西呀！」這些兵怎麼能聽這個，只管胡翻亂搜，東西拋得滿地皆是。我們那兩個趕車的一見這種情形，無論如何也不肯往前走了，說：「我們還是回去吧！七十五兩銀子不能不要命。」我聽着這話又急又氣，對他們講了許多好話，祇是一味不聽，我真恨極了！這時候，身上還帶着人家送給我的一隻手槍，恨不得掏出來，一槍把他們倆打死，但心裏雖是這樣想，手却是軟的，怎麼也下不得手。終于又跟着他們往回走。走到城底下，我還是一心想去北京，叫車子戴着東西同幾個姑娘僕人進城，仍住在長發棧，我同我的母親孫三爺又步行下來。我心裏已拿定主意，就是走也要走到北京。

走了幾里路，實在覺累，便坐在了道旁歇息，一會兒來了十幾個兵，他們說是送裕祿靈回來的，也坐在一塊兒同我們攀叙，我看出來他們沒懷什麼好意，可是又不敢不敷衍。他們總是鬼頭鬼腦的端詳我，端詳了半天，一眼看見我的那隻舊茶葉筒，便道：「這個茶葉筒子倒很好看，送給我們吧？」我一聽這話就一發怔，怎敢說不給，跺了腳，把心一橫，說：「好，你們拿去罷！」把這些最值錢的東西一失，我心裏十分難過，精神怎麼也扯打不起了，三爺便挾着我一步一步的慢慢往前挨，路又不平，天上還下着濛濛的細雨，渾身通淋濕了。走到一個地方名叫八里橋，我的鞋底全磨破，實在沒有氣力再走了，心裏想，這還有什麼活路，倒不如跳在河裏死了痛快，緊走幾步，到了河邊就要往下跳，孫三爺一把手拉住我，勸道：「這麼淺的水，就跳在裏面也淹不死呀，還是慢慢的走吧！」我心裏一陣難受便大哭起來。

正在這時，後邊來了一隊馬隊，還帶着幾輛砲車，看見我這哭哭涕涕，狼狽的樣兒，爲首的那個官長——後來問了問，知道他的稱呼是「玉四爺」——便問：「你們是爲什麼？」三爺就把實在累得不能夠走了的情形告訴了他，他點了點頭，又問：「她可會騎馬？」我在旁聽得這話，忙著答應了一聲：「會騎。」我何嘗會騎，只是爲逃掉這條性命，盼望着能走就走了。玉四爺拉過來二匹馬，又教了我怎樣勒韁，怎樣騎坐。可巧這匹馬又沒有蹬，三爺只好抱起我向馬上放，玉四爺一見立刻就照着他的耳朵擱了一下，罵道：「你怎麼連伺候人上馬也不會？你伏下身子，讓她蹬着你，不就上

去了嗎？」三爺挨着打，一聲也不敢作，老老实實的把身子伏在地下叫我蹬。我騎上馬，跟在砲車後面，緩緩的走着，唉！那裏騎得了，身子不是歪一下，就是斜一下，我用了勁抓住韁繩，一些也不敢手鬆。這時候，雨還是下，渾身的衣服全被雨淋得濕透了。走了一會，回過頭來一看，把我母親和三爺都丟得很遠。我母親也是擱腳，又上了幾歲年紀，怎麼能追得上我們？想等等他們吧，又不敢說，這時心裏硬禱告：「求老天爺讓前邊的砲車掉在溝裏。」禱告纔完，只聽咕隆一聲，果然有一輛砲車掉在溝裏了，我不由得念了聲：「阿彌陀佛！」等到把砲車抬出，我母親和三爺也趕到了，於是又向前走。

走到一個村子，名叫八里莊。進了村，敲開一家的門，出來一位老太太，把我們都讓了進去。我們這些人簡直是又餓又乏。她給我們煮了一鍋小米稀粥，又端來一碟醃蘿蔔，我喫了一口，鹹得不能下咽，我溜了這麼大，那兒吃過這些東西？這位老太太對我說：「前天我們這村裏被兵搶了，有些年青婦女也都被他們強姦，還逼死了幾個！現在婦女們都藏在山裏去了，村裏只剩下些年老的，我明天一早，也要到山裏去。」說話時不住的咳嗽嘆氣。王四爺同他的馬隊喫完飯，喝了些水，就要動身，當晚還要趕到北京。問我們走不走。我們實在是累得走不動了，只好謝謝他，說了句：「京裏再會吧！」他們便去了。這時候，我因歇了一歇，累勁發上來，渾身酸痛，想要睡覺，老太太說：「後面倒有兩間空房，只是停着兩口棺材，你們怕不？」我那還顧得那許多，就請她領我們到了後面，剛睡

下，只聽外面人聲馬嘶，越來越近，一會兒前邊有人敲門要水喝，原來是天津的兵敗下來了。我們又都起來幫着老太太，給他們燒了一夜的水。到天亮，那位老太太要到山裏去了，也讓我們同去，我還是一心要奔北京，向她謝了謝，就又趕奔北京而來。

在下午，好容易纔走到東便門，來到了城下一看，城門已經關閉，叫了半天也沒有人理會。待一會，跑來一些馬隊，城上纔答話，說安定門還開着，可以進來。可憐我們一夜沒得睡，又從早晨到此刻滴水粒米未進口，還只得忍着飢渴，順城牆的小路，又趕奔安定門。路上聽那很高很深的高梁地裏，傳出來女人的哭喊聲，求救聲，嚇得我藏藏躲躲。孫三爺便拖着我們拼死的向前疾走。

到了安定門，天已發黑，我就靠在一家剃頭棚的門外，再也動彈不得了。慢慢，有許多人圍攏來看我們，問我們沿路的情形，到什麼地方去？我們把路上的情形告訴了一遍，並且說，我們是來投訴大人的，——即許景澄，我同他太太是乾姊妹，來京原打算先投奔他家。當中一個年輕的人聽了，用手指給我們那邊的一隊人道：「你們看，那些人就是剛斬許大人回來的！」（庚子七月初四日殺吏部左侍郎許景澄太常寺卿袁昶，二十七日殺戶部尚書立山，工部尚書徐用儀，內閣學士聯元，五人皆因反對義和團，指為通夷被禍。）我聽了這話，如同冷水澆頭，幾乎暈絕過去。只好央告這些人，救救我們先要度過這一夜。還算好，其中有一位老者，很慷慨的說：「到我家去吧！」他說着就找來一輛小車子，把我們推着到了他家。

他家在後門方磚廠，一個很大的院落，當中擺放着許多魚挑子，原來是個作魚行生意的。進了屋子，我們喝了一點水，我母親已經有兩天沒有吸煙了，這時很想吸，這位老者不知從什麼地方替他找來一支破水烟袋，又找了些火紙。我想，我們今晚總算有住所了。那想到，一會兒對面房裏一女人忽然罵了起來，嚷着說：「你這個老東西，不要命了吧！從什麼地方推來的二毛子，你還想活不？」一聲一聲罵個不休。我們在屋裏聽着她罵，心裏實在有些聽不過去，都低下頭想法子，忽然想起從前有一僕人叫杜陞，人很忠實，住家在定王府對過，我們就打算投他去。老者說：「我既然要救你們，就救到底，還是我用車推你們去吧！」這時候，天空中的槍彈刷刷的亂飛，砲聲隆隆的直響，我縮在了車上一動也不敢動。

到了那裏，找着杜陞，老者就告辭要回去，我們着實感激他的這番好心，我把我身上還剩下的幾串錢取出送給他，他無論如何也不肯收，說：「我救人救到了底，心裏最痛快了！錢是不要的。」說着推起車子，道了一聲：「再見吧！」便走去，像這樣的好人真是難得呀！

這時杜陞家裏也一點喫的都沒有了。隔壁一家有棵大棗樹，我們有時就打下些棗來煮煮充飢。過了兩天，搶起大街上的糧食店來，杜陞也跑出去搶來些米麵，這纔有了喫的。

我在杜陞家裏，有一天晚上，對門一家忽然着起火來，四鄰都跑去救火，只見那家的老爺，穿的整整齊齊的朝服，掛着朝珠，眼巴巴的望着火，見人們來救，便嚷道：「好鄰家呀！你們千萬不要救

，你們要救，就是害我！」這時，從火窟中跑出來兩個光頭小孩，那位老爺一見，直叫：「孽畜！孽畜！」自己奮身就要往火裏跳，大眾趕着上前拉住。後來聽那家一下人說，他們老爺在內務府當差，看見洋兵已經進城，就打下殉難的念頭。前一天把傭僕們都開發走了，到這晚，叫他的太太，少爺，少奶奶等，每人抱一束乾草在屋裏燃起，自己等着火着起來，再往裏跳。跳出來的那兩個小孩，就是他們的小少爺，太太同大少爺少奶奶等都燒死在火裏了。第二天，我們還看見那位老爺帶着兩個小孩來燒過一回紙。（據庚子京師震卹錄所載，殉節被難者，有二千人之多，此舉固無何補於國家，但這種「舍生取義」的精神，確叫我們欽仰不已！）

十

在杜陞家住着，天天總是就驚害怕。這時候街上紊亂極了，槍聲砲聲不斷的響，站在院裏看見那四外被燒房屋所升起的烟火，濃煙如雲，火光滿天，令人不忍卒視。我們用木槓撐住了大門。天剛亮，便爬上房藏在韃溝裏，傍晚纔下來，在屋內地下鋪一領蓆，夜間就倒在上而睡。

後來洋兵進城了，西太后同皇上都逃出京去，人心惶惶，謠啄四起，有的說：「洋人要坐皇上啊！」有的說：「洋人要從新再扶保一位有福的出來坐皇上啊！」

過了些天，稍見平靜。我在那里因生活沒有辦法，就想着往南城搬，這時街上全是洋兵佈崗，盤

查行人嚴極了。我挺着膽子帶了我母親，還有孫二爺向前疾走，一路上遇到幾次攔問，幸虧全是德國兵，我會說他們的話，占了許多便宜，不然，便要喫苦了。

到南城，房子很不容易找，就暫住在李鐵拐斜街一家熟識下處的門房裏。這時南城的洋兵很多，最無紀律，整日價在外邊喫酒尋樂，胡作非爲，有一天晚上，聽見外面一陣格登登的皮鞋響聲，一直往裏院去了，工夫不太，又走出來，站在我們房前敲門，我怎敢給開呀？他們見不開門，就用腳猛踹，我看這情形不好，不開門是不行，便忙着答了聲，把洋蠟點着，開開門讓他們進來，原來是幾個德國的小軍官，他們的舉動先是很不禮貌，後來見我能說德國話，又向他們問德國的某官某先生，他們不知我有多大來歷，便對我顯出了很恭敬的樣子。坐了一會兒，他們要走，對我說：『回去一定報告元帥，明天派人來接，請在家等候，千萬不要躲開。』

翌晨，果然派了兩個護兵，套着一輛轎車來接我。到了他們兵營裏，見着他們元帥瓦德西，——我同瓦以前可並不認識——他問我：『到過德國嗎？』我說：『小時同洪欽差去過。』又問：『洪欽差是你什麼人？』這時候我却撒了一句慌，說：『是我的姊丈。』他一聽，喜歡極了。我們越談越高興，很覺投緣。當下就留我一同喫飯。喫飯時，我乘便就把我怎樣從上海到的天津，因鬧義和團又逃來北京，途中狼狽情形及到京後生活的困難，對他訴說了一遍。他聽了很表同情，只見他同傍的軍官低聲囁哩咕嚕的不知說了些什麼，隨着便拿出來兩套夾衣服，都是青緞繡花的；又取出一個小箱子，

裏面裝着一千塊錢，都是現洋，對我說：『東西很少，請先拿去用吧。』我正在這窮愁交錯的時候，遇到這樣優待，心裏實感激，忙着謝了謝，便收下。

一直待天黑，我要回家了，瓦德西很捨不得叫走，千叮嚀，萬囑咐，希望我能常常來他營裏，又親自把我送出來多遠，我備纔握手而別。

從此以後，差不多每天都派人來接我，到他營裏一待就是多半天，很少有間斷的日子。

十一

我初次見瓦德西時，他對我說，他們乍到北京，人地生疎，種種軍需，都還沒有辦法，請我幫助辦一辦。我聽了這話，很覺爲難，無論如何我總是女子，糧台大事，那有經驗？便竭力的推辭。怎奈他一味的不允。過幾天，我到他營裏，他又對我說，請幫助辦辦，叫我實在不好意思再推辭了，纔騎着馬——這不似在通州郊外了，也有膽騎了——有幾個小軍官陪着，到街上去找各商戶。這時候，誰還敢出來？只見兩旁的舖戶住家都緊閉着門，路靜人稀，荒堆破壁，呈出來一種悽慘的景象！

在這種情況下，叫我怎麼着去找呢？想了半天，只好挨着戶去敲門罷。結果有幾家出來，我就對他們說：『你們不必害怕，洋人是最講道理不過，公買公賣，不欺不瞞，現在要辦糧台，由我主持。你們誰願意承辦，就請到琉璃廠羅家大門去找我，——這時我已搬在此處——有賽二爺給你們作擔保』

。一經我這樣一說，第二天果然有些胆大的就來找我，表示願意承辦。我一見有人敢承辦，心裏很是歡喜，立刻就帶着他們到了德國兵營，把一切承辦的手續全商議好，又給了每家一面德國旗子，掛在門首，爲的來回搬運，不受人欺擾。這些承辦人後來差不多都發了財，至少的也賺得幾萬。他們的貨物定價太貴了，一個雞蛋賣五分銀洋，比較平日增高了好幾十倍。

洋兵纔進城時，一點紀律也沒有，任着意兒姦淫搶掠，京城婦女因之戕生者，不知道有多少！他們最大的仇敵就是義和團了，只要見着一個情形有些可疑的，便指是義和團，也不問究竟是真是假，立刻按倒就殺，這也算是一種因果報應吧，在一個月以前義和團也正在這樣的殺他們呢！我每次出去，只要碰着了這樣事，就急忙跑過去，說：「他不是義和團，我敢擔保，我敢擔保。」這時候洋兵差不多也都認得我，見我一擔保，他們就放開了。就這麼着，很救下了不少人的活命。待後，我乘機向瓦德西說：「義和團一聽你們要來，早逃竄得遠遠的了；現在京城裏贖下的都是些很安分守己的人民，我們已經受了不少義和團的害了，現在又被誤指是義和團，豈不太冤枉？」瓦聽了我這話，便信以爲實，隨着就下了一道命令，不准兵士們再在外邊隨便殺人，洋兵見到這道命令，行動才稍稍斂迹。其實，那時北京城裏當過義和團的人還多着哩！

這時候，洋兵對待中國人不論你是官是民，是年邁，是幼小，只要用着了，就隨便拉去充苦力。你的力量若薄弱不能勝任時，就用皮鞭子抽打一頓。在街上，常常看見一個弱不勝衣的白面書生，或

船首龍鐘的老頭兒，拚着死替他們抗東西，叫人看着心裏實在難過！有一天，作過都御史的陳璧也被洋兵抓了苦力，我一見真急了，我同陳是很要好的朋友啊，趕緊着跑了過去，對他們說了說，纔解脫下來，咳！這時候簡直成了亡國的狀態了。

因德國公使克林德在北京遇了害，德國兵也就最恨中國，尤其恨慈禧太后。他們一到北京，就在各處裏找她，打聽她的蹤跡。他們常氣憤憤的對我說：『中德兩國的邦交，素來很和睦，爲什麼無緣無故的把我們公使給害了？那都是這個老女人的意思，非得把她的肉剝成一塊一塊，曬成了乾子帶回國去，方能消恨！』我總是勸解他們，說：『害死你們公使的，不是太后，是義和團。她整天價住在宮裏，又不常出來，怎麼能曉得外邊的事？』他們又問：『她到底躲在什麼地方去了？』我說：『誰也不知道她躲在什麼地方去了。』

『賽二爺』這個名兒，在那時，也弄得傳遍九城，家喻戶曉了。每天擎着名片來謁見我的人，一個挨一個，有爲聯絡情誼的，有懇求代爲說項的。我這個人又是『有求必應』，生就來的一種好攪閒事的脾氣。有些王公子弟便拜我作乾娘，爲的當成了親戚走動，好借些護庇。

這時候，我練得很會騎馬，人家見我喜歡這個，也就買馬送給我，我自己遇着好馬也買，我有四匹最好的馬：一叫鐵皮青，滾地雷，一叫烟薰驊騮，都是一色純青，好髒頭，稱得起上驕之選的；一匹小高麗馬，是內務府宗二爺送給我的，個子雖小，却極健幹，又好勝，同大馬在一齊走時，牠不許大

馬在牠頭裏走；一匹「墨裏藏針」的騾子。我出門的時候，常是騎馬，也不是很快，後邊跟着幾個僕人和馬伕，大家一望便知是賽二爺過來了。裏面同我感情都算很好，有一次，我正騎着馬在街上走，看見一個十幾歲的小孩，手裏拎着個瓶子，裏面打的醋。我問他：「你買醋作什麼？」他答：「喫餃子。」我說：「回家告訴你媽媽，多包點兒，賽二爺一會兒到你家去喫餃子。」這家果然就包下許多餃子等着我，我不過是開磕牙罷了，那裏好意思的真擾人！

北京的街道，那時太騰贖了，滿街屎尿無人管。洋人最是嫌膩這個，便下了個命令，叫住戶各自打掃門前的一段，倘有一點污穢，查出來是先打後罰，他們這種辦法，固然太厲害些，可是北京的街道却賴以潔淨了許多。後來西太后迴鑾抵京，看見街上比從前又整齊，又乾淨，很是歡喜，很誇讚洋人們能幹，

十二

說起宮裏失火的那回事，便想起一般無聊的人，捏造蜚語，作踐我的可恨了！他們說我，天天夜裏和瓦德西一同睡在西太后的龍床上，有一天睡到半夜，我倆都赤裸着身子，由殿裏跑出來。這簡直辱罵我，罵我。我同瓦的交情固然很好，但彼此間的關係，却是清清白白，就是平時在一起談話，也非常的守規矩，從無一語涉及過邪淫。這都是有人見我常常同瓦騎着馬並轡在街上走，又

常常宿在他的營裏，因此便推想出我們有種種不好的勾當來。

瓦德爾雖住在宮裏，可並不在殿裏睡，他是在議事殿（在西苑）的旁邊，覓了一塊靜潔而又風景幽麗的地方，搭起一個帳篷，辦公睡覺差不多全在裏面。那次失火是因為幾個兵士的不加小心，損失還很不小，把一個參謀長燒死在裏頭。

他們的那些軍官感覺到寂寞的時候，到也想找個姑娘來陪着喝喝酒，常是懇求我給他們作介紹。我推辭不過，便派人到外邊去叫，叫來的都是些班子裏的姑娘，她們因貪圖掙錢，也都很願意來。來一趟是給一百塊錢。她們在裏面去陪酒時，我獨自一人便在傍屋內閒坐，悶了就燒口鴉片煙抽。我的烟癮就是在這時習染上的。

瓦常常對我說：「宮裏的東西，你喜愛那件，儘管拿走，沒有什麼關係。」我總是想：皇家的東西，民人怎麼應該隨便拿着走？口裏只好說：「謝謝」便算了。有一個「五福捧壽」的盜盤，釉質彩繪都很精細，款式也好，瓦用它盛水菓。我一見很喜愛，他就說：「送給你吧。」立刻就要派人給我送到家去，我忙着說：「等一等，我自己帶着走。」這樣纔敷衍過去。我怎麼能隨便拿宮裏的東西呢？

瓦回了德國，還連着給過我幾封信，我都是託一個留德的學生替答覆，因為只能說德國話，不能執筆寫文。後來那個學生離開了北京，無人代我寫信了，漸漸的音問遂疎。

當開和議時，態度最蠻橫，從中最作梗的要算德國了。他們總覺着死了一個公使，理直氣壯，無論什麼都不答應，尤其是那位克林德夫人，她一心想替她丈夫報讐，說出來許多的奇奇條件，什麼要西太后抵償罷，要皇上賠罪罷，一味的不饒，把個全權和議大臣李鴻章弄得簡直沒有辦法了，我着着這種情形心裏實在着急，又難過，私下裏便向瓦德西苦苦的勸說了有多少次，請他不必過於執拗，給中國留些地步，免得兩國的嫌恨將來越結越深，瓦說，他倒沒有什麼不樂意，只是克林德夫人有些不好辦。於是我便自告了奮勇，作了個說客去說她。

我見着了她，她對我的態度還很和藹，讓我坐下，先講了些旁的閒話，然後我便緩緩的向她解釋，說：

「殺貴公使的，並不是太后，也不是皇上，是那些無知無識的土匪——義和團，他們闖下禍早跑得遠遠的了。咱們兩國的邦交素來和睦，以後還要恢復舊好呢，請您想開些，讓讓步吧！只要您答應，傍人便都答應了，」

她道：

「我的丈夫與中國平日無讎無怨，為什麼把他殺害？我總要替他報讎，不能就這麼白白的死！」

我說：

「離，已算是報了。我國的王爺大臣，賜死的也有，開斬的也有，離還不算報了麼？」

她又道：

「那不行，就是不要太后抵償，也要皇上給賠罪。」說這話時，她的態度表示很堅決。我想了想，遂說：

「好吧！你們外國替一個爲國犧牲的人作紀念，都是造一個石碑，或鑄一個銅像；我們中國最光榮的辦法，却是豎立一個牌坊。您在中國許多年，沒有看見過那些爲忠孝節義的人立的牌坊麼？那都能夠萬古流芳千載不朽的！我們給貴公使立一個更大的，把他一生的事蹟和這次遇難的情形，用皇上的名義，全刻在上面，這就算是皇上給他賠了罪了。」

經我這樣七說八說，她纔點頭答應了。這時我心裏喜歡極了，這也算我替國家辦了一件小事。聽說條約裏的頭一項就是這事哩！

這個牌坊就豎立在東單牌樓北邊，克林德遇害的那個地方。等到民國六年歐戰告終，德國戰敗了，中國政府把牌坊拆除，搬到中央公園（今中山公園），改稱公理戰勝牌坊。當時曾舉行過一個盛大的紀念會，他們因我和這個牌坊有些關係，也邀請我去參加。那天蒞會的人很多，錢能訓段祺瑞諸先生都有演說。會後還合攝一影，裏面有個女子，站立在前排，那便是我。

附錄：宣統元年，立五福碑，派謝長壽。

奕劻李鴻章等所擬就之克林德碑文：

「國家與環球各國立約以來，使臣歷數萬里之遠，來駐吾華，國權所寄，至隆且重。凡我中國臣民，俱宜愛護而恭敬之者也。德國使臣克林德，秉性和平，辦理兩國交涉諸務，尤爲朕心所深信。迺本年五月，義和拳匪闖入京師，兵民交訐，竟至被戕隕命，朕心實負疚焉！業經降旨特派大臣致祭，並命南北洋大臣於該使巨靈柩回國時，妥爲照料。茲於被害地方，按其品位，樹立碑銘。朕尤有再三致意者：蓋睦鄰之誼，載於古經，修好之規，詳於公法，我中國夙稱禮義之邦，宜敦忠信之本。今者，克林德爲國捐軀，令名美譽，雖已傳播五洲，而在朕惋惜之懷，則更歷久彌篤。惟望譯讀是碑者，觀物思人，懲前毖後，咸知遠人來華，應存親睦，相與開誠布公，盡心欵洽，庶幾太和之氣，洋溢寰區，既副朝廷柔遠之思，益保亞細洲昇平之局，此尤朕所厚望云！」（據清季外交史料卷一四五）

十四

這是我一生最危險的一樁事，現在想來還爲之戰慄不已！

有一天下午，我騎着那四名叫鐵皮青的馬，到王長林家去開玩，——長林同我們孫三爺是拜盟兄

弟，這時他雖已搭班演戲，但還不甚紅。——玩了多半天，天已深黑，我就派僕人回家去拿燈籠，因出來的時候，原想早些回去，沒有帶着。僕人去了很大工夫，也不見回來，我等得着了急，不耐煩再等，就要獨自騎馬回去。長林竭力攔擋着不叫走，說：「再等一會吧！若還不來，我送你回去。」我覺得沒有什麼要緊，全是熟路，一個人怎不能夠回去？便道：「我自己能夠回去，你們給我一個燈籠就好了。」長林的兒媳就忙着給我點了一個燈籠，我上了馬，把燈籠挂在馬轡上，便緩緩的走下來。

走到了陝西巷口，快要抵家了，忽聽得那邊一陣轆轤的車聲，嚇得我一發怔，定睛看時，原來是跑下來一輛騾車，我的馬一見，驀的吼了一聲也狂奔起來，輻往前跑，那輛騾車就在後面追，把我吓得亂嚷大叫，這時候差不多已在半夜裏，舖戶住家都關門睡了覺，街上很是冷靜，所以那騾嚷叫，也不見有個人出來。我的馬是飛也似的跑，我怎麼勒也勒不住牠，只好就伏下身子緊緊的抓住了馬鬚，隨牠去跑。等跑到了韓家潭，路很狹窄了，我怕把我的腳撞在旁邊牆上，就趕忙丟開蹬，這時馬往上一竄，一下就把我扔下來，跌在一家門首的石階上，立刻便暈了過去。後來聽他們說，那輛騾車緊跟着就要到了，幸而被人截住，不然就把我軋了！

亂了這麼半天，人們纔聽見，跑出來進前一看，說：「呀！了不得，這不是賽二爺麼，快快扶起來！」那時血已從傷處淌下，染了一身。我還記得，那天穿的一身很漂亮的衣服：翠青洋緞裏的庫緞大襖，外面套四鑲的巴圖魯坎肩，腰間束一條銀白色綉花巾子，一雙新快靴。待一會兒，我家裏得了

訊，都忙着跑來，用布把我的傷口裹好，抬回家去。

京裏的班班交們，得着訊都來看視，有的便薦大夫，瓦德西也派來了一個軍醫。

這時候我頭上還梳着大辮子。大夫把我的頭髮分開，剪下一束，用藥水洗，洗傷口，敷上些白藥粉，外面用藥布裹住，據他說：「離後腦僅還隔着一層薄膜，若再再破了，腦漿便流出。」這是多麼危險哪！

過了幾天，知道的人更多了。各方送來很多的滋養藥品，什麼人參鹿茸等等。我這一摔，倒惹得人家化了不少錢。

瓦德西隔幾天就過來看看我。這時，再有兩月他就要回國了。臨走以前，還親自給我拿來的藥，對我說了許多安慰話，相對款叙良久，才挹挹的各道珍重而別！

我的傷一直轉過年開春，纔完全長好。

十五

自從庚子那年由天津逃難到了北京，就常住下去。這時候，雖然家裏也有幾個姑娘，總算是一住

家一的派頭，也不隨便接見客，來的人都是些熟朋友，或是經人介紹過的。這樣過了有三四年吧，有

一位金四爺，著名的堪輿家，專給宮裏看風水，和我最要好，我也最信服他。一天，他見着我，說：

「二爺，我看着了一所房，太好了，若要開班子，一準發財；作旁的生意可不行，因它的形勢像個龜。你有意思想租沒有？」我聽了他這話，心裏有些活動，就託他替我把房子租下來，這房就在陝西巷，入民國會開過賽瓊林大菜館。報捐挂牌以後，事由兒果然很好，每天除去開銷能淨賺一個大元寶。

不幸，這年秋天，我弟弟病死在蘇洲，我回家辦理喪事。第二年四月裏纔返回。五月就發生了這件倒霉的事：我的一個姑娘服毒。有人說，這是有仇人乘我回家時候，背地裏設術破了我那房的風水所致哩！

這件事的經過是我把我弟弟葬埋完畢，又辦些雜事，住的過了年，就由蘇洲到上海。在那裏挑選了幾個姑娘一個叫秦鳳雲，使了我兩千五百圓錢；又買了一個，名子叫秀鈴，是蘇州人，身價三千圓，連上其他花館，總夠四千；又接林香君姊妹兩個；還有兩個年歲大些的，一共是六個姑娘。我把她們帶到了北京，見班子裏還有幾個空房頭，就打算遇機會再買一個，那想到就買了這個冤家！買的時候，已算是受了騙。憑中人說，是個良家的姑娘，武清縣人，長得很美，要賣在茶室裏，問我要不要。我讓他領來先看看。她來時，穿的一件藍布衣裳，紫紅腰帶，還梳着抓髻，像個剛從鄉下來的樣子，可是模樣兒長得還不錯，瓜子臉，雙眼皮，水冷冷一對俊眼，皮膚很白嫩。講了講價，作妥一千二百兩銀子，一千歸她家裏，二百算是中人的佣錢。給她取了個名叫『鳳鈴』。我自己買的姑娘都帶鈴字。過了幾天，我打聽出，她原來已經在小李紗帽胡同茶室裏混過，名叫小五子，因有個熟客，想用

八百銀子爲她脫籍，沒有辦成，傾家怕他們携手潛逃了，又急着賣她；漸漸纔發覺她還有鴉片煙癮。這怎麼會是良家的姑娘呢？我心裏雖知道上了當，可是看她的樣子還很老實，也就裝個「啞子喫黃連」未曾發作。

這時候，我忙極了，整天的要到各處去應酬，在班子裏的工夫很短，班裏一切事務都交給了孫三爺照管。有一天半夜裏，我們都睡了，有位潘二爺，也是熟客，鬧着幾個朋友來敲門，他們是因在隔壁一家班子裏，不知爲什麼吃了醋，轉到這邊來。看門的給他們開開門，請進來，又把自己的姑娘喚醒，拉開棹子就打牌，又說又唱，一直玩到大天亮他們纔走。我因白天去陶然亭，騎馬回來，路上受了涼，身上覺有些發燒，早早便歇息，也沒起來打招呼。第二天，是鹿中堂的少爺約定在班裏請客喫午飯。八九點鐘，姑娘們就忙着起來粧扮，那時正時與梳辮子，專雇了一個剃頭的給他們打辮，別人的全打好了，只剩下鳳鈴，她伏在棹上，低着頭，也不動也不說話，秀鈴在旁邊就鬧：「你怎麼這麼？」她也不理。她們就跑來告訴我，我過來一看，她仍然伏着棹子，就問她：「鳳鈴，你怎麼啦？身上不舒服嗎？還是同那個嘔了氣？」她是一聲也不哼；我扶起她的頭來一看，眼睛通紅，兩隻手只摀胸口，我看樣子不好，像是吞了鴉片煙，就握着她的手急問：「鳳鈴，鳳鈴，你吃了什麼東西吧！是鴉片嗎？你不要想不開，有什麼心事，儘管對我講，有中意的人，可以隨便走，沒有不好辦的，平日我也沒有把你待錯呀！何必竟尋此短見？快快告訴我！」她聽了我這話，纔說是吃了鴉片，說着也掉下

眼淚。原來是前幾天，管崇文門的崔老爺的小少爺給我送來一盒靈膏，就只燒了幾口，下膿的就放在小櫃櫥內，不曉得什麼時候被她拿去了，還吃了很不少。我趕緊着派夥計到街上買的藥，搽開她的嘴，灌了下去，見她還是不吐。這時候已快十一點鐘了，還要伺候鹿少爺請客呢，我就叫他們把她先抬到後邊，繼續灌救，恐怕鹿少爺來到，這成什麼樣子？一會兒，客人都來齊了。我只顧陪他們吃酒也沒有到後邊去看。每席散以後，他們總告訴我：鳳鈴已經死了！這孩子也算很伶俐，每席散後，鳳鈴就死了。鳳鈴

這時我急得什麼似的！先打發三爺用二百五十兩銀子買來一口棺材，不敢就這麼裝殮哪，還要報五城來驗屍，正在這當兒，有個蒲二奶奶，是開裁縫鋪的，來給我送衣服，一見這種情形，就說：

「這樣去報，恐怕不妥當；不如我冒出個名，作爲鳳鈴的生母去報，担起這個錯兒，你們可就輕省多了。」夥計們聽了她這話，都覺得很有理，我心裏是又煩又慌，隨口說了句：「好，就憑你去報吧！」

等一會，城上派人來驗了一驗，也沒說什麼就去了，我想，這就算完了，淨等着領抬埋執照了。不料生出枝節，也不知道從那裏跑出來的屍親，也露頭不依不饒了，我班子裏的幾個夥計，還裏勾外串的從中傳消息，說壞話，說什麼鳳鈴是因受我虐待，被逼服毒的，在城上這麼一告，城上只得派人來傳我，我一聽真裏氣昏，忙着披上一件褂子，就跟他們到了城上。我覺得我沒有作虧心事，害怕什麼

。唉！那裏曉得，這裏面有洪先生的幾位老親友如陸潤庠孫家鼎等，早想着找個碴兒把我押起，解

了我的班子強迫我回籍呢！

十六

到城上，一句話也沒有問，就把我送了刑部。幸虧刑部裏的一班人差不多我都識得，便得了些關照。進門時也沒有過鐵練子，這時候刑部正堂是孫家館，他隨駕往頤和園去了，故此沒有叫我過堂就押起來。在監裏，一點罪倒也未曾受，部裏的諸相好給我預備的太周到了，連澡盆全有，還許抽鴉片煙。悶了時就同傍的罪犯談談天，故不甚感覺寂寞，只是心裏總望着家中的事。他們是不許有人來看我的。後來只有德國使館派的四個武官來看了一次。他們先聽我遭了官司，就派四個武官到我家裏探詢，家裏有一個小聽差，名叫小七，他跟我學會說幾句德國話。對他們說：「賽太太在城上呢。」他們到了城上，城上推說不知，後來他們打聽出我在刑部，又到刑部，刑部的人一見都驚惶的了不得，又不敢不放他們進來。我見了他們謝了謝，說：「不爲什麼要緊的事，因我有一個姑娘死了。幾天便可完結出獄，請回去告知貴公使放心吧！」他們又坐了一會，看我沒有受什麼罪，纔告辭去了。他

我入刑部，說起來也有些因果關係，庚子前一年我住在高碑胡同，離刑部很近，總想進去看看，沒有去成；這回可算進來看了！

我在監裏很遇到幾個案子：我進刑部那天，就有個名叫沈進的，是革命黨被捕，因不招口供，打

死在堂上。又有一位中堂大人，不知犯的什麼罪，與他同日遭來，還叫他過鐵鍊子。北京城著名的女光棍小撲戶也在監裏押着，——她會摔跤，到處敲詐不講道理，人人都怕她，因為惹惱了桂八爺，被捕入獄。在堂上很受了不少重刑，她真有骨勁，都煞過去，一哼也不哼。我原來不認識她，她見了我先打招呼，說話聲音洪亮，高高的身材，紫紅臉膛，很是威武。我倆一談還很投契，想不到在獄裏交了這麼一個朋友。還有一案：是母女二人，犯罪的是姑娘。案情是：姑娘的父親是個厨子，品行污濁，他們姊妹三人，她兩個姐姐全被她父親姦污了，她出嫁後，永不敢歸寧，一天，因事到娘家，被雨留住，就宿在廚房裏，夜間她父親來撥門，她急了，蓄足力氣開開門，照她父親下身猛的一拳，便把他打暈栽倒，撞在石上就死了。她覺着這種醜事，怎麼向外說。只好就認是自己故意打死的，他母親知道此事，不肯叫女兒抵償，就說是自己打死的。審判官也知她們很是冤枉，可是她事不說實話，沒有辦法。我同小撲戶很憐恤這個姑娘，就勸他說：「你若再不翻供，可就要定罪了，殺死父親是罪該凌遲的。他這禽獸既不把你當女兒，你還給他留的什麼體面？」在最後的一堂，她聽了我們的話，纔把實情訴出，總算減輕她的罪，沒有死。

等孫家爺回來，把我提出，略問了問，就叫帶下，判的是罰我「三錢七分二厘」銀子，說就放我出去。待了幾天，又說要解我回籍，不准再住北京。我知道這都是陸潤庠同孫家爺商量好了的要攆我走。

走。……一千軍午的……

這時候，我的班子裏已糟踏得不堪了。我母親同三爺都嚇成呆傻，總以為我在刑部不定受多少罪，只管化錢打點，一千兩千的胡扔，都被人家騙哄了去。也有趁機來敲詐的。等我出來時，貴重一點的東西，只剩一隻珠花。我房裏的幾隻箱子，也被夥計跟媽等趁火打搶的搬走了。馬廊中三十多匹馬沒贖下之匹，底下人是走得精光。

發覺回籍，就是那麼一說罷了，我並沒有同解差一齊動身，他們先行，我又住了幾天，捱過些難事，纔赴天津，由那里乘火輪到上海，再返蘇州原籍到案。這時候我的寡弟婦還在蘇州。

在家裏住的工夫不久，就又到了上海，這時候已是光緒末年了。

據北平故老云：小撲戶，一女子也，以善擅跋故名，猶悍有膂力，人咸畏避。嘗與二二澡堂，潛入洗澡，人初不經意，及發覺，全堂大譁，盡散去，澡堂因之大受損失。又內城東南有泡子河，入夏常落雨水，一般細民多往洗澡，小撲戶也去，卸衣下河，毫無避忌，時裸身登岸，喚買食物。

十七

我二次又到上海當妓女，却是爲了生活的驅使，不得不然哪！租賃了一所兩樓兩底的房子，月租是一百二十圓。門上寫：「京都來寓」，旁邊附註洋文，還是像住家的樣，也不報捐，也不挂牌。一

舊交們知道以後，倒都來捧場，事情很是不錯。祇是因我受在北京所遭那件倒幕事的打擊，對「妓女生活」起了一種厭惡的心思，不似從前那樣的有興致了，總想遇機會覓求一個合適的人，能匹配終身，就不再作這勾當了。

在民國二年，便認識了魏先生（名斯戾，字阜甌，江西金谿人，做過江西民政廳長，參議院議員）他因從事革命，逃難到上海。我們認識以後，很感投緣，感情日益濃厚，他是個性子爽直的人，又有俠氣，故我們對他很敬佩。這時候他正在作革命活動，常來常走，行蹤不定，但每次到上海，總要來我家看看我。慢慢，在言語間，他就露出向我求婚的意思，我是早有了意思，只須要作多方的考慮，還躊躇着沒有決定。直到六年，我跟魏先生一同到北京，住在前門外櫻桃斜街。住了有幾個月，纔完全決定了我倆的婚事。七年又回到上海，把些雜事都結束了一下，六月二十日便在上海新旅社舉行婚禮，那天賀賓來的還很不少，有滬上名人倪鴻樓，證婚人是信昌報開行的經理朱先生。婚禮純是新式，用的花馬車，軍樂隊，這年我是四十五歲，想起我十四歲時嫁洪先生，坐綠呢轎，打紅紗燈，前後相隔已三十幾年了！

魏先生同我雖然可以算正式結婚，但他家裏還有一個太太，和一個因從事革命逃難到南洋時娶的姨太太。

我們結婚後不久，便來北京，這時魏先生正做參議院議員。

魏先生待我好極了，可謂『體貼入微』，對待我母親也頗盡孝心。十年春天，我母親因病死在京裏，他很哀痛，裝殮葬都厚，出了一個大殯。我着實感激他，那想到，同年閏五月，魏先生忽也死去，他的身體素來很強健，一點病也沒有，就因洗澡用冷水澆了一下，激着了，得病不幾天便死去！

魏先生一死，他家裏人平日就和我有些嫌怨，常常是起齟齬的。這時他們更要給我謗言，放冷語了，甚至說，魏先生的死都是我害的，在江西會館開弔時，輓聯上的話，有好些都是罵我，他們這樣的欺侮我，我還怎麼能同他們同居下去呢？實在不得已，纔帶了自己的東西，同顧媽（伊一女僕，自民初相隨至今，主人雖貧困已極，尙戀依不忍去，忠實可風）搬去居仁里的這個房子裏。我們一主一僕，僦居迄今，十年來因素鮮與外面通款曲，幾無人知余尚在人間矣！

（此處文字模糊，難以辨認，似有「命」、「」等字樣）

（此處文字極其模糊，似有「」等字樣，內容難以辨識）

洪鈞墓誌銘

顧肇鵬

國家自道光二十二年始允泰西通商之請，閱二十年乃置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以王大臣領之，又十年而後遣使聘問諸國，慎簡賢能，頒給欽差出使大臣關防，三年一任，蓋遞重其事矣。同縣洪公，以開學奉命出使俄德奧和四國，就遷兵部侍郎，任滿歸，奏對稱旨，充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光緒十九年八月二十三日，疾終京邸。遺疏上，天子軫悼，有「才猷練達，學問優長，盡心職守，辦理妥協」之褒，諭賜祭葬，賞延後嗣，飾終之典，視常例有加。孤子洛既奉公之匱歸里，乃郵狀抵余臺灣，言將以明年九月某日，葬公於縣之西鄉十一都十二圖墩字圩贈光祿公塋次，請爲之銘。憶同治紀元同應京兆試，訂交鄉館，雖在貧約，願嘗慨然有當世之志。洎同鄉舉，忽忽三十餘年，而公已千古。余雖不文，又奚以辭？按狀：公諱鈞，字陶士，號文卿，先世自徽州歙縣遷吳。曾祖諱士樹，候選運同，妣王、李，祖諱啓立，國學生，妣巴，考諱垣，候選從九品，妣潘，三世皆以公貴，誥贈光祿大夫，妣皆一品夫人。公年十八入吳縣學，同治三年舉於鄉，七年成一甲一名進士，授修撰。恭修教廟實錄告成，賞戴花翎，加四品銜。擢侍講，侍讀，左右春坊庶子，侍講學士，詹事府詹事，凡八遷至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時光緒九年也。以母病疏請開缺歸，明年丁太夫人憂。服除，以原官充

出使大臣，轉兵部左侍郎。一爲順天鄉試同考官，視湖北江南學各一，典陝西山東試各一，歷充日講起居注官，文淵閣校理，國史館協修，功臣館纂修，實錄館纂修，總纂，提調，本衙門撰文。及爲卿貳，殿廷試閱卷，武試較射，專覈朝審，承修壇廟陵寢工程，以十數。公性孝友，幼穎異。家道中落，父兄欲令習賈，涕泣跪請卒業。及通籍，贈公已卽世，未逮祿養，哀慕終身。太夫人素剛嚴，意不愜，輒厲聲色譙呵不少貸，公則悚息惕伏，怒解乃已。嚴事兄嫂如父母。歛厝修宗祠，需萬緡，臧被了出錢盈其數。公立輪半資，以恤貧族。自廷試第一，未敢館卽視學湖北，感激知遇，銳志報國。屢鬻文柄，簡圖精審，惟恐失人。光緒五年金山東試，人文爲各省冠。六年觀學江西，廉知檢替軍名醫弊，嚴行覆試，終日堂皇，僥倖途絕。定經訓書院規制，與諸生講經濟之學，多所成就。俗有溺女風，徵各學官與諸生收恤之，手書聯額獎其勤，活嬰無算。去任日，諸生於書院尸祝焉。九年河決山東，朝廷命侍郎游百川馳往籌度，議開徒駭馬頰二河。公奏其未諳河務，且陳治河當因時制宜，黃河宜會不宜分，止可寬展重隄，不可別謀分洩，若開引河通二渠，此數百里土性鬆浮，一旦潰堤北趨，將爲畿輔患，並條上治河事宜。臬司潘駿文熟悉河務，新建議，無敢舉者，力言其可用。疏入，旋命游百川回京，起用潘駿文，河患漸紓，實自公發之。會法越有辜，條陳海防事宜，復蒙採納。於是上結主知，嚴警用矣。出使外洋，廉正自持，守約不讓，洋人咸服。凡有裨軍國者，密疏以陳。中外交涉繁多，多以電通信，外國用三馬電，中國用四馬電，費倍蓰，公創以干支代一十百千字，亦成三馬電

，歲省經費鉅萬。其精敏類如此。既入總理衙門，力持大體，勇於任事。松江教案起，西人獲勝書，牽涉湖南道員某，欲得甘心，當路亦思重懲，以儆效尤。公持不可，謂狗人意如國體何，其人卒得保全。邊界齟齬，聞有違言，公以華雖錯互，非口舌所能爭，不欲爲國家生事。天子知公深，時賜獨對，造膝敷陳，而外不能喻於人。人徒見公之踔厲名場，不可一世，而不知其旁魄鬱積，耿耿於中，非旦夕矣。向者使還，道經紅海，感受暑溼，病伏甚深，一旦觸發，遂以不起。公治事聽強，無所瞻避，與疆吏論公事，下筆輒千餘言，兵部復推公主持，不於私宅判牘，每入署，吏抱牘進，恆逾尺，或覺日不得休，在告疾少間，猶一日書二十餘函，不遑自恤，故聞公之薨，同官自王以次臨弔，無不哭失聲。悲夫！公生於道光十九年十二月初八日，年五十有五。配何夫人。子一，銘，縣廩生，復由廩生通判改工部郎中，公薨，奉恩旨服闋後以本部郎中遇缺卽補。女一，庶出，魯之使海外也，於羅新見元代舊史本回紇文，凡更數譯，審爲元代藩屬舊史，詳於西北用兵。公得之甚喜，謂足補元史疏陋，於是偏考元人官私書及關係元史諸紀載，手自纂輯，成元史拾遺若干卷。搜異域之佚聞，訂中國之悼史，古未嘗有也。銘曰：

昔班固氏傳西域，慨歎漢使益得職，惟公三年歷四國，平遷一官依品秩。明修元史病荒率，史臣自貢憚考覈，鄂羅斯文本回紇，紀朔漠事頗翔實，公既觀止等球壁，私幸謀於野則獲，愛召舌人通累譯，手自濡染奮大筆。俾闕者完疏者密，千秋裘非一狐腋，彼褚先生何足述，武庫乃有左傳

癖，旁行斜上成都帙，宜准史藏石室，千秋不朽視方策。吾銘匪私秘真宅。（按「千秋豈非」
 狐腋」句，秋字是金字筆誤，上石後乃知之云）

（此處為模糊不清的垂直文字，內容難以辨認，疑似為手稿的側邊批註或另一段文字。）

洪鈞列傳

清史稿

洪鈞，字文卿，江蘇吳縣人，同治七年一甲一名進士，授修撰，出督湖北學政，歷典陝西廣東鄉試，遷侍讀，視學江西，光緒七年歷遷內閣學士，母老乞終養，嗣丁憂，服闋，起故官，出使俄國，比四國大臣，晉兵部左侍郎。初，喀什噶爾續勘西邊界約，中國圖學未精，乏善本，鈞蒞俄，以俄人所訂中俄界圖紅線均與界約符，私慮英先發，迺譯成漢字，備不虞。十六年使成，携之歸。命直譯各國事務衙門。值帕米爾爭界事起，大理寺少卿延茂謂鈞所譯地圖畫蘇滿諸卡置界外，致邊事日棘，迺痛劾其貽誤狀。事下總署察覆。總署回列諸臣，以鈞所譯圖本以備考覈，非以爲左證，且非專爲中俄交涉而設，安得歸咎於此；圖事白，而言者猶未息。右庶子準良建議，帕地圖說紛紜，宜求精確。於是鈞等具疏論列，謂：內府輿圖一統志圖紀載漏略，總署歷辦此案，證以李鴻章譯寄英圖與許登履繪成英俄德法全圖，無大紕繆，而纂諸準良所奏，則岐異甚多。欽定西域圖志，叙葉爾羌諸地，則總結之曰屬喀什噶爾，叙喇楚勒葉什勒庫勒諸地，則總結之曰屬喀什噶爾西境外，文義明順。庫裏迺爾其曰境外者，大小和卓木舊境外也，曰屬者，屬今喀什噶爾爲國家自開之壤地也，語近穿鑿。喀地正北東北昆俄七河，正西倚俄費爾干，其西南錯居者帕也。後藏極西曰阿里，西北循雪山逕挪格爾坎

擬訖印度克什米爾，無待北涉帕地。設俄欲躡略，英欲徇阿里，不患無路。原奏迺謂二國侵奪拔達克山，安集延而終莫得通，新於邊情不亦關乎！中俄分界，起科布多塔爾巴哈臺，伊犁，訖喀西南烏仔別里山口止，並自東北以達西南。原奏迺謂當日勘界自俄屬薩馬干而東，實以烏仔別里西口爲界，今斷以東口，大乖情勢。案各城約無薩馬干地名，惟浩罕安集延極西有薩馬爾干，明史作撒馬兒罕，久隸俄，與我疆無涉。當日勘界並非自西而東，亦無東西二口之說，不知原奏何以傳訛若此。謹繪許墨澄所寄地圖以進，並陳扼守葱嶺及爭蘇滿有礙約章狀。先是坎巨提之役，彼此爭甚其間，我是以有退兵撒卡之舉，英乘隙而使阿富汗據蘇滿，至是俄西隊出與阿戰。東隊且駁噶爾邊境，總署復具籌辦西南邊外本末以上。鈞附言：自譯中俄界圖，知烏仔別里以南，東西橫互，皆是帕地，略約所謂中國界線應介乎其間，今日俄人爭帕，早覆因喀城定約之年。劉錦棠添蘇卡，意在拓邊，無如喀約具在，成軍難說，唯依界圖南北經度斜線自烏仔別里徑南尙可得帕地少半，尋按故址，已稍廓張。俄阿交關，備阿必潰，俟我退兵，可與議界，當更與疆臣合力經營，爭得一分即獲一分之益。上皆嘉納。十九年奉，予優卹。鈞嗜學通經史，嘗撰元史譯文證補，取材域外，時論稱之。

東亞病夫著述考略

方詩銘

曾孟樸先生之歿，迄今已及七年，其全集之整理問世，寂然無聞。世人之知孟樸先生多以其小說孽海花。然先生之學，至爲宏富，不僅以小說見長也。先生初習「樸學」，復精詩詞，復專攻法國文學，著譯當自不少也。然處茲戰時，收求至爲不易，僅以所知者論之，詳實之作，當俟諸他日也。

先生初就學於李慈銘氏，復與當世諸大師相往還，造詣至深。於清光緒二十一年撰有：

補修漢書藝文志一卷，考十卷。光緒乙未刊本，民國二十五年上海開明書店廿五史補編本。

先生蓋以「司馬彪書有志而不志藝文，七錄言袁山松書有藝文志，今已亡佚」（用自序語）。乃發憤而爲此書。取後漢書本傳、情書經書志、經典釋文叙錄，凡涉後漢人著述者，俱爲輯出，並博考羣書，兼及道釋二藏，共得書五百餘部，分爲七志：

一、六藝志。二、紀傳志。三、子兵志。四、文翰志。五、數術志。六、方伎志。七、道佛志。前乎先生所爲補後漢書藝文志者，得四家：

一、補續漢書藝文志一卷，錢大昭撰。

二、補後漢書藝文志四卷，侯康撰。

三、補後漢書藝文志十卷，顧懷三撰。

四、後漢書藝文志四卷，姚振宗撰。

洪飴孫勞頴二家之書，今不可得見。以先生書較侯氏書，增多者一百八十六種，錢氏書則數倍之，顧姚三氏書，僅足方駕。洪勞二家之書，當更不足論矣。（授經堂書目錄，洪氏書僅一卷。勞氏書，據錢泰吉甘泉鄉人稿所言，當亦不甚詳博。）

先生工詩，詩集有：

未理集。

羌無集。

响沫集。

除詩外，復集有駢散文集：

推十合一室文存二卷。

院本：

雪曼夢院本。

讀書札記：

執丹環語二卷。

天善堂藏書

文補

先生時與當世維新諸君子游，仲廉之言，復善中山先生之所爲也。依友人金天翮松岑之計劃，爲小說孽海花，諷刺時政，倡言革命，於是不脛而走天下。其初僅成書二十回。及民國十六年，復續成十回，乃修改原書，成民國十七年真美善書店之新本，爲十五卷三十回。然與舊作相較，則文氣思想，俱殊難統一也。

以上所述，除孽海花有續作外，俱屬先生早期作品，思想學術，均可由茲以窺見之。其後先生專於政治，未遑著述。及民國十六年創真美善書店於海上，刊真美善雜誌，乃重理舊業。先是，先生習法國文學於陳季同氏，故入民國後，除續作孽海花，創作魯男子三部曲外，均以介紹法國文學爲事，今略述之。

魯男子三部曲，今僅成其第一部戀。描寫深刻，李青崖氏評爲兼得紅樓與弗羅貝爾波華夫人之長。蓋此書爲先生早年之自傳，與晚年之懺悔錄。緣先生早年有所眷戀，而爲社會家庭所阨，志不得遂，六十年中戀戀未能去懷，故發爲文章，乃能如是之動人也。

先生熱情奔放，喜法國「浪漫主義」作家書，雨果（V. Hugo）者，法國「浪漫主義」之先驅也，其劇作爲先生所譯述者，有五種焉，皆其傑作也：

呂伯蘭（Buy Blas）。

銀瓶怨（Angelo）。

歐那尼 (Hernani)。

呂克蘭斯鮑夏 (Lucrece Borgia)。

九十三年 (Quatre Vint treite)。

其中若歐那尼，爲當時「浪漫主義」戰勝「古典主義」之巨著。銀瓶怨者，今日流行之話劇狄四娘生死戀，電影返魂香，俱據先生所譯以改編者也。

除兩果作品外，復譯有法國莫里哀 (Moliere) 劇作一種：

夫人學堂 (L' Ecole des Femmes)。

先生著述，略如上考，其遺漏者，常自不少。尤以坑美善雜誌所刊者，幾半爲先生父子之筆，今不惟其全份不可得，卽其目亦不可求矣。先生腳踏新舊文壇，實爲近代文學史中不可磨滅之人物。余喜讀海花，因頗留意先生之著述，記憶所及，頗多遺忘，他日常重爲補苴，庶不負余之敬仰先生也。

孽 海 花

曾 樸

第一回

一霎狂潮陸沈奴樂島；

卅年影事託寫自由花。

江山吟罷精靈泣，中原自由魂斷！金殿才人，平廉佳麗，聞氣鍾情吳苑。轡軒西展，

，遽瞞看靈樞，暗通瑤怨。孽海飄流，前生冤果此生判。

羣龍九楹霄戰，值鈞天

爛醉。夢魂驚顛，虎神營荒，鸞儀殿闕，輸爾外交纖腕。大千公案，又天眼愁胡，

入心思漢。自由花神，付東風拘管。

却說自由神，是那一位列聖？勅封何朝？鑄像何地？說也話長。如今先說個極野蠻自由的奴隸國。在地球五大洋之外，哥倫波未闢，麥折倫不到的地方。是一個大大的海，叫做孽海。那海裏頭，有一個島，叫做奴樂島。地近北緯三十度，東經一百十度；倒是山川明麗，花木美秀，終年光景，是天低雲黯，半陰不晴；所以天空新氣，是極缺乏的。列位想想：那人所靠著呼吸的天空氣，猶之那國民所靠著生活的自由，如何缺得！因是一般國民，沒一個不是奄奄一息，偷生苟活；因是養成一種崇拜

強權獻媚異族的性格。傳下來一種什麼運命，什麼因果的迷信；因是那一種帝王，暴也暴到呂政，與古士那、成吉斯汗、路易十四的地位；昏也昏隨煬帝、李後主、查理士、路易十六的地位。那一種國民，頑也頑到馮道、錢謙益的地位；秀也秀到揚雄、趙子昂的地位。而且那島從古不與別國交通，所以別國也不曉得他的名字。從古沒有呼吸自由的空氣，那國民却自以爲是：有「吃」，有「着」，有「功名」，有「妻子」，是個「自由極樂」之國。古人說得好：「不自由毋甯死」，果然那國民享盡了野蠻奴隸自由之福，死期到了。去今五十年前，約莫十九世紀中段，那奴樂島忽然四周起了怪風大潮，那時這島根岌岌搖動，要被海若捲去的樣子。誰知那一般國民，還是醉生夢死，天天歌舞快樂，富貴風流，撫着自由之琴，喝着自由之酒，賞着自由之花，年復一年，禁不得月嘯日蝕，到了一千九百零四年，平地天崩地塌，一聲響亮，那奴樂島的地面，直沉向孽海中去。噫！噫！噫！原來這孽海和奴樂島，却是接着中國地面，在渤海之南，黃海之西，青海之東，支那海之北。此事一經發現，那中國第一通商碼頭的上海——地球各國人，都聚集在此地——都道稀罕，天天討論的討論，調查的調查，禿着幾打筆頭，費着幾磅紙墨，說着此事。內中有個愛自由者聞信，特地奔到上海來，要想偵探偵探奴樂島輪實在消息，却不知從何處問起。那日走出去，看看人來人往，無非是那班肥頭胖耳的洋行買辦，儼天換日的新政委員，短髮西裝的假革命黨，霧說亂話的新聞社員：都好像沒事的一般，依然受麻益，打野雞，安壇第喝茶，天樂窩聽唱；馬龍車水，酒地花天，好一巽昇平景象！愛自由者倒不解起來，糊

糊塗昏昏沉沉的過了數日，這日正一個人悶坐着，忽見幾個神色倉皇手忙脚亂的人奔進來嚷道：「禍事！禍事！日俄開仗了，東三省快要不保了！」正嘆着，旁邊遠遠坐着一人冷笑道：「豈但東三省呀！十八省早已都不保了！」愛自由者聽了，猛吃一驚，心想剛剛很太平的世界，怎麼變得那麼快！不知不覺，立了起來，往外就走。一直走去，不曉得走了多少路程。忽然到一個所在，抬頭一看，好一片平陽大地！山作黃金色，水流乳白香，幾十座玉宇瓊樓，無量數瑤林琪樹，正是華嚴境界。錦繡山河，好不動人歎羨呀！只是空蕩蕩靜悄悄沒個人影兒。愛自由者；走到這裏，心裏一動，好像曾經到過的。正在徘徊不捨，忽見眼前迎着面一所小小的空屋。愛自由者不覺越走越近了，到得門前，不提防門上却懸着一桁珠簾；隔簾望去，隱約看見中間好像供着一盆極嬌艷的奇花，一時也辨不清是隋煬帝的瓊花呢？還是陳後主的玉樹花呢！但覺春光澹宕，香氣氤氳，一陣陣從簾縫裏透出來。愛自由者心想，遠觀不如近睹，放著膽，把簾子一掀，大踏步走進一看，那裏有什麼花！倒是個顰首蛾眉桃腮櫻口的絕代美人！愛自由者頓嚇一跳，忙要退出，忽聽那美人喚道：「自由兒，自由兒，奴樂島奇事發現，你不是要偵探麼？」愛自由者忽聽奴樂島三字，頓時觸着舊事，就停了腳，對那美人鞠了鞠躬道：「令嬢知道奴樂島消息嗎？」那美人笑道：「咳，你瘋了，那裏有什麼奴樂島來！」愛自由者愕然道：「沒有這島嗎？」美人又笑道：「呸，你真呆了，那一處不是奴樂島呢？」說着手中擎着一卷紙，鄭重的親自遞與愛自由者。愛自由者不解緣故，展開一看，却是一段新鮮有趣的歷史。歐想

了一回，恍恍惚惚，好像中國也有這麼一件新奇有趣的事情；自己還有一半記得，恐怕日久忘了，却慢慢寫了出來。正寫着忽然把筆一丟道：「呸，我瘋了！現在我的朋友東亞病夫，鬻然自號着小說王，專門編譯這種新鮮小說，我祇要細細告訴了他，不怕他不一回一回的慢慢地編出來，豈不省了我無數筆墨嗎？」當時就搗了寫出的稿子，一逕出門，望着小說林發行所來，找着他的朋友東亞病夫，告訴他叫他發布那一段新奇歷史。愛自由者一面說，東亞病夫就一面寫，正是三十年舊事，寫來都是血痕，四百兆同胞，願爾早登覺岸！蠅的上面寫的是些什麼？列位不嫌煩絮，看他逐回道來：

第二一回

陸孝廉訪豔宴金閨；

金殿撰歸裝留滬濱。

話說大清朝，應天承運，奄有萬方，一直照着中國向來的舊制，因勢利導，果然風調雨順，國泰民安。列聖相承，繩繩繼繼。正是說不盡的歌功頌德，望日瞻雲。直到了咸豐皇帝手裏，就是金田起義，擾亂一回，却依然索了那班舉人進士翰林出身的大元勳，拚著數十年汗血，研著十幾萬頭顱，把那些革命軍掃盪得乾乾淨淨。斯時正是大清朝同治五年，大亂救平，普天同慶，共道大清國萬年有道之長。這中興聖主同治皇帝，准了臣子的奏章，諭令各省府縣，有鄉兵團練剿賊出力的地方，增廣了

幾個生員；被賊匪蹂躪及大兵所過的地方，酌免了幾成錢糧。蘇松常鎮太幾州，因為賦稅最重，恩准減漕。所以蘇州的人民，尤為涕零感激。却好戊辰會試的年成又到了，本來一般讀書人，雖在亂離兵燹，八股八韻，朝考卷白摺子的功夫，是不肯丟掉，况當歌聲河山拜揚神聖的時候呢！果然，公車士子，雲集葦穀，會試已畢，出了金榜。不第的自然垂頭喪氣，襪被出都，過了蘆溝橋，渡了桑乾河。少不得洒下了幾點窮愁之淚；那中試的進士，却是欣欣向榮，拜老師，會同年，團拜請酒，應酬得發昏。又過了殿試，到了三月過後，臚唱出來，那一甲第三名探花黃文載，是山西稷山人；第二名榜眼王慈源，是湖南善化人；第一名狀元是誰呢？却是姓金名鈞，是江蘇吳縣人。我想列位國民，沒有看過登科記，不曉得狀元的出色價值，這是地球各國，只有獨一無二之中國方始有的；而且積三年出一個，要累代陰功積德，一生見色不亂，京中人情熟透，文章頌揚得體，方纔合配。這叫做羣仙領袖，天子門生，一種富貴聰明，那蘇東坡李太白還要退避三舍，何況英國的倍根，法國的盧騷呢？話且不表，單說蘇州城內元妙觀，是一城的中心點，有個雅聚園茶坊，一天三個人在那裏同坐在一個桌子喝茶，一個有鬚的老者姓潘名會奇號勝芝是蘇州城內的老鄉紳，一個中年長龍臉的姓錢名端敏號唐卿是個黑裁高手；下首坐着的是小圓臉，姓陸名叫仁祥號萃如，殿卷白摺，極有工夫。這三個都是有名的人物。唐卿已登館選；萃如還是孝廉；那時三人正講得入港。潘勝芝開口道：「我們蘇州人，真正難得！本朝開科以來，總共九十七個狀元，江蘇到是五十五個！那五十五個裏頭，我蘇州城內，就占了

去十五個。如今那國嶠卷的金雲青，也中了狀元，好不顯煥！錢唐卿接口道：「老伯說的是東吳文學之邦，狀元自然是蘇州出產；而且據小姪看來，蘇州狀元的盛衰，與國運很有關係！」勝芝愕然道：「到要請教！」唐卿道：「本朝國運盛到乾隆年間，那時蘇州狀元，亦稱極盛；張書勳同陳初哲，石琢堂同潘芝軒，都是兩科蟬聯！中間錢湘齡逾三元及第。自嘉慶手裏，只出了吳廷琛吳信中兩個，幸虧得十六年辛未這一科，狀元雖不是，那榜眼探花傳臚都在蘇州城裏，也算一段佳話。自後道光年代，就只吳鍾駿崧甫年伯，算爲前輩爭一口氣，下一粒讀書種子。然而國運是一代不如一代了。至於咸豐手裏，我親記得是開過五次，一發荒唐了，索性脫科了」。那時候唐卿說到這一句。就伸着一只大姆指，搖了搖頭接着說道：「那時候世叔潘八瀛先生，中了一個探花，從此以後，狀元鼎甲，廣陵散絕響於蘇州。如今這位聖天子中興有道，國運是要萬萬年，所以這一科的狀元，我早決定是我蘇州人」。翠如也附和着道：「吾兄說的話真關着陰陽消息，叁伍天地，其實我那髮青同年兄的學問，實在數一數二！文章書法，是不消說，史論一門，銅鏹熟爛又不消說，我去年看他在書房裏，校部元史，怎麼奇渾渾木華黎禿禿等名目，我懂也不懂。聽他說得聯聯，好像洋鬼子話一般」。勝芝正色道：「你不要瞎說，這不是洋鬼子話，這大元朝髮髻聽得說就是大清國，你不聽得，當今親王大臣，叫做格林沁阿拉喜崇阿嗎？」勝芝正欲說去，唐卿忽望着外邊叫道：「肇廷兄，大家一齊看去，就見一個相貌很清瘦，體段很伶俐的人，迷繞着眼，一脚已跨進園來，後頭還跟着個面如冠玉，眉長目

秀的書生。萃如也就半抽身，扭着腰，招呼那書生道：「怎麼珥齋兄也來了！」肇廷就笑咪咪的低聲接說道：「我們是遠遇的，曉得你們都在這裏，所以一直找來。今兒晚上謝山芝在倉橋浜望聘珠家替你餞行，你知道嗎？」萃如點點頭道：「還早哩」。說着就拉肇廷朝裏坐下。唐卿也與珥齋並肩坐了，不知講些什麼，忽聽「餞行」兩字，就回過頭來，對萃如道：「你要上那裏去？怎麼我一點也不知道」，萃如道：「不過上海罷了！前日得信，雲青兄請假省親，已回上海寓名利棧，約兄弟去遊玩幾天。從前進京會試，雖經過幾次，聞得近來一發繁華，卽如蘇州開去大章大雅之崑曲戲園，生意不惡；而丹桂茶園金桂軒之京戲亦好；京菜有同興同新，徽菜也有新新樓復新園；若英法大餐，則杏花樓、同香樓、一品香、一家春，尙不曾請教」。珥齋插口道：「上海雖繁華世界，究竟五方雜處，所住的無非江湖名士；卽如寫字的莫友芝書畫的湯璠伯非不洛陽紙貴，名震一時，總嫌帶着江湖氣。比到我們蘇府裏姚鳳生的楷書，楊詠春的篆字，任阜長的畫，就有雅俗之分了」。唐卿道：「上海印書叫做什麼石印，前天見過一本直省關墨，真印得紙墨鮮明，文章就分外覺得好看；所以書本總要講究板本。印工好，紙張好，款式好，便是書裏面差一點，看着總覺豁目爽心」。那勝芝聽着這班少年談得高興，不覺也忍不住，一頭拿着只瓜楞茶碗，連茶盤托起，往口邊送，一面說道：「上海繁華總匯，聽說寶善街，那就是前明徐相國文貞之墓地。文貞爲西法開山之祖，而開埔以來，不能保其佳城石室，曾有人做一首竹枝詞弔他道：「結伴來游寶善街，香磨輕碾印弓鞋；舊時相國墳何在？半屬民塵半館娃。」

！豈不可嘆呢！」肇廷道：「此刻雲青從京裏下來，走的旱道呢，還是坐火輪船呢？」萃如道：「是坐的美國旗昌洋行輪船。」勝芝道：「說起輪船，前天見新聞紙，載着各處輪船進出口，那輪船的名字，多借用中國地名人名，如：漢陽、重慶、南京、上海、基隆、臺灣等名目；乃後頭竟有更詫異的；走長江的船叫做孔子」；大家聽了愕然。既而大笑。言次，太陽冉冉西沉，暮色蒼然了。勝芝立起身來道：「不早了，我先失陪了」。道罷，拱手別去。肇廷道：「萃如，聘珠那裏你到底去不去？要去，是時候了」。萃如道：「可惜唐卿、珏齋，從來沒開過戒。不然豈不更熱鬧嗎？」肇廷道：「他們是道學先生，不教訓你兩聲就殺了，你還想引誘良家子弟，該當何罪！」原來這珏齋姓何名太真素來歡喜講程朱之學，與唐卿至親，意氣也很相投，都不會尋花問柳，所以肇廷如此說着。當下唐卿、珏齋都笑了一笑，也起身出館，向着萃如道：「見了雲青同年，催他早點回來，我們都等着哩」。說罷揚長而去。肇廷、萃如，兩人步行。望觀西直走，由關帝廟前，過黃鸝坊橋。忽然後面來了一肩轎子，兩人站在一面讓他過去；誰知轎子裏面坐着一個麗人，一見肇廷、萃如就打着蘇白招呼道：「顧老爺，陸老爺，從啥地方來？謝老爺早已到倪搭，請阮篤就去罷！」說話間轎子如飛去了。兩人都認得就是梁聘珠，因就灣灣曲曲，出專諸巷，穿閭門大街，走下塘，直訪梁聘珠書寓。果然，山芝已在，看見顧陸兩人，連忙立起招呼。肇廷笑道：「大善士發了慈悲心，今天來救大善女的急了」，說時，恰聘珠上來敬瓜子，萃如就低聲湊近聘珠道：「耐阿急弗急？」聘珠扭身放了盆子。一屁股就坐下道：「踏三

話四，倪弗懂個」。你道肇廷爲什麼叫山芝大善士？原來山芝名介福，家道尙好，喜行善舉，蘇州城裏有謝善士之名。當時大家大笑。萃如同過頭來，見尙有一客，坐在那裏，體雄偉而不高。而團而發亮，十分和氣，一片志誠，年紀約三十許，看見顧陸兩人，連忙滿臉堆笑的招呼。山芝就道：「這位是常州或木生兄，昨日方由上海到此」。彼此都見了，正欲坐定。相幫的喊道：「貝大人來了」。萃如抬頭一看，原來是認得的常州貝效亭名佑曾的，曾經署過一任直隸臬司，就是火燒圓明園一役，議和裏頭得法，如今却不知爲什麼棄了官回來了，却寓居在蘇州。於是大家見了，就擺起檯面來，聘珠請各人叫局。萃如叫了武美仙，肇廷叫了諸桂卿，木生叫了姚韻初。山芝道：「效亭先生叫誰？」效亭道：「聞得有一位杭州來的姓楮的，叫什麼愛林，就叫了她罷。」山芝就寫了。萃如道：「說起愛林，有些古怪，前日有人打茶園，說他房內備着多少箏琵琶簫笛，夾着多少碑帖書畫，上有名人珍藏的印，還有一樣奇怪東西，說是一個玉印，好像是漢朝一個妃子傳下來的，看來不是舊家落薄，便是個逃妾哩」。肇廷道：「莫非是趙飛燕的玉印嗎？那是龔定庵先生的收藏。定公集裏，還有四首詩，記載此事」。木生道：「先兩天定公的兒子龔孝琪兄弟還在上海遇見」，效亭道：「快別提這人，他是已經投降了外國人了」。山芝道：「他爲什麼好端端的要投降呢？總是外國許了他重利，所以肯替他做鄉導」。效亭道：「倒也不是，他是脾氣古怪，議論更荒唐。他說這個天下，與其給本朝，寧可贈給西洋人，你想這是什麼話？」肇廷道：「這也是定公立論太奇，所謂其父報仇，其子殺人。古人的話倒底不

差的」。木生道：「這種人不除，終究是本朝的大害！」效亭道：「可不是麼！庚申之變，虧得有賢王留守，主張大局，那時兄弟也奔走其間，朝夕與英法威妥瑪磋磨，總算靠着列祖列宗的洪福，威會答應了賠款通商，立時退兵；否則你想京都已失守了，外省又鬧着長毛，糟得不成樣子，真正不堪設想！所以那時兄弟，就算受點子辛苦，看着如今大家享太平日子，想來還算值得」。山芝道：「如此說來，效翁倒是本朝的大功臣了！」效亭道：「豈敢！豈敢！」木生道：「據兄弟看來，現在的天下，雖然太平，還靠不住，外國勢力。日大一日，機器日多一日，輪船鐵路，電線槍砲，我國一樣都沒有辦，那裏能敵對他！」正說間，諸妓陸續而來，五人開懷暢飲，但覺笙清簧暖，玉笑珠香，不消備述。衆人看着楮愛林面目，煞是風韻，纏止亦甚大方，年紀二十餘歲。問她來歷，只是笑而不答，但曉得他同居姊妹，尚有一個姓汪的，皆從杭州來蘇。遂相約席散，至其寓所。不一會，各妓散去，鐘敲十二下，山芝效亭應廷等自去訪楮愛林。奉如以將赴上海，少不得部署行李先喚轎班點燈伺候，別衆人回家，話且不提。却說金殿撰請假省親，趁着飛似海馬的輪船，到上海，住名利棧內，少不得拜會上海道縣及各處顯宦，自然有一番應酬，請酒看戲，更有一班同鄉都來探望。一日，家丁投遞帖子，說馮大人來拜。雲青看着，是「馮桂芬」三字。卽忙立起身，既有請。家丁揭着帖子，走到門口，站在一旁，將門帘擎起。但見進來一個老者，約六十餘歲光景，白鬚垂頷，兩目弈弈有神，背脊微僵，見着雲青，卽呵呵作笑聲。雲青趕着，搶上一步，叫聲景亭老伯，作下揖去。見禮畢，就坐，茶

房送上茶來。兩人先說些京中風景。景亭道：「雲青我恭喜你裴黃騰達，現在是五洲萬國交通時代，從前多少詞章考據的學問，是不盡可以用世的。昔孔子編有二十國之寶書，我看現在讀書，最好能通外國語言文字，曉得他所以富強的緣故，一切聲光化電的學問，輪船鎗砲的製造，一件件都要學會他，那纔算得個經濟！我却曉得去年三月，京裏開了同文館，考取聽候子弟，學習推步及各國語言。論起『一物不知，儒者之恥』的道理，這是正當辦法。而廷臣交章諫阻。倭良爲一代理學名臣。而亦上一疏。有個涼宮鈔書我看，我實在不以爲然。聞得近來同文館學生，人人叫他洋翰林洋舉人呢。」

雲青點頭。景亭又道：「你現在清華高貴，算得中國第一流人物，若能周知四國，通達時務，豈不更上一層呢！我現在認得一位徐雪岑先生，是學貫天人，中西合撰的大儒，一個令郎，字忠華，年紀與你不相上下，並不考究應試學問，天天是講着西學哩」。雲青方欲有言，家丁復進來道：「蘇州有位姓陸的來會」。效亭問是何人。雲青道：「大約是萃如」。果然走進來一位少年，甚是英發。見二人，即忙見禮坐定，茶房端上茶來，彼此說了些契闊的話，無非幾時動身，幾時到埠，曉得萃如住在長發棧內。景亭道：「二位在此甚好，聞得英領事署後園，有賽花會，照例每年四月舉行，西洋各國，琪花瑤草，擺列不少，很可看看。我後日來請同去罷」。端了茶，喝着二口，起身告辭。二人送景亭出房，迨奈重敘寒暄，談及遊玩。雲青道：「靜安寺、徐家匯花園，已經遊過，並不見佳，不如游公家花園，你可在此用膳，膳後叫部馬車同去」。翠如應允，雲青遂分付開膳。一面關照賬房，代叫皮蓬馬

車一部。二人用膳已畢，洗臉漱口，茶房回說，馬車已在門口伺候。雲青在身邊取出鑰匙，開了箱中，換出一身新衣服穿上，握了團扇，讓奉如先出，鎖了房門，囑咐家丁及茶房幾句，將鑰匙交代賬房，出門上了馬車。那馬夫抖勒韁繩，但見那匹阿剌伯黃色駿馬，四蹄翻盪，如飛的望黃浦灘前去。沿黃浦灘北直行，真個六轡在手，一塵不驚，但見黃浦灘波平如鏡，帆檣林立。猛然抬頭，見着戈登銅像，矗立江表；再行過去，迎面一個石塔，曉得是紀念碑。二人正談論，那車忽然停住。二人下車，入園門，果然亭臺清曠，花木珍奇。二人坐在一個亭子上，看看出入的，短衣硬領，細腰長裙，團扇輕衫，靚妝炫服的中西士女。正在出神，忽見對面走進一個外國人來，後頭跟着一個中國人，年紀四十餘歲，兩眼如瑪瑙一般，領上微鬚，亦作黃色，也坐在亭子內。兩人咕唧呱呱，說着外國話。雲青奉如，茫然不知所謂。俄見夕陽西頽，林木掩映二人徐步出門，招呼馬車，仍沿黃浦灘，進大馬路，向四馬路兜個圈子。但見兩旁房屋，尙在建造。正欲走麥家園，過寶善街，忽見雲青的家丁，拿着一張請客票頭，招呼道：「薛大人請老爺即在一品香第八號大餐」。雲青曉得是無錫薛淑雲請客，遂也點頭。奉如自欲回棧，在棋盤街下車。雲青一人出棋盤街，望東轉灣，到一品香門前停住上樓。樓下按着電鈴，侍者上來問過，領到八號，雲已在，起身相迎。座間尙有五位，各各問訊。一位呂順齋，甘肅遵義康貢生，上萬言書，應詔陳言，以知縣發在江蘇候補；那三個是崇明李台霞名葆豐；丹徒馬美藏名中堅；嘉應王子度名恭憲，皆是學貫中西。還有一位無錫徐忠華，就是日間馮景亭先生所說

的人。各道久仰坐定，侍者送上菜單，衆人點訖，淑雲更命開着大瓶香酒，且飲且談，忽然門外一陣皮靴聲音，雲青抬頭一看，却是在公園內見着的一個中國人一個外國人望裏面走去。淑雲指着那中國人道：「諸君認得此人嗎？」皆道不知。淑雲道：「此人卽肥孝琪」。順齋道：「莫非是定庵先生的兒子嗎？」淑雲道：「正是，他本來不識英語，因爲那威安瑪要讀中國漢書請一人去講，無人敢去，孝琪遂挺身自薦，威曾甚爲信用。聽得火燒圓明園，還是他的主張哩」。美菽道：「那外國人我雖不曉得名子，但認得是領事館裏人」。淑雲道：「那孝琪有兩個妾，在上海討的，寵奪專房，孝琪有所著作，一個磨墨，一個畫紅絲格，總算得清才豔福。誰知正月裏那二妾忽然逃去一雙，至今四處訪查，杳無蹤迹，豈不可笑呢」。衆人正談得高興，忽然門外又走過一人，向着八號一張。順齋立起來，與那人說話。這人一來，有分教：裙屐招邀，江上相逢名士；江湖落拓，世間自有奇人。不知此人姓甚名誰？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回

領事館舖張賽花會，

半敦生演說西林春。

却說薛淑雲請雲青在一品香大筵，正在談著，門外走過一人，順齋見了立起身來，與他說話。說

畢，即邀他進來，衆人起身讓坐，動問姓名，方曉得是姓雲字仁甫單名一個宏宇。廣東人。江蘇候補同知，開通關送，吐屬不凡。席間衆人議論風生，多是說著西國政治藝學，雲青在旁默聽，茫無把握，暗暗慚愧。想道：我雖中個狀元，自以爲名滿天下，那曉得到了此地，聽著許多海外學問，真是夢想沒有到哩！從今看來，那科名鼎甲是靠不住的，總要學些西法，識些洋務，派入總理衙門當一個差，纔能殼有出息哩。想得入神，侍者送上補丁，沒有看見；衆人招呼他，方纔覺著。匆匆吃畢，復用咖啡，侍者送上簽字單，淑雲簽單，衆人起身道擾各散。雲青坐著馬車回寓，走進寓門。見無致行李，堆著一地，尙有兩個好像家丁模樣，打著京話，指揮衆人。雲青走進賤房，取了鑰匙，由開道行李的主人。賬房啓道：「是京裏下來，聽得要出洋的，這都是隨員呢。」雲青無話。回至房中，一宿無語。次早起來，要想設席回敬了淑雲諸人。梳洗過後，更找奉如，約他同去。晚間，在一家衣舖了一席大餐。自後，彼此酬酢了數日，吃了幾盞花酒。游了一次東洋茶社，看了兩次車利尼馬戲。一日，果然領事館開賽花會，雲青奉如坐着馬車前去，仍沿黃浦灘到漢隲禮路，就是後園門口，見門外立著巡捕四人，草地停著幾十輛馬車，有西人上來問訊。二人照例各輸了洋一元，發給憑照一張，迤邐進門，踏著一片綠雲細草，兩旁矮樹交叉，轉過數灣，忽見洋樓高聳，四面鐵窗洞開，有多少中西人，倚著眺望。樓下門口，青漆鐵欄杆外，復靠著數十輛自由車。走進門來，脚下透膩面的地毯，軟軟的足有二寸多厚。舉頭一望但見高下屏山，列著無數中外名花，詭形殊態，盛著各色磁盆，列著標幟。

，只因西字不能認識。內有一花，獨踞高座，花大如斗，作淺楊妃色，嬌豔無比；粉鬚四垂如流蘇，四旁綠葉，彷彿車輪大小周圍護着。那四圍小花，好像承歡獻媚，服從那大花的樣子。問着旁人，內中有個諳西字的，道是維多利亞花，以英國女皇的名字得名的。二人且看中國各花，則揚州的大紅牡丹，最爲出色，花瓣約有十餘種，餘外不過蘭蕙蓋薇玫瑰等花罷了。尙有日本的櫻花，倒在酣豔風流，獨占一部。走過屏山背後，看那左首，却是道螺旋的扶梯。二人移步走上，但見士女滿座，或用着洋點，或用着咖啡，却見台靈美菽也在，同着兩個老者與一個外國人談天。見了愛青等，起身讓坐。各各問訊，方曉得這外國人叫傅爾雅，一口好中國話。兩位老者一姓李，字任叔；一卽徐雪岑。二人坐着，但聽得遠處風琴唱歌，歌聲幽幽揚揚，隨風吹來，使人意遠。雪岑問着傅爾雅，今天晚間有跳舞會嗎？傅爾雅道：「領事下帖請的，約一百餘人，貴國人是請着上海道，製造局總辦，又有杭州一位大富翁胡星岩。還有兩人，說是貴國皇上欲派出洋，隨着美國公使蒲安臣，前往有約各國辦理交涉事件的，要定香港輪船航日本，度太平洋，先到美國。那兩人一個是道員志剛，一個是郎中孫家毅。這是貴國第一次派往各國的使臣，前日纔到上海，大約六月起程。愛青聽着，暗忖怪道：剛纔棧房裏來許多官員，說是出洋的，心裏暗自羨慕。說說談談，天色已晚，各自散去。流光如水，已過端陽，愛青就同着奉如結伴回蘇。衣錦還鄉，原是人生第一榮耀的事，家中早已挂燈結彩，鼓吹喧填；官場鹵簿，親朋輪馬，來來往往，把一條街擁擠得似入海一般。等到愛青一到，有挨着肩攀話的，有攔着

路道喜的，從未認識的故意裝成熱絡，一向冷淡的格外要獻殷勤，直將雯青當了楚霸王，團團圍在坡下。好容易左衝右突，殺開一條血路，直奔上房。纔算見着了老太太趙氏和夫人張氏。自然笑逐顏開，闔家喜歡。正坐定了講些別後的事情，老人家金升進來問道：「錢老爺錯敬，何老爺太真，同着常州纔到的曹老爺以表，都候在外頭，請老爺出去。」雯青聽見曹以表和唐卿珩同來，不覺喜出望外，就吩咐金升請在內書房寬坐。原來雯青和曹以表號公坊的，是十年前患難之交，連着唐卿珩，當時號稱「海天四友」——你道這個名稱，因何而起？當咸豐末年，庚申之變，和議新成，廷臣合清回鑾的時代，要安撫人心，就有舉行順天鄉試之議。那時蘇常一帶，雖還在太平軍掌握，正和大清死力戰爭，各處縉紳士族，還是流離奔避；然科名是讀書人的第二生命，一聽見了開考的消息，不管多艱四郊，總想及鋒一試，雯青也是其中的一個。其時正避居上海，奉了趙老太太的命，進京赴試。但最爲難的，是陸路固然阻梗，輪船尙未通行，祇有一種洋行運貨的船，名叫甲板船，可以附帶載客。雯青不知道費了多少事，纔定妥了一隻船。上得船來，不想就遇見了唐卿珩公坊三人。談起來，既是同鄉，又是同志，少年英俊，意氣相投，一路上辛苦艱難，互相扶助，自然益發親密，就在船上，訂了金蘭之契。後來到了京城，又合了幾個朋友，結了一個文社，名叫含英社，專做制藝工夫，逐月按期會課。在先不過預備考試，鼓勵鼓勵會罷了。那裏曉得正當大亂之後，文風凋敝，被這幾個優秀青年，各逞才華，大放光彩，忽然震動了京師。一藝甫就，四處傳抄，含英社的聲譽，一天高似一天。

，公車士子，人人模仿，差不多成了一時風尚。曹公坊在社中，尤爲傑出。他的文章和別人不同，不拿時文來做時文，拿經史百家的學問，全納入在時文裏面，打破有明以來江西派和雲間派的門戶，獨樹一幟。有時樸茂峭刻，像水心陳婢；有時宏深博大，如黃岡石台。麗和甫看工，拍案叫絕道：「不想天崇國初的風格，復見今日！」慙慙社友，把社稿刊布。從此：含英社稿，不脛而走，風行天下，和柳屯田的詞一般。有井水處，沒個不朗誦含英社稿的課藝。沒個不知曹公坊的名字。不上幾年，含英社的社友，個個飛黃騰達，入鸞掖，占鰲頭，祇贖曹公坊一人向隅，至今還是個國學生，也算文章惜命了！可是他素性淡泊，功名得失，毫不在意，不忍違背寡母的期望，每逢大比年頭，依然逐隊赴考。這回聽見雯青得意回南，曉得不久就要和唐卿珏齋一同挈眷進京，不覺動了燕游之興，所以特地從常州起來，借着替雯青賀喜爲名，順便約會同行，路上多些伴侶就先訪了唐卿珏齋一齊來看雯青。

當下雯青十分高興的出來接見，三人都給雯青致賀。雯青謙遜了幾句。錢何兩人，相離未久，公輪却好多年不見了，說幾句久別重逢的話，招呼大家坐下，書童送上茶來。雯青留心細看公坊，祇見他還是胖胖的身軀，鬮鬮兒的臉盤，膚色紅潤眉目清疎，年紀約模三十來歲，並未留鬚。披着一件蔥蓀白紗衫，罩上天青紗馬褂，搖着脫翹雕翎扇，一手操着個白玉鼻烟壺，一坐下來不斷的聞。鼻孔和本唇，全粘染着一搭一搭的虎皮斑，微笑的向雯青道：「這回雯青兄高發，不但替朋儕吐氣，也是令桑梓生光！捷報傳來，真令人喜而不寐！」雯青道：「公坊兄，別挖苦我了！我們四友裏頭，文章學問，當

然要推你做龍頭，弟是婪尾。不料王前盧後，適得其反；劉費下第，我輩登科，厚顏者還不止第一人呢！」就回頭罵道：「不是弟妄下雌黃，祇怕唐兄印行的不息齋稿，雖然風行一時，決不能望五丁關稿的項背哩！」唐卿道：「當今講制義的。除了公坊的令師潘止韶先生，還有誰能和他抗衡呢？」於是大家說得高興。就論起制義的源流，從王荆公蘇東坡起，以至江西派的章馬陳艾，雲間派的陳夏兩張，一直到清朝的熊劉方王鶴鬻虎鬚，下及咸同墨卷。公坊道：「現在大家都喜歡罵時文，表示他是通人，做時文的叫時文鬼。其實時文也是散文的一體，何必一筆抹倒！名家稿子裏，儘有說理精粹如周秦諸子，言情排側如魏晉小品，何讓於漢策唐詩宋詞元曲呢！」珏齋道：「我記得道光間，梁章鉅仿詩話的例，做過一部制義叢話，把制義的源流派別，敘述得極翔實；錢梅溪又仿唐文粹例，把歷代的行卷房書，匯成了一百卷，名叫經義，最可惜不曾印行。這些人都和公坊的見解一樣」。唐卿道：「制義體裁的創始，大家都說是荆公，其實是韓愈，你們不信，祇把原毀一篇細讀一下」，一語未了，不防金如蘭了進來喊道：「你們真變了考據迷了，連敲門磚的八股，都要詳徵博引起來，祇怕連大家釀定今晚在栳愛林家公分替愛兒接風的正事倒忘懷了！」唐卿道：「啊呀，我們一見公坊，祇顧講了八股，不是齊兄來提，簡直忘記得乾乾淨淨！」雲青現出詫異的神情道：「唐兄和珏兄向不吃花酒，怎麼連來也學時髦？」公坊道：「起先我也怎麼說，後來纔知道那栳愛林不是平常應徵的俗妓，不但能唱大曲，會填小令，是板橋雜記裏的人物，而且妝閣上擺滿了古器古畫古硯，倒是個女賞鑒家

呢！所以唐兄和珏兄，都想去看看，就發起了這一局。珏齋道：「祇有我們四個人做主人，替你洗廚，不約外客，你道何如？」雯青道：「那緒愛林不就是聖孝琪的逃妾；你在上海時和我說過。她現在三茅閣巷的嗎？」奉如點頭稱是。雯青道：「我一準去！那麼現在先請你們在我這裏吃午飯，吃完了，你們先去，我等家裏的客散了，隨後就來」。說着，吩咐家人，另開一桌到內書房來，讓錢何曹陸四人隨意的吃，自己出外招呼賀客。不一會，四人吃完先走了，這裏雯青直到日落西山，纔把那條屯蟻聚的親朋，支使出了門，坐了一肩小轎，向三茅閣巷翁家而來。一下轎，看看門口，不像舊寓，門上倒貼着「杭州汪公館」五個大字的紅門條。正踟躕着脚，早有個相幫似的掌燈候着，問明了，就把雯青領進大門，在夜色朦朧裏，穿過一條彎彎曲曲的石徑，兩邊還隱約看見些湖石砌的花壇，雜蒔了一叢叢的灌木草花，分明像個園林。石徑盡處，顯出一座三間兩廂的平房，此時裏面正燈燭輝煌，人聲嘈雜。雯青跟着那人跨進那房中堂，屋裏面高叫一聲客來，下首門帘揭處，有一個靚妝雅服二十來歲的女子，就是緒愛林，滿面含笑的迎上來。雯青瞥眼一看，暗暗吃驚，是熟識的面龐，祇聽愛林清脆的聲音道「請金大人房裏坐」。那日晉益發叫雯青迷惑了。雯青一面心裏暗忖，愛林在那裏見過？一面已進了房。看那房明窗淨几，精雅絕倫，上面放一張沙梨炕，炕上邊挂一幅白描董雙成像，並無題識，的是菟畫。兩邊蟠曲玲瓏的一堂榻榻椅几，中央一個紫榆雲石面的百齡臺，臺上正陳列着許多銅器玉件畫冊等。唐卿，任齋，公坊，奉如都圍着在那裏一件件的摩挲。任齋道：「雯青

你來看看，這裏的東西都不壞！這癸、觥、觚，父、丁、爵，是商器。方、鼎、籒、古亦佳」。唐卿道：「就是漢器的椀、豆，鴻、鼎，製作也是工細無匹」。公坊道：「我倒喜歡這吳、晉、宋、梁四朝甄、文、拓、本，多未經著錄之品」。愛青約略望了一望，嘴裏說着：「足見主人的法眼，也是我們的眼福」！一屁股就坐在廂房裏，靠窗一張影木書案前的大椅裏，手裏拿起一個香楠匣的葉小鸞眉紋小研在那裏撫摩，眼睛却祇對着褚愛林呆看。秦如笑道：「愛兄，你看主人的風度，比你煙台的舊相識何如？」愛林嫣然笑道：「處老不要瞎說，拿我給金大人的新燕姐比，真是天比雞矢了！金大人，對不對？」愛青頓然臉上一紅，心裏勃的一跳，向愛林道：「你不是傅珍珠嗎，怎麼會跑到蘇州，叫起褚愛林來呢？」愛林道：「金大人好記性，事隔多年，我一見金大人，幾乎認不真了。現在新燕姐大概是享福了？也不枉她一片苦心」！愛青忸怩道：「她到過北京一次，我那時正忙，沒見她。後來她就回去，沒通過音信」。愛林驚詫似的道：「金大人高中了，沒討她嗎？」愛青變色道：「我們別提煙台的事，我問你怎麼改名了褚愛林？怎樣人家又說你在興孝那裏出來的呢？看着這些陳設的古董，又都是龔家的故物」。愛林淒然的挨近愛青坐下道：「好在金大人不是外人，我老實告訴你，我的確是孝琪那裏出來的，不過人家說我捲逃，那纔是屈天冤枉呢！實在祇爲了孝琪窮得不得了，忍着痛打發我們出來各逃性命。那些古董，是他送給我們的紀念品。金大人想，若是捲逃，那裏敢公然陳列呢？」愛青道：「孝琪何以一貧至此」。愛林道：「這就爲孝琪的脾氣古怪，所以弄到如此地步。人家看着他舉動闊綽，揮金如土

祇當他是豪華公子；其實是個漂泊無家的浪子！他祇爲學問上和老太爺鬧翻了，輕易不大回家。有一個哥哥，向來音信不通，老婆兒子，他又不理，一輩子就沒有用過家裏一個錢，一天到晚，不是打着蘇白和妓女們混，就是學着蒙古唐古忒的話，和色目人去彎弓射馬。用的錢，全是他好友楊墨林供應。墨林一死，幸虧又遇見了英使威妥瑪，做了幕賓，又浪用了幾年。近來不知爲什麼事，又和威妥瑪翻了腔，一個錢也拿不到了，祇靠賣書畫古董過日子。因此，他起了個別號，叫「半倫」，就說自己五倫都無，祇愛着我。我是他的妾，祇好算半個倫。誰知到現在，連半個倫都保不住呢！說着眼圈兒都紅了。斐青道：「他既犧牲了一切，投了威妥瑪，做了漢奸，無非爲的是錢。爲什麼又和他翻腔呢？」愛林道：「人家罵他漢奸，他是不承認。有人恭維他是革命，他也不答應。他說他的主張燒圓明園，全是替老太爺報仇」。斐青詫異道：「他老太爺有什麼仇呢？」愛林把椅子挪了一挪，和斐青耳鬢廝磨的低低說道：「我把他自己說的一段話告訴了你，就明白了。那一天，就是找出來的前一個月，那時正是家徒四壁，囊無一文，他脾氣越發壞了，不是搥床拍枕，就是咒天罵地。我倒聽慣了，由他鬧去。忽然一到晚上，溜入書房，靜悄悄的一些聲息都無。我倒不放心起來，獨自躡手躡腳的走到書房門口，偷聽時，忽聽裏面拍的一聲，隨着咕嚕了幾句。停一會，又是嘩拍兩響，又唧噥了一回。這是做什麼呢？我耐不住，闖進去，祇見他道貌莊嚴的端坐在書案上，面前攤一本青格子，歪歪斜斜寫着草體字的書，書旁邊，供着一個已出櫃的木主。他一手握了一支硃筆，一手拿了一根戒尺，正要

去舉起那木主，看見我進回來，着頭問我道：「你來做什麼？」我笑着道：「我在外邊聽見嗶嗶拍拍的聲音，我不曉得你在做什麼，原來在這裏敲神主！這神主是誰的？好端端的爲甚要敲他？」他道：「這是我老太爺的神主」。我駭然道：「老太爺的神主，怎麼好打的呢？」他道：「我的老子，不同別人的老子，我的老子，是個盜竊虛名的大人物，我雖瞧他不起，但是他的香火子孫，遍地皆是，攪着他的熱屁當香，學着他的醜態算媚，我現在要給他刻集子，看見裏頭很多不通的，欺人的，錯誤的，我要給他大大改削，免得貽誤後學！從前他改我的文章，我挨了無數次的打，現在輪到我手裏，一搥一報，天道循環，我就請了他神主出來，遇着不通的敲一下，欺人的兩下，錯誤的三下，也算小小報了我的宿仇」。我問道：「兒子怎好向父親報仇？」他笑道：「我已給他報了大仇，開這一點子的小玩笑，他一定含笑忍受的了」。我道：「你替老太爺報了什麼仇？」他很鄭重的道：「你當我老子是好死的嗎？他是被滿洲人毒死在丹陽的，我老子和我犯了一樣的病，喜歡和女人往來，他一生戀史裏的人物，差不多上自王妃，下至乞丐，無奇不有。他做宗人府主事時候，管宗人府的便是明善主人，是個才華蓋世的名王。明善的側福晉，叫做太清西林春，也是個豔絕人寰的才女，閨房唱和，流布人間。明善做的詞，名雪山樵唱；太清做的詞，名東海漁歌。韻事閒情，自命趙孟頫，管仲姬，不過爾爾。我老子也是明善的座中土客，酒酣耳熱，雖然許題箋十索，均無從平視一回，有一天，衙中有事，明善恰到西山，我老子跟蹤前往。那日，天正下着大雪，遇見明善和太清並轡從林子裏出來，太

清內家裝束，外披着一件大紅斗篷，映着雪光，紅的紅，白的白。藍色嬌姿，把他老人家的魂攝去了。從此日夜想思，甘爲情死。但使無青鳥，客少黃衫，也只好藏之中心罷了。不想孽緣湊巧，好事飛來，忽然在逛廟的時候，彼此又遇見了。我老子見明善不在，就大着胆上去，說了幾句蒙古話。太清也微笑的回答。臨行，太清又說了明天午後東便門外茶館一句話，我老子猜透是約會的隱語，喜出望外。次日，不問長短，就趕到東便門外，果見離城百步，有一片破敗的小茶館，他便走進去，揀了個座頭，喊茶博士泡了一壺茶，想在那裏老等。誰知這茶博士拿茶壺來時，就低聲問道：「尊駕是張老爺嗎？」我老子應了一聲「是」。他就把我老子領到裏間，早見有一個粗眉大眼，戴着毡笠趕車樣兒的人坐在一張桌上，一見我老子就很足恭的請他坐，我老子問他「你是誰」？他顯出刁滑的神情道：「你老不用管，你先渴一點茶，再和你講」！我老子正走得口渴，本想潤潤喉，端起茶碗來，兩人都倒了大半碗。誰知這茶不喝便罷，一到肚，不覺天旋地轉的一陣頭暈，嘔一聲倒了。……」愛林正說到這裏，那邊百靈台上錢唐卿忽然喊道：「難道限定這癩糊裏糊塗的給他們藥死了嗎？」愛林道：「不要慌聽，我再說」！正是：爲振文風結文社，却教名士殉名姬。欲知定庵性命如何？且聽下文細表。

第四回

光明開夜館福晉呈身；

康了困名場歌郎跪月。

話說上回栲愛林正說到定庵喝了茶博士的茶暈倒了，唐卿着慌的問，愛林叫他不要慌，說我們老太爺的毒死，不是這一回。正待說下去，珥齋道：「唐卿，你該讀過定庵集，據他送廣可巡撫梁公序裏，做宗人府主事時，是道光十六年丙申歲，到十八年，還做了一部商周彝器文錄，補了說文一百四十七個古籀。我做的說文古籀補，就是被他觸發的，如何會死呢？」公坊道：「就是著名的己亥雜詩三百十五首。也在宗人府當差兩年以後哩」。 雲青道：「你們不要談考據，打斷她的話頭呢！愛林你快講下去！」愛林道：「他說『我老子暈倒後，人事不知，等到醒來，忽覺溫香撲鼻，軟玉滿懷，四肢無力，動彈不得。睜眼看時，黑洞洞一絲光影都沒有。可曉得那所在，不是個愁慘的石牢，倒是座縹渺的仙閣，頭倚繡枕，身裹錦衾，衾裏面，緊貼身朝外睡著個嬌小玲瓏的妙人兒，祇隔了薄薄一層輕綃衫褲，滲出醉人的融融暖氣，透進骨髓，就大着胆，伸過手去撫摩，也不抵攔，祇覺得處處都是膩不留手，那時他老人家陪侍，常聽人說：京裏有一種神祕的黑車，往往做宮娃貴婦的方便法門，難道西林也玩這個把戲嗎？到底被裏的是不是她呢？就忍不住低低的詢問了幾次。誰知憑你千呼萬喚，祇

是不應。又說了幾句蒙古話，還是默然。可是一條玉臂，已漸漸伸了過來，身體也婉轉的睜就，彼此都不自主的唱了一齣愛情啞劇。雖然手足轉情，却已神魂入化，不覺相偎相倚的沉沉睡去了。正酣適間，耳畔忽聽古古的一聲雄雞，他老人家嚇得直坐起來，暗道：不好！揉揉眼，定定神，好生奇怪，原來他還安安穩穩睡在自己家裏書室中的床上。想道：難道我做了整天的夢嗎？茶館，仙闖，錦被，美人。都是夢嗎？急得一疊連聲喊人來。等到家人進來，他問自己昨天幾時回來的？家人告訴他，昨天一夜在外，直到今天天一亮，明貝勒府裏打發車送回來的。回來時，還是醉得人事不知，大家半扶半抱的纔睡到這床上。我老子聽了家人的話，纔明白昨夜的事，果然是太清弄的狡獪，心裏自然得意，但又不明白自己如何睡得這麼死？太清如何弄他回來？心裏越弄越糊塗，覺得太清又可愛，又可怕了。隔了幾天，他偶然游廠甸，又遇見太清，一見面，太清就對着他含情的一笑。他留心看她那天，一個男僕都沒帶，祇隨了個小鬟，這明明是有意來找他的。但態度倒裝的益發莊重。他鼓勇的走上去，還是用蒙古話，轉着灣，先試探前夜的事。太清笑而不答。後來被他問急了，纔道：「假使真是我，你怎麼樣呢？」他答道：「那我就登仙了！但是仙女的法術太大，把人捉弄到雲端裏，有些害怕了！」太清笑道：「你害怕，就不來。」他也笑道：「我便死，也要來」。於是兩人調笑一回，太清終究傾吐了衷情，約定了六月初九夜裏，趁明善出差，在邸第花園裏的光明館相會，這一次的幽會，既然現了莊嚴寶相，自然分外綢繆，從此月下花前，時相來往。忽一天，有個老僕送來密縫小布包一個

我老子拆開看時，內有一箋，箋上寫着娟秀的行書數行，認得是太清筆迹。封套裏面裝着小香一罇，我曹事已洩，妾將被禁，君速南行，遲則禍及。附上毒藥粉一小瓶，既人無迹，入水，色紺碧，味辛，刺鼻，慎茲色味，勿近，恐有人酖君也。香囊一扣，佩之胸當，可以醒迷，不擇迷藥或迷香，此皆禁中方也。別矣，幸自愛！

我老子看了，連夜動身南。過了幾年，倒也平安無事，戒備之心，漸漸忘了。不料那年行至丹陽，在縣衙裏，遇見了一個宗人府的同鄉，便是他當日的賭友，那人投他所好，和他搖了兩夜的攤，一夜回來，覺得不適，忽想起纔喝的酒味，非常刺鼻，道聲不好，知道中了毒，臨死，把這事詳細告訴了我，囑我報仇。他平常雖然待我不好，到底是我父親，我從此就和那人結了不共戴天的深仇。庚申之變，我輔佐威安，原想推翻清，乎刃明善的兒孫，雖然不能全達目的，燒了頤和園，也算盡了我做兒子的一點責任。人家說我漢奸也好，說我排滿也好，由他們去罷！

這一段話，是孝琪親口對我說的。想來總是真情。若說孝琪爲人，脾氣雖然古怪，待人倒很義氣，就是打發我們出來，固然出於沒法，而且出來的不止我一人，還有個姓汪的，是他第二妾，也住在這裏。他一般的給了許多東西，時常有信來問長問短。姓汪的有些私房，所以還不肯出來見客，我是沒法，纔替他丟臉。我原名傅珍珠，是在煙台時依着假母的姓，褚是我的真姓，愛林是小名，真名實在叫做晚香。人家倒冤枉我搶逃金大人，你想我的命苦不苦呢？

我聽完這席話，笑向大家道：「俗語說得好，一張床上，說

不出兩樣話，你們聽，愛林的話，不是句句籠着孝琪嗎？唐卿道：「孝琪的行爲，雖然不足爲訓，然聽他的議論思想，也有獨到處，這還是定庵的遺傳性。」公坊道：「定庵這個人，很有關於本朝學術統系的變遷，我常道本朝的學問。實過超在唐宋元明，祇爲能把大家的思想，漸漸引到獨立的正軌上去。若細講起來，該把這二百多年，分做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開創時期，就是臨、閻、惠、戴、諸大儒，能提出實證的方法來讀書，不論一名一物，都要有切實證據，纔許你下論斷，不能望文生義，就是聖經賢傳，非經過他們自己的一番考驗，不肯黜崇拜；第二時期，是整理時期，就是乾嘉時畢、阮、孫、洪、錢、王、段、桂、諸家，把經史諸子，校正輯補，向來不可解的古籍，都變了文從字順；第三期，纔是研究時期，把古入已整理的書籍，進了一層，研求到意義上去，所以出了魏默深、龔定庵一班人，發生獨立的思想，成了這種驚人的議論。依我看來，這還不過是思想的萌芽哩！再過幾年，祇怕稷下，嶗山等議之風，復見今日。本朝學問的統系，可以直接周、秦、兩漢且不如，何論魏晉以下」。在齋道：「就論金石，現在的考證方法，也注意到古代的社會風俗上，不專論名物字畫了」。於是大家談談講講，就擺上檯面來，自然請雯青坐了首席，其餘依齒坐了，酒過三巡，燭經數跋。談了半古，賞奇析疑，醉後談諧，成黃車之掌錄；麈餘咳吐；亦青瑣之軼聞，直到漏盡鐘鳴，方始酒闌人散。却說公坊這次來蘇，原爲約着雯青，唐卿，玉齋同伴入都，次日大家見面，就把這話和雯青說明了，雯青自然極口贊成，又知道公坊是要趁便應順天鄉試的，不能遲到八月，好在自己這回

請假回來，除了省親接眷，也無別事，當下就商定了行期，各自回去料理行裝，說定在上海會齊。匆匆過了一個月，那時正是七月初旬，炎蒸已過，新涼乍生，雯青就別了老親，帶了夫人；唐卿、珥齋，也各攜眷屬。祇有公坊是一肩行李，兩個書童，最為瀟灑，大家到了上海，上了海輪，海程迅速，不到十天，就到了北京。雯青、唐卿、珥齋三人，不消說，都已託人租定了寓所，大家倒都更留公坊去住。公坊弄得左右為難，索性一家都不去，反一個人住到順治門大街的毗陵公寓裏去。從此，就和雯青、唐卿、珥齋常常來往。肇廷本先在京，朋友聚在一處，着實熱鬧，而且這一班人，從前大半在含英社裏出過風頭的，這回重到首都之區，見多識廣，學問就大不相同了。把「且夫、嘗思」，「都丟在腦後，一見面，不是談小學經史，就是講詩古文詞；不是賞鑑板本，就是搜羅金石。雯青更加讀了些徐松龍瀛環志略，陳資齋海國見聞錄，魏默深海國圖志，漸漸博通外務起來，當道都十分契重。還有同鄉潘八瀛尚書，宗蔭和甫尚書，平常替他們延譽，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不曉得結識了多少當世名流！隔了兩年，萃如竟也中了狀元，與雯青先後輝映，也挈眷北來。祇有曹公坊考了兩次，依然報罷。本想回南，雯青等勸駕，索性捐了個禮部郎中，留京供職。在公坊並不貪利祿之榮，祇為戀朋友之樂，金門大隱，自預雅流，鞠部看花，偶寄馨逸，清雅蕭閒的日月，倒也過得快活。閒言少表，如今且說那一年，又遇到秋試之期，那天是八月初旬，新秋天氣，雯青一人悶坐書齋，一陣拂拂的金風，帶着濃郁的桂花香，撲進湘簾。抬頭一望，祇見一九涼月，初上柳梢。忽然想起今天是公坊進場

的日子，曉得他素性落拓，不親細務，獨身作客，考具一切，祇怕沒人代為料理。雯青待公坊是非常熱心的，便立時預備了些筆墨紙張及零星需用東西，又囑張夫人弄了些乾點小菜，坐了車，帶了親自去看公坊，想替他整備一下。剛要到公寓門前，遠遠望見有一輛十三太保的快車，駕着一匹剪鬃的紅色小川馬，窩裏飄飄洒洒跑出一個十五六歲華裝奪目的少年，跳上車，放下車簾，車夫幾聲「得得於於」，那車子飛快的往前走了。雯青一時沒看清臉龐，看去好像是個相公模樣，暗想是誰叫的呢？轉念道：不對，今天誰還有工夫叫條子呢！呸，不要是景蘇堂花榜狀元朱霞芬罷？他的名叫菱雲，他的綽號却叫小表嫂，肇廷曾告訴過我，就為和公坊的關係，朋友和他開玩笑，公坊名以表，大家就叫他一聲表嫂。誰知從此就叫出名了。此刻或者也是來送場的。雯青一頭想着，一頭下車往裏走，長班要去通報，雯青說，「不必」，說着就一逕向公坊住的那三間屋裏去。跨上階沿就喊道：「公坊，你倒瞞着人，在這裏獨樂！」公坊披着件夏布小衫，踩着鞋在臥室裏懶懶散散的迎出來道：「什麼獨樂不獨樂的亂喊？」雯青笑道：「纔在你這裏出去的是誰？」公坊哈哈一笑道：「我道是什麼秘事給你發覺，原來你說的是菱雲！我並沒瞞人」。雯青道：「不瞞人，你為什麼沒請我去吃過一頓便飯？」公坊道：「不忙，等我考完了，自然我要請你呢」。雯青笑道：「到那時我是來恭賀你和小表嫂的金榜挂名，洞房花獨了」。公坊道：「連小表嫂的典故，你都知道了，還冤我瞞你！不過金榜挂名是夢話，洞房花獨倒是實錄，我說考完請你，就是請你吃菱雲的喜酒」。雯青道：「菱雲已出了師嗎？這個

老斗是誰呢？老婆又誰給他討的？」公坊祇是微微的笑，頓了一頓道：「發乎情，止乎禮，世上無伯牙。個中有紅拂，行乎其不得不行罷了。」雲青道：「這麼說，公坊兄就是個護花使者了，這個喜酒，我自然不客氣的要吃定。現在且不說這個，明天一早，你要進場，我是特地來送你的。你向來不會管這些事，考具理好了沒有？不要臨時缺長少短，不如讓我來替你拾掇一下，總比你兩位貴重要細膩熨貼些。我內人也替你做了幾樣乾點小菜，也帶了來。」說時就喊僕人拿進一個小籃兒。公坊再三的道謝，一面也叫小童兒搬了理好的一個竹考籃，一個小籐箱，送到雲青面前道：「胡亂的也算理過了，請雲兄再替我檢點檢點罷。」雲青打開看時，見籐箱裏放的是書簿和鷄鳴爐，號宿、爐圍、被褥、枕墊、釘錘等。三羅幅考籃裏，下層是筆墨稿紙挖補刀漿糊等，中層是些精巧的細點，可口的小肴，上層都是米鹽醬醋鷄蛋等食料，預備得整整有條，應有盡有，不覺詫異道：「這是誰給你弄的？」公坊道：「除了雲，還有誰呢？他今兒個累了整天，點心和菜，都是他在這裏親手做的。」雲兄，你看他不是無事忙嗎？祇怕白蠟心，弄得還是不對罷！」雲青道：「罪過！罪過！照這種蠟心挖胆的待你，不想出在堂名中人，我想迦陵的紫雲，靈岩的桂官。算有此香豔，決無此親切，我倒羨你這無雙豔福！便問回落第，也是情願。」公坊笑了一笑。當下雲青仍把考具歸理好了，把帶來的筆墨，也加在裏面，看看時候不早，怕耽擱了公坊的早睡，臨行約好到末場的晚間，再來接攷，就走了。在考期裏頭，雲青一連數日，不曾來看公坊，偶然遇見紫廷，把在毗陵公寓遇見的事告訴了。紫廷

道：「霞芬是梅慧仙的弟子，也是我們蘇州人，那妮子向來高着眼孔，不大理人，前月有個外來的知縣，肯送千金給他師傅，要他陪睡一夜，師傅答應了，他不但肯，反罵了那知縣一頓跑掉了，因此好受師傅的責罰。後來聽說有人給他說了籍，倒想不到就是公坊。公坊名場失意，也該有個鍾情的癡人，來彌他的缺陷。於是大家又慨歎了一回。匆匆過了中秋，雲青屈指一算，那天正是出場的末日，到了上燈時候，就來約了肇廷，同向毗陵寓而來。到了門口，並沒見有前天的那輛車子，雲青低低對肇廷道：「祇怕他倒沒有來接罷！你看門口沒有他的車。」肇廷道：「不會不來罷！」兩人一遞一聲的說話，已走進寓門。寓裏看門的知是公坊熟人，也不敢攔擋，兩人剛踏上一個方方的廣庭，祇見一片皎潔的月光，正照在兩棵高出屋檐的梧桐頂上，庭中一半似銀海一般的白，一半却迷離恍惚，搖曳着洞葉的黑影。在這一搭白一搭黑的地方，當天放着一張茶几，几上供着一對紅燭，一爐檀香，几前地上伏着一個人。仔細一認，看他頭上梳着淌三股烏油滴水的大鬆辮身，穿藕粉色香雲紗衫，外罩着寶藍韋陀銀一綫滾的馬甲，脚蹬着一雙回文嵌花綠皮薄底靴，在後影中揣摩，已有遮掩不住的一種婀娜動人姿態，此時俯伏在一個拜墊上，嘴裏低低的咕囁。肇廷指着道：「咳，那不是霞郎嗎？」雲青搖手道：「我們別聲張，看他做什麼，爲甚事禱告來！」正是：此生欲問光明殿，一樣相逢淪落人，不知霞郎爲甚禱告？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回

人。……

開樽賴有長生庫，……

插架難遮素女圖。……

話說雯青看見霞芬伏在拜墊上，嘴裏低低的禱告，連忙給肇廷搖手，叫他不要聲張。誰知這一句

話。倒驚動了霞芬，疾忙站了起來，連屋裏面的書童松兒也開門出來招呼。雯青、肇廷和霞芬，本來

在酬應場中認識的，肇廷尤其熟絡。當下霞芬看見顯金二人，連忙上前叫了聲「金大人、顯大人，

都請了安。雯青在月光下留心看去，果然好個玉媚珠溫的人物，吹彈得破的嫩臉，鈎人魂魄的明眸，

眉翠含顰，壓紅展笑，一張小嘴，恰似新破的榴實，不覺看得心旌搖曳起來。暗想誰料到不修邊幅的

曹公坊，倒遇到這段奇緣，我枉道是文章魁首，這世裏可有這般可意人來做我的伴侶！雯青正在胡思

亂想，肇廷早拉了霞芬的手笑問道：「你志志誠誠的燒天香，替誰禱告呀？」霞芬脹紅臉笑着道：「

不替誰禱告，中秋忘了燒月香，在這裏補燒哩。」階上站着一個小童松兒插嘴道：「顯大人，不要聽

朱相公瞎說，他是替我們爺求高中的！他說：「舉人是月宮裏管的，祇要吳剛老爹修桂樹的玉斧砍下

一枝半枝，肯賜給我們爺，我們爺就可以中舉，名叫蟾宮折桂。」從我們爺一進場，他就天天到這裏

對月碰頭，頭上都碰出桂圓大的疙瘩來。顯大人不信，你驗驗着。」霞芬瞪了松兒一眼，一面引着顯

金兩人向屋裏走，一面說道：「顧大人別信這小猴兒的扯謊，我們爺今天老早出場，一出場就睡，直睡到這會兒還沒醒，請兩位大人書房候一會兒，我去叫醒他。」肇廷噙着嘴挨到霞芬臉上道：「是幾時孟光接了梁鴻案，曹老爺變了你們的？我倒還不曉得呢！」霞芬知道失口，搭訕着強辯道：「我是順着小猴兒嘴說的，顧大人又要挑眼兒了，我不開口了！」說着已進了廳來。肇廷好久不來，把屋宇看了一周遭，向雲青道：「你看屋裏的圖書字畫，傢伙器皿，布置得清雅整潔，不像公坊以前亂七八糟的樣子了，這是震郎的成績。」雲青笑道：「不知公坊幾生修得這個賢內助呀！」霞芬祇做不聽見，也不進房去叫公坊，倒在那裏翻抽屜。雲青道：「怎麼不去請你們的爺呢？」霞芬道：「我要拿曹老爺的場作給兩位看。」肇廷道：「公坊的場作，不必看就知道是好的。」霞芬道：「不怎麼講，每次場作，他自己說好，老是不中；他自己一得意，更糟了，連房都不出了。這回他却很懊惱，說做得臭不可當。我想他覺道壞，祇怕倒合了那些大考官的胃口，倒大有希望哩，所以要請兩位看一看。」說完話，正把手裏拿着個紅格文稿遞到雲青手裏。祇聽裏邊臥房裏，公坊咳了聲嗽，喊道：「霞芬，你喊喊賸賸和誰說話？」霞芬道：「顧大人金大人在這裏看你，來一會子了，你起來罷。」公坊道：「請他們坐一坐，你進來，我有話和你說。」霞芬向金顧兩人一笑，一扭身進了房，祇聽一陣悉悉索索穿衣服的聲音，又低低講了一回話，霞芬笑咪咪的先出來，叫桂兒跟着一逕往外去了，這裏公坊已換上一身新製芝蔴地大牡丹花的白紗長衫，頭光面滑的纔走出臥房來，向金顧兩人拱拱手道：「對不

起，累兩位久候了！」雲道：「我們正在這裏拜讀你的大作，奇怪得很，怎麼你這回也學起爛污調來了？」公坊劈手就把雲拿的稿子搶去，望字紙籠裏一擲道：「再不要提這些討人厭的東西。我們去約唐卿。玉齋、萃如，一塊兒上雲那裏去！」雲道：「上雲那裏做什麼？」雲道：「不差，前天他約定的，去吃霞芬的喜酒。」雲道：「霞芬不是出了頭嗎？他自立的堂名叫什麼？在那裏呢？」公坊道：「他自己的還沒定，今天還借的是蘇宅梅家。」公坊一壁說，一壁已寫好了三個小簡，叫松兒交給長班分頭去送，並吩咐雇一輛乾淨點兒的車來。松兒道：「不必雇，朱相公的車和牲口都留在後頭車廡裏給爺坐的，他自己是走了去的。」公坊點了點頭，就和雲、雲道：「那麼我們到那邊談罷！」於是一行人都出了寓門，來到景堂，祇見堂裏敷設的花團錦簇，桂馥蘭香，挂起五鳳齊飛的彩綉宮燈，鋪上雙龍戲水的層絨地毯，飾壁的是北宋院畫，插架的是宣德銅爐，一几二椅，全是紫檀木的名手雕工，中間已搬上一棹山珍海錯的盛席，許多康彩乾青的細磁。霞芬進進出出，招呼得十二分殷勤，那時唐卿、玉齋也都來了，祇有萃如珊珊來遲，大家祇好先坐了。霞芬照例到各人面前都敬了酒，坐在公坊下肩。雲提議叫條子，唐卿、玉齋也祇好隨和了。雲道：「叫了秋菱，唐卿叫了怡雲，玉齋叫了素雲。真是翠海香天，合擲檀板，花銷英氣，酒被清愁；蕙旅亭畫壁之歡，勝板橋尋春之夢。須臾，各伶慢慢的走了，霞芬也抽空去應他的條子，這裏主客酬酢，漸漸離黃當代人物起來。唐卿道：「古人說京師是個人海，這話是不差，任憑講什麼學問，總有同道可以訪

求的。斐青道：「說的是。我想我們自從到京後，認得的人也不少了，大人先生，通人名士，都見過，到底誰是第一流人物？今日沒事，大家何妨戲爲月旦！」公坊道：「那也不能一概論的，以兄弟的愚見，分門別類比較起來，揆、翰、臨、池，自然讓斐和甫獨步；吉、金、樂、石，到底潘、八、瀛、名、家；賦詩填詞，文章爾雅，會稽李、治、民、純、客，是一時之傑；博聞強識，不名一家，只有北、地、莊、壽、香、芝、棟、爲、北、方、之、英。」肇、廷、道：「琴、潤、莊、崙、樵、佑、培，閩、縣、陳、森、葆、琛、何、如、呢？」唐、卿、道：「詞鋒可畏，是後起的文雄；再有瑞、安、黃、叔、蘭、禮、方，長、沙、王、憶、莪、仙、祀，也都是方聞君子。」公、坊、道：「旂、人、裏、頭，總要推祝、寶、廷、名、溥的是標標的了。」唐、卿、道：「那是還有一個盛、伯、怡、呢。」斐、青、道：「講西、北、地、理的頓、德、黎、石、農，也是個風雅總持。」任、齋、道：「這些人裏頭，我祇佩服兩、莊，是用世之才。莊、壽、香、大、刀、關、斧，氣象萬千，將來可以獨當一面，只嫌功名心重些；莊、崙、樵、才、大、心、細，有膽有勇，可以擔當大事，可惜躁進些。」四、人、正、在、評、論、得、高、興，忽外面走進個人來，見景、奉、如，大家迎入。肇、如、道：「朝廷後日要大考了，你們知道麼？」大家又驚又喜的道：「真的麼？」奉、如、道：「今兒衙門裏掌、院、說、的，明早就要見上諭了，可憐那一、班、老、翰、林，手是生了，眼是花了，得了這個消息，個個極得屁、滾、屁、流，琉、璃、廠、墨、漿、都、漲、了、價、了，正是應着句俗語叫「急來抱佛脚」了。」大家談笑了一回，到底心中有事，各各辭了公、坊、自、去。次日果然下了一道上諭，着翰、詹、科、道，在保、和、殿、大、考。斐、青、不、免、告、訴、夫、人，同着料理考具。張、夫、人、本、來、很、賢、惠、很、能、幹、的，當時就替斐、青、置、辦、一、切、缺、的、添、補、壞、的、修、理、一、霎、時、齊、備、了。斐、青、自、己、在、書、房、裏、選

求了幾支用熟的紫毫，調了一壺極勻淨的墨漿，原來調墨漿這件事，是清朝做翰林的絕大經濟，玉堂金馬，全靠著墨水翻身。墨水調得好，寫的字光潤圓黑，主考學臺，放在荷包裏；墨水調得不好，寫的字便晦澀否塞，只好一世當窮翰林，沒得出頭。所以翰林調墨，與宰相調羹，一樣的關緊重大哩。

聞言少敘，到了大考這日，零時天不亮就趕進內城，到東華門下車，背着考具，一逕上保和殿來。那時考的人，已紛紛都來了。到了殿上，自己把小小的一個三摺疊的考棹支起，在殿東角向陽的地方支好了，東張西望，找着熟人，就看見唐卿、王齋、肇廷都在西面，崧如却坐在自己這一邊。棹上擺着一本白摺子，一手遮着，怕被人看見的樣子。低着頭，在那裏不知寫些什麼。愛青一招呼了。忽聽東首有人喊着道：「壽香先生來了，請這裏坐罷！」愛青抬頭一望，只見一個三寸丁的矮子，獼猴臉兒，烏油油一嘴鬍子，滿頭一寸長的短頭髮，身上却穿着一身簇新的紗袍褂，怪模怪樣，不是莊壽香是誰呢？也背着一個籐黃方考箱，就在東首，望了一望，挨着第二排，一個方面大耳很氣概的少年右首，放下考具，說道：「崧樵我跟你一塊兒坐罷！」愛青仔細一看，方看清正是莊崧樵；挨着崧樵右首坐的，便是祝寶廷，暗想這三位寶貝，今朝聚在一塊兒了。不多會兒，欽命題下來，大家呀呀啞啞的吟哦起來，有搔頭皮的，有咬指甲的，有坐着搖擺的，有走着打圈兒的，另有許多人却擠着莊壽香。問長問短，壽香手舞足蹈的講給他們聽。看看太陽直過，大家差不多完了大半，只有壽香還不着一字。寶廷道：「壽香前輩，你做多少了？」壽香道：「文思還沒來呢！」寶廷接着笑道：「等老前輩

文思來了，天要黑了，又跟上回考這一樣，交白卷了，」雯青聽着好笑，自己趕着帶做帶寫，又停一
回，聽見有人交卷，抬頭一看，却是莊崑樵，歸着考具，得意揚揚的出去了，雯青也將完卷，只臆首
賦得詩，連忙做好臆上，看一遍，自覺還好，沒有毛病。便見唐卿、珥齋也都走來。萃如喊道：「你
們等等兒，我要挖補一個字呢！」唐卿道：「我替你挖一挖好麼？」萃如道：「也好。」唐卿就替他補好
了，雯青看着道：「唐卿兄挖補手段，真是天衣無縫。」隨着珥齋也走來，於是四人一同走下殿來，却
見莊崑樵一人背着手，在殿東臺級兒上走來走去，嘴裏吟哦不斷，不提防雯青走過，正撞了滿懷，就
拉着雲青喊道：「雲兄，快來欣賞小弟這筆文！」恰如祝寶廷也交卷下來，就向殿上指着道：「崑
香，你看殿上光都沒了，還不去寫呢！」崑香聽着，頓時也急起來，對雲青等道：「你們都夾幫我胡
弄完了罷！」大家只好自己交了卷，回上殿來，替他同格子的同格子，調黑漿的調黑漿。唐卿替他挖
補，萃如替他金蠟臺，崑香坐真坐草的胡亂寫完了，已是卜燈時候。大家同出華門，各自回家歇息
去了。過了數日放出榜來，却是莊崑樵考了一等第一名，雯青唐卿也在一等，其餘都是二等，崑樵就
授了翰林院侍講學士，雯青得了侍講，唐卿得了侍讀。崑香本已開過坊了，這回雖考得不高，倒也無
榮無辱，却說雲青升了官，自然有同鄉同僚的應酬，忙了數日。這一日，略清靜些，忽想到前日崑樵
來賀喜，還沒有去答賀，就叫套車，一遞來拜崑樵，他們本是熟人，門上一直領進去，剛走至書房，
見崑樵正在那裏寫一個好像摺子的樣子，見雲青來，就望袖裡裏一捧，含笑相迎。彼此坐着，講些前

天考試的情形，又講到香狼樣子，說笑一回，看看已是午飯時候。崙樵道：「雲青兄，在這裏使飯罷！」雲青講得投機，就滴口應承。崙樵臉上却頓了一頓，等一回，就託故走出，去叫着個管家，低低說了幾句，就進來了。崙樵進來後，却見那個管家在上房走出，手裏捧着一包東西出去了。雲青也不在意，只是腹中饑炎上焚，難過得很，却不見飯開上來。崙樵談今說古，興高彩烈，雲青只好勉強應酬，直到將交未申初，始見家人搬上篋碗，拿上四碗菜，四個碟子。崙樵讓坐，雲青已餓極，也不客氣，拿起飯來就吃，却是半冷不熱的，也只好胡亂填飽就算了。正吃得香甜時，忽聽得門口大吵大鬧起來，崙樵臉上忽紅忽白，雲青問是何事，崙樵尚未回答，忽聽外面一人高聲道：「你們別拿官勢嚇人，別說個把窮翰林，就是中堂王爺，吃了人家米，也得給銀子！」——你道外面吵的是誰？原來崙樵欠了米店兩個月米帳，沒錢還他，那店夥天天來討，總是推三宕四，那討帳人發了極，所以就吵起來。崙樵做了開坊的大翰林，連飯米錢都還不起，說來好像荒唐，那裏知道崙樵本來幼孤，父母不曾留下一點家業，小時候全靠着一個堂兄撫養，幸虧崙樵讀書聰明，科名順利，年紀輕輕，居然巴結一個翰林，就娶了一房媳婦，奩贈豐厚。崙樵生性高傲，不願依人籬下，想如今自己發達了，看看妻財也還過得去，就胆大謝絕了堂兄的幫助，挈眷來京，自立門戶。誰知命運不佳，到京不到一年，那夫人就過去了。崙樵又不善經紀，坐吃山空，當盡賣絕，又不好吃回頭草，再央求堂兄。到了近來，連飯都有一頓沒一頓的。自從大考升了官，不免有些外面應酬，益發支不住。說也可憐，已經吃

三天三夜白粥了。奴僕也漸漸散去，只賸一兩個家鄉帶來的人，終日怨恨着。——這日一早起來，喝了半碗白粥，肚中實在沒飽，發狠道：「這瘟官做他幹嗎？我看如今那些京裏的尙侍，外省的督撫，有多大能耐呢？不過頭兒尖些，手兒長些，心兒黑些，便一個個高車大馬，鼎烹肉食起來！我那一點兒不如人？就窮到如此！沒頓飽飯吃，天也太不平了！」越想越恨，忽然想前兩天，有人說浙閩總督納賄買缺一事，又有貴州巡撫侵占餉項一事，還有最赫赫的江蘇總督李公許多驕奢罔上的款項，却趁着胸中一團饑火，夾着一股憤氣，直冲上喉嚨裏來，就想趁着現在官階，可以上摺子的當兒，把這些事情，統做一個摺子，着實參他一本，出出惡氣，又顯得我不畏強禦的胆力。便算因此革了官，那直聲震天下，就不怕沒人送飯來吃了，強如現在庸庸碌碌的乾癩死！主意定了，正在細細打起稿子，不想恰值雯青走來，正是午飯時候，順口虛留了一句。誰知雯青竟要吃起來。崑樵沒奈何，拿件應用的紗袍子，叫那管家當了十來吊錢，到飯莊子買了幾樣菜，遮了這場面。却想不到不做臉的債主兒，竟吵到面前，頓時臉上紅道：「那東西混賬極了！兄弟不過一時手頭不便，欠了他幾個臭錢，兄弟索性不肯恃勢欺人，一直把好言善語對付他，他不知好歹，倒欺上來了！好人真做不得！」說罷，高聲喊着：「來！來！」就只見那當袍子的管家走到，崑樵個睜着眼道：「你把那混賬討賬人，給我細起來！拿我片子送坊去，請坊裏老爺好好的重辦一下子，看他還敢硬討麼！」那管家有氣沒氣慢慢的答應着，却背臉兒冷笑。雯青看着，不得下臺，就勸崑樵道：「崑樵兄，你別生氣！論理這人情實

可惡，誰沒個手鬆王緊，欠幾個錢打甚麼緊，又不賴他，便這般放肆！都照這麼着，我們京官沒得日子過了，該應重辦！不過兄弟想現在崑兄新得意，爲這一點小事，辦一個小人，人家議論不犯着。」一面就對那管家道，你出去說：「叫他不要吵，莊大人爲他放肆，非但不給錢，還要坊重辦哩！我如今好容易替他求免了！欠的眼，叫他到我那裏去取，我暫時替莊大人墊付些就得了！」那管家諾諾退下。崑道：「雯兄，真大氣量！依着兄弟，總要好好兒給他一個下馬威，有錢也不給他。既然雯兄代弟墊了，改日就奉還便了！」雯道：「笑話了，這也值得說還不還！」說着，飯也吃完，那米店真人也走了，雯青作別回家，一宿無話。次日早上起來，家人送上京報，扣戴着「翰林院侍講莊佑培遞封奏一件。」雯青也沒很留心。又隔一日，見報上有一道長上諭，却是有人奏參浙閩總督費州巡撫的半跡，還帶着合肥李公，旨意很爲嚴切，交兩江總督查辦。下面便是帶着召見軍機莊佑培。雯青方悟到這參案，就是崑樵神的，怪不得前日見他寫個好像摺子一樣的。當下丟下報紙，就出門去了。這日會見的人，東也說崑樵，西也說崑樵，議論紛紛，哄動了滿京城。順便到珥齋那裏，珥齋告訴他崑樵上那摺子之後，立刻召見，上頭問了兩個鐘頭的話纔下來，着實獎勵了幾句哩。雯道：「崑的運氣快來了。」這句話，原是雯青說着頑的，誰知崑樵自那日上摺，得了個丞，自然愈加高興。崑豈沒事，今日參督撫，明日參藩臬，這回劾六部，那回劾九卿，筆下又來得，說的話鋒利無比，動人聽聞。樞廷裏有敬王和高揚漢眼平，暗中提倡，上頭竟說一句聽一句起來，半年間那一個筆頭上，

不知被他撥掉了多少紅頂兒，滿朝人人側目，個個驚心，他到處屈也不敢放一個。就是他不在那裏，也只敢密密切切的私語，好像他有耳報神似的。崙樵却也真利害，常常有人家房闈祕事，曲室祕談，不知怎地被牠團團圍圍的全探出來，於是愈加神鬼一樣的怕他。說也奇怪。人家愈怕，崙樵却愈得意，米也不愁沒了，錢也不愁少了，車馬衣服也華麗了，房屋也換了高大的了，正是堂上一呼，堂下百諾，氣餒薰天，公卿倒屣，門前車馬，早晚填塞，更有時去拜訪，十回倒有九回道乏，真是今昔不同了。還有莊壽香、黃叔蘭、祝寶廷、何珏、齊陳、袁一一班人跟着起哄，京裏叫做「清流黨」的「六君子」，一朝一個封奏，晚一個密摺，鬧得雞犬不寧，煙雲繚繞，總算得言路大開，直臣遍地，好一派聖明景象，話且不表。却說有一日黃叔蘭丁了內艱，啟幕開弔，叔蘭也是清流黨人，京官自大學士起，那一個敢不來弔奠！衣冠車馬，熱鬧非常！這日雲青也清早就到，同着唐卿、蔭如、公坊幾個熟人，聚在一處談天，一時間壽香、寶廷、陸續都來了，大家正在看着那些輓聯輓詩，評論優劣。壽香忽然喊道：「你們來看崙樵這一付，口氣好闊大呀！」唐卿手裏拿着個白玉煙壺，一頭聞着烟，走過去抬頭一望，掛在正中屏門上一付八尺來長白綾長聯，唐卿就一字一句的讀出來道：

君范孟博立朝有聲，爾母曰教子若斯，我瞑目矣！

効張江陵奪情未忍，天下惜伊人不出，如蒼生何？

唐卿看完，搖着頭說：「上聯還好，下聯太跨大了，不妥！很不妥！」寶廷也跟在唐卿背後看着

，忽然嘆口氣道：「崙樵本來鬧得太不像了，這種口角，都是惹人側目的。清流之禍，我看不遠了！」正說着，忽有許多人招呼叫別聲張，一會兒果然滿堂肅靜無譁，人叢中走出四個穿吉服的知賓，恭恭敬敬，立在廳檐下候着。斐青等看這個光景，知道不知是那個中堂來了。原來京裏喪事，知賓的規矩，有一定的：王爺中堂來弔，用四人接待；尙書侍郎用二人；其餘都是一人。現在見四人走出，所以猜是中堂。誰知遠遠一望，却見個明藍頂兒，胖白臉兒，沒鬍子的赫赫有名的莊大人，一溜風走了進來。四個知賓，戰兢兢的接待不迭。莊大人略點點頭兒，只聽雲板三聲，一直到靈前行禮去了。禮畢出堂，換了吉服，四面望了望，看見斐青諸人，都在一堆裏，便走過來，作了一個揖道：「諸位恭喜，兄弟剛在裏頭出來，已得了各位的喜信了。」大家倒愣着不知所謂。崙樵就靴統裏抽出一個小護書，護書裏拔出一張半片的白摺子，遞給斐青手裏。斐青與諸人同看。——原來那摺上寫着「某日奉上諭，江西學府着金鈞去；陝甘學政着錢端敏去；浙江學政着祝溥去；其餘尙有多人，多不相干，大家也不看了。」崙樵又向壽香道：「你是另有一道旨意，補授了山西巡撫了。」壽香愕然道：「你別胡說，沒有的事。」崙樵正色道：「這是聖上特達之知，千秋一遇，壽香兄可以大抒偉抱，仰答國恩，兄弟到不但爲吾兄一人私喜，正是天下蒼生的幸福哩！」壽香謙遜了一回。崙樵道：「今日在裏頭，還得一個消息，越南被法蘭西佔得厲害，越南王求救於我朝，朝旨想發兵往救呢！」唐卿道：「法蘭西新受了普魯士戰禍，國力還未復元，怎麼到他首先發難，想我們的屬地了？情實可惡

「若不借此稍示國威，以後如何能駕馭羣夷呢！」雯青道：「不然，法國國土，大似英吉利，百姓非常猛鸞，數十年前有個國王叫拿破崙，各國都怕他，著實厲害。近來雖為德國所敗，我們與他開釁，到底要慎重些，不要又像從前吃虧！」壽香道：「從前吃虧，都是自己不好，引虎入門，不必提了。至於庚申之變，事起倉卒，又值髮逆擾亂，我們不能兩顧，倒被他們得了手，因此愈加自大起來。現在事事想來要挾，我們正好趁着他們自驕自滿之時，給他一個下馬威，顯顯天朝的真威力，看他們以後再敢做夜狼嗎！」崑樵拍着手道：「着啊，啊！目下我們兵力雖不充，還有幾個中興老將，如馮子材蘇元春都是百戰過來，我想法國地方，不過比中國二三省，力量到底有限，用幾個能征慣戰之人，死殺一場，必能大振國威，保全藩屬，也叫別國不敢正視。諸位道是嗎？」大家自然附和了兩句。崑樵說罷，道有事，就先去了。雯青壽香回頭過來，却不見了萃如公坊。公坊本不喜熱鬧，萃如因放差沒有他，沒有意思，先走了，也就各自散回。雯青回到家來，那報喜的早擠滿一門房，「大人升官」大人高發的亂喊。雯青自與夫人商量，一一從重發付，接着謝恩請訓，一切照例公事。還有餞行辭行的應酬，忙的可想而知。這日離京的日子近了，清早就出門，先到魏潘兩尚書處辭了行，從潘府出來，順路去訪曹公坊，見他正忙忙碌碌的在那裏收拾歸裝。——原來公坊那年自以為臭不可當的文章竟被靈郎估着，居然掇了蠅科。但屢踏槐黃，時嗟落葉，知道自己不是金馬玉堂中人物，還是跌宕文史，嘯傲烟霞，還我本來面目的好。就浩然有南行之志，這幾天見幾個熟人都外放了，遂決定長

行，不再留戀軟紅了。當下見了雯青就把這意思說明。雯青說：「我們同去同來，倒也有始有終，祇是丟了霞郎，如何是好？」公坊道：「筵席無不散，風情有餘；果使廝守百年，到了白頭相對，有何意味呢？」就拿出個手卷，上題朱霞天半圖，請雯青留題道，「叫他在龍漢劫中留一點殘灰罷！」雯青便寫了一首絕句，彼此說明，互不相送，就珍重而別。雯青又到奉如、璧廷、齊幾個好友處話別，順路走過莊壽香門口，叫管家投個帖子：「來告辭，一來道賀。帖子進去，却見一個管家走來車旁，請個安道：「這會兒主人在上房吃飯哩，早上却吩咐過，金大人來，請內書房寬坐，主人有話，要同大人說呢。」雯青聽着就下了車，這家人揚着帖子，灣灣曲曲，領雯青走到一個三開間南明二階的書室，那書室却是外面兩間很寬敞，靠南一色大玻璃和合窗，沿窗橫放一只香楠馬鞍式書桌，一把花梨加官椅，北面六扇紗窗，朝南一張紫檀炕床，下面對放着全堂影木嵌文石的如意椅，東壁列着四座書架，緊靠書架放着一張紫檀雕刻楊妃醉酒榻，西壁有兩架文杏十景廚，廚中列着許多古玩。廚那邊却是一扇角門虛掩着，想通內室的。地下鋪着五彩花毯，陳設極其華美。雯青到此，就站住了；那家人道：「陪大人裏間坐，」說着打起裏間簾子，雯青不免走了進來，看着位置。比得外間寬為精緻。雯青就在窗前一張小小紅木書桌旁邊坐下，那家人就走了，雯青也把自己眼人，打發到外邊去歇歇。等了一回，不見壽香出來，一人不免焦鬱起來，隨手繙着桌上書籍，見一本書目，知道還是壽香從前做學臺時候的大著作。正想拿來看着消悶，忽然墜下一張白紙，上頭有條標頭，寫着「袁尚秋討錢冷西」。

徽文。」看着詫異。只見上頭寫的道：

錢狗來，告爾狗！爾狗其敬聽！我將割狗腹，剝狗腸，殺狗於狗國之衢，爾狗其慎旃！

錢青看了，幾乎要笑出來，曉得這事也是壽香做學臺時候，幕中有個名士叫袁旭，與龐和甫的妹夫錢冷西，在壽香那裏爭恩奪寵鬧的笑話，也就丟在一邊。正等得不耐煩，要想走出去，忽聽角門呀的一聲開了，一陣笑話聲裏，就有一男一女，帖帖達達走出南窗楠木書桌邊。忽又一陣腳聲，一個人走回去了，一人坐在加官椅上，低低道：「你別走呀，快來呢！」一人站在西門口躲腳道：「死了，有人哩！」一人忽高聲道：「投眼珠的王八，誰叫你來！還不滾出去？」錢青一聽那口音，心裏倒嚇了一跳，隨着簾縫一張，見院子裏那個接貼的家人，手裏還拿着貼子，踉踉跄跄往外跑，角門邊却走出個三十來歲塗脂抹粉大脚的妖嬈姐兒。那人涎着臉，望那姐兒笑，又招招手兒。姐兒道：「清天白日算什麼呢！」那人道：「我愛的就是青天白日。」姐兒睨着一眼道：「你真愛麼？我知道哩，你沒良心！從前一脚踢死了太太，太太臨死時，對你說來，除非你一生不上床便罷，你要上床，鬼就來捉你，是不是你晚上怕太太的鬼，不敢睡罷咧？」那人順手擁着姐兒，三腳兩步，推倒在書架下的醉榻妃榻上，一兩走一面說道：「我就捨不得踢死你，我可也不饒你。」這句話，那姐兒從此不言語了。錢

青被書架遮着，看不清楚，聽得却不耐煩了，心裏又好氣，又好笑，逼得俄不可當，纔番想闖出來，到底不好意思，彷彿自己做了歹事一般，心裏卜畢卜地跳，氣花也不敢往外出。忽聽一陣吃吃的笑，

也不辨那個。又一會兒，那姐兒出聲道：「我的爺，你書，招呼着，要倒！」語還未了，碰的一聲，架上一大堆書，都望着榻上倒下來。正是：風憲何妨充債帥，書城從古接陽台，到底倒下來的書，壓着何人，欲明這個隱謎，待我喘過氣來，再和諸位講。

第六回

獻繩技談黑旗戰史，

聽笛聲追白傅遺蹤。

話說雯青在壽香書室的裏間，聽見那姐兒上氣不接下氣的說了幾句話，碰的一聲，架上一大堆書，望榻上倒下來。在這當兒，那姐兒趁勢就出來，發狠道：「你祇顧自各兒樂，別人的死活，全不管了！枉道你是讀書人！怎地不仁，簡直是狠心短命的殺人！」說到這裏，就縮住了口，嗤的一笑，撲翻身飛也似的跑進角門去了。那人一頭理着書，哈哈作笑，也跟着走了。登時室中寂靜。雯青得了這個當兒，恐那人又出來，到不好開交，連忙蹣手蹣脚的溜出書房，却碰着那家人。那家人滿心不安，倒紅着臉替主人道歉，說主人睡中覺還沒醒哩，明兒個自己過來給大人請安罷。雯青一笑，點頭上車。豪奴俊僕，大馬高車，一陣風的回家去了。到了家，不免將剛纔所見，告訴夫人，大家笑不可仰。雯青想幾時見了霽香，好好的問他一問哩。想雖如此，究竟料理出京事忙，無暇及此。過了幾日，放

差的人，紛紛出京，唐卿往陝甘去了，寶廷往浙江去了，公坊也回常州本籍，過他的隱居生活去了。雯青也帶了家眷擇吉長行，到了天津。那時旗昌洋行輪船，我中國已把三百萬銀子去買了回來，改名招商輪船局。辦理這事的就是雯青在梁聘珠家吃酒遇見的成木生。這件事，總算我們中國在商界上第一件大紀念。這成木生現在正做津海關道，與雯青素有交情，曉得雯青出京，就替他留了一間大餐廳。雯青在船上，有總辦的招呼，自然格外舒服。不日就到了上海，關防在身，不敢多留，換坐江輪，到九江起岸，直抵南昌省城，接篆進署，安排妥當，自然照常的接棚開考。雯青初次衡文，又兼江西是時文出產之鄉，章羅陳艾，遺風未沫，雯青格外細心搜訪，不敢造次。有話即長，無話即短，不覺春來秋往，忽忽過了兩年。那時正鬧着法越的戰事，在先乘國鈞的原是敬親王，輔佐着的便是大學士包鈞，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高揚藻，工部尚書龔平，都是一時人望的名臣。祇爲廣西巡撫徐延旭，雲南巡撫唐炯，誤信了黃桂蘭趙沃，以致山西北寧連次失守，大損國威。太后震怒，徐唐固然革職拿問。連敬王和包高等全班軍機也因此都撤退了。軍機處換了義親王做領袖，加上大學士格拉和博，戶部尚書羅文名，刑部尚書莊慶濬。工部侍郎祁鍾武一班人了。邊疆上主持軍務的也派定了彭玉麟督辦粵軍，潘鼎新督辦桂軍，岑毓英督辦滇軍，三省合攻，希圖規復，總算大加振作了。然自北寧失敗以後，法人得步進步，海疆處處戒嚴，又把莊佑培放了會辦福建海疆事宜，何太真放了會辦北洋事宜，陳琛放了會辦南洋事宜！這一批的特簡，差不多完全是清流黨的人物。以文學侍從之臣，得此不次之

擡，大家都很驚異。在雯青却上面慶幸着同學少年，各膺重寄，正盼他們互建奇勛，爲書生吐氣；一面又免不了杞入憂天，代爲着急，祇怕他們紙上談兵，終無實際，使國家吃虧。誰知別人到還罷了，祇有上年七月，得了馬尾海軍大敗的消息，衆口同聲，有說莊崙樵降了，有說莊崙樵死了，却都不確。

原來崙樵自到福建以後，還是眼睛插在額角上，擺着紅京官大名士的鑿料架子，把督撫不放在眼裏。閩督吳景，閩撫張昭同，本是乖巧不過的人，落得把千斤重擔，卸在他身上。船廠大臣又給他面不和，將領既不熟悉，兵士又沒感情，他却忘其所以，大權獨攬，祇弄些小聰明，鬧些空意氣。那曉得法將孤拔倒老實不客氣的乘他不備，在大風雨裏架着大砲打來。崙樵左思右想，筆管兒雖尖，終抵不過槍桿兒的凶；崇論宏議雖多，總擋不住堅船大炮的猛，祇得冒了雨，赤了腳，也顧不得兵船沉了多少艘，兵士死了多少人，暫時退了二十里，在廠後一個禪寺裏躲避一下。等到四五日後調查清楚了，纔把實情奏報朝廷。朝廷大怒，不久就把他革職充發了。雯青知道這事，不免生了許多感慨，在崙樵本身想，前幾年何等風光，如今何等頹喪，安安穩穩的翰林不要當，偏要建什麼業，立什麼功，落得一場話柄！在國家方面想，人才該留心培養，不可任意摧殘，明明白白是個拾遺補闕的直臣，故意捨其所長，用其所短，弄到兩敗俱傷。況且這一敗之後，大局愈加嚴重，海上失了基隆，陸地陷了諒山，若不是後來莊芝棟保了張國樑的舊將馮子材出來，居然鎮南關大破法軍，殺了他數萬人，八日中克復了五六個名城，算把法國的氣焰壓了下去，中國的大局，正不堪設想哩！祇可惜威毅伯祇

知講和，不會利用得勝的機會，把打败仗時候原定喪失權利的和約，馬馬虎虎逼着朝廷簽定，人不知鬼不覺依然把越南暗送。總算沒有另外賠款割地，已經是他折衝樽俎的大功，國人應該紀念不忘的了！如今閒話少說，且說那年法越和約簽定以後，國人中有些明白國勢的，自然要咨嗟太息，憤恨外交的受愚；但一班醉生夢死的達官貴人，却又個個興高采烈，歌舞昇平起來。那時的江西巡撫達興，便是其中的一個。達興本是個紈袴官僚，全靠着祖功宗德，唾手得了這尊榮的位，除了上諂下驕之外，祇曉得提倡聲技。他衙門裏祇要不是國忌，沒一天不是鑼鼓喧天，笙歌澈夜。他的小姐，姿色第一，風流第一，戲迷也是第一，當時有一個知縣，姓江名以誠，伺候得這位撫台小姐最好，不惜重資，走遍天下，搜訪名伶如四九旦雙麟雙鳳等，聘到省城，他在衙門裏，專門做撫台的戲掛調，不管公事。省城中曾有嘲笑他的一副對聯道：

以酒爲緣，以色爲緣，十二時買笑追歡，永朝永夕酣大夢；

誠心看戲，誠意聽戲，四九旦登場奪錦，雙麟雙鳳共消魂！

也可想見一時的盛況了。話說愛青一到江西，看着這位撫院的行動，就有些看不上眼，達撫台見愛青是個文章班首，翰苑名流，倒着實拉攏。愛青願全同僚的面子，也祇好禮尚往來，勉強敷衍。有一天，愛青剛從外府回到省城，江以誠忽來窺見。愛青知道他是撫台那裏的紅人，就請了進來。一見面，呈上一付紅柬，說是達撫台專誠打發他送來的。愛青打開看時，却是明午撫院請他吃飯的一個請

帖。雲青疑心撫院有什麼喜慶事，就問道：「中丞那裏明天有什麼事？」江知縣道：「一班粵西來的跑馬買解的，裏頭有兩個過是個玩意兒。」雲青道：「什麼玩意兒？」江知縣道：「是一班粵西來的跑馬買解的，裏頭有兩個雲南的苗女，走繩的技術，非常高妙，能在繩上騰踏縱跳，演出各種把戲。最奇怪的，能在繩上連舞帶歌，唱一支最長的歌，名叫花哥曲。是一個有名人替劉永福的姨太太做的，「花哥」就是那姨太太的小名。曲裏面還包含着許多法越戰爭時候的祕史呢，大人倒不可不去賞鑒賞鑒！」雲青聽見是歌唱着劉永福的事，倒也動了好奇之心，當時就答應了准到。一到明天，老早的就上撫院那裏來了。達撫台開了中門，很殷勤的迎接進來，先在花廳坐地。達撫台不免慰問了一番出棚巡行的辛苦，又講了些京朝的時事，漸漸講到本題上來了。雲青先開口道：「昨天江令轉送中丞盛意，邀弟同觀繩戲，聽說那班子非常的好，不曉得從那裏來的？」達撫台笑道：「無非小女孩氣，夾着江令到福建去聘來。那班主兒，實在是廣西人，還帶着兩個雲南的嫖姑，說是黑旗軍裏散下來的餘部，所以能唱花哥曲。「花哥」，就是他們的師父。」雲青道：「想不到劉永福這老武夫，倒有這些風流故事！」達撫台道：「這支曲子，大概是劉永福或馮子材幕中人做的，祇爲看那曲子的內容，不但是敘述豔迹，一大半是數張戰功。據兄弟看來，祇怕做曲子的另有用意罷！好在他有抄好的本子在那邊場上，此時正在開演，請雲青過去，經法眼一看，便明白了！」說着，就引着雲青迤邐到衙東花園裏一座很高大的四面廳上來。雲青到那廳上，祇見中間擺上好幾排椅位，兩司道府及本地的巨紳，已經到了不少，看見雲青進來

都起來招呼。江知縣更滿而笑容，手忙腳亂的趨奉，把雯青推坐在前排中間。邊撫台在旁陪奉。雯青瞥見廳的下首裏，掛着一桁珠簾，隱隱約約都是珠圍翠繞的女眷。大約著名的蓮小姐也在裏面。繩戲場設在大廳的軒廊外，用一條很粗的繩，緊緊綁着，兩端拴在三叉木架上，那時早已開演。祇見一個十七八歲的蠻女，面色還生得白淨，眉眼也還清秀，穿着一件湖綠色密紐的小襖，繫腿小腳管的粉紅褲，一對小小的金蓮，頭上包着一塊白綢角形的頭兜，手裏拿着一根白線繞絞五尺來長的桿子，兩頭繫着兩個有黑穗子的小球，正在繩上忽低忽昂的走來走去，大有矯若游龍，翩若驚鴻之勢。堂下胡琴聲伊伊啞啞的一響，那女子一壁婀娜地走着，一壁轉着嬌喉，靡曼地唱起來。那時江知縣就走到雯青面前，獻上一本青布面的小手摺，面上粘着一條紅色簽紙，寫着「花哥曲」三字，雯青一面看，一面聽她很清楚的官音唱道：

我是個飛行絕迹的小獼猴，我是黑旂隊裏一個女領軍；我在血花肉陣裏過了好多歲，我是劉將軍的舊情人。（一解）

劉將軍，劉將軍，是上思州裏的出奇人！他長毛不做強盜，出了鎮南走越南。（二解）

侯勝有個何大王，殺人如草亂邊疆，將軍出馬把他斬，得了他人馬，霸佔了他地方。（三解）

將軍如虎，兒郎如兔，來去如風雨，黑旂到處人人怕。（四解）

法國通商遠阮哥，得了西貢又要過紅河；法將安鄴神通大，勾結了黃崇英反了窩。在河內立

起黃旗隊，嘯聚強徒數萬多！（五解）

僥了越王阮家福，差人招降劉永福，要把黑旗掃黃旗，拜了他三寶大都督。（六解）

精的槍快快的砲，黃旗軍裏夾洋操，刀槍劍戟如何當得了！如何當得了！（七解）

幸有將軍先預備，軍中練了飛雲隊，空中來去若飛仙，百丈紅繩走嫻妹。（八解）

我是飛雲隊裏的女隊長，名叫做花哥身手強，銜枚夜走三百里，跟了將軍到宣光。敵營紮在

大嶺的危崖上，沉沉萬帳月無光。（九解）

將軍忽然叫我，微笑把我肩頭撫，你若能今夜立奇功，我便和你做夫婦。（十解）

我得了這個稀奇命，要嫁英雄值得去拚性命。刀光照見羞顏紅，歡歡喜喜來承認。（十一解）

大軍山前四處伏，我領全隊向後崖撲，三百個蠻腰六百條臂，蜿蜒銀蛇雲際沒。（十二解）

一聲吶喊火連天，山營忽現了紅妝。彎刀滾處人頭舞，槍不及肩來砲不及燃。（十三解）

將軍一騎從天下，四下英雄兵圍得不留鱗；安鄰喪命崇英逃，一戰威揚初下馬。（十四解）

我便做了他第二房妻，在戰場上雙宿又雙飛，天天想去打法蘭西，偏偏我的命運低，半路裏

犯了駙馬爺黃佐炎的忌，他私通外國把越玉欺！暗暗把將軍排擠，不許去殺敵軍旗！（十五解）

解）

鎮守了保壽山好幾年，保障了越南固了中國的邊！惹得法人真討厭，因此上又開了這回的
大戰！（十六解）

戰！戰！戰！越南大亂搖動了桂粵滇。可惡的黃佐炎，一面請天兵，一面又受法蘭西的錢，
六調將軍，將軍不受騙。（十七解）

三省督辦李少荃，廣定總督曾國荃。李少荃要講和，曾國荃只主戰，派了唐景崧，千里迢迢
來把將軍見。（十八解）

面獻三策：上策取南交，自立為王，向中朝請封號。否則搥兵打法人，做個立功異域的漢班
超，總勝却死守保勝敗了沒收稍。（十九解）

將軍一聽大歡喜，情願投誠向清帝，紙橋一戰敵胆落，手斬了法國大將李威利。（二十解）
越王忽死太妃垂了簾，阮說輔政串通了黃佐炎，偷降法國把條約簽，暗害將軍設計險！（二
一解）

我有個棚浪洞裏的喬夫郎，刁似狐狸狠似狼，袖暗中應了黃佐炎的懸賞，扮做投效人，來進
營房。（二十二解）

雖則是好多年的分離，乍見了不免驚奇！背着人時刻把舊情提，求我在將軍處，格外提携！

（二十三解）

（二十四解）

我軍奮勇，我丁勤營長，勤武接和誰是得誰了誰誰誰！言一天誰我誰誰了誰誰，潮聲聲琳

將軍信我，升了他營長，誰知道暗地裏引進了他的羽黨！有一天把我騙進了棚帳，醉得我和死人一樣。(二十四解)

約了法軍來暗襲山西，裏應外合的四面火起，直殺得黑旗兵撒亂旂旗，祇將軍獨自個走脫了單騎。(二十五解)

等我醒來祇見戰火紅，爲了私情受了蒙，惡奴逼得我要逃也沒地縫，網上馬背便走匆匆。(二十六解)

走到半路來了一枝兵，是馮督辦，部將叫潘瀛。一陣亂殺把叛徒來殺盡，倒救了我一條性命。(二十七解)

問我來歷我便老實說，他要通信黑旗請派人來接，我自家犯罪自家知，不願再做英雄妾。(二十八解)

我害他喪失了幾年來練好的精銳，我害他把一世英名墜！我害了山西北寧連連的潰，我害了唐炯徐延旭革職又問罪！(二十九解)

我害他受了威毅伯的奏考；若不是岑毓英，若不是彭雪琴，權力的庇蔭，軍餉的擔任，如何會再聽宣光臨洮兩次的搵音！(三十解)

我無顏再踏黑旗下的營門，我願在馮軍裏去沖頭陣！我願把彈雨硝烟的熱血，來洗一洗我自

糟透的癡瘋！(三十一解)

七十歲的老將馮子材，領了萬衆鎮守鎮南來，那時候馬江船塢諒山失，水陸官兵處處敗。

三十二解)

將軍督衆築長牆，氣權儼然張國樑——後有王孝祺，前有王德榜，專候敵軍來犯帳：(三十三解)

果然敵人全力來進攻，砲聲隆隆彈滿空；將軍屹立不許動，退者手刃不旋踵！(三十四解)

忽然旗門兩扇開，掀起長鬚大叫隨我來——兩子隨後腳無鞋。(三十五解)

我那時走若飛，輕過了燕，一瞥眼兒抄過陣雲前。我見砲火漫天好比繁星現，我連斬砲手斷了彈火的線。(三十六解)

潘瀛亦膊六瓣蟠了頸，振臂一呼，十萬貌貅排山地進——孝祺率衆同拚命——跳的跳來滾的滾。

德榜旁出神勇奮，突攻衝斷了中軍陣，把數萬敵人殺得舉手脫帽白旂耀似銀，還祇顧連放排槍不收刃。(三十七解)

八日夜追奔二百里克復了文淵諒山一年來所失的地，乘勝長驅真快意，何難一戰收交趾。

三十八解)

威毅伯得了這消息，不管三七二十一，草草便把和議結。(三十九解)

戰罷虧了馮將軍，戰功叙到我女獼猴。我罪雖重大，將功贖罪或許我折準，且借饒歌唱出回心院，要向夫君去乞舊恩！（四十解）

這一套老哥唱完，滿廳上發出如雷價的齊聲喝采，震動了空氣，雪白的賞銀，兩點般撒在紅氍毹上，越顯出紅白分明。變青等大家撒完後，也拋了二十個銀餅，頓時那苗女跳下繩來，嫋嫋婷婷，走到撫台和變青面前，道了一聲謝。變青問她道：「你這曲子真唱得好，誰教你的？」苗女道：「這是一支在我們那邊最通行的新曲，差不多人人會唱，況且曲裏唱的就是我們做的事，那更容易會了。」

達撫台道：「你們真在黑旗兵裏當過女兵嗎？」苗女點了點頭，變青道：「那麼你們在花哥手下了？你們幾時散出來的呢？」苗女道：「就在山西打败了仗後，飛雲隊就潰散了。」達撫台道：「現在花哥在那裏呢？」苗女道：「聽說劉將軍把她接回家去了。」變青道：「花哥的本事，比你強嗎？」苗女笑道：「大人們說笑話了！我們都是她教練出來的，如何能比？黑旗兵的厲害，全靠盾牌隊；盾牌隊的精華，又全在飛雲隊。花哥又是飛雲隊的頭腦，不但我們比不上，祇怕是世上無雙，所以劉將軍離不了她了。」

正問答間廳上筵席恰已擺好中間一席上首兩席下首是女眷們也是兩席。達撫台就請變青坐了中間一席的首坐，藩臬道府作陪。上首兩席的首位，却是本地的巨紳。一時觥籌交錯，諧笑自如，請君且食蛤蜊，今夕祇談風月。迨至酒半，細戲又開，這回却與上次不同，又換了一個苗女上場，梨扮得全身似紅孩兒一般。在兩條繩上，串出種種把戲，有時疾走，有時緩行，有時似梨花蝴蝶，有

時似倒掛鸚哥！一會豎蜻蜓，一會觀筋斗，雖然神出鬼沒的表演，把個選小姐看得忍俊不禁，竟濃裝豔服的現了莊嚴寶相。在菱青看來，覺得沒甚意味，倒把繩上的眼，不自覺的移到籬上去了。須臾席散，賓主盡歡。菱青告辭回衙，已在黃昏時候。歇了幾日，菱青便又出棚，去辦九江府屬的考事，幾乎開了一個多月。等到考事完竣，恰到了新秋天氣，忽然想着楓葉、露花，潯江秋色，不可不去游玩一番，就約着幾個幕友，買舟江上，去訪白太傅琵琶亭故址。明月初上，四絃中流，菱青正與幾個幕友飛觥把盞，論古談今，甚是高興。忽聽一陣悠悠揚揚的笛聲，從風中吹過來。菱青道：「奇了，深夜空江，何人有此雅興？」就立起身，把船窗推開，只見白茫茫一片水光，盪着香爐峰影，好像要破碎的一般。幕友們道：「甚地沒風有浪？」菱青道：「水深浪大，這是自然之理」。停一回，菱青忽指着江面道：「哪，哪，哪，那裏不是一只小船，伊伊啞啞的搖過來嗎？笛聲就在這船上哩！」又側着耳聽了一回道：「還唱哩」。說着話，那船愈靠近來，就離這船不過一箭路了。却聽一人唱道：

莽乾坤，風雲路遙；好江山，月明誰照？天涯携着個玉人嬌小，暢好是鏡波平，玉繩低，金風細，扁舟何處了？

菱青道：「好曲兒，是新譜的。你們再聽」！那人又唱道。

癡頑自憐，無分着宮袍；瓊樓玉宇，一半雨瀟瀟！落拓江湖，着個青衫小！燈殘酒醒，只有你儂相靠，博得個白髮紅顏，一曲琵琶淚萬條！

變青道：「聽這曲兒，倒是個憤世憂時的謫宦。是誰呢？」說着那船却慢慢地並上來，變青看那船上，黑洞洞沒有點燈，月光裏看去，彷彿是兩個人，一男一女。變青想聽他們再唱什麼，忽聽那個男的道：「別唱了，怪膩煩的，你給我斟上酒罷！」變青聽這說話的是北京人，心裏大疑，正委決不下，那人高吟道：

宗室八旗名士草，

江山九姓美人麻。

只聽那女的道：「什麼麻不麻？你要作死哩！」那人哈哈笑道，不借軍尊容，那得這付絕對呢！變青聽到這裏，就探頭出去細望。那人也推窗出來，不覺正碰個着，就高聲喊道：「那邊船上是誰青兄嗎？」變青道：「咦，奇遇！奇遇！你怎麼會跑到這裏來呢？」那人道：「一言難盡，我們過船細談」。說罷，變青就教停船，那人一脚就跳了過來。這一來，有分交一朝解纜，心迷南國之花；千里歸裝，淚灑北堂之草。不知來者果係何人？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回

寶玉明珠，彈章成豔史；

紅牙檀板，畫舫識花魁。

却說晏青正在潯陽江上，訪白傅琵琶亭故址，忽然遇着一人，跳過船來，這人是誰呢？仔細一觀，却真的是現任浙江學臺宗室祝寶廷。寶廷好端端的做他浙江學臺，爲何無緣無故，跑到江西九江來？不是說夢話麼！列位且休性急，聽我慢慢說與你們聽：原來寶廷的爲人，是八面玲瓏，却十分落拓，讀了幾句線裝書，自道滿洲名士，不肯人云亦云，在京裏跟着莊崙樵一班人，高譚氣節，煞有鋒芒，終究旗人本性是乖巧不過，他一眼看破莊崙樵風頭不妙，冰山將傾，就怕自己葬在裏頭。不想那日忽得浙江學政之命，喜出望外，一來脫了清流黨的羈絆，二來兩國風花，西湖山水，是素來羨慕的。忙着出京，一到南邊，果然山明川麗，如登福地洞天；你想他本是酪漿氈帳的遺傳，怎禁得蕪肥鱸香的供養！早則是眼也花了，心也迷了；可惜手持玉尺，身受文衡，不能尋蘇小之香痕，踏青娘之豔迹罷了。如今且說浙江杭州城，有個錢塘門，門外有個江，就叫做錢塘江，江裏有一種船，叫做江山船，只在江內來往，從不到別處。如要渡江往江西，或到浙江一路，總要坐這種船。這船上都有船娘，都是十七八歲的妖嬈女子，名爲船戶的眷屬，實是安商的鈎餌。老走道兒知道規矩的，高興起來，也同蘇州無錫的花船一樣，擺酒叫局，消遣客途寂寞，化下些纏頭錢就完了。若碰着公子哥兒朦朧貨，那就整千整百的敲竹槓了。做這項生意的，都是江邊人，只有九個姓，他姓不能去捨的，所以又叫「江山九姓船。」閒話休提，話說寶廷這日正要到嚴州一路去開考，就叫了幾只江山船，自己坐了

只是體面的頭號大船，寶廷也不曉得這船上的故事，坐船的規例，糊糊塗塗上了船，看着那船很寬敞，一個中艙，方方一丈來大，兩面短欄，一排六扇玻璃蕉葉窗，炕床桌椅，鋪設得很爲整齊潔淨，裏面三個房艙。寶廷的臥房，却在中間一個艙，外面一個艙空着，裏面一個艙，是船戶的家眷住的。房艙兩面，都是小門，門外是兩條廊，通着後艙。上首門都關着，只賸下首出入。寶廷周圍看了一遍，心中很爲適意，暗忖：怪道人說上有天堂，下有蘇杭，一只船也與北邊不同，所以天隨子肯浮家泛宅。原來怎地快活！那船戶戴着個學臺大人，自然格外巴結，一回茶，一回點心，川流不斷，一把一把香噴噴熱手巾，接着遞來，寶廷已是心滿意足的了。開了船，走不上幾十里，寶廷在臥房走出來，在下首圍廊裏，叫管家吊起蕉葉窗，端張椅子，靠在短欄上，看江中的野景。正在心曠神怡之際，忽地裏撲的一聲，有一樣東西，端端正正打上臉來，回頭一看，恰正掉下一塊橘子皮在地上。正待發作，忽見那艙房門口，坐着個十七八歲很妖嬈的女子，低着头，在那裏剝橘子吃哩，好像不知道打了人，只顧一塊塊的剝，也不抬頭兒。那時天色已暮，一片落日的光彩，正反照到那女子臉上。寶廷遠遠望着，越顯得嬌滴滴，光艷艷，耀花人眼睛。也是五百年風流冤業，把那一臉天加的精緻密圈兒，遮蓋過了，只是越看越出神，只恨她怎不回過臉兒來。忽然心生一計，拾起那塊橘皮，照着她身上打去。正打個着。寶廷想看她怎樣。忽後稍有個老婆子，一疊連聲叫珠兒，那女子答應着，站起身來，拍着身上，臨走却回過頭來，向寶廷嫣然的笑了一笑，飛也似的往後梢去了。寶廷從來眼界窄，沒見過

南朝佳麗，怎禁得這般挑逗，早已神魂去了兩魂，只恨那妻子不得人心，劈手奪了袖寶貝去。心不死，還是呆呆等着。那時正是初春時節，容易天黑，不一會，點上燈，家人來請吃晚膳，方回中艙來，胡亂吃了一些，就回到臥房來，偷聽隔壁消息，却黑洞洞沒有火光，也沒些聲兒，倒聽得後梢男女笑語聲，小孩啼哭聲，抹骨牌聲，夾着外面風聲，水聲；嘈嘈雜雜，鬧得心煩意亂，不知怎樣纔好。在牀上反覆了一個更次，忽眼前一亮，見一道燈光，從間壁板縫裏直射過來。寶廷心裏一喜，直坐起來。忽聽那婆子低低道：「那邊那臺大人安睡了！」那女子答道：「早睡着哩，你看燈也滅了。」婆子道：「那大人好相貌，粉白臉兒，烏黑鬚兒，聽說他還是當今皇帝的本家，真正的龍種哩！」那女子道：「媽呀，你不知那大人的脾氣兒倒好，一點不拿皇帝勢嚇人。」婆子道：「怎麼？你連大人的脾氣都知道？」那女子笑道：「剛纔我們剝橘皮，不知怎的，丟在夫人臉上，他不動氣，倒笑了。」婆子道：「不好哩，大人看上了你了！」那女子不言語了，就聽見兩人屑屑索索，脫衣上牀，那女子睡處，正靠着這一邊，寶廷聽得準了。暗忖：可惜隔層板，不然就算同牀共枕。心裏胡思亂想，聽那女子也歛一回氣，咳一回嗽，直鬧個整夜。好容易已到天亮，寶廷一人悄悄地起來，滿船人都睡得寂靜，只有兩個水手，呷啞呷啞的在那裏搖櫓。寶廷借着要臉水，手裏拿個臉盆，推門出來，走過那房艙門口，那小門也就輕輕開了，珠兒身穿一件緊身紅棉襖，笑嘻嘻的立在門檻上。寶廷沒防她出來，倒沒了主意，待走不走。那珠兒笑道：「天好冷呀，大人怎不多睡一會兒？」寶廷笑道：「不知怎地，你們船上睡不

穩。」說着，就走近女子身邊，在他肩上捏一把道，「穿的好單薄，你怎禁得這般冷！我知道你也是一夜沒睡。」珠兒臉一紅，推開寶廷的手低聲道：「大人放尊重些。」就挪嘴兒望着綸裏道：「別給媽見了。」寶廷道：「你給我打盆臉水來。」珠兒道：「放着多少家人，倒使喚我。」寶廷涎着臉道：「我只愛你的水，」珠兒道：「纏死人的冤家，我賞你這一遭兒。」嗤的一笑，搶着臉盆去了。寶廷回房，不一會，珠兒捧着盆臉水，冉冉的進房來，寶廷見她進來，趁她一個不防，搶上幾步，把小門順手關上。這門一關，那情形可想而知。列位，在下也不必細表。却不道正當兩人難解難分之際，忽聽有人喊道：「做得好事！」寶廷回過頭，見那老婆子圓睜着眼，把帳子揭起？寶廷吃一嚇，趕着爬起來，却被婆子兩手按住道：「且慢，看着你豬兒生象，烏鴉出鳳凰，面兒光光嘴兒亮，像個人樣兒，到底是包草兒的野胚，不識羞，倒要爬在上面，欺負你老娘的血肉來！老娘不怕你是皇帝本家，學臺大人，只問你做官人強姦民女，該當何罪？拚着出乖露醜，細着你們到官裏去評個理！」寶廷見不是路，只得哀求釋放道：「願聽媽媽處罰，只求留個體面。」珠兒也笑着，向他媽千求萬求，那婆子頓了一回道：「我答應了，你爹爹也不饒你們。」珠兒道：「爹睡哩，只求媽遮蓋則個。」婆子冷笑道：「好風涼話兒！怎麼容易嗎？」寶廷道：「任憑老媽媽分付，要怎麼便怎麼。」那婆子想一想起道：「也罷，要我不聲張，除非依我三件事。」寶廷連忙應道：「莫說三件，三百件都依。」老婆子道：「第一件，我女兒既被你污了，不管你有太太沒太太，娶我女兒要算正室。」寶廷道：「依得，我們太太

剛死了。」婆子又道：「第二件要你拿出四千銀子做遮羞錢，第三件養我老夫妻一世衣食。三件依了，我放你起來，老頭兒那裏，我去擔當。」寶廷道：「件件都依，你快放手罷。」婆子道：「空口白話，你們做官人，翻臉不識人，我可不上當，你須寫上憑據來。」寶廷道：「你放我起來纔好寫！」真的那婆子把手一推，寶廷幾乎跌下地來，珠兒趁着空，單叉着褲，一溜煙跑回房去了。寶廷慢慢穿衣起來，被婆子逼着，一件件的寫了一張永遠存照的婚據。婆子拿着，揚揚得意而去。這事當時雖不十分丟臉，他們在房艙鬧的時候。那些水手家人，那個不聽見！寶廷雖再三叮嚀，那裏封得住人家的嘴，早已傳到師爺朋友們耳中。後來考完，回到杭州，寶廷又把珠兒接到衙門裏住了，風聲愈大，誰不曉得這個祝大人討個江山船上人做老婆！有些好事的做竹枝詞，貼黃鶯語，紛紛不一。寶廷只做沒聽見。珠兒本是風月班頭，吹彈歌唱，色色精工。寶廷着實的享些豔福，倒也樂而忘返了。一日忽聽得莊崙樵兵敗充發的消息，想着自己從前也很得罪人，如今話柄落在人手，人家豈肯放鬆！與其被人出手，見快仇家，何如老老實實，自行檢舉，倒還落個玩世不恭，不失名士的體統。打定主意，就把自己狎妓曠職的緣由，詳細敘述，參了一本，果然，奉旨革職。寶廷倒也落得逍遙自在。等新任一到，就帶了珠兒，游了六橋三竺，逛了雁宕天台，再渡錢塘江到南昌，游了滕王閣，正折到九江，想看了匡廬山色，便乘輪到滬，由滬回京。不想這日携了珠兒，在潯陽江上，正「小紅低唱我吹簫」的時候，忽見了髮青也在這裏，寶廷喜出望外，卽跳了過來。原來寶廷的事，髮青本也知些影響，如今更詳細

問他，寶廷從頭至尾，述了一遍。雲青聽了，嘆息不置。說道：「英雄無奈是多情，吾輩一生，總說不出情關情海，真個有情人，都成了眷屬，功名富貴，直弔狗耳！我當爲寶翁浮一大白！」寶廷也高興起來，就與幕友輩猜拳行令，直鬧到月落參橫，方始回船傍岸。到得岸邊，忽見一家人手持電報一封，連忙走上船來。雲青忙問是那裏的？家人道：「是南昌打來的。」雲青拆看。見上面寫着「九江府轉學憲金大人鑒：奉蘇電，趙太夫人八月十三日辰時疾終，速回署料理。」雲青看完，彷彿打個焦雷，當着衆人，不免就號啕大哭起來。寶廷同衆幕友，大家勸慰，無非是「爲國自重」這些套話。雲青要連夜趕回南昌，大家拗不過，祇好依從。寶廷自與雲青作別過船，流連了數日，與珠兒趁輪到滬。在滬上領略些洋場風景，就回北京做他的滿州名士去了。話分兩頭：却說雲青當日趕回南昌，報了丁憂，朝廷自然另行放人接替。雲青把例行公事，料理清楚，帶了家眷，星夜奔喪。回到了蘇州，開喪出殯，整整鬧了兩個月，盡哀盡禮，自不必說。過了百日，出門謝客，還要存問故舊，拜訪姻鄰。富貴還鄉，格外要敬恭桑梓，也是雲青一照厚道。只是從那年請假省親以來，已經有十多年不踏故鄉地了。山邱依然，老成凋謝，想着從前鄉先輩馮景亭先生見面時，勉勵的幾句好言語，言猶在耳，而墓木已拱，自己雖因此曉得了些世界太勢，交涉情形，却尙不能發揮所學，報稱國家，一慰知己於地下，不覺感喟了一回。自古道：「歡娛嫌夜短，寂寞恨更長。」你想雲青是熱鬧場中混慣的人，頂冠束帶。是他陶情的器具；拜謁讌會，是他消閒的經綸，那裏耐得這寂寞來！如今守制在家，官場又不便來

往，只有個老鄉紳潘勝芝，寓公貝效亭，還有個大善士謝山芝，偶然來伴伴熱鬧，你想他苦不苦呢？正是靜極思動，陰盡生陽，就只這一念無聊，勾起了三生宿業，恰好「素幔張時風絮起，紅絲牽動彩雲飛。」話休煩絮：却說雯青在家，好容易捱過了一年，這日正是清明佳節，日麗風和，姑蘇城外，年年例有三節勝會，傾城士女，如癡如狂，一條十里山塘，停滿了畫船歌舫，真個靚妝藻野，炫服繡川，好不熱鬧！雯青那日獨自在書房裏，悶悶不樂，却來了謝山芝。雯青連忙接入。正談間，效亭、勝芝陸續都來了。效亭道：「今天閶門外好熱鬧呀，雯青兄怎麼不想去看看，消遣些兒？」雯青道：「從小玩慣了，如今想來，也乏味得很。」勝芝道：「雯青，你十多年沒有開這個頑意兒了，如今莫說別的，就是上下塘的風景，也越發繁華，人也出色，幾家有燈船的，妝飾得格外新奇，烹炮亦好。」山芝不待說完，就接口道：「今日兄弟叫了大陳家的船，要想請雯青同諸位去熱鬧一天，不知肯賞光嗎？」雯青道：「不過兄弟尚在服中，好像不便。」效亭向山芝作個眼色。山芝道：「我們並不叫局，不過借他船坐坐舒服些，用他菜吃吃適口些，逢場作戲，這有何妨！」勝芝、效亭都攬撥着，雯青想是清局，也無礙大體，就答應了。一同下船，見船上繫着無數五色彩球，夾着各色的鮮花，陸離恣怪，紙醉金迷。船裏却坐着個袅袅婷婷花一樣的人兒，抱着琵琶彈哩。效亭走下船來，就哈哈大笑道：「雯青兄可給我們拖下水了。」雯青正待說話，山芝忙道：「別聽效亭胡說！這是船主人，我們不能香火趕去和尚，不叫別個局，還是清局一樣。」勝芝道：「不叫局也太殺風景。」雯青自己不叫，就是完

名全節了，管甚別人。」雯青難却衆意，想自己又不是真道學，不過爲着官體，何苦弄得大家沒趣，也就不言語了。於是大家高興起來，各人都叫了一個局。等局齊，就要開船，那當兒裏，忽然又來了一個客，走進艙來，就招呼雯青。雯青一看，却是認得的，姓匡號次芳名朝鳳，是雯青同衙門的後輩，新近告假回籍的，今日也是山芝約來。過時見名花滿坐，翠繞珠圍，次芳就向衆人道：「大家都有相好，如何老前輩一人向隅！」大家尙未回言。次芳點點頭道：「噫，我曉得了，老前輩是金殿大魁，必須個蕊宮榜首，方配得上。待我想一想：」說着，仰仰頭，合合眼，忽拍手道，「有了，有了。」衆人問「是誰？」次芳道：「噫，怎麼這個天造地設，門當戶對的女貌郎才，你們倒想不到？」衆人被他鬧糊塗了，雯青到也聽得呆了，在坐的妓女，也不知道他胡盧裏買的甚藥，正要聽他下文，次芳忽望着窗外一手指着道：「哪，哪，那岸上轎子裏，不是坐着個新科花榜狀元大郎帶巷的傅彩雲走過嗎？」雯青不知怎的聽了「狀元」二字，那頭慢慢回了過去。誰知這頭不回，萬事全休，一回頭時，却見那轎子裏正坐着個十四五歲的，不長不短，不肥不瘦的女郎；面如瓜子，臉若桃花，兩條欲盛不盛的蛾眉，一雙似開非開的鳳眼，似曾相識，莫道無情，正是說不盡的體態風流，丰姿綽約。雯青一雙眼睛，好像被那頂轎子抓住了，再也拉不回來，心頭不覺小鹿兒撞。說也奇怪，那女郎一見雯青，半面靠着玻璃窗。目不轉睛的釘在雯青身上。直至轎子走遠看不見，方各罷休。大家看出雯青神往的情形，都暗暗好笑，次芳乘他不防，拍着他肩道：「這本卷子好嗎？」雯青倒跳一跳。山芝道：「這轎

不如近賭，」就拿一張薛濤箋寫起局票來，分付船等一等開。立刻去喚彩雲。雲青此時也沒了主意，由他們鬧，一言不發了。等了好一回，次芳就跳了出來道：「你們快來看狀元夫人呀！」雲青抬頭一望，只見顛巍巍曼婷婷的那人兒，已經下了轎，兩手扶在一個美麗的大姐肩上，慢慢的上船來了。這一來，有分教：五洲特節，天家傾繡虎之才；八月乘槎，海上照驚鴻之采。不知來者是否彩雲，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回

避物議，男狀元儻娶女狀元；

借誥封，小老母權充大老母。

話說彩雲扶着個大姐走上船來，次芳暗叫大家不許開口，看她走到誰邊？彩雲的大姐，正要問那位叫的，只說得半句，被彩雲啐了一口道：「蠢貨。誰要你搜根問底！」說着，就撇了大姐。含笑的那個到雲青身邊，一張美人椅上並肩坐下。大家譁然大笑起來。山芝道：「奇了，好像是預先約定似的！」勝芝笑道：「不差，多管是前生的舊約。」次芳就笑着朗吟道：「身無彩鳳雙長翼，心有靈犀一點通。」雲青本是花月總持，風流教主，風言俏語，從不讓人，不道這回見了彩雲，却心上萬馬千猴，又驚又喜，聽了勝芝說是前生的舊約，這句話更觸着心事，任人嘲笑，只是一句話掙不出，就是彩

雲自己，也不解何故，踏上船來，不問情由，就一直往雲青身邊，如今被人說破，倒不好意思起來，只顧低着頭弄手帕兒。雲青無精打采的搭趲着，向山芝道：「我們好開船了！」山芝就吩咐一面開船，一面在中艙擺起酒席來。衆人見中艙忙着調排桌椅，就一擁都到頭艙去了，有爬着欄干上看待來船變的，有咬着耳朵說私語的，雲青也竊立起來走出去，却被彩雲輕輕的一拉，一扭身就往房艙裏牀沿上坐着。雲青不知不覺，也跟了進去。兩人並坐在牀沿上，相偎相倚，好像有無數體己話要說。只是我對着你，你對着我的癡笑。歇了半天，雲青就兜頭問一句道：「你知道我是誰麼？」彩雲怔了一怔道：「我很認得你，只是想不起你姓名來。」雲青就細細告訴了他一遍。彩雲想一想，說：「我媽認得金大人。」雲青道：「你今年多少年紀了？」彩雲道：「我今年十五歲。」雲青臉上呆了半晌，却顧手拉了彩雲的手，其聲嘶磨的喘相的不了，不知不覺兩股熱淚，從眼眶中直滾下來。口裏念道：「當時只道渾閒事，過後思量總可憐。」彩雲看着，暗暗吃驚，止不住就拿着帕子替他拭着淚，說道：「你怎的沒來由哭起來？」口雖如此說，却自己也是一陣透骨心酸，幾乎也哭出來。雲青對着彩雲，只是上下打量，低低念道：「愁到天地翻，相看不相識。」一面道，「彩雲，我心裏只是可憐你，你知道麼？」彩雲摸不着頭腦，却趁勢就靠在雲青身上道：「你只管傷心做什麼？回來等客散了，肯到我那裏去坐坐麼？我還有許多話要問你呢！」雲青點頭。吳聽外面次芳喊道：「請坐罷，講話的日子多着哩！」雲青彩雲只好走出來，見席已擺好，山芝正拿着酒壺斟酒，讓效亭坐首座。效亭不肯，正與

勝芝推讓。後來大家公論，效亭是寓公，仍讓他坐了，勝芝坐二座，曼青坐三座，次芳挨曼青坐下，山芝坐了主席。大家叫的局，也各歸各座。彩雲自然在曼青背後坐了。正是劍動欒飛，花香鳥語，曲翻白紵，酒捲回波，其時船已搖到了白公堤下，真娘墓前，一帶柳陰下泊着。一輪胭脂般的落日，已慢慢地沉下虎邱山下去了。船上五彩絹燈，一齊點起，顯得滿船如不夜城一般，大家猜拳猜謎，正鬧得高興。次芳道：「今日這會，專爲男女兩狀元作合，我倒想個新鮮酒令，好多吃兩杯喜酒。」大家問是何令？次芳指着彩雲道：「就借着女狀元的芳名，叫做彩雲令。用還魂記曲文起句，第二句，用曲牌名，第三句，用詩經，依首句押韻。韻不合者罰三杯。佳妙者各賀一杯。再用唐詩一句，有「彩雲兩字相連的飛觴，照座順數，到「彩雲」二字，各飲一杯，雲字接令。」大家聽畢道：「好新鮮難致的令兒！只是煩難些。」彩雲道：「誰要你們稱名道姓的作弄人。」次芳道：「你別管，酒令如軍令，違者先罰！」彩雲笑了笑，就低頭不語了。次芳道：「我先說一個罷！」念道：

其蟾宮貴客傍雲霄，集賢賓，河上乎逍遙。

大家都譁然道好。效亭道：「應時對景，我們各賀一杯，你再說飛觴罷！」次芳道：「彩雲靈史駐。」順着數去。恰是曼青效亭各一杯。次芳先斟曼青一杯道：「請靈史飲個成雙杯兒，添些氣力，省得騎着龍背，跌下半年來。」曼青正要舉杯，却被彩雲劈手奪去道：「你倒高興喝，我偏不許你喝！」次芳笑道：「噯，一會又，就怎地肉麻，」效亭道：「別鬧，人家要接令哩！」一面就念道：「

迤迤的彩雲偏，相見歡，君子萬年。

大家道：「吉祥豔麗，預卜狀元郎夫妻妻貴，該賀該賀。」效亭道：「快喝賀酒，我要飛騰哪！」接着就念句「學吹鳳簫乘彩雲。」「彩」字數到雲青，「雲」字次芳。次芳道：「賀酒還沒全喝，倒要喝令酒了，」大家照喝了。次芳道：「作法自弊，這回可江郎才盡了！」彩雲道：「做不出，快罰酒！」次芳聳着肩道：「好了，有了，你們聽聽，稍頓一頓，人家就要罰酒，險呀！」雲青笑道：「你說呢？」次芳念道：

昨夜天香雲外，謁金門，鸞聲噉噉。

飛騰是「斷續彩雲生。」效亭一杯，雲青一杯，接令。山芝道：「次芳這幾句話。是明明祝願，翕起服進京升官的預兆，快再飲賀酒一杯！」雲青道，回回硬派我喝酒，這不是作弄人嗎？」彩雲低聲道：「我替你喝了罷！」說着，舉杯一飲而盡，大家拍掌叫好。雲青道：「你們是頑呢，還是行令？」就念道：

又怕爲雨爲雲飛去了，念奴嬌，與子偕老。

大家道：「白頭偕老，金大人已經面許了，彩雲你須記着；」彩雲背着臉。不理他們。雲青笑笑道：「化作彩雲飛」次芳笑道：「老前輩不放心，只要把一條軟蘇繩，牢牢結住裙帶兒，怕她飛到那兒去！」彩雲睇了一眼。雲青道：「該山芝效亭各飲一杯。」效亭道「又推到我接令。我說的是：

他海天秋月雲端掛，歸國遙。日月其邁，

勝芝道：「你怎麼說到海外去了？不怕海風吹壞了人，金大人要心痛的呢！」山芝道：「勝翁你不知道雲翁通達洋務，安知將來不奉使出洋呢？這正是佳識！」大家催着效亭飛觴；效亭道：「唐詩上『彩雲』兩字連的，真說完了！」低頭想了半天，忽然道：「有了，碧簫曲盡彩雲動。」雲翁暗數，知道又臨到自己了，便不等效亭說完，就執杯在手道：「我念一句收令罷！」就一面喝酒，一面念道：

美夫妻圖畫在碧雲高，最高樓，風雨瀟瀟。

就念飛觴道：「彩雲易散玻璃薄。」應當次芳勝芝各一杯。次芳道：「雲兄，這句氣象蕭颯，做收令不好，況且勝翁也沒說過，請勝翁收令罷。」勝芝道：「我荒疎久了，饒恕了罷！」山芝道：「快別客氣，說了好收令。」勝芝不得已。想一想念道：

雨跡雲縱纔一轉，玉堂春，言笑晏晏。

又說飛觴，「橋上衣多抱彩雲。」於是合席公飲了一杯。雲青道：「我們酒也殺了，山翁賞飯罷！」次芳在身上摸出一隻十二成金的打簧表，按了一按，却噹噹的敲了十下道：「可不是，該送狀元歸第了，快叫開船回去，耽誤了吉日良時，不是要處。」彩雲帶嗔帶笑的指着次芳道：「我看匡老，只有你一張嘴，能說會道，我就包在你身上，叫金大人今晚到我家裏來，不來時便問你！」次芳道：

這個我敢包，不但包他來，還要包你去。」彩雲道：「包我到那裏去？」次芳道：「包你到圓囍巷金府上去，你放心總不會包你到西洋外國去，吃外國火腿的。」彩雲睜了一口，大家說說笑笑，飯也吃完，船也到了閩門太子碼頭了，各妓就紛紛散去，敘亭勝芝先上岸先回家去了，彩雲轎子也來，那大姐就扶着彩雲，走上船頭。彩雲忽回頭叫聲：「金大人，你來，我有話給你說。」雲青走出來道：「什麼話？」彩雲望着雲青，頓了一頓，笑道：「不要說了，到家裏去告訴你罷！」說着，就上轎走了。次芳道：「這小妮子聲價自高，今日見了老前輩，你看他一種癡情，十分流露，倒不要孤負了她。」雲青微笑，就謝了山芝，也自上岸。你想：雲青彩雲，今日相遇的情形，這晚那有不丟相訪的理呢！既去訪了，彩雲那有不留宿的理呢！紅珠帳底，絮語三生；冰玉簾前，相逢一笑。韋郎未老，淒迷玉簫之聲；杜牧重來，綢繆紫雲之夢。雙心一機，盒尊斂盟，不消細表。却說匡次芳當日薦了彩雲，見雲青十分吃戀，料定當晚雲青決不能放過的。到了次日清早，一人趕到大郎橋巷，進後門來。相幫裏喊客來，次芳連連搖手，自己放輕脚步，走上扶梯，推門進去，却見中間大炕床上，躺着一個大姐，正在披衣坐起，看見次芳，就低聲叫「匡老爺，來得怎早！」次芳連忙道：「你休要聲張，我問你句話，金大人在這裏不在？」那大姐就挪嘴兒，對着裏間笑道：「正做好夢哩！」次芳就在靠窗一張書桌邊坐下。那大姐起來，替次芳去倒茶，次芳瞥眼看見桌上一張桃花色詩箋，恭恭楷楷，寫着四首七律詩道：

山色花光映畫船，白公隄下草芊芊；萬家燈火吹簫路，五夜星辰賭酒天；鳳脰燒殘春似夢，
鴛鴦高捲月生烟；微波渺渺塵生轍，四百橋邊採石蓮。

吳釵似水豔無曹，貌比紅兒藝薛濤；燒燭夜攤金葉格，定場春擁紫檀槽；蠅頭試筆蠻箋賦，
鹿爪拈花羯鼓高；忽憶燈前十年事，烟臺夢影浪痕洶。

胡麻手種鴛鴦兒，紅豆重生認故枝，四月橫塘聞杜宇，五湖曉網薦西施，蠶簫孤負前生約，
紫玉依稀入夢時；只有傷心說不得，憑闌吹斷碧參差。

龍頭劈浪鳳簫哀，展盡芙蓉向月開；細雨銀荷中婦鏡，東風銅雀小喬臺；青衫痕漬隔年淚，
絳蠟心留未死灰；腸斷江南歌子夜，白鳥飛去又飛回。

次芳看着這幾首詩，頑豔絕倫，覺得雲青尋常，沒有這付筆墨。正在詫異，忽見詩尾題着「識情生
寫詩彩雲舊侶懸懸」一行小字，暗忖：雲青與彩雲，尙是初面，如何說是舊侶呢？難道這詩不是雲青手

筆麼？心裏惑惑突突的摸擬，恰值那大姐端茶上來，次芳就微笑的問道：「昨夜金大人是幾時來的。

」那大姐道：「我們先生前脚到家，金大人後脚跟了來。吃了半夜的酒，講了一夜的話。」次芳道：

「你聽見講些什麼呢？」大姐道：「他們講的話，我也不大懂。只聽金大人說，我們先生的面貌，活脫

像金大人的舊相好，又說那舊相好，爲金大人死了。死的那一年，正是我們先生養的那一年。」那大

姐正一五一十的說，就聽裏間彩雲的口聲喊道：「阿巧，咭喇咭囉同誰說話嘞？」阿巧向次芳伸伸舌頭

答道：「匡老在這裏尋金大人哩！」只聽裏面，好像兩人低低私語了幾句，又屑屑索索一回，彩雲就鬆髮蓬鬆，開門出來，見了次芳，就笑道：「請匡老裏面坐，金大人昨夜被你們灌醉了，今日正害着酒病哩。」說着，就往後間梳洗去了。次芳一面笑，一面就走進來，看見愛青，却橫躺在一張烟榻上，旁邊還堆着一條錦被，見次芳來，就坐起來招呼。次芳走上去道：「恭喜！恭喜！」愛青笑道：「別取笑人，次兄請坐着，我想託你辦一件事，不曉得你肯也不肯？」次芳道：「老前輩不用說了，是那紅兒薛濤的事嗎？」愛青愕然道：「怎麼這幾首歪詩，又被你看見了？我的心事，也不能瞞你了。」次芳道：「這種事，門子裏都有一定規矩的，須得個行家去講，纔不致吃烏鴉的虧。我有個熟人叫戴伯孝，極能幹的，讓我去轉託他辦便了。」愛青道：「只是現在熱孝在身，做這件事，好像於心不安，外面議論，又可怕得很！」次芳道：「那個容易，祇要現在先講妥了，做個外室，瞞着尊嫂，到服滿進京，再行接回，便兩全其美了。」愛青點頭說：「既然如此，這事祇有請次兄替我代託戴先生罷！兄弟昨夜未歸，今日必須早些回去，安排妥密，免得人家疑心。」說着就穿衣，別了次芳，又低低託咐了幾句，一逕下樓走了。次芳祇好去找了戴伯孝，託他去向老鴇交涉；老鴇自然有許多做作，好說歹說，纔講明了身價一千元，又叫了彩雲的生身父來。原來彩雲本身是安徽人，乃父是在蘇州做轎班的，恐怕將來有枝節，爽性另給了那轎班二百塊錢，叫他寫了一張文契。費了兩日工夫，纔把諸事辦妥，就由戴伯孝親來愛青處告訴明白。愛青歡喜，自不必說，從此大郎橋巷，就做了愛青的外宅。

，無口不來，兩人打得如火的一般熱。光陰似箭，轉瞬之間，雲青也滿了服，幾回要將此生訴張夫人，只是自己理短，總說不出口。心想不如一人先行到京，再看機會罷，就將這個辦法，與彩雲商量；彩雲也沒別話，就定見了。自己一人到京，起服銷假。這日宮門召見下來，就補授了內閣學士。雲青自出差到今，已離京五六年了，時局變更，滄桑屢改，朝中歌舞昇平，而海外兵燹，頻年相屬，日本滅琉球，法國取了安南，英國收了緬甸，中國一切不問，還要鋪張揚厲，擺出天朝空架子。記得光緒十三年，翰林院裏還有人獻了一篇平法頌，文章辭藻，比着康熙年代的平演頌，乾隆年代的平定金川頌，還要富麗哩。話雖如此，到底交涉了幾年，這外交的事情，倒也不敢十分怠慢，那些通達洋務的人員，上頭不免看重起來。恰好這年出使英俄大臣呂萃芳，要改充英法義比四國大臣；出使德俄荷奧比五國大臣許鏡澂，三年任滿，要人接替，而斯時一班有名的外交好手，如上回雲青在上海認得的雲仁甫，已派過了美日副使；李台震已派署過德國正使，現在又有別事派出；徐忠華派充參贊；馬美霖也出洋游歷，呂順齋派充日本參贊；朝廷正恐沒人應選。也是雲青時來運來，又有潘八瀛和甫這班大帽子，替他揜揚幫襯，聲譽日高一日，廷旨就派金鈞出使俄羅斯德意荷蘭奧大利亞四國。旨意下來，好不榮耀！雲青趕忙修摺謝恩，引見請訓，拜會各國公使，一面奏調參贊隨員繙譯，就把次芳奏保了參贊，做個心腹。又想着戴伯孝湊合彩雲的功勞，也保了隨員，派他做了會計，且請假兩月，還蘇修墓，奉旨俞允。那時同鄉京官奉如也開了坊了，唐卿却從陝甘回來了。珥齋也因公在京，只有蘇

廷改了外官，不在那裏。這班人合着輪流替婁青餞賀，這日席間，大家談起交涉的方略，婁青發議道：「兄弟不才。謬膺使節，此去方略，還要諸君臨別贈言！依兄弟愚見，第一是聯絡邦交；第二是調查國勢；語云：『知彼知己，百戰百勝。』我國交涉吃虧，正是不知彼耳！不知國情，固是大害；不知地理，爲害尤烈！遠事不必說，就是伊犁一案，彼趁着白彥虎造反就輕輕佔據了，要不是曾繼湛力爭，這塊地面，就不知不覺的送掉了！兄弟向來留心西北地理，見那些交界地方，我們中國紀載，都模糊影響得很，俄國素懷蠶食之心，不知暗中被佔了多少去了！只苦我國不知地理，嗚子吃黃連，說不出的苦。兄弟這回出去，也不敢自誇替國家爭回什麼權利，不過這地理上頭，兄弟數十年苦功，總可考究一番，叫他疆界井然，不能再施鬼域手段罷了！」澤如等聽了，自然十分佩服。珥齋道：「可不是麼？所以兄弟前回到吉林，實在沒法，只好仿着馬伏波的故事，立了一個三丈來高的銅柱，刻了幾句銘詞，老遠望着，就是巍巍雲表，那銅柱拓本，看着倒很古雅，明日兄弟送一份去。婁兄留着，倒可參考參考。」婁青道：「珥齋兄的銅柱銘，將來定可與『闕特勤碑』、『好太王碑』並傳千古了！」當日歡飲一天，婁青心裏只記掛着彩雲，忽忽已一年多不見了，忙着出京。那時上海縣先期得信，趕緊打掃天后宮行轅，以備使節小駐。這日船抵金利源碼頭，不免有文武官員晉見許多儀節，自己復要拜會各國領事，入城答拜道縣回來，恰值次芳帶着戴伯孝來見，當面謝了保舉。婁青把行轅一切公事，全行託付了次芳，把定出洋的公司船以及部署行李等瑣事都交給戴會計。諸事安排妥了，歸

心如箭，就叫心腹俊童阿福，向上海道借了一隻小輪船，連夜回蘇。到得家中，夫妻相見，自有一番歡慶，不消說得。坐定，說着出洋的事來。雲青笑說：「這倒要夫人辛辛苦一趟了！但是夫人身弱，不知禁得起波濤跋涉否？」夫人笑道：「這個不消老爺耽心，辛辛苦不辛苦，倒在其次。聞得外國風俗，公使夫人，一樣要見客赴會，握手接吻，妾身系出名門，萬萬弄不慣這種腔調，本來要替老爺弄個貼身伏侍的人，」說到這裏，却笑了一笑。雲青心裏一跳，知道不妙。只聽夫人接道：「好在老爺早已討在外頭，倒也省了我許多周折；我昨日已吩咐過家人們，收拾一間新房，只等老爺回來，擇吉接回。稍停兩日，就叫她跟隨出洋，妾身落得在家過清閒日子哩！」雲青忸怩了半天道：「這事原是你下官一時糊塗；……」下句還未說出。夫人正色道：「你別假惺惺，現下是擇日進門是正經，你是王命在身的人，那裏能儘着耽擱！」雲青得了夫人的命，就放胆，看了明日是黃道吉日，隔夜就預備了酒席，邀請親友，來看新人。到了這日，夫人就命安排一頂綵轎，四名鼓樂手，去大郎橋巷迎接傅彩雲。不一時，門前簫鼓聲喧，接連鞭爆之聲，人聲，腳步聲，但見四名輪班，披着紅，簇擁一肩綠呢挖雲四垂流蘇的官轎，直進中堂停下。夫人早已預備兩名垂鬟美婢，各執大紅紗燈，將新人從綵轎中緩緩扶出，却見顛巍巍的鳳冠，光耀耀的霞帔，襯着杏臉桃腮，黛眉櫻口，越顯得光彩射目，芬芳撲人，真不啻嫦娥離月殿，妃子降雲霄矣。那時滿堂親友。雜沓爭先，喝采聲，詫異聲，交頭接耳，正議論這個妝飾越禮。忽人叢中夫人盛服走出，大家倒吃一驚。正是：名花入手消魂極，豔福如君幾

世修。不知夫人走出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回

遺長途，醫生試電術；

憐香伴，愛妾學洋文。

却說諸親友正交頭接耳，議論彩雲妝飾越禮，忽人叢中夫人盛服走出，却聽她說道：「諸位親長，今日見此舉動，看此妝飾，必然詫異，然願聽妾一言！此次雯青出洋，妾本該隨侍同去，無奈妾身體在弱，不能前往，今日所娶的新人，就是代妾的職分，而且公使夫人，是一國觀瞻所繫，草率不得，所以妾情願從權，把誥命補服，暫時借她，將來等到覆命還朝時，少不得要一概還妾的。諸尊長以為如何？」言次，聲音朗朗，大家都同聲稱贊。於是傳齊吹手，預備祭祖。雯青與夫人在前，傅彩雲在後。行禮畢，彩雲叩見雯青夫婦，大家送入洞房。雯青這一喜，直喜得心花怒放，意蕊橫飛，感激夫人到十二分，自己就從新房出來，應酬外客。那潘勝芝貝效亭謝山芝一班熟人，擺雷拍，尋唐僧，翻天覆地的鬧起酒來，想要叫局，只礙着雯青如今口銜天語，身膺使旄，只好罷休。雯青陪着暢飲，到漏靜更深，方始散去。雯青進來，自然假意至夫人房中，夫人却早關了門。雯青只得自回新房，與彩雲敘舊。久別重逢，綢繆備至，自不消說。正是芳時易過，修滿假期，便別了夫人，帶了彩雲，出

了蘇州城，一逕到上海。其時蘇滬航路，還沒有通，不像現在有大東戴生昌許多公司船，朝來暮往的便捷，雯青因是欽差大臣，上海道特地派了一隻官輪來接，走了一夜，次早就抵埠頭。雯青先把家眷安排上岸，自己却與一班接差的道縣，酬應一番，行轅中又送來幾封京裏書札，雯青一一檢視，也有親友尋常通賀的，也有大人先生爲人說項的，還有一班名士黎石農李純客袁尚秋諸人寄來的送行詩詞，清詞麗句，覺得美不勝收。繙到了末一封，却是莊小燕的，雯青連忙拆開，暗想此人的手筆，倒要請教。——你道雯青爲何見了莊小燕姓名，就如此鄭重呢？這莊小燕書中尙未出現過，不得不細表一番：原來小燕是個廣東人，佐雜出身，却學富五車，文倒三峽，而且深通西學，屢次出洋，現在因交涉上的勞績，保舉到了侍郎，聲名赫赫，不日又要出使美日比哩。雯青當時拆開一看，却是四首七律道：

詔持龍節度西溟，又捧天書問北庭；神禹久思窮亥步，孔飭眞遺案丁零；遙知汎極雙旌駐，應見神洲一髮青；直待車書通絕徼，歸來扈蹕禪云亭。

聲華藉藉侍中居，清切承明出入廬，早擅多聞箋豹尾，親圍異物到邛廬；工名幾勒黃龍艦，國法新銜赤雀書；爭識威儀迎漢使，吹螺代鼓出穹閭。

竹枝異域詞重譜，敕勒風吹草又低，候館花開赤瓔珞，周廬瓦覆碧流黎；異魚飛出天池北，

神馬徠從雪嶺西；寫入夷堅支乙志，殺青他日試標題。

不嫌奪我鳳池頭，譚思珠玲佐廟謀，救賜重臣雙白璧，圖開生絹九瀛洲；茯苓賦有林牙誦，
苔看花隨驛使稠；接伴中朝人第一，君家景伯舊風流。

雯青看罷，拍案叫絕道：「真不愧白衣名士，我輩愧死了！」遂即收好，交與管家，一面喊伺候上岸。坐着雙套馬車，沿途還拜各官，並德俄諸領事，直到回天后宮行轅，已在午牌時候，早有自己的參贊繙譯隨員等等這一班人齊集着，都要謁見。手本進去，不一時就見管家出來傳話：「單請匡朝鳳大人戴伯孝戴老爺進去，有公事面談，其餘老爺們，一概明日再見罷。」大家聽見這話，就紛紛散了，只賸匡次芳戴伯孝二人，低着頭，跟那管家往裏邊去，到了客廳，雯青早在等着，見他們進來，連忙招呼道：「次兄，伯兄，這幾日辛苦了！快換了便服，我們好長談。」次芳等上前見了，早有阿福等幾個俊童，上去替他們換衣服。次芳一面換，一面說道：「這是分內的事，算什麼辛苦，」說着主賓坐了。雯青問起乘坐公司船。次芳道：「正要告訴老前輩，此次出洋，既先到德國，再到俄奧諸國，自然坐德公司的船爲便。前十數日德領事來招呼，本月廿二日，德公司有船名薩克森的出口，這船極大。船主名質克，晚生都已接頭過了。」伯孝道：「卑職和匡參贊商量，替大人定的是頭等艙，匡參贊及黃繙譯塔繙譯等坐二等，其餘隨員學生都是三等。」雯青道：「我聽說外國公司船，十分寬敞，就是二等艙，也比我們招商局船的大餐間大得多哩。其實就是我也何必一定要坐頭等呢！」次芳道：「使臣爲一國代表，舉動攸關國體，從前使德的劉錫洪李豐寶，使俄的嵩厚曾繼蒞，使德

義荷奧的許說證，我們的前任呂萃芳，晚生查看過舊案，都是坐頭等船，不可惜小費而傷大體。」次芳說時，戴會計湊近了雯青耳旁，低聲道：「好在隨員等坐的是三等，都開報了二等，這裏頭核算過來差不多，大人樂得舒服體面。」雯青點點頭，次芳順手在靴統裏，拔出一個摺子，遞到雯青手裏道：「這是開報啓程日期的摺子，謄寫已好，請老前輩過目後，填上日子，便可拜發了。」雯青看着，忽然面上躊躇了半晌道：「公司船出口是廿二，這天的日子……」這句話還沒有說出，戴伯孝接口道：「這不用大人費心，卑職出門就是一二百里，也要檢一個黃道吉日；况大人銜命萬里，關着國家的禍福，那有輕率的道理！這日子是大人的同衙門最精河圖學的余笏南檢定的，恰好這日有此船出口，也是大人的洪福照臨。」雯青道：「原來笏南在這裏，他檢的日子，是一定好的，不用說了。」看看天色將晚，次芳等就退了出來，當日無話。次日雯青不免有宴會拜客等事，又忙了數日，直到廿二日上午，方把諸事打掃完結。午後大家上了薩克森公司船，慢慢的出了吳淞口，口邊俄德各國兵輪，自然要升旗放砲的致敬。出口後，一路風平浪靜，依着歐亞航路進行。彩雲還是初次乘坐船，雖不顛播，終覺頭眩眼花，終日的困臥。雯青沒事，便請次芳來談談閒天，有時自己去找他們。經過鬧熱的香港新加坡錫蘭諸埠頭，雯青自要與本埠的領事紳商交接，彩雲也常常上去游玩，不知看見多少新奇的事物，聽見多少怪異的說話，倒也不覺寂寞，不知不覺，已過了亞丁，入了紅海，將近蘇彝士河地方。這日，雯青剛與彩雲吃過中飯，彩雲要去輪着，勸雯青去尋次芳談天。彩雲喊阿福好好伺候着，

恰好阿福不在那裏，雯青道：「不用叫阿福。」就叫三個小童跟着，到二等艙來，聽見裏面人聲鼎沸，不知何事。雯青叫一個小童，先上前去探看，只聽裏面阿福的口聲，叫着這小童道：「你們快來看外國人變戲法！」正喊着，雯青已到門口，向裏一望，祇見中間一排坐着三個中國人，都垂着頭，閉着眼，似乎打盹的樣子，一個中年有鬚的外國人，立在三人前頭，矜心作意的凝神注視着，四面圍着許多中西男女，仰着頭望，個個面上有驚異之色。次芳及黃塔兩繙譯，也在人叢裏，看見雯青進來，齊來招呼。次芳道：「老前輩來得正巧，快請看畢葉先生的神術！」雯青茫然不解，那個外國人早已搶上幾步來，與雯青握着手，回頭次芳及兩繙譯道：「這便是出使敵國的金大人麼？」雯青聽這外國人會說中國話，便回道：「不敢，在下便是金某，沒有請教貴姓大名。」黃繙譯道：「這位先生叫畢葉士克，是俄國有名的大博士，油畫名家，精通醫術，還有一樣奇怪的法術，能拘攝魂魄。一經先生施術之後。這人不知不覺，一舉一動，都聽先生的號令，直到醒來，自己一點也不知道。昨日先生與我們談起，現在正在這裏試驗哩。」一面說，一面就指着那坐的三個人道，「大人，看這三個中國工人，不是同睡去的一樣嗎？」雯青聽了，着實稱異。畢葉笑道：「這不是法術，我們西國叫做 Hypnotism，是意大利人所發明的，乃是電學及心理學裏推演出來的，沒有什麼稀奇。大人，你看他三人齊舉左手來。」說完，又把眼光注射三人，那神情，好像法師畫符唸咒似的，喝一聲舉左手，只見那三人的左手，如同有線牽的一般，一齊高高豎起。又道：「我叫他右手也舉起！」照前一喝，果然三人的

右手，也都跟着他雙雙並舉了。於是滿館喝采拍掌之聲，如雷而起。雯青次芳及繙譯隨員等，個個伸着舌頭，縮不進去。畢葉連忙向衆人搖手叫不許喧鬧。又喊道：「諸君看，彼三人都要仰着頭張着嘴伸着舌頭拍着手贊歎我的神技了！」他一般的發了口令，不一時果然三人一齊拍起手來，那神氣一如畢葉所說的，引得大家都大笑起來。次芳道：「昨日先生說：『能叫本人把自己隱事，自己招供，這個可以試驗麼？』」畢葉道：「這個試驗是極易的，不過未免有傷忠厚，還是不試的好。」大家都要再試。

雯青就向畢葉道：「先生何妨挑一個人試試。」畢葉道：「既金公使要試，我就把這個年老的試一試。」說着就拉出三人中一個四五十歲的老者，單另坐開，畢葉施術畢，喝着叫他說，稍停一回，這老者忽然垂下頭去，嘴裏咕嚕咕嚕的說起來，起先不大清楚，忽聽他道：「這個欽差大人的二夫人，我看見了好不傷心呀！他們都道欽差的二夫人標緻，我想我從前那個雪姑娘，何嘗不標緻呢！我記得因爲自己是底下人，不敢做那些。雪姑娘對我說：『如今就是武則天姑娘，也要相與兩個太監，不會聽見太監爲着自己是下人推脫的。聽說還有拚着腦袋給朝裏的老大們砍掉，討着姑娘的快活哩。你這沒用的東西，這一點兒就怕麼？』我因此就依了。如今想來，這種好日子，是沒有的了。」大家聽着，這老者的話，愈說愈不像了，恐怕雯青多心，畢葉連忙去收了術。雯青倒毫不在意，笑着對次芳道：「看不出這老頭兒，倒是風流浪子。真所謂『英雄風情老無分，桃花偏照夕陽紅』了。」大家和着笑了。雯青便叫阿福來裝旱烟。一個小童回道：「剛纔那老者說夢話的當兒，他就走了。」雯青聽了

無語。正看畢業在那裏古倒那三個人，一會兒，都揩揩眼睛，如夢初覺，大家問他們剛纔的事，一點也不知道。畢業對雯青及衆人道：「這術還可以把各人的靈魂，彼此互換，現在這幾人已乏了，改日再試罷。」雯青正聽着，忽覺眼前一道奇麗的光彩，從船西特角裏一個房門旁邊直射出來，定睛一看，却是一個二十來歲非常標緻的女洋人，身上穿着純黑色的衣裙，頭戴織草帽，鼻架青色玻璃眼鏡，雖妝飾朴素的很，而粉白的臉，金黃的髮，長長的眉兒，細細的腰兒，藍的眼，紅的唇，真是說不出一幅絕妙仕女圖。半身斜倚着門，險些鈎去了這金大人的魂靈。雯青不知不覺的看呆了。心想何不請畢先生，把這人試一試，倒有趣。只好開口。想了半天，忽然心生一計，就對畢葉道：「先生神術，固然奇妙極了，但兄弟尚不能無疑。這三個中國人，安見不是先生買通的呢？」畢葉聽罷，面上大有怫然之色。雯青接着道，「並非我不信先生，我想請先生再演一遍。」說着，便指着女洋人低聲道：「倘先生能借這個女洋人，一試妙技，那時兄弟真死心塌地的佩服了。」次芳及兩個繙譯也附和着雯青。畢葉怫然道：「這有何難！我立刻請這位姑娘，把那東邊棹子上的一盆水果搬來，放在公使面前好麼？」這句話原被雯青那一激出來的。大凡歐洲人性情是直爽不過，又多好勝，最恨人家疑心他作僞，總要明白了方肯歇手，別的都顧不得了。畢葉被雯青這一激，也不問那位姑娘是誰，就冒失失的就施他的法術來。他的法術，又是百發百中，頓時見那姑娘臉上呆一呆，就孌孌婷婷的走到東邊棹子上，伸出纖纖玉手，端着那盆冰梨雪藕，款步而來，端端正正的放在雯青坐的那張桌上，

含笑斜睇，嫣然傾城。雯青這一樂，非同小可，比着那金殿傳臚，高唱誰某的時候，還加十倍！那裏知道這邊施術的畢葉，這一驚，也不尋常，却比那死刑宣告牽上刑臺的當兒彷彿一般，連忙擱了帽子，向滿船的人致敬。先說西話，又說中國話，叮囑大家等姑娘醒來，切不可告訴此事。大家答應了。那時船主賓克，聽見喧鬧的聲音，也來艙查看，畢葉也給他說了。賓克微笑應諾。畢葉方放了心。慢慢請那位姑娘自回房中去，把法算解了。雯青諸人看見畢葉慌張情形，倒弄得莫名其妙，問他何故。畢葉吞吞吐吐道：「這個姑娘，是敵國有名的人物，學問極好，通十幾國的語言學，不敢瀆犯的意見。」次芳道：「畢葉先生知道他的名姓嗎？」畢葉道：「記得叫夏雅麗。」雯青道：「他能說中國話麼？」畢葉道：「聽說能作中國詩文，不但說話哩。」雯青聽了，不覺大喜。原來雯青自見了這姑娘的風度，實在羨慕，不過沒法親近。今聽見會說中國話這是絕好的引線了，當時就對畢葉道：「兄弟有句不知進退的話，只是不敢冒昧。」畢葉道：「金大人不用客氣，有話請講！」雯青道：「就是敵眷，向來願學西文，只是沒有女師傅，總覺不便，現據先生說，那貴國夏姑娘，精通語言學，還會中文，沒有再巧的好機會了！現在舟中沒事，正好請教。先生既然跟夏姑娘同國，不曉得肯替兄弟介紹介紹麼？」畢葉想一想道：「這事既蒙委託，那有不盡力的道理！不過這姑娘的脾氣古怪，只好待小可探探口氣，明日再行奉覆罷！」當時次芳及黃塔兩繙譯，又替雯青幫腔了幾句，畢葉方肯着實答應，於是大家都散歸。雯青回房，就把畢葉奇術，告訴彩雲。彩雲道：「這沒什麼奇，那些中國人，

一定是他的同黨，跟我們蘇州的變戲法一樣騙人。」雯青又把個女洋人的事情告訴她，說：「這女洋人是我叫他試的，難道也是通同的麼？」彩雲於是也稀奇起來。雯青又把學洋文的話，從頭述了一遍，彩雲歡喜的了不得。原來彩雲早有此意，與雯青說過幾次。當晚無話。次早，雯青剛剛起來，次芳已經候在大餐間。雯青見面，就問：「昨天的事怎麼了？」次芳道：「成了，昨日老前輩去後，他就去跟這位姑娘攀談，灌了多少米湯，後來慢慢說到正文。姑娘先不肯，畢先生再四說合，方纔允了，好在這姑娘也往德國，說在德國，或許有一兩個月耽擱，隨後至俄。與我們的路途，到是相仿的，可以常教。不過要如夫人去就他的，每月薪水要八十馬克。」雯青說：「八十馬克，不貴不貴，今天就去開學麼？」次芳道：「可以，他已等候多時了。」雯青道：「等小妾梳洗了就来，你去招呼一聲。」次芳答應着去了。雯青進來，次芳的話彩雲早已聽得明白，趕着梳好頭，雯青就派阿福伺候過去，自己也來二等艙，與次芳等閒談，正對着夏雅麗的房間。說話之間，時時偷看那邊。彩雲見了那位姑娘，倒甚投契。夏雅麗叫他先學德文，因德文能通行俄德諸國緣故。從此之後，每日早來暮歸。彩雲資性聰明，不到十日，語言已略能通曉。夏雅麗也甚歡喜。一日薩克森船正過地中海，將近意大利的火山，時正清早，曉色蒼然，雯青與彩雲剛從牀上跨下，共倚船窗，隱約西南一角，雲氣鬱葱，鳥喚環青，殿閣擁翠，奇景壯觀，怡魂養性，正在流連賞玩，忽見一人推門直入，左手攬雯青之袖，右手執彩雲之臂，發出一種清冽之音，說道：「我要問你們倆說話哩！如不直說，我眼睛雖瞎得你們，我

的彈子，可不認得你們！」雯青同彩雲兩人抬頭一看，嚇得目瞪口呆。不知何意。正是：一朝魂蘆幻
人手，百丈濤翻少女風。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回

險語驚人，新欽差胆破虛無黨；

清茶話舊，侯夫人名噪賽工場。

却說雯青正與彩雲雙雙的靠在船窗，賞玩那意大利火山的景緻，忽有人推門進來，把他們倆拉著
問話，兩人抬頭一看，却就是那非常標緻的女洋人夏雅麗姑娘，柳眉倒豎，鳳眼圓睜。兩人這一驚，
非同小可，知道前數日墨葉演技的事，露了風了，只聽那姑娘學着很響亮的京腔道：「我要問你。我
跟你們往日無仇，今日無故，趕嗎你叫人戲弄我姑娘？你可打聽打聽看，你姑娘是大俄國轟轟烈烈的
奇女子，可不比你們中國那些窩攘婦道們，憑人家糊弄着不害臊，我爲的是看重你是一個公使大臣，
我好意教你那女人念書，誰知道你們中國的官員，越大越不像人，簡捺兒都是糊塗的蠢蟲！我姑娘也
不犯合你們講什麼理，今兒個就叫你知道知道姑娘的利害！」說着，伸手在袖中，取出一支雪亮的小手
鎗。雯青被那一道的寒光一逼，倒退幾步，一句話也說不出，還是彩雲老當，見風頭不妙，連忙上前
拉住夏雅麗的臂膀道：「密斯請息怒，這事不關我們老爺的事，都是貴國畢先生要顯他的神通，我們

老爺是看客。」雲青聽了方抖聲接說道：「我不過多了一句嘴，請他再演，並沒有指定着姑娘。」夏雅麗鼻子裏哼了一聲。彩雲又搶說道：「况老爺並不知道姑娘是誰，不比畢先生跟姑娘同國，曉得姑娘的底裏，就應該慎重些。倘或畢先生不肯演，難道我們老爺好相強嗎？所以這事還是畢先生的不是多哩，望密斯三思！」夏雅麗正欲開口，忽房門咿啞一響，一個短小精悍的外國人，推身進來。雲青又一喫嚇，暗忖道：完了，一個人還打發不了，又添一個出來！彩雲眼快，早認得是船主賈克，連忙喊道：「密斯脫賈克，快來解勸解勸。」夏雅麗也立起道：「密斯脫賈克，你來幹麼？」賈克笑道：「我正要請問密斯到此何幹？密斯倒問起我來！密斯你爲何如此執性？我昨夜如何勸你，你總是不聽，鬧出事來，倒都是我的不是了！我從昨夜與密斯談天之後，一直防着你，剛剛走到你那邊，見你不在，我就猜着到這裏來了，所以一直趕來，果然不出所料。」夏雅麗怒顏道：「難道我不該來問他麼？」賈克道：「不怎麼說，這是金大人固有不是，畢先生更屬不該，但畢業在演術的時候，也沒有留意姑娘是何等人物，直到姑娘走近，看見了貴會的徽章，方始知道，已是後悔不及。至於金大人，是更加茫然了。據我的意思，現在金大人是我們兩國的公使，倘違着姑娘的意，弄出事來，爲這一點小事，鬧出國際問題，已屬不犯着，而戕害公使，爲文明公律所不許，於貴國聲譽有礙，尤其不可。况現在公使在我的船上，都是我的責任，我決不容姑娘爲此強硬手段。」夏雅麗道：「照你說來，難道就罷了不成？」賈克道：「我的愚見，金公使瀆犯了姑娘，自然不能太便宜他。我看現在貴黨經濟，十

分困難，叫金公使出一宗巨款，捐入貴黨，聊以示酬；在姑娘雖受些小辱，而為公家爭得大利，姑娘聲譽，必然大起，大家亦得安然無事，豈不兩全！至畢先生是姑娘的同國，他得罪姑娘，心本不安，叫他在貴黨盡些力，必然樂從的。」這番說話，賈克都是操着德語，斐青是一句不懂，彩雲聽得明白，連忙道：「賈克先生的話，我們老爺一定遵依的，只求塞斯應允。」其時夏雅麗面色已和善了好些，手鎗已放在旁邊小几上，開口道：「既然賈克先生這麼說，我就看着國際的名譽上，船主的權限上，便宜了他。但須告訴他，不比中國那些見錢眼開的主兒，什麼大事，有了孔方，都一天雲霧散了。再問他到底能捐多少呢？」賈克看着彩雲。彩雲道：「這個一聽姑娘主張。」夏雅麗拿着手鎗一頭往外走，一頭說道：「本會新近運動一事，要用一萬馬克，叫他擔任了就是了！」又回顧彩雲道：「這事與你無干，剛纔恕我冒犯，回來仍到我那裏，今天要上文法了！」說着揚長而去。彩雲諾諾答應。賈克向着彩雲道：「今天險極了！虧得時候尚早，都沒有曉得，暗地了結，還算便宜。」說完自回艙面辦事。這裏斐青本來嚇倒在一張榻上發抖，又不解德語，見他們忽然都散了，心中又怕又疑。驚魂略定，彩雲方把方纔的話，從頭告訴一遍，一萬馬克，彩雲却說了一萬五千。斐青方略放心。聽見斐青拿出一萬五千馬克，不免又懊惱起來，與彩雲商量能否請賈克去說說。減少些。彩雲撇着嘴道：「剛纔要不是我，老爺性命都沒了，這時得了命，又捨不得錢了！我勸老爺省了些精神罷！人家做一任欽差，那個不發十萬八萬的財，何在乎這一點兒買命錢，倒肉痛起來？」斐青無語。不一會，男女僕人

都起來伺候，雯青彩雲照常梳洗完畢，雯青自有次芳及隨員等相陪閒話，彩雲也仍過去學洋文，早上的事，除船主及同病相憐的畢先生，同時也受了一番驚恐，其餘真沒一人知道。到傍晚時候，畢葉也來雯青處，其時次芳等已經散了。畢葉就說起早上的事道，船主質克另要謝儀，罰款問俟到德京由彩雲直接交付，均已面議妥協，叫彼先來告訴雯青一聲。雯青只好一一如命。彼此又說了些後悔的話。

雯青又問起：「這姑娘倒底在什麼會？」畢葉道：「講起這會，話長哩，這會發源於法蘭西人聖西門，乃是平等主義的極端，他的宗旨，說世人侈言平等，終是表面的話，若說內情，世界的真權利，總歸富貴人得的多，貧賤人得的少，資本家佔的大，勞働的人佔的小，那裏算得真平等！他立這會的宗旨，就要把假平等弄成一個真平等；無國家思想，無人種思想，無家族思想，無宗教思想，廢幣制，禁遺產，衝決種種網羅，打破種種桎梏；皇帝是仇敵，政府是盜賊，國裏有事，全國人公議公辦；國土是個大公園，貨物是個大公司；國裏的利，全國人共享共用；一萬個人，合成一個靈魂，一萬個靈魂。共抱一個目的，現在的政府；他一概要推翻，現在的法律，他一概要破壞，擲可驚可怖之代價，要購一完全平等的新世界。他的會派，也分着許多，最激烈的叫做「虛無黨。」又叫做「無政府黨。」這會起源於英法，現在却盛行到俄國了。也因俄國的政治，實在專制，又兼我國有一班大文家，叫做赫辰及屠爾克涅夫、托爾斯泰，以冰雪聰明的文章，寫雷霆精銳的思想，這種議論，就容易動人聽開了，就是王公大人，也有入會的。這會的勢力，自然越發長大了。」雯青聽了大驚失色道：

照先生說來，簡直是大逆不道，謀爲不軌的叛黨了！這種人要在敵國，是早已明正典刑，那裏容他們如此胆大妄爲呢！」畢葉笑道：「這裏頭有個道理，不是我糟蹋貴國，實在貴國的百姓彷彿比個人，年紀還幼小，不大懂得世事，正是扶牆摸壁的時候，他只知道自己該給皇帝管的，那裏曉得天賦人權，萬物平等的公理呢！所以容易拿強力去逼壓。若說敵國，雖說政體與貴國相仿，百姓却已開通，不甘受騙，就是剛纔大人說的『大逆不道，謀爲不軌』八個字，他們說起來，皇帝有『大逆不道』的罪，百姓沒有的；皇帝可以『謀爲不軌』，百姓不能的；爲什麼呢？土地是百姓的土地，政治是百姓的政治，百姓是主人翁，皇帝、政府，不過是公僱的管帳夥計罷了！這種說話，在敵國皇帝聽了，也同大人一樣的大怒，何嘗不想殺盡拿盡，只是殺心一起，血花肉雨，此餉彼酬，赫赫有聲的世界大都會聖波德堡，方方百里地，變成皇帝百姓相殺的大戰場了！」雲青越聽越不懂，究竟畢葉是外國人，不敢十分批駁，不過自己咕嚕道：「男的還罷了，怎麼女人家不謹守閨門！也出來胡鬧？」畢葉連忙搖手道：「大人別再惹禍了！」雲青只好閉口不語，彼此沒趣散了。斯時薩克森船尚在地中海，這日忽起了風浪，震盪得實在利害，大家困臥了數日，無事可說。直到七月十三日，船到熱瓦，雲青謝了船主，換了火車，走了五日，始抵德國柏林都城。在德國自有一番迎接新使的禮節，不必細述。前任公使呂萃芳交了篆務，然後雲青率同參贊隨員等一同進署。連日往謁德國大宰相俾思麥克，適遇俾公事忙，五次方得見着，隨後又拜會了各部大臣，及各國公使。又過了幾月，那時恰好西歷

一千八百八十八年正月裏，德皇威廉第一去世，太子飛蝶麗新即了日耳曼帝位，於是雯青就趁着這個當兒，覲見了德皇及皇后維多利亞第二，呈遞國書，回來與彩雲講起覲見許多儀節。彩雲恃着自己，在夏雅麗處學得幾句德語，便撒嬌撒癡要去覲見。雯青道：「這是容易，公使夫人，本來應該覲見的。不過我中國婦女素來守禮，不願跟他們學。前幾年只有個曾小侯夫人，他却個儻得很，一到西國，居然與西人弄得來，往來聯絡得很熱鬧。他就跟着小侯，一樣覲見各國皇帝。我們中國人聽見了，自然要議論他，外國人却很佩服的。你要學她，不曉得你有她的本事沒有？」彩雲道：「老爺你別瞧不起人！曾侯夫人也是個人，難道他有三頭六臂麼！」雯青道：「你倒別說大話，有件事，現在洋人說起，還讚他聰明，只怕你就幹不了？」彩雲道：「什麼事呢？」雯青笑着說道：「你不忙，你裝袋旱烟我吃，讓我慢慢的講給你聽。」彩雲抵着嘴道：「什麼稀罕事兒！直得這麼拿腔！」說着便拿一根湘妃竹牙嘴三尺來長的旱烟袋，滿滿的裝上一袋蟠桃香烟，遞給雯青。一面又回頭叫小丫頭道：「替老爺快倒一杯蠶蠟兒的清茶來！」笑咪咪的向着雯青道：「這可沒得說了，快給我講罷！」雯青道：「你提起茶，我講的便是一段茶的故事。當日曾侯夫人，出使英國，那時英國，剛剛起了個什麼叫做「手工賽會」，這會原是英國上流婦女集合的，凡有婦女親手製造的物件，蒼萃在一處，叫人批評比賽，好的就把金錢投下，算個賞彩。到散會時，把投的金錢，大家比較，誰的金錢多，係誰是第一。却說這個侯夫人，當時結交很廣，這會開的時候，英國外部，送來一角公函。請夫人赴會。曾侯便問夫

人：「赴會不赴會？」夫人道：「爲什麼不赴？你覆函答應便了！」曾侯道：「這不可胡鬧，我們沒有東西可賚，不要事到臨頭，拿不出手，被人恥笑，反傷國體！」夫人笑道：「你別管，我自有道理！」曾侯拗不過，只好回書答應，「彩雲道：「這應該答應，叫我做侯夫人，也不肯不掙這口氣。」說着，恰好丫頭拿上一杯茶來。雲青接着了一口一口的慢慢喝着，說道：「你曉得她應允了，怎麼樣呢？却毫不在意，沒一點兒準備，看看會期已到，你想曾侯心中乾急不乾急呢？那曉得夫人越做得沒事人兒一樣。這日正是開會的第一日，曾侯清早起來，却不見了夫人，知道已經赴會去了。連忙坐了馬車，趕到會場，只見會場中人山人海，異常熱鬧。場上陳列着有錦繡的，有金銀的，五光十色，目眩神迷，頓時嚇得出神。四處找他夫人，一時慌了，竟找不着。只聽得一片喝采聲，拍掌聲，從會場門首第一個桌子邊發出，回頭一看，却正是他夫人坐在那桌子旁邊一把矮椅上，桌上却擺着十幾個康熙五采的雞缸杯，幾把紫沙的鬚春名壺，壺中滿貯着無錫惠山的第一名泉，泉中沉着幾撮武彝山的香茗，一種幽雅的古色，映着陸離的異彩，直射眼簾；一股清俊的香味，趁着氤氳的和風，直透鼻竇，許多碧眼紫髯的偉男，螻髮蜂腰的仕女，正時摩肩如雲，揮汗成雨的時候，煩渴的了不得，忽然一滴楊枝水，劈頭洒將來，正如仙露明珠，瓊漿玉液，那一個不歡喜讚歎！頓時拋擲金錢，如雨點一般。直對會散，把金錢算起來，侯夫人竟占了次多數。曾侯那時的得意，可想而知！覺臉上添了無數的光彩。你想侯夫人這事辦得聰明不聰明？寫意不寫意？無怪外國人要佩服她！你要有這樣本事，便不枉

我帶你出來走一趟了！」彩雲聽着，心中暗忖，老爺這明明估量我是個小家女子，不能替他爭面子，怕我鬧笑話，我倒偏要顯個手段，勝過侯夫人，也叫她不敢小覷。想着扭着頭說道：「本來我不配比侯夫人，他是金一般玉一般的尊貴，我是腳底下的泥，路旁的草也不如，那裏配有她的本事，出去替老爺坍了臺，倒叫老爺不放心，不如死守着這螺螄殼公使館，永不出頭；要不然，送了我回去，要出醜也出醜到家裏去，不關老爺的體面。」雲青連忙立起來，走到彩雲身旁，拍着她肩笑道：「你不要多心，我何嘗不許你出去呢！你要覲見，只消叫文案上備一角文書，知照外部大臣，等他擇期覲見便了。」彩雲見雲青答應了，方始轉怒爲喜，催着雲青出去辦文。雲青微笑的慢慢踱出去了。正是初送隱娘金盒去，却看馮嬖錦車來。欲知後事，且聽下回細說。

第十一回

潘尙書提倡公羊學，

黎學士狂臚老韃文。

上回正說彩雲要覲見德皇，催着雲青去辦文，知照外部。雲青自然出來與次芳商量。次芳也不便反對，就交黃縉譯辦了一角請覲的照例公文。誰知行文過去，恰因飛蝶麗政躬不適，一直未得回文。雲青赴俄國的日期，都耽擱了。趁雲青彩雲在德國守候沒事的時候，做書的倒抽出這點空兒，要替

時把他們攔一攔，敍敍京裏一班王公大人，提倡學界的歷史了。——原來奉如唐卿莊齋這般同鄉官，從那日餞送雲青出洋之後，不上一年，唐卿就放了湖北學政，莊齋放了河道總督，莊齋香也從山西調升湖廣總督，蘇州有名的幾個京官也都風流雲散，就是一個潘探花八瀛先生，已升授了禮部尚書，位高德邵與常州張狀元平，現做史部尚書的和甫先生，總算南朝兩老。這位潘尚書學問淵博，性情古怪，專門提倡古學，不但喜歡討論金石，尤喜講公羊春秋的絕學，那班殿卷試帖的太史公，那裏在他眼裏，所以奉如雖然傳了鼎甲的衣鉢，沾些同鄉的親誼又當着鄉人冷落的常兒，却祇照例請謁，不敢十分親近。因此奉如那時在京，很覺清靜。那一年正是光緒十四年，太后下了懿旨，宣布了皇帝大婚後清政的稿期，把清漪園改建了頤和園，表示懺勤願養，不再干政的盛意，四海臣民，同聲歡慶，國家政治，既有刷新的希望；朝野思想，漸生除舊的動機。恰又遇着戊子鄉試的年成，江南大主考，於了一位廣東南海縣的大名士，姓黎號石農名殿文，詞章考據，色色精通，寫得一手好北魏碑版的字體，尤精熟遼金元史的地理，把幾部什麼元祕史，長春真人西遊記，雙溪醉隱集都注徧了，要算何願船張為齋後，獨步的人物了。當日雲青在京的時候，也常常跟他在一處，講究西北地理的學問，江南放了這個人做主考，自然把沿着楊子江如鰾的名士，一網都打盡了。蘇州却也收着兩個。你道是誰？一個姓米名繼會號筱亭，一個却姓姜名表號劍雲，都列在魁卷中。當時這部闈墨出來，大家就議論紛紛，說好的道「沉博絕麗」，說壞的道「牛鬼蛇神」。奉如在寓無事，也去買一部來看看，却留心看

那同鄉姜劍雲的，見上頭有麼黜「周王魯」呢，「張三世」呢，「正三統」呢，看了半天，一句也不懂。後頭一道策文，又都是些阿薩克，關特勒，阿模呀，幹難呀，好像金剛經上的呪語一般，更不消說似無目觀了，便捲卷歎了一口氣道：「如今這種文章，倒底算個什麼東西？都被我們這位潘老爺兒，鬧那麼「公羊母羊」引出來的！文體不正，心術就要跟着壞了！」正獨自咕囔着，一個管家跑回道：「老爺派了磨勘官了，請立刻就去！」秦如便叫套車。上車一直跑到磨勘處，與認得的同官招呼過了，便坐下讀書。忽聽背後有一人說道：「這回磨勘倒要留點神，別胡粘簽子，回來粘差了，叫人笑話！」秦如聽着那口音很熟。回頭看時，却是袁尚秋，斜着眼，蹩着腿，嘴裏啣着京湖煙袋，與鄰座一個不大熟識的，彷彿是個蒞人，名叫連沅號符仙的，在那裏議論。秦如本來認得尚秋，便拱手招呼。尚秋却待理不理的，點了一點頭。秦如心裏很不舒服，沒奈何，只好攤出卷子來，一本一本的翻看。心裏總想吹毛求疵，見得自己的細心，且要壓倒尚秋方纔那句話。忽然看到一本，面上現出喜色，便停了看，手裏拿着簽子要粘，嘴裏不覺自言自語道：「每回我粘的簽子，人家總派我冤屈人，這個可給我粘着了，再不能說我粘錯的了！」秦如一人啣着，不想被尚秋聽見了，便立起伸過頭來，湊着卷子道：「秦如你簽着什麼字？」秦如就拿這本卷子挪過桌子，指給尚秋看道：「你看這個荒唐不荒唐？感慨的『慨』字，會寫成未字的『概』字，這個文章，一定是槍替來的，否則謬不至此！」尚秋看了不語，却對鄰座蒞人笑了一笑，附耳低低說了兩句話，依然坐下。秦如看見如此神情，明

明是笑他，自己不信，難道這個還是我錯，他不錯嗎？心裏倒疑惑起來。停一會，尙秋忽叫着那個人道：「荇仙兄，上回考差時候，有個笑話兒，你知道嗎？」指着萃如道：「也就是這位萃兄的貴同鄉。那日題目，是出的說文解字，他不曉得，聽人說是說文，他便找我問道：『這題目倒底出在許說文上的呢，還是段說文呢？』我那時倒沒話回他，便道：『老兄且不要問，回去弄明白了說文是誰答的，再問罷！』那鄰座的旂人笑道：『這人你不要笑他。他倒底還曉得說文，總算認得兩個大字，比那一字不識，漢書都沒有看過，倒要派人家寫別字的強多着呢！』萃如一聽此話，不禁臉上飛紅，強着冷笑道：『你們別指東說西的挖苦人，你們既講究說文，這部書我也曾看過，裏頭最要緊，總不外聲音意思兩樣，現在這個「概」字，意思不是歎氣嗎？歎氣從心裏發出，自然從心旁，難道木頭人會歎氣的嗎？這就不通極了！你們說我沒有讀漢書，我看你們看的漢書，決然不是原版初印，上了當了！』尙秋見萃如動了氣，就不敢言語了。萃如接着道：「況且我們做翰林的本分，該依着字舉舉隅寫，纔是遵王的道理，偏要尋這種僻字嚇人，不但心術壞了，而且故違公令，不成了悖逆嗎？」當時尙秋與那個旂人，都低着頭看卷子，由他一人發話。不一時，卷子看完，大家都出來了。尙秋因剛纔的話，怕萃如芥蒂，特地走過來招呼道：「萃兄，八瀛尙書那裏，你今天去嗎？」萃如正收拾筆硯，聽了摸不着頭腦，忙應道：「去做什麼？」尙秋道：「八瀛尙書沒有招你嗎？今天是大家公宴，阿都公勸你。」萃如愕然道：「何都公是誰呀？八瀛從沒提這人。喔，我曉得了，大家知道我跟他沒有交情，所以公

祭沒有我的分兒！」尙秋忍不住笑道：「何邵公不是今人，就是注公羊春秋的漢何休呀！八瀛先生因於前幾天錢唐卿在湖北上了一個封事，請許叔重從祀聖廟，已經都議准了，八瀛先生就想着何邵公，也是一個漢朝大儒，邀着幾個同志，議論此事，順便就在拱宸堂公祭一番，略伸敬仰的意思。奉兄你高興同去觀禮嗎？」奉如向來對於這種事，不願與聞，想回絕尙秋。轉念一想，尙書處多日宋去，好像過於冷落，看看時候還早，回去沒事，落得借此通通殷勤，就答應了尙秋，一同出來，上車向着南城米市胡同而來。到得潘府門前，見已有好幾輛大鞍車停着，門前幾顆大樹上，繫着十來匹紅纓踢胸的高頭大馬，知有貴客到了。當時門上接了帖子，尙秋在前，奉如在後，一同進去，領到一間很幽雅的书室，滿架圖書，却堆得七橫八豎，桌上列着無數的商彝周鼎，古色斑斕，兩面牆上掛着幾幅橫披，題目寫着消夏六詠，都是當時名人和八瀛尙書詠着六事的七古詩：一拓銘，二讀碑，三打磚，四數錢，五洗硯，六攷印，都是拿考據家的筆墨，來做的古今體詩，也是一時創格。內中李純客葉綠常的，最爲詳博，正中懸個橫匾，寫着很大的「龜巢」兩個字，下邊署款却是「成煨書」，知道是滿州名士國子監祭酒成伯怡寫的了。奉如看着，却不解這兩字什麼命意。尙秋是知道潘公好奇的性情，當時時候的書箋，還往往署着「龜白」兩字，當做自己的別號哩，所以倒毫不爲奇。當時尙秋奉如走進書房，見正中炕上左邊，坐着個方面大耳的長鬚老者，一手托着本錦面古書，低着頭在那裏賞鑑，遠遠望去，就有一種太平宰相的氣概，不問而知爲駿和甫尙書；右邊一個胖胖兒面孔，兩結短黑鬍子，八字

分開，屈着腰，湊近鹿尚書，同看那書，那人就是寫匾的怡伯先生。下面兩排椅子上，坐着兩個年紀輕輕的，右面一個蒼黑臉的，滿面酒肉氣，神情活像山西耍號裏的掌櫃；左邊個却是短短身材，鵝蛋臉兒，唇紅齒白的美少年，這兩個，尚秋却不大認識，八瀛尚書，正坐在主位上，手裏拿着根長旱煙袋，一面吃煙，一面同那少年說話。看見尚秋，就把煙袋往後一丟，立了起來，後面管家沒有防備，接個不牢，「拍拉」一聲，倒在地。尚書也不管，迎着尚秋道：「怎麼你和翠如一塊來了？」尚秋不及回言，與翠如上去見了龔成兩老，又見了下面兩位。尚秋正要問姓名，翠如招呼。指着那蒼黑臉的道：「這便是米筱亭兄，又指那少年道，這是姜劍雲，都是今科的新貴。」潘尚書接口道：「兩位都是石農的得意門生。」上面鹿尚書也放了那本書道：「現在尚秋已到，只等石農跟純客兩個，一到就可行禮了。」怡伯道：「我聽說還有莊小燕段扈橋哩。」八瀛道：「小燕今日會晤一個外國人，說不能來了。扈橋今日在衙門裏見着，沒有說定來，聽說他又買着一塊張黑女的碑石，整日在那裏摩挲哩，只好不等他罷！」於是大家說着，各自坐定。尚秋正要與姜米兩人搭話，忽見院子裏踱進兩人，一個是衣服破爛滿面污垢，頭上一只帽子，亮晶晶的都是烏油光，却又歪戴着，一個却衣飾鮮明，神情軒朗。走近一看，却認得前頭是荀子珮，名春植；後頭個是黃叔蘭的兒子，名朝杞號仲濤。那時子珮看見尚秋開口道：「你來得好晚，公祭的儀式，我們都預備好了。」尚秋聽了，方曉得他們在對面拱宸堂裏鋪排祭壇祭品，就答道：「有勞兩位了。」鹿尚書手拿着一本書道：「剛纔怡伯講，

這部北宋本公羊春秋何氏注，也可以陳列祭壇，你們拿去罷！」子珮接着翻閱，尚秋翠如也湊湊着看，只見那書裝潢華美，澄心堂粉畫冷金箋的封面，舊官州玉版的襯紙，上有宋五彩蜀錦的題簽，寫着「百宋一廛所藏，北宋小字本公羊春秋何氏注」一行，下注「千里題」三字。尚秋道：「這是誰的藏本？」潘尚書道：「是我新近從琉璃廠翰文齋一個老書估叫善安的手裏買的。」子珮道：「老安的東西嗎？那價錢必然可觀了！」斐尚書道：「也不過三百金罷了。」別人聽了，也還沒什麼奇，翠如不覺暗啞吐舌，想這麼一本破書，肯出如此鉅價，真是書獅子了！尚秋又將那書看了幾遍，裏頭有兩個圖章：一個是「蕙圃過眼」，還有一個「曾藏汪闓源家」六字。尚秋道：「既然蕙翁的藏本，怎麼又有汪氏闓源呢？」那蒼黑臉的米筱亭忙接口道：「本來蕙翁的遺書，後來都歸汪氏的，汪氏中落，又流落出來，於是經史都歸了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子集都歸了聊城楊氏海源閣。這書或者常熟瞿氏遺失的，也未可知。我曾經在瞿氏校過書，聽瞿氏子孫說，長髮亂時，曾失去書兩廚哩。」劍雲道：「筱亭這話不差，就是百宋一廛最有名的孤本寶氏聯珠集，也從瞿氏流落出來，現在常熟趙氏了。」

尚秋道：「兩位學問，真了不得！弟前日從蘭墨中拜讀了大著，劍雲兄於公羊學，更為精邃，可否叨教叨教？」劍雲道：「那裏敢說精邃，不過兄弟常有個僻見，看着這部春秋，是我夫子一生經濟學問的大結果，起先夫子的學問，本來是從周的主義，所以說「郁郁乎文哉，我從周」。直到自衛反魯，他的學問却大變了，他曉得周的制度，都是一班天子諸侯大夫定的，回護着自己，欺壓平民，於

是禮而奪其禮的主義，要自己禮禮作樂起來，所以又說「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改制變法，顯然可見。又管子這部春秋，言外見得凡做了一個國，都有干涉國家政事的權柄，不能選着一班貴族，任意胡爲的，自己先做個榜樣，裏的裏，裏的裏，儼然天子刑賞的分兒，其實這刑賞的事分，源是百姓的，從來倒置慣了。夫子就拿這部春秋去翻了過來罷了。孟夫子說個春秋，天子之事也，這句還是依着俗見說的，要照意見說，簡直道：「春秋，凡民之天職也！」這纔是夫子做春秋的真命眼！當時做了這書，就傳給了小弟子公羊高，學說一布，那些天子諸侯的威權，頓時減了好些，小民之勢力，忽然增高了，天子諸侯那裏甘心，就紛紛議論起來，所以孟子又有「知我罪我」的話。不過夫子雖有了這個學說，却是紙上空談，不能實行，倒是現在歐洲各國，民權大張，國勢蒸蒸日上，可見夫子春秋的宗旨，是不差的了。可惜我們中國，沒有人把我夫子的公羊學說，實行出來。

「尚秋聽罷，咋道：「真是石破天驚的怪論！」筱亭笑着道：「尚秋兄，別聽他這種胡說，我看他弄了好幾年公羊學，行什麼大事業出來？也不過騙個舉人，與兄弟一樣。什麼「公羊私羊」，「跟從前弄成同墨卷的，有何兩樣心腸。就是大公羊家漢朝董仲舒，目不窺園，做什麼呢？也不過爲着天人三策，要博取一個廷對第一罷了。」萃如聽了劍雲的話，正不舒服，忽聽筱亭這論，大中下懷道：「筱亭兄的話，倒是近情着理，我看今日的典禮，只有姜米兩公，是應該祭的，真所謂知恩不忘本了！」龔和甫聽了，繃着眉不語，八麻衝口說道：「萃如你不懂這些，你別開口罷！」回頭向尚秋筱亭道：「

劍雲這段議論，也不是他一個人的私見，上同有一個四川名士，姓繆號寄坪的來見，他也有這說。他說：「孔子反魯以前，是周禮的學問，叫做古學；反魯以後，是王制的學問，是今學，弟子中在前傳授的，變了古學一派；晚年傳授的，變了今學一派；六經裏頭，所以制度禮樂，有互相違背，絕然不同處。後儒牽強附會，費盡心思，不知都是古今學不分明的緣故。你想古學是純乎遵王主義，今學是全乎改制變法主義，東西背馳，那裏合得攏來呢！」你們聽這番議論，不是與劍雲的議論，倒不謀而合的。英雄所見略同，只見這裏頭是有這麼一個道理，不盡荒唐的！」龔尚書道：「繆寄坪的著作，聽見已刻了出來，我還聽說現在廣東南海縣，有個姓唐的名猶輝，號叫做什麼常蕭，就竊取了寄坪的緒論，變本加厲，說六經全是劉歆的偽書哩！這種議論，纔算奇聞。劍雲的論公羊，正常的很，也要聞而却走，真是少見多怪了！」萃如聽大家你一句我一句，暗暗挖苦他，倒弄得大大沒趣。忽聽一陣脚步声，幾個管家說道：「黎大人到。」就見黎公穿着半新不舊的袍褂，手搖着短鬚搖搖擺擺進來，嘆道：「來遲了，你們別見怪呀！」看見姜米兩人，就笑道：「你們也在這裏，我來的很巧了。」潘尚書笑道：「怎樣着，貴門生不在這裏，你就來得不巧了？」石農道：「再別提門生了，如今門生收不得了，門生愈好，老師愈沒有日子過了。」龔潘兩尚書都一怔道：「這話怎麼講？」石農道：「我們坐了再說。」於是大家坐定。石農道：「我告訴你們，昨兒個，我因注釋元祕史，要查一查徐是伯的西域傳注，家裏沒有這書，就跑到李純客那裏去借。」成伯怡道：「純客不是你的老門生嗎？」

農道：「論學問，我原不敢當老師，只是承他情，見面總叫一聲。昨天見面，也照例叫了。你道他叫了之後，接上句什麼話？」髡尚書道：「什麼話呢？」他道：「老師近來跟師母敦倫的興致好不好？」我當時給他蒙住了，臉上拉不下來，又不好發作，索性給他暢論一回容成之術，素女方呀，醫心方呀，胡纏了一大篇。今天有個朋友告訴我，昨天人家問他，爲什麼忽然說起「敦倫？」他道：「石農一生學問，這「敦倫」一道，還算是他的專門，不給他講「敦倫」，講什麼呢？你們想，這是什麼話？不活氣死人了！你們說：這種門生還收得嗎？」說罷，就看着姜米二人微笑。大家聽着，都大笑起來。潘尚書忽然跳起來道：「不好了，了不得了！一就連聲叫：「來，來，」大家倒怔着，不知何事？一會兒，一個管家走到潘尚書跟前，尚書正色問那管家道：「這月裏李治民李老爺的喂養費，發了沒有？」那管家笑着說：「不是李老爺的月敬嗎？前天打發人送過去了。」潘尚書道：「發了就得，」就回過頭來，向着衆人笑道：「要遲發一步，也要來問老夫「敦倫」了，老夫更比不得石翁年少，這個「倫」却「敦」不起了！衆人問什麼叫喂養費？髡尚書笑道：「你們怎糊塗起來，他挖苦純客是黑子罷了！」於是衆人回味，又大笑一回。正笑着，見一個管家，送進一封信來。潘尚書接着一看，正是純客手札，大家都聚頭來看着。承如今日來得本來勉強，又聽他們議論，一半不明白，一半不以爲然，坐着好沒趣，知道人已到齊，快要到什麼何邵公那裏去行禮了，看見此時，大家都擁着純客的信，不留神他，就暗暗溜出。管家們問起，他對他們搖手，說去了就來，一直到門外上車回家。

。到了家中，他的夫人告訴他道：「你出門後，信局送來上海文報處一信，還有一個紙包，說是俄國來的東西，不知是誰的！」說罷，就把信並那包，一同送上去。奉如拆開看了，又拆了那紙包，却窺密層層的包着，直到末層，方露出一張二尺大的西法攝影。上頭却是兩個美麗的西法婦人。奉如夫入看了不懂，心中不免疑惑，正要問明，忽聽翠如道：「倒是一件奇聞。」正是：方看日邊德星聚，忽傳海外雁書來。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影並帝天，初登布士殿；
會見，一雁書送美音；
辭氣非常得意。直到信末，月附一紙，說明這張攝影的來由，又是件曠世希逢的佳聞。你道這攝影是誰呢？列位且休性急，讓俺慢慢說來：話說夢青駐節柏林，只等彩雲親見

倒大動疑心起來。奉如連忙把信折開，原來這封信，還是去年臘月裏，髮青初到聖彼得堡京城時所寄的。信中並無別話，就告訴奉如幾時由德動身，幾時到俄。又說在德京，用重價購得一幅極秘密詳調的中俄交界地圖，自己又更加校勘，即日付印，印好後就要打發委員齎送來京，呈送總理衙門存檔，先託翠如妥為招呼等語。辭氣非常得意。直到信末，月附一紙，說明這張攝影的來由，又是件曠世希逢的佳聞。你道這攝影是誰呢？列位且休性急，讓俺慢慢說來：話說夢青駐節柏林，只等彩雲親見

後，就要赴俄，已經耽擱了一個多月，恰值德皇致體達和，外部總沒閒文，雲卿心中很是焦悶。倒是彩雲與高彩烈，到處應酬，今日某公爵夫人的跳舞，明日某大臣姑娘的茶會，朝遊繡閣，夜登蘭奴館，東來西往，煞是風光。彩雲容貌本好，又喜修飾，生性聰明，巧得人意，倒弄得豔名大噪起來。偌大一個柏林城，幾乎沒個不知道傅彩雲是中國第一個美人，都要見識見識，連鐵血宰相的郁亨夫人，也來往過好幾次。那郁亨夫人，替彩雲又介紹認得一位貴夫人，自稱維亞太太，說是德國的世爵夫人，年紀不到五十許，體態雖不十分端麗，神情却八面威風。那日一見彩雲，就非常投契，從此也常常約會，不過約會的地方，不在花園，即在戲館，從不叫登這夫人的邸第，夫人也沒有來過。彩雲有時提起登門造訪的話，那太太總把別話支吾。彩雲只得罷了。話且不表。却說一晚，彩雲剛與這位太太在羅良園看完了戲，獨自回來，已在定更時候，坐着一輛華麗的轎式雙馬車，車上連一個鬚僕都不帶，如飛的到了使館門口，車夫的拉開車門，彩雲正要跨下，却見馬路上有一個十七八歲的美童，飛奔的跑到車前，把肩膀湊近車門，口裏還吁吁發喘。彩雲就一手搭在他肩上，輕輕的跳了下來，進了館門，就有一班管家們，都站了起來。喊道：太太回來了，快掌燈伺候！便有兩個小童，各執一盞明角燈兒，在前引導。這當兒，那些鬚僕婦，也都知道了，在樓上七跌八撞的跑了下來。那時彩雲已到了升高機器小屋裏，那些鬚僕婦，都要上前攙扶，都道：「阿福哥，勞你駕了！讓我們來攙着罷！」彩雲冷笑了一聲，自顧自仍扶着阿福。那機器就如飛的上升了。到了樓上，彩雲有氣沒力的，全

身都靠在阿福的身上，連喘帶笑的，邁到了自己臥房，一張五彩洋錦的軟榻上就倒下了，兩頰緋暈，雙眼粘錫，好像楊妃醉酒一般，歪着身，斜着眼，似笑不笑的望着阿福。阿福也笑瞇瞇的低着頭，立在榻旁。彩雲忽然把一個玉葱，咬着銀牙，狠狠的直指到阿福額上，顫聲道：「你這壞透頂的小子，我不想今兒個……」剛說到這裏，那些丫鬟僕婦，都從扶梯上走了進來，彩雲就縮住了口，馬上翻過臉來道：「你們這班使壞心的娼婦，都曉得這會兒我快回來了，倒一個個躲起來，幸虧阿福是個小子，不要緊，要是大漢子，臭男人，也叫我扶着走嗎？」彩雲說罷，那些丫鬟僕婦，都面面相覷，不敢則聲。阿福就趁勢回道：「那輛車，明天還叫他來伺候嗎？」彩雲道：「明天有什麼事。」阿福道：「怎麼太太就忘了，剛纔在路上，你不是告訴我，明兒個羅亞太太約遊緝爾園嗎？」彩雲想「想道：「不差，看戲的時候，他當面約定的。說着：把眼瞪着阿福道：「可是我再不要坐轎式車了，明天早上。叫他來一輛亨斯美罷。」阿福笑道：「你自各兒拉轎嗎？」彩雲道：「誰耐煩自各兒拉，你難道擠了手嗎！」阿福笑了一笑，再要說話，聽見門外靴聲囊囊，僕婦們忙喊道：「老爺進來了。」阿福頓時失色，慌慌張張想溜時，彩雲故意正色高聲的喊道：「阿福，你別忙走呀，我還有話吩咐呢！」阿福會意，就垂着手，答應一聲「着！」「你告訴他，明兒早上八下鐘來，別誤了！」這當兒，變會一頭掀着門帘，一頭嘴裏咕嚕說：「阿福老是這樣冒冒失失得風使篷的。」說着，已經踱了進來，衝着彩雲道：「明天你又要上那兒去了？」其實阿福得空，就推身出房。彩雲撇着嘴道：到緝爾園去，會一個

外國女朋友，你問他什麼？難道你嫌我多出門嗎？什麼又不又的！」說着，賭氣就一溜風走到床後去更衣洗面了。雯青討了沒趣，低低說道：「彩雲，你近來真變相了，我一句話沒有說了，你就生氣了！我原是好意，你可知道今天外部已有回文，叫你後天就去覲見，在沙老頓布士宮 Charlottenburg，離着柏林有二三十里地呢？我怕你連日累着，想要你歇息歇息呀！」彩雲聽了雯青這番軟話，心裏想想，到底有點過意不去，又曉得覲見在即，倒又歡喜起來，就笑嘻嘻走到床面前來道：「誰生氣來！不過老爺也太顧憐我了！既然後天要覲見，明天早點回來，省得老爺不放心，好嗎？」雯青道：「這也由你罷！」說罷，彼此一笑，同入羅幃。次日清早，雯青尚在香夢迷離之際，彩雲偷偷惡抽身錦被，心裏盤算出去的裝束，要格外新豔。忽然想起新購的一身華麗歐裝，就叫小丫頭取了出來，慢慢的走到梳妝檯，對鏡梳洗，調脂抹粉，不用細說。不一會，就攏上一束蟠雲曼陀髻，繫上一條跪地綵繡裙，頸圍天鵝絨的領巾，肩披紫貂砍的外套，頭上戴了堆花雪羽帽，脚下踏着雕膝烏皮靴，面巍巍胸際花毯，光瀾瀾指頭鑽石，果然是鶯鶯娘肖像，茶花女化身了。打扮剛完，自己把鏡子照了又照，很覺得意。忽見鏡子裏面阿福笑嘻嘻的站在背後，低低道：「車來了。」彩雲嗤的一笑道：「促狹鬼。倒嚇人一跳！」隨就把嘴兒指着床上，又附着阿福耳邊，密密切切，不知吩咐了些什麼話。阿福笑着點頭答應，就躡手躡腳的下樓去了。這裏彩雲收拾完備，輕輕走到床邊，揭起帳子，張了一張，就回聲叫小丫頭攙了一徑下樓，到門口上車，打發小丫頭們進去，又叫馬夫坐在車後，自己就

跳上亨斯美，輕提玉臂，緊勒絲韁，那匹馬就得的向前去了。走了一條街，却見那邊候着個西裝少年，遠遠招手兒。彩雲笑一笑，把車放慢了，那少年就飛身上車，與彩雲並肩坐下，把絲韁接了過來。一揚鞭，一搖鈴風馳電捲，向馬籠車水中間滾滾而去，兩人左顧右盼，儼然自命一對畫中人了！不多一會，到了緋爾園 Tiergarten 門前。——原來這座花園，古呢普曼坊要算柏林市第一個名勝之區，周圍三四里，門前有一個新立的石柱，高三丈，周十圍，頂立飛仙，金身金翅，是法奧丹三國戰爭時獲得大砲鑄成，號爲一得勝銘。園中馬路，四通八達。雕樑傑閣，曲廊洞房，錦簇花園，雲謠波詭，琪花瑤艸，四時常開，珈館酒樓，到處可坐，每日裏鈿車如水，裙屐如雲，熱鬧異常。園中有座三層樓，畫棟飛雲，雕盤承露，尤爲全園之中心點。其最上一層，有精舍四五，無不金釘銜壁，明月緞帷，榻護繡褥，地鋪錦圖，爲貴紳仕女登眺之所，尋常人不能攀躋。彩雲每次到園，與諸貴女聚會，總在此間憩息。這日馬車進了園門，就一逕到這樓下下車，阿福扶着，迤邐登樓。剛走到常坐的那一間門口，彩雲一隻纖趾，正要跨進，忽聽咳嗽一聲抬頭一看，却見屋裏一個雄糾糾的日耳曼少年，金髮頰頰，風采奕然，一身陸軍裝束，很是華麗，見了彩雲，一雙美而且秀的眼光，彷彿雲際閃電，把彩雲周身上下，打了一個圈兒。彩雲猛吃一驚，連忙縮脚退出。阿福攆着道：「閣壁有空房，我們到那裏坐罷。」說罷，就接了彩雲逕進那緊鄰的一間精室。彩雲坐下，就吩咐阿福道：「你到外邊去候着，等羅麗太太一到，就先來招呼。」阿福答應如飛而去。彩雲獨自在房，心裏暗忖，那個少年，不

知是誰，倒想不到外國人有如此美貌的！我們中國的潘安宋玉，想當時就算有這樣的風神，斷沒有這般的英武。看他神情，見了我也非常留意，可見好色之心，中外是一樣的了。彩雲胡思亂想了一回，覺得心神恍惚，四肢軟軟哈哈站不起來，就和身倒在一張紅絨如意榻上，是眼惺忪，似睡不睡的，正有點朦朧。忽聽耳旁有許多脚步声，連忙張開眼，却見阿福領了一個中年婦人上來。彩雲忙問阿福道：「這是誰？」阿福道：「這位就是淮亞太太打發來的。」那婦人就接嘴道：「我們主人說。今天不來這裏了，要請密細斯到我們家裏去，主人特地叫我們來接的，馬車已在外面等着，請密細斯上車罷！」彩雲聽了，想了一想道：「太太府上，我早該去請安，就為太太的住處，不肯告訴我，就因循下來了。現在既然太太見招，我就坐我自己的車前去便了！」說着，回頭叫阿福去套車。那婦人道：「我們主人吩咐，請密細斯就坐我們來車；因為我們主人的住處，不肯輕易叫人知道的。」彩雲道：「這是什麼道理？」那婦人笑道：「主人如此吩咐？其中緣故，奴輩那裏敢問呢？」彩雲沒法，只好叫阿福到身邊，附耳說了兩句話，阿福先去了，自己就立起身來道：「我們走罷。」那婦人在前，彩雲在後，走下樓來。剛到門口，彩雲還沒看清那車子的大小方圓，却被那婦人猛然一推，彩雲身不由主被她推進車來，車門「碰」的關上了，弄得彩雲迷迷糊糊又驚又嚇，只見那車裏四面糊着金絨，當前一懸明鏡，兩旁却放着綠色的布簾，遮着玻璃，一些望不見外面，對面却笑微微坐着那婦人，開口道：「密細斯休怪粗莽，這是主人怕你知道了路程，所以如此的。」彩雲聽了這話，更加狐疑，要問那婦

人，又知道她不肯說實話的，心理不免突突跳個不住。正冥想間，那車忽然停了，車門轟的開了，那中年婦人先下車，就來找彩雲。剛跨下地，忽覺眼前一片光明，耀耀燦燦，眼睛也睜不開，好容易定睛一認，原來一輛朱輪繡幃的百寶宮車，端端正正的，停在一座十色五光的玻璃宮台階之下。那宮却是輪奐崑峨，矗雲干漢，宮外浩蕩蕩，一片香泥細草的廣場，徧圍着鬱鬱蒼蒼的樹木，點綴着幾處名家雕石象，放射出萬條異彩的噴水池。彩雲不及細看，却被那婦人不由分說就扶上台階，曲曲折折，走到一面大鏡子面前，那婦人把鏡子一堆，却呀的一聲開了。原來是個門兒。向裏一望，只見是個窈窕洞房，滿室奇光異彩，也不辨是金是玉，是花是繡，但覺眼光繚亂而已。就有幾個華裝女子；聽見門響，向外一望，問道：「來了嗎？」那婦人答道：「來了。」忽聽嚶然一聲，恍如鳳鳴鶴唳，清越可聽道：「快請進來。」那當兒，彩雲已揭起了繡幃，踏上了錦毯，迎面嬌嬌婷婷的，來了個細腰長裙錦裝玉裹的中年貴婦，不用說就是維亞太太了。見了彩雲，就搶上一步，緊握住彩雲的雙手，回頭向那些女子說道：「這就是中國第一美女，金公使的夫人傅彩雲呀，你們瞧着，我常說她是亞洲的姑婆巴，支那的馬克尼，今兒個你們可開開眼兒了！」說完，就把彩雲拉到一張花磁面的圓桌上首坐下，自己朝南陪着。彩雲此時，迷迷糊糊，如在五里霧中，弄得不知所措，只是婉婉的說道：「賤妾蒲柳之姿，幸蒙太太見愛，今日得登寶地，真是三生有幸了！只是太太的住處，爲何如此祕密？還請明示，以啓妾憂！」維亞太太笑道：「不瞞密細斯說，我平生有個癖見，以爲天地間，最可寶貴的是兩

種人物，都是有龍跳虎踞的精神，顛乾倒坤的手段，你道是什麼呢？就是權詐的英雄，與放誕的美人。英雄而不權詐，便是死英雄；美人而不放誕，就是泥美人。如今密細斯，又美麗又風流，真當得起「放誕美人」四字。我正要你的風情韻致，瀉露在我的眼前，裝滿在我的心裏，我就怕你一聽得了我的身分地位，就把你的真趣豔情拘束住了，這就大非我要見你的本心了。」彩雲不聽這太太的話，心裏倒還有點捉摸：如今聽了這番議論，更糊塗了。又問道：「倒底太太的身分地位，能賜教嗎？」那太太笑道：「你不用細問，到明日就會知道的。」說話間，有幾個華裝女子，來請早餐，維亞太太就邀彩雲入餐室。原來餐室就在這室間壁，高華典貴，自不必說。坐定後，山珍海味，珍果醇醪，繹絡不絕的上來。維亞太太殷勤勸進，彩雲也只得極力周旋。酒至數巡，維亞太太立起身來，走到沿窗一座極大的風琴前，手撫玉徽，回顧彩雲道：「密細斯精於音律嗎？」彩雲連說不懂。那太太就引弦揚吭的唱起來。歌曰：

美人來兮亞之南，風爲御兮雲爲驂，微波渺渺不可接，但聞空際瓊瑤音，吁嗟乎彩雲！

美人來兮歐之西，驚鴻照海天龍迷，瑤台綽約下仙子，握手一笑心爲低。吁嗟乎彩雲！

山川渺渺月浩浩，五雲殿閣琉璃曉，報道青鸞海上來，汝來慰我憂心擣。吁嗟乎彩雲！

勸君酒，聽我歌，我歌歡樂何其多！聽我歌，勸君酒，雨覆雲翻在君手！願君留影隨我肩，

人間天上仙乎仙！吁時乎彩雲！

歌畢，就向彩雲道：「下里之音，不足動聽，只是末章所請願的，不知密細斯肯俯允嗎？」彩雲原不懂文墨，幸而這回歌辭，全用德語，所以彩雲倒略解一二。就答道：「太太如此見愛，妾非木石，那有不感激的理，祇是同太太並肩拍照，兼葭倚玉，恐折薄福，意欲告辭，改日再遵命罷！」那太太道：「請密細斯放心，拍了照，我就遣車送你回去，現在寫真鏡已預備在草地上，我們走罷！」就親熱熱熱携了彩雲的手，一隊高鬟窄袖的女侍，前後呵護，慢慢走出房來，就走到剛纔進來看見的那片草地上，早見有一羣人，簇擁着一具寫真鏡的匣子，離匣子三四丈地，建立一個銅盤，上面矗起一個噴水的機器，下面周圍着白石砌成的小池，那水線自上垂下，在旭日光中，如萬顆明珠，隨風咳吐，煞是好看。那太太携了彩雲，立在這石池旁邊，只見那寫真師，正在那裏對鏡配光。彩雲瞥眼看去，那寫真師好像就是在薩克森船上見的那畢葉先生，心裏不免動疑。想要動問，恰好那鏡子已開，自己發鏡光一閃，覺得眼花繚亂了好一回。等到捉定了神，那鏡匣已收起，那一羣人也不知去向，却見一輛馬車停在前。維亞太太就執了彩雲的手道：「今天倒叫密細斯受驚了，車子已備好，就此請登車，我們改日再敘罷！」彩雲一聽送他回去，很喜歡的，也道了謝，就跨進車來。車門隨手就關上了，却見車簾微微放着，身洞洞悶死人。那車一路走着，彩雲一路猜想，這太太的行徑，實在奇怪，倒底是何等樣人？爲什麼不叫我知她的底裏呢？那畢葉先生，怎麼也認得她，替她拍照呢？想來想去，再想不出些道理來。還在呆呆的揣摩，只見門豁然開朗，原來已到了使館門口。彩雲就自己下了車，剛

要發放車夫，誰知那車夫翻身跳上高座，加緊一鞭，逃也似的直奔前路，眨眼就不見了，彩雲倒吃了一驚，立在門口呆呆的望着，直到館中看門的看見，方驚動了裏邊的丫鬟們，出來扶了進去，阿福也上前來探問。彩雲含糊應了。後來見了雲青，也不敢把這事提及。雲青告訴她今天外部又來招呼，說明日七點鐘在沙老頓布士宮覲見，他們打發宮車來接。當晚彩雲絕早就睡，只是心裏有事，終夜不曾安眠。剛要睡着，却被雲青喚醒，說宮車已到，催着彩雲洗梳打扮，按品大裝，六點鐘動身，七點鐘就到了那宮前。那宮却在一座森林裏面，清幽靜肅，壯麗森嚴，警兵繚列，官員絡繹，彩雲一到，迎而見一座六角的文石台，台上立着個騎馬英雄的大石像，中央一條很長的甬道，兩面石闌，闌外植着整整齊齊高的塔形低的鐘形的常綠樹，從那甬道一層高似一層，一直到大殿，殿前一排十二座穹形窗，中間是凸出的圓形屋。彩雲走近圓屋，早有接引大臣，把彩雲引上殿來，却見德皇戴冠華服，南面坐着，兩旁擁護劍鋼擲踏的勳戚大臣，氣象很是堂皇。彩雲隨着接引官，走上前去恭恭敬敬行了鞠躬大禮，照着向來覲見的儀節，都按次行了。那德皇忽含笑的向着彩雲道：「貴夫人昨朝辛苦了！」說着，手中擎着個錦匣，說道：「這是皇后賜給貴夫人的，今天皇后有事，不能再與貴夫人把晤，留着這個算紀念罷！」一面說着，一面就遞了下來。彩雲茫然不解，又不好動問，祇得糊裏糊塗的接了。這當兒，就有大臣啓奏別事。彩雲只得慢慢退了下來。到得車中，輪蹄轉動，要緊把那錦匣打開一看，不覺大大吃驚。原來這匣內，並非珠寶，也非財帛，倒是一張活靈活現的小影，兩個羽帽迎風

長和寧地的婦人，一個是曼曼亭亭的女郎，一個是莊嚴璀璨的貴婦；那女郎，不用說是自己的西裝小像。這個貴婦，就是昨天並肩拍照的維亞太太。心中恍然大悟道：「原來維亞太太。就是聯邦帝國大皇帝飛蝶麗皇后，世界雄主英女皇維多利亞的長女，維多利亞第二！怪不得她說，她的身分地位，能拘束我了。虧我相處了半月有零，到今朝纔明白，真有眼不識泰山了！心中就一驚一喜，七上八落起來。那車子却已回到了自己門口，却又看見門口停着一距轎車。彩雲這兩天，遇着多少奇怪事情，心裏真弄得恍恍惚惚，提心吊胆的，見了此車。心裏又疑心道：「這車不知又是誰的了！」此時丫鬟僕婦都已候在門口，都來攙扶，阿福也來車前站着。彩雲就問道：「老爺那裏有什麼客？」阿福道：「就是畢葉先生。」彩雲聽了，心裏觸動昨天拍照的事情，就大喜道：「原來就是他！我正要見他哩！你們攙我到客廳上去！」說着，就曲折行來。剛走到廳門口，彩雲望裏一張，只見滿桌子攤着一方一方的畫圖，雯青正彎着腰在那裏細細賞玩，畢葉却站在桌旁。彩雲就叫且不要聲張，讓我聽聽那東西和老爺說什麼。只聽雯青道：「這圖上紅色的界線，就是國界嗎？」畢葉道：「是的。」雯青道：「這界線不准呢？」畢葉道：「這地圖的可貴，就在這上頭。畫這圖的人，是個地學名家，又是牽着政府的命令畫的，那有不准之理！」雯青道：「既是政府的東西，他怎麼能賣掉呢？」畢葉道：「這是當時的稿本，清本已被政府收藏國庫，祕密萬分，却不曉留着這稿子在外。這人如今窮了，流落在這裏，所以肯賣。」雯青道：「但是要一千金磅，未免太貴了！」畢葉道：「他說，他賣掉這個，對

着本國政府，擔了洩漏秘密的罪，一千磅價值還是不得已呢！我看大人得了此圖，大可重新把他好好的翻印，送呈貴國政府，這整理疆界的功勞，是不小哩，何在這點兒小費呢！」彩雲聽到這裏，心裏道：「好呀，這東西倒瞞着我，又來弄老爺的錢了！我可不放他！」想着把簾子一掀，就飄然的走了進去。正是：羨煞紫雲傍霄漢，全憑紅線界華戎。不知彩雲見了畢業，問他什麼話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不去，第五課下第，遷怒座中賓；海。考中第，互爭門下士。」

話說葉青正與畢業在客廳上議論中俄交界圖的價值，彩雲就掀簾進來，身上還穿着一身親見的盛裝服。葉青吃了一驚，正要開口，畢業早搶上前來，與彩雲相見，恭恭敬敬的道：「密細斯覲見回來了，今天見着皇后陛下，自然益發要好，賞賜了什麼東西；可以叫我們廣廣眼界嗎？」彩雲略彎了彎腰。招呼畢業坐下，自己也坐在桌旁道：「妾正要請教先生一件事哪！昨天妾在維亞太太家裏，拍照的時候，彷彿看見那寫真師的面貌，和先生一樣，忽忽忙忙，不敢認真，到底是先生不是？」畢業怔了怔道：「什麼維亞太太？小可却不認得，小可一到這裏，就蒙維多利亞皇后，賞識了小可的油畫，昨天專誠宣召進宮，就為替密細斯拍照，皇后命小可，把昨天的照片放大，照樣油畫。聽宮人們說，

皇后和密細斯非常的親密，所以要常留這個小影在日耳曼帝國哩。怎麼密細斯倒說在維亞太太家碰見小可呢？」彩雲笑道：「原來先生也不知底細，妾與維多利亞皇后，雖然交好了一個多月，一向只知道維多利亞太太，是個爵夫人罷咧，直到今天親見了，纔知道她就是皇后陛下哩！真算一樁奇聞！」且說

雲青見彩雲突然進來，心中已是詫異？如今聽兩人你言我語，一句也不懂，就忍不住問彩雲：「怎麼你會認識這裏的皇后呢？」彩雲就把如何在郁享夫人家，認得維亞太太；如何常常往來；如何昨天約去游園；如何拍照；直到現在親見德皇；賜了錦匣，自己到車子裏開看，方知維亞就是維多利亞皇后的託名，前前後後得意揚揚的細述了一遍，就把那照片遞給雲青。雲青看了，自然歡喜，就向着畢葉道：「別儘講這個了！畢葉先生，我們講正事罷！那圖價到底還請減些！」畢葉還未回答，彩雲就搶說道：「不差，我正要問老爺，這幾張破爛紙，畫得糊糊塗塗的，有什麼好看，值得化多少金子去買他！老爺你別上了當！」雲青笑道：「彩雲，你儘管聰明，這事你可不懂了！我好不容易託了這位先生，弄到了這幅中俄地圖。我得了這圖，一來可以整理整理國界，叫外人不能佔踞我國的寸土尺地，也不枉皇上差我出洋一番；二來我數十年心血做成的一部元史補證，從此都有了確實證據，成了千秋不刊之業，就是回京見了中國著名的西北地理學家黎石農，他必然也要佩服我了！這圖的好處，正多着哩，不過這先生定要一千磅，那不免太貴了！」彩雲道：「老爺別吹漲，你十天到晚，抱了幾本破書，嘴裏咕唧咕嚕，說些不中不外的不知什麼話，又是對音哩，三合音哩，四合音哩，鬧得烟霧騰騰，叫人

頭疼，倒把正經公事擱着。三天不管，四天不理，不要說國裏的寸土尺地，我看人家把你身體拍了去，你還摸不着頭腦哩！我不懂，你就算弄明白了元朝的地名，難道算替清朝開了疆拓了地嗎？依我說，還是省幾個錢，落得自己享用，這些不值一錢的破爛紙，惹我性起，一撕兩半，什麼一千磅二千磅呀！

「雲青聽了彩雲的話，倒着急起來，怕她真做出來，連忙攔道：「你休要胡鬧，你快進去換衣服罷！」

「彩雲見雲青執意要買那地圖，倒趕她動身，就骨都着嘴，賭氣扶着了囊走了。這裏畢業笑道：「大人這一來不情極了！你們中國人常說千金買笑，大人何妨千磅買笑呢！」雲青笑了一笑。畢業又接說道：「既這麼着。看大人分上，在下替做友減了二百磅，就是八百磅罷！」雲青道：「現在這裏諸事已畢，明後天我們就要動身赴貴國了，這價銀，你今天就領了去，省得周折，不過要煩你到戴隨員那裏走一遭。」說着，就到書桌上寫了一紙取銀憑證，交給畢業。畢業就別了雲青，來找戴隨員把憑證交

了，戴隨員自然按數照付。正要付給時候，忽見阿爾急急忙忙從樓上走來，見了戴隨員，低低的附耳說了幾句，戴隨員點頭，隨即拉畢業到沒人處，也附耳說了幾句。畢業笑道：「貴國採辦委員，這九項扣的規矩，是逃不了的，何況……」說到這裏，頓住了。又道：「小可早已預備，請照扣便了。」

戴隨員就照付了一張銀行支票，畢業收着，就與戴隨員作別，出使館而去。這裏，雲青彩雲，就忙忙碌碌，料理動身的事。這日正是十一月初五日。雲青就帶了彩雲及參贊繙譯等，登火車赴俄。其時天氣寒冽，風雪載途，在德界內，尙常見崇樓傑閣，沃野森林，可以賞眺賞眺。到次日，一入俄界，

偏地沙漠，雪厚尺餘，如在冰天雪窖中矣。走了三日夜，始到俄都聖彼得堡，宏敞雄壯，比北京又是一番氣象。變青到後，就到昔而格街中國使館三層洋樓裏，安頓眷屬，於是拜會了首相吉爾斯及聯大臣。接着親見俄帝，足足亂了半個月。諸事稍有頭緒，那日無事，就寫了一封信，把自己購圖及影雲拍照的兩件得意事，詳細細細，告訴了萃如。又把那新購的地圖，就託次芳去找印書局，用五彩刷印。因為地崗自己還要校勘校勘，連印刷，至快要兩三個月，就先把信發了。這信就是那日萃如在藩府回來時候接着的。當時，萃如把信看完，連說奇聞！他夫人問他，萃如照信演了一遍。正說得高興，只見萃如一個着身管家，上來問道：「明天是朝廷放會試總裁房官的日子，老爺派誰去聽宣？」萃如如想一想道：「就派你去罷，比他們總要緊些！」那管家諾諾退出，當日無話。次日天還沒亮，那管家就回來了。萃如急忙起來，管家老遠就喊道：「米市衙衙潘大人放了。」萃如接過單子，見正總裁是大學士高揚藻就理慳，副總裁就是潘尚書和工部右侍郎繆仲恩號綬山的，也是江蘇人，還有個旂人。萃如不甚在意。其餘房官，袁尚秋黃仲濤荀子珮那班名士，都在裏頭。同鄉熟人，却有個姓尹名宗錫號覆生也派在內。只有萃如向隅。不免沒精打采的，丟下單子，仍自回房高臥去了。按下不表。且說潘尚書本是名流宗匠，文學斗山，這日得了總裁之命，夾袋中許多人物，可以脫穎而出，歡喜且不待言。尚書暗覺這回夥伴中，餘人都不怕他們，就是高中堂和平謹慎，遇主故常，不能容奇偉之士，總要用心對付他，叫他為我使不為我敵纔好。當下匆忙料理，不到未刻，直徑淮關，三位大總裁，都已

到齊，大家在聚奎堂挨次坐下，潘尙書先開口道：「這回應舉的，很多知名之士，大家閱卷，倒要格外用心點兒，一來不負朝廷委託，二來休讓石農獨霸，誇張他的江南名榜。」高中堂道：「老夫荒疏已久，老眼昏花，恐屈真才，全仗諸位相助！但依愚見看來，暗中摸索，只能憑文去取，那裏管得他名士不名士呢！況且名士虛聲，有名無實的多哩！」繆侍郎道：「現在文章巨眼，天下都推臧潘，兄弟常見和甫先生，每閱一文，反來覆去，至少看十來遍，還要請人覆看；臧翁却只要隨手亂繙，從沒有曾尾看完過，怎麼就知好歹呢？」潘尙書笑道：「文章望氣而知，何必尋行數墨呢！」大家議論一會，各自散歸房內。過了數日，頭場已過，硃卷快要進來，各房官正在預備閱卷，忽然潘尙書來請尚秋，大家不知何事。尚秋進去，一句鐘工夫，方始出來，大家都問什麼事。尚秋就在袖中取出一本小冊子，遞給子珮，仲濤震生都湊來看。子珮打開第一頁，只見上面寫道：

章箴號直壘，南通州；

閻鼎儒號韻高，江西；

姜表號劍雲，江蘇；

米繼曾號筱亭，江蘇；

蘇肯號鄭龍，福建；

呂成澤號沐庵，江西；

楊遂號淑喬，四川；

易翰號綠常，江蘇；

莊可盡號立人，直隸；

繆平號奇坪，四川。

子瑤看完這一頁，就把冊子合上，笑道：「原來是花名冊，八瀛先生怎麼吩咐的呢？」尚秋道：

「這冊子手攏共六十二人，都是當世名人，要請各位按着省分去搜羅的。章聞兩位，尤須留心。」子瑤

道：「那位直菴先生，但聞其名，却不大認得。韻高厚是熟人，真算得奇材異能了；兄弟告訴你們一傳

事，還是在他未中以前，有一會在國子監錄科，我們有個同鄉，給他聯號，也不知道他是誰，只見他

過來手裏就拿着三四本卷子，已經覺得詫異。一坐下來，提起筆如飛的只是寫，好像抄寫作似的，那

同鄉只完得一篇四書文，他拿來的一疊卷子都寫好了。忽然停筆，想了想道：「啊呀，三代叫什麼名字

呢？」我們那同鄉，本是講程朱學的，就勃然起來，高聲道：「先生既是名教中人，怎麼連三代都忘了

？」他笑着低聲道：「這原是替朋友做的。」那同鄉見他如此敏捷，忍不住要請教他的大作了。拜讀

一遍，真大大吃驚，原來四篇很發皇的時文，四道極翔實的策問，於是就拍案叫絕起來。誰知韻高却纔

從容容笑道：「先生謬讚不敢當，那裏及先生的大著樓實說理呢！」那同鄉道：「先生並未見過拙作，

怎麼知道好呢！這纔是謬讚哩！」他道：「先生大著，早已熟讀，如不信，請念給先生聽，看差不差！」

「說罷，就把那同鄉的一篇考作，從頭至尾，溜溜滾滾念了一遍，不少一字。你們想這種記性，就是張松復生，也不過如此罷！」震生道：「你們說的不是明貴嗎？我倒還曉得他一件故事哩！他有個閩中談禪的密友，却是個刎頸至交的嬌妻。那位至交，也是當今赫赫有名的直臣，就爲妄劾大臣，丟了官兒，自己一氣，削髮爲僧，浪迹四海，把夫人託給韻高照管。不料一年之後，那夫人倒寫了一封六朝文體的絕交書，寄與所天。也遞跡空門去了。這可見韻高的辯才無礙，說得頑石點頭了。」大家聽了這話，都面面相覷。尚秋道：「這是傳聞的話，恐未必有罷！」仲濤道：「那章有直是在高麗辦事大臣吳長卿那裏當幕友的，後來長卿死了，不但身後蕭條，還有一筆大虧空，這報銷就是直替他辦的。還有人議論辦這報銷，直很對不起長卿呢。」震生道：「我聽說直還坐過監呢！這坐監的原因，就爲直進學時，冒了如皋籍，認了一個如皋人同姓的做父親，屢次向直敲竹槓，直豈不理會。誰知他竟硬認做真子，勾通知縣辦了忤逆，革去秀才，關在監裏。幸虧通州孫知州訪明實情，那時令尊叔蘭先生督學江蘇，纔替他昭雪開復的哩。仲濤回去一問令尊就知道了。」原來尹震生是江蘇常州府人，現官翰林院編修，記名御史，爲人聰直敢任事，最恨名士，且喜修儀容，車馬服御，華貴整肅，遠遠望去，儼然是個旗下貴族。當下說了這套話，就暗想道，這班有文無行的名士，要到我手中，休想輕輕放過。大家正談得沒有收場，恰好內監試送進硃卷來，於是各官分頭閱卷去了。不在話下。且說有一天，子珮忽然看着一本卷子，是江蘇籍貫的，三篇制義，高華典實，饒有國初劉熊風味；經

亦原原本本，家法井然；策問十事對九，詳博異常。就大喜道：「這本卷子，一定是章直董的了，」連忙邀了尚秋仲來看。大家都道無疑的，快些加上極華的薦紙，送到潘尚書那裏，大有奪元之望。子珮自然歡喜，就親自袖了卷子，來到潘尚書處。剛走到尚書臥室廊下，管家進去通報，子珮在簾縫裏一張，不覺吃了一驚。只見靠窗朝南一張方桌上，點着一對斤通的大紅蠟，火光照得滿室通明，當中一個香爐，尚書衣冠肅肅，兩手捧着一炷清香，對着桌上一大堆的卷子，嘴裏嚙嚙不知禱告些什麼。禱告完了，好像眼睛邊有些淚痕，把手揩了一揩，却志志誠誠的磕了三個大頭，然後起來。那管家方敢上前通報。尚書連忙叫諸子珮進去。尚書就道：「這會你們先把好卷子都送到我這裏來，實在擠得不得了，不知道屈了多少好手！老夫弄得沒有法兒，只好賠着一付老淚，磕着幾個響頭，就算盡了一點愛士心了。」說罷，指着桌上的卷子笑道：「這一堆都是可憐蟲！子珮道：「章直董的卷子，門生今天倒找着了。」尚書很驚喜道：「在那兒呢？」子珮連忙在袖中取出。尚書一手搶去，大略翻了一翻，拍手道：「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可惜會元已經被高中堂去，只索給他爭一爭了！」說畢，就叫管家伺候，帶了卷子去見高中堂，叫子珮就在這裏等兒。去了沒多大的工夫，尚書手舞足蹈的回來道：「好了，定了，」子珮道：「怎麼定的？」尚書道：「高中堂先不肯換，給我說急了，他倒發怒，竟把先定元的那一本撤了，說讓他下科再中元罷。這人真晦氣，我也發不得了！」子珮就很歡喜的出來，告訴大家，都給他道賀。只有震牛暗笑他們歎氣，自己想江西雷的

卷子，光罷給我打掉了。光陰容易，轉瞬就是填榜的日子，各位總裁房考，衣冠齊楚，會集至公堂，一面拆封唱名，一面填榜，從第六名起，直填到榜尾。其中知名之士，如姜表米黻曾呂成澤身鞠楊遜諸人，到也中了不少。只有章直蜚聞韻高兩人，毫無影蹤。潘尚書心裏還不十分着急，認定會元定是直蜚韻高，或也在魁卷中。直到上燈時候，至公堂上，點了萬支紅蠟，千盞紗燈，火光燭天，明如白晝，大家高高興興。鬧起五魁來，潘尚書拉長耳朵，只等第一名唱出來，必定是江蘇章騫。誰知那唱名的偏偏不得人心，朗朗的喊了姓劉名毅起來。尚書氣得鬚都豎了。子珮却去揀了那本撤掉的元卷，拆開彌封一看，可不是呢！倒明明寫着章騫的大名。這一來真叫尚書公好似啞子吃黃連了。填完了榜，大家各散，尚書也垂頭喪氣的，自歸府第去了。接着朝考殿試之後，諸新貴都來謁見，幾乎把潘府的門限都踏破了。尚書禮賢下士，個個接見，只有會元公來了十多次，總以閉門羹相待。會元公益發疑懼，倒來得更勤了。此時已在六月初旬天氣，這日尚書南齋入值回來，門上稟報：「錢端敏大人從湖北任滿回京，在外求見。」尚書聽了大喜。連聲叫「請！」門上又回道：「還有新科會元劉。」尚書就瞪着眼道：「什麼留不留？我偏不留他，該怎麼樣呢！」那門上不敢再說，就退下去了。原來唐卿督學湖北，三年任滿，告假回籍，在蘇州就擱了數月，新近到京。潘公原是師門，所以先來謁見。當時和會元公劉毅同在客廳等候。劉公把尚書不見的話，告訴唐卿，請其緩頰。唐卿點頭。恰好門上來請，唐卿就跟了進來，一進書室，就向尚書行禮，尚書連忙扶住，笑道：「賢弟三載賢勞，尊容真清

滅了好幾了！漢上友入都道，賢弟提倡古學，掃除積弊，今之紀阮也！」唐卿道：「門生不過遵守師訓，不敢隕越耳！然所收的都是小草細材，不足稱道，那裏及老師這回東南竹箭，西北瓊瑤。一網打盡呢！」尙書搖首道：「賢弟別挖苦了，這回章直蜚聞韻高都沒有中，驪珠已失，所得都是鱗爪罷了！最可恨的，老夫衡文十多次，不想倒上了吡陵兇夫的當。」唐卿道：「老師倒別這麼說，門生從南邊來，聽說這位劉君，也很有文名的，況且這回元作，外間人人說好，只怕直蜚倒做不出哩！門生想朝廷快要考中書了，章開二公，既有異才，終究是老師藥籠中物，何必介介呢，倒是這位會元公，屢次登門，老師總要見見他纔好。」尙書笑道：「賢弟原來替會元做說客的，看你分上，我到客廳上去見一見就是了，你可別走。」說罷，揚長而去。且說那會元公正在老等，忽見潘公出來，面容很是嚴厲，只得戰戰兢兢鋪上紅氈，藉着實實磕了三個頭起來，尙書略招一招手，那會元公斜簽着身體，眼對鼻子，半屁股搭在炕上，尙書開口道：「你的文章。做得很好，是自己做的嗎？」會元公漲紅了臉，答應個「是。」尙書笑道：「好個揣摩家，我很佩服你！」說着，就端茶碗。那會元只得站起來，退縮着走。冷不防走到台級兒上，一滑脚，恰好四脚朝天，做了個狀元及第。尙書看着，就哈哈笑了兩聲，滿着手，不管他，進去了。不說這裏會元公爬起，匆匆上車，再說唐卿在書室門口，張見這個情形，不免好笑，接着尙書進來。倒不便提及。尙書又問了些湖北情形，及莊壽香的政策，唐卿也談了些朝政，也就告辭出來。再到張和甫及奉如等熟人那裏去了。話說深如自從唐卿來京，添了熟人，夾着班那

同鄉新貴姜劍雲、米壽亭、易綠常等，輪流讌會，忙忙碌碌，看看已到初秋，那一天，忽然來了一位姓黃的遠客，奉如請了漁來，原來就是黃縉。因為母病，從俄國回來的。雲青託他把新印的中俄交界圖帶來，奉如當下打開一看，是十二幅五彩的地圖，當中一條界線，却是大紅色畫的。極爲清楚。奉如想現在總理衙門，自己却無熟人，常聽說莊小燕侍郎和唐卿極爲要好，此事不如託了唐卿罷，就寫了一封信，打發人送到內城去。不一會，那人回來說：「錢大人今天和余同余中堂、龔平龔大人派了考中書的閻卷大臣，已經入闈去了。信却留在那裏。」奉如只得罷了。過了三四日，這一天，奉如正要出門，家人送上一封信。奉如見是唐卿的，拆開一看，只見寫道：

前日辱教，適有校文之役，闕然久不報，歉甚！頃小燕、溫橋、韻高諸君，在荒齋小酌，祈紆鑒過我，且商界圖事也！

末寫「知名不具」四字。奉如閱畢，就叫套車，一徑進城，到錢府而來。到了錢府，門公就領到花廳，看見廳上早有三位貴客，一個虎領燕額，粗腰長幹，氣概昂藏的是莊小燕；一個短胖身材，紫圓臉盤，舉動脫略的是溫橋；都是奉如認得的。還有個胖白臉兒，魁梧奇偉的，奉如不識得，唐卿在那裏給說話。只聽唐卿道：「這麼說起來，余中堂在賢弟面前，倒很居功哩！」說到這裏，却見

如走來，連忙起來招呼送茶，奉如也與大家相見了。正要請教那位姓名，唐卿就引見道：「這位就是這回考中書第一的閻高兄。奉如不免道了久仰，大家坐下，溫橋就向韻高道：「我倒要請教余中

怎麼居功呢？」謂高道：「他說兄弟的卷子，魏老夫子和錢夫子，都很不願意，全是他力爭來的。」卿哈哈笑道：「賢弟的卷子，原在余中堂手裏，他因為你頭篇裏，用了句史記殷本紀素王九主之事，他不懂，來鬧我，我纔得見這本卷子。我一見就決定是賢弟的手筆，就去告訴魏老夫子，於是約着到他那裏去公保，要取作壓卷。誰知他嫌你文體不正，不肯答應。魏老夫子給他力爭，幾乎吵翻了。還是我再四勸和，又偷偷兒告訴他，決定是賢弟的。自己門生，何苦一定給他辭掉這個第一呢！他纔活動了。直到拆出彌封，見了名字，倒又歡喜起來，連忙駕起老花眼鏡。仔細看了又看，迷花着眼睛道：「果然是明鼎儒！果然是聞鼎儒！」這回兒倒要居功，你說好笑不好笑呢？」小燕道：「你們別笑他，近來余中堂很肯拉攏名士哩！前日山東大名士汪蓮孫，上了個請重修四庫全書的摺子，他也答應代遞了，不是奇事嗎？」大家正說得熱鬧，忽然外邊如飛的走進個美少年來，嘴裏嚷道：「晦氣，晦氣！」唐卿倒吃了一驚，大家連忙立起來。正是：相公爭欲探驪頰，名士居然占鳳頭。不知來者何人？且讓的何事？」

第十四回

兩首新詩，是謫官月老；

一聲小調，顯命婦風儀。

話說外邊忽然走進個少年，嘴裏嚷道晦氣，大家站起來一看原來是姜劍雲。看他餘怒未息，驚心不定，嘴裏却說不出話來。看官，你道爲何？說來很覺可笑！原來劍雲和米筱亭，鄉會兩次同年，又在長元吳會館同住了好幾個月，交情自然很好了。朝殿等第，又都很高標，都用了庶常，不用說都娶接着來京，另覓寓宅。兩個人的際遇，好像一樣；兩個人的處境，却大大不同。劍雲是寒士生涯，編定了西斜街一所小小四合房子，夫妻團聚，却儼然鴻案鹿車；筱亭是豪華公子，雖在蘇州衙衙寬得很寬綽的宅門子，倒似樞轅。你道爲何？如今且說筱亭的夫人，是揚州傅容傅狀元的女兒，容貌雖說不得美麗，却氣概豐富，個個不羣，有巾幗鬚眉之號。但是性情傲不過，眼孔大不過，差不多的男子；不值他眼角一睜；又是得了狀元的遺傳性，科名的迷信，非常濃厚。她這腦質，若經生理學家解剖出來，必然和車渠一樣的顏色。自從嫁了筱亭，常常不稱心，一則嫌筱亭相貌不俊雅，再則筱亭不曾入學中舉，不管你學富五車，文倒三峽，總逃不了臭監生的徽號，因此就有輕視丈夫之意，起先不過口角嘲笑，後來慢慢的竟要扑作數刑起來。筱亭礙着丈人面皮。凡事總讓她幾分，誰知習慣成自然，脅肩諂笑，竟好像變了男子對婦人的天職了。筱亭屢困場屋，曾想改捐外官，被夫人得知，大哭大鬧道：「傅氏門中，那裏有監生姑爺，面皮都給你削完了！告訴你，不中還我一個狀元，仔細你的鼻皮！」弄得筱亭沒路可投，只得專心黃榜。如今果然鄉會聯捷，列職情班，旁人都替他歡喜，這回趙玉皇上賞了，誰知筱亭自從曉得家眷將要到京，倒似起了心事一般，知道這回沒有占得鰲頭，終歸

免夫鴨矢。這日正在預備的夫人房戶內，親手拿了鷄毛帚，細細拂拭灰塵，忽然聽見院子裏夫人陪喬媽的聲音，就走進房，給老爺請安道喜道：「太太帶着兩位少爺兩位小姐都到了，現在傅宅。」橋媽道：「太太吩咐，請老爺別出門，太太就回來。」橋媽道：「我就不出門，我在家等。」不一會，外邊家人起來道：「太太到了。」橋媽跟着喬媽，三脚兩步的出來，只聽得院子外很高的聲音道：「你們這班沒規矩的奴才，誰家太太們下了車，腳襪兒也不知道預備！我可不比老爺好伺候，你們若有三條腿兒，儘個！」說着，一羣丫鬟僕婦，簇擁着，太太朝珠補褂，一手搭着喬媽，一手攙着小女兒鳳兒，跨上垂花門的台階兒來。雙面撞着橋媽道：「你大喜呀，你這回兒，不比從前了，也做了綠豆官兒了，怎樣還不擺出點兒主子架子，倒弄得屋無主，掃帚頭倒豎呀！」橋媽道：「原是只等太太轎頓。」大家一窩風進了上房。原來那上房，是五開間兩廂房抄手回廊很寬大的，左邊兩間，橋媽自己住着，右邊就是替太太預備的，外間做坐起。裏間做臥室，鋪陳得很是齊整。當下就在右邊的外間坐了。太太一頭寬衣服，一頭說道：「你們小孩兒們，怎麼不去見爹呀？」也道個喜！於是長長短短四個小孩，都給橋媽請安。橋媽撫弄了小孩一會，看太太還歡喜，心裏倒放點兒心，少頃，開上中飯，夫妻對坐吃飯，太太很讚廚子的手段好。橋媽道：「這是曉得太太歡喜吃揚州菜，專誠到揚州去弄來的。」太太忽然道：「呀，我忘問了。那廚子有鬍子沒有？」橋媽倒怔住，不敢開口。喬媽插嘴道：「剛纔到廚房裏，看見彷彿有幾根兒

「太太立刻把嘴裏含的一口湯包吐了出來道：『我是恨廚子有鬍子，十個廚子燒菜，九個要先嘗嘗味兒，給有鬍子的嘗過了，那簡直兒是清燉鬍子湯了，不噁死，也要疑心死！』說罷，又乾嘔了一口，把筷碗一推不吃了。筱亭道：『這個容易，回來開晚飯，叫廚子剃鬍子伺候。』太太聽了，不發一語。筱亭怕太太不高興，有搭沒搭的說道：『剛纔太太在那邊，岳父說起我的考事沒有？』太太冷冷的道：『誰提你來！』筱亭笑道：『太太常常望我中狀元，不想倒真中了半天的狀元。』筱亭說這句話，原想太太要問，誰知太太却不問，臉色慢慢變了，筱亭只管續說道：『向例開卷王大臣，定了名次，把前十名，進呈御覽叫做千本頭，這回千本頭進去的時候，明明我的卷子第一，不知怎的發出換了第十，別的名次都沒動，就掉轉了我一本。有人說是上頭看時疊錯的，只好將錯就錯。太太，你想，晦氣不晦氣呢？』太太聽完這話，臉上更不自然了，道：『哼，你倒好！挖苦了我還不算，又要冤着我，當我三歲孩子都不如！』說罷，忽然嗚嗚咽咽的哭起來，連哭帶說道：『你說得我要沒鬍子的廚子伺候？這是話還是屁？我是紅頂子堆裏養出來的，仙鶴錦鸞裏抱大的，這會兒，背上給你跪上一隻短尾巴的小鳥兒，看了就觸眼睛！算我晦氣，嫁了個不濟的鬮草貨，堂堂二品大員的女兒，連簪兒傅彩雲都巴結不上，可氣不可氣！你不來安慰我就罷了，倒還花言巧語，在我手裏弄乖巧兒！我只曉得三年的狀元，那兒有半天的狀元，這明明看我婦道家好欺負，你這會兒不過剛得一關甜頭兒，就不放在眼裏了，以後的日子，我還能過麼？不如今兒個兩命一拚，都死了，倒乾淨。』

說罷，自己把頭髮一拉，蓬着頭，就撞倒筱亭懷裏。一路直頂到牆腳邊。筱亭只說道：「太太息怒，下官該死！」喬媽看鬧得不成樣兒，死命來拉開。筱亭趁勢要跪下，不提防被太太一個巴掌。倒退了幾步。喬媽道：「怎麼老爺連老規矩都忘了！」筱亭道：「只求太太留個體面，讓下官跪在後院裏罷！」太太只坐着哭，不理他。筱亭一步捱一步，走向房後小天井的台階上，朝裏跪着，太太方住了哭，自己和衣睡在床上去了。筱亭不得太太的吩咐，那裏敢自己起來，外面僕人僕婦，又鬧着搬運行李，收拾房間，竟把老爺的去向忘了，可憐筱亭整整露宿了一夜。好容易巴到天明，心想今日是岳父的生日，不去拜壽。他還能體諒我的，倒是錢唐卿老師請我吃早飯，我豈可不理他呢？正在着急，却見女兒鳳兒走來，筱亭就把好話哄騙她，叫她到對過房裏去拿筆墨信箋來，又叮囑她別給媽見了。那鳳兒年紀不過十二歲，倒生得千伶百俐，果然不一會，人不知鬼不覺的都拿了來。筱亭非常快活，就靠着窗檻，當書桌兒，寫了一封求救的信，給丈人傳容，叫他來勸勸女兒？就叫鳳兒偷偷送出去了。却說太太鬧了一天，夜間也沒睡好，一閃醒來，連忙起來梳妝洗臉，已是日高三丈。吩咐套車，要到娘家去拜壽。忽見鳳兒在院子外跑進來喊道：「媽，看外公的信喲！」太太道：「拿來，就在鳳兒手裏劈手搶下，看了兩行，忽回顧喬媽道：「這會兒老爺在那裏呢？」鳳兒搶說道：「爺還好兒的跪在後院裏呢！」喬媽道：「太太，恕他這一遭罷！」太太哈哈笑道：「噢，奇了！誰叫他真跪來！都是你們搗鬼！鳳兒，你還不快去請爺出來，告訴他外公生日，老爺又忘了！」鳳兒得命，如飛而去。

。不一會，筱亭扶着鳳兒一搭一蹠走出來。太太見了道：「老爺，你腿怎麼樣了？」筱亭笑道：「不知怎的扭了筋。太太，今兒岳父的大慶，虧你提我，不然，又要失禮了！」太太笑着。那當兒，一個家人進來回有客。筱亭巴不得這一聲，就叫「快請，」自己拔脚就跑，一逕走到客廳去了。太太一看，這行徑不對，家人不說客人的姓名，主人又如此慌張，料道有些蹊蹺，就對鳳兒道：「你跟爹出去，看給誰說話，來告訴我！」鳳兒歡歡喜喜而去，去了半刻工夫，鳳兒又是笑，又是跳，進來說道：

「媽，外頭有個齊整客人，倒好像上海看見帥小旦似的。」太太想到，不好，怪不得他這等失魂落魄，不覺怒從心起，惡向胆生，顧不得什麼，一口氣趕到客廳，在門口一張，果然是個唇紅齒白面嬌目秀的少年，正在那裏給筱亭低低說話。太太看得準了，順手拉根門門，簾子一掀，喊道：「好，好，根公都跑到我這裏來了！就是一門門，望着兩人打去。那少年連忙把頭一低，肩一閃，居然避過，筱亭肩上却早打着。喊道：「嗻，太太別胡鬧：這是我，這是我。……」太太高聲道：「是你的兔兒，我還不知道嗎！」不由分說，揪住筱亭辮子，拖羊拉豬似的，出廳門去了。這裏那個少年不防備吃了一大嚇，還呆呆的站在壁角裏，有兩個管家，連忙招呼道：「姜大人，還不趁空兒走，等什麼呢？」原來那少年正是義劍雲，正來約筱亭一同赴唐卿的席的，不想遭此橫禍。當下劍雲被管家提醒了，就一溜烟逕赴唐卿那裏來，心裏說不出的懊惱，不覺說了「晦氣」兩字來。大家問得急了，劍雲自悔失言，反漲紅了臉。灑橋笑道：「好兄弟，誰委屈了你？告訴哥哥，給你報仇雪恨！」小燕正色道：「別關

「唐卿催促道：『且說！』」韻高道：「你不是去約筱亭嗎？」劍雲道：「可不是！誰知筱亭夫人，竟是個雌虎！」因把在筱亭客廳上的事情，說了一遍。大家哄堂大笑。小燕道：「你們別笑筱亭當今懼內，就是閻相，赫赫中興名臣威毅伯，就是懼內的領袖哩！」秦如也插嘴道：「不差，不多幾口，我還聽人說威毅伯爲了招莊爺做女婿，老夫妻很開口舌哩！」滄橋道：「開口舌是好看話，豈怕寫給筱亭一樣捱打哩，」韻高道：「諸位別說閒話，快請燕公講威毅伯的新聞！」小燕道：「自從莊爺樵馬江敗了，革職充發到黑龍江，算來已經七八年了，只爲威毅伯倒常常念道，說他是個奇才。今年恰遇着皇上大婚的慶典，威毅伯就替他繳了臺費，贖了回來。崑橋就住在威毅伯幕中，掌管緊要文牘，威毅伯十分信用。」秦如道：「崑橋從前不是參過威毅伯驕奢罔上的嗎？怎麼這會兒，倒肯提拔他呢？」劍雲道：「重公議，輕私怨，原是大臣的本分喲！」唐卿笑道：「非也，這便是英雄籠絡人心的作用，別給威毅伯瞞了！」說着，招呼衆人道：「筱亭既然不能來，我們坐了再談罷！」於是唐卿就領着衆人到對面花廳上來。家人遞上酒杯，唐卿依次送酒，自然小燕坐了首席，滄橋韻高秦如劍雲各就坐。大家追問小燕道：「崑橋留在幕中，怎麼樣呢？」小燕道：「你們知道威毅伯有個小姑娘嗎？年紀不過二十歲，却是貌比威施，才同班左，賢如鮑孟，巧奪靈芸，威毅伯愛之如明珠，左右不離。崑橋常聽人傳說，却從沒見過，心裏總想瞻仰瞻仰。」秦如道：「崑橋起此不良之心，不該不該！」小燕道：「有一天，威毅伯有點感冒，忽然要請崑橋進去，商量一件公事，崑橋見召，就一逕到上房

而來，剛一脚跨進房門，忽覺眼前一亮，心頭一跳，却見威毅伯床前，立着個不長不短不肥不瘦的小姑娘，眉長而略彎，目秀而不媚，鼻懸玉準，齒列貝編，崙樵來不及縮脚，早被威毅伯望見喊道：「賢弟進來，不妨事，這是小女呀，——你來見見莊世兄！」那小姑娘紅了臉，含羞答答的向崙樵鞠了福，就轉身如飛的逃進裏間去了。崙樵還禮不迭。威毅伯笑道：「這癡妮子，被老夫慣壞了，真個磨死人！」崙樵就坐在床邊，一面和威毅伯談公事，瞥目見桌子上本錦面的書，上寫着「綠窗繡草」，下面題着「祖玄女史弄筆」，崙樵趁威毅伯一個眼不見，輕輕拖了過來。翻了幾張，見字迹娟秀，詩意清新，知道是小姑娘的手筆，心裏羨慕不已，忽見二首七律，題是「基隆」，「你想崙樵此時，豈有不觸目驚心的呢！」唐卿道：「這兩首詩，倒不好措詞，多半要罵崙樵了。」小燕道：「倒不然，他詩開頭道：

基隆南望淚潸潸，聞道元戎匹馬還！

泥橋拍掌笑道：「一起便得勢，憂國之心，盎然言表。」小燕續念道。

一戰豈容輕大計，四邊從此失天關！

劍雲道：「責備嚴禁，的是史筆！」小燕又念道：

焚車我自寬房琯，乘障誰教使狄山，宵旰甘泉猶望捷，羣公何以慰龍顏。

大家齊聲叫好。小燕道：「第二首還要出色呢！」道：

痛哭陳詞動聖明，長孺長揖傲公卿；論材宰相籠中物，殺賊書生紙上兵。
宣室不妨留賈席，越臺何事請終纓！豸冠寢寞犀渠盡，功罪千秋付史評。

韻高道：「聽這兩首詩意，情詞悱惻，議論和平，這小姑娘倒是崙樵的知己。」小燕道：「可不是嗎？當崙樵看完了，不覺兩股熱淚，骨碌碌的落了下來。威毅伯在牀上看見了，就笑道：『這是小女塗鴉之作，賢弟休要見笑！』崙樵直立起來正色道：『女公子天授奇才，鬚眉愧色，金樓夫人，采薇女史，不足道也！』威毅伯笑道：『只是小兒女有點子小聰明，就要高着眼孔，這結親一事，老夫倒着實爲難，託賢弟替老夫留意留意！』崙樵道：『相女配夫，真是天下第一件難事！何況女公子這樣才貌呢！門生倒要請教老師，要如何格式，纔肯給呢？』威毅伯哈哈笑道：『只要和賢弟一樣，老夫就心滿意足了。』崙樵怔了一怔道：『適纔拜讀女公子題爲基隆的兩首七律，實是門生知己，選婿一事，分該盡力，祇可怕難乎其人！』威毅伯點了一點頭，忽然很注意的看了他幾眼。崙樵知道威毅伯有些意思，恐怕久了要變。一出來，馬上託人去求婚。威毅伯竟一口應承了。」韻高道：「從來文字姻緣，感召最深；磁電相交，雖死不悔，流俗人那裏知道！」唐卿道：「我倒可惜崙樵的官，從此永遠不能開復了！」大家愕然。唐卿說：「現在敢替崙樵說話，就是威毅伯，如今變了翁婿，不能不避這點嫌疑，你們想誰敢給他出力呢？」說罷，就向小燕道：「你再講呢！」小燕道：「那日崙樵說定了婚姻，自然歡喜，誰知這個消息，傳到裏面，伯夫人戟手指着威毅伯罵道：『你這老糊塗蟲，自己如花

似玉的女兒，高不成，低不就，千揀萬揀，這會兒倒要給一個四十來歲的囚犯！你糊塗，我可明白。休想！」威毅伯陪笑道：「太太，你別看輕崙樵，他的才幹，要勝我十倍！我這位子，將來就是他的。我女兒不也是個伯夫人嗎？」伯夫人道：「呸！我沒見過囚犯伯爵，你要當真，我給你拚老命！」說罷哭起來。威毅伯弄得沒法，這位小姑娘聽兩老爲她嘔氣，鬧得大了，就忍不住來勸伯夫人道：「媽別要氣苦，爹爹已經把女兒許給了姓莊的，那兒能再改悔呢！就是女兒也不肯改悔！況且爹爹眼力，必然不差的。」崙樵隨聲，嫁狗隨狗。「決不怨爹媽的。」伯夫人見女兒肯了，也只得罷了。如今聽說結了親，詩酒唱隨，百般恩愛，崙樵倒着實在那裏享豔福哩！你們想，要不是這位小姑娘明達，威毅伯光罷要大受房中的壓制哩！唐卿道：「人事變遷，真不可測！當日崙樵和祝寶廷上摺的當兒，何等氣焰，如今雖說安神閨房，陶情詩酒，也是英雄末路了！」滬儒道：「崙樵還算有後福哩！可憐祝寶翁自從那年回京之後，珠兒水土不服，一病就死了。寶翁更覺牢騷不平，佯狂玩世，常常獨自逛琉璃廠，游游陶然亭。吃醉酒，就在街上睡一夜。幾月前，不知那一家門口，早晨開門來，見階上躺着一人，仔細一認，却是祝大人，連忙扶起，送他回去，就此受了風寒，得病嗚呼了，可歎不可歎呢？」於是大家又感慨了一回。看看席已將終，都向唐卿請飯。飯畢，家人獻上清茗，唐卿趁這當兒，就把翠如託的交界圖遞給小燕，又把髮青託在總理衙門存檔的話，說了一遍。小燕滿口應承。於是大家作謝散歸。翠如歸家，自然寫封詳信，去回覆髮青，不在話下。且說髮青自從打發黃繙譯齋圖回

京之後，幸值國家閒暇，交涉無多，雖然遠涉廣庭，却似幽棲綠野，倒落得逍遙快活。沒事時，便領着次芳等，游游蠟人館，逛逛萬生院，坐瓦泥江冰床，賞阿爾亞園之亭榭，入巴立帥場觀劇，看荀出塔跳舞；略識兵操，偶來機廠，足備日記材料罷了。雯青還珍惜光陰，自己倒定了功課。每日溫習元史，考究地理，於是讌會間，遇着了俄廷諸大臣中，有講究歷史地理學的，常常虛心博訪。大家也都知道這位使臣是歡喜講究蒙古朝政的故事。有一日，首相吉爾斯。忽然遣人送來古書一巨冊，信一函。雯青叫塔繙譯將信譯出，原來吉爾斯曉得雯青愛讀蒙古史，特為將其家傳鈔本波斯人拉施所著的蒙古全史，送給雯青，雯青忙叫作書道謝。後來看看那書，其漢得極為盛麗，翻出來却一字不識。黃繙譯道：「這是阿刺伯文，使館譯員，沒人認得。」雯青只得罷了。過了數日，恰好畢葉也從德回來，來見雯青，偶然談到這書。畢葉說：「這書有俄人貝勒津譯本，小可那裏倒有，還有多桑書，訥筆佈書，都記元朝遺事。小可回去，一同送給大人，倒可參考參考。」雯青大喜。等到畢葉送來，就叫繙譯官譯了出來，雯青細細校閱，其中很足補正史傳，從此就杜門謝客，左契右鉛，於俎豆折衝之中，成竹素馨香之業，在中國外交官內，真算獨一的人物了。只是雯青這裏，正膨脹好古的熱心，不道彩雲那邊，倒伸出外來的敏腕。却是為何？請先說彩雲的臥房：原來就在這三層樓中層的東首，一溜兒三大間，每間朝南，都是描金的玻璃門，開出門來，就是洋臺，洋臺正靠着昔而格斯大街。這一間屋，中間是彩雲的臥房，裏面都是敷設着紫檀梨的傢具，蜀錦綵繡的帳褥；右首一間，是彩雲

梳妝之所：左首一間。却是餐室。這兩間，全擺着西洋上等的木器，掛着歐洲名人的油畫，華麗富貴。雖比不得隋煬帝的迷樓，也可算武媚娘的鏡殿了！每日彩雲在梳妝完畢，差不多總在午飯時候，就走到餐室，陪菱青吃了早飯，菱青自去下層書室裏，做他的元史補正，憑着彩雲在樓上翻江倒海。撥雲撥雨，都不見不聞了。也是天緣巧合，合當有事。這日彩雲送了菱青下樓之後，一個人沒事，叫小丫頭把一座小小風琴，抬到洋臺上，撫弄一回，靜悄悄的覺得沒趣，心想怎麼這時候阿福還不來呢，手裏拿着根金水烟袋，只管一筒一筒的抽，櫻桃口裏噴出很濃郁的青煙，一雙如水的目光，只對着馬路上東張西望，忽見東面遠遠來了個年輕貌美的外國人，心裏當是阿福改裝，躲脚道，「這小猴子。又鬧這個玩意兒了！」一語未了，只見那少年面上很驚喜的，慢慢走到使館門口立定了。抬起頭來，呆呆的望着彩雲。彩雲仔細一看，倒吃一驚，那個面貌好熟，那裏是阿福！只見他站了一會，好像覺得彩雲也在那裏看他，就走到人堆裏一混不見了。彩雲正疑疑惑惑的怔着，忽覺臉上冰冷一來，不知誰的手把自己兩眼蒙住了，背後吃吃的笑。彩雲順手死命的一撒道：「該死的，做什麼！」阿福笑道：「我在這裏看繡蓮園樓上的一隻呆鳥飛到俄國來了。」彩雲聽了，心裏一跳，方想起那日所見陸軍裝束的美少年，就是他。就向阿福啞了一口道：「別胡說，這會兒悶得很，有什麼玩兒的？」阿福指着洋琴道：「太太唱小調兒，我來彈琴，好嗎？」彩雲笑道：「唱什麼調兒？」阿福道：「鮮花調。」彩雲道：「太老了。」阿福道：「四季想思罷！」彩雲道：「叫我唱誰？」阿福道：「打茶會，倒有趣。」

「彩雲道：『太老了。』」阿福道：「四季想思罷！」彩雲道：「叫我唱誰？」阿福道：「打茶會，倒有趣。」

「彩雲道：「呸，你發了昏！」阿福笑道：「還是十八摸，又新鮮，又活動。」說着，就把中國的工尺按上風琴彈起來，彩雲笑一笑，背着臉，曼聲細調的唱起來。頓時引得街上來往的人，擠滿使館的門口，都來聽中國公使夫人的雅調了。彩雲正唱得高興，忽然看見那個少年，又在人堆裏擠過來。彩雲一低頭，不提防頭上晶亮的一件東西，骨碌碌直向街心落下，說聲不好，阿福就丟下洋琴，飛身下樓去了。正是：紫鳳放嬌遺楚珮，赤龍狂舞過橙樓。不知彩雲落下何物？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瓦德西將軍，私來大好日；

斯拉夫民族，死爭自由天。

話說彩雲只顧看人堆裏擠出那個少年，探頭出去，冷不防頭上插的一對白金底八兒寶鑽珠鑽石蓮簪，無心的滑脫出來，直向人堆裏落去。叫聲「啊呀，阿福你瞧，我頭上掉了什麼？」阿福丟了風琴，湊近彩雲椅背，端相道：「沒少什麼。喂，新買的鑽石簪少了一支，快讓我下去找來！」說罷，一扭身往樓下跑。剛走到樓下夾街，不提防一個老人家，手裏托着個洋紙金邊封兒，正往辦事房而來，低着頭往前走，却被阿福撞個滿懷，一手拉住阿福喝道：「慌慌張張幹什麼來？眼珠子都不生，撞你老子！」阿福抬頭見是雲青的老人家金升。就一撒手道：「快別拉我，太太叫我有事呢！」金升馬上瞪

着眼道：「撥了人，還是你有理！小雜種，誰是太太？有什麼說得響的事兒，你們打量我不知道嗎！一天到晚，黏股糖似的，不分上下，攪在一塊兒，坐馬車，看夜戲，遊花園，頑兒也不揀個地方兒，也不論個時候兒，青天白日。仗着老爺不管事，在樓上什麼花樣不幹出來，這會兒爽性冒起來了，引得閒人擠了滿街，中國人的臉，給你們丟了！」嘴裏咕嘟個不了。阿福只裝個不聽見，箭也似的往外跑。跑到門口，只見街上看的人都散了，街心裏立個巡捕，臺級上三四個小兒，在那裏撲着玩品。看見阿福出來，一閃兒都上來。一個說：「阿福哥，你許我的小表練兒，怎麼樣了？」一個說：「不差，我要的蜜蠟烟嘴兒，快拿來！」又有一個大一點兒的笑道：「別給他要，你們不想想，他敢賴我們東西嗎！」阿福把他們一推，幾步跨下臺級兒道：「誰賴你們！太太丟了根鑽石簪兒在這兒，快幫我來找，找着了，一并有賞。」幾個小兒聽了，忙着下來，說在那兒呢？阿福道：「總不離這塊地方。」於是分頭滿街的找，東擺擺，西摸摸，阿福也四下裏留心的看，那兒有簪的影兒！正在沒法時，街東頭兒，匡次芳和塔繙譯兩個人說着話，慢慢兒的走回來，問什麼事。阿福說明丟了簪兒。次芳笑了笑道：「我們出去的時候，滿擠了一街的人，誰揀了去了？趕快去尋找！」塔繙譯道：「東西值錢不值錢呢？」阿福道：「新買的呢，一對兒要一千兩哩，怎麼不值錢！」次芳向塔繙譯伸伸五指頭笑着道：「就是這話兒了！」塔繙譯也笑了道：「快報捕呀！」阿福道：「到那兒去報呢？」塔繙譯指着那巡捕道：「那不是嗎？」次芳笑道：「他不會外國話，你給他報一下罷！」於是塔繙譯就走過去。給

那巡捕咕喇咕嚕說了半天方回來，說巡捕答應給查了。可是要看樣兒呢。阿福道：「有，有，我去拿！」就飛身上樓了，這裏次芳和塔繙譯，就一逕進了使館門，過了夾街，東首第一個門進去，就是辦事房。好幾個隨員，在那裏寫字，見兩人進來，就說大人有事，在書房等兩位去商量呢。兩人同路出了辦事房，望西面行來。過了客廳，裏間正是雯青常坐的書室。塔繙譯先掀簾進去，只見雯青靜悄悄的，正在那裏把施特拉蒙古史校元史太副本紀哩。見兩人連忙站起道：「今兒俄禮部送來一角公文，不知是什麼事？」說着把那個金邊白封兒；遞給塔繙譯。塔繙譯拆開看了一回，點頭道：「不差，今天是華歷二月初三，恰是俄歷三月初七，從初七起到十一，是耶穌遭難復生之期，俄國叫做大好日，家家結綵懸旂，唱歌酣飲，俄皇借此佳節，擇俄歷初九日，在溫宮開大跳舞會，請各國公使夫婦同去赴會，這份就是禮部備的請帖，屆時禮部大臣，還要自己來請呢！」次芳道：「好了，我們又要開眼兒了！」雯青道：「剛纔倒嚇我一跳，當是什麼交涉的難題目來了，前天英國使臣告訴我，俄國鐵路已接至海參威，其意專在朝鮮及東三省，豫定將來進兵之路，勸我們設法抵抗。我想此時有什麼法子呢？只好由他罷了！」次芳道：「現在中俄邦交很好，且德相俾恩麥，正欲挑俄與開羅，俄與齟齬，必無礙及我，英使怕俄人想他的印度，所以恐嚇我們，別上他當！」塔繙譯道：「次芳的話不差，昨日報上說，俄鐵路將渡暗木河，進窺印度，英人甚恐。就是這話了。一兩人又說了些外面熱鬧的話，却不敢提丟敘的事。見雯青無話，只得辭了出來。這雯青還是筆不停披的校他的元史，直到吃晚飯時，方

上樓來，把俄皇請赴跳舞會的事，告訴彩雲，原想叫她歡喜，那知彩雲正爲失了寶簪，心中不自在，推說這兩日身上不好，不高興去，雲青只得罷了，不在話下。單說這日，到了俄歷二月初九日，正是華曆二月初五日，晴曦高湧，積雪乍消，淡雲融融，和風拂拂，彷彿天公解意，助人高興的樣子，真個九遠無禁，錦綵交飛，萬戶初開，歌鐘互答，說不盡的男歡女悅，巷舞衢謔，各國使館，無不升旗懸綵，共賀嘉辰。那時候，吉爾斯街中國使館門口，左右掛着五爪金龍的紅色大旗，旗前橫插雙頭猛鷲的五綵繡旂，樓上樓下，掛滿了山水人物的細巧絹燈，花團錦簇，不及細表，街上却靜悄悄的人來人往，有兩個帶刀的馬上巡兵，街東走到街西，在那裏彈壓閒人，不許聲鬧，不一會，忽見街西而來，了五對高帽烏衣的馬隊，如風的捲到使館門口，勒住馬韁，整齊齊。分列兩旁，接着就是十名步行衛兵，一色金邊大紅長袍，金邊餃形黑絨帽，威風凜凜，一步一步掌着軍樂而來，挾着馬隊站住了。隨後來了兩輛平頂箱式四輪馬車，四馬車後隨着一輛朱輪華轂，四面玻璃，百道金縛的彩車，駕着六匹阿刺伯大馬，身披纓絡，尾結花球。兩個御夫，戴着金帶烏絨帽，雄糾糾，氣昂昂，揚鞭直馳到使館門口停住了。只見館中出來兩個紅纓帽青色褂的家人，把車門開了，說聲請，車中走出身軀偉岸鬚髮蓬鬆的俄國禮部大臣來，身上穿着滿繡金花的青氈褂，胸前構着獅頭嵌寶的寶星，光耀耀款步進去。約摸進去一點鐘光景，忽聽大門開處，嘩嘩哈哈一陣人聲，禮部大臣掖着雲青朝衣朝帽，錦繡飛揚，款款芳等也朝珠補褂，衣冠清楚，一陣風的闖出門來。雲青與禮部大臣，對坐了六馬宮車，車後帶了阿

翻等四個俊童，次方塔繙譯等，各坐了四馬車，護衛的馬步各兵，吹起軍樂，按隊前驅，輪蹄交錯，雲烟繚繞，緩緩的向中央大道馳去。此時使館中悄無人聲，只賸彩雲沒有同去，却穿着一身極燦爛的西裝，一人靠在洋臺上。眼看雲青等去遠了，心中悶悶不樂。原來彩雲今日不去赴會，一則爲了查考失簪，巡捕約着今日回音；二則趁館中人走空，好與阿福恣情取樂。這是他的一點私心。誰知不做美的雲青，偏生點名兒，派着阿福跟去。彩雲又不好怎樣，此時到落得孤另另看着人家風光熱鬧，又悔又恨，靠着欄上，看了一回來往的車馬，覺得沒意思，一會罵丫頭瞎眼，裝煙煙嘴兒碰了牙了，一會又罵老媽兒都死絕了，一個個趕騷去。有一個小丫頭，想討好兒，巴巴的倒碗茶來，彩雲就手啣一口，急了，燙着唇，伸手一巴掌道：「該死的，燙你娘！」那丫頭倒退了幾步，一滑手，那杯茶，全個兒淋漓漓都潑在彩雲新衣上了。彩雲也不抖擻衣上的水，端坐着，笑嘻嘻的道：「你走進點兒，我不吃你的呀！」那丫頭剛走一步，彩雲下死勁一拉，順手頭上拔下一個金耳挖，照準她手背上亂戳，鮮血直冒。彩雲還不消氣，正要找尋東西再打，瞥見房門外一個人影一閃。彩雲忙喊道：「誰？鬼祟祟的嚇人！」那人就走進來，手裏拿着一封書子道：「不知誰給誰一封外國信，巴巴兒打發人送來，說給你瞧，你自會知道。」彩雲抬頭見是金升，就道：「你放下罷！」回頭對那小丫頭道：「你不去拿，難道還要下帖子請嗎？」那小丫頭哭着，一步一蹣，拿過來遞給彩雲，金升也咕嚕着下樓去了。彩雲正摸不着頭腦，不敢就拆，等金升去遠了，連忙折開一看，原來並不是正經信札，一張白紙歪歪斜斜寫着一

行道：「俄羅斯大好日，日巨曼拾簪人，將於午後一句鐘，持簪訪遺簪人於支那公使館，願遺簪人勿出，此約！」彩雲看完，又驚又喜，喜的是寶簪有了着落，驚的是如此貴重東西，拾着了不藏起，或賣了，發一注財，倒肯送還，還要自己當面交還，不知安着什麼主意，又不知拾着的是何等人物？回來真來了，見他好，不見他好？正獨自盤算個不了，只聽餐室裏的大鐘，鏗鏘的敲起來，細數，恰是十二下，見一個老媽上來問道：「早飯還是開在大餐間嗎？」彩雲道：「這還用問嗎？」那老媽去了一回，又來請吃飯。彩雲把那信插入衣袋裏，嬈嬈婷婷，走進大餐間，就坐在常日坐的一張鏡面香楠洋式的小圓桌上，桌上鋪着白綿搥花毯子，列着六樣精緻家常菜，都盛着金花雪地的小碗，兩邊老媽丫鬢，輪流伺候。不一會。彩雲吃完飯，左邊兩個老媽遞手巾，右邊兩個丫鬢送漱盃。漱盃已畢，又有丫鬢送上一杯咖啡茶，彩雲一手執着玻璃杯，就慢慢立起來，仍想走到洋臺上去。忽聽樓下街上一片叫嚷的聲音。彩雲三脚兩步。跨到闌干邊，朝下一望，不知爲什麼，街心裏圍着一大堆人。再看時，只見兩個巡捕，拉住一個體面少年，一個握了手，一個揪住衣服要搜。那少年只把手一揚，肩一掀，兩個巡捕，一個東，一個西，兩邊兒拋球似的直滾去，只見少年仰着臉，豎着眉，喝道：「好，好，好，不生眼的東西！敢把我當賊拿？叫你認得德國人，不是好欺負的！來呀，走了不是人！」彩雲此時方看清那少年，就是在諦爾園，遇見前天樓下聽唱那個俊人兒。不覺心頭突突地跳，想道，難道那簪兒，倒是他拾了？忽聽那跌倒的巡捕，氣吁吁的爬起起來，嘴裏喊道：「你還想賴嗎？幾天兒在這裏

穿梭似的來往。我就犯疑，這會兒，鬼使神差，活該敗露！爽性明公正氣的把簪兒拿出手來，還虧你，一頭走一頭仔細看呢！怕我不見了真賊！這會兒，給我捉住了！倒賴着打人，我偏要捉了你走！」說着，很命撲去，那少年不慌不忙，只用一隻手，趁你撲進，就在肩上一抓，好似老鷹抓小鷄似的，提了起來，往人堆外一擲，早是一個朝天鍋，手足亂划起來。看的人喝聲采，那一個巡捕見來勢利害，于手的吹起叫子來，四面巡捕聽見了，都攆上來，足有十來個人。彩雲看得呆了，忽想這麼些人，那少年如何吃得！怕他吃虧，須得我去排解纔好。不知不覺放下了玻璃杯，飛也似的跑下樓來，走到門口。衆多家人小廝，見她慌慌張張的往外跑，不解緣故，又不敢問，都悄悄的在後跟着。彩雲回頭喝道：「你們別來，你們不會說外國話，不中用！」說着，就推門出去，只見十幾個巡捕，還是遠遠的打圍兒，圍着那少年，却不敢近。那少年立在中間，手裏舉着晶光奕奕的東西，喊道：「東西在這裏，可是不給你們，你們不怕死的就來！哼，也沒見不分青紅皂白，就把人當賊！」剛說這話，抬頭忽見彩雲，臉上倒一紅，就把簪兒指着彩雲道：「簪主來認了，你們問問，看我偷了沒有？」那被打的巡捕，原是常在使館門口承值的，認得公使夫人，就搶上來，指着少年，告訴彩雲，簪兒是他拾的。剛纔明拿在手裏走，被我見了，他倒打起人來。彩雲就笑道：「這事都是我不好，怨不得各位鬧差了！」說着，笑指那少年道，那簪兒倒是我這位認得的朋友拾的，他早有信給我，我一時糊塗，忘了招呼你們。這會兒，倒教各位辛苦了，又幾乎傷了和氣！」彩雲一頭說就手在口袋裏掏出十來個盧布，遞

給巡捕道：「這不算什麼，請各位喝一杯淡酒罷！」那些巡捕見失主不理論，又有了錢，就謝了各歸地段去了，看的人也漸漸散了，原來那少年，一見彩雲出來，就喜出望外。此時見衆人散盡，就嘻嘻笑着，向彩雲走來，嘴裏咕嚕道：「好笑這班賤奴，得了錢，就沒了氣了，倒活像個乞兒！」不枉稱做鄰國！」話一脫口，忽想現對着支那人，如何就說他不好，真平常說慣了，倒不好意思起來。連忙向彩雲脫帽致禮，笑道：「今天要不是太太，可吃大虧了！真是小子的緣分不淺！」彩雲聽他道着中國不好，倒也有點生氣，低了頭，淡淡的答道：「說什麼話來！就怕我也脫不了支那氣味，倒污了先生清操！」那少年倒局促起來道：「小子該死！小子說的是下等支那人，太太別多心！」彩雲嫣然一笑道：「別胡扯，你說人家，干我什麼！請裏邊坐罷！這裏不是說話的地方。」說着，就讓少年進客廳，一路走來，彩雲覺得意亂心迷，不知所爲。要說什麼，又說不出什麼，只是怔看那少年，見少年穿着深灰色細氈大襖，水墨色大呢背褂，乳貂爪泥的衣領，金鵝絨頭的手套，金鈕璀璨，硬領雪清，越顯得氣雄而秀，神清而腴，一進門，兩手只向衣袋裏掏。彩雲當是要取出寶簪來還她，等到取出來一看，倒是張金邊白地的名刺，恭恭敬敬遞來道：「小子冒昧，敢給太太換個名刺，」彩雲聽了，由不得就接了，只見刺上寫着「德意志大帝國陸軍中尉瓦德西。」彩雲反覆看了幾遍，笑道：「原來是瓦德西將軍，倒失敬了！我們遇今天，已經見了三次面了，從來不知道誰是誰？不想靠了一支寶簪，倒拜識了大名，這還不是奇遇嗎？」瓦德西也笑道：「太太倒還記得敝國締結的事嗎？小可就從那」

天皇大大地面兒，像個大大地司令，國士赫赫，太太德意志大帝國陸軍中尉瓦德西。

天見了太太的面兒，就曉得了太太的名兒，偏生緣淺，太太就離了敵國到俄國來了。好容易小可在敵國皇上那裏，討了個遊歷的差使，趕到這裏，又不敢冒昧來見。巧了這支簪兒，好像知道小可的心似的。那一天，正聽太太的妙音，他就不偏不倚，掉在小可手掌之中，今兒又眼見公使赴會去了，太太倒在家，所以小可就放胆來了。這不但是奇遇，真算奇緣了！」彩雲笑道：「我不管別的，我只問我的寶簪在那兒呢？這會兒也該見賜了！」瓦德西哈哈道：「好性急的太太！人家老遠的跑了來，一句話沒說，你倒忍心就說這話！」彩雲忍不住嗤的一笑道：「你不還寶簪，幹什麼來？」瓦得西忙道：「是不差，來還寶簪。別忙，寶簪在這裏。」一頭說，一頭就在裏衣袋裏，掏出一隻閃離光采的小手箱來，放在桌上，就推到彩雲身邊道：「原物奉還，請收好罷！」彩雲吃了一嚇。只見那手箱，雖不過一寸來高，七八分厚，赤金底兒，四面嵌滿的都是貓兒眼，祖母綠，七星線的寶石，蓋上雕刻着一個帶刀的將軍，騎着匹高頭大馬，雄武氣概，那相貌活脫一個瓦德西。彩雲一面賞玩，愛不忍釋，一面就道：「這是那裏說起！倒費……」剛說到此，彩雲的手，忽然觸動匣上一個金星紐的活機，那匣蓋豁然而自開了。彩雲只覺眼前一亮，那裏有什麼鑽石簪，倒是一對精光四射的鑽石戒指，那鑽石足有五六克勒，似天上曉星般大。彩雲看了，目不能視，口不能言，瓦德西却坐在彩雲對面，嬉着嘴，只是笑，也不開口。彩雲正不得主意，忽聽街上蹄聲得得，輪聲隆隆，好像有許多車來，到門就不響了。接着就聽見門口叫喚。彩雲這一驚不小，連忙奪了寶石箱，向懷裏藏道：「不好了，我們老爺回來了。」

瓦德西倒淡然的道：「不妨，說我是拾得的來還簪就完了。」彩雲終不放心，放輕脚步，掀幔出來一張，劈頭就見金升領了外國人往裏跑。彩雲縮身不及，忽聽那外國人喊道：「太太，我來報一件奇聞，令業師夏雅麗姑娘，謀刺俄皇不成被捕了。彩雲方抬頭認得是畢葉，聽了不禁駭然道：「畢葉先生，你說什麼？」畢葉正欲回答，幌子裏瓦德西忽的也鑽出來道：「什麼夏雅麗被捕呀？畢葉先生快說！」彩雲不防瓦德西出來，十分吃嚇。只聽畢葉道：「咳，瓦德西先生怎麼也在這裏！」瓦德西說道：「你別問這個，快告訴夏姑娘的事要緊！」畢葉笑道：「我們到裏邊再說！」彩雲只得領了兩人進來，大家坐定。畢葉剛要開談，不料外邊又嚷起來。畢葉道：「大約金公使回來了。」彩雲側耳一聽，果然門外無數的靴聲囊囊，中有雯青的脚聲，不覺心裏七上八下，再捺不住，只望瓦德西發怔。忽然得了一計，就拉着畢葉低聲道：「先生，我求你一件事，回來老爺進來問起瓦將軍，你只說是你的朋友。」畢葉笑了一笑。說時遲，那時快，只見雯青已領着參贊隨員繙譯等，翎頂輝煌的陸續進來。一見畢葉，就趕忙上來握手道：「想不到先生在這裏。」一回頭，見着瓦德西，呆了呆，問畢葉道：「這位是誰？」畢葉笑道：「這位是敵友德國瓦德西中尉，久慕大人清望，同來瞻仰的。」說着，就領見了。雯青也握了握手，就招呼在靠東首一張長桌上坐了。黑壓壓圍圍坐了一桌子的人。雯青彩雲也對面坐在兩頭。彩雲偷眼瞥見阿福站在雯青背後，一眼注定瓦德西，又溜着彩雲；彩雲一個沒意思，搭訕着問雯青道：「老爺怎麼老早就回來了？不是說開夜譙嗎？」雯青道：「怎麼你們還不知道？事

情鬧大了，鬧得成夜譙倒好了！今天俄皇險些兒送了性命哩！」回頭就向畢葉及瓦惠互道：「兩位總該知道些影響了？」畢葉道：「不詳細。」雯青又向着彩雲道：「最奇怪的，倒是個女子。剛纔俄皇正赴跳舞會，已經出宮，半路上忽然自己身邊，跳出個侍女，一手緊緊拉住了御袖，一手拿着個爆炸彈，要俄皇立刻答應一句話，不然，就把炸藥炸死俄皇，後來虧了幾個近衛兵有本事，死命把炸彈奪了下來，纔把她捉住。如今發到裁判所訊問去了。你們想險不險？俄皇受此大驚，那裏能再越雷呢！所以大家也散了。」畢葉道：「大人知道這女子是誰？就是夏雅麗！」雯青吃驚道：「原來是她？」說時，彩雲道：「怪道我們一年多不見她，原來混進宮去了。到底不是好貨，怎麼想殺起皇帝來！這也太無理了！到底逃不了天誅，免不了國法，真何苦來！」畢葉聽罷，就向瓦惠道：「我們何妨趕到裁判所去聽聽，看政府怎麼樣辦法？」瓦惠正想脫身；就道：「很好！我坐你車去。」兩人就起來向雯青告辭。雯青虛留了一句，也就起身相送，彩雲也跟了出來，直看雯青送出大門。彩雲方欲回身，忽聽外面嚷道：「夏雅麗來了。正是苦向異洲挑司馬，忽從女界見荆卿。不知來者果是夏雅麗？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合衆國夏雅麗，第... 聽下回分解。...

話說彩雲正要回棧，外邊忽嚷「夏雅麗來了」，彩雲道是真的，飛步來看；却見瓦畢兩人，都站在車旁，沒有上去。雲青也在台階兒上，仰着頭，張望東邊來的一羣人。直到行至近邊，方看清是一隊背鎗雙刀的哥薩克兵，靜悄悄的巡哨而過，那裏有夏雅麗的影兒。原來這隊兵，是俄皇派出來搜查餘黨的。大家誤會押解夏雅麗來了，所以嚷起來。其實夏雅麗是祕密重犯，信息未露之前，早迅雷不及的押赴裁判所去，那裏肯輕易張揚呢！此時大家知道弄錯，倒笑了。雲青送了瓦畢兩人上車，自與彩雲去易衣歇息不提。這裏瓦畢兩人，漸漸離了公使館，畢葉對瓦德西道：「我們到底到那裏去呢？」瓦德西道：「不是要到裁判所去看審嗎？」畢葉笑道：「你傻了，誰真去看審呢？吾願爲你們倆鬼頭鬼腦，怪可憐的，特爲借此救你出來，你到還在那裏做夢哩！快請我到那裏去喝杯酒，告訴你們倆的故事兒吾聽，是正經！」瓦德西道：「原來如此，倒承你的照顧了！你別忙，我自自然要告訴你的。」

倒是夏雅麗與我有一面緣，我真想去看看，行不行呢？」畢葉道：「我國這種國事犯，政府非常祕密，吾那裏雖有熟人；看你分上去碰一碰罷！」就吩咐車夫一逕向裁判所行去。不說二人去裁判所看審，如今要把夏雅麗的根原，細表一表：原來夏雅麗姓游愛珊，俄國閩司克州人，世界有名盧無黨女傑海富孟的異母妹，父名司愛生，本猶太種人，移居聖彼得堡，爲人鄙吝頑固，髮妻歐氏，生海富孟早死，續娶斐氏，生夏雅麗。夏雅麗生而媚好。爲父母所鍾愛。及稍長，貌益嬌，而形橢圓，色若雨中海棠，嬌紅欲滴。眼波澄碧，齒半蚜牙，髮作淺金色，蓬鬆披戍削肩上，俯仰如畫，顧盼欲飛。

，雖然些子年紀，看見的人，那一個不魂奪神與！但是貌妍心冷，性却溫善，常恨俄國腐敗政治。又慣聞阿姊海富孟哲學議論，就有舍身救國的大志，却爲父母管束甚嚴，不敢妄爲。那時海富孟已由家庭專制手段，逼嫁了科羅特措齊，所幸科氏也是虛無黨員，倒是一對兒同命鴛鴦奔走黨事。夏雅麗常瞞着父母，從阿姊夫妻受學，海富孟見夏雅麗敏慧勇決，也肯竭力教導。科氏又教她擊刺的法術。直到一千八百八十一年三月，海富孟隨着蘇菲亞趁觀兵式的機會，炸死俄皇亞歷山大。海氏科氏，同時被捕於泰來西那街爆藥製造所受死刑。那時夏雅麗已經十六歲了，見阿姊慘死，又見蘇菲亞博蘇菲亞都遭慘殺，痛不欲生。常切齒道，我必報此仇。司愛生一聽這話。怕他出去闖禍，從此剋加防範起來，無事不准出門。夏雅麗自由之身，頓時變了錦妝玉裹的天囚了，還虧得斐氏溺愛，有時瞞着司愛生，領她出去走走。事有湊巧，一日，在某爵家宴會，忽在座間，遇見樞密顧問官美禮斯克絮的姑娘魯翠，這魯翠姑娘，也是恨政府壓制，願犧牲富貴，投身革命黨的奇女子。彼此接談，自然情投意合。魯翠力勸她入黨，夏雅麗本有此志，豈有不願！況且魯翠是貴族閨秀，司愛生等也願攀附，夏雅麗與她來往，絕不疑心，所以夏雅麗竟得列名虛無黨中最有名的密科威團，常與黨員私自來往。來往久了，黨員中人物，已漸漸熟識，其中與夏姑娘最投契的兩個人，一個叫克蘭斯，一叫波兒麻，都是少年英雄。克蘭斯與姑娘更爲莫逆。黨人常比他們做蘇斐亞鮮黎亞博，雖說血風肉雨的精神，斷無惜玉憐香的心緒，然雄姿慧質；日與神交，也非一日了。那知好事多魔，情濶忽起，這日夏雅麗正與克

蘭斯散步泥瓦江邊，無意中遇見了母親的表姪加克奈夫，一時不及回避，只好上去招呼了。誰知道加克奈夫，本是尼科奈夫的兒子，尼科奈夫是個農夫。就因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告發莫斯可亞特俱樂部實行委員加來科梭謀殺皇帝事件，在夏園親手捕殺加來科梭，救了俄皇，俄皇賞他列在貴族。尼科奈夫就皇然自大起來，俄皇又派他兒子做了憲兵中佐，正是炙手可熱的時候，司愛生羨慕他父子富貴，又帶些裙帶親，自然格外巴結。加克奈夫也看中了表姪的美貌，常常來溜搭，無奈夏雅麗見他貌粗性鄙，總不理他。任憑父母誇張他的敵國家私，薰天氣焰，只是漠然。加克奈夫他久懷怨恨了。恰好這日遇見夏姑娘與克爾斯攜手同遊，禁不住動了醋火，就趕到司愛生家，一五一十的告訴了，還說克爾斯是個叛黨，不但有累家聲，還怕招惹大禍。司愛生是暴厲性子，自然大怒，立刻叫回夏姑娘，大罵無恥婢，惹禍胚，就叫關在一間空房內，永遠不許出來。你想夏姑娘是雄武活潑的人，那裏耐得這幽囚的苦呢！倒是母親斐氏不忍起來，瞞了司愛生放了出來，又不敢公然出現。恰好斐氏有個親戚在中國上海道勝銀行管事，所以叫夏姑娘立刻逃避到中國來。一住三年，學會了些中國的語言文字，直到司愛生死了，斐氏方寫信來招她回國。夏姑娘回國時，恰也坐了薩克森船，所以得與斐青相遇，倒做了彩雲的導師，也是想不到的奇遇了。這都是夏姑娘未遇斐青以前的歷史，現在既要說她的事情，不得不把原原本本。且說夏雅麗雖在中國三年，本黨裏有名的人，如女員魯翠，男員波兒麻克爾斯諸人，常有信息來往，未動身的前數日，還接到克爾斯的一封信，告訴她黨中近來經濟困難，自己

赴德運動，住在德京凱賽好富館 Kaiserhof 中層第二百十三號云云，所以夏姑娘那一日到柏林，

就帶了行李，雇了馬車，逕赴凱賽好富館來，心裏非常快活。一則好友契闊，會面在即；一則正得了

零費一萬馬克，供獻黨中，絕好一分土儀。心裏正在付度。馬車已停在大旅館門口，就有接客的人，

接了行李。姑娘就問中層二百十三號左邊有空房嗎？那接客的忙道：「有，有，二百十四號就空着。

」姑娘吩咐把行李搬進去，自己却急急忙忙直向二百十三號而來。正推門進去，可巧克爾斯送客出來

，一見姑娘，搶一步，執了姑娘的手，瞪了半天，方道：「咦。你真來了！我做夢也想不到你真會回

來。」說着話，手只管緊緊的握住，眼眶裏倒索索的滾下淚來。夏雅麗嫣然笑道：「克爾斯，別這麼着

，我們正要替國民出身血汗，生離死別的日子多着呢，那有閒工夫傷心！快別這麼着，快把近來我們

黨裏的情形，告訴我要緊。」說到這裏，抬起頭來，方看見克爾斯背後，站着個英風颯爽的少年，忙

縮住了口。克爾斯趕忙招呼道：「我送了這位朋友出去，再來給姑娘細談。」誰知那少年倒一眼釘住了姑

娘呆了，聽了克爾斯的話，方醒過來，一個沒意思走了。克爾斯折回來，方告訴姑娘：「這位是瓦倫

西中尉，很熱心的助着我運動哩。」姑娘道：「說的是，前月接到你信，知道黨中經濟很缺，到底怎

麼樣呢？」克爾斯嘆道：「一言難盡，自從新皇執政，我黨大舉兩次，一次卡米匿橋下的隧道，一次

溫宮後街的地雷，雖都無成效，却消費了無數金錢，歷年運動來的資本，已傾囊倒篋了。敷衍到現在

，再敷衍不下去了。倘沒巨資接濟，不但不能辦一事，連黨中秘密活版部，爆藥製造所，通券局，辦

十字會，……一切機關，都要潰敗。姑娘有何妙策？」夏姑娘低頭半晌道：「我還當是小有缺乏。照這般說來，不是萬把馬克可以濟事的了！」克蘭斯道：「要真有萬把馬克，也好濟濟急。」夏雅麗不
等說完，就道：「那倒有。」克蘭斯忙問：「在那裏？」夏姑娘因把說詐中國公使的事說了一遍，克蘭
斯倒笑了，問：「款子已交割嗎？」夏姑娘道：「已約定由公使夫人親手交來，決不誤的。」於是
姑娘又問了回魯翠波兒麻的縱迹。克蘭斯一一告訴了她。克蘭斯也問起姑娘避出的原由，姑娘把加克
奈夫構陷的事說了。克蘭斯道：「原來就是他幹的！姑娘，你知道嗎？尼科奈夫倒便宜他，不多幾日
好死了！加來科梭的冤仇，竟沒有報成，加奈夫大倒升了憲兵大尉，你想可氣不可氣呢！噫，這死囚
的腦袋，早晚總逃不了我們手裏！」夏雅麗愕然道：「怎麼尼科奈夫倒是我們的仇家？」克蘭斯拍案
道：「可不是，他全靠破壞了亞特革命國富貴的，這會兒加克奈夫還了得，家裏放着好幾百萬家私，
還要魚肉平民哩！」夏雅麗又怔了怔道：「加克奈夫真是個大富翁嗎？」克蘭斯道：「他不富誰富
？」夏雅麗點點頭兒。看官們，要知道兩人雖是舊交，從前私下往來，何曾暢聚過一日！此時素心相
對，無忌無拘，一個是珠光劍氣的青年，一個是使骨柔腸的妙女，我歌汝和，意淡情酣，直談到燭跋
更深，克蘭斯送了夏姑娘歸房，自己方就枕歇息。從夏姑娘就住在凱養好富館，日間除替彩雲教德
語外，或助克蘭斯同出運動，或與克蘭斯剪燭談心，快活光陰，忽忽過了兩月，雲霄許的款子，已經
交清，那時彩雲也沒閒工夫常常來學德語了，夏雅麗看柏林無事可爲，一天忽回克蘭斯要了一張照

片；又隔了一天，並沒告知克蘭斯，清早獨自搭着火車飄然回國去了。直到克蘭斯夢醒起床，穿好衣服，走過去看她，但見空屋無人，留些殘紙零墨罷了，倒吃一驚。然人已遠去，無可如何，只得歎息一回，自去辦事。單說夏姑娘那日偷偷兒出了柏林，逕趁聖彼得堡火車進發，姑娘在上海早得了領事的旅行券，一路直行無礙。到第三日傍晚，已到首都，姑娘下車，急忙回家，拜見母親斐氏，母女相見，又喜又悲。斐氏告訴她父親病死情形，夏姑娘天性中人，不免大哭一場。接着到友訪問，魯翠姑娘同着波兒麻，也來相會。見面時，無非談些黨中拮据情形，知道姑娘由柏林來，自然要問起克蘭斯運動的消息。夏姑娘就把克蘭斯現有好友瓦德西助着各處設法的話說了。魯翠說了幾句盼望勉勵的話頭，然後別去。夏姑娘回得房來，正給斐氏在那裏閒談，斐氏又提起加克奈夫，誇張他的勢派，意思要引動姑娘，姑娘聽着，只是垂頭不語，不防頭一陣韃韃的皮靴聲。從門外傳進來，隨後就是嬉嬉的笑聲。這笑聲裏，就夾着狗吠一般的怪叫道：「妹妹回來了，怎麼信兒都不給我一個呢？」夏姑娘嚇一跳，猛抬頭，只見一個短短兒的身材，黑黑兒的皮色，亂蓬蓬一團毛草，光閃閃兩盞燈籠，真是眼中出火，笑裏藏刀，搖搖擺擺的走進來，不是加克奈夫是誰呢！斐氏見了，笑嬉嬉立起來道：「你倒還想來，別給我花馬吊嘴的，妹妹記着前事，正在這裏恨你呢！」加克奈夫哈哈道：「屈天冤枉，不知那個天殺的移尸圖害，這會兒，我也不敢在妹妹跟前辯，只有負荆請罪，求妹妹從此寬恕就完了！」說着，兩腿已跨進房，把帽子往桌上一丟，伸出蒲扇來大的手，要來給夏姑娘拉，姑娘縮個不迭

臉色都變了。加克奈夫涎着臉道：「好妹妹，儘何拉個手兒！」斐氏笑道：「人家孩子面重，你別拉拉扯扯，臊了她，我可依不依！」夏姑娘先着了惱，自己已經很很的壓下去，這回聽了斐氏的話，低頭想了一想，忽然桃腮上泛起淺玫瑰色，秋波橫溢，柳葉斜飄，在椅上款的站起來道：「娘也說這話！我從來不知道什麼臊臊不臊，拉個手兒，算得了什麼！高興拉，來，僂們拉！」就把一隻精緻的手，使勁兒去拉加克奈夫的黑手。加克奈夫倒啊呀起來道：「妹妹，輕點兒！」夏姑娘道：「你不知道嗎？拉手有規矩兒的，越重越要好。」說完，嗤的一笑，三脚兩步走到斐氏面前，湊在懷裏，指着加克笑道：「娘，你瞧！他是個膿包兒，一捏都禁不起，倒配做將軍！」原來加克往日見姑娘總是冷冷的臉兒，淡淡的神兒，不道今兒，忽變了樣兒，三隻半喘半喜的眼兒，幾句若遠若近的話兒，加克雖然是風月場中的魔兒，也弄得沒了話兒，只噙着嘴笑道：「妹妹到底出了一個門，大變了樣兒了！」夏姑娘含怒道：「變好了呢，還是變歹了？你說！」斐氏笑摟住了姑娘的頸子道：「癡兒，你今兒個怎麼儘給你表兄拌嘴，不想想人家爲好來看你，這會兒天晚了，該請你表兄吃晚飯纔對！」加克連忙搶說道：「姑娘，今天妹妹快活，肯多罵我兩句，就是我的福氣了！快別提晚飯，我晚上還得到皇上那裏有事哪。」夏姑娘笑道：「娘你聽！他又把皇帝橫出來，嚇唬我們娘兒倆，老實告訴你，你沒事，我也不高興請，誰家坐客不請行客，倒叫行客先請的！」加克聽了，拍手道：「不錯，我忘死了！今天該替妹妹接風！」說着，就一疊連聲叫伺候人，到家裏喚廚子帶酒菜到這裏來。斐氏道：「啊呀，

天主！不當家花拉的倒費你，快別聽這癡孩子的話。」夏姑娘聽了他娘半天道：「咦！娘也奇了。怎麼只許我請他，不許他請我的？他有的是帶銀錢，不費他費誰？娘，你別管，他不給我要好，不請，我也不希罕；給我就要好，他拿來，我就吃，娘也跟着我吃，橫豎不要你老人家掏腰兒還席，瞎費心幹嗎！」加克道：「是呀，我請！我死了也要請！」姑娘笑道：「死的日子有呢，這會兒，別死呀死呀怪叫！」加克忙自己掌着嘴道：「不識好歹的東西，你倒叫妹妹心疼。」夏姑娘執手指着道：「不要臉的，誰心疼你來。」加克此時，看着姑娘嬌憨的樣兒，又聽着姑娘鋒利的話兒，半冷半熱，若諷若嘲，倒弄得近又不敢，遠又不捨，不知怎樣纔好。不一會，天也黑了，廚夫也帶酒菜來了，加克就邀斐氏母女，同入餐室。原來這餐室，就在臥室外面，雖不甚寬敞，却也地鋪錦屬，壁列電燈，花氣襲人，鏡光交影。東首掛着加特釐簪花小像，西方撑起姑婁巴多舞劍古圖，煞是熱鬧；大家進門，斐氏還要客氣，却被夏姑娘兩手按在客位，自己也皇然不讓坐了。加克真的坐了主位。侍者送上香賓，白蘭地各種瓶酒，加克滿斟了杯香賓酒，雙手捧給姑娘道：「敬替妹妹洗塵？」姑娘劈手奪了，直送斐氏道：「這杯給娘喝，你另給我斟來！」加克只得恭恭敬敬又斟了一杯。姑娘接着，揚着杯道：「既承主人美意，娘，咱們乾一杯！」說完一飲而盡。加克微笑，又挨着姑娘斟道：「妹妹喝個成雙杯兒！」夏姑娘一揚眉道：「喝呀！」接來喝一半，就手向加克嘴邊一瀉道，要成雙。大家成雙。加克不防着，不及張口翕受，淋淋漓漓倒了一臉一身。此時夏姑娘幾杯酒落肚，臉上紅紅兒的，更覺嬌

與飛揚起來，脫了外衣，着身穿件粉荷色的小衣，酥胸微露，雪腕全陳，臂上幾個鐲子，叮叮璦璦的磨打，把加克罵一會，笑一會，任意戲弄。斐氏看着女兒此時的樣兒，也揣摩不透，常是女兒看中了加克，倒也喜歡，就借了更衣走出來，好讓他們敘敘私情。果然加克見斐氏走開，心裏大喜，就涎着脸，慢慢挨到姑娘身邊，欲言不言了半晌。夏姑娘正色道：「你來幹什麼？」加克笑嬉嬉道：「我有一句不知進退的話要：」姑娘不等他說完，跳起來拍着加克道：「別給我蠍蠍蟹蟹的，那些個狼心豬肺狗肚腸，打量你們照不透嗎？從前在我爹那裏調三窩四，甜言蜜語，難道是真看得起你們嗎，真愛上我嗎？呸！今兒個推開窗戶說亮話，就不過看上我長得俊點兒，打算弄到手，做個會說話的玩意兒罷了！姑娘從前是高傲性子，眼裏那裏放得下去！如今姑娘可看透了。天下愛情，原不過爾爾，嫁個把人，算不了事。可是姑娘不高興，憑你王孫公子，英雄豪傑，休想我點點頭兒！要高興起來，牛也能，馬也能，狗也能，我跟着就走。」加克聽了，眉開眼笑道：「這樣說，姑娘今兒肯嫁狗了！」夏姑娘冷笑道：「不肯，我就說，可是告訴你，要依我三件！」加克道：「都依，都依！」夏姑娘道：「一件，姑娘急性，一刻不等兩時，要辦就辦；二件，不許聲張，除了我們娘兒倆，還有牧師證人幾個人外，有一個知道了，我就不嫁；三件，到了你家，什麼事都歸我管，不許你牙縫高低一點兒。」三件依得，我就嫁，有一不字兒拉個到！」加克哈哈笑道：「什麼依不依，妹妹說的話兒，就是我的心願。」兩人正說得熱鬧，誰知斐氏却在門外都聽飽了，見女兒肯嫁加克，正合了素日的盼望，走進來，對着加克道：

「恭喜你，我女兒答應了！可別忘了老身！但是老身只有一個女兒，也不肯太草草的，馬上辦起來，也得一月半月，那兒能就辦呢！頭一件，我就不依。」夏姑娘立刻變了臉道：「我不肯嫁，你們天天勸，這會兒，我肯嫁了，你們倒又不依起來，不依也好，我也不依，告訴你們罷，我的話說完了，我的與也盡了，人也乏了，我可要去睡覺了，」說罷，一扭身，自顧自回房，砰的一聲，把門關了。這裏加克奈夫與斐氏納罕了半天，加克老婆心切，想不到第一回來，就得了采，也慮不到別的，倒怕中變，就勸斐氏全依了姑娘主意。過了兩日，說也奇怪，果然斐氏領着夏姑娘，自赴禮拜堂，與加克結了親，簽了結婚簿。從此夏雅麗就與加克夫婦同居。加克奈夫要接斐氏來家，姑娘不許，只好仍住舊屋。加克新婚燕爾，自然千依百順，姑娘倒也克勤克儉，賢聲四布。加克愈加敬愛。差不多加克家裏的全權，都在姑娘掌握中了。自古道：「鼓鐘於宮，聲聞於外。」又道：「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何況一嫁一娶，偌大的事，雖姑娘囑咐不許聲張，那裏瞞得過人呢！自從加克娶了姑娘，人人都道絲鳳隨鴉，不免紛紛議論，一傳十，十傳百，就傳到了魯翠波兒麻等一班黨人耳中，先都不信，以爲夏姑娘與古蘭斯有生死之約，那裏肯背盟倒嫁黨中仇人呢！後來魯翠親自來尋姑娘，誰知竟閉門不納，只見了斐氏，方知人言不虛，不免大家痛罵夏雅麗起來。這日黨人正在秘密會所，決議此事如何處置，可巧古蘭斯從德國回來，也來赴會。一進門，別的都沒有聽見，只聽會堂上一片聲說，「夏雅麗嫁了」五個字，直打入耳鼓來。古蘭斯飛步上前，喘吁吁還未說話，魯翠一見他來，就迎上喊道：

「克爾斯君，你知道嗎？你的夏雅麗嫁了！嫁了加克奈夫了。」克爾斯一聽這話，但覺耳邊霹靂一聲，眼底金星四爆，心中不知道是鹽是醋是薑是薑。一古腦兒都倒翻了，只喊一聲「賤婢！殺！殺！」往後便倒，「滿」沫。大家慌着手脚。魯翠忙道：「這是急痛攻心，只要扶他坐起，自然會醒的。波兒麻連忙上來扶起，坐在一張大椅裏，果然不一會醒了，噁的吐出一口濃痰，就跳起來要刀。克爾斯道：「要刀做什麼？」克爾斯道：「你們別管，給我刀，殺給你們看！」魯翠道：「克爾斯君別忙，你不去殺她，我們怕她洩漏黨中祕密，也放不過她。可是我想，夏雅麗學問見識本事都不是尋常女流，殺回變得太奇突，凡奇突的事，倒不可造次，還是等你好一點，晚上偷偷兒去探一回。倘或真是背盟這仇，就順手一刀了賬。豈不省事呢！」克爾斯道：「還等什麼好不好，今晚就去！」於是大家議定各散。魯翠臨走，回爾克爾斯道：「明天我們聽信兒。」克爾斯答應，也一路回家，不免想着向來夏姑娘待他的情義，爲他離鄉背井，絕無怨言。這回在柏林時候，飯餘燈背，送抱推襟，一種密切的意思，真是筆不能寫，口不能言，如何回來不到一月，就一變至此呢！況且加克奈夫，又是她素來厭恨的，上回談起他名氏，還罵他哩！如何倒嫁他？難道有什麼不得口嗎？一回又猜想：她臨行替他娶小羅兒的厚情，一回又揣摸她不別而行的深意，這一刻時中，一寸心裏，好似萬馬奔馳，千猿騰躍，忽然心酸淚落，忽然切齒橫刀，翻來覆去，不覺更深，就在胸前掏出表來一看，已是十二點鐘。驚道：「是時候了！」趕忙換了一身純黑衣服，腰間插了一把黨中常用的百毒純鋼小尖刀，扎紮停當，把

房中的電燈旋滅了，輕輕推門到院子裏，聳身一縱，跳出牆外。那時正是十月下旬，沒有月亮的日子，一路雖有路燈，却仍覺黑暗似墨，細霧如塵，一片白茫茫不辨人影，只有幾個巡捕，稀稀落落的在街上站着。克蘭斯靠着身體靈便，竟因閃爍爍的被他混過幾條街去，看看已到了加克奈夫的宅子前頭，幸虧那裏沒有巡捕，黑黢黢地挨身摸來，只見四圍都是四尺來高的短牆，上排列着鐵蒺藜碎玻璃片。克蘭斯睜眼打量一回，估摸自己還跳得過去，緊把刀子插插好，猛然施出一個燕子翻身勢，往上一掠。忽聽叮噠一聲，一個身子，隨着幾片碎玻璃，直滾下去，看時，自己早倒在一顆大樹底下。爬起來，轉出樹後，原來在一片草地上，當中有條馬車進出的平路。克蘭斯就依着這條路走去，只見前面十來顆鬱鬱蒼蒼的不知什麼大樹，圍着一座巍巍的高樓，樓的下層，烏黑黑無一點火光，只有中層東首一間，還點着電燈，窗裏透出光來，照在樹上，却見一個人影，在那裏一閃一閃的動。克蘭斯暗想：這定是加克奈夫的臥房了。可是這樣高樓，怎麼上去呢？仰面忽見那幾顆大樹，樹叉兒正緊靠二層的洋臺，不覺大喜。一伸手，抱定樹身，好比白猴採果似的，旋轉而上。到了樹頂，把身子使勁一搖，那樹又直擺過來，花拉一響，好像樹又兒斷了一般。誰知克蘭斯就趁這一擺，一脚已鈎定了洋臺上闌干，倒垂蓮似的反捲上去，却安安穩穩站在洋臺上了。側耳聽了一聽，毫無聲音，就輕輕的走到那有燈光的窗口，向裏一望，恰好窗簾還沒放，看個完完全全，只見房內當地一張鐵床，帳子已垂垂放着，房中寂無人聲，就是靠窗擺着個鏡桌，當桌懸着一盞蓮花式的電燈，燈下却燭燭婷婷立着個美人

兒。呀，那不是夏雅麗嗎？只見她手裏拿着個小照兒，看看小照，又看看鏡子裏的影兒，眼眶裏骨溜溜的滾下淚來。克蘭斯看到這裏，忽然心裏捺不住的熱火，噴了出來，拔出腰裏的毒刀，直砍進來，正是：棘枳何堪留采鳳，寶刀直欲濺鴛紅。不知夏雅麗性命如何？且看下回。

第十七回

辭鴛侶，女傑赴刑臺；

遞魚書，航師嘗禁樹。

說話克蘭斯看見夏雅麗對着個小照垂淚，一時也想不到查查看看小照是誰的，只覺得夏雅麗果是喪心事仇，按不住心頭火起。瞥見眼前的兩扇着地長窗是虛掩着，就趁着怒氣，不顧性命，揚刀揆入。忽然天昏地暗的一來，燈滅了，刀却砍個空，使力過猛，幾乎身隨刀倒。克蘭斯吃一驚，暗道：「人呢？」回身瞎摸了一陣，可巧摸着鏡桌上那個小照兒，順手揣在懷裏，心想夏雅麗逃了，加克奈夫可在，還不殺了他走！剛要向前，忽聽樓下喊道：「主人回來了，」隨着轉轉的馬車聲，却是在草地上往外走的。克蘭斯知道剛纔匆忙，沒有聽他進來。忽想道，不好，這賊不在床上。他這一回來，叫起人，我怕走不了，不如還到那大樹上躲一躲再說。打定主意，急忙走出洋臺，跳上闌干，伸手攀住樹叉兒。一脚挂在空中，一脚還蹬在闌干上。忽聽樓底下「崩」的一聲是鎗，就有人沒命的叫聲啊呀。

「好，你殺我！」又是一聲，可不像鎗，彷彿一樣很沉的東西，倒在窗格邊。克蘭斯這一驚，出於意外，那時他的兩腳還空掛着，手一鬆，幾乎倒撞下來，忙鑽到樹葉密的去處蹲着。只聽牆外急急忙忙跑回兩個人，遠遠的連聲喊道：「麼怎了？什麼響？」屋裏也有好幾個人喊道：「槍聲，誰放槍？」這當兒，湧來的兩人裏頭，有一個拿着一盞電光車燈，已走到樓前，照得樓前雪亮。克蘭斯眼快。早看見廊下地上，一個漢子仰面橫躺着，動也不動。只聽一人頓聲喊道：「可了不得，殺了人，誰呢？主人！」這當兒，裏面一閃，正跑出幾個披衣拖鞋的男女來，聽是主人，就七張八嘴的大亂起來。克蘭斯在樹上聽得清楚，知加克奈夫被殺，心裏倒也一快。但不免暗暗駭異，到底是誰殺的？這當兒，見樓下人越聚越多。忽然想到自己絕了去路，若被他們捉住，這殺人的事，一定是我了。正盤算逃走的法子，忽然眼前歛的一亮，滿樹通明，却正是上中層的電燈都開了。燈光下，就見夏雅麗散了頭髮，倉倉皇皇跑到洋臺上，爬在欄干上，朗朗的喊道：「倒底你們看是主人不是呢？」衆人嚴聲道：「怎麼不是呢！」又有一個人道：「纔從宮裏承值回來，在這裏下車的。下了車，我們就拉車出園，走不到一箭地，忽聽見槍聲，趕回來，就這麼着了。」夏雅麗躁腳道：「槍倒底中在那裏？要緊不要緊？快抬上來！一面去請醫生，一面快搜兇手呢！」一眨眼的事，總不離這園子，逃不了，怎麼你們都昏死了！」一說話提醒，大衆道：「槍中了腦瓜兒，腦漿出來，氣都沒有了，人是不中用了。倒是搜兇手是真的，」克蘭斯一聽這話，倒慌了，心裏正恨夏雅麗，忽聽下面有人喊道：「噯，你們瞧！那樹

又裏，不是一團黑影嗎？樓上夏雅麗聽了，一抬頭，好像真吃一嚇的樣子道：「怎麼？真有了人！一連忙改口道，「可不是兇手在這裏！快多來幾個人逮住他，樓下也防着點兒，別放走了！」就聽人聲嘈雜的擁上五六個人來，克蘭斯知不能免，正是人急智生，一眼見這高樓，是四面洋臺，都圍着大樹，又欺着夏雅麗雖有本事，終是個婦人，仍從樹上用力一跳，跳上洋臺，想往後樓跑。這當兒，夏雅麗正在叫人上樓，忽見一個人陡然跳來，倒退了幾步，燈光下，看清是克蘭斯，臉上倒變了顏色，說不出話來。却只把手往後樓指着。克蘭斯此時也顧不得什麼，飛奔後樓，果見靠闌干與前樓一樣的大樹。正縱身上樹。只聽夏雅麗在那裏亂喊道：「兇手跳進我房裏去了，你們快進去捉，不怕他飛了去。」

「只聽一羣人，亂闖闖都到了屋裏，這裏克蘭斯却從從容容的爬過大樹，接着一溜平屋，在平屋搭了腳，恰好跳上後牆，飛身下去，正是大道。幸喜沒個人影兒。就一口氣的跑回家去，仍從短牆奮身進去，人不知鬼不覺的到了自己屋裏，此時方算得了性命。喘息一回，定了定神，覺得方纔事，真如夢裏一般，由不得想起夏雅麗手指後樓的神情，並假說兇手進房的話兒，明明暗中救我，難道她還沒有忘記我嗎？既然不忘記我，就不該嫁加克奈夫！既嫁了加克奈夫，又不該二心於我？這女子的人格，就可想了！又想着自己真殺加克奈夫，倒被人家先殺了去，這人的本事，在我之上，倒要留心訪訪纔好。頭心裏猜想，一頭脫去那身黑衣，想要上床歇息，不防衣袋中掉下一片東西，拾起來看時，倒吃一驚，原來就是自己在凱賽好富館贈夏雅麗的小照，上面添寫一行字道：「斯拉夫苦女子夏雅麗，心嫁夫科察

威圖實行委員克蘭斯君小影。「克蘭斯看了，方明白夏雅麗對他垂淚的意思，也不免一陣心酸，掉下淚來，嘆道：「夏雅麗！夏雅麗！你白愛我了！也白救了我的性命！叫我怎麼能救你這反覆無常的罪呢！」說罷，就把那照兒插在床前桌上照架裏，回頭見窗簾上漸漸發出魚肚白色，知道天明了，連忙上床，人已倦極，不免沉沉睡去。正酣睡間，忽聽耳邊有人喊道：「幹得好事，捉你的人到了，還睡嗎！」克蘭斯睜眼見是波兒麻，忙坐起來道：「你好早呀，沒的大驚小怪，誰幹了什麼？」波兒麻道：「八點鐘還早嗎。魯翠姑娘找你來了，快出去，」克蘭斯連忙整衣出來，瞥眼看着魯翠華裝盛服，秀采飛揚，明眸修眉，豐頤高準，比到夏雅麗，另有一種華貴端凝氣象。一見克蘭斯，就含笑說：「昨兒晚上辛苦了。我們該替加來科檢代致謝忱，怎麼夏雅麗到免了？」波兒麻笑道：「總是克君多情，殺不下去，倒留了禍根了。」克蘭斯驚道：「怎麼着？她告了我嗎？」魯翠搖頭道：「沒有，她告的是不知姓名人，深夜入室，趁加克奈夫溫宮夜值出來，槍斃廊下。兇手在逃。」俄皇知道，早疑心了虛無黨，已派偵探四出，倒嚴厲得很。克君還是小心爲是。克蘭斯笑道：「姑娘真胡鬧！小心什麼？那裏是我殺的！」魯翠倒詫異道：「難道你昨晚沒有去嗎？」克蘭斯道：「怎麼不去？可沒有殺人！」波兒麻道：「不是你殺是誰呢？」克蘭斯道：「別忙，我告訴你們！就把昨夜所遇的事，從頭至尾說了一遍。祇把照片一事瞞起。兩人聽了，都稱奇道異。波兒麻跳起來道：「克君，你倒被夏雅麗欺壞了！不然倒是現成的好名兒！」魯翠正底頭沉思，忽被他一嚇，忙道：「波君別嚷，怕隔牆有耳。」

「頓一頓，又道：『據我看，這事夏雅麗大有可疑。第一爲什麼要滅燈，再者疑心克君是兇手，怎麼倒放走了，不要倒就是她殺的呢！』克蘭斯道：『斷乎不會，她要殺他，爲什麼嫁他呢？』魯翠道：『不許她辱身赴義嗎？』克蘭斯連搖頭道：『不像，殺一加克奈夫，法子多得很，爲什麼定要嫁了，纔能下手呢！况且看她得了凶信，神氣倉皇得很哩！』魯翠也點點頭道：『我們再去探聽探聽看。克君既然在夏雅麗面前露了眼，還是避避的好，請到我們家裏去住幾時罷！』克蘭斯就答應了。當時吩咐了家人幾句話，就跟了魯翠回家。從此魯翠波兒麻諸人，替他在外哨探，克蘭斯倒安安穩穩住在美禮斯克架邸第。先幾個月，風聲很緊，後來慢慢懈怠，竟無聲無臭起來。看官你道爲何？原來俄國那班警察偵探，雖很有手段，可是歷年被虛無黨殺怕了，只看一千八百八十一年三月以後，半年間，竟殺了憲兵長官警察長偵探等十三人，所以事情關着虛無黨，大家就要縮手。這案俄皇雖屢下嚴旨，無奈這些人都不肯出力，且加克氏支族無人，原告不來催緊，自然冰雪解散了。克蘭斯在美禮家，消息最靈，探知內情，就放心回了家，日月如梭，忽忽冬盡春來，這日正是俄曆二月初九，俄皇在溫宮開跳舞會的大好日，却不道虛無黨也在首都民意俱樂部開協議會的祕密期，那時俄國各黨勢力，要推民意黨察科威爾算最盛，土地自由黨，拿魯脫尼爾次之。這日就舉了民意黨做會首。此外哥爾格爾，奧龍伯加爾，馬黎可夫爾，波蘭俄羅斯俱樂部，奪爾格聖俱樂部，紛紛的都派代表列席，黑壓壓擠滿了一堂。正是龍拿虎擲，燕吐鴛鴦，天地無聲，風雲異色的時候，民意女員魯翠，曳長裾，圍貂尾，站立

發言臺上，桃臉含秋，蛾眉凝翠的，宣告進來黨中經濟缺乏，團力渙散，必須重加聯絡，大事運動，方足再謀大舉。這幾句話，原算表明今日集會之想，還要暢發議論，忽見波兒麻，連跌帶撞遠遠的跑來，喊道：「可了不得！今兒個又出了第二個蘇菲亞了！本黨宮內偵探員，有秘密報告在此！」大衆聽了愕然。魯翠就在臺上，接了波兒麻拿來的一張紙，約略看了看，臉上十分驚異。大衆都問何事？

魯翠就當衆宣誦道：「本日皇帝在溫宮譙各國公使，開大跳舞會，車駕定午刻臨場，方出內宮門，突有一女子，從侍女隊躍出，左手持炸彈，右手搥帝胸，叱曰：「咄，爾速答我，能實行千八百八十一年二月十二日民意書上書要求之大赦國事犯召集國會兩大條件否？不應則炸爾！」帝出不意，不知所云，連呼衛士安在。衛士見彈股慄，莫敢前，相持間，女子舉彈欲擲，帝以兩手死抱之，其時適文部大臣波別士立女子後，呼曰：「陛下莫釋手！即拔衛士佩刀，猝砍女子臂，臂斷，血溢，女子踏，帝猶死持彈不敢釋。衛士前擒女子，女子猶蹶起，扼一衛士目，乃被捕。送裁判所。烈哉，此女！惜未知名。探明再報！民意黨祕密偵探員報告：」魯翠誦畢。衆人都失色。齊聲道。「這女子是誰！可惜不知姓名。這一片驚天動地的可惜聲裏，猛可的飄來一句極淒楚的說話道：「衆位，這就是我的夏雅麗姑娘呀！」大家倒吃一驚。抬頭一看，原來是克蘭斯滿面淚痕的站在魯翠面前。魯翠道。「克君，怎見得就是她？」克蘭斯道：「不瞞姑娘說，昨晚她還到小可家裏，可憐小可竟沒見面說句話兒。」魯翠道：「既到你家，怎麼不見呢？」克蘭斯道：「她來，我那裏知道呢！直到今早起來，忽見桌上安

放的一個小照兒不見了，倒換上了一個夏姑娘的小照。我覺得詫異，正拿起來，誰知道照後還夾着一封密信。看了這信，方曉得姑娘一生苦心，我黨大事的關係，都在這三寸的小照上。我正拿了來，要給姑娘商量救她的法子，誰知已開到如此了。」說罷就在懷裏掏出一個小封兒，一張照片，送給魯翠。

魯翠不暇看。先抽出信來，看了不過兩三行，點點頭道：「原來他嫁加克奈夫，全爲黨中的大計，嗚呼！我們倒錯怪他了！嗚，放着心愛的人，生生割斷，倒嫁一個不相干的蠢人，真正苦了他了！」說着又看，忽然吃驚道：「怎麼加克奈夫倒就是她殺的？誰猜得到呢！」此時克蘭斯只管淌淚，波兒麻及衆人聽了魯翠的話，都面面相覷道：「加氏到底是誰殺的？」魯翠道：「就是夏雅麗殺的。」波兒麻道：「奇了，嫁他又殺他，這什麼道理？」魯翠道：「就爲我黨經濟問題，她殺了他，好傾他的家，供給黨用呀。」衆人道：「從前楷愛團波爾佩，也嫁給一個老富人，毒殺富人，取了財產；夏姑娘想就是這主意了。」波兒麻道：「有多少呢？如今在那裏？」魯翠看着信道：「真不少哩，八千萬盧布哩！」又指着照片嘆道：「這就是八千萬盧布的支證書，這姑娘真布置得妥當！這些銀子，都分存在瑞士法蘭西各銀行，都給總理說明是暫存的，全憑這照片收支，叫我們得信就去領取，還恐有變。」魯翠說到這裏，忽愕然道：「她爲什麼化了一萬盧布，贖買一個宮中侍女的缺呢？」克蘭斯含淚道：「這就是今天的事情了。姑娘，你不見她，早把老娘斐氏搬到瑞士親戚家去，那個彈炸，還是加氏從前在亞突俱樂部搜來的。她一見，就預先藏着，可見死志早決的了。」魯翠放了信，也落淚道：「她

替黨中得了這麼大資本，功勞也真不小，難道我們聽她給這些暴君污吏宰殺嗎？」衆人齊聲道：「這必是設法救的。」魯翠道：「妾意一面遣人持照到各行取銀，一面想法到裁判所去聽審。這兩件事，最要緊，誰願去？」於是波兒麻擔了領銀的責任，克蘭斯願去聽審，各自分頭前往。話分兩頭：却說克蘭斯一逕出來。汗淋淋的趕到裁判所，抬頭一看，署前立着多少衛兵，防衛得嚴密非常，聞人一個不許亂闖，克蘭斯正在爲難，忽見署中走出兩個人來，一個老者，一個少者，正要上車。克蘭斯連忙要避，那少年忽然喚道：「克君，你也來了。」克蘭斯吃一驚，定睛一認，却是瓦德西。只得上前相見。瓦德西就招呼了畢葉，並告訴他也來聽審的，誰知今日不比往常，畢君署中有熟人，也不放進去，真沒有法了！瓦德西當時就拉了克蘭斯，同到他家，克蘭斯此時也無計可施，只得跟着他們同走。瓦德西留住克蘭斯畢業在家吃夜飯，三人正在商議，忽然畢業得了裁判所朋友的密信，夏雅麗已判定死刑，俄皇怕有他變，傍晚時已昇絞臺絞死了。克蘭斯得了這信，咬牙切齒，痛罵民賊，立刻要去報仇雪恨，還是瓦德西勸住了，只得垂頭喪氣，別了畢瓦兩人趕歸秘密會所，報告凶信。其時魯翠諸人還在會商援救各法，猝聞這信，真是青天霹靂，人人裂目，個個椎心。魯翠更覺得義憤填膺，長悲纏骨，連哭帶咽演說了一番。過了幾日，又開了個大追悼會，倒把黨中氣憤，提高了百倍，直到波兒麻回來。黨中又積儲了無數資本，自然黨勢益發盛大了。到底歇了數年，到一千九百零一年三月二十二日，克蘭斯狙擊了文部大臣波別士，也算報了砍臂之仇。魯翠姑娘，也在一千九百零四年五月十一日，把爆

藥彈擲皇帝尼古拉士，不成被縛。臨刑時道：「我把一個爆烈彈，換萬民自由，死怕什麼！」這都是夏姑娘一死的餘烈哩。此是後話，不必多述。如今再說瓦德西那日送了克蘭斯去後，幾次去看彩雲。却總被門上阻當。後來彩雲約會在葉爾丹園，方得相會。從此就買囑了管園人，每逢彩雲到園，管園人就去通信。如此習以為常，一月中總要見面好幾次，情長日短，倏忽又是幾月。那時正是溥儀初過，新涼乍生，薄袖輕衫，易生情興，瓦德西徘徊旅館，靜待好音，誰知日復一日，消息杳然，悶極無聊，只好坐在輪椅中，把日報消遣。忽見緊要新聞欄內，載一條云：「清國俄德奧荷公使金鈞三年任滿，現在清廷已另派許鏡徵前來接替，不日到俄」云云。瓦德西看到這裏，不覺呆了，因想怪道彩雲這禮拜不來相約，原來快要回國了。轉念道：「既然快要相離，更應該會得勤些，纔見得要好！」瓦德西手裏拿了張報紙，呆呆忖度個不了，忽然侍者送上二個電報道，這是貴國使館裏送來的。瓦德西連忙拆看，却是本國陸軍大將打給他的，有緊要公事，令其即日回國，詞意很是嚴厲，知道不能耽擱的，就嘆口氣道：「這真巧了，難道一面緣都沒有了？」丟下電報，走到臥室裏，換了套出門衣服，逕赴葉爾丹園而來，意思想去碰碰，或者得見，也未可定。誰知到園問問管園的，說好久沒有來過。等了一天，也是枉然。瓦德西沒法，只好寫了一封信，交給管園的，叮囑等中國公使夫人來時手交，自己硬了心腸，匆匆回寓，料理行裝。第二日一早，趁了火車，回德國去了，不提。單說彩雲正與瓦德西，打得火熱，那裏分拆得開，知道雲青任期將滿，早就攛掇雲青，在北京託了奉如，運動連任。

。誰知竟不能成。這日雲青忽接了許鏡激的電信，已經到了柏林，三日內就要到俄。雲青進來告訴彩雲，叫他趕緊收拾行李。彩雲聽了這信，彷彿打個焦雷，恨不立刻去見瓦德西，訴訴離情。無奈被雲青終日逼緊着拾掇，而且這事，連阿福都瞞起的。不提枉壓，阿福尚在那裏尋冤索癢，風言醋語，所以連通信的人都沒有，只好肚裏叫苦罷了。直到雲青交卸了公務，一切行李都已上了火車站，叫阿福押去，雲青又被畢慕謫去吃早飯餞別，彩雲得了這個巧當兒，求一個小公兒，許了他錢，去雇了一輛買賣車，獨自趕往葉爾丹園，滿擬遇見瓦德西，說些體己話兒。酒些知心淚，也不枉相識一場。誰知一進園，正要去尋管園的，他倒早迎上來，笑嘻嘻拿着一封信道：「太太貴忙呀！這就是瓦德西先生留下的信兒，你瞧罷！」彩雲怔一怔，忙接了，只見紙上寫着道：

彩雲夫人愛鑒：昨讀日報，知錦車行過，正爾神傷；不意鄙人，亦牽王事，束裝待發。嗚呼！我兩人何緣慳耶？十旬之愛，盡於浹辰。別淚盈懷，無地可洒，期於葉爾丹園叢薄間，作末日之握，乃夕陽無限，而谷音寂然，林鳥有情，送我哀響；僕今去矣。卿亦長辭！海濤萬里，相思百年，落月屋梁，再見以夢，亞鴻有便，惠我好音！

末署，「愛友瓦德西拜上。」彩雲就把信插入衣袋裏，笑問那管園的道：「瓦德西先生多贈給你這信的！他說什麼沒有？」管園的道：「他前天給我的，倒沒有說別的，就恨太太不來。」彩雲點點頭。含着一包眼淚，慢慢上車，逕叫向火車站而來。到得車站，恰好見雲青剛上火車，俄國首相兼外

部大臣吉爾斯，德奧荷三國公使，畫師畢葉，還有中國後任公使許鏡激奏留的繙譯隨員等，鬧哄哄多少人，都來送行。雲青正應酬得汗流浹背，那裏有工夫留心彩雲的事情，只有阿福此時，看見彩雲坐了一輛買賣車，如飛從東馳來，心裏就詫異，連忙迎上來。望了幾望彩雲的眼睛，對彩雲微微一笑，彩雲倒轉了頭也不理他，自顧已到停車場，自然有老媽子等扶着上車了，不一會，汽笛聲，一股濃煙，直從煙突噴出，那火車就慢慢行動，停車場上送的人，有拱手的，有脫帽的，有揚巾的，一片平安祝頌聲裏，就風馳電捲，離了聖彼得堡而去。三日到了柏林，雲青把例行公事完了，就趕馬賽。可巧前次坐來的薩克森船，於八月十六日，開往中國上海，仍是聚會計去講定妥了。十五日夜飯後，大家登了舟，雲青彩雲仍坐了頭等艙。部署相定，那船主質克笑着走進艙來，向雲青彩雲道：「我們真算有緣了，夾去都坐了小可的船。雲青不會說外國話，只好彩雲應酬了一會。質克方去了，開了船。質克非常招呼，自己有時也來走走，彩雲也常到船頂去散步乘涼，偶然就在質克屋裏坐坐。原來彩雲自離了俄都，想着未給瓦德西作別，心中總覺不安，有時拿出信看看，未免對月傷懷，臨風洒淚，自己德話雖會說，却不會寫，連回信都難寄一封，更覺悶悶不樂。質克連日看出彩雲不樂，雖不解緣故，倒常常想法驅她快活。彩雲很感激他，按下不表。且說阿福自從那日見了瓦德西後，就動了疑，不過究竟主僕名分，不好十分露相，只把語言試探而已。有一晚，薩克森船正在地中海行駛，一更初定，明月中天，船上乘客，大半歸房就寢，滿船靜悄悄的，但聞鼻息呼聲，阿福一人睡在艙中反覆不安，心

裏覺得躁煩，就起來，披了一件小羅衫走出來，從扶梯上爬到船頂，却見頂上寂無人聲，照着一片白迷濛的月色，涼風颯颯，冷露玲玲，爽快異常。阿福就靠在帆桅上，賞玩海中夜景，正在得趣，忽覺眼前黑黝黝的好像一個人影直掠烟突而過，心裏一驚，連忙蹣手蹣腳跟上去，遠遠見相離一箭之地，果真有個人，飛快的衝着船首走去，那身量窈窕，像個女子後影，可辨不清是中是西。阿福方要定睛認認，只聽船長小室的門，哐的一聲，那女影就不見了。阿福心想，原來這船長是有家眷的，我左右空着，何妨去偷看看他們做什麼。想着，就溜到那屋旁。只見這屋，兩面都有一尺來大小的玻璃推窗，紅色氈簾正鈎起，阿福向裏一張，只見室內漆黑無光，就在漏進去一點月光裏頭，隱約見那女子背坐在一張藍絨靠背上，賈克正站起，一手要鑷電燈的活機，那女子連連搖手，說了幾句咕唧咕嚕的話。賈克只涎笑，擺着身，手掏衣袋裏，掏出個彷彿是信的小封兒，遠遠託着說話，大約叫那女子看。那女子瞥然伸手來奪。賈克趁勢，拉着那女子的手，湊在耳邊，低低的說。那女子斜釘了賈克一眼，就回過臉來，急忙探頭向門外一張，順手却把簾子歛的拉上，阿福在這當兒簾縫裏，正給那女子打個照面，不覺啊呀一聲道：「可了不得了！」正是：前身應是瑣首佛，半夜猶張素女圖。欲知阿福因何發喊，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游草地，商量請客單，

借花園，開設譚瀛會。

話說阿福在簾縫裏看去，迷迷糊糊，活像是那一個人，心裏一急，幾乎啊呀的喊出來。忽然轉念一想，賓克這東西，凶狠異常，不要自己吃不了兜着走。側耳聽時，那屋是西洋柳條板實拚的，屋裏做事，外面聲息不漏。阿福沒法，待要抽門，却聽得對面韃韃的腳聲。探頭一望，不提防碧沈沈兩隻琉璃眼，亂蓬蓬一身花點毛，倒是一條二尺來高的哈吧狗，搖頭擺尾，急騰騰地向船頭上趕着一隻錦毛獅子母狗去了。阿福啐了一口，暗道：「畜生也欺負人起來！」說罷，垂頭喪氣的，正在一頭心裏盤算，一頭趑回扶梯邊來，瞥然又見一個人影，在眼角裏一閃。急急忙忙，繞着船左舷，搶前幾步，下梯去了。阿福倒怔了怔：心想他們幹事怎麼這麼快！自己無計思量，也就下樓歸艙安歇，氣一回，恨一回，反覆了一夜，到天亮倒落惚了，朦朧中忽然人聲鼎沸，驚醒起來，却聽在二等艙裏，是個蘇州口音。細聽正是匡次芳帶出來的一個家人。高聲道：「哼，外國人！船主！外國人買幾個銅錢介？船主生幾個頭幾隻臂膊介。勳現世，五朵問問俚！昨晚仗裏做個啥事體嘍？儂拉艙面浪，聽子一夜朵，儂弄壞子俚大鑿間一隻玻璃杯，俚倒勿答應，個末俚弄壞子公使夫人，倒弗翻淘。」這家人說到這裏，就聽見有個外國人，不曉得咕咧咕嚕，又嚷些什麼。隨後便是次芳喝道：「混賬東西！金大人來了！還敢胡說！給我滾出去！」只聽那家人一頭走，一頭還在咕嚕道：「裏勢個事體，本來金大人應該管哉！」阿福聽了這些話心裏詫異，想昨夜同在艙面，怎麼沒有碰見呢？後來聽見主人也出來，曉得

事情越發鬧大了。連忙穿好衣服走出來。只見大家都在二等艙裏。次芳正在給霍克做手勢陪不是。雲青却在艙門口呆着臉站着。彩雲不敢進來，也在艙外遠遠探頭探腦，看見阿福，就招手兒。阿福走上去道：「倒底怎麼回事呢？」彩雲道：「誰知道！這天殺的，打碎了人家的一隻杯子，人家罵他，要他賠，他就無法無天起來。」阿福冷笑道：「沒縫的蛋兒蒼蠅也不鑽，倒是如今弄得老爺都知道，我倒在這裏發愁。」彩雲別轉臉，正要回答，雲青却氣憤憤的走回來。阿福連忙站開。雲青眼釘着彩雲道：「你還出來趕什麼？」彩雲聽了這話頭兒，一扭身，飛奔的往頭等艙而去。雲青也隨後跟來。彩雲一進艙，倒下吊床，雙手捧着臉，嗚嗚咽咽大哭起來。雲青道：「咦，怎麼你倒哭了！」彩雲咽着道：「怎麼叫我不哭呢！我是沒有老爺的苦人呀，儘叫人家欺負的！」雲青愕然道：「這，這是什麼話？」彩雲接着道：「我那裏還有老爺呢！別人家老爺，總護着自己身邊人，就是做了醜事，還要顧着向日恩情，一床錦被，遮蓋遮蓋。況且沒有巴柄的事兒，給一個低三下四的奴才，含血噴人，自己倒站着聽風涼話兒！沒事人兒一大堆，不發一句話，就算你明白不相信，人家看你這樣兒，只說你老爺也信了。我這冤枉，那裏再洗得清呢！」原來雲青剛纔一起床，就去看次芳。可巧碰下這事，聽了那家人的話，氣極了，沒有思前想後，一盆之火走來，想把彩雲往大海一丟，方雪此恥。及至走進來，不防兜頭給彩雲一哭，見了那嬌模樣，已是軟了五分；又聽見這一番話，說得有理，自己想想，也實在沒有憑據，那怒氣自然又平了三分。就道：「你不做歹事，人家怎麼憑空說你呢？」彩雲在床上連連蹬

足哭道：「這都是老爺害我的！學什麼勞什子的外國話！學了話，不叫給外國人應酬，也還罷了，偏這回老爺卸了任，把奸一點的繙譯，都奏留給後任了。一下船，逼着我做通事，因此認得了賀克，人家早就動了疑。昨天我自己又不小心，爲了請賀克代寫一封柏林女朋友的送行回信，晚上到他房裏去過一趟，那裏想得到鬧出這個亂兒來呢！」說着，撇的翻身，在枕邊掏出一封西文的信，往雲青懷裏一擲道：「你不信，你瞧！這書信還在這裏呢！」彩雲擲出了信，更加號陶起來，口口聲聲要尋死。雲青雖不認得西文，見她堂堂冠冕，擲出信來，知道不是說謊了。聽她哭得淒慘，不要說一團疑雲，自然飛到爪窪國去，倒更起了憐惜之心，只得安慰道：「既然你自己相信，對得起我，也就罷了，我也從此不提。你也不必哭了。」彩雲只管撒嬌撒癢的痛哭，說：「人家壞了我名節，你倒肯罷了！」雲青沒法，只好許他到中國後，送辦那家人，方纔收旗息鼓。外面賀克吵鬧一回，幸虧次芳再四調停，也算無事了。阿福先見雲青動怒，也怕尋根問底，早就暗暗跟了進來。聽了一回，知道沒下文，自然放心去了。從此海程迅速，倒甚平安，所過埠頭，無非循例應酬，毫無新聞趣事可記，按下慢表。如今且說離上海五六里地方，有一座出名的大花園，叫做味蕪園，這座花園，坐落不多，四面圍着嫩綠的大草地，草地中間，矗立一座巍煥的跳舞廳，大家都叫他做安凱第。原是中國士女，會集茗話之所。這日正在深秋天氣，節近重陽，草作金色，楓吐火光，秋花亂開，梧葉飄墮，佳人油碧，公子絲鞭，拾翠尋芳，歌來舞往，非常熱鬧。其時又當夕陽銜山，一片血色般的晚霞，斜照在草地上，迎着

這片光中，却有個骨秀神腴光風霽月的老者，一手捋着淡淡的黃鬚，緩步行來。背後隨着個中年人，也是眉目英挺，氣概端凝，胸羅匡濟之才，面盎詩書之澤。一壁閒談，一壁走的齊向那大洋房前進。那老者忽然歎道：「若非老夫微洵淹滯，此時早已在倫敦巴黎，呼吸西洋自由空氣了！」那中年笑道：「我們此時，若在西洋，這談瀛勝會，那得舉發！大人的清恙，正天所以留大人爲羣英之總持也！可見蓋贊之衆，亦非偶然。」那老者道：「我兄獎飾過當，老夫豈敢！但難得此時羣賢畢集，不能無此盛舉，以誌一時之奇遇。前日託兄所擬的客單，不知已擬好嗎？」那中年道：「職道已將現在這裏的人，大略擬就，不知有無掛漏；請大人過目！」說着，就趕忙在靴統裏抽出一個梅紅全帖，雙手遞給老者，那老者揭開一看，只見那帖上寫道：

本月重九日，敬借味菴園，開談瀛會。凡我同人，或持旄履聘，或憑軾偶游，足跡曾及他洲，壯游逾乎重譯者，皆得來預斯會。侵他山攻錯之資，集世界交通之益，翹盼旌旄，勿吝金玉！敬列台銜於左：

記名道日本出使大臣呂大人印蒼舒號順齋。

前充德國正使李大人印豐寶號台震。

直隸候補道，前充美日總出使大臣雲大人印宏號仁甫。

湖北候補道職權總辦前充德國參贊徐大人印英號忠甫。

直隸補道招商局總辦前奉旨游歷法國馬大人印中堅號美哉；

現任常道前奉旨游歷英國柴大人印蘇號韻甫；

大理寺正堂前充英法出使大臣俞大人印耿號西塘；

分省補用道前奉旨游歷各國現充英法義比四國參贊王大人印恭號子度。

下面另寫一行「愚弟薛輔仁頓首拜訂。」看官：你們道這老者是誰？原來就是無錫薛淑雲。還是去年七月，奉了出使英法義比四國之命，誰知淑雲奉命之後，一病經年，至今尚未放洋，月內方纔來滬，駐節天后宮，還須調養多時，再行啓程，那個中年人，就是雲青那年與雲仁甫同見的王子度，原是這回淑雲奏調他做參贊，一同出洋的。這兩人都當世通才，深知世界大勢，氣味甚是相投。當時在滬無事，恰值幾個舊友，如呂順齋從日本任滿歸朝，徐忠華爲辦鐵料來滬，美哉仁甫則本寓此間，淑雲素性好客，來此地聚着許多高朋，因與子度商量，擬邀曾經出洋者，作一盛會，借此聚集冠裳，兼可研究世局。其時恰好京卿俞西塘，有奉旨查辦事件；常鎮道柴韻甫，有與上海道會商事件，這兩人也是一時有名人物，不期而遇，都聚在一處。所以子度一併延請了。閒話少說。話說當時淑雲看了客單，微笑道：「大約不過這幾個人罷了？就少了雲青和次芳兩個！聽說也快回國，不知他們趕得上嗎？」子度一面接過客單，一面答道：「昨天知道雲青夫人，已經到這裏來迎接了。上海道已把洋務局預備出來，專候使節。大約今明必到。」言次兩人已踏上了那大洋房的平台。正要進門，忽然門外

風馳電掣的來了兩輛華麗馬車，後面塵蹄起處，跟着四匹高頭大馬，馬上跨着戴紅纓帽的四個俊俏。那車一到洋房門口，停住了，就有一羣老媽丫頭，開了車門，扶出兩位佳人，一個是中年的貴婦，一個是姣小的雛姬，都是珠圍翠繞，粉涵脂酥，款步進門而來。淑雲子度，倒站着看呆了。子度低低向淑雲說道：「那年輕的，不是雯青的如夫人嗎？大約那中年的，就是正太太了。」淑雲點頭道：「不彀，大約雯青已到了，我們客單上，快添上罷！我想我先回拜他一趟，後日好相見。你在這裏給主人把後天的事情說定，叫他把東邊老園的花廳，借給我們做會所就得了。」子度答應，自去找尋主人，這裏淑雲見雯青的家眷，許多人簇擁着上樓，揀定座兒，自去啜茗，淑雲也無心細看，連忙叫着管家伺候，忽忽上車回去拜客不提。原來雯青還是昨日上午抵埠的，被脚靴手版，膠擾了一日，臨到上燈時，方領了彩雲，進了洋務局公館，知道夫人在此，連忙接來，夫妻團聚，暢話離情，快活自不必說。到了次日，雯青叫張夫人領着彩雲各處去游玩。自己也出門拜訪友好，直鬧到天黑方歸。正在上房，一面叫彩雲伺候更衣，一面與夫人談天。細問今日游玩的景緻。張夫人一一的訴說。那當兒，金升拿着個帖子，上來回道：「剛纔薛大人自己來過，請大人日後到味蕪園一聚，萬勿推辭！臨走留下了一個帖子。」雯青就在金升手裏，看了一眼：微笑道：「原來這班人都在這裏，倒也難得！」又向金升道：「你去外頭招呼匡大人一聲，說我去的，叫匡大人也去，不可辜負了薛大人一片雅意。」金升諾諾答應下去，當日無話。單說這日重陽佳節，雯青在洋務局吃了早飯，約着次芳坐車直到味蕪園，

到得園門，把車拉進老園洋房停着，只見門口已停滿了五六輛轎車，階上站着無數紅櫻青褂的家人，雲青次芳一同下車，就有家人去通報，淑雲滿面笑容的把雲青次芳迎接進去。此時花廳上，早是冠裳濟楚，坐着無數客人，見雲青過來，都站起來讓。雲青周圍一看，只見順齋台霞仁甫美菽忠華子度一班熟人，都在那裏。雲青一一寒暄了幾句，方纔告坐。淑雲先開口向雲青道：「我們還是那年在一家春一敘，一別十年，不想又在這裏相會。最難得的，仍是原班，不弱一個！不過綠鬢少年，都換了華顛老子了。」說罷，拈鬚微笑。子度道：「記得那年全安棧相見的時候，正是雲兄大魁天下衣錦榮歸的當兒，少年富貴，真使弟輩豔羨無窮。」雲青道：「少年陳跡，令人汗顏，小弟只記得那年聞高論，所談西國政治藝術，天驚石破，推崇備至，私心竊以為過當！如今靠着國家洪福，周遊各國，方信諸君言之不謬。可惜小弟學淺才疎，不能替國家宣揚令德，那裏及淑翁博聞多識，中外仰望，又有子度兄相助為理？此次出洋，必能爭回多少利權，增重多少國體。弟輩惟有拭目相望耳！」淑雲子度說罷，避了一回。台霞道：「那時中國風氣未開，有人討論西學，就是漢奸，雲兄，你還記得嗎？」郭筠仙侍郎，喜談洋務，幾乎被鄉人驅逐；曾劾剛毅侯，學了洋文，他的夫人喜歡彈彈洋琴，人家就說他吃教的。這些粗俗的事情，尚且如此，政治藝術，不要說雲兄疑心，便是弟輩，也不能十分堅信。」美菽道：「如今大家眼光，比從前又換一點兒了，聽說俞西塘京卿，在家飲食起居，都依洋派，公子小姐，出門常穿西裝，在京裏應酬場中，到也沒有聽見人家議論他，豈不奇怪！」大家聽

了，正要勸問，只見一個家人手持紅帖，匆忙進來通報道：「俞大人到！」雯青一眼看去，只見走進一個四十多歲的體面人來，細長幹兒，橢圓臉兒，雪白的皮色，烏油油兩縷微鬚，藍頂花翎，滿面風芒的，就給淑雲作下揖去，口裏連說遲到。淑雲正在送茶，後面家人又領進一位粗眉大眼挺腰凸肚的客人，淑雲順手也送了茶，就招呼雯青道：「這位就是柴韻甫觀察，新從常鎮任所到此。我們此會，借重不少哩！」韻甫忙說不敢，就給大家相見。淑雲見客已到齊，忙叫家人擺起酒來，送酒定座，忙了一回。於是各各歸坐，舉杯道謝之後，大家就縱飲暢談起來。雯青向順齋道：「聽說東瀛從前崇尚漢學，遺籍甚多，往往有中土失傳之本，而彼國尚有流傳。弟在海外，就知閣下搜輯甚多，正有功藝林之作也。」順齋道：「經生結習，沒有什麼關係的。要比到子度兄所作的日本國志，把島國的政洽風俗，網羅無遺，正是問鼎康瓠，不可同語了！」子度道：「日本自明治變法，三十年來，進步之速，可驚可愕，弟的這書，也不過斷爛朝報，一篇陳賬，不適用的了。」西塘道：「日本近注意朝鮮，到是一件極可慮的事。卽如那年朝鮮李是應之亂，日本已遣外務卿井上馨率兵前往，幸虧我兵先到半日，得以和平了事。否則朝鮮早變了琉球之續了。」子度微笑，指着淑雲順齋道：「這事都虧了兩位贊助之功。」淑雲道：「豈敢！小弟不過上書莊制軍，請其先發海軍往救，不必轉商總理衙門，致稽時日罷了。至這事成功的樞紐，……」說到這裏，向着順齋道：「究竟還靠順齋在東京，探得確信，急遞密電，所以制軍得豫爲之備，迅速成功哩。」美菽道：「可惜後來伊藤博文到津，何太真受了此

洋之命，與彼立了攻守同盟的條約，我恐朝鮮將來有事。中日兩國，必然難免爭端罷！」雯青道：「朝鮮一地，不但日本眈眈虎視，即俄國蓄意，亦非一日了。」淑雲道：「不差，小弟聞得吾兄這回回國，俄皇有臨別之言，不曉得究竟如何說法？」雯青道：「我兄消息好靈，此事確是有的，就是兄弟這次回國時，到俄宮辭別，俄皇特爲免冠握手，對兄弟道：『近來外人都道朕欲和貴國爲難，且有吞併朝鮮的意思，這種議論，都是西邊大國造出來離間我們邦交的。其實中俄交誼，在各國之先，朕那裏肯廢棄呢！況且我國新滅了波蘭，又割了瑞典芬蘭，還有圖爾齊斯坦各部，朕日夜兢兢，方要綏和斯地，萬不願生事境外的。至於東境鐵路，原爲運輸海參威庫春商貨起見，更沒別意。又有人說我國海軍，被英國截住君士但丁峽，沒了屯泊所，所以要從事朝鮮，這話更不然了。近年我已在黑海旁邊，得了停泊善澳，北邊又有煤礦，又在庫頁島得了海口兩處，皆風盡水暖，墟苗豐富的；再者俄與丹馬婚姻之國，尙要濟師，丹馬海峽，也可借道，何必要朝鮮呢！貴大人歸國，可將此意，勸告政府，務乞睦誼。』這都是俄皇親口對弟說的。至於其說是否發於至誠，弟却不敢妄斷，只好據以直告罷了。」

淑雲道：「現在各國內力充滿，譬如一杯滿水，不能不溢於外，侵略政策，出自天然。俄皇的話，就實是真心。那裏強得過天運呢！」孫子曰：「毋恃人之不來，恃我有以待之！」爲今之計，我國只有力圖自強，方足自存在這種大戰國世界哩！」雯青道：「當今自強之道，究以何者爲先？淑翁留心有素，必能發揮宏議。」淑雲道：「富強大計，條目繁多，弟輩盡測，那裏能盡！只就職分所當盡者，即如

現在交涉裏頭，有兩件必須力爭的，第一件，該把我國列入公法之內，凡事不至十分吃虧。第二件，南洋各埠，都該添設領事，使僑民有所依歸。這兩事：雖然看似尋常，却與大局很有關係，弟從前曾有論著，這回出去，決計要實行的了。」次芳道：「淑翁所論。自是外交急務，論內政。愚意當以練兵爲第一，練兵之中，尤以練海軍爲最重要。近日北洋海軍，經威毅伯極意經營，丁雨汀盡心操演，將來必能收效的。但今聞海軍衙門，軍需要款，常有移作別用的，一國命脈所係，豈容兒戲呢？真不可解了！」忠華道：「練兵固不可緩。然依弟愚見。如以化學比例。兵事尙是混合體。決非原質。歷觀各國立國，各有原質，如英國的原質是商，德國的原質是工，美國的原質是農。農工商三樣，實是國家的命脈。各依其國的風俗。性情，政策，因而有所注重。我國倘要自強，必當使商有新思想，工有新技術，農有新樹藝，方有振興的希望哩！」仁甫道：「實業戰爭，原比兵力戰爭更烈，忠華兄真探本之論！小弟這回遊歷英美，留心工商界，覺得現在有兩件怪物，其力足以滅國殄種，我國所必當預防的，一是銀行，一是鐵路。銀行非錢鋪可比，經其規制，一國金錢的勢力，聽其弛張了；鐵路亦非驛站可比，入其範圍，一國交通的機關，受其節制了。我國若不先自下手，自辦銀行，自築鐵路，必被外人先我着鞭，倒是心腹大患哩！」台震道：「西國富強的本原，據兄弟愚見，却不盡在這些治兵、制器、惠工、通商諸事上頭哩！第一在政體。西人視國家爲百姓的公產，不是朝廷的世業，一切政事，內有上下議院，外有地方自治，人人有議政的權柄，自然人人有愛國的思想了。第二在教育，各

國學堂林立，百姓讀書，歸國家管理，無論何人，不准不讀書，西人叫做強迫教育。通國無不識字的百姓，即販夫走卒，也都通曉天下大勢，民智日進，國力自然日大了。又不禁黨會，增大他的團結力；不諱權利，養成他的競爭心，尊信義，重廉恥，還是餘事哩。我國現在事事要仿效西法，徒然用心，這些機器事業的形迹，是不中用的。」西塘道：「政體一層，我國數千年來，都是皇上一人獨斷的，一時恐難改變。只有教育一事，萬不可緩。現在我國四萬萬人，讀書識字的，還不到一萬萬大半癡愚無知，無怪他們要叫我們做半開化國了。現在朝廷如肯廢了科舉，大開學堂，十年之後，必然收效。不過弟意，現辦學堂。這些專門高等的，倒可從緩。只有普通小學堂，最是要緊；因為小學堂，是專教成好百姓的，只要有了好百姓，就不怕他沒有好國家了。」韻甫道：「辦學堂，開民智，固然是要緊，但也有一層流弊，該慎之於始。兄弟從前到過各國學堂，常聽見那些學生，終日在那裏講究什麼盧梭的民約論，孟德斯鳩的法律魂，滿口裏無非「革命」「流血」「平權」「自由」的話，我國如果要開學堂，先要把這種書禁絕，不許學生窩目纔好；否則開了學堂，不是造就人材，倒造就叛逆了。」美哉道：「要說到這個流弊，如今還早哩！現在我國民智不開，固然在上的人，教育無方，然也是我國文字太深，且與語言分途的緣故，那裏能給言文一致的國度比較呢！兄弟的意思，現在必須另造一種通行文字，給白話一樣的方好。還有一事，各國提倡文學，最重小說戲曲，因為百姓容易受他的感化；如今我國的小說戲曲，太不講究了。佳人才子，千篇一律，固然毫無道理；否則開口便是驪山老母，齊

天大盟，閉口又是白玉堂，黃天霸，一派妖亂迷信的話，布滿在下心裏，北幾省此風更甚，倒也是開化的一件大大可慮的事哩！」當時味蕪園席上的人，你一句，我一句，正在與高彩烈，議論天下大勢的時候，忽見走進一個家人，站在雲青身邊，低低的回道：「太太打發人來，說京裏有緊要電報到來，請老爺即刻回去。」大家都吃了一驚，方隔斷了話頭。雲青心裏有事，坐不住，只好起身告辭。正是海客高譚驚四座，京華芳訊報三遷。欲知後事，且聽下回。

第十九回

淋漓數行墨，五陵未死健兒心；

的燦三明珠，一笑來觴名士壽。

上回叙的是薛淑雲在味蕪園開譚瀛會，大家正在高談闊論，忽因雲青家中接到了京電。不知甚事，雲青不及終席，就道謝與辭，趕回洋務局公館，却見夫人滿面笑容的，接出中堂道：「恭喜老爺。」雲青倒愕然道：「喜從何來？」張夫人笑道：「別忙，橫豎跑不了，你且換了衣服。彩雲，煩你把剛纔大人打的電報，拿給老爺看。」那個當兒，阿福站在雲青面前，脫帽換靴，彩雲爬在張夫人椅子背上，怔怔的聽着。猛聽得夫人呼喚，忙道：「太太攔在那裏呢！」夫人道：「剛在屋裏書桌兒上給你同看的，怎麼忘了？」彩雲一笑，扭身進去。這裏張夫人看着阿福給雲青升冠卸褂，解帶脫靴，換好便衣，

靠窗坐着，阿福自出宅門。彩雲恰好手拿個紅字白封兒，跨出房來。雲青忙伸手來接。彩雲偏一縮手，遞給張夫人道：「太太看，這個是不是？」夫人點頭，順手遞在雲青手裏，雲青抽出，只見電文道：

上海斜橋洋務局出使大人金鑒：燕得內信，兄派總署，諭行發，囑速來。羣庚。

雲青看完道：「這倒想不到的，既然小燕傳出來的消息，必是確的，只好明後日動身了。」夫人

道：「小燕是誰？」雲青道：「就是莊煥英侍郎，從前中俄交界關，我也託他呈遞的。這人非常能幹

，東西兩宮，都喜歡他，連內監們也沒個說他不好，所以上頭的舉動，他總比人家先曉得一點。他來招呼我，足見要好，倒不可辜負。夫人你可領着彩雲，把行李趕緊拾掇起來，我們後日準走。」張夫

人答應了，自去收拾。雲青也出門至各處辭行。恰值淑雲子度，也定明日放洋，忠華回湖北，韻甫回

鎮江，常晚韻甫作主人，還在密采里吃了一頓，歡聚至更深而散。明日各奔前程。話分兩頭，如今且

把各人按下，單說雲青帶着全眷並次芳等，乘輪赴津。到津後，直託次芳護着家眷船，由水路進發，

自己特向威毅伯處，借了一輛驛車，帶着老僕金升及兩個俊童，輕車簡從，先從旱路進京。此時正是

秋末冬初，川原蕭索，涼風颯颯，黃沙漫漫，這日走到河西路地方，一個銅盆大的落日，只留得半個

在地平線上，顏色恰似初開的淡紅西瓜一般，回光反照，在幾家野店的屋脊上，煞是好看。原來那地

方，正是河西路的大鎮，一條很長的街，街上也有個小小巡檢衙門，衙門旁，客店甚多。雲青車子

過街口，就有許多店夥迎上來，要攔這個好買賣，老遠的喊道：「我們那兒屋子乾淨，炕兒大，吃喝

這回替他老人家給老佛爺和佛爺辦洋貨進去的。這位莊大人，彷彿是皇帝的好朋友，太后的老總管，說句把話，比什麼也靈。你別靠着主人，有一個什麼官兒仗腰子，就是斗大的紅頂兒，只要給莊大人輕輕一撥，保管骨碌碌的滾下來，你明白點兒，我勸你走罷！」雲青聽到這裏，忍不住蹙的跳下車來，喝金升道：「你得無禮！」就走上幾步，給那少年作揖道：「足下休作這老奴的準，大概他今天喝醉了！既然這屋子是足下先來，那有遷讓的理！況剛纔聽那位說，足下是小燕兄的世兄，兄弟給小燕數十年交好，足下出門，方且該諸事照應，倒爭奪起屋子來，笑話，笑話！」說罷，就回頭問着那些站着的店夥道：「這裏兩廂有空屋沒有？要沒有，我們好找別家。」店夥連忙應着：「有，東廂空着。」雲青向金升道，把行李搬往東廂，不許多事。」此時那少年見雲青氣概堂皇，說話又來得正大，知道不是尋常過客，對反過臉，很足恭的還了一揖，問道：「不敢動問尊駕高姓大名？」雲青笑道：「不敢，在下就是金雲青。」那少年忽然臉上一紅道：「呀，可了不得，早知是金老伯，就是尊價這人太甚，也不該給他爭執了！可恨他終究沒提個金字，如今老伯只好寬恕小姪無知冒犯，請裏邊去坐罷，小姪情願奉讓正屋。」雲青口說不必，却大踏步走進中堂，昂然上坐。那少年只好下首陪着。紫膛臉的坐在旁邊。雲青道：「世兄大名，不是一個「南」字雅篆叫做稚燕嗎？這是兄弟常常聽令尊說的。」那莊稚燕只好應了個「是。」雲青又指着那紫膛臉的道：「倒是這位，沒有請教？」那個紫膛臉的半天沒有他插嘴處，但是看看莊稚燕如此奉承，早付是個大來頭，今忽然問到，就恭恭敬敬站着

道：「識道魚邦禮，號陽伯，山東濟南府人。因引見進京，在滬上遇見雅燕兄，相約着同行的。」雲青點點頭。莊雅燕又幾回請雲青把行李搬來。雲青連說不必。却說這中堂正對着那園場，四扇大窗洞開，場上的事，一目瞭然。雲青嘴說不必的時候，兩隻眼却只看着金升等搬運行李下車。還沒卸下，忽聽門外一陣響鈴，驢蹄自遠而近，不一會，就見一頭純黑色的高頭大騾，如風的捲進店來，騾上騎着一位六尺來高的身材，紅顏白髮，大眼長眉，一部雪一般的長鬚。頭戴編蒲遮日帽，身穿烏絨闊鑲的樂亭布袍，外罩一件韋陀金邊巴圖魯夾砍肩，脚蹬一雙綠皮蓋板快靴，一手背着個小包兒，一手攬着絲鞭，直闖到東廂邊，下了騾，把騾繫在一顆樹上，好像定下似的，不問長短，走進東廂，拉着一把椅子，就靠門坐下，高聲叫：「夥計，你把這頭騾好生喂着，委屈了，可問你！」那夥計連聲應着。待走，老者又喊道：「回來，回來！」夥計只得垂手站定。老者道：「回頭帶了開水來，打臉水，沏茶，別忘了！」那夥計又站了一回，見他無話，方走了。金升正待把行李搬進廂房，見了這個情形，忙拉住了店主人，瞪着眼問道：「你說東廂空着，怎麼又留別人？」那店主人陪着笑道：「這事只好求二爺包荒些。東廂不是王老爺來，原空着在那裏。誰知他老偏又來到。不瞞二爺說，別人早趕了。這位王老爺，又是城裏半壁街上有名的大刀王二，是個好漢，江湖上誰敢得罪他！所以只好求二爺回回貴上，僱們前是個好法子纔是。」一句話沒了，金升跺脚喊道：「我不知道什麼王二王三，」我只要屋子！」場上吵嚷，雲青雅燕，都聽得清清楚楚。雲青正要開口，却見雅燕走到台階上喊道：「你們

「嚷什麼，把金大人的行李，搬進這屋裏來就得了！」回過頭來，向着階上幾個家人道：「你們別閒着，快去幫個忙兒！」衆家人得了這一聲，就一闕上去，不由金升作主，七手八脚把東西都搬進來。店家看有了住處，慢慢就溜開。金升拿鋪蓋鋪在東首屋裏炕上，嘴裏還只管咕嚕，雲青只看不見不聞，由他們去鬧。直到拾掇停當，方站起來向稚燕道：「承世兄不棄，我們做一夜鄰居罷！」稚燕道：「老伯肯容小姪奉陪，已是三生之幸了！」雲青道了「豈敢」，就拱手道：「大家各便罷！」說完，兩個俊童，就打起簾子。雲青進了東屋，看金升部署了一回，那時天色已黑，屋裏烏洞洞，伸手不見五指，金升在網籃內翻出洋蠟台，將要點上。雲青搖手道：「且慢，」一邊說，一邊就掀簾出來。只見對面房靜悄悄的下着簾子，簾內燈燭輝煌。雲青忙走上幾步，伏在簾縫邊一張，只見莊魚兩人，盤腿對坐在炕上，當中擺着個炕几，几上堆滿了無數的真珠盤金表，鑽石鑲嵌小八音琴，還有各種西洋精巧玩意兒，映着炕上兩枝紅色宮燭，越顯得五色迷離，寶光閃爍。几盡頭却橫着一只香楠雕花畫匣，匣旁捲着一個玉潭錦緞的大手卷，只見稚燕却只顧把那些玩意一樣一樣給陽伯看，陽伯笑道：「這種東西，難道也是進貢的嗎？」稚燕正色道：「你別小看了這個，我們老人家一點盡忠報國的意思，全靠他哩！」陽伯怔了怔。稚燕忙接說道：「這個不怪你不懂，近來小主人，很願意維新，極喜歡西法，所以連這些新樣的小東西，都愛得了不得。不過這個意思，外人還沒有知道，我們老人家，給總管重公公是拜把子，是他通的信。每回上裏頭去，總帶一兩樣在袖子裏，奏對得高興，就進呈了。陽伯

，你別當他是玩意！我們老人家的苦心，要借這種小東西，引起上頭推行新政的心思。」陽伯點頭領會，順手又把那手卷，慢慢攤出來，一面看，一面說道：「就是這一樣東西，送給尊大人，不太菲嗎！」稚燕哈哈笑道：「你真不知道我們老爺子的脾氣了！他一生飽學，却沒有巴結上一便正途功名，心裏常常不平，只要碰着正途上的名公鉅卿，他事事偏要爭勝。這會兒，他見潘八瀛搜羅商彝周鼎，龔和甫收藏宋槧元鈔，他就立了一個願，專收王石谷的畫，先把書齋的名兒，叫做了百石齋，見得不到百幅不歇手，如今已有了九十九幅了，只少一幅。老爺子說，這一幅，必要鉅軸精品，好做個壓卷。說着，手指那畫卷道：「你看這幅長江萬里圖，又濃厚，又超脫，真是石谷四十歲後得意之作，老爺子見了，必然喜出望外，你求的事情，不要計備把海關道，只怕再大一點也行。」說到這裏，又拍着陽伯的肩道：「老陽，你可要好好謝我！剛纔從上海趕來的那個畫主兒，一個是寡婦，一個是小孩子，要不是我用絕情手段，硬把他們趕到巡檢司的衙門裏，你那裏能安穩得這幅畫呢！」陽伯道：「我倒想不到這個婦人跟那孩子，這麼潑潑，爲了這畫兒，不怕老遠的趕來，看剛纔那樣兒，真要給兄弟拚命了。」稚燕道：「你也別怪她，據你說，這婦人的丈夫，也是個名秀才，叫做張古董，爲了這幅畫，把家產都給了人，因此貧病死了。臨死叮囑子孫窮死不準賣，如今你騙了他來，只說看看就還，誰知你給他一捲走了，怎麼叫他不給你拚命呢！」陽伯聽了，笑了一笑。此時簾內的人，一遍一句說得高興。誰知簾外的人，一言半語也聽得清楚，雙青心裏暗道：「原來他們在那裏做傷天害理

的事情！怪道不會留我同住！想想有些不耐煩，正想回身，忽見西面壁上，一片雪白的燈光影裏，猓的現出一個黑人影子，彷彿手裏還拿把刀，一閃就閃上梁去了。雯青倒嚇一跳，恰要抬頭細看，只見窗外圍場中，飛快的跑進幾個人來，嘴裏嚷道：「好奇怪，巡檢衙門裏關的一男一女都跑掉了。」雯青見有人來，就輕輕溜回東屋，忙叫小童點起蠟來，擺着書看。耳朵却聽外面，只聽許多人直嚷到中堂。莊魚兩人聽了，直跳起來，問怎麼跑的。就有一个人回道：「恰纔有個管家，拿了金鈞金大人的片子，跑來見我們本官，說金大人給那兩人熟識，勸他幾句話，必然肯聽。金大人已給兩位大人說明，特爲叫小的來面見她們，哄她們回南的。本官信了，就請那管家進班房去。一進去半個時辰，再不出來，本官動疑，立刻打發我們去看，誰知早走得無影無蹤了。門却沒開，只開了一扇涼櫺子。兩個看班房的人：昏迷在地。本官已先派人去追，特叫小的來報知。」雯青聽得用了自己片子，倒也吃驚！忙跑出來，問那人道：「你看見那管家什麼樣子？」那人道：「是個老頭兒。」莊魚兩人聽了，倒面面相視了一回。雯青忙叫金升跟兩個童兒上來，叫那人相是不是。那人一見搖頭道：「不是，不是，那個是長白鬚子的。」莊魚兩人都道：「奇了，誰敢冒充金老伯的管家；還有那個片子，怎麼會到他手裏呢？」雯青冷笑道：「拿張片子有什麼奇。比片子再貴重點兒的東西，他要拿就拿。不瞞二位說。剛纔兄弟在屋裏，沒點燈，靠窗坐着，眼角邊忽然飛過一個人影，直鑽進你們屋裏去。兄弟正要叫，你們就鬧起跑了人了。依兄弟看來，跑了人還不要緊，倒怕屋裏東西，有什麼走失。」一語提醒兩

人，魚陽伯拔脚就走，纔打起簾兒，就忘命的喊道：「炕几上的畫兒，連匣子都那裏去了！」稚燕菱青也跟着進來，幫他四面搜尋，那有一點影兒！忽聽稚燕指着牆上叫道：「這幾行字兒是誰寫的？剛剛還是雪白的牆。」菱青就踱過來仰頭一看，見幾筆歪歪斜斜的行書，雖然粗率，倒有點倔強之態。菱青就一句一句的照讀道：

王二王二，殺人如兒戲，空際縱橫一把刀，專創人間不平氣！有圖曰長江，王二挾之飛出窗；還之孤兒寡婦手，看彼笑臉開雙雙！笑臉雙開，王二快哉，回鞭直指長安道，半壁街上秋風哀！

三個人都看呆了！門口許多人，也探頭探腦的詫異。陽伯拍着腿道：「這強盜好大胆，他放了人，搶了東西，還敢稱名道姓的嚇唬我！我今夜拿不住他算鐘頭！」稚燕道：「不但說姓名，連面貌都給你認清了！」陽伯喊道：「誰見狗面？」稚燕道：「你不記得給金老伯搶東廂房那個騎黑驃兒的者頭兒嗎？今兒的筆，不是他是誰？」陽伯聽了，歛然站起往外跑道：「不差，我們往東廂去拿這忘人！」稚燕冷笑道：「早哩，人家還睡着等你網呢！」陽伯不信，叫人去看，果然回說，一間空房，驢子也沒了。稚燕道：「那個人既有本事，衙門裏騙走人，又會在我們人堆裏取東西，那就是個了不得的。你一時那裏去找尋？我看今夜只好別鬧了，到明日再商量罷。」說完，就衝着菱青道：「老伯說是不是？」菱青自然附和了，陽伯只得低頭無語。稚燕就硬作主，把巡檢衙門報信人打發了，大家各散。

，當夜無話，雲青一醒來，已是「雞聲茅店，人迹板橋」的時候，只有四壁蟲聲唧唧，兩壁房裏，靜悄悄地。雲青忙叫升問時，誰知莊熊兩人，趕三更天，早某人馬翻騰的走了。雲青趕忙起來，鹽嗽，叫起車夫，駕好牲口，也自長行。看官，且莫問雲青，只說莊熊兩人，這晚走得怎早？原來魚關伯失去了這一份電賂，心裏好似已經革了官一般，在炕上反覆未眠，意思倒疑是雲青的手脚。稚燕道：「你有的是錢，只要你肯拿出來，東海龍王，還叫他搬了家。蝦蟆蟹將怕什麼？」又說了些京裏走門路的法子，把陽伯說得火拉拉的，等不到天亮，就催着稚燕趕路。一路鞭驟鳴馬，次日就進了京城，陽伯自找大店落宿，稚燕逕進內城，到錫鐵衛衙本宅下車。知道父親總理衙門散值初回，正歇中覺，自己把行李都盤一回，還沒了，早有人來叫。稚燕整衣上去，見小燕已換便衣，危坐在大洋附椅裏，着門簿上的來客。一個門公站在身旁。稚燕來了，那門公方托着門簿自去。小燕問了些盤辦的洋貨，稚燕一一回答了，順便告訴小燕有帽王石谷的長工圖，本來有個候補魚邦禮，要送給父親的，可惜半路被人搶去了。小燕道：「誰敢搶去？」稚燕因把路上盜圖的事，說了一遍，描寫畫角，都推在雲翻身上。小燕道：「雲青給我至好，何況這回派入總署，還是我的力量多哩，怎麼倒忘恩反噬？可恨！可恨！叫他等着罷！」稚燕冷笑道：「他還說爹爹許多話哩！」小燕作色道：「這兒且不用提他，我還有要事吩咐你哩！」趕快出城，給我上韓家澤餘慶堂雲雲城裏去一趟，叫他今兒午後，到後載門成着人花園裏伺候李老爺，說我吩咐的。別誤了！」稚燕怔着道：「李老爺是誰？大人自己不叫

，怎麼倒替人家叫？」小燕笑道：「這不怪你要不懂了！姓李的就是李純客，他是個當今老名士，年紀是三朝耆碩，文章爲四海宗師，如今要收羅名士，收羅了他，就是擒賊擒王之意。這個老頭兒相貌清癯，脾氣古怪，誰不合了他意，不論在大廷廣坐，也不管是名公鉅卿，頓時瞪起一雙穀秋眼，豎起三根曉星鬚，肆口謾罵，不留餘地。其實性情直率，不過是個老孩兒，曉得底細的常常當面戲弄他，他也不知道。他喜歡鬧鬧相公，又不肯出錢。只說相公都是愛慕文名，自來暱就的。那裏知道幾個有名的，如素雲是袁尚秋替他招呼，怡雲是成伯怡代爲道地，老先生還自鳴得意，說是風塵知己哩。就是這個菱雲，他最愛慕的，所以常常暗地貼錢給他，今兒個是他的生日，成伯怡祭酒；在他的雲臥園大集諸名士，替他做壽，大約那素雲怡雲必然到的，你快去招呼菱雲早些前去。」稚燕道：「這位老先生，有什麼權勢？爹爹這樣奉承他呢！」小燕哈哈笑道：「他的權勢大着哩！君相的斧鉞，威行百年，文人的筆墨，威行千年；我們的是非生死，將來全靠這般人的筆頭上定的。況且朝廷不日要考御史，聽說潘農兩尚書，都要勸純客去考。純客一到台諫，必然是個鐵中錚錚，我們要想在這個所在，做點事業，台諫的聲氣，總要聯絡通靈方好，豈可不燒燒冷灶呢！你別再煩絮！快些趕你的正經罷！我還要先到他家裏去訪問一趟哩。」說着，就叫套車伺候。稚燕只得退出，自去招呼菱雲。却說小燕便服輕車，叫車夫逕到城南保安寺街而來，那時秋高氣和，塵軟蹄輕，不一會，已到了門口，把車停在門前兩顆大榆樹蔭下，家人方要通報，小燕搖手說不必，自己輕跳下車，正跨進門，瞥見門上新貼

一幅淡紅硃砂箋的門對，寫得英秀瘦削，歷落傾斜的兩行字道：

保安寺街，藏書十萬卷；

戶部員外，補闕一千年。

小燕一笑。進門一個影壁。繞影壁而東，朝北三間倒廳，沿倒廳廊下一直進去，一個秋葉式的洞門裏面，方方一個小院落，庭前一架紫藤，綠葉森森，滿院種着木芙蓉，紅豔嬌酣，正是開花時候。三間靜室，垂着湘簾，悄無人聲。那當兒，恰好一陣微風，小燕覺得正在簾縫裏透出一股藥烟，清香沁鼻。掀簾進去，却見一個稚結小童，正拿着把破蒲扇，在中堂裏壁邊煮藥哩。見小燕進來，正要起立，只聽房裏高吟道：「淡墨羅巾燈畔字，小風鈴佩夢中人。」小燕一腳踏進去笑道：「夢中人是誰呢？」一面說，一面看，只見純客穿着件半舊熟羅半截衫，踏草鞋，本來好好兒一手捋着鬚，坐在一張舊竹榻上看書，看見小燕進來，連忙和身倒下，伏在一部破書上喘喘。顛聲道：「呀！怎麼小燕翁來了！老夫病體竟不能起來！怎好？」小燕道：「純老清恙，幾時起的？怎麼兄弟連影兒也不知。」純客道：「就是諸公定議替老夫做壽那天起的，可見老夫福薄，不克當諸公盛意。雲臥園一集，只怕今天去不成了。」小燕道：「風寒小疾，服藥後，當可小痊。還望先生速寫，以慰諸君渴望！」小燕說話時，却把眼偷瞧，只見榻上枕邊，插出一幅長箋，滿紙都是些抬頭，那抬頭却奇怪，不是閣下台端，也非長者左右，一疊連三全是「妄人」兩字。小燕覺得詫異，想要留心看他一兩行，

忽聽秋葉門外，有兩個人一路談話，一路蹣跚腳的進來。那時純客正要開口，只聽竹簾子拍的一聲。正是：十丈紅塵埋俠骨，一簾秋色變詩魂。不知來者何人。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一回

一系
八百里；

三寸舌，壓倒第一人。

原來進來的却非別人，就是袁尙秋和荀子珮。兩人掀簾進來，一見純客，都怔着道：「壽翁真又病了嗎？」純客道：「怎麼你們連病都不許生了？豈有此理！」尙秋見小燕在坐，連忙招呼道：「小燕先生，幾時來的？我進來時竟沒有見。」小燕道：「也纔來。」又給子珮相見。尙秋道：「純老的病，兄弟是知道的。」純客正色道：「你知道早哩！」尙秋帶笑吟哦道：「吾夫子之病，貧也！非病也！欲救貧病，除非炭敬。炭敬來饗，祝彼二湘！三湘伊何？維此壽香。」純客鼻子裏抽了一絲冷氣道：「壽香？還是他嗎？亦曰妄人而已矣！」尙秋然站起來，拈鬚高吟道：「厚祿故人書斷絕，含饑稚子色淒涼。」子珮道：「純老仔細，莫要忘了病體，跌了不是要處。」純客連忙坐下，叫童兒端藥碗來。尙秋道：「子珮好不知趣！純老那裏有病！」說着，踱出中間，喊道：「純老，且出來，兄弟這裏有封書子，請你看！」純客笑道：「偏是這個歪眼兒多歪，又要牽率老夫，看什麼信來！」

邊說，就走出來。小燕暗暗地看他，雖短短身材，梭梭骨格，而神宇清嚴，步履輕矯，方知道剛纔病是裝的，就低問子珮道：「今天雲臥園一局，倒底去得成嗎？」子珮笑道：「此老脾氣如此，不是八家再三勸駕，那裏肯就去呢？其實心裏要去得很哩！」小燕口裏應酬子珮，耳朵却聽外邊，只聽得向秋低低的兩句話，什麼因為先生誕日，願以二千金爲壽，又是什麼信是託他門生四川楊淑齋寄來的。小燕正要摸擬是誰的，忽聽純客笑着進來道：「我道是什麼書記翩翩應阮才，却原來是莊審香的一封臘蹄八行。」這當兒，恰好童子遞上藥來，一手却夾着個同心方勝兒。純客道：「藥不吃了，你手裏拿得什麼？」童子道：「說是成大人雲臥園來催請的。」純客忙取來拆開，原來是一首菩薩蠻詞：

涼風偷解芙蓉結，紅似君顏色；只見此花開，暹君君未來。三珠圓顆顆，玉樹蟠桃果；萬使久憑闌，鸞飛性羽單。

待愛凌雲速叩。

純老壽翁高軒，飛臨雲臥園，勿使停琴停踏，六眼穿也。

純客看完笑道：「這個捉刀人却不惡，倒捉弄得老夫秋興勃生了！」

雲臥園諸君等得久了，我們去休！」純客連聲道：「去休！去休！」小燕子珮大家趁此都立起來，純客却換了一套白衫袴，黑紗馬褂，手執一柄自己寫畫的白絹團扇，倒顯得紅顏白髮，風致蕭然。同着衆人出來上車，逕向成伯怡雲臥園而來。原來這個雲臥園，在後載門內，不是尋常園林，其地毗連一處王府，外面看着，一邊是宮闈巍峨，一邊是水木明瑟，莊嚴野逸，各擅其勝。伯怡本屬王孫，又是名士，住了這個名園，更是水石爲緣，縞紵無間；春秋佳日，懸榻留賓；偶然興到，隨地談諧，一觴一詠，恆亘昏旦；一官苜蓿，度外置之。世人都比他做神仙中人，這便是成伯怡雲臥園的一段歷史。閒話休提，且說純客小燕尙秋子珮四人，一同到了雲臥園門外，尙秋先跳下車，來扶純客，純客推開道：「讓老夫自走。別勞駕了！」原來純客還是初次到園，不免想賞玩一番。當時抬起頭來，只見兩邊蹲着一對崆峒白石巨眼獅，當中六扇銅綠色雲夢竹絲門，釘着一色鑲鐵獸環，門樓上虬棟虹梁，天矯入漢，正中橫着盤龍金字匾額，大書「雲臥園」三字。「雲」字上頂着「御賜」兩個小金字。純客道：「壯麗哉，王居也！黃冠草服，那裏配進去呢！」小燕笑道：「惟賢者而後樂此。」說話時，就有兩個家人，接了帖子，請個安道：「主人和衆位大人候久了。」說着就揚帖前導，直趨門來。門內就是一個方方的廣庭，庭中滿地都是合抱粗的奇松怪柏，龍幹撐雲，翠濤瀉玉，葉空中漏下的日光，都染成深綠色；松林盡處，一帶粉垣，天然界限，恰把全園遮斷。粉垣當中，一個大大的月洞門。尙秋領着純客諸人，就從此門進去。純客道：「這裏惜無宏景高樓。消受這一片濤聲。」

曹潛末了，已到了一座金碧輝煌的牌樓之下，樓額上寫着「五雲深處」四個大字，進了牌樓，一條五色碎石砌成的長隄，夾隄垂楊深綠，芙蓉綻紅，遠夾難無數蜀葵海棠。秋色繽紛，兩邊碧浪如鏡，掩映生姿；破芡殘荷，餘香猶在；正是波澄風定的時候。忽聽灘頭拍拍的幾聲，一羣鴛鴦鷺，鼓翼驚飛。純客道：「誰在那裏打鴨驚鷺？」尙秋指着池那邊道：「你們瞧，屈橋雙槳亂划，載着個美人兒來了！」大家一看，果然見一隻瓜皮艇，船內坐着個粉妝玉琢的少年，而不粉而白，唇不殊而紅，橫波欲春，瓠犀微露，身穿香雲衫，手搖白月扇。映着斜陽淡影，真似天半朱霞。屈橋却手忙脚亂，把槳翻來劃去，蹲在船頭上，朗吟道：「攜着個小雲郎，五湖飄泊。」純客瞅着眼道：「哪，那船裏坐着的不是雲雲嗎？」說是遲，那是快，屈橋已攔了雲雲跳上岸。與衆人相見，笑道：「純老且莫妬忌，此曲祇應天上有，人間那得紫雲迴！」說罷，把雲雲一推道：「去罷！」雲雲笑着忙上前給純客小燕大家都請了安。小燕道：「誰叫你來的？」雲雲抿嘴笑道：「李老爺的千春，我們怎麼忘了？還用叫嗎？」純客笑了笑，大家一同前行。走完了這長隄，翼然露出六角亭，四面五色玻璃窗，面面吊起。純客正要跨進，只聽一人曼聲細詠，純客叫大家且住，只聽念道：

生小瑤宮住，是何人移來江上，畫闌低護！水珮風裳映空碧，祇怕夜涼難舞！但愁倚湘簾繡緒。太液朝霞和夢遠，更微波隔斷鴛鴦語！抱幽恨，恨誰訴？湖山幾點傷心處，看微微殘

照，蕭蕭秋雨。忍教重認前身影，負了一汀鷗鷺！休提起洛川湘浦！十里曉風香不斷，正月

明寒鴛金盤露。問甚日？凌波去。

純客向尚秋道：「這金縷曲，題目好似盆荷，寄託倒還深遠。」尚秋正要答言，忽聽亭內又一人道：你這詞的寓意，我倒猜着了。這個鴛鴦，莫非是天上碧桃，日邊紅杏嗎？金盤瀉露，引用得也還恰當，可恨那露氣太寒涼些。什麼水殿瑤宮，直是金籠玉籠罷了！」那一人道：「可不是！況且我的感慨，更與衆不同，馬季長雖薄劣，誰能不替絳帳中人一洩憤憤呢！」純客聽到這裏，就突然闌進喊道：「好大胆！巷議者誅，亭議者族，你們不怕嗎？」你道那吟詠的是誰？原來就是關韻高。科頭箕踞，兩眼朝天，橫在一張醉翁椅上，旁邊靠著張花梨圓桌，站着的是米筱亭，正握着枝提筆，滿蘸墨水，寫一幅什麼橫額哩。當時聽純客如此說，都站起來笑了。純客忙擋住道：「吟詩的儘着吟，寫字的只管寫，我們還要過那邊見主哩！」說話未了，忽從微風中吹來一陣笑語聲，一個說「我投了個雙驍，比你的貫耳高得多哩！」一個道：「讓我再投個雙貫耳你看。」小燕道：「咦，誰在那裏投壺？」筱亭道：「除了劍雲，誰高興幹那個！」扈橋就飛步搶上去道：「我倒沒玩過這個，且去看來。」純客自給菱雲一路談心，也跟下亭子來。一下亭，只見一條曲折迴廊，東西蜿蜒，一望不見底兒。西首一帶，全是翠色粘天的竹林，遠遠望進去，露出幾處臺榭，甚是窈窕，這當兒，那前導的管家，却竟向東首，渡過了一條小小紅橋，進了一重垂花門，原來裏面藏着三間小花廳，廳前小庭中，堆着高高低低的太湖山石，玲瓏綉透，磊砢崢嶸，石氣撲人，雲根掩土，廊底下，果然見

姜劍雲捲起雙袖，叉着手半靠在欄干上，看着一個十五六歲的活潑少年，手執一枝竹筒，離着個有耳的銅瓶五步地，直躬斂容的立着，正要投哩。恰好風橋嘯吁吁的跑來喊道：「好呀，你們做這樣雅戲，也不叫我玩玩！」說着，就在那少年手裏奪了竹筒，順手一擲，早拋出五六丈之外。此時純客及衆人已進來，見了闕然大笑。純客道：「蠢兒！這個把戲，那裏是粗心浮氣弄得來的！一面說話，一面看那少年，見他英秀撲人，鋒銳四射，倒吃一驚。想要動問，尙秋子佩已先問劍雲道：「這位是誰？」劍雲笑道：「我真忘了，這位是福州林敦古兄。榜名是個「助」字。文忠族孫，新科的解元。文章學問，很可以的，因久慕純老大名，渴願一見，所以今天跟着兄弟同來的。」說罷，就招呼敦古，見了純客和衆人，純客讚歎了一回，方要移步，忽回頭却見那廳裏邊一間，一張百靈檯上，錢唐卿坐在上管，右手拿着根長旱烟筒，左手托一本書在那裏看，說道：「你這書把板本學的掌故，搜羅得翔實極了！弟意此書，既仿宋詩紀事詩之例就可叫作藏書紀事詩你好說嗎？」純客方知上首還有人哩。看時，却是個黑瘦老者，危然端坐，彷彿老僧入定一樣。原來是潘八竄尙書的得意門生，現在做他西席的易緣常。小燕要去招呼，純客忙說不必驚動他們，大家就走出別廳。又過了幾處廊榭，方到了一座宏大的四面廳前。周圍圍繞遊廊，前後簇擁花木，裏裏外外，堆滿了光陰陸離的菊花山，都盛着五彩細磁古盆，湘簾高捲，錦扇重敷，古鼎龍涎，鏡屏風紐，真個光搖金碧，氣漫雲霞，當時那管家把純客等領進廳來，只見成伯怡破巾舊服，含笑相迎，見小燕尙秋子佩等道：「原來你們都在一

塊兒，倒叫人好等！」純客尙未開口，只聽東壁藤榻上一人高聲道：「我們等等，倒也罷了，只被怡雲素雲兩個小燕子，聒噪得耳根不清，這會兒沒法子，趕到後面下棋去了。」純客尋聲看去，原來是黎石農，手裏正拿着本古碑，遞給一個圓臉微鬚，氣概粗率的老者。純客認得是山東名士汪蓮孫，就上前相見。一面就對石農道：「不瞞老師說，門生舊疾又發，幾乎不能來，所以遲到了，幸老師恕罪！」石農笑道：「快別老師門生的挖苦人了！只要不考問着我「敦倫」就罷了。大家聽了，闔堂笑起來。那當兒，後面三雲瓊枝照耀的都出來請安，外面各客也慢慢都聚到廳上，伯怡見客到齊，就叫在後面擺起兩桌席來。伯怡按着客單定坐。東首一席，請李純客首座，袁尙秋、荀子珮、姜劍雲、米筱亭、林敦古依次坐着，菱雲、怡雲、素雲却都坐在純客兩旁，共是九位。西首一席，黎石農首座，莊小燕、錢唐卿、汪蓮孫、易綠常、段扈橋、聞韻高依次坐着，伯怡坐了主位。共是八位。此時在座的共是十七人，都是台閣名賢，文章巨伯，主賢賓樂，酒旨肴甘，觥籌雜陳，履趾交錯，也算極一時之盛了。三雲引簫倚笛，各奏雅調，菱雲唱豪宴，怡雲唱賞荷，素雲唱小宴，真是酒被閒愁，花消英氣，純客怕她們勞乏，各侑了一觥，叫不必唱了。伯怡道：「今日爲純老祝壽，必須暢飲！兄弟倒有一法消酒，不知諸位以爲若何？」大家忙問何法。伯怡道：「今日壽筵前，了無獻納，不免令壽翁幽冷。弟意請諸公各將家藏珍物，編成柏梁體詩一句，以當蟠桃之獻，失韻或虛報者罰，佳者各賀一觥，惟首兩句籠罩全篇，末句總結大意，不必言之有物。這三句，只好奉煩三雲的了。其餘抽籤

爲次，不可攙越。」大家都道新鮮有趣。伯怡就叫取了酒籌，編好號碼，請諸人各各抽定。恰好石農抽了第一。正要說，純客道：「不是要叫三雲先說嗎？我派菱雲先說首句，怡雲說第二句，素雲說末句罷。」菱雲道：「我不會做詩，諸位爺休笑！我說是『雲臥園中開瓊筵。』怡雲想想道：『羣仙來壽南極仙。』伯怡道：『神完氣足，真籠罩得住，該賀。如今要石農說了。』大家飲了賀酒。石農道：『我愛我的西嶽華山碑：我說『華山碑石垂千年。』』唐卿道：『華山碑。世間只傳三本，君得其一，那得不算偉寶！——第二就挨到我，我所藏宋元刻中，只有十三行本周官好些，『周官精製北未鐫，』用得嗎？』綠常道：『紙如玉版，字若銀鈎，眉端有藁翁小章，這寶的是百宋一塵精品。』小燕笑道：『別議論人家，你自己該說了！』綠常道：『寒士青氈，那有長物！只有平生夙好，隨唐經幢石榻，倒收得四五百通了。我說『經幢千億求之虔。』』小燕道：『我的百石齋要搬出來了。』就吟道：『耕煙百幅飛雲煙。』蓮孫吟道：『然脂殘稿留金荃。』劍雲笑道：『你還提起那王十祿的然脂彙稿本哩！吾先在玻璃廠見過，知道此書，當時只刻過敘錄，四庫箸錄在存目內，現在這書，朱墨燦然，的是原本。原來給你搶了去！』蓮孫道：『你別說閒話，交了白卷，小心罰酒！』劍雲道：『不妨事，吾有十幅馬湘蘭救駕』，就舉杯說道：『馬湘畫蘭風骨妍。』扈橋搶說道：『漢碑秦石羅我前。』符亭道：『人家收榻本，叫做黑老虎，你專收石頭，只好叫石老虎了。』扈橋道：『做石老虎還好，就不要做石龜，千年萬載，馱着石老虎，壓得不得翻身哩。』韻高道：『

彼亭收藏極富，必有佳句，」彼亭道：「吾雖略有些東西，却說不出那一樣是心愛的。」劍雲道：「你現在手中拿個寶物，怎不獻來，」大家忙問甚物，彼亭只得遞給純客。純客一看，原來是瑪瑙煙壺兒，却是奇怪，當中隱隱露出一泓清溪，水藻橫斜，水底伏個綠毛茸茸的小龜，神情活現。純客一面看，一面笑道：「吾倒尋彼亭做了一句，綠毛龜伏瑪瑙泉。」倒是自己一無長物怎好？」子珮道：「純老的日記，四十年未斷，就是一件大古董。」純客道：「既如此，老夫要狂言了！」念道：「日記百年萬口傳。」韻高道：「我也要效顰純老，把自己著作充數。說一句續南北史藏文篇。」子珮道：「我祇有鄒陳茂碑，是舊榻本，只好說陳茂古碑我寶旂。」伯怡道：「我家異寶，要推董小苑的小像，就說影梅庵主來翩翩罷。如今只有林敦古兄。還未請教了！」敦古沉默，尚未開口，劍雲笑道：「我替你一句罷！雖非一件古物，却是一段奇聞。」衆人道：「快請教！」劍雲道：「黑頭宰相命宮填。」大家愕然不解。敦古道：「劍雲別胡說！」劍雲道：「這有什麼要緊！」就對衆人道：「我們來這裏之先，去訪余笏南，笏南自命相術是不凡的。他一見敦古，大為驚異，說敦古的相是奇格，貴便貴到極處，十九歲必登相位，操大權。凶極凶到極處，二十歲橫禍飛災，弄到死無葬身之地。你們想本朝的宰相，就是軍機大臣，做到軍機的，誰不是頭置齒豁？那有少年當國的理，這不是奇蹟嗎？」大家正在吐舌稱異，忽走進個家人，手拿紅帖，向伯怡問道：「出洋回來的金沟金大人在外拜會，請不請呢？」伯怡道：「聽說雲青未到京，就得了總署，此時纔到。」

必然忙碌！倒老遠的奔來，怎好不請！」純客道：「雯青是熟人，何妨入座！」唐卿就嗎在小燕之左，自己之上，添個座頭，不一會，只見雯青衣冠整齊，緩步進來，先給伯怡行了禮，與衆人也一一相見，臉上很露驚異色，就問伯怡道：「今天何事？羣賢畢集呢！」伯怡道：「純老生日，大家公祝。雯兄不嫌殘杯冷炙，就請入座。」石農小燕都站起讓坐。雯青忙走至東席，應酬了純客幾句，又與石農小燕謙遜一回，方坐在唐卿之上。」小燕道：「今早小兒到京，提說在河西務相遇，兄弟就曉得今天必到的了。敢問雯兄，多時稅駕的？」雯青道：「今兒卯刻就進城了。」因又謝小燕電報招呼的厚意。唐卿問打算幾時覆命？雯青道：「明早宮門請安，下來就到衙門。」說着就向小燕道：「兄弟初次進總署，一切還求指教！」小燕道：「明日自當奉陪，我們搭着雯兄這樣好夥計，公事好辦得多哩！」於是大家從新暢飲起來，伯怡也告訴了雯青柏梁體的酒令；雯青道：「兄弟海外初歸，荒古已久，只好就新刻交界圖說一句『長圖萬里甌脫堅』罷」。衆人齊聲道好，各賀一杯。純客道：「大家都已說遍，老夫也醉了。素雲說一句收令罷！」素雲漲紅臉，想了半天，就低念道：「共祝我公壽齊佺！」伯怡喝聲采道：「真虧她收煞個住！大家該賀個雙杯！」衆人自然喝了。那時純客朱顏酡然，大有醉態。自扶着菱雲，到外間竹榻上，躺着閒話，大家又與雯青談了些海外的事情，彼酬此辭，不覺日紅西斜，酒闌興盡，諸客中有醉眠的，也有逃席的，紛紛散去。雯青見天晚，也辭謝了伯怡逕自歸家。純客這日直弄得大醉而歸，倒真個病了數日。後來病好，做了一篇花部三珠贊，頑黠

絕倫，旗亭傳爲佳話。這是後話，不提。且說雯青到京，就住了紗帽衙衙一所很寬大的宅子門，原是奉如替他預先租定的。雯青連日召見，到衙門，甚爲忙碌。接着次芳護着家眷到來，又部署一番。諸事粗定，從此雯青每日總到總署，勤慎從公，署中有事，總與小燕商辦，見他外情通達，才識明敏，更覺投契。兩人此往彼來，非常熟絡，有一回小燕派辦陵工，出京了半個多月，所有衙中例行公事，向來都是小燕一手辦的，小燕出差，雯青見各堂客都不問津，就叫司官取上來，逐件照辦。

直到小燕回來，就問司官道：「我出去了這些時，公事想來壓積得不少了？」司官道：「都辦得了，一件沒有積起來。」小燕臉上一驚道：「誰辦的。」司官道：「金大人逐日批閱的。」小燕不語，頓了頓，笑向雯青道：「吾兄真天才也！」雯青倒謙遜了幾句，也不在意。又過了數日，這天雯青衙門回來，正要歇中覺，忽覺一陣頭暈惡心。彩雲道：「老爺每天此時已睡中覺了，今天怕是晚了！還是輪會兒看，」雯青依言躺下，誰知這一輪把路上的風霜，到京的勞頓，一齊發出來了。壯熱不退，淹纏床褥，足足病了一個多月，纔算回頭，只好請了兩個月的病假？在家養病。却說那日雯青還是第一天下床，可以在房內走走，正與張夫人彩雲閒話家常，金升進來說：「錢大人要拜會。」張夫人道：「你沒告訴他老爺病還沒好嗎？」金升道：「怎麼不說，他說有要緊話，必要面談，老爺不能出來，就在上房坐便了。」雯青道：「唐卿是至好，就請裏邊來罷！」於是張夫人彩雲都避開了，金升就領着唐卿大搖大擺的進來。雯青靠在張楊妃榻上，請唐卿就坐靠窗的大椅上。唐卿道：「雯青兄

大病了一場，臉色倒還依舊，不過清減了些。」雙青嘆道：「人到中年，真經不起風浪的了！」唐卿道：「你的風浪，現在正大得很哩！要經得起，纔是英雄的氣度哩。」雙青愕然道：「我出了什麼事嗎？」唐卿道：「可不是嗎？你且不要着急！我今天是聽尙書那裏得的消息，事情却從你那幅交界圖惹出來的。西北地理，我却不大明白，據說回疆邊外，有地名帕米爾，山勢回環，發脈葱嶺，雖土多磽薄無著名部落，然高原聳耳，有居高臨下之勢，西接俄疆，南鄰英屬阿富汗，東中兩路，則服中國，近來俄人逐漸侵入，英人起了忌心，不多幾時，送了個祕密節略，及地圖一紙給總署，其意要中國收回帕境，隔閼俄人。總署就商之俄使，請劃清界址。俄使說：向來以郎庫郎里湖為界的，然查驗舊圖及英圖，却大不然，已佔去地七八百里了，總署力駁其誤，俄使當堂把吾兄刻的交界圖呈出，說這是你們公使自己劃的，必然不會錯的。當時大家細看，竟瞠目不能答一語，現在各堂都為難得很。潘農兩向書，却都竭力想替你彌縫，誰知昨日又有個御史，把這圖揭參了，說得很凶險。上頭震怒，幸虧尙書善言解說，纔把摺子留中了，據兄弟看來，吾兄快些發一信給許祝雲，一信給薛淑雲，在兩國政府運動，做個斧底抽薪之法，纔有用哩。所以兄弟管不得我兄病體，急急趕來，給你商量的。」這一席話，不覺把雙青說得呆了半晌，方掙出一句道：「這從何說起呢？」唐卿就附耳低低道：「你道俄公使的交界圖，是那裏來的？」雙青道：「我那裏知道！」唐卿笑道：「就是你送給小燕的那一本兒。那個御史，聽說也是小燕的把兄弟哩！」雙青吃一驚道：「小燕給我有什麼

冤仇呢？」唐卿道：「宦海茫茫，誰摸得清底裏呢！雲兒，你講了半天話也乏了，我要走了，那個倒倒是要緊的，別耽遲就是了，」說罷起身就走。唐卿去後，張夫人給彩雲都在後房出來，看見雲面，氣得鐵青，張夫人勸了一番，無非叫他病後保重的意思，那時已到了向來雲青睡中覺的時候，雲青心裏煩惱，就叫張夫人彩雲都出房去，說讓我輪輪養神，大家自然一鬧散了。雲青獨自躺在床上，思前想後，悔一回，錯刻了地圖；恨一回，誤認了匪人，反來覆去，那裏睡得着！只聽壁上掛鐘鏗走的悉悉瑟瑟，下下打到心坎裏，又聽得窗外雀兒打架，喧噪得耳根出火，一個頭兒不知怎地，總着不牢枕。沒奈何，只好端坐床當中，學着老僧把坐模樣，容易心氣好像落平些。忽然，又聽見外房彷彿兩個老鼠，只管唧唧吱吱的怪叫，頓時心火湧起，蹶的跳下床來，踏着拖鞋，直闖出房門來。誰知不出來倒也罷了，這一出來，只聽雲青狂叫道：「好呀，好！這個世界，我還能住下嗎？」說罷身子往後一仰，倒栽葱的直躺下地去，眼翻手撒，不省人事。正是：「北海酒尊逢客舉，茂陵病骨翻秋鷲。不知雲青因何驚倒，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背屨歷，庫丁裝鞋屐；

通苞直，衣匠弄神通。

話說上回問末，三敘 雲青闖出外房，忽然狂叫一聲，栽倒在地，不省人事，想讀書的讀到這裏，必道是篇終特起奇峯，要惹起讀者急觀下文的觀念，這原是文人的狡猾，小說家常例，無足爲怪。但在下部 雙花，却不同別的小說，空中樓閣，可以隨意起滅，逞筆翻騰，一句假不來，一語說不得，只能將文機御事實，不能把事實起文情，所以當日雲青的忽然栽倒，其中自有一段天理人情，不得不裁削的緣故，玄妙機關，做書的此時也不便道破，只好就事直敘下去，看是如何。閒言少表：且說雲青一交倒栽下去，一頭正碰在內房門上，崩的一聲，震得頂格上蓬塵都索索的落下來。當那兒，恰好彩雲在外房醉妃榻上翻了，早嚇得魂飛天外，連忙慢慢地爬起來。這真是婦人家的苦處，裹了腳，又要繫帶；繫了帶，還要卸鈕；理理髮，刷刷髮，亂了好一會子，又望外張了張，老媽丫頭，可巧一個影兒都沒有，這纔三脚兩步，搶到雲青栽倒的地方，只見雲青還是口開眼直，面色鐵青。彩雲祇得蹲身下去，一手輕輕把雲青的頭抱起，就勢坐在門限上，一手替他在背上捶拍，嘴裏顫聲叫道：「老爺醒來！老爺快醒來！」拍了好一會子，纔見雲青眼兒動了，嘴兒閉了，臉兒轉了白了，啞的一聲，淋淋漓漓噴了彩雲一袖子都是粘痰。彩雲不敢怠慢，只顧揉胸捶背，却見雲青兩眼惡狠狠的釘着彩雲，還說不出話來，勉強掙起一手，抖索索的指着窗外。彩雲正沒擺佈，忽聽得外邊嘻嘻哈哈來了一羣老媽丫頭。彩雲忙喊道：「你們快些來，老爺跌了交，快來幫我扶一扶！」兩個老媽，一個丫頭，見此光景，倒吃了一驚，也不解是何緣故，只得七手八腳擁上前來。彩雲捧定了頭頸，老媽托了腰，

丫頭抱了脚，安穩穩抬到房裏床上。彩雲隨手墊好了枕頭。蓋好了被窩，掖嚴了，就吩咐老婆子不許聲張，且去弄碗熱熱兒的茶來。老媽答應出去，彩雲先放下帳子，自己挨身坐在床沿上，伸進頭來，想再給雲青揉拍，誰知雲青原是氣急攻心，一時昏絕，揉拍一會，早已醒得清清楚楚。彩雲伸進手去，還未着身，却被雲青用力一推，就嘆口氣道：「冤勞罷，我今兒個認得你了！」彩雲知道雲青正在氣頭上，不是三言兩語解釋得開，也就低頭不語。氣花也不透，滿房靜悄悄地，祇有帳中的微嘆聲和帳外小丫頭的呼吸聲，一遞一答。老媽捧進茶來，也不敢聲張，輕輕走到床邊，遞給彩雲。彩雲撲了，雙手捧進帳中湊到雲青唇邊，低聲下氣的道：「老爺，喝點熱……」這話未了，不防雲青伸手一攔，彩雲一個手鬆，連碗帶茶熱騰騰地全潑在褥子上。彩雲趁勢一扭身，鼻子裏哼哼的冷笑了幾聲，搶起空杯就望桌子上擡。雲青見彩雲倒也生了氣，就忍不住也冷笑道：「奇了，到這會兒，你還使性給誰看！你的破綻，今兒全落在我眼裏，難道你還有理嗎！」雲青說罷這話，只把眼兒覷定彩雲，看她怎麼樣。誰知彩雲倒毫不怕懼，只管仰着臉刷牙兒，笑微微的道：「話可不差，我的破綻老爺今天都知道了，我是沒有話說的了。可是我倒要問聲老爺，我倒底算老爺的正妻呢，還是姨娘？」雲青道：「正妻便怎麼樣？」彩雲忙接口道：「我是正妻，今天出了你的醜，壞了你的門風，叫你從此做不成人，說不纏話，那也沒有別的，就請你賜一把刀，賞一條繩，殺呀，勒呀，但憑老爺處置，我死不纏眉。」雲青道：「姨娘呢？」彩雲搖着頭道：「那可又是一說，你們看着姨娘，本不過是個玩兒，好的時

抱在懷裏，放在膝上，實呀！貝呀的捧：「一不好，趕出的，發配的，送人的，道兒多着呢！就講我，算你待我好點兒，我的性情，你該知道了；我的出身，你該明白了；當初討我時候，就沒有指望我什麼。三從四德三貞九烈，這會兒做出點兒不如你意的事情，也沒什麼稀罕，你要顧着後半世快樂，留個貼心伏伺的人，離不了我！那翻江倒海，只好憑我去幹！要不然，看我伺候你幾年的情分，放我一條生路，我不過壞了自己罷了，沒干礙你金大人什麼事。這麼說，我就不必死，也犯不着死，若說要我改邪歸正，阿呀！江山可改，本性難移。老實說，只怕你也沒有叫我死心塌地守着你的本事嘍！」說罷了，只是嘻嘻的笑。雲初不料彩雲說出這套潑辣的話，句句刺心，字字見血，心裏熱一陣冷一陣，面上紅一回白一回，正盤算回答的話，忽聽丫頭喊道：「太太來了。」簾子響處，張夫人就跨進房來，嘴裏說道：「怎麼，老爺跌了？」彩雲忙站起迎接。張夫人就掀起帳子問道：「跌壞了嗎？」雲初道：「沒有什麼，不過失腳跌一下，你怎麼知道的？」張夫人道：「剛纔門上來回，匡次芳要來見你，說是他新任放了日本出使大臣，國書已領，立刻就要回南，預備放洋，特地來辭行的。我想次芳是你至好，想請他到裏頭來，正要來問你一聲，老媽們來說，你跌壞了。我嚇得了不得，就叫他們回絕了，自己一逕來此。」雲初道：「原來次芳得了日本欽差，倒也罷了，這事是誰進來回的？」張夫人道：「金升。」雲初道：「看見阿福沒有？」張夫人笑道：「阿福肯管這些事，那倒好了。」雲初點點頭：「這小仔學壞了，用不得了。」於是夫妻兩人，你言我語，無非又談些家常，不必多述。如今且

說唐卿從慶處出來，因想潘尙書連日請假，未知是否真病，不如出城去看看，一來探病，二來商最緊要的事情，回城時再到魏尙書那裏坐坐，也不爲晚。主意打定，就吩咐車夫向南城而來。不多一會到了潘府門前，親隨遞進帖兒，就見一個老人家走到車旁，問道：「家主大爺兒衙門回來，忽得了病，三日連燒不退，醫生說是傷寒重症，這會兒裏頭正亂着哩，只好擋人駕了。」唐卿愕然道：「這樣重嗎？我簡直不知道，那麽礙不礙呢？」老人家繃了眉道：「難說，難說，肝風都動了！」唐卿道：「既這麼着，我也不便驚動了。」便叫改轅回城，順道去謁魏老。一路行來，唐卿在車中無事，想着潘尙書，是當代宗師，萬流景仰的，倘有不測，關係匪輕哩。因潘尙書病在垂危，又想到朝中諸大老，沒有個擔大事的人物，從前經過大難的老敬王爺，又不能出來，其餘旗人贊尊處優，更不必說了。就是滿人裏頭，除潘公，樞廷只有高理，部臣只有魏和甫，是肯任事的正人。但高中堂漁氣用事，見理不明；龔尙世故太深，遇事寡斷；他如吏部尙書鍾祖武貌恭心險；協揆余同，外正內貪；都是亂國有餘，治國不足的人。若說我們同班裏，自然要算莊煥英，是獨一的奇材了。餘外余維謙膠仲恩俞書屏呂且聞，這些人不過備員書諾罷了。擺着那些七零八落的人才，要支撐這個內憂外患的天下，越想越覺危險，而且近來賄賂章聞，苞苴不絕，裏頭呢，親近弄臣，移天換日；外頭呢，少年王公顛波作浪，不曉得要鬧成什麼世界哩！可惜莊崑樵一班清流黨，如今摺斥的摺斥，老死的老死了。若然他們在此，斷不會無忌憚到這步田地！唐卿想到這裏，又不免提起從前莊壽香何玉齋過駱廷一

班藩友來當時盛會何等熱鬧，如今壽香撫楚，玉齋撫粵，肇廷陳臬於閩，各守封疆，雖遺身榮名顯，然要再求昔日盍簪之盛，不可得了！原來從南城到隍尚書府第，兩邊距離，差不多有七八里，唐卿一頭走，只管一路想，忘其所以，倒也不覺路遠。忽然抬起頭來，方曉得已到隍府前了，只見門口先停着一輛華煥的大安車，駕着高頭黑騾兒，兩匹跟馬，一色烏光可鑑；兩個俊僕，站在車旁，扶下一個紅頂花翎紫臉烏髯的官兒，看他下車累墜，知道新從外來的；端相面貌，似乎也認得，不過想不起是誰。見他一下來，逕到門房，拉着一個門公，戚戚嗷嗷，不知叨登些什麼，說完後，四面張一張，偷偷兒遞過一個又大又沉的紅封兒，那門公倒毫不在意的接了。正要說話，回頭忽見唐卿的親隨；連忙丟下那官兒，搶步到唐卿車旁道：「主人剛下來，還沒見客哩，大人裏見，就請進去。」唐卿點頭下車，隨着那門公，曲曲折折，領進一座小小花園裏。只見那園裏，竹聲松影，幽邃無塵，從一條石徑。穿到一間四面玻璃的花廳上，看那花廳房中，左邊一座茅亭，籠着兩隻雪袂玄裳的仙鶴，正在那裏刷翎埋翅；右邊一隻大綠瓷缸，滿滿的清泉，養着一對玉身紅眼的小龜，也在那呷裏波哦藻。廳內插架牙籤，又竿錦軸，陳設得精雅絕倫。唐卿步進廳來，那門公說聲「請大人且坐一坐，說罷轉身去了，磨揀了好半天，纔聽見靴聲窸窣，自遠而近，接着連聲嘆息，很懊惱的說道：「你們難道不知道我得了潘大人的信兒，心裏正不耐煩！誰願意見生客！」一人答道：「小的知道，原不敢回，無奈他給錢大人一塊兒來，不好請一個，擋一個。」就聽見低低的吩咐道：「見了錢大人再說罷！」說話時

已到廊下，唐卿遠遠望見龔尙書，便衣朱履，緩步而來，連忙搶出門來，叫聲「老師，」作下揖去。龔尙書還禮不迭，招着手道：「呵呀，老弟！快請裏頭坐，你打那兒來？伯瀛的事，知道沒有？」唐卿愕然道：「潘老夫子怎麼了？」尙書道：「老友長別了，纔來報哩！」唐卿道：這從「那裏說起！門生剛從那裏來，只知病重，還沒出事哩。」言次，賓主坐定，各各悲歎了一回。尙書又問起愛青的病情。唐卿道：「病是好了，就爲帕米爾一事，着急得很，知道老師替他彌縫，萬分感激哩。」因把剛纔商量致書薛淑雲許祝雲的話，告訴了一遍。尙書道：這事只要許祝雲在俄盡力伸辯，又得淑雲在英暗爲聲援，拚着國家吃些小虧，沒有不了的事。現在國家又派出工部郎中楊誼柱，號叫越常的，專管帕米爾勘界事務，不日就要前往，好在越常給袁尙書是至好，可以託他通融通融，更妥當了。」唐卿道：「全仗老師維持！否則這一紙地圖，竟斷送愛青了！」尙書道：「老夫聽說，這幅地圖，盡青出了重價，在一外國人手裏買來的，即便印刷呈送，未免鹵莽。愛青一生精研西北地理，不料得此結果，真是可嘆！但平心而論，總是書生無心之過罷了。可笑那班小人，抓住人家一點差處，便想興波作浪。其實只爲愛青人品還算清正些，就容不住他了。咳，宦海險巇！老弟，我與你都不能無戒心了！」唐卿道：「老師的話，正是當今確論，門生聽說，近來顯要，頗有外開門戶，內事逢迎的人物。最奇怪的，竟有人到上海採辦東西洋奇巧玩具，運遼京來，崇備召對時候，或揣在懷裏，或藏在袖中，隨便進呈；又有外來官員，帶着十萬二十萬銀子，特來找尋門路的。市上有兩句童謠道：

若頂兒，麻加刺廟拜公：若要通王府，後門洞裏估衣鋪。

「老師聽見過嗎？」尙書道：「有這事嗎？麻加刺廟，想就是東華門內的古廟，那個地方，本來是內監聚集之所。估衣鋪，又是什麼講究呢？」唐卿道：「如今後門估衣鋪的勢派大着哩！有什麼富興呀，聚興呀。掌櫃的都半是藍頂花翎，華車寶馬，專包提王府四季衣服，出入邸第，消息比咱們還靈呢！」

尙書聽到這裏，忽然想起一件事似的，湊近唐卿低低道：「老弟說到這裏，我倒想起一件可喜的事告訴你呢！足見常今皇上的英明，可以一息外而浮言了。」唐卿道：「什麼事呢？」尙書道：「你看見今天宮門抄上，職有東邊道余敏，不勝監司之任，著降三級調用的一條旨意嗎？」唐卿道：「看看看見，正不明白爲何有這嚴旨呢？」尙書道：「別忙，我且把今早的事情告訴你：今天戶部值日，我到六部朝房裏，天纔亮，剛望見五鳳樓上的玻璃瓦，亮晶晶映出太陽光來，從午門起到乾清門，一路白石橋欄，綠雲草地，還是滑漣漣濕汪汪帶着曉露哩。這當兒裏，軍機起兒下來了，叫到外起兒，知道頭一個，就是東邊道余敏。此人我本不認得，可有點風聞，所以倒留神看着。曉色朦朧裏頭，只見他頂紅翎翠，面方耳闊，昂昂的在廊下走過來，前後左右，簇擁着多少蘇拉小盞蜂圍蝶繞的一大團，吵吵嚷嚷，有的說：「余大人，你來了，今兒頭一起，就叫！佛爺的恩典大着哩！說不定幾天兒，咱們就要伺候你陛見呢！」有人說：「余大人，你別忘了我！連大叔前，煩你提拔提拔，你的話，比

符還靈呢！一看這余敏一面給這些蘇拉小監應酬，一面歷歷碌碌碰上那些內務府的人員，隨路請安，風風芒芒的進去，趕進去了不上一個鐘頭，忽然的就出來了。出來時的樣兒，可大變了，帽兒歪斜，翎兒搭拉，滿臉光油油儘是汗，兩手替換的措抹，低着頭有氣沒氣的一個人只望前走。蘇拉也不跟了，小監也不見了。只聽他走過處，背後就有多少人比手劃腳低低講道：「余敏上去碰了，大碰了。」我看着情形詫異，正在不解，沒多會兒，就有人傳說，已經下了這道降調的上諭了。」唐卿道：「這倒希罕，老師知道他碰的緣故嗎？」尙書那一挪身體，靠緊炕几，差不多附着唐卿的耳邊低聲道：「當時大家也摸不透，知道的又不肯說，後來找着一個小內監，常來送七頭節賞的，是個傻小仔，他倒說得詳細。」唐卿道：「他怎麼說呢？」尙書道：「他說，這位余大人是總管運公公的好朋友，聽說這個缺，就是連公公替他謀幹的。知道今天召見，是個緊要關頭，他老人家，特地折了園裏的差使，自己跑來招呼一切，儀制說話，都是連公公親口教導過的，剛纔在這裏走過時候，就是在連公公屋裏講習儀制出來，從這裏一直上去，到了養心殿，揭起氈簾，踏上了天顏咫尺的地方，那余大人就按着向來召對的規矩，摘帽，碰頭，請了老佛爺的聖安，又請了佛爺的聖安，端端正正，把一手戴好帽兒，跪上離軍機墊一二尺遠的窩兒。這余大人心裏很得意，沒有拉什麼禮，失什麼儀，還了旂下的門面，總該討上頭的好。可以鬧個召對稱旨的榮耀了。正在眼對着鼻子，靜聽上頭的問話，預備對付，誰知這回佛爺，只略問了幾句照例的話，兜頭倒問道：「你讀過書沒有？」那余大人出其不意，只得勉勉強

強答道：「讀過。」佛爺道：「你既讀過書，那總會寫字的了。」余大人怔了一怔，低低答應個「會」字，這當兒裏，忽然御案上，拍的擲下兩件東西來，就聽佛爺吩咐道：「你把自己履歷寫上來。」余大人睜眼一看，原來是紙筆，不偏不倚，掉在他跪的地方，頭裏余大人應對時候，口齒清楚，氣度從容，着實交得，就從奉了寫履歷的旨意，好像得了斬綫的處分似的，頓時面白目瞪，拾了筆，鋪上紙，俄延了好一會，只看他鼻尖上的汗珠兒，一滴一滴的滾下，却不見他紙頭上的黑道兒，一畫一畫的現出，足足挨了兩三分鐘光景。佛爺道：「你既寫不出漢字，我們國書，總沒有忘罷？就寫國書也罷！」可憐余大人自出娘胎，沒有見過字的面兒，拿着枝筆，還彷彿外國人吃中國飯，一把抓的攪着糗兒，橫豎不得勁兒，那裏曉得什麼漢字國書呢？這麼着，佛爺就冷笑了兩聲，很嚴厲的喝道：「下去罷，還當你的庫丁去罷！」余大人正急得沒洞可鑽，得這一聲，就爬着謝了恩，抱頭鼠竄的逃了下來。」唐卿聽到這裏，十分詫異道：「這余敏貞好大胆！一字不識，就想欺蒙朝廷，濫充要職，備與降調，還是聖恩浩大哩！不過聖上叫他去當庫丁，又是什麼道理呢？」龔尙書笑道：「我先也不懂後來纔知，這余敏原是三庫上銀庫裏的庫丁出身。老弟，你也當過三庫差使，這庫丁的歷史，大概知道的罷！」唐卿道那倒不詳細，只知道那庫丁，謀幹庫缺，沒有一個不是貝子貝勒，給他們遞條子說人情的。那庫缺有多大好處？值得那些大帽子起烘，正是不解？」龔尙書道：「說來可笑也可氣，那廩王公貴人，雖然身居顯爵，却都沒有恆產的，國家各省收來的庫帑，彷彿就是他們世傳的田莊，這些

庫丁，就是他們田莊的仔種，薦成了一個庫丁，那就是田莊裏下了仔種了，下得一粒好仔種，十萬百萬的收成，年年享用，怎麼不叫他們不起哄呢！」唐卿道：「一槩庫丁，怎麼還有好友呢？」尙書道：「庫丁的等級多着哩！尋常庫丁，不過逐日夾帶些出來，是有限的。總要升到了秤長，這纔大權在握，一出一入纒繞自如哩！」唐卿道：「那些王公們，既靠着國庫做家產，自然要拚命的去謀幹了，這庫丁替人作嫁，辛辛苦苦，冒着這麼大的險，又圖什麼呢？」尙書道：「當庫丁的，都是著名混混兒，他們認定一兩個王公做靠主，謀得了庫缺，庫裏偷盜出來的賊銀，就把六成獻給靠主，下餘四成，還要分給他們同黨的兄弟們，若然分拆不公，儘有滿載歸來，半路上要劫去的哩。」唐卿道：「庫上盤查很嚴，常見庫丁違庫，都把自己衣服，剝得精光，換穿庫衣，那衣褲是單層粗布製的，緊緊裹在身上，那裏能夾帶東西呢？」尙書笑道：「大凡防弊的章程愈嚴密，那作弊的法子愈巧妙，這是一定的公理。庫丁既知道庫衣萬難夾帶，千思萬想，就把身上的蠶門，製造成一個絕妙的藏金窟了，但聽說造成這窟。也須投明師，下苦工，一二年方能應用。頭等金窟，有容得了三百紋銀的，各省銀式不同，元寶元絲，都不很合式，最好是江西省解來的，全是橢圓式，蒙上薄布，塗滿白蠟，儘多裝得下。然出庫時候，照章要拍手跳出庫門，一不留神，就要脫穎而出。他們有個口號，就叫做下蠶。庫丁一下蠶，新統流徒，就難說了。老弟，你想可笑不可笑，可恨不可恨呢？」唐卿道：「有這等事，難道那余敏，真是這個出身嗎？」尙書道：「可不是？他就當了三年秤長，爬起了百萬家私，捐

了個戶部郎中，後來不知道怎麼樣的改了道員，這東邊道一出缺，忽然放了他，原是很詫異的。到廟狗苟蠅營，依然逃不了聖明燭照，這不是一件極可喜的事嗎？」唐卿正想發議，忽管眼望見剛纔那門公手裏，拿着一個手本，一晃晃的站在廊下窗口，尚書也常常回頭去看他。唐卿知道有客等見，不便久談，只得起身告辭。尚書還虛留了一句，然後殷勤送出大門。不言唐卿出了門，去託袁尚秋疏通楊越常的事，且說龔尚書送客進來，那門公便一逕揚帖前導，直向外花廳走去。尚書且走且問道：「讓陪着客呢？不是大少爺嗎？」門公道：「不，大少爺早出門了！」這話未了，尚書已到花廳廊下，忽覺眼前光亮，就望見玻璃裏，炕床下首，坐着個美少年：頭戴一頂雙幘總為絨紅絳四瓜帽，上面釘着顆水銀青光精圓大額珠，下面託着塊五色貓兒眼，背後掖着根烏如漆光如鏡三股大鬆辮，身上穿件靚過天青大牡丹漳絨馬褂，腰下也掛着許多珮帶，却被闌干遮住沒有看清。但覺繡采輝煌，寶光閃爍，了。尚書暗忖，這是誰？如此華煥，還當就是來客呢！却不防那門公競指着道：「哪，那不是我們家寶兒陪着嗎？」尚書這一抬眼，纔認清是自己的姪孫兒。一面就跨進廳來，那少年見了，急忙迎出，在旁邊垂着手站了一站，趁尚書上前見客時候，就慢慢溜出廳來，在廊下一面走一面低低咕嚕道：「好沒來由！給這沒字碑，攪這半天兒，晦氣！」說着瀟瀟洒洒一溜煙的去了。這裏尚書所見的客，你道是誰？原來就是上回慶尚在客寓遇見的魚陽伯。這魚陽伯，原是山東一個土財主，捐了個道員，在南京候補了多年，黑透了頂，沒得過一個紅黥兒，這回特地帶了好幾萬銀子，跟着莊雅齋進京，原

打幹個出路，吐吐氣，揚揚眉的，誰知莊稚燕，在路上說得這也是門，那也是戶，好像可以馬到成功，弄得陽伯心癢癢搔。自從一到丁京，東也不通，西也不就，終究變了空中撈月，等得陽伯心焦欲死，有時催催稚燕，到被稚燕搶白幾句，勸他外行，連鑽門路的四得字訣都不懂。陽伯詫異，問：「什麼叫四得字訣，我真不明白。」稚燕哈哈大笑道：「你瞧，我說你是個外教，沒有冤你罷！如今教你這個字！這四得字訣，是走門路的寶筏，鑽狗洞的靈符，不可不學的。就叫做時候耐得，銀錢捨得，閒氣吃得，臉皮沒得。你第一個時候就耐不得，還成得了事嗎？」陽伯沒法，只好耐心等去，後來打聽得上海道快要出缺，這缺是四海聞名的美缺，靠着海關銀兩存息，一年少說有一百多萬的餘潤，俗語說得好「吃了河豚，百樣無味」。若是做了上海道，也是百官無味的了。你想陽伯如何不饑涎直流呢！只好婉言託稚燕想法，不敢十分催迫。事有湊巧，也是他命中注定，有做幾日空名上海道的福分。這日陽伯沒事，爲了想做件時行衣服，去到後門估衣舖，找一個聚興號的郭掌櫃。這郭掌櫃雖是個裁縫，却是個出入宮禁交通王公的大人物，當日給陽伯談到了官經。問陽伯爲何不去謀幹上海道？陽伯告訴他無路可走。郭掌櫃跳起來道：「我這兒倒放着一條挺好的路，你老要走走不走？你快說！」郭掌櫃指手畫脚道：「這會兒講走門路，正大光明大道兒，自然要讓連公公，那是老牌子。其次却還有個新出道人家不大知道的。」講到這裏，就附着陽伯耳邊低低道：「聞太史，不是當今皇妃的師傅嗎？他可是小號的老主顧。你老若要找他，我給你拉個綽，包亦如意。」陽伯正在籌畫無路，聽了這話，那有個不

歡喜的道理！當時就重重拜託他，還許了他事成後的謝儀。從此，那郭掌櫃就竭力的替他奔走說合，雖陽伯並未見着什麼太史的面，兩邊說話，都靠着郭掌櫃一人傳遞，不上十天，居然把事情講到了九分九，只等論誓一下，便可走馬上任了。陽伯滿心歡喜，自不待言。每日裏，只揀那些樞廷臺閣六部九卿要路人的府第前，奔來奔去，都預備到任後交涉的地步。所以這日，特地送了一份重門包，定要謁見楊尚書，也只爲此。如今且說他謁見楊尚書，原不過通常的酬對，并無特別的干求。賓主坐定，尚書寒暄了幾句，陽伯趨奉了幾句，重要公案，只算了結。尚書正要端茶送客，忽見廊下走進一個十六七歲的俊僕，匆匆忙忙，走到陽伯身旁，湊到耳邊，說了幾句話，手中暗暗遞過一個小紙，陽伯疾忙接了，塞入袖中，頓時臉色大變，現出失張失智的樣兒，連尚書端茶都沒看見。直到廊下，伺候人狂喊一聲送客，陽伯倒大吃一驚，嚇醒過來。正是：倉聖無靈頭搶地。錢神大力手通天。不知陽伯因何吃驚？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隔牆有耳，都院會名花；

宦海回頭，小侯驚異夢。

話說陽伯正在廳府，忽聽那進來的俊僕幾句附耳之談，頓時驚惶失措，匆匆告辭出來。你道爲何

原來那俊僕是陽伯朝夕不離的寵童，叫做魚興，陽伯這回到京，住在前門外西河沿大街興勝客店裏，每日陽伯出門拜客，總留魚興看寓。如今忽然追蹤而來，陽伯料有要事，一看見心裏就突突的跳，又被魚興冒冒失失的道：「前兒的事情，變了卦了，郭掌櫃此時在東交民巷番菜館，立候主人去商量！他怕主人不就去，還捎帶一封信在這裏。」陽伯不等他說完，忙接了信，恨不立刻拆開，礙着腿尙書在前，好容易端茶送客看上車，一樣一樣禮節推完，先打發魚興仍舊回店，自己跳上車來，外面車夫砰然動着輪，裏面陽伯就嗤的撕了封，只見一張五雲紅箋上寫道：

前日議定暫挪永豐莊一歛，今日接頭，該莊忽有翻悔之意，在先該莊原想等余觀察還款接濟，不想余出事故，款子難收，該莊周轉不靈，恐要失約，今又知有一小僭爺，來京帶進無數巨款，往尋車字頭，可怕可怕！望速來密商，至荷至要！

末署「雲泥」兩字。陽伯一面看，車子一面只管走，逕向東交民巷前進。

且說這東交民巷，原是各國使館聚集之所，巷內洋房洋行最多，甚是熱鬧。這番菜館，也就是使館內廚夫開設，專爲進出使館的外國人預備的。也可飲食，也可住宿，本是很正當的旅館。後來有幾個酒醉的外國人，偶然看中了隣近小家女子，起了狎侮之心，館內無知僕獸，媚外湊趣，設計招徠，從此賣酒之家，變爲藏花之隔了。都中那班浮薄官兒，輕狂浪子，都要效尤，也有借爲祕密集會所的，也有當做公共尋歡場的，凡進此館，只要化京錢十二吊，交給僕獸，頃刻間纏頭錢去，賣笑人來，

比妓館娼樓，還要靈便，就不能指揭姓名，抄擇妍醜罷了。那館房屋的建築法，是一座中西合璧的玉釵兩層樓，樓下中間一大間，大小縱橫，排許多食桌，桌上硝瓶瑤盞，銀匙鋼叉，擺得異常整齊；東西兩間，連着廂房，與中間只隔一層軟壁，對面開着風門，門上嵌着一塊一尺見方的玻璃；東邊一間，舖設得尤為華麗，地蓋紅氈，窗圍錦幙，畫屏重疊，花氣氤氳，靠後壁朝南，設着一張短闊矮腳的鐵眼大鐵床，烟羅流褥，備極妖豔。最奇怪的，這鐵床背後，却開着一扇秘密便門，一出門來，就是一條曲折的小弄，由這弄中直通大街，原為那些狎客淫娃，做個意外遁避之所。其餘樓上，還有多少洞房幽室，不及細表。如今且說陽伯的大安車，走到館門停住，陽伯原是館裏的熟客，常常來廝混的，當時忙跳下車，吩咐車夫，暫時把車卸了，把牲口去喂養，打發僕人自去吃飯，自己却不走正路，翻身往後便走，走過了幾家門首，纔露出一個狹街口，街口堆滿垃圾，街內地勢低窪，陽伯挨身跨下，依着走慣的道兒彎彎曲曲的摸進去，看看那便門將近，三脚兩步趕到，把手輕輕一按，那門恰好虛掩，人不知鬼不覺的開了。陽伯一喜，一脚踏上，剛伸進頭，忽聽裏面床邊有婦女嚶嚶聲。陽伯吃一嚇，忙縮住脚，側耳聽去，那口音是個很熟的窈窕兒，逼着嗓子怪叫道：「老黠兒礙什麼，就是你那幾位姨太太，我也不怕！我怕的倒是你們那位姑太太！」只聽這話還沒說完，忽有個老頭兒涎皮癩臉的接腔道：「咦，嫁出的女兒，潑出的水，你倒怕了她！我告訴你說，一個女娘們，只要得夫心，得了夫心，誰也不怕。不用遠比，只看如今宮裏的賢妃，得了萬歲爺天寵，不管余道台有多大手段，

高靠山，只要他召幸時候，一言半語，整頓兒的大紅頂兒，骨碌碌在他舌頭尖上牙齒縫裏滾下來了，就是老佛爺也沒奈何他。這消息還是今兒我們姑爺在開韻高那兒聽來的。你說利害不利害？勢派不勢派呢？——聽那鑿姐兒冷笑一聲道：「嚇，你別老不害臊！雞矢給天比了！你難道忘了上半年你引了你們姑爺來這裏一餉，給你那姑太太知道了，特爲揀你生日那一天，賓客盈門時候，她駕着大安車趕上你門來，把牲口卸了，停在你門口兒，多少人請她可不下來，端坐在車廂裏，對着門，當着邁進出街的客人，口口聲聲罵你，直罵到日落西山。他老人家乏了，套上騾兒，轉頭就走，你縮在裏邊，哼也沒有哼一聲兒，這纔算勢派哩！只怕你的紅頂兒，真在他牙縫裏打磨盤呢！老實告你說罷，別花言巧語了，也別胡吹亂滂了，要我上你家裏去老虎頭上抓毛兒！我不幹！你若不嫌屈辱，還是趕天天都察院上來，到這兒溜搭溜搭，我給你解圍兒就得了。」那老兒很很嘆了一口氣，還要說下去，忽聽廂房門外。一陣子嘻嘻哈哈的笑語聲，帖帖穩穩的腳步聲，接着呀啞一聲，好像有人推門兒似的。陽伯正跨在便門限上，聽了，心裏一慌，想跑，還沒動脚，忽見黑蓬鬆一大團，從裏面直鑽出來，避個不迭，正給陽伯攆個對面。陽伯圓睜兩眼，剛要喚道：「該，」縮個不迭，却幾乎請下安去。又一轉念，大人們最忌諱的是怕人知道的事情被人撞見了，連忙別轉頭，閃過身體，只做不認得，讓他過去。那人一手掩着臉，一手把袖兒握着嘴上的鬍子，忘命似的往小弄裏逃個不迭。陽伯看他去遠，這纔跨過便門。不提防一進門，劈臉就伸過一只纖纖玉手來，把陽伯胸前衣服抓住道：「傅大人，你跑什麼！」

又不是姑太太來了，你怕誰呀？」陽伯仔一聽，原來就是他的老相好這裏有名的娘兒出玉的口音，不禁嗤的一笑道：「乖姐兒你的爸爸纔是傅大人呢！」小玉啞了一口，拉了陽伯的手，還沒有接腔，房裏面倒有人接了話兒道：「你們找爸爸，爸爸在這兒呢。」小玉倒嚇一跳，忙搶進房來道：「吓，我道是誰？原來是郭爺！巧極了！連您也上這兒來了！」陽伯故意繃繃眉，手指着郭掌櫃道：「不巧極了，老郭你千不來，萬不來，單揀人家要緊的時候，你可來了！」郭掌櫃哈哈笑道：「我真該死，我只記得我的要緊，可把你們倆的要緊倒忘了！」陽伯道：「你別拉我，我有什麼要緊？你嚇跑了總憲大人，明兒個都察院踏門拿人，那纔是要緊呢！」小玉瞪了陽伯一眼，走過來，爬在郭掌櫃肩膀上道：「郭爺，你別聽他，儘撒謊！」郭掌櫃伸舌頭道：「纔打這屋裏飛跑出去的就是……」小玉不等郭掌櫃說出口，伸手握住他的嘴道：「你敢說！」郭掌櫃笑道：「我不，我不說。」就問陽伯道：「那陣你跟他一塊兒來的嗎？大概沒有接到我的信罷！」陽伯道：「還提信呢！都是你這封信，把我叫進來，把他趕出去，兩下裏不提防，好好兒碰了一個頭，你瞧，這兒不是個大疙瘩嗎？這會兒還疼呢！」說着話，伸過頭來給郭掌櫃看，郭掌櫃一面瞅着他左額上，果然紫光油油的高起一塊，一面衝着玻璃風門外，帶笑帶唱的低低道：「哪，都是這班公子哥兒，鬧烘烘擁進來，我在外間坐不住。這纔逼進來，鬧出這個亂子。魚大人，那倒對不住您了！」陽伯搖搖手道：「你別碰了！小玉，你來，我們看一看看外邊兒，都是些誰呀？」說罷，拉了小玉，耳鬢廝磨的湊近那風門玻璃上張望，只見中間一張大

餐長桌上，圍圍坐着五個少年，兩邊兒多少僕歇們手忙腳亂的伺候，也有鋪檯單插瓶花的，也有擲刀叉洗杯盤的，各人身邊都站着一個戴紅纓帽兒的小跟班兒，遞烟袋，搥手巾，亂個不了。陽伯先着主位上的少年，面前鋪上一張白紙，口銜雪茄，手拿着筆，低着頭，在那裏開菜單兒，忽然抬起頭來，招呼左右兩座道：「勝佛先生和鳳孫兄，你們兩位都是外來的新客，請先想菜呀！」陽伯這纔看那主位的臉兒，原來不是別人，就是莊稚燕。再看左座那一個，生得方面大耳，氣概堂皇，衣服雖也華貴，却都是寬袍大袖，兩邊襟兒。右邊的，是瘦長臉兒，高鼻子，骨秀神清，舉止豪宕，雖然默然坐着，自有一種上下千古的氣概。兩道如炬的目光，不知被他抹殺了多少眼前人物。身上服裝，却穿得很樸雅的。這兩個陽伯却不認得，下來，捱着這瘦長臉兒來，是曾侯爺敬華，對面兒坐着的，却就是在龍尚書府上陪陽伯談天的珠公子。只聽右座那一個道：「稚燕，你又來了！這有什麼麻煩，胡亂點幾樣就得了！」右座淡淡的道：「兄弟還要赴楊淑高林敦古兩兄的預約，恐怕不能久坐，隨便吃一樣湯就行了！」當下，彷彿顯出厭倦的臉色。稚燕一面點菜，一面又問道：「既到了這裏，那小二弔頭，總得花罷，」珠公子皺着眉道：「你們還鬧這玩意兒呢？我可不敢奉陪！」敬華笑道：「我倒要叫，我可不可叫別人！」稚燕道：「得了，不用說了，我把小玉讓給你就是了！」說罷，就吩咐僕歇去小玉叫。勝佛推說就要走，不肯叫局，稚燕也不勉強，只給鳳孫叫了一人，連自己共是三人。僕歇連聲「着，」答應下去。陽伯在裏面聽得清楚，忙推着小玉道：「侯爺叫你了，還不出去！」小玉

笑道：「那有那麼容易！今兒老媽兒都沒有帶，只好回去一趟再來。」翁伯手就攢着那處上兩個不認得的問小玉道：「那兩個是誰，你認識麼？」小玉道：「你不認識麼？那個胖臉兒，聽說姓章，也是個爵爺，從杭州來的：一個瘦長臉，是戴制台的公子，是個古怪的闊少爺，還有人說他是革命黨。這些話，都是莊制台的少爺莊立人告訴我的；不曉得是確不確。他們都是新到京的。」兩人正說話，恰好有個僕歐推門進來，招呼小玉上座兒。小玉站起身。抖擻了衣服，湊近那僕歐耳旁道：「你出去，別說我在這裏，我回家一趟，換換衣服就來。回頭給陽伯郭掌櫃點頭道：「魚大人，我走了，回頭你再來叫啊！郭爺，你得閒兒，到我們那兒去坐坐。」趕說話當兒，早已轉入床後，一溜烟的出便門去了。這裏陽伯順便就叫僕歐點菜，先給郭掌櫃點了蕃茄牛尾湯，炸板魚，牛排，出骨鷄鶉，加利雞飯，勃朗補丁，共是六樣。自己也點了葱頭湯，煨黃魚，牛舌，通心粉雀肉，香蕉補丁五樣。僕歐拿了菜單，打上號碼，自去叫菜。這裏兩人方談起正事來。郭掌櫃先開口道：「剛纔我彷彿聽見小玉說你說什麼姓章的，那個人你知道嗎？」陽伯道：「我不知道，就聽見莊稚燕叫他鳳孫。」郭掌櫃道：「他就是前任山東撫臺章一豪的公子，如今新襲了爵，到裏頭想法子來的。我纔信上說的就是他。」陽伯道：「那怕什麼？他既走了那一邊兒，如今余道臺纔鬧了亂子，走道兒總有點不得勁，這個機會，我們正好下手呢！」郭掌櫃道：「話是不差，可就壞在余道臺這件事。余道臺的銀子，原說先付了一半，還有一半也是永豐莊墊付的，出了一張見缺即付的支票。誰曉得趕放的明文一見，果然就收了去。」

了。如今出了這意外的事，如何收得回來呢！他的款子，收不回來不要緊，倒是咱們的款子，可有照兒付不出去了！我想你在先自己付的十二萬正款，固然要緊，就是這永豐莊擔承的六萬，雖說是小費，裏頭幫忙的人大家分的，可比正款還要緊些呢！要有什麼三差五錯，那事情就難說了！我瞅着永豐的當手，着急得很，我倒也替你擔憂，所以特地趕來，給你商量個辦法。」陽伯呆了呆，皺着眉道：「兄弟原只帶了十二萬銀子進京，後來添出六萬，力量本來就不濟的了。虧了永豐莊肯擔承這宗款子，雖覺得累點兒，那麼樹上開花，到底兒總有結果。兄弟總敢劃出做這件事。如今照你這麼說，有照兒靠不住了，叫兄弟一時那兒去弄這麼大的款？可怎麼好呢！」郭掌櫃道：「你好好兒想想，總有法子的。」陽伯躊躇了半天，忽然站起來，正對着郭掌櫃，兜頭唱了一個大階道：「兄弟才短，實在想不出法子來。兄弟的第一妙法，只有「一總費心」四個字兒，還求你給我想法兒罷！」郭掌櫃還禮不迭道：「你別這麼喉急，你且坐下，我給你說！」陽伯又作了一揖，方肯坐了。郭掌櫃慢慢道：「法子是有個，俗語道：「巧媳婦做不出無米飯，」不過又要你破費一點兒纔行，」陽伯跳起來道：「老郭，你別這麼婆婆媽媽的繞灣兒說話，這會兒只要你有法子，你要什麼就什麼！」郭掌櫃道：「那個是我要呢？咱們最交情，給你辦事，一個大都不要，這纔是真朋友。只等將來，你上了任，我跟你上南邊去玩兒一趟，閒着沒事，你派我做個賬房，消遣消遣，那就是你的好處了。」陽伯道：「那好辦，你快說，有什麼好法子呢？」郭掌櫃道：「別忙，你瞧菜來了！咱們先吃菜，慢慢兒的講。」陽伯

擡頭，果然像歌托着兩盤湯，盤塊麵包來。安放好了，陽伯又叫僕歐開了一瓶香膏。郭掌櫃一頭噴着
 麵包，喝着湯，一頭說道：「你別看永豐莊怎麼大場面，一天到晚，整千整萬的出入，實在也不過東
 拉西扯，撐着個空架子罷了！遇着一點兒風浪，就擋不住。本來呢，他的架子空也能，實也能，不與
 我們相干，如今他既給我們辦了謀，答應了這麼大的款子，他的架子撐得滿，我們的事情就辦得完全
 ；倘或他有點破綻，不但他的架子撐不成，只怕連我們的架子都要坍了。這會兒，也沒有別的法子，
 只有大家夥兒幫着他，把這個架子扶穩了纔對。要扶穩這個架子，也不是空口說白話做得了的，要緊
 的就是銀子，但是這銀子，從那兒來呢？」陽伯道：「說得是，銀子那兒來呢？」郭掌櫃道：「哈哈，
 說也不信，天下事真有湊巧，也是你老的運氣來了！這會兒天津鎮台，不是有個魯通一魯軍門嗎？這
 個人，你纔該知道罷！」陽伯想了想道：「不差，那是淮軍裏頭有名的老將啊！」郭掌櫃笑道：「那
 裏是淮軍裏的有名的老將！光是財神手下出色的健將罷！他當了幾十年的老營務，別的都不知道，只
 知道他撐了好幾百萬的家財，他的主意可很高，有的銀子，都存給外國銀行裏，什麼匯豐呀，道豐呀
 ，我們中國號家錢莊，你想想着他一個邊兒。可奇怪，到了今年，忽然變了卦了，要想把銀子勻騰出
 來，分存京津各號，特地派他的總管魯升，帶了銀子，進京看看風色。這位魯總管，那巧是魯的好朋
 友，昨日他自己上門來找我，我想這是個好主兒，好好兒恭維他一下。後來講到存銀的事體，我就
 把永豐荐給他。他說，『來招攬這買賣的可不少，我們都沒答應呢！你不知道我們那裏有個老規矩，

不論那家，要是成交，我們朋友，都是加一扣頭，只要肯出扣頭就行。」今天我這話告訴永豐，誰曉得永豐的當手，倒給我裝假，出扣頭的存銀他不要。我想這事，永豐的關係原小，我們的關係倒大，這扣頭不如你暫時先墊一下子，事情就成了。這事一成，永豐就流通了，我們的付款也就有了。就有一百個章爵爺，那上海道也不怕跑到那兒去了。你看怎麼着？使得嗎？」陽伯道：他帶多少銀子來呢？存給永豐多少呢？」郭掌櫃道：「他帶着五六十萬呢！我們只要他十萬，多也不犯着，你說好不好？」陽伯頓時得意起來道：「好好，再好沒有了，事不宜遲，這兒吃完，你就去找那總管說定了，要銀子，你到永豐莊，在我旅用的摺子上取就得了。」兩人胡亂把點菜吃完，叫僕歐來算了賬，正要站起，郭掌櫃忽然咳了一聲道：「怎麼外邊已經散了？」陽伯側耳一聽，果然鴉雀無聲，偃身湊近風窗向外一望，只見那大餐桌上，還排列着多少咖啡空杯，座位上却沒個人影兒。陽伯隨手拉開風門道：「我們就打前面走罷！」於是陽伯前行，郭掌櫃後跟，闖出廳來，一直的往外跑。不提防一陣賊賊啞啞說話聲音，發出在那廳東牆角邊一張小炕牀上，瞥眼看見有兩個人頭接頭的緊靠着炕几，一個彷彿是莊稚燕，那一個就是小玉說的章鳳孫。見那鳳孫手裏顛索索的拿着一張紙片兒，遞與稚燕。陽伯恐被瞧破，不敢細看，別轉頭，給郭掌櫃一溜煙的溜出那番菜館來，各自登車，分頭幹事去了。如今且按下陽伯，只說那番菜館外廳上莊稚燕給章鳳孫，偷偷摸摸守着黑廳幹什麼事呢？原來事有透巧，兩間房裏的人，做了一條路上的事，那邊魚陽伯與郭掌櫃磨拳擦掌的時候，正這邊莊稚燕替章鳳孫

鑽天打洞的當兒。看官知道這章鳳孫，是中興名將前任山東巡撫章一豪的公子，單名一個「詭」字。章一豪在山東任時，早就給他弄了個記名特用道，前年章一豪死了，朝廷眷念功臣，又加卹典，把他原有的一等輕車都尉，改襲了子爵。這章鳳孫年不滿三十，做了爵爺，已是心滿意足，倒也沒有別的妄想了。這回三年服滿，進京謝恩，因為與莊稚燕是世交兄弟，一到京，就住在他家裏，只曉得尋花夕醉，挾彈晨游，過着快樂的光陰，當不住稚燕是宦海的神龍，當場的怪傑，看見鳳孫門閥又高，囊財又廣，是個好吃的果兒。一聽見上海道出缺的機會，就一心一意調唆鳳孫去走連公公的門路。可巧連公公爲了余敏的事失敗了，撇着一肚子悶氣，沒得出處，正想在這上海道上找個好主兒，爭回這口氣來。所以稚燕去一說，就滿口擔承，彼此講定了數目，約了日期，就趁稚燕在番菜館請客這一天，等待客散了，在黑影裏開辦交涉。却不防冤家路窄，倒被鴉伯偷看了去。閒話少表，當時稚燕垂覺，劈手把鳳孫手裏拿的紙片奪過來摺好，急忙藏在裏衣袋裏。鳳孫道：「這是整整十二萬的匯票，全數兒交給你，可是我要問你一句，倒底靠得住靠不住？」稚燕不理他，只望着外面擲嘴兒，半晌又望外張了一張方低低說道：「你放心，我連夜給你辦去，有什麼差錯，你問我，好不好？」鳳孫道：「那麼我先回去，在家裏等回音。」稚燕點點頭，正要說話，驀地走進一個僕歐說道：「曾侯爺打聽管家來說，各位爺都在小玉家裏打茶圍，請這裏兩位大人就去。」鳳孫一頭掀簾望外走，一頭說道：「我不去了，你若也不去，替我寫個條兒道謝罷！」說畢，自管自的上車回家去了。不說這裏稚燕

謝信，算榮賤，盡他做主人的義務，單講鳳孫獨自歸來，失張失智的走進自己房中，把貼身伏侍的兩個家人，打發開了，親自把房門關上，在枕邊慢慢摸出一只紫檀雕花小手箱，只見箱裏頭放着個金漆小佛龕，佛龕裏坐着一尊羊脂白玉的觀世音。你道鳳孫百忙裏，拿出這個做什麼呢？原來鳳孫雖說世間執袴，却有些佛地根芽，平生別的不信，只崇拜白衣觀世音，所以特地請上等玉工，雕成這尊玉佛，不論到那裏，都要帶着他走。不論有何事都要望着他求。只見當時鳳孫取了出來，恭恭敬敬，雙手捧到靠窗方桌上，居中供了，再從箱裏搬出一只宜德銅爐，炷上一枝西藏線香，一本大悲神咒，一串菩提念珠，都擺在玉佛面前，布置好了，自己方退下兩步，整一整冠，拍去了衣上塵土，合掌跪在當地裏，望上說道：「弟子章隨，一心敬禮觀世音菩薩。」說罷，匍匐下去，叨叨絮絮了好一會，好像醜裏拜表的法師一般。口中念念有詞，足足默禱了半個鐘頭，方纔立起，轉身坐在一張大躺椅上，提起念珠，攤開神咒，正想虔誦經文，却不知怎的心上總是七上八下，一會兒神飛色舞，一會兒肉跳心驚，對着經文，一句也念不下去。看看桌上一盞半明不滅的燈兒，被爐裏的煙氣，一股一股的冲上去，那燈光只是碧沉沉地。側耳聽着窗外靜悄悄的沒些聲息，知道稚燕還沒回來！鳳孫沒法，只得垂頭閉目，養了一回神，纔覺心地清淨點兒。忽聽門外帖帖達達飛也似的一陣脚步声，隨即發一聲狂喊道：「鳳孫，怎麼樣？你不信，如今果真放了上衛道了！你拿什麼謝我？」這話未了，就碰的一聲，踢開門，鑽將進來。鳳孫抬頭一看，正是稚燕，心裏一慌，倒說不出話來。正是：富貴百年忙裏

過，功名一例求夢中。欲知鳳孫得着上海道，到底是真是假。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三回

天威不測，蜚語中詞臣；

隱恨難平，遠心驅俊僕。

却說鳳孫忽聽稚燕一路喊將進來，只說他放了上海道，一時心慌，倒說不出話來，呆呆地半響方道：「你別大驚小怪的嚇我，說正經，連公公那裏，端的怎樣？」稚燕道：「誰嚇你？你不信，看這一個！」說着，就懷裏掏出黃面泥板的小本兒。鳳孫見是京報，接來只一揭，第一行就寫着「蘇松太兵備道着章義補授。」鳳孫還道是自己眼花，忙把大號墨晶鏡，望鼻梁上一推，揉一揉眼皮，裹着紙細認道着章義補授。」鳳孫還道是自己眼花，忙把大號墨晶鏡，望鼻梁上一推，揉一揉眼皮，裹着紙細認道着章義補授。」果然仍是「蘇松太兵備道着章義補授」十一個字。心中一喜，不免頷了一聲佛號，正要向那玉琢觀音頂禮一番，却恍恍惚惚就不見了稚燕。抬起頭來，却只見左右兩旁站着六七個紅纓青褂短靴長帶的家人，一個托着頂帽，一個捧着翎盒，提着朝珠的，抱着護書的，有替他披褂的，有代他束帶的，有一個豁琅琅的搖着靜鞭，有一個就向上請了個安，報道：「外邊伺候已齊，請爵爺立刻上任！」真個是前呼後擁，呵么喝六，把個膽懂小爵爺，七手八腳的送出門來。只見門外齊臻臻的排列着紅呢傘，金字牌，旗羅轎馬，一隊一隊長蛇似的立等在當街。只等鳳孫掀簾進轎。只聽如雷價一聲呵殿，那一

徘徊。頓時蜿蜿蜒蜒的向前走動。走去的道兒，也辨不清是東是西，只覺得先走的倒都是平如砥，直如繩的通衢廣陌，一片太陽光，照着馬蹄蹴起的香塵，一閃一閃的發出金光，誰知後來忽然轉了一個灣，就走進了一條羊腸小徑，又走了一程，益發不像，索性只容得一人一騎慢慢的推上去了，而且曲曲折折，高高低低，一邊是黑木兎林，一邊是危崖亂石。鳳孫見了這些兇險景像，心中疑惑，暗忖道：我如今到底往那裏去呢？記得出門時，有人請我上任，怎麼倒走到這荒山野徑來呢？原來此時鳳孫早覺得自己身體不在轎中，就是剛纔所見的儀仗從人，一霎時也都隨着荒烟蔓草，消滅得無影無蹤，連放上海道的事情也都忘了一半。獨自一個，在這七高八低的小路上，一脚絆一脚的望前走去。正走間，忽然眼前一黑，一陣寒風拂上面來，疾忙抬頭一看，只見一座鬱鬱蒼蒼的高岡在面前。鳳孫暗喜道：「好了，如今找着了正路了！」正想尋個上去的路徑，才想走進前來，却見那岡子前面，蹲着一對巨大的獅子，張了磨牙吮血的大口，睜了奔霆掣電的雙瞳，豎起長鬣，舒開鐵爪，只待吃人。在雲煙縹渺中也看不清是真是假，再望進去，隱隱約約顯出書棟雕梁，長廊石舫，丹樓映日，香閣排雲，山徑中還時見白鶴文鹿，彩鳳金牛，游行自在；但氣象雖然莊嚴，總帶些陰森肅殺的樣子。好像幾百年前的古堡。恐怕冒昧進去，倒要碰着些吃人的虎豹豺狼，迷人的山精木怪，反爲不美。鳳孫躊躇了一回，忽聽各郎各郎一陣馬官，鈴聲，從自己路上飛來，就見一匹跳澗爬山的駿馬，馱着個揚眉鬚頂的貴官，挺着腰，仰着臉兒，得意揚揚的，只顧往前竄。鳳孫看着那貴官的面貌，好像在那裏見過

的，不等他近前，連忙迎上去，攔着馬頭施禮道：「老兄想也是上岡去的？兄弟正爲摸不着頭路不敢上去。如今老兄來了，是極好了，纔求您攜帶攜帶。」那貴官聽了，哈哈的笑道：「你要想上那岡子麼？你莫非是瘋子罷！那道兒誰不知道？如今是走不得的了！你要走道兒，還是跟着我上東邊兒去。」說着話，就把鞭兒向東一指，風孫忙依着他鞭的去向只一望，果然顯出一條不廣不狹的小徑，看那裏邊倒是暖日融融，香塵細細，夾岸桃花，爛如雲錦，那徑口却有一棵夭矯不羣的海楠，卓立在萬木之上。下面一層層排列着七八棵大樹，大約是檀槐楊柳靈杏棠杞等類，無不蟠榦梢雲，濃陰垂蓋，的是一條好路，倒把風孫看得呆了。正想細問情由，不道那貴官就匆匆的向着風孫拱了拱手道：「兄弟先偏了！」說罷，提起馬頭，四蹄翻盪的走過那東路去了。風孫這一急，非同小河，拔起脚要追，忽聽一陣悠悠揚揚的歌聲，從西邊一條道兒上梨花林吹來，歌道：

東邊一條路，西邊一條路；西邊梨花東邊桃，日的雲來紅的雨，紅日爭嬌，雨落雲飄，東海龍女，偷了半年桃，西池王母，怒挖明苗，造化小兒折了腰，君欲東行，休行，我道不如西邊兒平！

風孫尋着歌聲，回身西望，看纔見逕對着東路那一條道兒上，處處夾着梨樹，開的花，如雲如雪，一白無際，把天上下地單得密密層層，風也不通。風孫正在思量，那歌聲倒越唱越近了，就見有八九個野童兒，頭戴遮日帽，身穿背心衣，腳踏無底靴，面上烏墨塗得黑一搭白一搭，一面拍着手，一

頭唱着歌穿出梨花林來。一見鳳孫齊連招手道：「來，來，快上西邊兒來！」鳳孫被這些童兒一唱一招，心裏倒沒了主意，立在那可東西的高岡面前，東一張，西一張，發恨道：「照這樣兒，不如回去罷！」一語未了，不提防西邊樹林裏，陡起了一陣撼天震地的狂風，飛沙走石，直向東邊路上刮刺刺的捲去。一會價，就日澹雲喪神號鬼哭起來，遠遠望去那先去的騎馬官兒早被風刮得帽飛褲落，人馬翻，萬樹桃花，也吹得七零八落，連路口七八株大樹，用盡了撐撐喝月的力量，終不敵排山倒海的神威。只抵抗了三分鐘工夫，歸唰唰倒斷了六株，連那海楠和幾株可稱樑棟之材的都連根帶土，飛入雲霄，不知飄到那裏去了。這當兒，只聽見那梨花林邊，一個大孩子，領了八九個狂童，歡呼雷動，搖頭頓足的喊道：「好了，好了，倒了，倒了，誰知這些童兒不賊猶可，這一喊，頓時把幾個烏嘴油臉的小孩，變了一羣青面獠牙的妖怪，有的搖着驅山鐺，有的拿着迷魂幡，背了驪山老母的劍，佩了九天玄女的符，踏了哪吒太子的風火輪，使了齊天大聖的金箍棒，張着嘴，瞪着眼，耀武揚威，如潮似海的直向鳳孫身邊撲來。鳳孫這一嚇，直嚇得魂魄飛散，尿屁滾流，不覺狂叫一聲，「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正危急間，忽聽面前有人喊道：『鳳孫休慌，我在這裏。』鳳孫迷離中抬頭一看，彷彿立在前前是一個渾身白衣的老婦人，心裏只當是觀音顯聖來救他的，忙又叫道：「菩薩救命呀！」只聽那人笑道：「什麼菩薩，菩薩坐在桌兒上呢！」鳳孫被這話一提，心裏倒清爽了一半，重又定眼細觀了一認，吓！那裏是南海白衣觀世音，倒是個北京絨袴莊雜燕，嬉着嘴立在他面前，看看自己身體，還

坐在佛桌旁的一張大椅上，爐裏烘的藏香只燒了一寸，高岡飛了，梨花林桃花徑迷了，童兒妖怪滅了，窗外半鈎斜月，牀前一粒殘燈，靜悄悄一些風聲也沒有，方曉得剛纔鬧轟轟的倒是一場大夢。想起剛纔自己狼狽的神情，對着稚燕倒有些惶愧，把白日托他到連公公那裏謀幹的事倒忘懷了，只顧有要沒緊的道：「你在那兒樂？這早晚纔回來？」稚燕道：「阿呀呀，這個人可瘋了！人家爲你的事，腳不着地，跑了一整夜，你倒還樂呀樂呀的挖苦人！」鳳孫聽了這話，纔把香菜館裏，遞給他匯票，托他到連公公那裏討準信的一總事，都想起來。不覺心裏勃的一跳，忙問道：「事情辦妥了沒有？」稚燕笑道：「好風涼話兒！天下那兒有這麼容易的事兒！我從香菜館裏出來，曾敬華那裏這麼熱鬧的窩兒，我也不敢躡，一口氣跑上連公公家裏，只道約會的事，不會脫卯兒的。誰知道還是撲了一個空。老等了半天，不見回來，問着他們，敢情爲了預備老佛爺萬壽的事情，內務府來請了去商量，說不定多早纔回家呢。我想橫豎事兒早說妥了，只要這邊票兒交出去，自然那邊官兒送上來，不怕他有紅孩兒來搶了唐僧人參果去，你說對不對？」鳳孫一聽「紅孩兒」三個字，不覺把夢中境界，直提起來，一面順口說道：「這麼說，那匯票你仍舊帶回來了？」一面呆呆的只管想那夢兒，從那一羣小孩變了妖怪，撲上身來想起，直想到自己放了上海道，稚燕踢門狂喊，看看稚燕此時的形狀，宛然夢裏。忽然暗暗吃驚道：不好了，我上了小人的當了！照夢詳，來小孩子，小人也，變了妖怪；撲上身來，明明說這班小人在那裏變着法兒的捉弄我。小徑者，小路也，已經有人比我走在頭裏，我是沒路可走的了。

。若然硬要走，必然惹起風波。想到這裏，猛的一想起夢醒時候，看見一個白衣老婦，不覺恍然大悟道：這是我一向虔誠供奉了觀音，今日特地來托夢點醒我的。罷了！罷了！上海道我決計不要了，倒是十二萬的一張匯票，總要想法兒騙回到手纔好。想了一想，就接着說道：「既然你帶回來很好，那票兒本來差着，你給我改正了再拿去！」稚燕愕然道：「那兒的事？數目對了就得了。」鳳孫道：「你不用管，你拿出來，看我改正，你就知道了。」稚燕以信不信的，本不願意掏出來，到底礙着鳳孫是物主兒，不好十分措着不放，只得慢慢地從靴筒裏抽出，挪到燈邊遠遠的一照道，「沒有錯呀！」一語未了，不防被鳳孫劈手奪去，就望自己衣袋裏一塞。稚燕倒吃了個驚道：「這怎麼說？噢，改也不改，索性收起來了！」鳳孫笑道：「不瞞稚兄說，票子是沒有錯，倒是兄弟的主意打錯了，如今想過來，不幹這事了。稚兄高興，倒是稚兄頂替了罷！兄弟是情願留着這宗銀子，去孝敬韓家潭口袋底的哥兒姐兒的了。」稚燕跳起來道：「豈有此理！你這話到底是真話是夢話？你要想想，這上海道的缺，是不容易謀的！連公公的路，是不容易走的！我給你鬧神鬧鬼，跑了半個多月，這纔摸着點邊兒，你倒好意思，輕輕鬆鬆說不要了。我可沒臉回去覆人家，你倒把不要的道理說給我聽聽！」鳳孫仍笑嘻嘻的道：「回覆不回覆，橫豈沒有我的事，我是打定主意不要的了。」那當兒，是一個斬釘截鐵的咬定不要了，一個是面紅頸赤的死問他爲何不要呢，一個笑迷迷只管賴皮，一個急吁吁無非撒潑，正鬧得沒得開交，忽聽砰的一聲，房門開處，走進一個家人，手裏拿着一封電報，走到鳳孫身旁道：

「這是南邊發來給章大人的。」說着伸手遞給鳳孫，就回身走了。鳳孫忙接來一望，知道是從杭州家裏打來的，就吃了一嚇。拆開看了看，不覺說聲「饒倖！」就手遞給稚燕道：「如今不用爭吵了，我丁了艱了！」稚燕看着，方曉得鳳孫的繼母病故，一封報喪的電報。到此地位，也沒得說了，把剛纔的一團怒火，霎時消滅，倒只好敷衍了幾句安慰的套話，問他幾時動身。鳳孫道：「這裏的事情，料理清楚，也得六七天。」當時彼此設奠，各自安歇去了。從此鳳孫每日忙忙碌碌，預備回南的事。到了第五日，就看見京報上，果然上海道放了魚邦禮，外面就沸沸揚揚議論起來。有的說姓魚的托了後門佔衣舖，走王府的門路的；有的說姓魚的認得了皇妃的親戚，在皇上御前保舉的。鳳孫聽了這些話，倒也如風過耳，毫不在意，只管把自己的事，儘着趕辦。又歇了一兩天，就掩旗息鼓的回南奔喪去了。單說稚燕替鳳孫白忙了半個多月，得了這個結果，大爲掃興。他本意原想做魚陽伯的引線的，後來看看魚陽伯的門第資財氣概，都不如章鳳孫，所以倒過頭來，就攔起了陽伯，全力注在鳳孫身上。誰知如今陽伯果真得了上海道，自己的好窩兒，反給佔衣舖裏的郭掌櫃佔了去，你想他心裏怎麼不又悔又恨呢！連公公那裏，又不敢去回覆，只好私下告訴他父親轉說，還求他想個法兒，出出這口氣。一日清早，稚燕還沒起來，家人來問：「老爺上頭下來，有事請少爺即刻就去。」稚燕慌忙披衣出房，不及梳洗，一逕奔到小燕平常退朝坐起的一間書房內。掀簾進去，滿屋靜悄悄的，只見兩個家人垂手侍立。小燕正在那裏低着頭，寫一封書信。看見稚燕走來，略一抬眼道：「你且坐着，

讓我把高麗商務總辦方安堂的一封要緊信寫了再說。」稚燕只得在旁坐了，偷看那封信上寫的，全是高麗東學黨謀亂的事情。——原來那東學黨是高麗國的守舊黨，向來專與開化黨爲仇，他的黨魁叫崔時亨，自號緯大夫的，忽然現在在全羅道的古阜地方起事，有衆五六萬，首蒙白巾，手執黃旂，倡言要驅逐倭夷，掃除權貴，高麗君臣，惶急萬狀，要借中國護商的靖遠兵船，前去助剿。那時駐紮高麗的商務總辦，就是方安堂官印叫代勝的，不敢擅主，發電到總理衙門請示。小燕昨日已經會商王大臣，發了許借的回電，現在所寫的，不過要他留心觀察，隨時稟報罷了。稚燕看着信，隨口道：「原來高麗反起了亂事了！」小燕道：「這回比甲申年金玉均洪義植的亂事更要利害，恐怕要求中朝發兵赴援哩！」說着，那信已寫好，擱在一邊，笑嘻嘻道：「叫你不爲別的，你知道今天上頭出了一件奇事嗎？魚邦革禮職了，到連累金貴妃寶貴妃都革了妃號，降做貴人。寶貴妃還脫衣受了七十廷杖。兩妃的哥哥致敏，貶謫到邊遠地方，老佛爺怒的了不得。聽說還牽涉到聞韻高太史，只爲他是兩妃的師傅。幸虧他聞風遠避，總算免了。」稚燕半驚半喜的道：「爹爹知道這事怎麼發作的呢？」小燕道：「我也摸不清，不知道老佛爺聽了誰的話，忽然從園裏回來，一逕就到皇妃宮中，拿出一個小拜匣，裏頭都是些沒用的字紙，不知道老佛爺爲什麼就天威不測起來，祇說金寶兩貴妃，近來習尚浮華，屢有乞請，所以立刻下了這道嚴旨。」稚燕立起來仰着頭道：「原來也有今日！論理這會兒事情鬧得也太不像了，總得這位老聖人出來整頓整頓！」說着話，一抬頭。忽見一個眉清目秀初交二十歲的俊童，站

在他父親身旁，穿着娃兒險萬字縐紗袍，罩着美人蕉團花絨馬褂，額上根青，鬢邊髮黑，差不多的俏公還比不上他嬌豔，心想我家從沒有過這樣俊俏童兒。忽然想起來道：「呀，這是金雲青那裏的阿福，怎麼到了我家來呢！」稚燕正在上下打量，早被小燕看見，因笑道：「這是雲青那裏有名的人兒，你從前給他同路進京。大概總認得罷！如今他在雲青那裏歇了出來，還沒投着主兒呢！求我賞飯，我可用不着，只好留着等機會瀉出去罷！」小燕一面說，一面阿福紅着臉，就走到稚燕跟前，請了一個安。

·小燕忽然向稚燕道：「不差，你給我上金雲青那裏去走一趟罷！這幾天聽說他病又重了，我也沒工夫去看他，你替我去走走，禮到就得了。」當時稚燕答應下來，自去預備出門，按下慢表。如今先要把阿福如何歇出，雲青如何病重的細情，敘述一番，免得讀書的說我拋荒本題。原來雲青那日，看張夫人出房後，就叫小丫頭把帳子放了，自把被窩蒙了頭，只管裝睡，並不睬睬彩雲。彩雲見雲青顏色不好，也不敢上來兜搭，自在外房，呆呆地坐着嗑瓜子兒。房裏冷清清的無事可說。我却先要說張夫人那日在房時，聽了雲青的口氣，看了彩雲的神情，早就把那事兒瞧破了幾分，後來回到自己房中，不消說有那班獻殷勤的婆兒姐兒，半真半假的傳說，張夫人心裏更明白了，料想雲青這回必然要揚鈴搗鼓的大鬧，所以張夫人身雖在這邊，心却在那邊，常常聽候消息。誰知道直候到二更以後，雲青那邊總是寂無人聲，張夫人倒詫異起來。暗道：難道就這麼罷了不成？忽一念轉到雲青新病初愈，感了氣，不要有什麼反覆嗎？想到這裏，倒不放心起來。那時更深人靜，萬籟無聲，房裏也空空洞洞的，

老媽兒都去歇息了，小丫頭都躲在燈背黑影裏去打盹兒。張夫人只得獨自個蹣手蹣腳，穿過外套房來到堂屋，各處燈都滅了。黑設設的好不怕人！張夫人正有些膽怯，想縮回來，却望見雯青那邊廂房裏一點燈光，窗簾上映出三四個長短短的人影。接着一陣噉噉促促的講話聲音，知道那邊老媽丫頭，還沒睡哩。張夫人趁勢脚兩步，跨進雯青外房，逕到房門口。正要揭起軟簾，忽聽雯青床上悉悉索索的響，響過處，就聽雯青低低兒的叫了「彩雲彩雲」兩聲。並沒人答應。張夫人忖道：「且慢，他們要說話了，我且站着聽一聽！」這當兒，張夫人靠在門匡上，從簾縫裏張進去。只見靠牀一張鴛鴦戲水的鏡臺上，擺着一盞二龍搶珠的洋燈，罩着個碧玻璃的燈罩兒，發出光來，映得粉壁錦帷，都變了綠沉沉地。那時見雯青一手慢慢的釣起一角帳兒，伸出頭來，臉上似笑不笑的，噴着靠面壁一張如意歌雲榻，只管發怔。張夫人連忙隨着雯青的眼光看去，原來彩雲正卸了晚妝，和衣睡着在那裏，身上穿着件同心珠扣水紅小緊身兒，單又着一條合歡粉荷灑花裙，一搦柳腰，兩鈎蓮瓣，頭上枕着個湖綠出紋小洋枕，一挽玉散不散的青絲，斜拖枕畔，一手托着香腮，一手掩着酥胸，眉兒蹙着，眼兒閉着，頰上酒窩兒還搵着點淚痕，真有說不出畫不像的一種妖豔，連張夫人見了，心裏也不覺動了一動。忽聽雯青嘆了口氣，微微的拍着床道：「瞎，那世裏的冤家！我拚着做……」說到此咽住了，頓了頓道：「我死也不捨她的呀！」說話時，雯青就擰身坐起，喘吁吁披上衣服，套上襪兒，好容易把腿挪下床沿，趂着鞋兒，搖搖擺擺的直晃到那榻兒上，推着彩雲身體倒下。好一會，頓聲推着彩雲道：「你倒底

怎麼樣呢？你知道我的心爲你都碎碎了！你只管裝睡，給誰嘔氣呢？」原來彩雲本未醒着，只因雲青不理她，摸不透雲青是何主意，自己懷着鬼胎，只好裝睡。後來聽見雲青幾句悽急話，又力疾起來，反湊她，不免心腸一軟，覺得自己行爲大對不住他，一陣心酸，趁着此時雲青一推，就把雙手捧了臉，鑽到雲青腋下，一言不發，倒嗚嗚咽咽，哭個不了。雲青道：「這箇什麼呢？這件事你到底叫我怎麼樣辦呢？有這會兒哭的工夫，剛纔爲什麼拿那些沒天理的話來頂撞我呢？」說着，也垂下淚來。彩雲聽了，益發把頭貼緊在雲青懷裏，哽噎着道：「我只當你從此再不近我身的了，我也拚着把你一天到晚千憐萬惜的身兒，由你去割也能，勒也能，你就弄死我，我也不敢怨你，我只怨着我死了，再沒一個知心着意的人服伺你了！我只恨我一時糊塗，上了人家的當，只當嬉皮賴臉一會兒不要緊，誰知倒害了你一生一世受苦了！這會兒後悔也來不及了！」雲青瞋定彩雲，緊緊的拉了她手，一手不知不覺的替拭她淚道：「你真後悔了麼？你要真悔，我就不恨你了。誰沒有一時的過失，我倒恨我自己用了這種沒良心的人來害你了。這會兒沒有別的，好在這事祇有你知我知，過幾天兒，借着一件事把那個人打發了就完了，可是你心裏要明白，你負了我，我還是這麼嘔心挖胆的愛你，往後你也該體諒我一點兒了！」彩雲聽了這些話，索性撒嬌起來，一條粉臂鈎住雲青的頸，仰着臉，三分像哭，二分像笑的道：「我的爺，你算白疼了我了！你還不知道你那人的脾氣兒，從小只愛玩兒，這會兒悶在家裏。自各兒也保不定一時高興，給人家說着笑着，又該叫你犯疑了！我想倒不如死了，好叫你放

心。」雲青道：「死呀活的做什麼，在家膩煩了，聽戲也罷，逛廟也罷，我不來管你就是了。」雲青說了這話，忽然牙兒作對的打了幾個寒噤。彩雲道：「你怎麼了？你瞧！我一不管，你就招了涼了，本來天氣怪冷的，你怎麼皮袍兒也不披一件就下床來呢！」雲青笑道：「就是怕冷，今兒個你肯給我先暖一暖被窩兒嗎？」說時，又湊到彩雲耳邊，低低的不知講些什麼。只見彩雲笑了笑，一面連連搖着頭坐起來，一面挽上頭髮道：「算了罷，你別作死了！」那當兒，張夫人看了彩雲一派狂樣兒，雲青一味沒氣性，倒撇了一肚子的沒好氣，不耐煩再聽那間壁戲了。只得邁步回房，自去安歇。晚景無話。從此一連三日，雲青病已漸愈，每日起來，只在房中與彩雲說說笑笑，倒無一毫別的動靜。直到第四天早上，張夫人還沒起來，就聽見雲青出了房門，到外書房會客去了。等到張夫人起來，正在外套房，靠着窗，朝外梳妝，忽見一個小丫頭慌慌張張，飛也似的在院子裏跑進來。張夫人喝住道：「大驚小怪做什麼！」那小丫頭道：「老爺在外書房外發脾氣哩，連阿福哥都打了嘴巴趕出去了。」張夫人道：「知道爲什麼呢？」小丫頭道：「聽說阿福拿了一個西瓜水的料壺兒遞給老爺，不知怎麼的，說老爺沒接好，掉在地上打破了，阿福只道老爺還是往常的好性兒，正彎了腰，低頭拾那碎片兒，嘴裏倒咕嚕道，怪可惜的一個好壺兒。」這話去了，不防拍的一響，臉上早着了一個嘴巴。阿福吃一嚇，抬起頭來，又是一下。這纔看見老爺抖索索的指着他罵道：「沒良心的忘八羔子！白養活你這麼大，不想我心愛的東西，都送在你手裏，我再留你，那就不用想有完全的東西了！」阿福吃

了打，倒還嘴強說：「老爺自不防備，碰了倒怪我！」老爺越發拍桌的動怒，立刻要送坊辦，還是金升伯求下來。這會兒捲鋪蓋去了。「張夫人聽了，情知是那事兒發作了，倒淡淡的道：「走了就完了，壞什麼的！」只管梳洗，也不去管他。一時間，就聽雯青出門拜客去了。正是：宦海波濤歸百怪，情天雲雨證三生。不知雯青趕去阿福，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回

惜輿論，學士修文；
救藩邦，名流主戰。

話說雯青趕出了阿福，自以為去了個花城的強敵，愛河的毒龍，從此彩雲必能回首面內，委心轉耳的了，在席之間，不用力征經營，倒也是一樁快心的事，這日出去，倒安心樂意的辦他的官事了。先到魏尚書那裏，謝他泊米爾一事維持之恩，又到錢唐那處，商量寫着薛訥兩欽差的信。到了第二日，就請假到衙，照常辦事。光陰荏苒，倏忽又過了幾月，那時泊米爾的事情，楊龍柱也查覆進來，知道國界之誤，已經幾十年，並不始於雯青；又有薛淑雲許祝雲在外邊，給英俄兩政府交涉了一番，終究靠着英國的勢力，把國界重新畫定，雯青的事，從此也就平靜了。却說有一天，雯青到了總署，也是冤家路窄，不知有一件什麼事，給莊小燕忽然意見不合爭論起來，爭到後來，小燕就對雯青道：「雯兄久不來了，不怪於這裏公事，有些隔膜了；大凡交涉的事，是瞬息千變的，只看雯兄養痾一個月，國家已經盛地八百里了。這件事，雯兄就沒有知道罷？」雯青一聽這話，分明譏諷他，不覺

紅了臉，一語答不出來。少時，小燕道：「我們別儘論國事了，我倒要請教姜兄一個典故：李玉溪道：「梁家宅裏秦宮入，」兄弟記得秦宮是被梁大將軍趕出西第來的，這個入字，好像改做出字的妥當。姜兄，你看如何？」說完，只望着姜青笑。姜青到此，真有些耐不得了，待要發作，又怕蜂蕩有毒，惹出禍來，只好納着頭，生生的咽了下來。坐了一會，倒底兒坐不住，不免站起來拱了拱手道：「我先走了。」說罷回身就往外走，昏昏沉沉，忘了招呼從人，剛從辦事處走到大堂廊下忽聽有兩個趕車兒的聚在堂下階兒上，密密切切說話，一個彷彿是莊小燕的車夫，一個就是自己的車夫。聽自己那車夫道：「別再說我們那位姨太太了，真個像饞嘴貓兒似的，貪多嚼不爛，纔扔下一個小仔，倒又刮上一個戲子了！」那個車夫問題：「又是誰呢？」一個低低的說道：「也是有名的角兒，好像叫做孫三兒的。我們那位大人，不曉得前世作了什麼孽，碰上這位姨太太。這會兒，天天兒趕着堂會戲，當着千人萬人面前，一個在台上，一個在台下，丟眉弄眼，穿梭似的來去，這纔叫現世報呢！」這些車夫，原是無意閒談，不料一句一句都被姜青聽得齊全，此時恍如一個霹靂，從青天裏打入頂門，頓時眼前火爆，耳內雷鳴，心裏又恨，又悔，又羞，又憤，迷迷糊糊的一步跨出門來，睜着眼睛道：「你們嚷什麼，快給我套車兒回家去！」那班趕車的，本沒防姜青此時散衙，倒都吃了一驚。幸虧那一輛油綠圍紅拖泥的大安車，駕着西菊花青的高背騾兒，好好兒停在當院裏沒有卸，五六個前頂後跟的家人，也都聞聲趕來。那當兒，趕車的預備了車踏凳，要扶姜青上車，不想姜青祇把手

在車沿兒上一搭，條的鑽進了車箱，嘴裏喊着「走了走了」走了一小一時，踏踏輪蹄，出了衙門，幾十只馬蹄蹴得烟塵雜亂，直向紗帽胡同而來，纔到門口，雲青一言不發，跳下車來，鐵青着臉，直瞞着眼睛，一口氣只望上房跑。幾個家人在背後手忙脚亂的還跟不上。金升手裏抱着門簾兩幅，正想回事，看這光景，倒不敢，縮了回來。雲青一到上房堂屋裏老媽了頭，正亂糟糟裏做一團。只見玉人連跌帶撞的進來，背後有個家人只管給他們搖手兒，一個個都嚇得往回下躲着，雲青却一概沒有看見，只望着彩雲的房門，認了一認，揭起氈簾，直搶入去。那當兒，彩雲恰從城外湖南會館看了堂會戲回來，卸了濃妝，脫了豔服，正在梳妝台上，支起了金粉鏡，重添眉翠，再整鬢雲，聽見雲青掀簾誇進房來，手裏只管調勻脂粉，要往臉上撲，嘴裏說道：「今兒回來多早呀！別有什麼不？」說到這裏，纔回過頭來，忽見雲青已撞到了上回並枕談心的那張如意歡雲榻邊，却是氣色青白，神情恍惚，睜着眼愣愣的直釘在自己身上，頓了半響，纔說道：「你好！你騙得我好呀！」彩雲摸不着頭腦，心裏一跳，臉上一紅，倒也怔住了。正想聽雲青的下文，打算支架的話，忽見雲青說罷這兩句話，身體一晃，兩手一撒，便要往前衝來，彩雲是吃過嚇來的人，見勢不好，說聲「怎麼了，老爺？」搶步過來，攔腰一抱，脫了官帽，禁不住雲青體重，骨碌碌倒金山搯玉柱的兩個人一齊滾在榻上。等到那班跟進來的家人，從外套房趕來，雲青早已直挺挺輪好在榻上，彩雲喘叮叮騰出身來，在那裏老爺老爺的推叫。誰知雲青此時索性閉了眼，呼呼的鼾聲大作起來。彩雲輕輕摸着雲青頭上，原來火辣辣熱得

燙手，倒也急得哭起來。問着家人們道：「這是怎麼說的？早起好好兒出去，這會兒倒底打那兒回來？成了這個樣兒呢！」家人們笑着道：「老爺今兒的病，多管有些古怪，在衙門裏給莊大人談公事，還是有說有笑的，就從衙內出來，不曉得半路上，聽了些什麼話，頓時變了，叫奴才們那兒知道呢！」正說着，只見張夫人也皺着眉，顛顛巍巍的走進來，問着彩雲道：「老爺呢？怎麼又病了？」彩雲不懂你們是怎麼樣的了！彩雲低頭不語，只好跟着張夫人走到雲青身邊，低低道：「老爺發燒哩！」隨口又把剛纔進房的情形，說了幾句。張夫人就坐在榻邊兒上，把雲青推了幾推，叫了兩聲，只是不應。張夫人道：「看樣兒，來勢不輕呢！難道由着病人睡在榻上不成！總得想法兒挪到床上去纔對！」彩雲道：「太太說得是！可是老爺總喊不醒，怎麼好呢！」正爲難間，忽聽雲青嗽了一聲，一翻身就硬掙着要抬起頭來。睜開眼，一見彩雲，就目不轉睛的看她，看得彩雲吃嚇，不免倒退了幾步。忽見雲青手指着牆上掛的一幅德將毛奇的畫像道：「哪，哪，哪，你們看一個雄糾糾的外國人，頭頂銅兜，身掛勳章，他多管是來搶我彩雲的呀！」張夫人忙上前扶了雲青的頭，湊着雲青道：「老爺醒醒，我扶你上床去，睡在家裏，那兒有外國人！」雲青點點頭道：「好了，太太來了！我把彩雲托給你，你給我好好收管住了，別給那些賊人拐了去！」張夫人一面呶呶的答應，一面就趁勢托了雲青頸額，坐了起來，忙給彩雲招手道：「你來，你先把老爺的腿挪下榻來，然後我抱着左臂，你扶着右臂，好歹弄到床上去。」彩雲正聽着雲青的話，有些胆怯，忽聽張夫人又叫她，磨擇了一會，沒奈何，只

得硬着頭皮走上來，幫着張夫人半拖半抱，把愛青扶下地來，站直了，卸去袍褂，慢慢地一步晃一步的，邁到了床邊兒上。此時愛青並不直視彩雲，倒伸着頭東張西望，好像要找一件東西似的。一時間眼光溜到床前鏡台上，擺設的一只八音琴，就看住了。原來那八音琴，與尋常不同，是愛青從德國帶回來的，外面看着，是一隻火輪船的雛形，裏面攙括，却包含着無數音譜，開了機關，放在水面上，就會一面啓輪，一面奏樂的。不想愛青怔了一會，喊道：「啊呀，不好了！薩克森船上的賓克，駕着大火輪，又要來給彩雲寄什麼信了！太太，這個外國人賊頭鬼腦，我總疑着他。我告訴你，防着點兒，別叫他上我門！」愛青這句話，把張夫人倒蒙住了，順口道：「你放心，有我呢，誰敢來！」彩雲却一陣心慌，一鬆手，幾乎把愛青放了一交。張夫人看了彩雲一眼道：「你怎麼的？」於是妻妾兩人，輕輕的把愛青放平在床上，墊平了枕，蓋嚴了被，張夫人已經累得面紅氣促。斜靠在床闌上，彩雲剛剛跨下床來，忽見愛青臉色一紅，雙眉直豎，滿面怒容，兩隻手只管望空亂抓。張夫人倒吃了一嚇道：「老爺要拿什麼？」愛青睜着眼道：「阿福這狗才，今兒我抓住了，一定要打死他！」張夫人道：「你怎麼忘了？阿福早給你趕出去了！」愛青道：我明明看見他笑嘻嘻手裏還拿了彩雲的一支鑽石蓮蓬簪，一閃就閃到床背後去了。」張夫人道：「沒有的事，那簪兒好好兒插在彩雲頭上呢。」愛青道：「太太你那裏知道？那簪兒是一對兒呢，花了五千馬克，在德國買來的。你不見如今只攢了一支了。嗎？這一支，保不定明兒還要落到戲子手裏去呢！」說罷，啞了一聲。張夫人聽到這些話，無言可答。

就揭起了半角帳兒，望着彩雲。只見彩雲倒躲在那牆邊一張鑰椅上，低頭弄着手帕兒。張夫人不免有氣，就喊道：「彩雲！你聽老爺儘說胡話，我又攪不清你們那些故事兒，還是你來對答兩句，倒怕要清醒些哩！」彩雲半抬身挪步前行，說道：「老爺今天七搭八搭，不知道說些什麼，別說太太不懂，連我也不明白，倒怪怕的。」說時已到床前，鑽進帳來，剛與雲香打個照面。誰知這個照面不打，倒也罷了，這一照面，頓時雲香鼻撮唇動，一手顫索索拉了張夫人的袖，一手指着彩雲道：「這是誰？」張夫人道：「是彩雲呀！怎麼也不認得了？」雲香咽着嗓子道：「你別冤我，那裏是彩雲？這個人明明是贈我盤費進京趕考的那個烟台妓女梁新燕，我不該中了狀元，就背了舊約，送她五百銀子，送走她的。」說到此，咽住了，倒只管緊靠了張夫人道：「你救我呀！我當時祇爲了怕人恥笑，想不到她竟會吊死，她是來報仇！」一言未了，眼睛往上一翻，兩腳往下一伸，一口氣接不上，就厥了過去。張夫人和彩雲一見這光景，頓時嚇做一團，滿房的老媽丫頭，也都烏飛鵲亂起來，喊的喊，拍的拍，捋頭髮的，搯人中的，鬧了一個時辰，纔算圍了過來，寒熱越發重了，神智越發昏了，直到天黑，也沒有清楚一刻。張夫人知道這病利害，忙叫金升拿片子去請陸大人來看脈。原來家如這幾年，在京沒事，倒很研究了點醫學，讀幾句湯頭歌訣，看兩卷本草從新，有時碰上些兒不死不活的病症，也要開個把半涼半熱的方兒，雖不能說虛扁重生和緩再世，倒也平平通達，死不擔差，所以滿京城的王公大人，都相信他，不稱他名殿撰，倒叫他名太醫了。就是雲香家裏，一年到頭，上下多少人，七病

八痛，都是他包圍兒的，何況此時是雯青自己生病呢！本是個管鮑舊交，又結了朱陳新好，一得了信息，不用說車不俟駕的奔來，聽幾句張夫人說來的病源，看一回雯青發現的氣色，一切脈，就搖頭說不好，這是傷寒重症，還夾着氣鬱房勞，倒有些棘手。少不得儘着平生的本事，運底兒掏摸出來，足足磋磨了一個更次，纔把那張方兒的君臣佐使配搭好了，交給張夫人，再三囑咐，必要濃煎多服。萃如自以為用了背城借一的力量，必然有旋乾轉坤的功勞，誰知一帖不靈，兩帖更凶，到了第三日，爽性藥都不能吃了。等到小燕叫稚燕來看雯青，却已到了昏迷銅雀，雨送文鴛的時候。那時雯青的亞好和甫錢唐卿，都聚在那裏，幫着萃如商量醫藥。稚燕走進來，彼此見了，稚燕就順口罵了個外國醫生，和甫唐卿，倒都極口贊成，勸萃如立刻去延請。萃如搖着頭道：「我記得從前曾小侯信奉西醫，後來生了傷寒症，發熱時候，西醫叫預備五六個冰桶圍繞他，還搨一塊冰在胸口，要趕退他的熱，誰知熱可退了，氣却斷了。這事我可不敢作主，請不請，去問雯青夫人罷！」和甫唐卿還想說話，忽聽見裏面一片哭聲，沸騰起來，却把個文園病渴的司馬相如，竟做了玉樓赴召的李長吉了。稚燕趁着他們擾亂的時候，也就溜之大吉。倒是鞞和甫錢唐卿，究竟與雯青道義之交，肝胆相託，竟與萃如同做了託孤寄命的至友，每日從公之餘，彼來此往，幫着萃如料理雯青的後事，一面勸慰張夫人，安頓彩雲，一面發電蘇州。去叫雯青的長子金繼元到京，奔喪成服。後來發訃開喪，倒也異常熱鬧。開喪之後，過了些時，鞞和甫錢唐卿正和萃如商量，想勸張夫人全家回南。還未議決，誰知那時中國外交

上拾正起了一個絕大的風波，錢兩人，也就無暇來管這些事了。就是做書的也顧不得來敘這些事了。——你道那風波是怎麼起的？原來就爲朝鮮東學黨的亂事鬧得大起來，果然朝王到我國來請兵救援。我國因朝鮮是數百年極恭順的藩屬，况甲申年金玉均洪英植的亂事，也靠着天兵，讞平禍亂的。這回來請兵，也就接着故事，叫北洋大臣威毅伯先派了總兵魯通一統了盛軍馬步三千，提督言朝領了淮軍一千五百人，前去救援。不料日本聽見我國派兵，藉口那回天津的攻守同盟條約，也派大鳥介帶兵巡赴漢城。後來黨匪略平，我國請其撤兵，日本不但不撤兵，反不認朝鮮爲我國藩屬，又約我國協力干預他的內政。我國嚴詞駁斥了幾回，日本就日日遣兵調將，勢將與我國決裂。那時威毅伯雖然續派了馬裕坤帶了毅軍，左伯圭統了奉軍，由陸路渡鴨綠江到平壤設防，還是老成持重，不肯輕啓兵端，請了英俄法德各國出來，竭力調停，口舌焦敵，函電交馳，別的不論，只看北洋總督署給北京總理衙門往來的電報，少說一日中也有百來封。不料議論愈多，要挾愈甚，要害坐失，兵氣不揚，這個風聲，傳到京來，人人義憤填胸，個個忠肝裂血，朝廟枕戈之志，野聞同袍之歌，不論茶坊酒肆，巷尾街頭，一片聲的喊道：「戰呀！開戰呀！給倭子開戰呀！」誰知就在這一片轟轟烈烈的開戰聲中，倒有兩個瀟瀟洒洒的出奇人物，冒了炎風烈日，帶了硯匣筆床，特地跑到後載門外的十刹海荷花蕩畔，一座酒樓上，憑闌寄傲，把盡論文。你道奇也不奇？那當兒，一輪日大如盤，萬頃花開似錦，隱隱約約的是西山嵐翠，縹緲渺渺的是紫禁風煙，都趁着一陣薰風，向那酒樓撲來。看那酒樓，却開着六扇

玻璃文窗，護着一桁冰紋畫檻，靠牀檻邊，擺着個湘妃竹的小桌兒，桌上羅列些瓜果蔬菜，茶具酒壺，破硯殘箋，斷墨禿筆，也七橫八豎的，拋在一旁。桌左邊坐着個豐肌雄幹，眉目開張，岸然不愧偉丈夫，却赤着膊，將辮子盤在頭頂，打着一個椎結，右邊那個，却是氣凝骨重，顧視清高，眉宇之間，盎然秋色，身穿紫葛衫，手搖鷗翎扇。你道這兩個人到底是誰？原來倒是書中極熟的人兒，左邊的就是有名太史閔韻高，右邊的却是新點狀元章直。兩人酒酣耳熱，接膝談心，把個看花飲酒的游觀場，當了運籌決策的機密室了。只見閔韻高一眉揚，鼻一掀，一手拿着一海碗的酒，望喉中直倒，一手把桌兒一拍，含糊的道：「大事去了，大事去了！聽說朝王虜了，朝妃囚了，牙山開了戰了！威毅伯還在夢裏，要等英俄公使調停的消息哩！照這樣因循坐誤，無怪有名的御史韓以高約會了全臺，在宣武門外松筠庵開會，提議參劾哩！前兒莊煥英爽性領了日本公使小村壽太郎覲見起來，當着皇上，說了多少放肆的話，我倒不賣偏莊煥英那班媚外的人，我就不懂我們那位驪老師，身為輔弼，聽見這些事，也不阻當，也沒決斷！我昨日謁見時，空費了無數的唇舌，難道老夫子心中，「和戰」兩字，並無有拿穩嗎？」章直歪仰頭微笑道：「大概摸着些邊兒了，拿穩我還不敢說。我問你，昨兒你倒底說了些什麼？」韻高道：「你問我說的嗎？我說日本想給我國開戰並非臨時起意的，其中倒有四個原因：甲申一回，李應昱被我國虜來，日本不能得志。這是想雪舊怨的原因；朝鮮通商，中國拿了海關。日延無利可圖，這是想奪實利的原因；前者王太妃薨逝，我朝遣使致唁，朝鮮執禮甚恭，日使相形

見紳，這是想爭虛文的原因；今王均久受日本庇護，今死在中華，又戰了屍，大削日本的靈面，是想洗前羞的原因。攢積這四原因，醞釀了數十年，到了今日，不過借着朝鮮的內亂，中國的派兵，做一個題目，發洩出來。餓虎思鬥，夜狼自雄，我國若不大張撻伐，一奮神威，靠着各國的空文勸阻，他那個肯甘心就範呢！多一日遲疑，便失一天機會，不要弄到他倒着着爭先，我竟步步落後，那時悔之晚矣！我說的，就是這些話，你看怎麼樣？」直靈點點頭道：「你的議論，透關極了，我也想自法越戰爭以來，究竟鎮南的小勝，不敵馬尾的大敗，國威久替，外侮叢生，我倒害怕英俄法德各大國，不論那一國來嘗試嘗試，都是不了的。不料如今首先敵難的，倒是區區島國，雖說幾年來變法自強，蒸蒸日上，到底幅員不廣，財力無多，他既要來螳臂當車，我何妨去全獅搏兔，給他一個下馬威，也可發表我國的兵力，叫別國從此不敢正視。這是對外的情形，固利於速戰。何況中國正辦海軍。上回南北會操時候，威毅伯的奏報，也算得鋪張揚厲了，但只是操演的稿文，並未經戰鬥的實驗。即旗綠淮湘，陸路各軍，自從平丁髮逆，也開戰久，恐承平無事，士不知兵，正好趁着這番大戰他一場，借硝煙彈雨之場，寓秋彌春苗之意，一旦烽煙有警，鼙鼓不驚。這是對內說，也不可不開戰了。我今早就把這兩層意思，在魏老師處遞了一個手摺，不瞞你說，老師現在是排斥衆議，力持主戰的了。聽說高理惺中堂鑲唐卿侍郎，亦都持戰論。你看不日就有宣戰的明文了。你有條陳，快些趁此時上罷！」韻高忙站起來，滿滿的斟了一大杯酒道：「得此喜信，勝勝捷言，當浮一大白！」於是一口氣喝了

酒，抓了一把鮮蓮子過了口，朗吟道：「東海涓，扶桑淡，欲往從之多蛇豕！乘風破浪從此始。」
 直蜚道：「壯哉，韻高！你竟想投筆從戎嗎？」
 韻高笑道：「非也，我今天做了一篇請征倭的摺子，想立刻遞奏的，恐怕單銜獨奏，太覺勢孤，特地請你到這裏來，商酌商酌，會銜同奏何如？」說着就從桌上亂紙堆中，抽出一個摺稿子，遞給直蜚。直蜚一眼就見上面貼着一條紅蠟兒，寫着事由道：「奏為請飭海軍，速整艦隊游弋日本洋，擇要進攻，以張國威而伸天討事。」直蜚看了一遍，拍案道：「此上策也！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就怕海軍提督胆小如鼠，到弄得畫虎不成反類狗耳！」說着，就從衣袋裏掏出一張白紙條兒，給韻高看道：「你只看威毅伯寄了兩江的電報，真叫人又好氣又好笑哩！韻高接着看時，只見紙上寫着道：

復丁提督：牙山並不在漢口內口，汝地圖未看明，大隊到彼，倭未必即開仗！夜間若不甯睡，彼未必不能暗算，所謂人有七分怕鬼也。言紫朝在牙，尚能自固，暫用不着汝大隊去；將來俄擬派兵船，屆時或令汝隨同觀戰。稍壯膽氣。」

韻高着罷大笑道：「這必然是威毅伯檄調海軍赴朝鮮海面，為牙山接應，丁兩江不敢出頭，反飾請慎防日軍暗襲，電商北洋，所以威毅伯有這覆電，也算得善戲謔兮的了！傳之千古，倒是一則絕好笑史；不過我且把一家數萬里海權，付之若輩庸奴，一旦僨事，威毅伯的任用匪人，也就罪無可道了。」
 直蜚道：「我聽說湘撫何太真，前日致書北洋，慷慨請行，願分戰艦隊一隊，身任司令，要仿

杜元凱樓船直下江兩故事。威毅伯得書，哈哈大笑，致之不覆。我看何珏齋雖係書生，然氣旺胆壯，大有口吞東海之概，真派他統率海軍，或者能建奇功，也未可知。」兩人一面飲酒議論，一面把那征櫻的疏稿，反反覆覆看了幾遍，直蜚提起筆來，斟酌了幾個字，署好了銜名，說道：「我想先帶這疏稿，送給龔老師看了，再遞何如？」謂高想了想，還未回答，忽聽樓梯上一陣脚步声，隨後就見一個人，滿頭是汗，氣吁吁的掀簾進來，向着直蜚道：「老爺原來在這裏，即刻龔大人打發人來，告訴老爺，說日本給我國已經開戰了，載兵去的英國高陞輪船，已經擊沉了，牙山大營也打了敗仗了，龔大人給高揚藻高尙書憂急得了不得，現在都在龔府，說有要事要請老爺去商量哩。」兩人聽了都吃了一驚，連忙收起了摺稿，付了酒錢，一同跑下樓來，跳上車兒，直向龔尙書府第而來。正是：半夜文星驚黯淡，一輪旭日照元黃。不知龔尙書來招章直蜚有何要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五回

疑夢疑真，司農訪鶴；

七擒七縱，巡撫吹牛。

話說章直蜚和關韻高兩人出了十旬海酒樓，同上了車，一路向東城而來，纔過了東單牌樓，下了甬道，正想進二條胡同的口子，關高的車走的快，忽望見口子邊，團團圍着一羣人，都仰着頭向牆上

看，祇認做官廳的宣示，不經意的微微回着頭，陡覺得那告示有些特別，不是楷書，是隸書，忙叫趕車兒勒住車轡，定睛一認，祇見那紙上橫寫着四個大字：

「失鶴零丁。」

而且寫與奇古樸茂，不是隸尙書，誰寫得出這一筆好字！疾忙跳下車來，恰好直蜚的車也趕到。

直蜚半揭着車簾喊道，「鬪高兄，你下車做什麼？」鬪高招手道：「你快下來，看肥老夫子的妙文！」

「真的直蜚也下了車，兩人一同擠到人堆裏，抬頭細看那簾上的白紙，寫着道：

敬白諸君行路者：敢告我昨得奇夢，夢見東天起異虹，長虹繞屋變黑蛇，口吞我鶴甘如蔗，

醒來風狂吼猛虎，鶴離吹倒鶴飛去，失鶴應夢疑不祥，疑望遼東心慘傷！諸君如能代尋訪，

訪着我當贈金價！請爲諸君說鶴狀：我鶴翩翩白逾雪，玄裳丹頂脚三節。請復重陳其身軀，

比天鵝略大，比駝鳥不如，立時連頭三尺餘。請復重陳其神氣：昂頭側目睨雲際，俯視羣編

如螞蟻，九臬清喉觸天忌。諸君如能還我鶴，白金十兩無扣剝，倘若知風報信者，半數相關

休嫌薄。

鬪高道：「好一篇模仿後漢戴文讓的失父零丁！不但字寫得好，文章也做得古拙有趣，」直蜚道

：「肥老夫子不常寫隸書，寫出來倒是梁鶴派的縱姿颯強，不似中郎派的雍容俯仰，真是字如其人。

鬪高歎道：「當此內憂外患，接踵而來，老夫子繫天下人望，我倒可惜他多此一段閒情逸致！」

人你一句我一句的議論着，不自覺的已走進胡同口。韻高道：「我們索性步行罷！」不一會，已到雙府前，家人投了帖，早有個老門公把兩人一直領到花園裏。直蜚留心看那園庭裏的鶴亭，是新近修編，擴大了好些，亭裏却賸下一隻孤鶴，那四面廳上，窗槁全行卸去，挂了四扇晶瑩奪目的穿珠簾，映着晚霞，一閃一閃的變成虹彩。魏尚書已笑着迎上來道：「韻高也同來，好極了！你們在那裏碰見的？我和魏惺中堂正有事和兩位商量哩！」那時望見高理恪豐頤廣額，飄着花白的修髯，身穿葛紗洗黃袍，腰繫漢玉帶鉤，挂着列絲佩件，正在西首一張桌上，坐着吃點心，也半握身的招呼着，問吃過點心沒有？直蜚道：「門生和韻高兄都在十前海酒樓上痛飲過了，韻高有一個請海軍游弋日本洋的摺稿，和門生商量會銜同遞，恰遇着魏老師派人來邀，曉得老師也在這裏，所以拉了韻高一塊兒來。門生想日本既已燬船接仗，是豈非我開，朝廷爲什麼還不下宣戰的詔書呢？」魏尚書道：「我和高中自奉天會議朝鮮交涉事後，天天到軍機處，今天小燕報告了牙山砲燬連船的消息，我和高中都主張明發宣戰諭旨，却被景親王和祖蔭山擋住，說成毅伯有電，要等英使歐格納調停的回信，這有什麼法子呢！」韻高憤然道：「這一次大局，全壞在成毅伯倚仗外人，名爲持重，實是失機。外人各有所爲，那裏靠得住呢！」高中堂道：「賢弟所論，我們何嘗不知！但目前朝政，迥不如十年前了！外有樞臣把持，內有權璫播弄，成毅伯又剛愎驕縱如此，而且宮闈內訌，日甚一日，這回我和魏尚書奉派會議，太后還傳諭，叫我們整頓精神，不要再像前次辦理失當。咳！我看這回的軍事，一定

要糟。不是我迷信災祥，你想，二月初一日中的黃暈，前日打壞宮門的大風，雨中下降的沙彈，陶然亭的地鳴，若彙集了編起五行志來，都是非常的災異，把人事天變，參合起來，祇怕國運要從此大變。」「張尚書忽然蹙着眉歎道：「被理翁一提，我倒想起前天的奇夢來了，我從八瀛故後，本做過一個很古怪的夢，夢見一個白鬚老人，在一座石樓梯上，領我走下一道很深的地道，地道盡處，豁然開朗，倒進了一間似廟宇式的正殿，看那正殿裏，居中掛着一盞琉璃長明燈，上面供着個高大的朱漆神龕，龕裏塑着三尊神像，中坐的是面目軒露，頭戴幘頭，身穿彷彿武梁祠畫像的古衣服，左手裏握着一個大龜，面目活像八瀛。上首一個，批着一件袈裟似的長衣，身傍站着一隻白鶴；懷中抱一個猴子，滿身花繡，可不是我們穿的蟒袍，却都把紅巾蒙了臉，看不清楚。我問白鬚老人：這是什麼神像？那老人祇對我笑，老不開口。我做這夢時，祇當是思念故友，偶然湊合，誰知一夢再夢，不知做了多少次，總是一般。這已經就希奇了，不想前天，我又做了個更奇的夢，我入夢時，好像正當午後，一輪斜日，沉在慘澹的暮雲裏，忽見東天，又升起一個光輪，紅得和曉日一般，倏忽間，那光輪中，發出一聲怪響，頓時化成數百丈長虹，長蛇似的繞了我屋宇，我吃一嚇，定睛細認，那真是長虹，紅的忽變了黑，長虹變了大蟒，屋宇變了那三尊神像的正殿，那大蟒伸進頭來，張開大口，把那上首神像身邊的白鶴，生生吞下肚去，我狂喊一聲，猛的醒來，纔知是一場午夢，耳中祇聽得排山倒海的風聲，園中樹木的摧折聲，門窗砰礮的開關聲。恰好我的姪孫弓夫和珠哥兒，他們父子倆踉蹌的奔進來，

嘴裏喊着：「今天好大風，把鶴亭吹壞，一隻鶴向南飛去了！」我聽了這話，心裏覺得夢兆不祥，也和理翁的見解一樣，大有風聲鶴唳，草木皆兵之感。後來弓夫見我不快，祇道是爲了失鶴，就說：「飛去的鶴，大概不會過遠，我們何妨出個招貼，懸賞訪求，」我便不由自主的提起筆來，仿戴良失家零丁，做了一篇失鶴零丁，寫了幾張八分書的零丁，叫拿去貼在街頭巷口，賢弟們在路上，大概總看見過罷？賢弟們要知道，這篇小品文字，雖是戲墨，却不是蒙莊的逍遙游，倒是韓非的孤憤！」直正色道：「兩位老師誤了！兩位老師是朝廷柱石，蒼生霖雨，現在一個談災變，一個說夢占，這些唐情慨的議論，該是不得志的文士，在草廬吟嘯中發的，身爲台輔，手執斧柯，像兩位老師一樣，爲慶好說這樣咨嗟歎息的风涼話呢！依門生愚見，國事越是艱難，越要打起全副精神，挽救這個危局。第一不講空言，要定辦法。」高中堂笑道：「賢弟責備得不錯，但一說到辦法，就是難乎其難。韻高請飭海軍游弋日本洋，這到底是空談還是辦法呢？」韻高道：「門生這個摺稿，是未聞牙山消息以前做的，現在本不適用了。目前替兩位老師畫策，門生倒有幾個扼要的辦法。」雙尚書道：「我們請兩位來，爲的是要商定一個入手的辦法。」韻高道：「門生飭熟法，一、宣示宗旨：照眼下形勢，沒有講和的餘地了，祇有趕速明降宣戰諭旨，布告中外，不要再上咸毅伯的當。二、更定首輔：近來樞府，疲玩已極，若仍靠着景王和福孫山的阿私固寵，莊慶藩的龍鍾衰邁，格拉和博的頓預庸懦，如何能應付這種非常之事？不如仍請敬王出來，做個領袖，兩個老師，也該當仁不讓。恢復光緒十年前的

局面。三、慎選主帥，前敵陸軍魯信馬左，各自爲主，差不多有將無帥，必須另請資深望重的宿將如劉益焜劉瞻民等。海軍提督丁雨汀，坐視牙危，畏葸縱敵，極應查辦更換。」直蜚搶說道：「門生還要參加些意見：此時最要的是內政，還有停止萬壽的點景，驅除弄權的內監，調和兩宮的意見。軍事方面，不要專靠淮軍，該參用湘軍的將領。陸軍統帥，最好就派劉益焜；海軍必要個有胆識不怕死的人，何太真既然自告奮勇，何妨利用他的朝氣；彭剛直初出來時，并非水師出身，也是個倔強書獃。……」正說到這裏，家人通報錢大人瑞敏來見。龔尙書剛說聲請，唐卿已搶步上廳，見了龔尙書和高中堂，又和章聞二人彼此招呼了，就坐下便開口道：「剛纔接到廷齋由湘來電，聽見牙山消息，憤激得了不得，情願犧牲生命，堅請分統海軍艦隊，直搗東京。倘這層做不到，便自率湘軍出關，獨當陸路，恐怕樞廷有意阻撓，託我求中堂和老師玉成其志，否則他便自己北來。現在電奏還沒發，專候覆電。我知道中堂也在這裏，所以特地起來相商。」龔尙書微笑道：「廷齋可稱慧冠一時。直蜚正在這裏保他統率海軍，不想他已急不可待了！」高中堂道：「威毅伯始終迴護丁雨汀，樞廷也非常左袒，海軍換人，目前萬辦不到。」龔尙書道：「接統海軍雖然一時辦不到，唐卿可以先復一電，阻他北來。電奏請他儘管發，他這一片舍身就難，忠誠勇敢的心腸，實在令人敬佩，無論如何，我們定要叫他不要虛所望，理翁以爲如何？」高中堂點頭稱是。「當時大家又把剛纔商量的話，一一告訴了唐卿，唐卿也很贊成閱章的辦法，彼此再細細計議了一番，總算把應付時局的大綱決定了，唐卿也就在龔尙

齊那裏擬好了覆電，叫人送到電局拍發。談了一回閒話，各自散了。你道王齋爲何安安穩穩的撫台不要做，要告奮勇，去打仗呢？雖出於書生投筆從戎的素志，然在發端的時候，還有一段小小的考古軼史，可以順便說一下：——王齋本是光緒初元清流黨裏一個重要人物，和莊崙樵莊壽祝寶廷輩，都是人間麟鳳，臺閩鷹鶴，王齋尤其生就一付絕頂聰明的頭腦，帶些好高騖遠的性情，恨不得把古往今來名人的學問事業，被他一個人做盡了纔稱心。金石書畫，固是他的生平嗜好，也是他的獨擅勝場，但他那裏肯這麼小就呢！講心傍，既知行，自命陸王不及；補大拙，攷古器，居然醉玩復生！山西辦賑，鄭州治河，鴻儒變了名臣；吉林劃界，北洋佐軍，翰苑遂兼戎幕。本來法越啓慶時節，京朝士大夫企慕會左功業，人人歡喜紙上談兵，成了一時風尚，王齋尤爲高興，朝廷也很信任文臣，所以莊崙樵樵派了幫辦福建海疆事宜，王齋也派了幫辦北洋事宜。後來崙樵失敗，受了嚴譴，王齋却祇出使了一次朝鮮，辦結了甲申金玉均一案，又會同威毅伯和日本伊藤博文定了出兵朝鮮彼此知會的條約，總算一帆風順，文武全才的金字招牌，還高高挂着，做了幾章孫子十家疏，刻了一篇槍礮準頭說，天下仰望丰采的，誰不道是江左夷吾，東山謝傅呢！直了放了湘撫，一到任，便勤政愛民，孜孜不倦，一方面提倡風雅，幕府中羅致了不少的名下士，就是同鄉中稍有一才一藝的，如編修汪子昇，中書洪英石，河南知縣魯晉，連著書家龔葵夫，骨董掇客余漢青，都追隨而來，躋躋踴躍，極一時之盛。一方面聯絡湘軍宿將，如章濤季九光等，又引俞虎丞做了心腹，預備一朝邊陲有事，替國家出一身行

血，仿斐岑紀功，寶憲勒銘的故事，使威揚域外，功蓋會胡，這纔志得意滿哩。恰好中日交涉事起，北洋着着退讓，輿論激昂，有一天，公餘無事，王齋正邀集了幕中同鄉，在衛齋小宴，瀏覽了一回書畫，麻宰幾件鼎彝，忽然論到日本朝鮮的事，王齋道：「那奉天定約，我也是全權大臣之一，條約祇有三款，第二款兩國派兵交互知會這一條，如今想來，真是大錯特錯！若沒這條，此時日本如何能藉口派兵呢！我既經參與，不會糾正，真是件疚心的事！如果日本和我們真的開釁，我祇有投袂而起，效死疆場，贖我的前愆了！」汪子昇道：「老師的話，不啻自負過嚴了！日本此時的蠻橫，實是看破了我國國勢的衰落，朝政的紛歧，起了輕侮之意，便想借此機會，一試他新軍的戰術，兵的派不派，全不係乎條約的有無，就算條約有關，定約究竟是威毅伯的主裁，老師何獨任其咎，兵凶戰危，未可輕以身試！」洪石魯師習也附和着說了幾句不犯着出位冒險的話。王齋哈哈大笑道：「你們倒這樣替我胆小！那麼叫我一輩子埋在書畫骨董裏，不許蘇州再出個陵伯言嗎？」正說得高興，忽見余漢青手裏捧着個古錦的小方匣，得意揚揚的走過來，嘴裏喊道：「我今天替老師找到一件寶貝，不但東西真，而且兆頭好，老師要看，必先喝了一杯賀酒。」王齋笑道：「你別先吹，祇怕是馬蹄燒餅印的古錢，我可不是潘八瘋，不上你骨董鬼的當，看了再說。」漢青道：「冤屈死人了！這是個流傳有緒的真漢印；是人家遺傳不肯出賣的，我好不容易託了許多人，出了二百兩湘平銀，纔挖了出來。還有附着一本名人題識的冊頁，明天再補送來。老師你自己瞧罷。」說時雙手遞上去。王齋接了，揭

開蓋來，祇見一個一寸見方，背上縷着個伏虎紐的漢銅印，製作極精。翻過正面，刻着度遼將軍四個奇古的繆篆，不覺喜形於色，忙擊起一杯纔斟滿的酒，一飲而盡，拍着桌子道：「此印正合孤意！度者，古通渡，要渡非繼不可，我意決矣！」連喊「快拿紙筆來，」倒弄得大家相顧詫異，家人送上一枝蘸滿墨水的筆，珥齋提筆，在紙上揮洒自如的寫了一百多字，大家方看清是打給北洋威毅伯的電報，大家主張和日本開戰，自己願分領海軍一艦隊以充前驅。寫完，加上速發兩字，隨手交給家人遞電報處去發了。大家便不敢再勸。這便是珥齋請告奮勇最初的動機。不想這個電報發去後，好像石沉大海，消息杳然，倒是兩國交涉破裂的消息，一天緊似一天。高陞運船擊沉了。牙山不守，成歡打敗，不好的警信，雪片似的飛來，統帥言紫朝還在那裏捏報勝仗，邀朝廷二萬兩的獎賞，將弁數十人的獎敘。珥齋不禁義憤填膺，自己辦了個長電奏，力請宣戰，並自請幫辦海軍，兼募湘勇，水陸並進，身臨前敵，立待要發，被魯帥營攔住，勸他先電唐卿，一探裴高兩尙書的意旨如何，再發也不為遲。珥齋聽了有理，所以有唐卿這番的洽商。唐卿的電復，差不多當夜就接到，珥齋看了，很覺滿意，把電奏又修改了些，添保了幾個湘軍宿將韋廣濤季九光柳書元等，索性把俞虎丞也加入了。發電後，就喚了俞虎丞來，限他一個月內，募足湘勇八營做親軍，又吩咐修整槍械，勸速操練，又把生平得過的槍礮軍頭練習法，印刷了數千本，發給各營將領實習。又召集了司道府縣，籌議服裝餉糈，並結束許多未了的公事，足足忙了一個多月。那時，與日本宣戰的明諭，早發佈了，日公使匡次芳也下旗叫

國了，陸軍方面，言魯馬左四路人馬，在平壤和日軍第一次正式開戰，被日軍殺得轍亂旗靡，祇有左伯圭在玄武門死守血戰，中彈陣亡；海軍方面，丁雨汀領了定遠遠致遠十一艦，和日海軍十二艦在大東溝大戰，又被日軍打得落花流水，沉了五艦，祇有致遠管帶鄧士昶血戰彈盡，猛撲敵艦，誤擊魚雷，投海而死。朝旨把言魯逮問。丁雨汀革職戴罪自効，威毅伯也拔去三眼花翎，褫去黃馬褂，用了老敬王會辦軍務，添派宋欽領毅軍，劉世佑領銘軍，依唐阿領鎗邊軍，都命開赴九遠城，太尉羅有岌岌可危的現象，同時汪齋也疊奉電旨，申飭他的率請幫辦海軍，却准他募足湘軍二十營，鮑文虎丞八營本屬親軍外，章壽六營，柳壽元六營，也都歸節制，命他即日準備，開赴關外，好待汪齋佈置早已就緒，軍士操演亦漸純熟，一奉旨意，一面飭令俞虎丞星夜整裝，逐批開拔，一面自己把撫署的事部署停當，便帶了一班親信的幕僚，隨後啓行，先到天津。一來和威毅伯商購精槍快砲，二來和戶部籌撥餉款，誰知到了天津，發生了許多困難，定購的槍砲，一時也到不了手。光陰如駛，忙忙碌碌中，不覺徊翔了三個多月，時局益發不堪了。自九龍城挫敗後，日兵長驅直入，連破了鳳凰岫，直到海城，旅順威海衛，也相繼失守，弄得陵寢震驚，畿輔搖動，天顏有喜的老佛爺，也變了低眉入定的法相，祇得把六旬慶典，停止了點景，把老敬王派在軍務處，節制各路兵馬，兼領軍機；把樞廷裏莊等審格和傅雨中堂開去，補上龔平高揚藻，又添上一個廣東巡撫歌謔？把劉益棍派了欽差大臣節制關內外防剿各軍，王齋和宋欽派了幫辦，而且下了嚴旨，催促開拔。在這羶人心皇皇的時候，

王齋却好整以暇，大有輕裘緩帶的氣象，祇把軍隊移駐山海關，還是老等他未到的槍砲。一直到開了一年，正月元宵後，纔浩浩蕩蕩的出了關門，直抵田莊台，進偃海城，一到之後，便擇了一所大廟宇，做了大營。祇爲那廟門前，有一片百來畝的大廣場，很可做打靶操演之用，合了王齋之意。跟去的一班幕僚，看看王齋這種從容不迫的態度，看他每天一早，總領着他新練專門打靶的護勇三百人，他稱做虎賁營的，逐日認真習練準頭，打完靶後，隨後便會客辦公。吃過午飯，不覺邀了廉某夫余漢青幾個清客，畫山水，拓金石，便是一到晚上，關起門來，秉燭觀書。大家都疑惑起來。汪子昇尤其替他擔憂，想勸諫幾句，老沒得到機會。却說那天，正是剛到田莊台的第一個早晨，曉色朦朧，鳥聲初囀，子昇還在睡眼惺忪，寒戀重衾的時候，忽然一個弁兵推門進來喊道：「大帥就要上操場，大人們都到那邊候着，我們洪大人先去，叫我招呼汪大人馬上去！」說完，那弁兵就走了。子昇連忙起來，盥嗽好，穿上衣冠，迤邐走將出來，一路朔風撲面，凝霜滿階，好不悽冷！看看廟內外進進出出的人，已經不少，門口有兩個紅漆木架，上首架上，插着一面隨風飛舞的帥字大纛旗，下首豎起一扇五六尺高白地黑字的木牌，牌上寫着「投誠免死牌」五個大字，是方稜出角的北魏書法，抬起頭來，又見門右粉牆上，貼着一張很大的告示，寫來伸掌驗脚，是仿黃山谷體的，都是王齋的親筆。走近細看那告示時，祇見上面先寫一行全銜，全銜下却寫着道：

爲出示曉諭事：本大臣恭奉簡命，統率湘軍，訓練三月，現由山海關拔隊東征，不久當與日本決

一勝負。本大臣講求槍礮準頭，十五六年，所練兵勇，均以精槍快砲爲頭隊，堂堂之陣，正正之旗，能進不能退，能勝不能敗，日本以久頓之兵，豈能當此生力軍乎！惟本大臣率仁義之師，素以不嗜殺人爲貴，念爾日本人民，迫於將令，暴師在外，拚手萬人之性命，以博大島圭介之喜快，本大臣欲救兩國人民之命，自當割切曉諭，兩軍交戰之後，凡爾日本兵官，逃生無路，但見本大臣所設投誠免死牌，卽繳出刀槍，跪伏牌下，本大臣專派安員，收爾入營，一日兩餐，與中國人民，一律看待。事平之後，送爾歸國。本大臣出此告示，天神共鑒，決不食言。若竟執迷死拒，與本大臣接戰三次，勝負不難立見。迨至該兵三戰三北之時，本大臣自有七縱七擒之計，請鑒前車，毋貽後悔！切切特示！

子昇一口氣把告示讀完，正在那裏贊歎他的文章，納罕他的舉動，忽聽裏面一片聲的嚷着大帥出來了，就見玉齋頭戴珊瑚頂的貂皮帽，身穿曲襟藍綢褂和青狐皮箭衣，罩上天青綢天馬出風馬褂，腰垂兩條白緞忠孝帶，仰着頭，緩步出來，前面走着幾個戈什哈，廉某夫和余漢左右夾侍，後邊跟着一羣護兵，蜂擁般的出廟，子昇祇好上前參謁，跟着同到前面操場，祇見場上，遠遠立着一個紅心槍靶，虎賁三百人，都穿了一色的號衣，肩上都插着有刺刀的快槍，在曉日裏耀得寒光凜凜，一字兒兩邊分開；還有各色翎頂的文武官員。也班分左右。子昇見英石師督已經先到，就擠入他們班裏，那時玉齋一人站在中央，高聲道：「我們今天是對前敵的第一日，說不定一兩天裏就要決戰，趁着這打靶

的聞暇，本帥有幾句話和大家講講：你們看本帥在湘出發時候，勇往直前，性急如火，一比從天津到這裏，這三個多月的從容不迫，連過我行，我想一定有許多人要懷疑不解。大家要知道，這不是本帥的先勇後怯，這正是儒將異乎武夫的所在。本帥在先的意思，何嘗不想殺敵致果，氣吞東海呢！後奉在換兵之難，專讀孫子兵法，讀到第三卷攻謀篇，頗有心得，激悟孫子所說不戰而屈人之兵的道理，完全和孟子仁者無敵的精神是一貫的，所以我的用兵，更上了一層，仰體天地好生之德，不願多殺人爲戰功，祇要有確實把握的三大捷，約斃日兵三五千人，就可借軍威以行仁政，使日人不戰自潰。今天發布的告示和免死牌，就是這個戰略的發端。但你們一定要問本帥的大捷的把握在那裏呢？本帥不是故作驚人的話，就在這場上打靶的三百虎贄身上，本帥練成這虎贄營，已經用去一二萬元的賞金，這打靶的規則，立着五百步的小靶，每人各打五槍，五槍都中紅心，叫做全紅，便賞銀八兩；近來每天賞銀多至一千餘串，一勇有得銀二三十兩的，可見全紅的越多了。這種精技，西人偶然也有，決沒有多至數百人：便和泰西各國交綏，他們也要退避三舍，何況區區日本！所以本帥祇看技術的成否，不管出戰的遲速；槍砲的精良，湘勇的駁勇，還是其次。勝仗擱在荷包裏，何必急急呢！到了現在，可已到了爐火純青的氣候，正是弟兄們各顯身手的時期，本帥希望弟兄們牢牢記着的訓詞，祇有「不怕死，不想逃」六個大字，不但恢復遼東，日本人也不足平了。本帥的話，也說完了。我們還是來打一次練習的靶，仍舊是本帥自己先試，以後便要實行了。」說罷，叫拿槍來。戈什獻上一支德國

響的新式快槍，珥齋手托了槍，埋好脚步，側着頭，擠緊眼，瞞好準頭，一縷白煙起處，轟然一聲，一顆彈丸呼的恰從紅心裏穿過，煙還未散，第二聲又響，一連五響，都中在原洞裏。合場歡呼，唱着新編的凱旋歌，奏起軍樂，大家都嚴肅地站得齊齊的，祇有廉萊夫跨出了班，左手拿着一張白紙，右手握了一根燒殘的細柳條，在那裏東抹西塗。珥齋回顧他道：「萊夫你做什麼？」萊夫道：「我想今天的勝舉，不可無圖以紀之，我在這裏起一幅田莊打靶的稿子，將來流傳下去，畫史上也好添一段英雄佳話。」珥齋道：「這也算個新式的雅歌投壺罷！」說罷，仰面而笑，就在這笑聲裏，俞虎丞忽在人叢裏擠了出來，向珥齋行了個軍禮，呈上一個電報信兒。珥齋拆開看時，原來是個廷寄。看罷，嘆了一口氣。正是半日偷閒談異夢，一封傳電警雄心。不知廷寄說的是何事，且待下回細說。

第二十六回

主婦索書，房中飛赤鳳；

天家脫輻，被底臥烏龍。

話說珥齋在田莊台大營操場上，演習打靶，自己連中五槍，正在唱凱歌，曾圖畫，志得意滿的營兒，忽然接到一個廷寄，拆開看時，方知道他被御史參了三款，第一款逗遛不遵，第二濫用軍餉，第三虐待兵士。樞廷傳諭，着他明白回奏。看完，歎了一口氣道：「悠悠之口不誑人，怎能不使英雄短

氣！」就手遞給子昇道：「賢弟替我去辦個電奏罷！」第一款的理由，我剛纔已經說明；第二款大約就指打靶賞號而言；祇有第三，適得其反，真叫人無從索解，儘賢弟去斟酌措詞就是了。龔尙書和唐卿處，該另辦一電，把這裏的情形，儘量詳告，好在唐卿新派了總理衙門大臣，也管得着這些事了，讓他們奏對時，有個準備。」子昇唯唯的答應了。我且暫不表王齋在這裏的操練軍士，預備迎戰，再說唐卿那日在龔尙書那裏發了王齋覆電，大家散後，正想回家，再給王齋寫一封詳信，報告情形，走到中途，忽見自己一個親隨，騎馬迎來，情知家裏有事，忙遠遠的問什麼事？那家人道：「金太太派金升來請老爺，說有要事商量，立刻就去，陸大人已在那裏候着。」唐卿心裏很覺詫異，吩咐不必回家，撥轉馬頭，逕向紗帽胡同而來。進了金宅，祇見雲青的嗣子金繼元，早在倒廳門口迎候，嘴裏說着：「陸伯伯裏面坐！陸伯伯早來了，」唐卿跨進門來，一見萃如就問道：「雲青夫人邀我們什麼事？」萃如笑道：「左不過那些雲青留下的罪孽罷咧！」道言未了，祇聽家人喊着太太出來了，氈氈一揭，張夫人全身鍋素的走進來，向陸兩人叩了個頭，請兩人上炕坐，自己靠門坐着，含淚說道：「今天請兩位伯伯來，並無別事，爲的就是彩雲。這些原是家務小事，兩位伯伯都是忙人，本來不敢驚動，無奈妾身向來懦弱，繼元又是小輩，真弄得沒有辦法。兩位伯伯是雲青的至交，所以特地請過來，替我出個主意。」唐卿道：「嫂嫂且別說客氣話，彩雲倒底怎樣呢？」張夫人道：「彩雲的行爲脾氣，兩位是都知道的，自從雲青去世，我早就知道是一件難了的事，在七裏，看她倒很悲傷，哭着時

，口口聲聲說要守，我倒放些心了。誰曉得一終了七，她的原形漸漸顯了，常常不告訴我，出去玩耍。後來索性天天看戲，深更半夜的回來，不乾不淨的風聲又刮到我耳邊來。我老記着雲青臨終託我收管的話，不免說她幾句。她就不三不四給我騰吵。近來越鬧越不成話，不客氣要求我放她出去了。二位伯伯想，熱辣辣不滿白天的新喪，怎麼能把死者心愛的人讓她出這門呢！不要說旁人背後要議論我，就是我自問良心，如何對得巴菱青呢！可是不放她出去，她又鬧得你天翻地覆，雞犬不寧，真叫我左古爲難。」說着聲音卻變了哽噎了。萃如一聽這話，氣得跳起來道：「豈有此理！嫂嫂本來太好說話！照這種沒天良的行徑，你該拿出做太太的身分來，把家法責打了再和她講話！」唐卿忙攔住道：「萃如你且不用先怒，還不是蠻幹得來的事，嫂嫂請我們來，是要給她想個兩全的辦法，不是請我們來代行家長職權的。依我說，……」正要說下去，忽見彩雲倏的進了廳來，身穿珠邊滾魚肚白洋紗衫，縷空縷白挖雲玄色明綃裙，梳着個烏光如鏡的風涼髻，不戴首飾，也不塗脂粉，打扮得越是素靚，越顯出風神絕世。一進門，就站在張夫人身旁朗朗的道：「陸大人說我沒天良，其實我正爲了天良發現，纔一點不裝假。老老實實求太太放我走！我說這句話，彷彿有意和陸大人別扭似的，其實不相干。陸大人千萬別多心；老爺一向待我的恩義，我是個人，豈有不知；半路裏丟我死了，十多年的情分，怎麼說不悲傷呢！剛纔太太說在七裏悲傷，願意守，這都是真話，也是真情。在那時候，我何嘗不想給老爺擗口氣，圖一個好名兒呢！可是天生就我這一付愛熱鬧尋快活的壞脾氣，事到臨頭，自各

兒也做不了主。老爺在的時候，我儘管不好，我一顆心，還給老爺的柔情密意，管束住了不少；現在沒人能管我，我自會兒又管不了，若硬把我留在這裏，保不定要鬧出不好聽的笑話，到那一步田地，我更對不住老爺了！再者我的手頭散漫慣的，從小沒學過做人家的道理，到訂老爺這裏，又由着我的性兒，成千累萬的花，如今老爺一死，進款是少了，太太縱然賢惠，我怎麼能隨隨便便的與？但是我關綽的爭，一時縮不同，祇怕老爺留下這點子死產業，供給不上我的揮霍，所以我澈底一想，與其裝着假幌子糊弄下去，結果還是替老爺傷體面，害子孫，不如直捷了當，讓我走路，好歹死活，不干姓金的事，至多我一個人背着個沒天良的罪名。我覺得天良上倒安穩得多呢。趁今天太太少爺和老爺的好友，都在這裏，我把心裏的話全都說明了，我是斬釘截鐵的走定的了。要不然，就請你們把我弄死，倒也爽快。」彩雲這一套話把滿廳的人，說得都怔住了，張夫人祇顧拿絹子擦着眼淚，却並不驚異，倒把翠如氣得鬚鬚倒豎，紫脹了臉，一句話都說不出。唐卿瞧着張夫人的態度，早猜透了幾分，怕翠如發獸，就向彩雲道：「姨娘的話，倒很直爽，你既然不願意守，那是誰也不能強你。不過今天你們太太爲你請了我們來，你既照直說，我們也不能不照直給你說幾句話。你要出去是可以的，但是要依我們三件事：第一不能在北京走，得回南棧，纔許走；祇爲現在滿城裏傳遍你和孫三兒的事，不管他是誰是真，你在這裏一走，便坐實了，你要給老爺留面子，這裏熟人太多，你不能給他丟這個臉；第二這時候不能去，該滿了一年纔去，你既然曉得老爺待你的恩義，你也承認和老爺有多年

的情分，這一點短孝，你總得給他戴滿了；第三你不肯揮霍老爺留下的遺產，這是你的好心，現在答應你出去，那麼除了老爺從前已經給你的，自然你帶去，其餘不能再向太太少爺要求什麼。這三件，你如依得，我就替你求太太，放你出去。」彩雲聽着唐卿的話，來得利害，句句和自己的話，針鋒相對，暗忖祇有答應了再說。便道：「錢大人的話，都是我心裏要說的話，不要說三件，再多些我都依。」唐卿回頭望着張夫人道：「嫂嫂怎麼樣？我勸嫂嫂看她年輕可憐，答應了她罷！」張夫人道：「這也叫做沒法，祇好如此。」翠如道：「答應儘管答應，可是在這一年內，姨娘不能再在外胡鬧，在家瞎吵，要好好守孝伴靈，伺候太太。」彩雲道：「這個請陸大人放心，我再吵鬧，好在陸大人會請太太拿家法來責打的。」說着冷笑一聲，一扭身就走出去了。翠如看彩雲走後，向唐卿伸伸舌頭道：「好利害的傢伙！這種人，放在家裏，如何得了！我也勸嫂嫂越早打發越好！」張夫人道：「我何嘗不知道呢！就怕不清楚的人，反要說我不明大體。」唐卿道：「好在今天許她走，都是我和翠如作的主，誰還能說嫂嫂什麼話！就是一年的限期，也不過說說罷了，可是我再有一句要緊話告訴嫂嫂，府上萬不能在京就攔了。固然中日開戰，這種世亂荒荒，靈柩的靈柩，該早些回南安葬，再晚下去，祇怕海道不通。就是彩雲也該離開北京，免得再鬧笑話。」翠如也極端贊成。於是就和張夫人同繼元商量了儘十天裏出京回南，所有柩出城以及輪船定艙等事，都由翠如唐卿兩人分別委託城門上和津海關道成木生招呼，自然十分周到。張夫人天天忙着收拾行李，彩雲倒也規規矩矩的幫着料理，一步也不

曾出門。到了臨動身的上一晚，張夫人已經累了一整天，想着明天還要一早上路，一吃完夜飯，即便進房睡了。睡到中間，忽然想着日裏攪元的話，雲青有一部元史補證的手稿，是他一生的心血，一向擱在彩雲房裏，叮囑我去收回收好，省得糟踐。便叫一個老媽子向彩雲去要。誰知不要倒平安無事，這一要，不多會兒，外邊鬧得沸反盈天，一片聲的喊着「捉賊，捉賊！」張夫人正想起來，祇見彩雲身上穿一件淺緋色的小緊身，頭髮蓬鬆，兩手捧着一包東西，索索抖個不住，走到床面前，把包遞給張夫人道：「太太要的是不是這個。太太自己去瞧罷！啊呀呀！今天真把我嚇死了！」說着話，和身倒在床面前一張安樂椅裏，兩手揪住胸口吁吁的喘。張夫人一面打開包看着，一面問道：「到底怎麼會事？嚇得那樣兒！」彩雲顫聲答道：「太太打發人來的時候，我已經闖上門睡了，在睡夢中聽見敲門，知道太太房裏的人，爬起來，半天找不着火柴匣子，摸黑兒的去開門。進來的老媽纔把話說明了，我正待點着支洋燭去找，那老媽忽然狂喊一聲，嚇得我洋燭都掉在地下，眼犄角裏彷彿看見一個黑人，向房門外直攔。那老媽就一頭追，一頭喊捉賊，奔出去了。我還不敢動？怕還有第二個。按定了神，勉強強的找着了，自己送過來。」張夫人包好書，說道：「書倒不差，現在賊捉到了沒有呢？」彩雲還未回答，那老媽倒先回來，接口道：「那裏去捉呢？我親眼看他在姨太太的床背後衝出，挨近我身，我一把揪住他衣襟，被他用力灑脫，我一路追，一路喊，等到更夫打雞兒的到來，他早一縱跳上了房，瓦都沒響一聲，逃得無影無蹤了。」張夫人道：「彩雲，這賊既然藏在你床背後，你回去

看看，走失什麼沒有？」彩雲道：「啊呀，我嚇昏了！太太不提，我還在這裏寫電呢！」說時，慌慌張張的奔回自己房裏去，不到三分鐘工夫，彩雲在那邊房裏果真大哭大跳起來，喊着她的首飾箱丟了，丟了首飾箱，就是丟了她的命。張夫人祇得叫老媽子過去，勸她不要鬧，東西已失，深，鬧也無益，等明天動身時候，陸續兩夫人都要來送，托他們報坊追查便了。彩雲也漸漸地安靜下去。一宿無話。果然，翠仙、唐卿，都一早來送，張夫人把昨夜的事說了，彩雲又說了些懇求報坊追查的話，唐卿笑着答應，並向彩雲要了失單。那時門外鹵簿和車馬都已齊備，於是儀仗引着雲香的靈柩先行，眷屬行李後隨，翠仙、唐卿一直送到三牀船纜回。張夫人送了靈柩，領了繼元、彩雲，從北通州水路到津；到津後，自有津海關道成木生來招待登輪，一路平安回南，不必細說。如今再說唐卿自送愛青夫人回南之後，不多幾天，就奉了著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的諭旨，從此每天要上兩處衙門，上頭又常叫起兒，高中堂龔尙書新進軍機，遇着軍國要事，每要請去商量，回得家來，又總是賓客盈門，大有日不暇給的氣象。連素愛、繼元、精、黃、顧、校、文，也祇好似有束縛材，暫置高閣。在自身上看起來，也算得富貴場中的驕子，政治界裏的巨儒了。但是國事日糟一日，戰事愈弄愈熾。從他受事到今，兩三個月裏，水陸處處失敗，關隘節節陷落，反覺得憂心如搗，寢饋不安。這日剛在爲國、焦、勞的時候，門上來報聞高、開、大、人、要、見。唐卿疾忙請進，寒暄了幾句，高、說、有、機、密、的、話，請屏退僕從。唐卿倒嚇了一跳。揮去左右。高、說、道：「目前朝政，快有個非常大變，老師知道嗎？」

「唐卿道：『怎麼變動？』」韻高道：「就是我們常怕今上做唐中宗，這件事要實行了。」唐卿道：「何以見得？」韻高道：「金寶兩妃的貶謫，老師是知道的了，今天早上，又把寶妃名下的太監高萬枝，發交內務府撲殺，太后原擬是要明發諭旨審問的，還是聽老師恐與大獄，有礙國體，再三求了，纔換了這個辦法。這不是廢立的發端嗎？」唐卿道：「這還是兩宮的衝突，說不到廢立上去。」韻高道：「還有一事，就是這回耿義的入軍機，原是太后的特簡，祇爲耿義觀覈來京，騙了他屬吏趙幣，總辦三萬個新鑄銀圓，託連公公獻給太后，說給老佛爺預備萬壽時賞賜用的。太后見銀色新，花樣巧，賞收了，所以有這個特簡。不知是誰？把這話告訴了今上，太后和今上商量時，今上說耿義是個貪鄙小人，不可用。太后定要要用，今上垂淚道：「這是親爺爺逼臣兒做亡國之君了！」太后大怒，親手打了皇上兩個嘴巴，牙齒也打掉了。皇上就病不臨朝了好久。恰好太后的侍臣西安將軍永瀾也來京祝嘏，太后就把廢立的事，和他商量。永瀾說：「祇怕疆臣不伏。」這是最近的事。由此看來，主意是早經決定，不過不敢昧然宣布罷了。」唐卿道：「兩宮失和的原因，我也略有所聞了。」——且慢，唐卿如何曉得失和的原因呢？失和的原因，到底是什麼呢？我且把唐卿和韻高的談話攔一攔，說一段帝王婚姻史罷！原來清帝的母親，是太后的胞妹，清后的母親，也是太后的胞妹，結這重親的意恩，全爲了親上加親，要叫愛新覺羅的血統裏，永遠混着那位氏的血統，這是太后的目的。在清帝初登基時，一直到大婚前，太后雖然嚴厲，待皇帝倒很仁慈的。皇后因爲親戚關係，常在宮裏充官眷，太

唐也很寵遇。其實早有配給皇帝的意思，不過皇帝不知道罷了。那時他他拉氏，也有兩個女兒在宮中，就是金妃寶妃。宮裏喚金妃做大妮兒，寶妃做二妮兒，都生得清麗文秀。二妮兒更是出色，活潑靈警，能詩會畫，清帝很喜歡她，常常瞞着太后，和她親近。二妮兒是個千伶百俐的人，豈有不懂清帝的意思呢！世上祇有戀愛是沒階級的，也是大無畏的，儘管清帝的尊貴，太后的威嚴，不自禁的眉目往來，語言試探，彼此都有了心了。可是清帝雖有這個心，向來怕懼太后，不敢說一句話。一天，清帝在樂壽堂侍奉太后看完奏章後，走出寢宮，恰遇見二妮兒，那天穿了一件粉荷繡袍，襯嫩白的臉，碧碧的眼，越顯嬌媚，正捧着物件，經過廳堂，不覺看出神了。二妮兒也怔着，大家站定，相視一笑。不想太后此時正身穿了海青色繡繡仙鶴大袍，外罩紫色珠纓披肩，頭上戴一支銀鏤珠穿的鶴簪，大袍鈕扣上還挂着一串梅花式的珠鍊，顛巍巍的也走出來。看見了，清帝慌得給逃的一樣跑了，太后立刻叫二妮兒進了寢宮，屏退宮眷。二妮兒嚇得渾身抖戰，不曉得有什麼禍事，看看太后面上，却並無怒容，祇聽太后問道：「剛纔皇帝站着和你幹嗎？」二妮兒囁嚅道：「沒有什麼。」太后笑道：「你不要欺蒙我，當我是傻子！」二妮兒忙跪下去：碰着頭道：「臣妾不敢。」太后道：「祇怕身上寵愛了你罷。」二妮兒紅了臉道：「臣妾不知道。」太后道：「那麼你愛皇帝不愛呢？」二妮兒連連的碰頭，祇是不開口。太后哈哈笑道：「那麼我叫你們稱心，好不好？」二妮兒俯伏着低聲奏道：「這是佛爺的天恩。」太后道：「算了，起來罷！」這麼着，太后就上朝堂見大臣去了。二妮兒聽了太后這一

恩，太后還說了許多勉勵的話，皇后和妃嬪，倒都各歸府館，專候大婚的典禮。自冊定了皇后，就隔了一個月，正是那年的二月裏。春氣氤氳萬象和樂的時候，清帝便結了婚，親了政，太后非常快慰，天天在園裏唱戲，又手編了幾齣宗教神怪戲，造了個機關活動的戲台，天幕從上降、鬼怪由地出，親自教導太監們搬演，又常常扮了觀音，叫妃嬪翻香扮了龍女善財善男女等，連公公扮了章獻，坐了小火輪，在昆明湖中遊戲，真是說不盡的天家富貴，上界風流。正在督大歡喜間，忽然太后密召了清帝的本生父賢親王來宮。那天龍顏很爲不快，告訴賢王，皇帝自從大婚後，沒臨幸過皇后宮一次，倒是金寶二妃非常寵幸，這是任性妄爲，不合禮制的，朕勸了幾次，總是不聽。當下就很嚴厲的責成賢王，務勸皇帝同皇后和睦。賢王領了盛旨，知道是個難題。這天正是早朝時候，軍機退了班，太后獨召賢王，談了一回國政，太后推說要更衣，轉入屏後，領着宮眷們回宮去了。此時朝堂，祇有清帝和賢王兩人，賢王還是直挺挺的跪在御案前，清帝忽覺心中不安，在寶坐上下來，直趨王前，恭恭敬敬請了個雙膝安，嚇得賢王汗流浹背，連連碰頭，請清帝歸座。清帝沒法，也祇好坐下。賢王奏道：「請皇上以後，不可如此，這是國家體制，孝親事小，濟國事大，請皇上三思！」當時又把和皇后不睦的事，懇切勸諫了一番。清帝凄然道：「連房帷的事，朕都沒有主權嗎？但既連累皇父，難，朕可勉如所請，今夜便隨幸宜芸館便了。」清帝說罷，便也退了朝。再說那個皇后，正位中宮以來，幾同虛設，不要說羊車不至，鳳枕常孤，連清帝的天顏，除在太后那裏偶然望見，永無接近的機緣。縱然身貴

齊天，常是愁深似海，不想那晚，忽有個宮娥來報道：「萬歲爺來了！」皇后這一喜，非同小可，當下跪接進宮，小心承值，百樣逢迎。清帝總是淡談的，一連住了三天。到第四天早朝出去，就不來了。皇后等到亂樓三鼓，鸞鞭不鳴，知道今夜是無望了。正卸了晚妝，命宮娥們整理衾枕，猛見被窩裏好的敷着，中央鼓起一塊，好像一個小孩睡在裏面，心中暗暗納罕。忙叫宮娥揭起看時，不覺嚇了大跳。你道是什麼？原來被裏睡着一隻赤條條的白哈叭狗，渾身不留一根絨毛，却洗剝得乾乾淨淨，血緣都沒有，但是死的，不是活的。這明明是有意做的把戲。宮娥都面面相覷，驚呆了。皇后看了，頓時大怒道：這是誰做的魘殃？暗害朕的？怪不得萬歲爺平白地給朕不和了：這個狠毒的賊，反要出不了你們這一堆人！」滿房的宮娥都跪下來，喊冤枉，內中有一個年紀大些的道：「請皇后詳察，奴婢們，誰長着三個頭，六個臂，敢犯這種彌天大罪！奴婢想，今天早上，萬歲爺和皇后起了身，萬歲爺都疊起過了，後來萬歲爺不是說頭暈，叫皇后和奴婢們都出寢宮，讓萬歲爺靜養一會嗎？等到萬歲爺出去坐朝，皇后也上太后那裏去了，奴婢們沒有進寢宮來重敷衾褥，這是奴婢們的罪該萬死！」說罷叩頭出血。誰知皇后一聽這些話，眉頭一蹙，臉色鐵青，一啣煙絲，牙關咬緊，在龍椅裏暈厥過去。正是：風花未脫沾泥相，婚媾終成誤國因。未知皇后因何暈厥？被裏的白狗，是誰弄的玩意？帶下回評說。

第二十七回

秋狩記遺聞，白妖轉劫；

春驢雨協議，黑皆臨頭。

話說皇后聽了那宮娥的一番話，雖不曾明說，但言外便見得這件事，不是萬歲爺，沒有第二個人敢幹的。一時又氣，又怒，又恨，又羞，又怨，說不出的百千煩惱，直攻心窩，一口氣轉不過來，不覺的悶倒了。大家慌做一團，七手八脚的搥拍叫喚，全不中用，皇后梳頭房太監小德張在外頭得了消息，飛也似奔來，忙喊道：「你們快去，皇后的百寶架裏，取那瓶龍腦香來。一面喊。一面就在龍床前的一張朱紅雕漆地氈上，捧出一個嵌寶五彩鏤花景泰香爐，先焚着了些水沉香，然後把宮娥們拿來的龍腦香末兒，撒些在上面。一霎時。在鼻鼻的青煙裏，揚起一股紅色的煙縷，頓時滿房氤氳地布散了一種說不出的奇香。小德張兩手抖抖的捧了那香爐，移到皇后坐的那張大椅旁邊一個矮凳上，再看皇后時，直視的眼光，慢慢放下來，臉上也微微泛紅暈了，喉間嚙嚙啣啣的響。眼淚漉漉的流下來，忽然噤的一聲。口中吐出一塊頑痰，頭祇往前倒。宮娥忙在後面扶着。小德張跪着，揭起衣襟，承受了皇后的吐。皇后還纔放聲哭了出來。大家都說：「好了，好了。」皇后足足哭了一刻多鐘，歛地酒脫宮娥們，很有力的站了起來，一直往外跑，宮娥們拉也拉不住，祇認皇后發了瘋，小德張早猜

透了皇后的意思，三脚兩步，抄過皇后前面，攔路跪伏着。奏道：「奴才大膽，請陛下下一句話；剛纔宮娥們說萬歲爺早上玩的把戲，不怪陛下要生氣！但據奴才愚見，陛下倒不可趁了一時之氣，連夜去驚動老佛爺。」皇后道：「照你說，難道就能了不成？」小德張道：「萬歲爺是個長厚人，決想不出這纒刁鑽古怪的主意，這件事一定是和陛下有仇的人唆使的。」皇后道：「宮裏誰和我有仇呢？」小德張道：「奴才本不該胡說，祇爲天恩高厚，心裏有話，也不敢隱瞞。陛下該知道寶妃和萬歲爺在大婚前的故事了！陛下得了正宮，寶妃對着陛下，自然不會有好感情。萬歲爺不來正宮還好，這幾天來了，那裏會安穩呢！這件事十份倒有九份是她的主意。」皇后被小德張這幾句話，觸動心事，頓時臉上飛起一朵紅雲，咬着銀牙道：「這賤丫頭一向自命不凡地霸佔着皇帝，不放朕在眼裏，朕沒和她計較，她倒膽敢向朕作祟，得好好兒處置她一下子纔好！你有法子嗎？你說！」小德張道：「奴才的法子，就叫做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請陛下就把那小白狗，裝在禮盒裏，打發人送到寶妃那裏，傳命說是皇后的賞賜。這個滑稽的辦法，一則萬歲爺來侮辱陛下，陛下把他轉敬了寶妃，表示不承受的意思，二則也可試出這事是不是寶妃的伎倆。若然於她無關，她豈肯平白地受這羞辱？不和陛下吵鬧？若受了不聲不響，那就是賊人心虛，和自己承認了一樣。」皇后點頭道：「咱們就這麼幹，那隨你明天好好給我辦去！」小德張諾諾連聲的起來，皇后也領着宮娥們自回寢宮去安息不提。如今且說清帝這回的臨幸宜芸館，原是敷衍他父王的敦勸，萬分勉強。住了兩夜，實在冷冰冰沒甚趣。照富

裏的老規矩，皇帝和后妃交歡，有敬事房太監專司其事，凡皇帝臨幸皇后的次日，敬事房太監必要跪在帝前請訓，如皇帝曾與皇后行房，須告以行房的時間，太監就記在冊上，某年月日某時，皇帝幸某皇后。若沒事，則說去。在園裏雖說比宮裏自由一點，然請訓的事，仍要舉行。清帝這日在皇后那裏出來，敬事房太監永祿請訓了兩次，清帝都說個「去」字。在第二次說去的時候，永祿就碰頭。清帝詫異道：「你做什麼？」永祿奏道：「這冊子，老佛爺天天要吊去查看的。現在萬歲爺兩夜在皇后宮裏，冊子上兩夜空白，奴才怕老佛爺又要動怒，求萬歲爺詳察！」清帝聽了，變色道：「你管我的事！」永祿道：「不是奴才敢管萬歲爺的事，這是老佛爺的懿旨。」清帝本已撒着一肚子的惡氣，聽見這話，又抬出懿旨來壓他，不覺勃然大怒，也不開口，就在御座上伸腿把永祿重重的踢了一腳。永祿一壁抱頭往外逃，一壁嘴裏還是咕嚕。也是這有湊巧，那時恰有個小太監領着玉瀾堂裏喂養的一隻小袖狗，搖頭擺尾的進來，這隻袖狗，生得精緻乖巧，清帝沒事時，常常放在膝上撫弄。此時那狗一進門，畜生那裏曉得人的喜怒不測，還和平時一樣，縱身往清帝膝上一跳。清帝正在有火沒發處，嚇裏罵一聲「逆畜，一順手抓起那狗來，向地上用力祇一甩，這種狗是最嬌嫩不過，經不起摧殘，一着地，哀號一聲，滾了幾滾，四腳一伸死了。清帝看見那狗的死，心中也有些可惜，但已死了，也是沒法。忽然眉頭一繃，觸動了他半孩氣的計較來，叫小太監來囑咐了一番，自己當晚還到皇后宮裏，早晨臨走時候，就鬧了這個小玩意，算借着死袖狗的屍，稍出些苦皇帝的氣罷了，次日，上半年，忙忙

碌碌的過了，到了晚飯時，太監們已知道清帝今夜不會再到皇后那裏，就把妃嬪的綠頭簪，放在銀盤裏，預着跪獻。清帝把寶妃的簽翻轉了，吩咐立刻宣召。原來園裏的儀制，和宮裏不同，用不着太監馳送，也用不着脫衣裹氈，不到一刻鐘，太監領着寶妃袅袅婷婷的來了。寶妃行過了禮，站在案旁，一面幫着傳遞湯點，一面瞞了清帝，祇是抿着嘴笑，倒把清帝的臉都瞞得紅了，胭脂着問道：「你什麼事這樣樂？」寶妃道：「我看萬歲爺嘗了時鮮，所以替萬歲爺樂！」清帝見案上食品雕列了三長行，數去倒有百來件，無一時鮮品，且稍遠的多惡臭不堪，曉得寶妃含着醋意了，便嘆口氣道：「別說樂，倒惹了一肚子的氣！你何苦再帶酸味兒！這裏反正沒外人，你坐着陪我吃罷！」說時，小太監捧了坐凳來，放在清帝的橫頭。寶妃坐着笑道：「一氣就氣了三天，萬歲爺倒唱了一齣三氣周瑜。」清帝道：「你還是不信？你也學着老佛爺一樣，天天去查敬事房的冊子好了。」寶妃詫異道：「怎麼老佛爺來查咱們的帳呢？」清帝面現驚恐的樣子，四面望了一望，叫小太監們都出去，說御膳的事，有妃子在這裏伺候，用不着你們。幾個小太監奉諭。都退了出去。清帝方把昨天敬事房太監永祿的事和今早圖的玩意兒，一五一十告訴了寶妃。」寶妃道：「老佛爺實在太操心了！面子上算歸了政，底子裏那一件事肯讓萬歲爺作一點主兒呢！現在索性管到咱們床上來了！這實在難怪萬歲爺要生氣！但這一下子的鬧，祇怕闖禍不小，皇后如何肯干休呢？老佛爺一定護着皇后，不知要和萬歲爺鬧到什麼地步，大家都不得安生了！」清帝發恨道：「我看唐朝武則天的淫凶，也不過如此，他特地叫繆素寫

了一幅金輪皇帝袞冠的圖，掛在寢宮裏，這是明明有意對我示威的。」寶妃道：「武則天相傳是鎮骨菩薩轉世，所以做出這一番驚天動地的事業，我們老佛爺，也是有來歷的，高僧爺曉得這一段故事嗎？」清帝道：「我倒不曉得，難道你曉得嗎？」寶妃道：「那還是老佛爺初選進宮來時一件奇異的傳說。寇運材在昌平州時，聽見一個告退的老太監說的。寇太監又私下和我名下的高萬枝說了，因此我也曉得了些。」清帝道：「怎麼傳說呢？你何妨說給我知。」寶妃道：「他們說：『宣宗皇帝每年秋天，照例要到熱河打圍，有一次，宣宗正率領了一班阿哥王公們去打圍，走到半路，忽然有一隻很大的白狐，伸着前腿，俯伏當地，攔住御騎的前進。宣宗拉了寶弓，拔一隻箭，正待要射，那時文宗皇帝還在青宮，一回履蹕前去，就啓奏道：『這是陛下聖德廣敷，百獸效順，所以使修鍊通靈的千年老狐，也來接駕。乞免其一死！』宣宗笑了一笑，就收了弓，掖起馬頭，繞着灣兒走過去了。誰知道臘臘回鑾，走到原處，那白狐圓轉頭來，依然迎着御馬俯伏。那時宣宗正在弓操手柔的時候，不禁拉起弓來，就是一箭，仍舊把他射死。過了十多年，到了文宗皇帝手裏，遇着選繡女的那年，內務府呈敬繡女的花名冊，那繡女花名冊，照例要把繡女的姓名，旗色，生年月日，詳細記載，文宗繙到老佛爺的一頁，祇見上面寫着「那拉氏，正黃旗，名翠，年若干歲，道光十四年十月初十日生。」看到生年月日上。忽然觸着什麼事似的，回顧一個管起居注册的老太監道：「那年這個日子，記得過一件很稀罕的事，你給我去查一下子！」那老太監領命，把那年的起居注册子繙出來，恰就是射死白狐的那個日子

·文宗皇帝笑道：「難道這女子倒是老狐轉世！」當時就把老佛爺發到圓明園桐蔭架處承值去了。老佛爺生長南邊，會唱各種小調，恰遇文宗游園時聽見了，立時召見，命在廊閣上唱了一曲。次日，就把老佛爺調充履帳宮嬪。不久因深夜進茶得幸，生了同治皇上，封了懿貴妃了。這些話，都是內監們私下互相傳說，還加上許多無稽的臆論，有的說老佛爺是來給文宗報恩；有的說是來報一箭之仇，要擾亂江山；有的說是特爲討了人身，來享世間福樂，補償他千年的苦修。話多着呢。」清帝冷笑道：「那兒是報恩！簡直說是擾亂江山，報仇享福，就得了！」寶妃道：「老佛爺倒也罷了，最可惡的是蓮總管仗着老佛爺的勢，胆大妄爲，什麼事都敢幹！白雲觀就是他納賄的機關，高道士就是他作惡的心腹，京外的官員，那個不趨之若鶩呢！近來更上一層了！把他妹子引進宮來，老佛爺寵得了不得，稱呼她做大姑娘，現在和老佛爺並吃並坐的，祇有女畫師繆太太和大姑娘兩個人。前天萬歲爺的聖母賢親王福晉進來，忽然賜坐，福晉因爲是非常恩寵。皇悚不敢就坐，老佛爺道：「這個恩典，並不爲的是你，祇爲大姑娘脚小，站不動，你不坐，她如何好坐！」這幾句話，把聖母幾乎氣死。照這樣兒做下去，魏忠賢和孝聖夫人的舊戲，很容易的重演。這一層，倒要請萬歲爺預防的。」清帝揚着眉道：「我有什麼法子防呢？」寶妃道：「這全在乎平時召見臣工時，識拔幾個公忠體國的大臣，遇事密商，補苴萬一。無事時固可藉以潛移默化，一遇緊要，便可鉏奸摘伏。依臣愚見，大學士高揚藻和尙書龔平，侍郎錢鵬敦常璘，侍讀學士聞鼎儒，都是忠於陛下有力量的人，陛下該相機授以實權。此

外新進之士，有奇才異能的，亦隨時破格任用，結合士心。裏面敬王爺的大公主，耿直嚴正，老佛爺倒和她幾分，陛下也要格外的和她親熱。總之：要自成一種勢力，纔是萬全之計。陛下待臣妾厚，故敢冒死的說。」清帝道：「你說的全是赤心向朕的話，這會兒，滿宮裏，除了你一人，還有誰真心忠朕呢？」說着放下篋碗說，「我不吃了。」一面把小手巾揩着淚痕。寶妃見清帝這樣，也不自覺的淚珠撲索索的墜下來，投在清帝懷裏，兩臂繞了清帝的頸，道：「這倒是臣妾的不是，惹起陛下的傷心。乾脆的說一句，老佛爺和萬歲爺吵子，大婚後纔起的。不是爲了萬歲爺愛臣妾不愛皇后嗎？依這麼說，害陛下的，不是別人，就是臣妾，請陛下顧全大局，捨了臣妾罷！」清帝緊緊的抱着溫存道：「我寧死也捨不了你，決不做硬心腸的李三郎。」寶妃道：「就怕萬歲爺到那時自己也做不了主。」

清帝道：「我祇有依着你纔說的主意，慢慢地做去，不收回成權，連愛妃都保不住，還成個男子漢嗎？」說罷，拂衣起立道：「我們不要談這些話罷！」寶妃忙出去招呼小內監來撤了筵席。彼此又絮絮情話了一會。正是三日之別，如隔三秋，一夕之歡，願聞一紀。天帷暖就，攪留仙以龍擊；鈿合承恩，寓脫簪於雞旦；情長夜短，春透悲酣，一覺醒來，已是丑末寅初，寶妃急忙忙的起床，穿好衣服，把頭髮掠了一掠，就先回自己的住屋去了。清帝消停了幾分鐘，也就起來，盥漱完，吃了些早點，照着平時請安的時候，帶了兩個太監，迤邐來到樂壽堂。剛走到廊下，祇見一片清亮的太陽光，照

在黃緞的窗帘上，氣象很是嚴肅，靜悄悄的沒有一點聲息，祇有太后愛的一隻叭兒黑狗，叫做海獅的

，繪在門框外，呼呼的打翻。宮眷裏景王的女兒四格格，和太后的姪媳袁大奶奶，在那裏逗着鋼架上的五彩鸚哥。繆太太坐在廊欄上，仰着頭正看天上的行雲，一見清帝走來，大家一面照例的請安，一面各現着驚異的臉色。大姑娘却濃裝豔抹，體態輕盈的靠在寢宮門口，彷彿在那裏偷聽什麼似的。見了清帝，一面屈了屈膝，一面打起帘子讓清帝進去。清帝一脚跨進宮門，抬頭一看，倒吃了一驚，聽見太后滿面怒容，臉色似岩石一般的冷酷，端坐在寶座上。皇后斜倚在太后的寶座旁，頭枕着一個驕子嗚咽的哭。寶妃眼看鼻子，身體抖抖的跪在太后面前。金妃和許多宮眷宮娥都站在窗門口，面面相覷的不則一聲。太后望見清帝進門，就冷冷的道：「皇帝來了：我正要請教皇帝！我那一點兒待虧了你？你事畢來反對我！聽了人家的唆撥，胆敢來欺負我！」清帝忙跪下道：「臣兒那兒敢反對親爺爺，『欺負』兩字更當不起！誰又生了三頭六臂敢唆撥臣兒！求親爺爺息怒。」太后鼻子直哼！一聲道：「朕是瞎了眼，抬舉你這沒良心的做皇帝，把自己的姪女兒，配你這風吹得倒的人做皇后，那些兒配不上你！你倒聽了長舌婦的枕邊話，想出法兒欺負她！昨天玩的好把戲，那箇直兒罵了！她是我

的姪女兒，你罵她，就是罵我！」回顧皇后道：「我已叫騰出一間屋子，你來跟我住，世上快活事多着呢，何必跟人家去爭這個病蟲呢！」說時怨氣沖沖的拉了皇后往外就走，道：「你跟我挑屋子去！」又對皇帝和寶妃道：「別假惺惺了，除了眼中釘，儘着你們去樂罷！」一壁說着，一壁領了皇后宮眷，也不管清帝和寶妃跪着，自管自鋒勇班出去了。還幸清帝和寶妃，見太后如此的盛怒，也不敢說

什麼，等太后出了門，各自站了起來。清帝問寶妃：「這倒底是怎麼一回事呢？」寶妃道：「臣在萬歲爺那裏回宮時，宮娥們就告訴說：『剛纔皇后的太監小德張，傳皇后的諭，賞給一盒禮物。臣打開來看，原來就是那隻死狗。』臣猜皇后的意思，一定把這件事，錯猜到臣身上了，正想到皇后那裏去辯明，誰知老佛爺已經來傳了。一見面，就不由分說的痛罵，硬派是臣給萬歲爺出的主意。臣從沒有見過老佛爺這樣的發火，知道說也無益，祇好跪着忍受。那當兒，萬歲爺就進來了，這一場大鬧，本來是意中的，不道萬歲爺的一時孩子氣，把臣妾葬送在裏頭就是了。」清帝正欲有言，寶妃瞥見窗外廊下，有幾個太監在那裏探頭探腦，寶妃就催着道：「萬歲爺快上朝堂去罷，時候不早，祇怕王大臣都在那裏候着了！」清帝點了點頭，沒趣搭拉的上朝去了。寶妃想了一想，這回不如去見一見太后，以後更難相處，祇好硬着頭皮，老着臉子，追躡前往，不覺太后的款待如何，照舊的殷勤伺候。這些事，都是大婚以後，第二年的故事。從這次一鬧後，清帝去請安時，總是給他一個不理。這樣過了三四個月，以後外面雖算和藹了一點，但心理已築成很深的溝壑，又忽把皇帝的寢宮和佛爺的住屋，中間造了一座牆，無論皇帝到后妃那裏，或后妃到皇帝寢宮，必要經過太后寢宮的廊下。這就是嚴重監管金寶二妃的舉動。直到余敏的事鬧出來，連公公在太后前，完全推在寶妃身上，又加上許多美言，更觸了太后的忌；然而這件事，清帝辦得非常正大，太后又不好說甚，心裏却益發憤恨，祇向寶妃去尋瑕索瘢。不想魚陽伯的上海道，外間傳言說是寶妃的關節，那時清帝和寶妃都在京城，忽一天，太

后突然回宮，搜出了開鼎儒給二妃一封沒名姓的請託信，就一口咬定是罪案的憑據，立刻把寶妃廷杖，金寶二妃都降了貴人。二妃名下的太監，撲殺的撲殺，驅逐的驅逐。從此不准清帝再召幸二妃了。你想清帝以九五之尊受此家庭慘變，如何能低頭默受呢？這便是兩宮失和的原因。本來開鼎儒是金寶兩宮的師傅，自然知道宮闈的事，比別人詳細。襲尚書在毓慶宮講書時候，清帝每遇太后處待，也要向師傅哭訴。這兩人都和唐卿往來最密，此時談論到此，所以唐卿也略知大概。當下唐卿笑着說道：「兩宮失和的事，我也略知一二，但講到廢立，當此戰禍方殷，大局瀕危之際，我料太后雖有成竹，決不敢冒昧舉行，這是賢弟關心太切，所以有此杞人之憂。如不放心，好在劉益甥現在北京，賢弟可去謁見，祕密告知，囑他防範。我再去和高襲兩尚書密商，借翎衛幾輔名，把淮軍夙將倪登廷調進關來。這人忠誠勇敢，可以防制非常。又函託署江督莊壽把馮子材一軍留駐淮徐。經過一番佈置，使西邊有所顧忌，也可有備無患了。」韻高附掌稱善。唐卿道：「據我看來，目前切要之際，還在戰局的糜爛。賢弟，你也是主戰派中有力的一人，對於目前的事，不能不負些責任。你看，上月劉公島的陷落，數年來全力經營的海軍，完全覆沒，丁丁服毒自盡了，從此山東文登寧海一帶，也被日軍佔領。海蓋方面，說也羞人，宋欽領了十萬雄兵，攻打海城日兵六千人，五次不能下，現在祇堂所率的湘軍六萬人，還未一試，前天他有信來，爲了臺諫的參案，很覺灰心，又道伊亦阿忽然藉口獻遊，率軍宵遁，軍心頗被搖動。他雖然還是口出大言，我却很替他十分擔憂。至於薩和一層，到了如

此地步，自然不能不認他是個急救的方策。但小燕和召廉村徒然奉了全權的使命，還被日本挑剔國書上的字句拒絕了，白走一趟。其實不客氣說，這個全權大臣，非威毅伯去不可。非威毅伯帶了賠款割地的權柄去不可！這還成個平等國的議和嗎？就是城下之盟罷了！喪失的鉅大，可想而知。這幾天威毅伯已奉諭開復了一切處分，派了頭等全權大臣，正在和敬王祖萊山等計議和議的方策。高中堂和魏尚書都不願參預，那還不是掩耳盜鈴的態度嗎？我想，最好珥齋能在這時候掙一口氣，訂一個大勝仗，給法越戰爭時候的馬才一樣，和議也好講得多哩。留高道：「門生聽說江蘇同鄉今天在江蘇會館公議威毅伯的參贊馬才或烏赤雲，老師是不是主人？」唐卿道：「我也是主人，正待要去。美哉本是熟人，他的文通一書也會讀過，烏君聽說是粵中的名士，不但是外交能手，而且深通西方理學，倒不可不去談談，看他們對於時局，有什麼意見。」韻高知道唐卿尚須赴議，也不便多談，就此告辭出來。唐卿送客後，看看時候不早，連忙換了一套議客的禮服，吩咐套車，直向米市胡同江蘇會館而來。到得館中，同鄉京官，都朝珠補褂。躑躅踟躕的擠滿了館裏的東花廳，陸翠如章直斐米筱亭易緣常尹震生隄弓夫，這一班人也都到了。唐卿一一招呼了。不一會，長班引進兩位特客來，第一個是神清骨秀，氣概昂藏，上脣翹起兩簇烏鬚，唐卿認得就是馬美哉；第二個却生得方面大耳，神情肅穆，鬚髯豐滿，大概是烏赤雲了。同鄉本已推定唐卿做主人的領袖，於是送了茶，寒暄了幾句，馬上就請到大廳上，斟酒坐定。套禮已畢，大家慢慢談聲漸終，唐卿便先開口道：「這幾天中堂爲國宣勞，政躬懇

必總適，行旌何日復東！全國正深翹企！」美菽道：「戰局日危，遲留一日，即多一日損失，中朝傷迫不及待，已定明日請調後，即便啓行。」直聿道：「言和是全國臣民所恥，中堂冒不韙而獨行其是，足見首輔孤忠。但究竟開議後，有無把握，不致斷送國脈？」赤雲道：「孫子曰：『知彼知己，百戰百勝。』中堂何嘗不主戰！不過戰必量力，中堂知己力不足，人力有餘。不敢附和一般不明內容而自大輕敵者，輕言開戰。現時戰的效驗，已大張曉諭了，中堂以國爲重，決不負氣。但事勢到此，祇好盡力做去，做一分是一分，籌不到有把握沒把握的話了。」弓夫道：「海軍是中堂精心編練，會操覆奏，頗自誇張。前敵各軍，亦多淮軍精銳，何以大東遇敵，一蹶不振；平壤交綏，望風而靡？中堂獎勵查代，身總師干，國力之不足，似應稍負責任！」美菽笑道：「弓夫兄，你不是局外人，海軍經費，每年會否移作別用？中堂會否聲明不敷展布？此次失敗，與機械不具，有無機係？其他軍事上，是否毫無掣肘？弓夫兄回去一問令叔祖，當可瞭然。但現在當局，自應各負各責，中堂也並不諉卸。

「震生忽憤憤插言道：『我不是袒護中堂。前幾個月，大家發狂似的主戰，現在戰敗了，又動輒痛罵中堂。我獨以爲這回致敗的原因，不在天津，全在京師，中堂思深慮遠，承平之日，何嘗不建議整飭武備，無奈封章一到，幾乎無一事不遭總署及戶部的駁斥，直到高陞擊沉，中堂還請撥巨帑購械和倡議買進南美洲鐵甲船一大隊，又不批准。有人說：『慕爾日本，北洋的預備，已足破敵，他說這話，大概已忘却了歷年自己駁斥的案子了！』諸位想，中堂的被罵，冤不冤呢？』」後亭見大家越說越到爭論上去

，大非敬客之道，就出來調解其間道：「往事何必重提，各負各責。自是美菽先生的名論，以後還望中堂忍辱負重，化險為夷，兩公左輔右弼，折衝禦侮，是此次中堂一行，實中國四萬萬人所託命，敬一觥，爲中國前途祝福！爲中堂及二公祝福！」筱亭說罷立起來滿飲了一杯，大家都飲了一杯。美菽和赤雲也就趁勢告辭離了江蘇館，到別處去了。這裏同鄉京官也各自散歸。話分兩頭：我現在把京朝的事，暫且慢說，要叙敘威毅伯議和一邊的事了。且說馬島兩參贊到各處酬應了一番，回到東城賢良寺威毅伯的行轅，已在黃昏時候，門口伺候的人們，看見兩人，忙迎上來道：「中堂纔回來，便找兩位大人說話。」兩人聽了，先回住屋，換上便衣，來到威毅伯的辦公室，祇見威毅伯很威嚴的端坐在公事桌上，左手搖着下頷的白鬚，兩隻弈弈的眼光，射在幾張電報紙上，望見兩人進來，微微的動了一動頭，舉着右手彷彿表示請坐的樣子，兩人便在那文案兩頭分坐了。威毅伯一壁不斷的繙閱文件，一壁說道：「今天在敬王那裏，把一切話都說明了，請他第一不要拿法越的議和來比較，這次的議和，就算有結果，一定要受萬人唾罵；但我爲扶危定傾起見，決不學京朝名流，只願迎合輿論，博一時的好名譽，不問大計的安危。這一層要請王爺注意！又把要帶蔭白大兒做參贊的事，請他代奏，敬王倒很明白爽快，都答應了。明天我們一准出京，你們可發一電給羅道積承會守潤系，趕緊把放洋的船預備好，到津一逕下船，不再就擱了。」赤雲道：「我們國書的款式。轉託美使田貝去電給伊羅，是否滿意？尙未得復。應否等一等？」威毅伯道：「復電纔來，伊羅轉呈日皇，非常滿意。日皇親

在廣島，已派定閣員，總理伊藤博文，外務大臣陸奧宗光爲全權大臣，在馬關開議，并先期到彼相候。美哉道：「聯道正欲回明中堂，適間得到福參贊世傳的來電，我們的船，已履了公義生義兩艘。何時起旋？悉聽中堂的命令。」或毅伯忽面理驚奇的樣子道：「這是個匿名信，奇怪極了！」兩人都站起湊上來看：見一張青格子的白縐紙上寫着幾句似通非通的漢文，信封上却寫明是「日本那馬屋邑樂那大島村小山」發的。信文道：「支那全權大使殿，汝記得小山清之介乎？清之介死，汝乃可獨生乎？明治二十八年二月十一日預會。」馬島二人猜想了半天。想不出一個道理來。或毅伯掀髯微笑道：「這又是日本浪人的鬼祟！七十老翁，死生早置度外，由他去罷！我們幹我們的。」隨手就把他擦下了，一宿匆匆過去。次日或毅伯果然在皇上皇太后那裏請訓下來，隨即率同馬島等一班隨員乘了專輪回津。到津後，也不停留，自己和大公子，美國前國務卿世傳，馬美哉，烏赤雲等坐了公義船，其餘羅積丞曾開係一班隨員繙譯等坐了生義船，那天正是光緒二十一年二月二十日，在風雪漫天之際，戰雲四逼之中，鼓輪而東，海程不到三天，二十三的清晨，已到了馬關。日本外務省派員登舟敬迎，並說明伊藤陸奧兩大臣均已在此恭候，會議場所，擇定春帆樓，另外備有大使的行館，或毅伯便派公子蔭白同着福參贊先行登岸，會了伊藤陸奧兩全權，約定會議的時間。第二天，就交換了國書，移入行館。第三天，正式開議，或毅伯先提出停戰的要求。不料伊藤竟嚴酷的要挾，非將天津大沽山海關三處盡由日軍暫駐，作爲抵押，不允停戰。或毅伯屢次力爭，竟不讓步。這日正二十八日四點鐘光景

，在第三次會議散後，威毅伯積着滿腔憤怒，從奉帆樓出來，想到甲申年伊藤在天津簽約的時候，自己何等的驕橫，現在何等的屈辱！恰好調換了一個地位。一路的想，猛抬頭，忽見一輪落日已照在自己行館的門口，滿含了慘淡的色彩，不覺發了一聲長嘆。嘆聲未畢，人叢裏忽然擠出一個少年，向轎邊直撲上來，崩的一聲，四圍人聲鼎沸起來，轎子也停下來了，覺得面上有些異樣，伸手一摸，全是濕血，方知自己中了槍了。正是：問誰當道狐狸在？何事驚人霹靂飛。不知威毅伯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棣萼雙絕，武士道捨生；

霹靂一聲，革命團特起。

話說上回說到威毅伯正從奉帆樓會議出來，剛剛走近行館門口，忽被人叢中一個少年，打了一槍。此時大家急要知道的，第一是威毅伯中槍後的性命如何？第二是放槍謀刺的是誰？第三是謀刺的目的爲了什麼？我現在却先向看官們告一個罪，要把這三個重要問題暫時都擱一擱，去叙一件很遙遠海邊山島裏田莊人家的事情。且說那一家人家，本是從祖父以來，一向是種田的。直傳到這一代，是兄弟兩個，曾經在小學校裏讀過幾年書，父母現都亡故了。這兄弟倆，在這村裏，要算個特色的人，大

家很恭維，各送他們一個雅綽，大的叫「大癡」，二二的叫「狂二」。祇爲他們性情雖完全相反，却各有各的特性。哥哥是很聰明，可惜聰明過了界，一言一動，不免有些瘋顛了。不過不是直率的瘋顛，是帶些乖覺的瘋顛。他自己常說：「我的腦子裏是全空虛的，祇等着人家的好主義，就抓來發狂似的幹；」兄弟是很愚笨，然而愚笨透了頂，一言一動，倒變成了騷矜了。不過不是豪邁的騷矜，是一種褊急的騷矜。他自己也常說：「我的眼光是一直線，祇看前面的，兩旁和後方，都悍然不屑一顧了。」他們兄弟倆，各依着天賦的特性，各自向極端方面去發展，然却有一點是完全一致，就爲他們是海邊人，在驚濤駭浪裏生長的，都是胆大而不怕死。就是講到兄弟倆的嗜好，也不一樣。前一個是好酒，倒是醉鄉裏的優秀分子。後一個是好賭，成了賭經上的忠實宗徒，你想他們各具天才，各懷野心。幾畝祖傳下來的薄田，那個放在眼裏？自然地荒廢了。他們既不種田，自然就性之所近，各尋職業。大的先做村裏酒吧間跳舞廳裏的狂舞配角，後來到京城帝國大戲院裏，充了一名狂劇俳優，小的先在隣村賭場上做幫閒，不久，他哥哥把他薦到京城裏一家輪盤賭場上做個管事。說了半天，這兄弟倆究竟是誰呢？原來哥哥叫做小山清之介，弟弟叫做小山六之介，是日本郡馬縣邑樂郡大島村人氏。他們倆雖然在東京都覺得了些小事，然比到在大島村出發的時候，大家滿懷着希望，氣概却不同了。自從欲進一步踏上了社會的戰線，祇覺得面前跌脚絆手的佈滿了敵軍，第二步再也跨不出。每月賺到的工資，連喝酒和賭錢的欲望，都不能滿足，不覺彼此全有些垂頭喪氣的失望了。況且清之介近來又受了性欲

上重大的打擊，他獨身住在戲院的宿舍裏，有一回，在大醉後失了本性的時候，糊糊塗塗和一個宿舍裏的下女花子有了染，那花子是個粗蠢的女子，而且有遺傳的惡疾，清之介並不是不知道。但花子自己說已經醫好了。清之介受了酒力的煽發，性慾的衝動，不管三七二十一的幹了一次，等到酒醒，已是悔之無及。不久，傳染病的症象，漸漸地顯現，也漸漸地增劇，清之介着急，嘆了人請醫生去診治幾次，化去不少的冤錢，祇是終於無效。他生活上本覺着困難，如今又添了病痛，不免怨着天道的不公，更把花子的乘機誘惑，恨得牙癢癢的。偏偏不知趣的花子，還要來和他歪纏，益發挑起他的怒火。每回不是一飛脚，便是一巴掌，弄得花子也莫明其妙。有一夜，在三更人靜時，他在床上呻吟着病苦的刺激，輾轉不穩，忽然惡狠狠起了一念，想道：「我原是清潔的身體，爲什麼沾染了污穢？舒泰的精神，爲什麼糾纏了痛苦？現在人家還不知道，一知道了，不但要被人譏笑，還要受人憎厭。現在我還沒有愛戀，若真有了愛戀，不但沒人肯愛我，連我也不忍愛人家，叫人受騙。這麼說，我一生的榮譽幸福，都被花子一斷送了。在花子呢，不過圖逞淫蕩的肉慾，冀希無厭的金錢，害到我如此，我一世聰明，倒鑽了蠢奴的圈套，全部人格，却受了賤婢的蹂躪。想起來，好不恨呀！花子簡直是我唯一的仇人！我既是個漢子，如何不報此仇？報仇祇有殺！」想罷，在地鋪上條的坐起來。在桌子上摸着了演劇時常用的小佩刀，也沒換衣服，在黑暗中輕輕開了房門，一路扶牆挨壁下了樓，他是知道下女室的所在，剛掂着光脚，趁着窗外射進來的月光，認準了花子臥房的門，一手耀着明晃晃的刀光

，一手去推，門恰虛掩着，清之介咬了一咬牙，正待攔進去，忽然一陣凜冽的寒風撲上面來，吹得清之介毛髮悚然。昂着火熱的頭，慢慢低了下來；豎着執刀的手，徐徐垂了下來，驚醒似的道：「我在這裏做什麼？殺人嗎？殺人，是個罪；殺人的人，是個凶手。那麼，花子到底該殺不該殺呢？她不過受了生理上性的使命，不自覺的成就了這個行爲，並不是他的意志。遺傳的病，是她祖父留下的種子，她也是被害人，不是故意下毒害人。至於圖快樂，想金錢，這是人類普遍的自私心，若把這個來做花子的罪案，那麼全世界人沒一個不該殺！花子不是耶穌，不能獨自強逼她替全人類受慘刑！花子沒有可殺的罪，在我更沒有殺她的理。我爲什麼要酒醉呢？衝動呢？明知故犯的去冒險呢？無愛戀而對女性縱慾，便是蹂躪女權；傳染就是報應！人家先向你報了仇，你如何再有向人報仇的權？」

清之介想到這裏，祇好沒精打采的倒拖了佩刀，蜷回自己房裏，把刀一丟，倒在地鋪上，把被窩蒙了頭，心上好像火一般的燒炙，知道仇是報不成，恨是消不了，看着人生真要不得，自己這樣的人生更是要不得！病痛的襲擊，沒處逃避；經濟的壓迫，沒法推開；譏笑的恥辱，無從洗滌；憎厭的醜惡，無可遮蓋。想來想去，狠堅決的下了結論：自己祇有一條路可走，祇有一個法子可以解脫一切的苦。什麼路？什麼法子？就是自己殺！那麼馬上就下手嗎？他想：還不能，祇因他和兄弟六之介是很友愛的，還想見他一面，囑咐他幾句話，等到明晚再幹不遲。當夜清之介攪擾了一整夜，沒有合過眼，好不容易巴到天明，慌忙起來盥洗了，就奔到六之介的寓所。那時六之介還沒起，被他闖進去叫了起來，

六之介倒吃驚似的問道：「哥哥，祇怕天不早了罷？我真睡糊塗了！」說着看了看手表道：「呀，還不到七點鐘呢！哥哥，什麼事？老早的跑來！」忽然映着斜射的太陽光，見清之介死白着臉色，蹙着眉，垂着頭，有氣沒力的倒在一張藤椅椅上，祇不開口。心裏嚇了一跳，連連問道：「你怎麼？你怎麼？」清之介沒見兄弟之前，預備了許多話要說，誰知一見面，喉間好像有什麼梗住似的，一句話也掙不出來。等了好半天，被六之介逼得無可如何，纔吞吞吐吐把昨夜的事說了出來。原定的計畫，想把自殺一節瞞過，誰知臨說時，舌頭不聽你意志的使喚，順着口全淌了出來。六之介聽罷，立刻板了臉，發表他的意見道：「死倒沒有關係，不過哥哥這自殺的目的，做兄弟的實在不懂！怕人家譏笑嗎？我眼睛裏就沒有看見過什麼人家，怕人憎厭我嗎？我先憎厭別人的親近我。」怕痛着嗎？這一點病的痛苦都熬不住，如何算得武士道的日本人！自殺是我讚美的，像哥哥這樣的自殺，是盲目的自殺，否則便是瘋狂的自殺。我的眼，祇看前面，前面有路走，還是很闊大的路，我決不自殺。」清之介被六之介這一套的演說倒堵住了口。當下六之介拉了他哥哥同到一家咖啡館裏，吃了早餐，後來又送他回戲院。勸慰了一番，晚間又陪他同睡，監視着。直到清之介說明不再起自殺的念頭，六之介方放心回了自己的寓。過了些時，六之介不見哥哥來，終有些牽掛，偷個空兒，又到戲院宿舍裏來，探望他哥哥。誰知一到宿舍裏臥房前，祇見房門緊閉，推了幾遍，沒人應，叫個僕歐來問說：「說小山先生請假回大島去已經五六天了。六之介聽了驚疑，暗忖哥哥決不會回家，難道真做出來。」

這倒是我誤了事了。轉一念想，下女花子，雖則哥哥恨她，哥哥的真去向，祇怕她倒知些影響，回頭就向僕歐道：「這裏有個下女花子，可能叫她來問一下？」僕歐微笑答道：「先生倒問起花子？可巧花子在小山先生走第二天，也歇了出去，不知去向了。」說時咬着唇，露出含有惡意的笑容。這一來，倒把六之介提到混水裏，再也摸不清路頭，知道在這裏也無益，出來順便到戲院裏打聽管事人和他的同事，大家祇知道他正式請假。不過有幾個說，他請假之前，覺得樣子是很慌忙的，也問不出個道理來。六之介回家，忙寫了一封給大島村親戚的信，一面又到各酒吧間咖啡館妓館去查訪，整整鬧了一星期，一點蹤迹也無。六之介弄得沒法擺佈，尋訪的念頭，漸漸淡了。那時日本海軍，正在大東溝戰勝了中國海軍，舉國若狂，慶祝凱勝，東京的市民，尤其高興得手舞足蹈，輪盤賭場裏，賭客來得如潮如海，成日成夜，整千累萬的輸贏，生意越好，事務越忙，意氣越高，連六之介向前的眼光裏，覺得自己矮小的身量，也頓時暗漲一篙，平昇三級。祇想做東亞的大國民，把哥哥的失蹤，早撒在九霄雲外。那天在賭場裏整奔忙了一夜，兩眼裝在額上的鏡回寓所，已在早晨七點鐘，祇見門口站着個女房東，手裏捏着一封信，見他來，老遠的喊道：「好了，先生回來了，這裏有一封信，剛纔有個刺頭鬍子的怪人，特地送來，說是從支那帶回，祇爲等先生不及，託我代收轉交。」六之介聽了有點驚異，不等他說完就取了過來。瞥眼望見那寫的字，好像是哥哥的筆跡，心那倒勃的一跳。看那封面上寫着道：

東京，下谷區，龍泉寺町四百三十二番地。

小山六之介

小山清之介，自支那，天津。

六之介看見的確是他哥哥的信，而且是親筆，不覺喜出望外，慌忙撕開看時，上面寫的道：

我的摯愛的弟弟，我想你接到這封信時，一定非常的歡喜而驚奇，你歡喜的，是可以相信我沒有去實行瘋狂的自殺；你驚奇的，是半月來一個不知去向的親人，忽然知道了他確實的去向。但是我這次要寫信給你，還不僅是爲了這兩個簡單的目的，我這回從自殺的主意裏，忽地變成了旅行支那的主意。這裏面的起因和經過，決定和現實，待我來從頭至尾的報告給你；自從那天承你的提醒，又受你的看護，我頓然把盲目或瘋狂的自殺斷了念。不過這個人生，我還是覺得倦厭；這個世界，我還是不能安居，自殺的基本論據，始終沒有變動，儘把不擇手段的自殺，換個有價值的自殺，卻祇好等着機會，選着題目。不想第二天，恰在我們的戲院裏，排演一齣悲劇，劇名叫諱讖，是表現一個愛國男子，在兩國戰爭時，化裝混入敵國一個要人家裏；那要人的女兒，本是他的情人，靠着她探得敵軍戰略上的祕密，報告本國，因此轉敗爲勝。後來終於祕密洩漏，男子被敵國斬殺，連情人也都受了死刑。我看了這本戲，大大的澈悟。我本是個富於模仿性的人，況在自己不毛的腦田裏，把別人栽培好的作物，整個移植過來，做自己人生的收穫，又是件最聰明的事。我想如今我們正和支那開戰，聽說我國男

哥哥，又到那裏去呢？這真是個打不破的謎！忽然又想到天波龍伯，是主張扶助支那革命的奇人，可惜遲來一步，沒有見識見識怎樣一個人物。不曉得有再見的機會沒有？若然打聽得到他的住址，一定要去謝謝他。六之介心裏亂七八糟的想了一陣，到底也沒有理出個頭緒來，祇得把信收起，自顧自去歇他的午覺。從此胸口裏彷彿壓着一塊大石，撥不開來，時時留心看看報紙，打聽打聽中國的消息，却從來沒有關涉他哥哥的事。祇一戰勝的捷報，連珠砲響傳來；歡呼的聲浪，溢漲全國，好似火山爆發一般，島根都隆隆地震動了。不多時，天險的旅順，都攻破了，威海也占領了，劉公島一役，索性把中國的海軍全都毀滅了，驕傲性成的六之介，此時他的心理上，以為從此可以口吞渤海，脚踢神州，「大和魂。」要來代替神明了，連哥哥的性命，也被這權威呵護，決無妨礙。忽然聽見美國出來鬧停，他就破口大罵。後來日政府拒絕了莊召雨公使，他的憤氣又平了一點。不想不久，日政府竟承認了威設伯的全權大使，直把他氣得汗出盡，六魄飛天，終日在家裏推壁拍几的罵政府渾蛋。正罵得高興哩，房門呀的開了，女房東拿了張卡片道：「前天送信來的那怪人要見先生。」六之介知道是天波龍伯，忙說請，祇見一個偉大軀幹的人，亂髻戟張，目光電閃，蓬髮闊面，膽鼻劍眉，身穿和服，洒洒落落的跨了進來，便道：「前日沒緣見面，今天又冒昧來打你的擾。」六之介一盤招坐地。

一盤道：「早想到府，謝先生帶信的高義，苦在不知住址，耽誤了。今天反蒙枉顧，又慚愧，又歡喜。」天波龍伯道：「我向不會說客氣話，沒事也不會來找先生，先生曉得令兄的消息嗎？」六之介

道：「從先生帶信後，直到如今，沒接過哥哥隻字。」天弢龍伯慘然道：「怎麼能寫字？令兄早被國威毅伯殺了！」六之介突受這句話的猛擊，直立了起來道：「這話可真？」天弢龍伯道：「令兄雖被殺，却替國家立了大功。」六之介被天性所激，眼匡裏的淚，似泉一般直流，哽咽道：「殺了，怎麼還立功呢？」天弢龍伯道：「先生且休悲憤，這件事，政府至今還守秘密，我却全知道。我把這事的根底細細告訴你。令兄是受了參謀部的秘密委任，去偷盜支那海軍根據地旅順威海劉公島三處設備的詳圖的。我替令兄傳信時，還沒知道內容，但知道是我國的軍事偵探罷了。直到女諜花子回國，纔把令兄盜得的地圖帶了回來。令兄殉國的慘史，也開動了政府。」六之介詫異道：「是帝國戲院裏的女孩子嗎？怎麼也做了間諜？哥哥既已被殺，怎麼還盜得地圖？帶回來的，怎麼倒是花子呢？」天弢龍伯道：「這事說來很奇，據花子說：『她在戲院裏，早和令兄發生關係，後來不知為什麼，令兄和她鬧翻了。令兄因為悔恨，纔發狠去冒偵探的大險。花子知道他的意思，有時去勸慰，令兄不是罵便是打，但花子一點不怨，反處處留心令兄的動作。令兄充偵探的事，竟被她探明白了，所以令兄動身到支那，她也暗地跟去。在先，令兄一點不知道，到了天津，還是她自己投到，跪在令兄身邊，說明她的跟來，並不來求愛，是來求死。不願做同情，祇願做同志。凡可以幫助的，水裏火裏都去。令兄祇得容受了。後來令兄做的事，她都預聞。令兄先探明了這些地圖，共有兩份，一份存在威毅伯衙門裏，一份却在丁雨汀公館，督署蔡衡森嚴，無隙可乘，祇好決定向丁公館下手。令兄又打聽得這些圖

，向來放在簽押房公事桌抽屜裏，丁雨汀出門後，簽押房牢牢鎖閉，家裏的一切鑰匙，却都交給一個最信任的老總管丁成掌管，丁成就住在那簽押房的耳房裏，監守着。那耳房的院子，祇隔一座牆，外面便是馬路橫頭的荒僻死衖，這種情形，令兄都記在肚裏，可還沒有入腳處。恰好令兄有兩種特長，便是他成功之母：一是在戲院裏學會了很純熟的支那話，一是歡喜喝酒。不想丁成也是個酒鬼，沒一天不到三不管一引小酒店裏去買醉。令兄曉得了，就借這一點做了兩人認識的媒介，漸漸地交談了，漸漸地合夥了。不上十天成了酒友，不待天天替他會鈔付帳，而且時時給他送東送西，做得十分的殷勤親密。丁成雖是個算小愛恭維的人，倒也有些過意不去。有一天，忽然來約他道：「我有一體」女兒紅」今晚爲你開了，請你到公館來，在我房間裏，咱們較一較酒量，喝個暢。」令兄暗忖機會來了，當下滿口應承，臨赴約之前，却私下囑咐花子，三更時分，叫她到死衖裏去等，彼此擲石子爲號，便來接受盜到的東西，立刻拿回寓所。令兄那夜在丁公館裏，果真把丁成灌得爛醉，果真在他身上偷到鑰匙，開了簽押房和抽屜，果真把地圖盜到了手，包好結上一塊石頭，丟出牆外，果真花子接到，拿回了寓，令兄還在丁公館裏，和丁成同榻宿了一宵，平平安安的回來。令兄看着這一套圖，雖然盜出來，但尺寸很大，紙張又硬又厚，總分圖不下三十張，路上如何藏匿！決逃不過偵查的眼目。苦思力索了半天想出一個辦法，先儘着兩日夜的工夫，把最薄的軟棉紙套畫了三件總圖，鄭重交給花子，囑她另找個地方去住，把圖紙縫在衣褲裏，等自己走後兩三天再走，自己沒事，多一副本也好；若

出了陣，還有這第二次的希望。自己決帶證份的軍圖，裝做河三隻夾底木箱，把圖放在夾層裏，外面却裝了一箱書。計議已定。令兄第三天在天津出發。可憐就在這一天，在輪船碼頭竟被稽查員查獲。這劉督署，立刻槍斃了。倒是花子有智有勇，聽見了令兄的消息，他一點不胆怯，把三張副圖，裁分為六，用極薄的橡皮包成六個大丸子，再用線穿了，臨上船時，生生的都吞下肚去，線頭含在嘴裏，路上碰到幾次檢查，都被她逃過。沿着牛乳湯水，維持生命，千辛萬苦竟把地圖帶回國來。這回旅順威海的容易得手，雖說支那守將的無能，幾張地圖的助力，也就不小。不過花子經醫生把地圖取出後，胃腸受傷，至今病倒醫院，性命祇在呼吸之間了。六之介先生，你想，令兄的不負國，花子的不負友，真是一時無兩，我怕你不知道，所以今天特來報告你。」六之介忽然瞪着眼，握着拳狂呼道：「可恨！可恨！必報此仇！花子不負友，我也決不負兄！」天殺龍伯道：「你恨的是威毅伯嗎？他就在這幾天到馬關了！這是我們國際上的大計，你鑒報仇，却不可在這時期去胡做。」六之介默然。天殺龍伯又勸慰了幾句，也使飄然而去。且說六之介本恨威毅伯的譁和，阻礙了大和魂的發展，如今又悲痛哥哥的被殺，威毅花子的義氣，他想花子還能死守哥哥託付的遺命，他倒不能恪遵哥哥的預囑，那還成個人嗎？他的眼光是一直線的，現在他祇看見面前晃着報仇兩個大字，其餘一概不屑顧了。當時就寫了一封漢文的簡單警告，遞寄威毅伯，就算他的哀的美敦書了。從此就天天盼望威毅伯的速來，打聽他的到達日期。後來聽見結果真到了，並且在春帆樓開議，就決意去暗殺。在神奈川縣橫濱街上金丸

藥店裏，買了一支五響短槍，並買了彈子，在東京起早，趕到赤間關。恰遇威毅伯從春帆會館
 回來，剛走到外濱町，被六之介在轎前五尺許，擲的一槍，竟把威毅伯打傷了。幸虧彈子打破眼鏡，
 中了左額，深入左目下。當時警察一兩眼逐路人，讓轎子抬近行館，一面追捕刺客，把六之介捉住。
 威毅伯進了臥室，因流血過多，暈了過去，隨即兩醫官趕來診視，知道傷不致命，連忙用了止血藥，
 將傷處包裹。威毅伯已清醒過來，伊藤陸奧兩大臣得了消息，慌忙親來慰問謝罪，地方文武官員也來
 得絡繹不絕。第二天，日皇派遣醫官兩員並皇后手製的傷藥，降諭存問，且把山口縣知事和警察長
 都革了職，也算鬧得滿城風雨了。其實威毅伯受傷後，彈子雖未取出，病勢倒日有起色，和議的進行
 也並未停止，日本恐挑起世界的罪責，氣焰倒因此滅了不少，竟無條件的允了停戰。威毅伯雖耗了一
 袍袖的老血，和議的速度，却添了滿鍋爐的猛火，祇再譁了兩次，馬關條約的大綱，差不多快都議定
 了。這日，正是山口地方裁判所判決小山六之介的謀刺罪案，參觀的人非常擁擠，馬美哉和烏赤雲在
 行館沒事，也相約而往，看他如何判決。剛聽到堂上書記宣讀判詞，由死刑減一等辦以無期徒刑這一
 句的時候，烏赤雲忽見人叢中一個蛇髻亂髮的日本大漢身勢，坐着個年輕英發的中國人，好生面善，
 一時想不起是誰。那人被烏赤雲一看，面上似露驚疑之色，扭了那大漢匆匆的就走了。赤雲恍然回顧
 美哉道：「纔走出去的中國人你看見嗎？」美哉看了看道：「我不聽得，是誰呢？」赤雲道：「這就
 是陳千秋，是有名的革命黨，支那青年會的會員。昨天我還接到廣東同鄉的信，說近來青年會很是盛

動，祇怕不日就要起事哩。現在陳千秋又到日本來，其中必有緣故。」兩人正要立起，忽見行館裏的隨員羅積丞奔來喊道：「中堂請赤雲兄速回，說兩廣總督李大先生有急電，要和赤雲兄商量哩。」赤雲向美菽道：「祇怕是革命黨起事了。」正是：輸他海國風雲壯，還我軒皇土地來。不知兩廣總督的急電，到底發生了甚事。下回再說。

第二十九回

龍吟虎嘯，跳出人豪；

燕語鶯啼，驚蓬連客。

却說烏赤雲正和馬美菽在山口縣裁判所聽審刺客，行館隨員羅積丞傳了威毅伯的諭，來請赤雲回館，商量兩廣總督署來的急電。你道這急電爲的是件什麼事？原來此時兩廣總督就是威毅伯的哥哥李大先生，新近接了兩江總督的密電，在上海破獲了青年會運賣的大批軍火，軍火雖然全數扣留，運軍火的人，却都在逃。探得內中有個重要人犯陳千秋即陳青，是青年會裏的首領，或言先已回廣，或言由日本浪人魏天龍伯保護，逃往日本，難保不潛回本國，圖謀大舉，電中請其防範，並轉請威毅伯在日密探黨人內容。大先生得了此電，很爲着急，在省城裏委派幹員偵查，雖有些風言霧語，到底探不出個實在，所以打了一個萬急電，託威毅伯順便偵探；如能運動日政府將陳千秋逮捕，尤爲滿意。當時

威毅伯恰和蔭白大公子在那裏修改第五次會議問答節略的稿子，預備電致軍機和總署，做確定條約的張本。看見了大先生這個電，他是不相信中國有這些事發生的，就捋着鬍子笑道：「你們大伯伯又在那裏瞎耽心了！這種都是窮極無聊的文丐，沒把真的炒蛋，怕他們做什麼！我們的兵，雖然打不了外國人，殺家裏個把毛賊，還是不費吹灰之力。但大伯伯既然當一件事來託我，也得敷衍他一下。不過我不大明白，這些事怎麼辦呢？」蔭白道：「這是廣東的事，青年會的總機關，也在廣東，祇有廣東人知道底細。父親何妨去請赤雲來商量商量。」威毅伯點點頭，所以就叫羅積丞來請赤雲。當下赤雲來見威毅伯，威毅伯把電報給他看了，赤雲一壁看一壁笑着道：「無巧不成書！說到曹操，曹操就到，職道纔和善哉在裁判所裏，遇見陳千秋，正和美善講哩。這個人，職道從小認識的，是個極聰明的少年，可惜做了革命黨。」蔭白道：「那麼這人的確在日本了！我國正好設法逮捕。」赤雲道：「這個談何容易！我們固然沒有逮捕之權，國事犯日本又定照公法保護，況且還有天弼龍伯自命俠客的做他的護身符！」蔭白道：「我們可以把他騙到行館裏來，私下監禁，帶回去。」威毅伯道：「使不得，使不得，現在和議的事，一髮千鈞，在他國內，私行捕禁，雖說行館有治外法權，萬一漏了些消息，連累和議，不是玩的！」赤雲道：「中堂所見極事，還是讓職道去探聽些黨人的舉動，照實電復就是了。」議定了這事，威毅伯仍注意到節略的稿子，赤雲便告退出來，自去想法偵查不題。却說吾人以肉眼對着社會，好像一個混沌世界，熙熙攘攘，不知爲着何事，這般忙碌。記得從前不曉得那一個皇

帝南巡時節，在金山上，望着揚子江心多少船，問個和尚，共是幾船？和尚回說，只有兩船。一爲名，一爲利。我想這個和尚，一定是個肉眼，人類自有靈魂，即有感覺；自有社會，即有歷史，那歷史的方面最多，有名譽的，有痛苦的；名譽的歷史，自然興興頭頭，誇着說着，雖傳下幾千年，祖宗的名譽，子孫還不會忘記；即如吾們老祖黃帝，當日戰勝蚩尤，驅除苗族的偉績，豈不是永遠記念嗎！至那痛苦的歷史，當時接觸靈魂，沒有一個不感覺，張拳怒目，誓報國難。就是過了幾百年，隔了幾百代，總有一班人牢牢記着，不能甘心的。我常常聽見故老傳聞，那日滿洲入關之始，亡國遺民，起兵抗拒的。原也不少；只是東起西滅，運命不長，後來只賸個鄭成功，占領廈門，叫做明州，到底立腳不住，逃往台灣。其時成功年老，曉得後世子孫，也不能保住這一寸山河，不如下了一粒民族的種子，使他數百年後，慢慢膨脹起來。列位想這種子，是什麼東西？原來就是秘密會社，成功立的秘密會社，起先叫做「天地會」，後來分做兩派，一派叫做三合會，起點於福建，盛行於廣東，而膨脹於暹羅、新嘉坡、新金山、檀島；一派叫做「哥老會」，起點於湖南，而蔓延於長江下游。兩派總上叫洪幫。取太祖洪武的意思，那三合亦取着洪字偏旁三點的意思。却好那時北部，同時起了八卦教，在理會，大刀，小刀會等名目，只是各派內力不足，不敢輕動。直到西歷一千七百六十七年間，川楚一面，蠢動了數十年，就叫川楚教匪。教匪平而三合會始出現於世界。膨脹到一千八百五十年間，金田革命，而洪秀全楊秀清，建立了太平天國，占了十二行省。那時政府，就利用着同類相殘的政

策，就引起哥老會黨，去撲滅那三合會。這也是成功當時萬萬料不到此的。哥老會既撲滅了三合會，頓時安富尊榮，不知出了多少公侯宰相，所以兩江總督一缺，就是哥老會用着幾十萬頭顱血肉，去購定的衣食飯碗。凡是會員做了總督，一年總要貼出幾十萬銀子，孝敬舊時的兄弟們；不然，他們就要不依哩。然而因此以後，三合會與哥老會結成個不世之仇，他們會黨之人，出來也不立標幟，僑卜相江湖賣技之流，趕車行船驛夫走卒之輩，煙燈賭館藥堂寶舖等地，掛單雲游納僧貧道之亞，無一不是。劈面相逢，也有些子儀式，幾句口號，肉眼看來，毫不覺得，他們甘心做叛徒逆黨。情願去破家毀產，名在那裏？利在那裏？奔波往來，爲着何事？不過老祖傳下這一點民族主義，各處運動，不肯叫他埋沒永不發現罷了。如此看來，吾人天天所遇的人，難保無英雄帝王俠客大盜在內，要在放出慧眼看去，或能見得一二分，也未可知。方三合哥老同類相殘的時候，歐洲大西洋內，流出兩股暗潮，一股沿阿非利加洲大西洋，折好望角，直渡印度洋，以向廣東；一股沿阿美利加南角，直渡太平洋，以向香港上海。這兩股潮流，就是戴着革命主義，那廣東地方，受着這潮流的影響最大，於是三合會殘黨內。跳出了多少少年英雄，立時組成一個支那青年會，發表宗旨，就是民族共和主義。雖然實力未充，比不得馬志尼的少年意大利，濟格士奇的俄羅斯革命團，却是比着前朝的幾社復社。現在上海的教育會。實在強多！該黨會員，時時在各處偵察勸諭，調查實情。卽如此時亦曾在山口縣裁判所內看見的陳千秋，此人就是青年會會員。如今且說那陳千秋在未逃到日本之先，曾經在會中擔任了關

查江浙內情，聯絡各處黨會的責任，來到上海地方，心裏總想物色幾個偉大人物，替會裏擴張些權力。誰知四下裏物色遍了，遇着的，倒大多數是醉生夢死花天酒地的浪子，不然便是胆小怕事買進賣出的商人。再進一步，是王紫銓派向太平天國獻計的斗方名士，或是蔡爾康派替廣學會宣傳的救國學說，又在應酬場中，遇見同鄉裏大家推崇的維新外交家王子度，也祇主張廢科舉，興學堂。衆人驚訝的改制新教王唐猷，不過說到開國會，定憲法，都是些扶牆摸壁的政論，沒一個揮戈迴日的奇才。正自納悶。忽一日，走過虹口一條馬路上，一座轟煥的洋房前，門上橫着一塊白漆匾額，上寫「常警衛」三個黑字，心裏頓時記起這旅館裏，很多日本的浪人寄寓，他有個舊友叫做曾根的，是館中的老旅客，暗忖自己反正沒事，何妨訪訪他，也許得些機會。想罷，就到那旅館裏，找着一個僕歐似的同鄉人，在懷裏掏出卡片，說明要看曾根君。那僕歐笑了笑道：「先生來得巧，曾根先生纔和一個朋友在外邊回來，請你等一等，我去回。」不一會僕歐出來，道聲請，千秋就跟他進了一個陳設得古雅幽靜的小客廳上，却不是東洋式的，一個瘦長條子上唇堆着兩簇小鬍子的人，站起身來，張着滴溜溜轉動的小眼，微笑地和他握手道：「陳先生久違了！想不到你會到這裏，我還冒昧介紹一位同志，是熱心扶助貴國改革的俠士南萬里君，也是天鴉諸伯的好友。先生該知道些吧！」千秋一面口裏連說久仰久仰，一面搶上客座和那人去拉手，祇見那人生得黑蒼蒼的馬臉，一部烏大鬍，身軀雖不高大，氣概倒很豪邁。回顧曾根道，「這位就是你常說起的青年會幹事陳青君嗎？」曾根道：「可不是！上回天鴉

龍伯住在這館裏時，就要我介紹，可惜沒會到。今天有緣遇見先生，也是一樣。你把這回去湖南的事可以說下去，好在陳先生不是外人。」千秋道：「天陂龍伯君，我雖沒會過，他的令兄宮崎約二郎，是我的好友，他主張亞洲革命，先從中國草起，中國一克復，然後印度可興，暹羅安南可振，菲律賓及可救，實是東亞黃種的明燈。可惜死了。天陂龍伯君還是繼續他未竟之志，正是我們最忠懇的同志。不知南荳里君這次湖南之行得到了什麼成績？極願請教！」南萬里道：「我這回的來貴國，目的專在聯合各種秘密黨會，湖南是哥老會老巢，我這回去結識了他的大頭目畢嘉銘，陳說利害，把他感化了。又解釋了和三合會的世仇，正想到貴省去，祇爲這次出發，我和天陂龍伯是分任南北，他到北方，我到南方，貴會是南方一個有力的革命團，今天遇見閣下，豈不是天假之緣嗎？請先生將貴會的宗旨人物，詳細賜教，並求一封介紹書，以便往聯合。」千秋聽了，非常歡喜，就把青年會的主義組織和中堅分子，傾筐倒篋的告訴了他。並依他的要求，寫了一封切實的信。聲氣相通，山嶺互應，自然談得十分痛快。直到日暮，方告別出來，剛剛到得寓所，忽接得本部密電，連忙用通信暗碼譯出來，上寫着：

上海某處陳千秋鑒：星加坡裘叔遠助本會德國新式洋槍一千桿，連子，在上海瑞記洋行交付。設法運廣。汝密。

千秋看畢，將電文燒了，就趕到瑞記軍裝帳房，知道果有此事。那帳房細細問明來歷，千秋一

回答妥當，就領見了大班，告訴他裘叔遠已經託他安置在公司船上，只要請千秋押往。千秋與大英諸事談妥，打算明日坐公司船回廣東。恰從洋行內走出來，忽見門外站着兩個雄壯大漢，武都不過三十許，兩目灼灼，望着千秋，形狀可怕得很。千秋連忙低着頭。只顧往前走，已經走了一里路光景，回頭一看，那兩人仍舊在後頭跟着走，一直送到千秋寓所。在人叢裏一混，忽然不見了。千秋甚是疑惑。在寓吃了晚飯，看着鐘上正是六點，走出了寓來，要想到虹口去訪一個英國的朋友，剛走到外白渡橋，在橋上慢慢的徘徊，看黃浦江的景緻。正是明月在地，清風拂衣，覺得身上異常涼爽，心十分快活。恰賞玩間，忽然背後飛跑的來了一人，把他臂膀一拉道：「你是陳千秋嗎？」千秋抬頭一看，彷彿是巡捕的裝束，就說：「是陳千秋，便怎麼樣？」那人道：「你自己犯了彌天大罪，私買軍火，謀爲不軌，還想賴麼？警署奉了道台的照會，叫我來捉你。」千秋急忙間，也不辨真假，被那人拉下橋來，早有一輛羅車等在那裏，就把千秋推入車箱，那人也上了車，隨手將玻璃門帶上，四面圍着黑色簾子，黑洞洞不見一物，正如牢獄一般。馬夫拉動韁繩，一會兒風馳電掣，把一個青年會會員陳千秋不知趕到那裏去了。誰知道裏白渡橋陳千秋被捕之夜，却正是那邊廣東省青年會開會之時。聽說廣甯城內國民街上，有一所高大房屋，裏面崇樓傑閣，好像三四造，還晚上坐着幾十位青年志士，點着保險洋燈，聽得壁上鐘鳴鑼敲九下，人叢裏走出一人，但見跑到當中的一張百靈檯後，向衆點頭，便開口道：

我熱心共和，投身革命諸君聽者！諸君曉得現在歐洲各國，是經着革命一次，國權發達一次的了！諸君亦曉得現在中國是少不得革命的了！但是不能用着從前野蠻的革命，無知識的革命。從前的革命，撲了專制政府，又添一個專制政府；現在的革命，要組織我黃帝子孫民族共和的政府。今日查一查會冊，好在我們同志，亦已不少，現在要分做兩部：一部出洋遊學，須備他日建立新政之用，一部分往內地，招集同志，以爲擴張勢力，他日實行破壞舊政府之用。夏間派往各處調查運動員，除南洋廣西檀島新金山的，已經回來了，惟江浙兩省的調查員陳千秋，尚未回來。前日有電信，說不日當到。待到本部，大家決議方針。我想……」

剛說到這裏，忽然響起一聲，一位眉宇軒爽神情活潑的偉大人物，興奮喊道：「孫君來說！孫君來說！」那孫君一頭走，一頭說，就發出洪亮之口音道：「上海有要電來！上海有要電來！」你道這說的是誰呢？原來此人姓孫，名文，號逸仙，廣東香山縣人。先世業農。一仙還在香山種過田地，既而棄農學商，復想到商業也不中用，遂到香港去讀書。天生異稟，不數年，英語漢籍，無不通曉，且又學得專門醫學。他的宗旨，本來主張耶教的博愛平等，加以日在香港接近西洋社會，呼吸自由空氣，俯瞰民族帝國主義的潮流，因是養成一種共和革命思想，而且不尚空言，最愛實行的。那青年會組織之始，籌畫之力，算他爲最多呢。他年紀不過二十左右，面目英秀，辯才無礙，穿着一身黑呢衣服，腦後還拖根辮子。當時走進來，只見會場中，一片歡迎拍掌之聲，如雷而起。舞台上走下來的，正是

副議長楊雲衢君，兩邊却坐着四位評議員，左邊二位，却是歐世傑，何大雄；右邊也是二位，是張慎民，史堅如，還有當議員、稽察員、幹事員、偵探員、司機員，個個精神煥發，神采飛揚，氣吞全球，目無此虜。一仙走上演台，高聲道：「諸君靜聽上海陳千秋之要電！」說罷，會衆忽然靜肅，鴉雀無聲，但聽一仙朗誦電文道：

午電悉：軍火妥，明日裝總公司船，秋親運歸。再頃訪友過白渡橋，忽來警察裝之一人。傳警署命，以私運軍火捕秋。……

會衆聽到此句，人人相顧錯愕，楊雲衢却滿面狐疑，目不旁瞬，耳不旁聽，只抬頭望着一仙；史堅如更自怒目切齒，頓時如玉之嬌面，發出如霞之血色。一仙笑一笑，續念道：

……推秋入一黑暗之馬車，狂奔二三里，抵一曠野中高大洋房，昏夜不辨何地。下車入門，置秋於接待所，燈光下，走出一個雄壯大漢。秋狂惑不解。大漢笑曰：「捕君誑耳！我乃哥老會頭目畢嘉銘是也。」

一仙讀至此，頓一頓。向衆人道：諸君試猜一猜，哥老會劫去陳君，是何主義？歐世傑何大雄一齊說道：「莫非是劫奪新辦的軍火嗎？」一仙道：「非也，此事有絕大關係哩。」又念道：

「尾君非一日，知君確係青年會會員，今日又從壽記軍裝處出，故以私運軍火偽爲捕君之警也者，實欲要君介紹於會長孫一仙君，爲哥老三合兩會媾和之媒介。哥老三合，本出一源

，中以太平革命之役，頓起發端，現在黃族瀕危，外憂內患，豈可同室操戈，自相殘殺乎？自今伊始，三會聯盟，齊心同德，漢土或有光復之日乎？願君速電會長，我輩當率江上健兒，共隸於青年會會長孫君五色旗之下，誓死不貳。秋得此意外之大助力，欣喜欲狂，特電賀

我黃帝子孫萬歲！青年會會長孫君萬歲！

一仙將電文誦畢道：「哥哥會既悔罪而願投於我青年會民族共和之大革命國，我願我會友忘舊惡，釋前嫌，以至公至大之心歡迎之。想三合會會長梁君，當亦表同情。諸君以為如何？」衆人方轉驚

爲喜的時候，聽見此議，皆拍掌贊成。忽有邊座中一十四歲的美少年史堅如，一躍離座，向孫君發議道：「時哉不可失！願會長速電陳君：令其要結哥哥會，尅日舉事於長江！一面遣員，約定三合會，及

三洲田虎門，博羅城諸同志，同時並起。堅如願以一粒爆裂藥和着一腔熱血，拋擲於廣東總督之頭上。霹靂一聲，四方響應，正我漢族如荼如火之國民，執國旗而跳上舞台之日也。願會長速發電！」

仙道：「壯哉轟轟烈烈革命軍之勇少年！」楊雲鶴道：「願少安勿躁！且待千秋軍火到此，一探彼會之內情，如有實際，再謀舉事。」一而暗會三合會，彼此呼應，庶不至輕率債事。」一仙道：「沉毅哉！

老謀深算，革命之軍事家！」歐世傑道：「本會經濟問題，近甚窘迫，宜遣員往南洋各島募集，再求星加坡蔡叔遠贊助。內地則南關陳龍，桂林紹蘭生，皆肯破家効命，爲革命軍大資本家，毋使臨渴而

掘井，功敗垂成！」一仙道：「周至哉！綢繆慘澹之革命軍理財家！哈！哈！本會有如許英雄崛起。

怪傑來歸，羽翼成矣！股肱張矣！洋洋中土，何患不雄飛於二十世紀哉！自今日始，改青年會自強中會。革命謀畫，俟千秋一到，次第布置何如？」衆皆鼓掌狂呼道：「與中會萬歲！與中會民族共和萬歲！」

一仙當時，看石鏡上，已指十一下，知道時候晚了，即忙搖鈴散會。自己也就下台出去，各自散歸，專候千秋回到本部，再議大計。過了五六日，毫無消息，會友每日到香港探聽，德公司船來了好幾只，却沒千秋的影。大家都慌了。發電往詢，又恐走漏消息，只好又耐了兩日，依然石沉大海。

這日，一仙開了個臨時議會，籌議此事。有的說應該派一偵探員前往的，有的說還是打電報給那邊會黨人問信的。有的說不要緊，總是爲着別事未了，不日就可到的。議論紛紛。一仙却一言不發，知道這事有些古怪。難道哥老會有什麼變動嗎？細想又決無是事。正在摸不着頭。忽見門上通報道：有一位外國人在門外要求見。衆皆面面相覷。一仙道：「有名名片沒有？」門上道：「他說姓摩爾肯。」一仙道：「快請進來。」少間走進一個英國人來，先是一身教士裝束，面上似有慌張之色，一見衆人，即忙摘帽致禮。一仙上前，與他握手道：「密斯脫摩爾肯，從那裏來？」那人答道：「頃從上海到此，我要問句話，貴會會友陳千秋回來了沒有？」一仙一愕道：「正是至今還沒到，密斯脫從上海來，總知道些消息，」摩爾肯愕然道：「真沒有到麼，奇了？難道走上天了？」一仙道：「密斯脫在上海，會見沒有呢？」摩爾肯道：「見過好幾次，就爲那日約定了夜飯後七點鐘到敝寓來談天，直等到天亮，沒有來。次日去訪，寓主說，昨天夜飯後，出門了，沒有回寓。後來又歇兩天，去問問，還是沒

有回來，行李一件都沒有剩。我就有點詫異。四處暗睡打聽，連個影兒都沒有。我想一定是藏在什麼地方去了。所以趕着搭船來此，問個底細。誰知也沒回來。不是奇事麼？」傅達道：「最怪的是他已有電報說五月初十日，搭德公司船既本部的。」摩爾肯忽拍案道：「初十日出口的船公司船麼？聽說那船上被稅關搜出無數洋槍子藥，本公司憲大班，都因此要上公堂哩。不過聽說運軍火的人，一個沒有捉得，都在逃了。這軍火是教會的麼？」於是大家聽了，大驚失色。一仙歎口氣道：「這也天意了！」停一回道：「這事必然還有別的情節，要不然，千秋總有密電來招呼的，本意必須有一個機警謹慎的人，去走一遭，探探千秋的實在消息纔好。當時座中楊雲衢起立說道：「不才願往。」摩爾肯道：「稅關因那日軍火的事情，盤查得很緊，倒要小心。」雲衢笑道：「世界那裏有貪生怕死的革命男兒！管他緊不緊，于甚事！」摩爾肯笑向一仙道：「觀楊君勇往之概，可見近日貴會，團結力益發大了，兄弟在英國也組了一個團體，名曰「中友會」，英文便是「Friend of China Society」，設本部於倫敦，支部於各國，徧播民黨種子於地球世界。將來貴會如有大舉，我們同志必能挺身來助的。」一仙道了謝，楊雲衢自去收拾行李，到香港趁輪船赴上海去了。一仙與摩爾肯也各自散去。話分兩頭：且說楊雲衢在海中走不上六日，便到了上海，那時青年會上海支部的總幹事，姓陸名崇淮，號皓多，是個意志堅強的志士，和雲衢是一人之交。雲衢一上岸，就去找他，便寄宿在他家裏。皓多是電報局繙譯生，外面消息，本甚靈通，祇有對於陳千秋的蹤迹，一點影響都探不出。自

從雲衢到後，自然格外替他奔走，一連十餘日，毫無進步，雲衢悶悶不樂，皓東怕他悶出病來，有一晚，高高興興的闖進他房裏道：「雲衢，你不要儘在這裏納悶了，我們今夜去樂一下子罷！你知道狀元夫人傳彩雲嗎？」雲衢道：「就是和德國皇后拍照的傳彩雲嗎？怎麼樣？」皓東道：「他在金鑾出來了，改名曹夢蘭，在燕慶里掛了牌子了。我昨天在應酬場中，叫了他一個局，今夜定下一會酒，特地請你去玩玩，」說着不管雲衢肯不肯，拉了就走，門口早備下馬車，一轆得得，不一會，到了燕慶里，登了彩雲妝閣，此時彩雲早已堂差出外，家中祇有幾個時髦大姐，在那裏七手八腳的支應不開。三間樓面，都擠得滿滿的客，連亭子間都有客佔了，試替皓東留得一間空房，一個大姐阿毛笑咪咪的說道：「陸大少，今天實在對不起，回來大小姐自己來坐一會兒賠補罷！」皓東一笑，也不在意。雲衢却留心看那房間，敷設得又華麗，又文雅，一色柚木鋪面的大榻椅，一張雕鏤綉絡的金銅床，壁掛名家的油畫，地鋪俄國的彩氈，又看到上首正房間裏，已擺好了一席酒，許多客已團團的坐着，都是氣概昂藏，談吐風雅。忽然飄來一陣廣東口音，雲衢倒注意起來，忽然一個老者道：「東也要找陳千秋也要找陳千才，再想不到他會逃到日本來！再想不到人家正找他，我們恰遇着他。」又一個道：「遇見也拿不到，他還是和張天龍伯天天在一起，計議革命的事。」老者道：「就是以得到，我也不敢拿。拿了一個，還有別個，中什麼用呢！」雲衢聽了，喜得手舞足蹈起來，推推皓東低聲道：「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皓東道：「這一般是什麼人呢？讓我們來探問一下；說着

就向那邊房裏窗口站着的阿毛，招了招手。阿毛連忙掀簾進來。正是：「彩雲擡去無雙士，賈酒重尋第一花。不知阿毛說出那邊房裏的客究是何人？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百水灘，名伶鄉帽：

青陽港，好鳥離籠。

上回書裏，正說與中會黨員陸皓冬，請他黨友楊雲衢，到燕是日新掛牌子改名曹夢蘭的傅彩雲家，去吃酒解悶。在間壁房間裏，一班廣東闊客口中得到了陳千秋在日本的消息。皓冬要向大姐阿毛問那班人的來歷。我想讀書的看到這裏，一定說我敘事脫了筭了，彩雲跟了慶夫人出京，路上如何情形，沒有敘過。而且彩雲曾經斬釘截鐵的說定守一年的孝，怎麼沒有滿期，一踏上南邊的地，好像等不及的就走馬上章臺呢？這裏頭，到底怎麼一會事呢？請讀書的恕我一張嘴，說不了兩頭話。既然大家性急，祇好先把彩雲的事，從頭細說。原來彩雲在雲青未死時，早和有名武生孫三兒餽膏上手，算領了阿福的缺。他們的結識，是在宣武門外的文昌館裏。那天是內務府紅郎中官慶家的壽事，堂會戲唱得非常熱鬧，祇爲官慶是個執袴班頭，最喜歡聽戲，他的姑娘，叫做五兒；雖然容貌平常，却是風流放誕，常常假扮了男裝，上館子，逛戲園，京師裏出名的女戲迷，所以那一回的堂會，差不多把滿京城的名角都叫齊了，孫三兒自然也在其列。慶是翰院名流，向來瞧不起官慶的，祇是彩雲

和五姬兒氣味相投，往來很密，這日官家如此熱鬧的場面，不用說老早的魚軒蔽止了。彩雲和五姬兒還有幾個內城裏有體面的堂客，佔了一座樓廂，一壁聽着戲曲，一壁縱情談笑，有的批評生角且角相貌打扮的優劣，有的考究鬍子青衣唱工做工的好壞。倒也議論風生，興高采烈。看到得意時，和爺兒們一般，在懷裏掏出紅封，叫了鬻們向戲臺上拋擲。台上就有人打千謝賞。嘴裏還喊着謝某太太或某姑娘的贊！有些得靈一點的優伶，竟親自上樓來叩謝。這班堂客，居然言來語去的搭訕。彩雲看了這般行徑，心裏暗想，我在京堂會戲雖然看得多，看旂人堂會戲却還是第一遭，不想有這般興趣，比起巴黎柏林的跳舞會和茶會，自由快樂，也不相上下了！正是人逢樂事，光陰如駛，彩雲看了十多齣戲，天已漸漸的黑了，彩雲心裏有些志忑不安，恐怕回去得晚，雲青又要嗔怪。不是彩雲胆小謹慎，

祇因自從阿福的事，雲青把柔情戰勝了她，終究人是有天良的，縱然樂事賞心，到底牽腸掛肚，當下站了起來，向五姬兒告辭。五姬兒把她一拉，往椅子上祇一揪，笑着道：「金太太，您忙什麼？別聽走的話，我們的好戲，還沒登場呢！」彩雲道：「今兒的戲，已夠瞧了，還有什麼好戲呢？」五姬兒道：「孫三兒的白水灘，您不知道嗎？快上場了！您聽完他這齣拿手戲再走不遲。」彩雲聽了這幾句話

，也是孽緣前定，身不由主的軟軟兒坐住了。一霎時，鑼鼓喧天，池子裏一片叫好聲裏，上場門簾一掀，孫三兒扮着十一郎，頭戴范陽捲檐白綠氈笠子，身穿攢珠滿鑲淨色銀戰袍，一根兩頭垂穗雪線編成的白氈桿兒，當了扁擔，抗着行囊，放在雙肩上，在萬盞明燈下，映出他紅白分明又威又俊的臉

圓臉，一雙旋轉不定，神光四射的吊梢眼，高鼻長眉，丹唇白齒，真是女娘們一向意想裏醞釀着的氣少英雄，忽然活現在舞台上，高視闊步向你走來。這一來，把個風流透頂的傅彩雲直看得眼花撩亂，心頭按不住突突的跳，連阿順的伶俐，瓦德可的英武，都壓下去了。彩雲這邊如此的出神，誰知那邊孫三兒一出台，警眼瞟見彩雲，雖不認得是誰家宅眷，也似張君瑞遇見鶯鶯，動靈兒佛法手段，不覺的把眼光向樓廂上睜，不期然而然的兩條陰陽電，幾次三番的要合成交流，爆出火星來。可是三兒那場戲文。不但沒有脫卯，反而越發賣力，剛剛演到緊要的打棍前面，跳下山來，嘴裏說着「認氣吞聲是君子，見死不救是小人」兩句，說完後，將頭上戴的圓笠，向後一丟，不知道有心還是無意，用力太大，那圓笠子好像有限似的滴溜滴溜出舞台，不偏不倚，恰好落在彩雲懷裏，那時樓上樓下一陣鼓譟，像喝，又似像歡呼，主人官廳有些下不來，大聲叫戲提調去青團草班，那裏曉得彩雲倒坦然無事，順手把那笠兒丟還戲台上，向三兒嫣然一笑。三兒劈手接着，紅着臉，對彩雲鞠了個躬。此時滿園裏千萬隻眼，為意了這戲文，倒在那裏看他們串的戲了。官廳却打發一個家人上來，對彩雲道：「還說，耽一會兒戲完了，裏面戲孫三兒。」彩雲忙道：「請你們老爺千萬別難為他們，這是無心失手，又沒碰我什麼。」五兒笑道：「可不是，金太太是在龍宮月殿裏翻過身來的人，不像那些兩面膩的娘兒們遮遮掩掩的，你瞧，他多麼大方！我們誰都趕不上！你告訴爺，不用問了！等這齣完了，叫孫三兒親自上樓來，給金太太賠個禮就是了！」周湯頭，跳着眼，向彩雲道：「是不是？」彩雲

祇點着頭，那家人諾諾連聲的去了。不一會，真的那家人領了孫三兒跑到邊廂闌干外，靠近彩雲，第
迷迷的又請了一個安。嘴裏說道：「謝太太恕我失禮！」彩雲祇少得沒有去攙扶，半抬身，眼斜瞅着
道：「這算得什麼！」兩人見面，表面上彼此祇說了一句話，但四目相視，你來我往，不知傳遞了多少
說不出的衷腸。這一段便是彩雲和孫三兒初次結識的歷史。後來漸漸熟絡，每逢堂會，或在財神廟，
或在尺和館，或在貴家的宅門子裏，彩雲先還隨着五兒各處的去，和三兒也到處厮混，越混越密切，
竟如膠如漆起來，便瞞了五兒，買通了自己的趕車兒的貴兒，就在東交民巷的香菜館裏幽會了幾次。
還不痛快，索性兩下私租了楊梅竹斜街一所小四合房子，做了私宅。在愛青未病以前，兩人正在打得
火一般的熱，以致風聲四布，竟傳到愛青耳中，把一個名聞中外的狀元郎，生生氣死。等到愛青一死，
孫三兒心裏暗喜：「以為從此彩雲就是他的專利品了。他料想全家決不能容彩雲，彩雲也決不會在全
家守節，祇要等遮掩世人眼目的七七四十九天，或一百天過了，彩雲一定要跳出樊籠，另尋主顧。這
個主顧，除了他，還有誰呢？第一使他歡喜的，彩雲固然是人才出眾，而且做了二十多年得寵的姨太
太，一任公使夫人，聽得手頭着實有些積蓄，單講珠寶金鑽，也夠一生吃着不盡了。他現在祇盼彩雲
見面，放出他征服姑娘們的看法本家來迷惑，他又深知道彩雲雖則一生寵擅專房，心上時常不足，祇
爲沒有做着大老母，彷彿做官的捐班出身，那怕做到督撫，還要去羨慕正途的窮翰林一樣。他就想利用
彩雲這一個弱點，把自己實在已受過親的事端起，說說討他做正妻，拚着自己再低頭服小些，做足五

字訣裏的小字工夫，使夢雲覺得他知趣而又好打發，不怕她不上鉤。一上了鉤，就由他擺佈了。其間，不是人財兩得嗎？三兒想到這裏，禁不住心花怒放，忽然一箇轉念，口對口自語道：「且別瞎得意！彩雲不是個難兒，是個精靈古怪，見過大世面的女光棍！做過判戲子的心母，纔得聽他的心嗎？况金愛青也是風流班首，難道不會對她陪小心說矮話嗎？她還是像那類兒似的東做西換。現在看着，好像她迷戀我，老實說，也不過像公子哥兒嫖姑娘一樣，吃着碗裏看着碟裏，把我當做家常例飯的糟開菓子吧！我若要正做服帖他，祇有在枕席上方征經營，這是她對我惟一滿意的原因。我這是在這件事上去下死工夫。」三兒頓了頓，又沉思了一回，笑着點頭道：「有了，由珍海味，務得容易吃得，儘你愛吃，也會厭煩；等到一厭煩，那就沒救了。我既要弄他到手，說不得，祇好趁她緊急的當口，做些刁計的了。」這些都是三兒得了愛青死信後，心上的三番算盤。若說到彩雲這一邊呢，在愛青新喪之際，目睹病中幾番含糊的囑咐，回想多年寵愛的情，明明愛青爲自己而死，自己實在對不起愛青，人非木石，豈能漠然！所以倒也哀痛異常，因哀生悔，在守七期時，把三兒差不多淡忘了。但彩雲終究不是安分的人，第一他從來沒有一個人獨睡過，這回居然規規矩矩守了五十多天的孤寂，在她已是石破天驚的苦節了。日月一天一天的走，悲痛也一點一點的減，先覺得每夜間闔空房，四壁陰森，一燈低黯，有些兒胆怯；漸感到一人坐守長夜，擁衾對影，倚枕聽更，有些兒煩悶？到後來，祇要一聽到鼠子嘶叫，貓兒打架，便禁不住動心。自己很知道自己，這種孤苦的生福

萬不能將守長久，與其兩借場面，硬充好漢，到臨了弄的一塌糊塗，還不如一老一實，揭破真相，自尋生路。她想：就是葉青任大之露，也會原諒她的苦衷。所以不守節，去自由，在她是天經地義的辦法，不必過疑的；所難的，是得到自由後，她的生活，該如何安頓？再嫁呢，還是住家？還是索性大張旗鼓的重理舊業？這倒是個大問題。費了好久的考量，她也想到若再嫁人，再娶他娶青一樣的丈夫，才貌雙全，風流富貴，而且性情溫厚，凡百隨順，祇怕世界上找不到第二個了。那麼去嫁孫三兒嗎？那如何使得！這種人，不過是平時解悶的玩意兒，祇可我玩他，不可被他玩了去。況且一嫁人，就不得自由，何苦脫了一個不自由，再找一個不自由呢？住家呢，那就得自立門戶，固然支撐的經費不易持久，且自己一點兒小積蓄，不過自己的揮霍，現一挂上人家的假招牌，便有許多面子來拘束你，使你不得不戴面露尾，豈敢欺騙，如何能夠如意！她徹底的想來想去，終究決定了公開的去重理舊業。等到這箇主意一定，她便野心勃勃，不顧一切的立地進行。她進行的步驟，第一要脫離金家的關係，第二要脫離金家後過渡時期的安排。要脫離金家，當然要把不能守節的態度，逐漸充分的表現，使金家難堪；要過渡時期的安排，先要找一個願歸心腹的忠奴，外間供她驅使，暗中做他保護。爲這兩種步驟上，他不能不伸出他敏巧的鐵腕，順着牽羊的來利用孫三兒了。開話少說，却說那一天，正是葉青修七後十天上，張夫人照例的借了城外的法源寺，變青化庫誦經，領了繼元和彩雲同去，在寺中忙了一整天。等到紙宅冥器化佛事完畢後，大家都上車回家，彩雲那天坐的車，便是她向來坐的那一輛。

極華美的大安車，駕着一四菊花青的高麗大騾，趕車的是他的心腹貴兒，出來時他本帶着個小丫頭，却老早先打發了回家。此時他故意落後，張夫人和少爺的車先開走了，他纔慢吞吞的出寺上車。貴兒是們家頂骨的小子，伺候彩雲上車後，放了車帘，站在身旁問道：「太太好久沒出門了，這兒離楊梅竹針街，沒多遠兒，太太為甚麼散心罷？」彩雲笑道：「小油嘴兒，你怎麼知道我要上那兒去呢？你這一向見過他沒有？」貴兒道：「不遇見，我也不說了。昨天三爺還請我喝了四兩白乾兒，說了一大堆的話。」

他正捕記着你呢！」彩雲道：「別胡說了我就依你上那兒去。」貴兒一笑，口中就得兒得兒趕着車前進，不一會，到了他舊宅門口，彩雲下了車，吩咐貴兒把車子寄了廠，馬上去知照孫二兒快來。

彩雲走進一家高台級黑漆扇大門的小宅門子。早有看守的一對男女，男的叫趙大，女的就是趙大家的，在門房裏接了出來，扶了彩雲向左轉灣進了六扇綠色側牆門，穿過倒廳小院，跨入垂花門，門內便是一座三間小廂的小院落，雖然小小結構，却也布置得極其精緻，東首便是臥房，地敷氈毯，屏圍紗繡，一色硃紅細土雕漆的桌椅，一張金匡鏡面宮式的踏步牀，擺着蚊帳窗帘，几毯門幃，全用雪白的紗綢，越顯得光色迷離，費人心曠。這是彩雲獨出心裁敷設的，當下一進房來，便坐在牀前

一張小圓矮椅上，趙家的忙着去預備茶水，捧上一隻粉定茶杯，杯內滿承着綠沉沉新泡的碧螺春，

彩雲一盞接在手裏喝着，一壁向趙家的問道：「我一個多月不來，三爺到這兒來過沒有？」趙家的道：

「三爺差不多還是天天來，有時和朋友在這兒喝酒，唱曲，賭牌，有時就住下了。」彩雲道：「他

給你們說些什麼來？」趙家的道：「他儘發愁，不大說話。說起話來，老是愁着太太在家裏憂悶出病來。」彩雲點點頭兒。此時彩雲被滿房火一般的顏色，挑動了她久鬱的情懷，祇巴着三兒立刻飛到面前。正盼哩，忽聽院中脚步響，見貴兒一人來了。彩雲忙問道：「怎樣沒有一塊兒來？你見了沒有呢？」貴兒道：「聽是聽見了，他也急得什麼似的，想會你。巧了景王府裏堂會戲，真貝子貞大爺一定要叫他和敷二爺合串五杰村，十二道金牌似的把他吊了去。他託我轉告您，戲唱完了就來，請您耐心等一等。」彩雲聽了，心上十分的不快，但也沒有法兒，就此回去，也不甘心，祇好叫貴兒且出去候着，自己懶懶的仍舊坐下，和趙家的七搭八扯的胡謔了一會，覺得不耐煩，爽性躺在牀上養神。靜極而倦，朦朧睡去，等到醒來，見房中已點上燈，忙叫趙家的問什麼時候？趙家的道：「已經晚飯時候了，晚飯已給太太預備着，要開不要開？」彩雲覺得有些飢餓，就叫開上來，沒情沒緒吃了一頓啞飯。又等了兩個鐘頭，還是杳無消息，真有些耐不住了，忽見貴兒奔也似的進來道：「三爺打發人來了，說今夜不得出城，請太太不要等了，明天再會吧。」這個消息，真似一盆冷水，直澆彩雲心裏。當下鼻子裏哼了一聲道：「明天再會，說得好風涼的話兒！管他呢！我們走我們的！」說着氣憤憤的叫貴兒套車，一逕回家。到得家裏，已在二更時候，明知張夫人還沒睡，她也不去，只管自逕到自己房裏，把衣服脫下一攤，小丫頭接也接不及，撒得一地，倒在牀上就睡。其實那裏睡得着，嘴裏雖怨恨三兒，一顆心却不由自主的祇想三兒好處，多麼勇猛，多麼伶俐，又多麼熨貼，滿搵

今天和他取樂一天，填補一月以來的苦況，千不巧，萬不巧，碰上王府的堂會，害我白等了一天。可是越等不着他，心裏越要他，越愛他，有什麼辦法呢！如此翻來覆去，直想了一夜，等天一亮偷偷兒叫貴兒先去約定了。梳洗完了，照例到張夫人那裏去照面。那天，張夫人顏色自然不會好看，問她昨天到了那裏，這樣回來的晚。她隨便捏了幾句在那裏聽戲的謊話。張夫人却正顏厲色的教訓起來說：「現在比不得老爺在的時候，可以由着你的性兒鬧，你既要守節，就該循規蹈矩，豈可百天未滿，整夜在外，成何體統！」彩雲不等張夫人說完，別轉臉冷笑道：「什麼叫做體統？動不動就抬出體統來嚇唬人！你們做大老母的有體統，儘管開口體統，閉口體統，我們就做了小老母，早就失了體統，那兒輪得到我們講體統呢！你們怕失體統，那麼老實不客氣的放我出去就得了！否則除非把你的話封借給我，不還。」說着仰了頭轉背自回臥房。張夫人陡受了這意外的頂撞，氣得一佛出世，二佛涅槃。彩雲也不管，回到房裏，貴兒已經回來，告訴她三兒約好在私宅等候。彩雲飯也不吃，人也不帶，竟自上車，直向楊梅竹斜街而來。到得門口，三兒已早紗衫團扇，玉琢粉裝，倚門等待。一見面，便親手拿了車踏凳，扶了彩雲下車。一路走一路說道：「昨兒個真把人拚死了！明知您空等了一天，一定要罵我，可是這般王爺阿哥們死釘住了人不放，祇顧尋他們的樂，不管人家的死活，這祇好求您饒我該死了！」彩雲洒脫了他手向前跑，含着半惱恨的眼光回瞪着三兒道：「算了罷，別給我貓兒哭耗子似的，知道你昨兒玩的趁什麼把戲呢！除了我這傻子，誰上你這當！」三兒追上一歩擺着喊道：「屈天冤枉，證據的

「害疔瘡！」說着話，已進了房，兩人坐在中央放的一雕漆百齒小圓桌上，一般的四個鼓墩，都罩着銀地紅花的錦墊，桌上擺着一盤精巧糖果，一雙康熙五彩的茶缸。趙家的上來伺候了一回，彩雲吩咐她去休息，也退了出去。房中祇贖他們倆面對面，彼此久別重逢，自不免訴說了些別後相思之苦。三兒看了彩雲半晌道：「你現在打算怎麼樣。難道真的替老金守節嗎？我想你不會那麼傻罷？」彩雲道：「說的是，我真爲難哩！我是個孤拐兒，自己又沒有見識，心口自商量，誰給我出主意呢？」三兒涎着臉道：「難道我不是你的知己人嗎？」彩雲道：「那麼你爲什麼不替我想個主意呢？」三兒暗忖那話兒來了，但是我不可鹵莽，便把心事露出，火候還沒有熟呢。回說道：「我很知道你的心，照良心說，你自然願意守；但是實際上，你就是願守，金家人未必容你守，守下去，沒得好收場，所以我替你想，除了出來，沒有你的活路。」彩雲道：「出來了，怎麼樣呢？」三兒道：「像你這樣兒身份，再落烟花，實在有一點不犯着了。而且金家就算許你出來，不見得許你做生意。論正理，自然該好好兒再嫁一個人。不過吃了河豚，百樣無味，你嫁過了金狀元，祇怕合得上你胃口的丈夫就難找了。」彩雲忽低下頭去，拿帕子祇搵着臉，哽咽的道：「誰還要我這着命的人呢？若是有人真心愛我，肯體貼我的癡心，不把人一夜一夜的向冰缸裏擱，倒滿不在乎狀元不狀元，我都肯跟他走。」三兒聽了這些話，忙走過來，一手替她拭淚，一手攢着她道：「這都是我不好，倒提起你心事來了，快不要哭，我們到牀上去躺會子罷！」此時彩雲不由自主的兩條玉臂鉤住了三兒項頸，三兒輕輕地抱起彩雲，送到牀

心，雙雙倒在枕上。正當春雲初展，漸入佳境之際，趙家的突然開進房來，喊道：「誰接人，外家現有客立等會你。」三兒修的坐起來，向彩雲道：「讓我去看一看是誰再來？」彩雲及到這陣橫風，恨得牙磨癢的，在三兒臂上狠狠的咬了一口，用力一推道：「去罷，我認得你了！」三兒趁勢兒隨皮賴臉的往外跑，彩雲賭氣一翻身，朝裏牀睡下了。原來不過一時的掃興，誰知越等越發消息，心裏有些着惱，一疊連聲喊趙家的。趙家的帶笑走到牀邊道：「太太並沒睡着？我倒不敢驚動。天下真有不講理的人，三爺又給景王府派人邀去了，真和捉犯人一般的，連三爺要到裏面來說一聲都不准。我眼睜睜看他拉了走。」這幾句話。把彩雲可聽呆了，心裏又氣又詫異，暗想怎麼會兩天出來，恰巧碰上兩天都有堂會。三兒儘臉紅，從前沒有這麼忙過，不要說院裏有訂別的花樣稿？要這這樣，還是趁早和他一刀兩段的好，省得牽腸掛肚不爽快。沈思叮嚀一回，聽聽獨語道：「不會，不會，昨天趙家的不是說我出不來時，他差不多天天來的嗎？若然他有別人，那有紅夫光顧這空屋子呢？就是他剛纔說的神情，並不冷淡，這現在越發越難的眼色，逃不下的，也許真有波折，誰遇到他真的忙。」心裏又悟到什麼似的道：「不對，不對，這纔是我們的小房，金離都不面道的。景王府裏的人，怎麼會跑到這裏來邀了？這明明是假的。是三兒的鴉鬼。但總搞這個鬼計，用這用這呢？既不認爲別人，那定在我身上。」噢，我明白了，該死的小王八，他看透了我會戀他的一點，才想借此做服我，叫我看得見，吃不着，吊得我胃口火熱辣辣的，不怕我不自投羅網。嚇，好利害的傢伙！這兩天，我已經被他弄得昏頭昏

腦了，可是我傅彩雲也不是窩囊貨，今兒個既猜破了你的鬼計，也要罰你認識識識的手段。彩雲到這裏，倒笑逐顏開的坐了起來，立刻叫貴兒套車回家。一路上心裏盤算，三兒這道題目，雖則可惡，然下的不過要我真心嫁他，並無惡意。若然設法報復，揭破機關，豈不是件難事？不過這事倒弄得大家沒趣，這又何苦來呢。我現在既要跳出金門，外面正要個總手，不如將計就計，假裝主意，他爲自己利益起見，必然出死力相助。等到我立定了脚，嫁他不嫁，權還在我，怕什麼呢。這主意，是彩雲最後的決定，一路心上的輪和車上的輪一般的旋轉，不覺已到了家門。誰知一進門，碰上了張夫人爲他的事，正請了錢唐卿陸翠如在那裏商量，他在窗外聽得不耐煩，爽性趁此機會，直闖進去，把出去的問題直捷痛快的解決了。上面所敘的事，都是在未解決以前彩雲在外放浪的內容，那決以後，彩雲既當衆聲明，不再出門，他倒很守信義，並不學時髦派的言行相違。不過叫貴兒暗中知道了孫三兒若要見面，除非他肯冒險一試武生的好身手，夜間從屋上來。這也是彩雲作難三兒的一番策略，三兒也曉得彩雲的用意，竟不顧死活的，先約定時刻，在三更人定後，真做了黃衫客從簷而下。彩雲倒出意外，自然驚喜欲狂，不覺綢繆備至。三兒乘機把爛婆她做正妻的話說了。彩雲要求她要肯同到南邊，凡事任憑處置。三兒也答應了。從此夜來明去，幽會了好幾次。那夜彩雲正爲密運首飾箱出去，約得時間早了一點，以致被張夫人的老媽撞破，鬧了一個賊案。這些情節，我已經在二十六回裏敘過，這裏不過補敘些事情的根原，不必絮煩。幸虧第二天，彩雲就跟着張夫人和金繼元

雯青靈柩，由水路出京，這案子自然不去深究了，孫三兒也在此時，從早路到津，等到張夫人等在津，把雯青的柩，由津海關道或水生招呼，安排在招商局最新下水的新銘船上，家眷包了三個頭等艙，平平安安的出海，孫三兒早坐了怡和公司的船，先到上海，替彩雲暗中布置一切去了。這邊張夫人和彩雲等坐的新銘船，在海中走了五天，那天午後，過了吳淞口，直抵金利源碼頭，碼頭上聚起了棠樾松枝，排列了旗幟牌傘，道臺官員的公祭，招商局的路祭，雖比不上生前的煊赫排衙，却還替些身後的風光餘韻，祇爲那時招商局的總辦。便是過肇廷，是雯青的至交，先本是台灣的臬台，因蓄目時艱，急流勇退，威毅伯篤念故舊，派了這個清閒的差使。聽見雯青靈柩南歸，知照了當地官廳，顧全了一時場面，也是惺惺惜惺惺，略盡友誼的意思。當下張夫人不願在滬耽擱，已先囑家裏雇好兩隻大船在蘇州河候着，由輪船上將靈柩運到大船上，人也跟了上去，招商局派了一隻小火輪來拖帶，那時彩雲向張夫人要求另雇一隻小船，附拖在後，張夫人也馬馬虎虎的應允了。等到靈柩安頓妥貼，吊送親友齊散，即便鼓輪開行，剛剛走過青陽港，已在二更以後，大家都沉沉睡熟了，忽然後面船上人聲鼎沸起來，把張夫人驚醒，祇聽後面船上高叫停輪，嚷着姨太太的小船沒有了。姨太太的小船不知到那裏去了。正是：但願有情成眷屬，却看出岫便行雲。